游小说

Tot. 26
三位一体
CD-ROM
2009.5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时光回廊
潜龙谍影2
影之心II

改版前
特大号
连载小说全部完结

◆重磅出击
生化危机5

◆官方小说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同人馆 Ohk Eshivar
——《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同人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流感

这一个月来全世界都不太平，而那个关键词就是“流感”。

原本世人以为都是小猪惹的祸，因此世界各地紧急禁止进口疫区猪肉，埃及更是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果决态度，企图将全国所有的猪赶尽杀绝。结果几天后人们才发现，可怜的小猪其实是潜在的被传染对象，它们还担心自己被人类传染呢。各地的养猪户和猪肉相关公司更是为此叫苦不迭，大幅跳水的猪肉价格让他们欲哭无泪。

不管怎样，这次的H1N1流感确实是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确诊病例在中国发现时，更是引得各地板蓝根口罩洗手液之类的一切产品脱销。虽然专家说H1N1流感的危险程度比起非典要小得多得多，但谁愿意冒险成为那1%啊。更何况这种病毒的传播能量实在是有些诡异，像日本兵库和神户两所高中的校长就一定很后悔举行什么排球赛，结果就是这些排球健将成为了最大的传染源，引得日本的或疑似或确诊病例嗖嗖地往上涨。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告诉我，在最紧张的那段时期，你出门如果不戴口罩自己心里都有压力，因为四周瞄向你的都是或责备或怀疑的目光。

旅游、航空、酒店娱乐公司也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点从其股票走势便可以看出端倪。在这节骨眼上，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与其他人接触得越少越好，无聊就无聊点吧，毕竟安全与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这种时候，宅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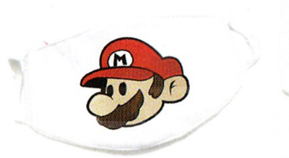
虽然还是被迫要去上学上班，但放学下班后就可以尽情躲在自己房间里尽情地宅，再也不用担心父母或亲戚对你的指责非议，只要不停电，那对于宅来说这真是理想得不能再理想的生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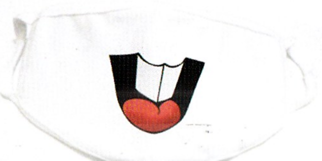
“猪流感还是再持续一段时间吧，只要别来到我这边就好了。”

QQ上一个家伙兴奋地对我说道，我很诚恳地对他说了声去死，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的QQ名改为了疑似患者。

截止到截稿前，内地发现的H1N1患者为11人，老实说，按照这个趋势，我觉得境内传染病例早晚也会在国内发现，所以，在这里提前祝愿各位《游小说》的读者能够身体安康，同时也别太恐惧这种流感了。想想看，非典咱们都挺过来了，相比之下现在的H1N1算什么啊。你说对不对？

……暗星





CONTENTS 目录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26
2009.5



封面用图：英雄传说 空之轨迹
封面设计：紫血漪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勇者就职参考书 …… 003

重磅出击 生化危机5 …… 013

时光回廊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 047
影之心 II …… 114

官方小说 前线任务4 …… 158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 190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70

同人馆 Ohk Eshivar
——《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同人 …… 283

游戏议会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 294

名场面 夕阳西下时的等待
——《幻想水浒传2》 …… 296

游书苑 …… 298

读编往来 …… 300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5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5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76-148-4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勇者之路
勇者就职参考书

文/多拉△梦　编/夜蓝

导言

“勇者”是一个非常传统而古老的职业，干这一行的人被公认为游戏界的菁英份子，上流阶层，周身闪耀着人生赢家的光芒，也因此成为诸多有志青少年的努力方向，这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职业入职条件分外苛刻，绝不只是简单的千里挑一或万里挑一，高考的名校录取率和它比起来简单得像不限时间的开卷考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深入的分析，如何才能当一个勇者，如何才能当一个真正的勇者，如何才能当一个成功的勇者。

A卷

题目1：要成为一个勇者，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做为最基础的问题，它有着相当的严肃性和方向性，答错这一题的话说不定你就改走魔王路线了。要准确找到方向，我向大家提供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台词做参考：

“少年哟，你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力量已经证明，你就是命中注定的勇者。打败大魔王，拯救世界的重任将落在你的肩上……”

这段台词俗得不能再俗，俗到最近的RPG游戏都不屑于再用它，而说出这话的是一个光球还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乃至一封遗书也都不重要，它的关键在于代表着勇者身分被承认，相当于录取通知书，其中蕴含的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看完这段话后你认为当勇者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勇气和力量”？错！勇气和力量有什么了不起？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勇气和力量只是必备的求生技能而已，要当勇者哪儿有这么简单！可惜无数人都错误地理解了这段信息，后果就是勇气和力量兼备的强者满地跑，但最终成为勇者的还是只有发现真正答案的那一个。

现在是揭晓这个真正答案的时候了。请大家注意“勇气和力量”后面那个定语——没错，“命中注定”！事实就是残酷得让人说不出话，每个勇者都是幕后黑箱操作的产物，名额早就内定！

但现在就沮丧还为时过早。诚然勇者被内定很打击人，但命运这种事本来就很飘渺，最多只能证明勇者的归属和“勇气力量”关系不大而已，我们毕竟不知道到底内定的是谁，万一真的是自己呢？这就像有人买彩票中了五百万，既可以说他是命中注定，也可以说他是纯碰运气，反正都一回事，但关键的前提在于你得去买彩票，不然黑箱和运气都是瞎扯。

那么，我们就重拾信心，当自己是万千应募者中的一个，继续迈向勇者之路吧。

题目2：你有一个好爸爸吗？

是的，残酷的勇者海选从他出生前就开始了。刚才已经说过，这个金饭碗职业的门槛相当高而且不讲道理，以至于很多人在第一关前就狠狠地摔倒。

虽然世间也有着“英雄莫问出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呐喊，但在游戏世界里依然保留着浓厚的等级制度，对血统的优良性异常重视，勇者们还没出生就得被审视再三，比选纯血宝马还认真。这方面最顽固的就是“《皇家骑士团》系列”和“《火炎之纹章》系列”，看看游戏名字就知道，“皇家”，“纹章”，普通泥腿子想掺和进来，门儿都没有！



你的老爸是什么人？国王？很好，通过，这证明

你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政治、军事斗争有一定了解，文化和武艺方面也有一定保障，在勇者之路上抢先了一步；你老爸是大贵族？那也行，就比王子低一个等级的初期数据，想来成长率比较可观；你老爸是个普通小贵族？也凑合，虽然初期数据可能低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应该有着比较接近平民阶层的生活经历，以后至少也是个亲民的领主……

但你爸是平民？这个就要商榷一下了，我们知道大多数平民都胸无大志，资质平平，很难保证其素质教育，不信你抬头看看游戏里的那些平民身分的同伴，都寒碜成什么样？强盗小偷佣兵……三教九流，哪一个混出了名堂？你如果摊上这样一个老爸，即使不被立即剥夺勇者权利终身，也得来个缓期几年执行，那时候贵族派的勇者都先跑出两千米了！

当然事情也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隐居的英雄很多，就算你是平民出身，也可能哪天翻家里的仓库翻出一张老照片，这才发现自己老爸原来就是当年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恶龙的大英雄某某某，或者你根本就是从小听着老爸的故事长大的。

在知道老爸是个传奇的情况下一般又有两个分支，一是一直生活在他阴影之下，终于有一天你忍不住要独自出去闯世界，立誓"以后我不会让别人提起我时说'这是某某的儿子'，而要让他们提起老爸时说'这是某某的父亲！'"另一种则是满怀天真憧憬想要和老爸一样成为英雄而上路，虽说按现实来看前者成功可能性更大，但游戏世界却喜欢反过来，发下毒誓那个往往讨不了好，比如《沙加·开拓者》里那位威尔·奈特的儿子里奇，倒是天真的傻小子经常平步青云，比如《宿命传说2》的凯伊路。

那老爸要真的就是个普通公民呢？也还有希望！我们可以寄望于老爸突然有一天把自己叫到身边来说"孩子啊其实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这种情况有个专用名词，叫"贵种流离谭"，顾名思义是有高贵血统的主角因各种原因流落民间。老实说这是个很讨好的设定，"主角是贵族/隐藏贵族"的故事一直是诸多文艺作品的最爱，从当年的"王子与乞儿"就开始了，但是你忍心使出这一手么？用了这一招，就代表你的老爸其实只是养父，或者干脆你就是个孤儿！为了当勇者至于这么狠，连爹都不要么？想当年很多有希望的勇者候补就是倒在这一关，宛如没有扩招前的高考。

不过大概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现在"贵种流离谭"故事正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人物艰苦奋斗的励志型故事，让我等平民松了口气。但是不可大意，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前面的道路依然满是荆棘！

好，现在我们已经拿到出生许可证了，来看看下一题。

题目3：请简述你现在的家庭成员构成。

查查历史书我们会很要命地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勇者都是孤儿，或者在游戏开始一个小时内变成孤儿。这看上去简直是抄袭中国的武侠小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道理所有人都懂，但过了这么多年，大魔王们依然热衷于把仇人全家杀光光，只特意留下那个小兔崽子二十年后来取自己性命的愚蠢游戏，就很说不过去了。

关于"家破人亡"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勇者履历上撕不掉的防伪标签。其实很久以前民风淳朴的时候，勇者们还是有机会留下自己的爸爸妈妈，比如DQ，甚至还能有救出父母的温馨剧情，现在不同了，勇者们全都被金田一和柯南附了体，出生到哪儿死亡就跟到哪儿。

甭管你是王子还是乞丐，请你净身出户，独自上路，有国的国破，有家的家亡。

后来大概是玩家也受不了了，在诸多宅男的请求下厂家又不情不愿地加回一些亲戚，以表示主角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这些幸存的家人一般是姐姐妹妹，偶尔也有老妈，更邪恶一点的游戏里还会暗示你和她们没有血缘关系；至于老爸和兄弟等家中男性就惨了，就算在游戏里还能亮相也不会有好下场，运气好的话，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早已失踪”的父亲，以超越所有人等级的强力NPC身分在绝妙的时机出现拯救你，然后又在绝妙的时机把遗志托付给你后死去；运气差一点那就是FF10的泰达，只能含泪面对老爸抛下自己跑去当最终BOSS的事实。

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勇者，那么可能在出生后面临这样的家庭：你的老爸九成九早就死了或失踪了，你的老妈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机率还在含辛茹苦的养育你，你姐姐幸存的可能性是30%，你的妹妹嘛，哦恭喜你，由于宅男中妹控占大多数，所以妹妹活下来的机率超过50%，但数量不会超过1个，年龄大概在13—16岁之间，而且做为大魔王的祭品被抓走的概率超过80%……

有人问，好像上面这个数据少了统计兄弟的？算了吧朋友，你见过哪个游戏里主角的兄弟最后不是手足相残的，稍微有点良知的哥哥都在之前为了保护你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说到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注意，除非你是独生子，否则要当勇者，就绝不能是家里的长子，游戏世界顽固遵守“坏哥哥好弟弟”的古老铁训，你可以是次子，末子，养子乃至私生子，但你如果是长子那一辈子也当不成勇者。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好吧，大家看来对自己的家庭不是很在意，还在往勇者的道路上冲，那也罢，好男儿志在四方嘛，但你先别急着杀将出去，这题才回答了两道，你觉着一个勇者能这么容易就出门儿么？哪场战争下来国破家亡的贵族子弟少了，咋勇者就那么少呢？那当然是他们没做完习题啦！

题目4：请问你对自己的外貌和身体状况打多少分？

行了，别装模作样瞎照镜子了，自个儿脸长啥样还不清楚吗，看把你得意的那劲！这勇者的长相可绝对寒碜不得，说不定最后还要给他刻雕像，《指环王》看过吧，第一集里护戒小队顺河而下时，那两尊比乐山大佛还壮观的阿苟纳斯雕像就属于VIP级勇者待遇的。

你说，要是那俩勇者是三角眼，招风耳，酒糟鼻子，大龅牙，脸上一堆大麻子，谢顶，肥胖……还能把他们的样子雕在那儿？说不定就把你的跟班帅哥刻上去充数了，还有一堆人安慰你：“没事，当年曹操也让侍卫冒充自己接见使者……”

你甘心让这种事情发生吗？当然不甘心！所以在出门前请务必确认自己的外貌，如果不对头的请马上购买机票去韩国整容。

做为一名勇者，在外形上是有硬件指标的，比如发型，你肯定不能是光头，短发都最好别上，留个鸡窝头才是正道，颜色呢就以黑色或金色为主，红色也凑合，头发长了也允许绑个头带扎个马尾，但千万别想着标新立异，玩家不吃这套，要是弄个红绿相间的莫西干头那你就完了，别说勇者，连中BOSS都当不成。

发型我们搞定，再看长相。五官端正那肯定不用说，现在连小公司招门卫都要附上这个

要求，何况我们是堂堂勇者，眼睛鼻子长偏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出去见人；勇者脸上一般都没有痣，如果你有的话，建议先去点掉；皮肤也要保养好，虽说伤痕是男子汉的勋章，但勋章太多了可要不得，额头上有一道疤那可以，在脸上画个十字疤也行，但这是极限了，接下来宁可废掉一只眼睛戴眼罩耍酷也别再添个刀口，那完全不符合勇者的美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状况。勇者的身体检查从来只管外表不管内在，谁知道你体内寄宿了什么神灵恶魔，就算你的血是蓝色，你的心跳比乌龟还慢，你体内有N个魔法阵封印……只要你是勇者那就理所应当拥有，正常人的健康标准在这里不适用。

那我们要检查什么呢？当然是高矮胖瘦，肢体健全与否。太高了不行，日本人设定角色资料都不喜欢让勇者超过一米八，你一个大小伙子两米二八那是很招人恨的，走在街上估计大家都要拿石头砸你，还不如去打篮球算了；太矮了也不行，不是每个侏儒都有土行孙或矮脚虎王英那种娶到长腿美少女的福分，他们的出路多半在乞丐帮或马戏团；胖子自然更不及格，历数古往今来的胖子里惟一一个勉强可以和“勇者”沾边的大概只有DQ系列那位特鲁尼克大叔，因为勇者要跋山涉水斩妖降魔，走迷宫开机关，甚至还要在定时炸弹爆炸前亡命脱出，这些让胖子来做实在太难了；瘦子呢，倒是偶尔有一些，但瘦得能一眼数清楚肋骨那绝对会被淘汰，理由很简单，你这不是勇者，是患者，还是晚期的。



在这里要恭喜大家，如果发型长相和体型都过了，那剩下的身体检查基本就是一条通途，虽然原则上四肢健全最佳，但少一只手的自强不息者也能在勇者道路上不断迈进，例如剑风传奇的衰人男主角格斯或JOJO冒险奇遇的乔纳森·乔斯达老爷子，少一条腿的就算了，你以为自己是海盗船长么……

好，现在身体检查结束，请大家穿好衣服……停！同学你穿的这是什么？勇者的着装是很宽泛但也没有像你这样的啊，快给我把它脱下来！去换件衣服，紧身皮衣，校服，盔甲，背心，风衣，和服……随你挑，总之拜托别把兜裆布穿在外面，我们扮超人有很多种办法，没必要选最难看的一种。老实说，以前的勇者是很注重风纪的，衣帽鞋袜手套都整整齐齐，但后来以斯巴达人奎托斯为首的一批野蛮人就是不穿，完全把勇者行业的规矩破坏了，所以现在对衣着暴露度我们一般不做要求，只是你穿得少的话会被小小鄙视一把，就像QQ秀里只穿内裤还跑出去现一样。

做为勇者的表面功夫做足了，那我们能出发了吗？还是不行，再等等。接下来的问题更加关键，你不了解的话，迟早要吃大亏。

题目5：你成年了吗？

我们的标准很简单，满18岁没有？没满18岁的直接通过，超过18岁的我们再留下来交流一下人生观——来，请你谈一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想要当勇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

或许这时候就有人要委屈了："我今年才大一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怎么在你嘴里就变成老头子了？"

同学，大一新生成长为社会栋梁是没问题，但当勇者就实在有点超龄，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成年就代表可塑性不大了（尤其是在游戏世界里），要知道勇者一旦踏上征途那就必须在几个月内飞速的从LV1升到LV99，干净利落地打败大魔王才行，途中还得应付各种无理要求，这也就是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没有被房贷和信用卡摧毁生活信心的未成年人才有余力，换一个成年人早就抓狂了："啥？让我一个人对抗帝国军？你咋不去死呢？"

要知道，游戏剧本大致还是要励志的，成年人的世界太灰暗，太灰暗了，不信你去看《失落的奥德赛》里的隐藏剧本"千年之梦"，主人公基本上就属于半麻木状态。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脑袋坏掉……不，对未来还充满向往的成年人成功的例子，但这种人实在太少。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游戏剧情的残酷性是随着主角年龄往上涨的（马里奥大叔除外），十来岁的正太只需要对付Q版的口袋妖怪，等到三四十岁才出发，那多半"兄弟相残"、"内心挣扎"、"过去的债"、"生离死别"、"痛失爱人"之类戏码会一个不落的上演。所以很多超龄的老同志都聪明地选择当"勇者的同伴"，又安全又轻松，还能在最后的END画面里占个位置，你看就连耍帅如但丁最后都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超龄勇者是多么不好当了。

题目6：你的擅长领域和武器是什么？

我知道大家现在已经蠢蠢欲动，拿着手里的武器恨不得把我当场打倒在地，然后抢出门去……但是为了大家着想，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些题目残酷地放出来。像这道题就很关键，你总不至于赤手空拳去挑战大魔王吧，又不是北斗神拳……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游戏世界很歧视远距离攻击的勇者，如果有哪个勇者居然躲在同伴后面放火球，那是要被口水淹死的，哪怕你当个盗贼冲上去捅背后也别站得远远的搞支援攻击，因此勇者里几乎没有弓箭手和魔法师，像《泪指环物语》里霍姆兹那种弓箭手算是异类中的异类。

所以你要当勇者，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近战武器，剑啊匕首啊骑士枪啊长刀啊都没问题，甚至诡异如《幻想水浒传2》男主角的双拐也可以，但有几种武器千万别选，就算它是最好用的近战武器，就算你对这种武器的熟练度是S也不行！

其一，链球！这种武器不要说勇者，连勇者的同伴都懒得用，一旦出场必定是敌方角色，而且是丑角。牛仔甩绳圈是很帅，但换成链球那就是逊到掉渣……而且为什么我脑袋里想到用链球的角色就觉得那是个光头？一定是三国无双5里的典韦和KOF里的陈国汉给我造成的错觉……

其二，斧头！斧头一般分成单手斧和双手斧，但不管是哪种斧头都容易让人联想到上山砍柴的乡巴佬，因此就算斧头威力绝大，也没有哪个勇者胆敢一试的，只有那些对自己未来不在乎的家伙才会捡起斧头，例如DQ8的杨加斯——同志们，这是多么悲惨的情景啊。

现在大家发现规律了，当勇者就要选择轻便的武器，至少是看上去比较轻便的武器，虽说长棍和长枪其实可能轻便不到哪里去，但那种细长的外形还是会给人"轻便"的错觉，毕

竟一个莽汉型勇者不是勇者追星族想看到的东西。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绑好头带洗个脸，穿好衣服拿上武器出门……啥，你问什么时候能去挑战大魔王成为英雄？别傻了朋友，这只是A卷，即使全对也没法及格，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B卷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打倒大魔王的勇者流程指南。当然，每个勇者故事不可能完全一样，不然玩家早把各家厂商的摊子砸了；但不管是落魄王子还是乡野少年，不管是要复国还是逆天，做为勇者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一牢记，随时注意应付，相信会对达到最后成功的彼岸有很大帮助。

题目1：请简述到第一场战斗为止的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要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一般来说，勇者的首次亮相都在人类居住地，而且往往是个不怎么大的。这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你，一个个和蔼可亲且民风淳朴，街上到处都是装了道具的宝箱等着你拿还不算，每个人的家门都不上锁，任你进去翻东找西，多少勇者为了这一幕感动得热泪盈眶：“爽啊，这就是勇者的福利啊，难怪这么多人挤破头也要当勇者啊……”再配合上另一个特权“超大容量背包”（可以不动声色装下99把巨剑之类），老实说勇者更适合出没在周末打折的超市。

别感动得太早，你不是为了翻这种小地方的道具才当勇者的！（在此向FF12提出批评，好不容易有一次主角出场的场景是大城市，结果能翻的箱子少得可怜）我们迟早得离开这里迈向更广阔的天地，你如果留连在此的话那就只能当NPC了！何况这里命中注定不是你的家——如果你坚持这里就是故乡，那么它铁定会在冒险中前期被敌人毁灭，咱就别害人了吧……

在跨出村子之前，我先说一个未经证实的情报——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勇者最初所在城镇周边的怪物等级都那么低呢？这其实只是一个巧合！根据未经证实的传说，其实在怪物等级高的地区也有勇者候补出现，但是他们没你那么幸运，出村就被秒杀，一来二去终于丧失了信心，最后成为村里碌碌无为的NPC之一，只有那些出生在低等级地区的勇者有机会成长起来走到最后！那就是你了，刚刚砍死两只史莱姆的同学！为你遇到的敌人是史莱姆而欢呼吧！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沉迷于打史莱姆的快感而过于深入野外，因为最近的游戏世界在“自由化”的口号下越来越危险了。以前那多人性化啊，剧情不推进的话遇到的敌人怎么打都是LV1到LV10，你问哪儿有高等级怪物？喏，那边那条小溪对面的平原就是，不过不管怎么强大的勇者也是无法渡过小溪的，哪怕水深只到脚踝！

现在可好，一不留神你就能跑到中后期剧情的地图上去，等看到一个三层楼高的怪物朝你喷火球时已经晚了……好在这些年地图上敌人可见的游戏越来越多，勇者如果玩《生化危机2》里豆腐模式玩得好说不定能一路躲过去，如果是踩地雷式的随机遇敌那就只能祈祷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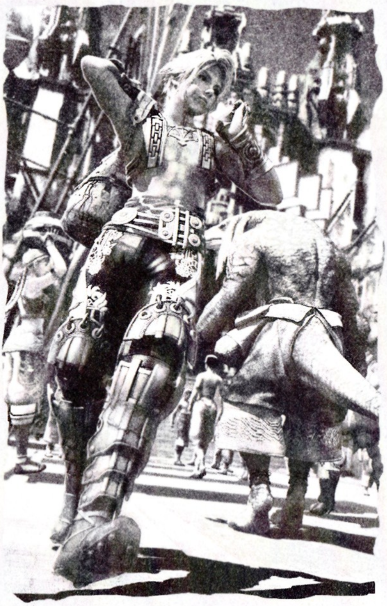
帮忙，制作人员开恩了。

题目2：请简述勇者应注意的人际关系

做勇者所需要的另一个重要素质是“耐心”，这个耐心不止是忍耐从LV1开始升级的枯燥无味，更是体现在和路上众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因为你总会遇到无聊的人让你去做无聊的事，不完成还无法发展剧情。比较常见的是镇上长老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附近森林里有可怕怪兽你帮我们除去好不好？村里小孩走丢了你能不能去找回来？如果是这些事的话，看在撬了他们宝箱的面子上也忍了，最可恨的是一个醉鬼堵在酒吧门口你不给他付酒钱就进不去，或者哪家死小孩非逼着你给他做个玩具，甚至某个色老头要求队伍中的女性成员给他按摩才肯提供情报……拜托，勇者正忙着为了拯救世界而奔忙，你们就不能顾全大局一点吗！

同样不顾大局的还有游戏里的商人。那帮家伙比现实中更加唯利是图，胆子也大，哪怕勇者就是本国的王子，他们也能面不改色的收钱，还不减价！你能想像自己身为王子，辛辛苦苦率领反抗军夺回了首都，却发现商店里的东西都买不起，那是多伤感情的事儿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是深呼吸，并且提醒自己，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年我逃出去的时候，父王也就给了我一件布衣，一把木剑，王宫宝库里一堆传国神器宁可留给敌人也不送我……

话说回来，“每个人的要求都能心平气和地满足”，没准儿正是勇者之所以成为勇者的原因呢。



幸好，被无良NPC伤害过之后，我们还有一群生死与共的同伴来共同分担，这也是勇者故事里比较让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好像提起亚瑟王就会连带想起他的圆桌骑士一样。

不同的勇者故事会出现不同的队伍，人数有多有少，既有像《幻想水浒传》那样的百人军团，也有《ICO》那样只能拽着一个小妹子到处跑的。随着人数的变化，同伴构成也会逐渐增加。如果只有一个同伴，那必定是女主角无疑，谁耐烦带着一个大老爷们到处跑啊，男女搭配才干活不累咧！

选择合适的同伴提升其实力，比如给某人好的装备，把某人经常带在队伍里练级，这都是勇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不一定最好用的就最可靠，练得好好的人突然不能用了，那可是足以让我们切齿的损失。

首先要小心的就是“剧情角色”，这些家伙不会跟随到最后，经常打过特定情

节后就脱离队伍逍遥而去，追都追不上，你除了骂两句之外还真没别的办法，不过现在还好了，至少他们会很有良心地把装备留下，我们只损失了锻炼他人的机会，当年可是装备一并卷走，很多攻略都会咬牙切齿提及“在这之前别忘记把他的装备扒下来”！幸亏这种角色很好认，如果你发现谁加入队伍时实力明显比别人高一截，一个人就能横扫天下，那还是别浪费感情的好。

其次就是会死的角色，练得好好的一个角色突然壮烈掉无疑是很伤害大家心灵的，在这种场合下女主角就成了高危职业，相信从90年代走过来的勇者们都还记得，有段时间很流行杀女主角，好像不把女主角做掉就不够内涵一样，相比起来《FF7》的爱莉丝死在第一张盘已经很人性化了。至于其它可能死去的人，一般会集中在队伍里的长者、青梅竹马、抢戏的帅哥和主角搞不到手的女性角色身上，“惟一知道秘密的前辈为了前进献出生命”和“舍身让好友有机会成功”都是比较惯用的桥段，帅哥竟敢跟主角抢戏也是咎由自取，至于女性……则充分反映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你说你和主角没法发展感情你加入队伍干吗呀！

最后一种就是背叛型。虽然会出现“与敌人的思想产生共鸣而投靠”、“原本就是间谍，终于露出本性”、“被洗脑操纵”等多种分支（像《异度装甲》里希坦那样本来是敌人间谍却又真心帮助己方的情况太少了），但共同点就是离队后还会做为敌人出现，大部分会选择战死，极少数情况再叛变成为己方，同时又很可能为了赎罪转化为“剧情死亡型”，总之是练了白练的角色。不过这种家伙在队中非常隐蔽，不到最后关头不暴露，惟一可以借助的特征就是，他们往往长得不坏，而且胡思乱想的时候很多，大概是因为没有人会对性格平庸的大众脸离开感到痛心吧……

题目3：请简述对敌人的大致作战方针。

经过几天的行进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勇者真的是非常辛苦，基本上不进食不休息，大部分时候靠吃药硬撑（虽说也有《特鲁尼克大冒险》这种需要随时补充给养的设定，但看那位老兄时不时因为吃个毒蘑菇晕倒，还不如吃药呢），还要随时随地应付NPC的无理纠缠，心理压力和生理负担都相当的大，这个时候要怎么排解压力呢？那只能打人泄愤了。



随着剧情的进展，形形色色的敌人自然也出现在面前，它们是勇者找到自己存在价值的关键，好比高考若是取消奥数加分，你看还有几个学生去报奥数班！

普通杂兵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循规蹈矩，严守户籍制度，绝不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所以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敌方BOSS。以前的大魔王特别喜欢招募“三巨头”、“四天王”的组合当小弟，还特喜欢单独亮相，对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不能有骑士精神，打翻再说肯定没错，但这些家伙可能施展出恶毒的禁技“剧情战斗”——在这种模式下，他们会显得比最终BOSS和隐藏BOSS还强大，随便一拳就能让你濒死，吃了超必杀还能若无其事地退场……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留意观察他们的出场时间和地点，如果在中前期那绝对是出来打酱油的，哪怕已经交手两次三次也不能保证他们这次是下定决心陪你死，请千万捂紧自己的口袋，别一时冲动把“整个游戏里只有一瓶的超大回复药”甩出去！理智的宣泄愤怒时机应该是杀入魔王的城堡之后。

随着对自己使命的熟悉，勇者们接下来的旅途不会有太多注意事项，反正这个世界总体来说还算善良，总会有热心的人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走，接下来该去找谁，之前无法前往的地点也会逐渐朝你开放，甚至为了防止你迷路，每个城镇门口几乎都会有个NPC风雨无阻的站在那里告诉你“这里是〇〇村”……这是多么淳朴的世界啊，说不定有很多勇者就是在这些点滴小事中下定了决心：“大魔王，这样的世界……我一定要守护！”

唔，也该说说大魔王了。最终BOSS一直是厂商着力刻画的角色，从当年的青面獠牙到长发帅哥再到三头六臂，大魔王的形象始终在不停变化，背后的故事也在不停丰富，比如某个酷爱召唤陨石砸星球的同学，关于他的外传都快变成一个新的系列了。

魔王的原型可能是人，可能是神，可能本身就是魔族，但不管种族怎么变化，依然有一些共性在，比如如果这位老兄原本是人类的话，那十有八九是因为某种力量的诱惑而堕落（如果以前是当君主的，还要附加“皇帝=坏人，国王=好人”的铁律），原本是神的话，那肯定是对自己创造出的这个世界不满意而想要推倒重来，原本是魔族……好吧，魔族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

现在我们经过了重重考验，突破了“禁断之地”（游戏里的“禁断之地”绝对不是字面意思的“不可靠近之地”，而是“就算不愿意也要去之地”），站在魔王的城堡面前了。大家喝口水，镇定一下心情，因为你马上要面临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变态的建筑，虽然外表看上去好像自己国家那个老好人国王的王城，但那个城我们是能够畅通无阻溜进宝库搬东西的，这儿可不行，你走了十几分钟就得怀疑魔王城的居民是不是会把自己困死在城里：“这道门居然要用我在另一个大陆做了20多个任务才得到的钥匙打开，那平时他们是怎么进出的？！”

坚持住，同学们，这里已经是长征的最后一步，反正那个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送了很多经验值的老家伙就在城堡最深处，他肯定比队伍中每个人都要强，但是没关系，勇者从来不考虑单挑，除非是他一个单挑我们一群！

你怕什么？你没什么好怕，你已经习得了专门针对魔王的必杀技，你周身是专门针对魔王的装备，你背上是个可以容纳99个高级补血药的背包，你还有同样做了针对性训练的一大票同伴！不要担心打败那家伙后城堡会崩塌之类的问题，反正它的HP耗完后你的死活就交给制作厂商了，你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那家伙打得再起不能！因为你是勇者！上吧，打完这一仗就回老家结婚！



生化危机5（下）

文/钻石星辰 编/暗星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
原S.T.A.R.S.的幸存者，现为BSAA的特别行动特工，同时也是BSAA的创始11人之一，人人都对他报以最大的敬意。他与原S.T.A.R.S.队长阿尔伯特·威斯克是宿敌，一心想要将这位令S.T.A.R.S.覆灭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谢娃·阿罗玛
BSAA西非分部特工，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是克里斯此次非洲任务的搭档。

约什·史东
BSAA派来支援克里斯和谢娃的德尔塔小队队长，同时也曾是谢娃的教官，一直都很照顾谢娃。





阿尔伯特·威斯克
原S.T.A.R.S.队长，曾以安布雷拉间谍的身分将S.T.A.R.S.作为生物兵器实验的对象，后背叛安布雷拉来到其敌对公司。由于曾注射过某种药物，现在的威斯克拥有了远远超越常人的能力。



理查德·艾尔文
特雷西集团非洲分部资源开发处的炼油厂主管，但同时也是一个黑市生物兵器贩子，BSAA此次在基巨居自治区的任务就是阻止他的生物兵器交易。

前情简介

在丧尸及B.O.W（生物兵器）导致的浣熊市惨剧爆发的数年后，安布雷拉公司在政府的高压下已被迫破产，但是B.O.W却通过各种途径出现在了黑市上。恐怖组织、反政府组织、摇摆政府——各方势力对这些武器的关注引起了几乎所有相关国家的紧张。为了阻止这种现象，以特雷西公司为首的全球制药联盟（GPC）出资组建了以对抗生物兵器的威胁，保护全球各地安全与稳定为宗旨的生化恐怖安全评估联盟（BSAA），并在之后将其委任给联合国监管，时至2009年，在联合国及几大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下，BSAA所拥有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国家机构所能达到的顶点。而克里斯·雷德菲尔德也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但是，两年前在与宿敌阿尔伯特·威斯克的一战中，他的亲密搭档吉尔·瓦伦蒂安为了拯救他与威斯克同归于尽，这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2009年3月4日，为了调查一系列B.O.W走私案，克里斯来到了西非基居巨自治区，与指派的搭档谢娃·阿罗玛一同展开了调查。但在那里，他却意外地发现整个村镇的居民都已成为了寄生虫的宿主。而且，他更是惊异地得知了吉尔也许并未死去的消息……

第三章　变异

第1节　阴谋

2009年3月5日，下午五时四十分，基巨居自治区矿山地带。

在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克里斯与谢娃终于来到了这里。

一路上克里斯都没怎么说话，谢娃明白搭档的感受，所以也不太想打扰他，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来到了目的地。

矿山中段，用来给采矿人居住的二层小屋。

当两人靠近小屋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传了出来。

克里斯与谢娃小心翼翼地躲在门两侧，侧耳倾听着门内的通话。

“该做的我都做了，你还想怎样？……我不管你们和那家伙有什么瓜葛，我关心的是我的钱，以及你们对我的承诺。你保证会让我拿着钱全身而退的！你必须做到这一点！……你说什么？别叫我白痴！！喂！喂喂！混账婊子！！！”

对面挂断的电话令男人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道。

也正是在这时，克里斯采取了行动。

“不许动！”

他一脚踹开门，冲着屋内的人大声喊道。

屋内那个身着米色西服的人明显吓了一跳，差点将手机掉在地上。他转过身来，正是两人一直在寻找的理查德·艾尔文。

“妈的！”艾尔文骂了一声，慌忙从背后掏出枪，来回不停地指着克里斯和紧随进来的谢娃，一时不确定究竟该

瞄准谁。

“理查德·艾尔文？”谢娃沉声问道。

“哇噢，眼神不错嘛。”艾尔文想要故作轻松，但手臂不自觉的颤抖却让他的慌张显露无遗。

“BSAA西非分部特工，谢娃·阿诺玛。关于这几个月来在黑市上与恐怖分子进行的数笔B.O.W交易，我想你应该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嘿，别搞错了，婊子。我和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正经的生意人。”

“放下武器。”克里斯走近一步，以威慑的语气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啊？”艾尔文用枪口指了指克里斯，向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叫我放？你们怎么不把枪扔在地上？”

尽管外表看起来很嚣张，但艾尔文心中却是叫苦不迭。虽然将BSAA特工引至指定地点是他的任务，但他没想到对方来得竟然如此快，根本没给自己留下丝毫准备时间。他绞尽脑汁想要找到解决方法，但慌乱的心态却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维能力。

艾尔文虽然狂妄贪婪，但却不是白痴。他对自己的枪法没有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同时解决两名全副武装且身穿防弹衣的BSAA特工，原本用来应付这种局面的措施虽然就在屋外不远处，但如果不能从这里逃走的话一切都无济于事。

怎么办怎么办？嘿，快想想办法啊，艾尔文，让那群垃圾看看你的本事！

他试着给自己鼓劲壮胆，但克里斯向前迈出的一步就如同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一样，让他之前的所有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

“停下！给我停下你这个混账！不然我就要开枪了！”艾尔文用枪指着克里斯大声喊道，“嘿，我不是开玩笑，再走一步我就杀了你这个混账！”

看到对方的反应后，克里斯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他知道对方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了，现在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时机。他希望谢娃能明白自己的想法，如果这位新搭档能对自己的举动心领神会的话，那一切就好办了。

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瞟到了谢娃的动作。

谢娃向右侧移动了两步，同时大声呵斥道：“放下武器，你没机会了！”

“漂亮！”克里斯忍不住在心中对搭档喝了声彩。

果不其然，艾尔文在听到谢娃的话后立即又将枪口瞄向了女子。而几乎就是在其枪口刚刚开始挪动的同时，克里斯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等艾尔文警觉过来时只感觉手腕猛地一疼，手枪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

正当克里斯准备将艾尔文的双臂反锁到身后彻底制服他时，突然，伴随着窗户的碎裂声，一颗催泪弹从外面飞了进来，滚落到房间的地面上。

还没等屋内的人反应过来，滚滚白烟便从催泪弹中不断涌出，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屋子。

克里斯在第一时间便屏住了呼吸，但眼睛还是受到刺激而泪流不止。谢娃的咳嗽声不停传入他耳中，不过克里斯并不担心，虽然这种毒蒸汽能很快造成眼睛灼痛等情况，但毒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要离开有毒区域，各种症状几分钟后就会自行消失。屋外的人应该是顾及到艾尔文的存在才会将这种东西扔进来的，而对方接下来的举动应该是……

克里斯强忍着眼部的剧痛，迅速移动到门前等待着极有可能冲进来的敌人。但令他吃惊的是，对方的闯入途径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窗玻璃突然再次碎裂的巨响刺激着屋内每个人的耳膜。克里斯猛然回身，映入他眼中的是一个从窗外飞跃而入的身影，模糊的视线让他看不清那人的相貌，只能看清对方全身似乎都笼罩在灰色的长袍下。

虽然饱受催泪弹之苦，但谢娃和克里斯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前者冲向艾尔文想要将其制住，后者则以飞快的速度捡起催泪弹扔出窗外，而后将枪口瞄准了那个灰色的身影。

谢娃本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制服艾尔文，而她当时比起灰袍人也要远远接近对方，但还没等她上前两步就感到眼前一花，那个灰袍人竟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挡在了她的身前，还没等谢娃反应过来就夺过了她的枪，双手一合一分将枪扔在地上，而后飞起一腿将谢娃踢倒在地。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

克里斯二话不说，瞄准灰袍人腿部扣动了扳机，可对方一个侧身便便避开了枪击，同时移动到了艾尔文身后。她一把抓住艾尔文的衣领快速跑向窗口，不顾男子的叫骂声拉着他一同跳了下去。

克里斯与谢娃急忙跑到窗前向下看去，令两人吃惊的是，仅仅几秒钟内，那个灰袍人竟然带着艾尔文乘上了几十米开外的一辆越野车，正准备发动油门向着远方开去，这根本就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速度。除此之外，窗户下面也没有任何可供攀爬的物体，那人刚才根本就是纵身一跃便跳进了二楼屋内。

此时催泪弹残留的毒性已渐渐散去，由于克里斯应对及时，两人重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就没什么大碍了。而载有艾尔文和灰袍人的那辆越野车也拐过了前方的山谷，消失在了两人的视线中。

谢娃看了克里斯一眼，克里斯从眼神中看到了搭档的疑惑，缓缓摇了摇头。

“不是B.O.W。”他回头指着地上说道，“怪物可做不到这种事情。”

谢娃顺着克里斯手指的方向看去，这时她才发现，刚才灰袍人在夺下她的微型冲锋枪时，竟然在短短瞬间便将那支枪完全解体，如今地面上散落着的只有一堆零件而已。之前在受训时约什曾向她演示过这种技能，只要了解枪械的构造，BSAA的高级特工可以在几秒钟内将其分解。但是，灰袍人的分解速度却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

“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样子？”谢娃问。

克里斯摇了摇头，“那种情况下我们能睁开眼睛就很不错了，对方不是等闲之辈，下次如果再遇到时小心为上。”

说完，他回身扫视了一下屋内，然后向着不远处的书桌走去。

“已经追不上了，先搜查一下室内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谢娃叹了口气，无奈地摆了摆手，“好吧，我去下面看看。”

待谢娃下楼后，克里斯开始仔细检查起来。这个木屋只是用来给看矿山的人住的，布局及装饰都非常简陋。桌子上散落地摆放着一些资料，克里斯翻阅了一下，其中大多是各种B.O.W的资料，有些是连他都从未见过的新品种。

翻着翻着，一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那是一处建立在沼泽湖边的油田，可能是艾尔文所主管的炼油厂的开采地之一，照片背面还用笔写下了7:30这个时间。

忽然，楼下传来了一声惊呼，虽然声音很低，但克里斯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他反射性地拔出枪冲向楼下，一下楼梯，谢娃的身影就映入了他的视线中。

谢娃背对着他站在放置在房间东南角的数个监视器前，仿佛没有察觉到他的到来，一直盯着监视器发呆。

克里斯松了口气，收起武器走到谢娃身旁，同时向其中一个监视器看去。

而这一看，让他的视线再也离不开监视器了。

基巨居自治区北部，也就是两个小时前克里斯和谢娃遭遇寄生虫袭击的那个小村镇，正在发生着它在一天之内所经历的第二次大屠杀。

德尔塔小队成员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四周地上，从尸体的数量上来看几乎全军覆没。

而做出这一切的，是一个原本只应出现在传说中的怪物。

克里斯曾在里昂的报告书中看到过这种怪物，但当其真正出现在自己视线中时，还是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监视器中不断交织响起的机关枪响与惨叫声中，一个庞大的影子如泰山压顶般笼罩住了屋顶。

那是一个将近15米高的巨人，子弹打在他身上血花四溅，但他就像完全没有痛觉似的顶着枪林弹雨大踏步地走向面前的越野车。看到射击完全没有效果，而敌人离自己越来越近，坐在车上的那名德尔塔小队队员慌忙放开车架机关枪想要逃开，但却为时已晚，巨人拔起身旁的一根电线杆猛地砸向越野车，一下子便将越野车连同那名队员砸得稀烂。

巨人将电线杆随手一扔，弯下腰用右手抓起血肉模糊的那具尸体，而后将其挂在了自己腰间缠着的那条粗麻绳上。这时克里斯才发现，像这样如同战利品一般挂在巨人腰间的尸体有七八具，而他们身上，无一例外都穿着BSAA的制服。而在另外几个监控器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小村已经再度成为了寄生虫宿主的肆虐之地，四处都可以看见手持利器的他们的身影。

谢娃气得浑身发抖，胸口不住地剧烈起伏着。当巨人的身影从监控器中消失时，她转身就想冲出屋子，但克里斯却一把抓住了她。

“太晚了……”他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谢娃紧紧咬着下唇，泪水在眼眶里不住打着转。她明白克里斯说的是正确的，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村子也要两个多小时，如果这又是一场布置下来的埋伏的话，那德尔塔小队不会有任何生路，而且就算她赶过去也是无济于事，只是白白送死而已。可是，她怎样都无法忍受曾亲密无间的战友遭到这样悲惨的结局，尤其是约什……短短几个小时前她还与其谈笑风生，但现在……

“我来联络总部吧，必须要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

克里斯拿出PDA准备接通西非分部，可谢娃却急忙转身阻止了他的行动。

面对克里斯不解的神情，谢娃将自己激动的情绪稍微镇定下来，而后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份资料递给克里斯。

克里斯低头看去，第一页是一份B.O.W的黑市交易资料，但第二页却是对于某个人的调查资料，艾尔文还在附录中标注了从对方那里得到的B.O.W的简要档案，很明显，这个人就是艾尔文背后的真正黑手。

“伊柯塞拉？”克里斯看着资料上那位美女的照片，不由得念出了写在照片下方的她的名字。

“伊柯塞拉·琼尼——特雷西公司非洲分社总裁。”

谢娃的说明让克里斯吃了一惊，“特雷西公司？BSAA的最大资助方？”

“我不知道北美分部的情况，但它在西非分部内的影响力和权力之大远远

超过了赞助商的范畴。也就是说……”谢娃再度深吸了一口气，但愤怒的神情依然溢于言表，“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相信总部了。”

克里斯沉默了，遭到组织背叛出卖的挫败感给了两人不小的打击。联想起今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早就策划好的一场阴谋。而阿尔法小队、德尔塔小队以及谢娃和克里斯，都是这场阴谋中预定的牺牲品。

“把你的PDA给我。”克里斯忽然说道。

他接过谢娃递过来的PDA，对系统进行了一系列设置，而后又对自己的PDA做出了相同的举动。

“我屏蔽了PDA的定位系统。”克里斯将PDA递回给谢娃，“现在没有人可以利用这个知道我们的行踪了。”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枪声不知什么时候起已经不再从监控器中传出，无论是巨人还是那群被寄生的村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村镇又恢复了一团死寂。

谢娃默默地关掉了监控器，而后转身面向克里斯。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你尽快撤退吧，这里并不安全。”克里斯将那份资料交到谢娃手中，说，“楼上还有几份资料，从中也许能发现特雷西公司的犯罪证据。找机会将这些交给你信任的BSAA高层，但不要自己出面，那样太危险了。”

“那你怎么办？”

“我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必须做的事情？”谢娃重复了一遍，忽然明白了克里斯的意思，“你准备继续追踪艾尔文……通过他找到吉尔·瓦伦蒂安的情报？”

克里斯点了点头，“我必须找到真相。”

“太危险了！”谢娃强烈反对道，“现在没有任何后援，你自己怎么可能对抗像特雷西这么强大的公司！要撤退我们就一起撤退，艾尔文跑不了，等将组织内部的问题解决后再抓他也不迟啊。”

“我不想错过任何机会。”克里斯的语气很坚决，“虽然两年前她的名字被列入了BSAA殉职人员的名单中，但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她的尸体，所以我一直坚信吉尔没有死，也始终没有放弃过追寻与她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而现在，这个线索终于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所以，我绝对不会放弃。”

谢娃对克里斯的这番话哑口无言，她非常明白克里斯的心情，甚至忽然间有些嫉妒吉尔。虽然自己现在名义上是克里斯的搭档，但刚才克里斯的真情流露让她真切地明白到，克里斯·雷德菲尔德的搭档只有一个，那就是吉尔·瓦伦蒂安，这是怎样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

“等一下！”看到克里斯转身准备离开房间，谢娃连忙喊道。但克里斯没有理会，拉开房门大步走了出去，谢娃急了，跑到克里斯背后一把拉住了他。“我也去！”

“……从现在起，已经不再是执行什么任务了，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人行为，与BSAA没有任何关系，你明白吗？”

“去他的什么行动吧。”谢娃不屑地骂了一句，“和你一样，我也有自己的理由。”

她直视着克里斯的眼睛，平静但坚决地说道：“要知道，德尔塔小队的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还有……别忘了，我也是你的搭档。”

沉默了片刻后，克里斯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一起来吧，搭档。”

※※※※※※※※※※※※※

同一时刻，不知名的场所。

“那两个人的信号在几分钟前消失了，安插在BSAA中的人称不排除PDA故障的可能，也有可能是由于某些信号的干扰。”

“不用想了，他们已经发现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什么都不用做，他总会过来的，从现在起你不用管这件事了。这边的准备工作还有几个小时就接近完成，政府那边的答复如何？”

“很痛快地同意了。他能上台离不开特雷西的资金援助，而且以为我们只是想利用那条航线走私些武器，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给我们找麻烦的。只不过……呵呵，他希望能得到20%的分成。”

“别吝啬，多给些吧，反正他也享受不了几天了。”

“好～。另外，亲爱的，时间快到了，别忘了注射哦。”

“知道了。”

阿尔伯特·威斯克挂断了电话。

他从怀中拿出一管注射器，向自己左手腕的静脉进行了注射，而后站在高台手扶铁栏向下望去。

在类似于集装工厂的下层，几十名全副武装的黑人士兵正有秩序地搬运着货物。货物被密封在集装箱内，看不出究竟是什么，不过，在工厂最南侧还有些未包装起来的货物。

那是呈直线排列的数十个大型银白色试管槽，外壳上没有任何对于其的说明，只是写着一个不明其意的单词。

Uroboros——衔尾蛇。

第2节　末日

克里斯躲在拐角后，不时探头注意着前方守卫的一举一动。

而当那个黑人士兵回头向另一侧看去时，他终于采取了行动。

还没等黑人反应过来，匕首已经划破了他的喉咙，他还没来得及吭一声便当场毙命。

在确定前方区域已经没有危险后，克里斯向谢娃使了个眼色，两人背靠着背向前方房门走去。

现在两人所处之地，就是照片中那处油田的内部设施。自从离开矿山后，克里斯和谢娃便乘车来到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而后弃车秘密潜入了油田设施。

应该说，两人在这一路上的运气确实不错。虽然遭遇到飞车党暴徒以及众多生化怪物的袭击，也数次被逼至险境，但每次都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迎刃而解。

如果说原本谢娃对于克里斯的尊敬只是出于其身分和过往事迹的话，那现在她对搭档的实战经验和身手是彻底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很清楚，这一路上如果不是克里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话，自己根本不可能走到这里来，单是那只被艾尔文放出来阻挡两人的巨大蝙蝠状怪物，就足够让她死个十次八次的了。

之前的那场战斗让谢娃现在想起还有些后怕，那只蝙蝠怪浑身上下就如同钢铁打造的一般，威力再大的子弹都对它毫发无伤。加上战斗的所在地又是崎岖的山崖间，如果不是克里斯及时发现对方的弱点在于一直被刻意隐藏起来的腹部，那两人根本就是毫无胜算。

与外面的险象环生相比，油田设施内部的危险要小了很多，至少迄今为

止是这样的。这里的防御措施并不算严密，守卫数量也少得可怜，因此两人才能在一直保持隐蔽的情况下来到其中心地带。

但就在前方门被推开的一霎那，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两人。

“约什！”谢娃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站在她面前的，正是她以为已经不幸牺牲的德尔塔小队队长——约什·史东。

看到克里斯和谢娃后，约什先是一愣，继而欣喜的表情也出现在脸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狼狈，身上的衣服有多处被刮破，还沾染上了斑斑血迹，额头及左侧脸颊都能看到擦伤的痕迹。

“谢天谢地你平安无事……”谢娃长出了一口气，问道，“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这个问题，约什的情绪一下子变得非常失落。

“德尔塔小队在那个村子里中了埋伏，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幸遇难了……”约什低声说道，“我侥幸逃了出来，而后跟踪那些人来到了这里，希望能找到策划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你们呢？怎么会来到这里。”

在进入屋内后，克里斯将艾尔文及相关的事情都告诉了约什。当听说特雷西公司非洲分社的总裁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人物时，约什恨得牙根发痒，他握紧的拳头颤抖着悬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强忍住没有一拳狠狠砸在桌上。

“既然任务已经取消了，你们为什么不撤退，而是会来这里？”

约什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而谢娃则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车站你给我们的资料中，克里斯发现了他原以为早已去世的搭档的情报。”

“搭档……？难道是吉尔·瓦伦蒂安？”

“对。”克里斯点点头，“吉尔很有可能还活着，所以我才必须逮捕艾尔文，从他那里得知事实真相。”

“我明白了……”约什沉吟了一下，说道，“艾尔文确实在这里，刚才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陌生人的身影，不过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去附近的码头了。跟我来吧，从前方的安全通道下去可以找到停靠在地下的摩托艇，乘那个很快就能赶上他们了。”

在约什的引导下，三人潜入了油田设施地下的水脉通道，并在解决了少数几个守卫后夺取了摩托艇。

按照PDA上的地图指示，摩托艇很快来到了不远处的港口码头。拐过前方的障碍后，三人一眼便看到了那艘近70英尺的大型白色游艇，游艇刚刚离开港口，正准备向南方的下游驶去。

“那里！”

谢娃忽然指着船尾处喊道。克里斯和约什应声看去，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现了站在船尾的艾尔文，以及那个曾在矿山小屋出现的神秘灰袍人。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那个灰袍人便从船上一跃而下，准确无误地跳到了传闻的那艘小艇上，而后驾驶着小艇扬长而去。

看着对方马上就要逃走，驾驶游艇的约什急忙问道：“要不要拦住他？”

“别管他，主要目标是艾尔文。”克里斯目不转睛地盯着船尾那个男子的身影。对方似乎也发现了冲锋艇的存在，正手扶船栏冲着这边破口大骂，种种污言秽语清晰地随着海风传入三人耳中。

“死不悔改！”谢娃将子弹上好膛，盯着船上的艾尔文恨恨地骂了一

句，“洗干净脖子乖乖等着吧！”

※※※※※※※※※※※※※

看着不断逼近的摩托艇，站在船上的艾尔文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就像个疯子一样。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从答应与伊柯塞拉合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他今天的结局。

伊柯塞拉的承诺没有问题，如果一切顺利进行下去的话，她的确会给他一大笔钱，并将他安全地送到那个北欧小国进行隐居。

那时，他将拥有足以买下一个小国的巨额财富，而他也不止一次幻想过之后究竟可以过上多么奢华的生活。

但现在终于知道，幻想终究只是幻想。无论多大的财富和权势，在不久后都将与垃圾无异。

在那个男人的“衔尾蛇计划”中，死亡会公平地面对一切，没有人会从中幸免。

这个情报是几个小时前艾尔文刚刚得知的，他虽然停止了对合作方的调查，但某个意外还是让他得知了合作方的真正意图。

那是个令人脊骨发寒的恐怖计划，不久之后，整个世界也许都将变成地狱。

艾尔文忽然觉得有些滑稽，明明自己很快就要死了，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却侵袭着他全身的每一寸肌肤，令他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不是我一个人死。他们、所有人、所有曾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垃圾们都会悲惨地死去。真想看看他们那因恐惧而扭曲的面孔，然后狠狠向那上面吐口痰啊。你们不是瞧不起我吗？不是全他妈的把我当成傻瓜，认为我是个垃圾吗？哈哈，现在你们也要变成垃圾了，一起死吧，死吧死吧死吧死吧死吧！！！

此时，三名BSAA特工已经依次顺着安全梯登上了游艇。艾尔文顶着迎面吹来的强劲海风，从怀中掏出了一个试管注射器，然后将针头冲着自己的颈动脉狠狠扎了进去。伴随着拇指的用力一推，被囚禁在红色培养液中的寄生虫幼虫终于找到了它的栖身之地，贪婪地顺着细细的针孔侵入了艾尔文体内。

“来陪我最后乐一下吧，傻瓜们……”

艾尔文将针管随手扔入海中，嘴角咧出了一种无比诡异的笑容。

※※※※※※※※※※※※※

“这是……什么东西？！”

约什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本以为不久前的巨人是自己遇到的最可怕的怪物，但如果与面前这个东西相比的话，那个巨人简直就如同三岁孩童一般。

在游艇不远处，一只足足有游艇两倍大的怪物正在海中上下翻腾着，从外形上看去有些类似于在白垩纪便已灭绝的鱼龙，而其背上数条足足有三四人粗的巨大触手在空中不住地扭曲伸展，看上去分外狰狞可怖。

这只庞大的怪物，正是不久前还站在游艇上的理查德·艾尔文的变异体。

“约什，小心！”看到黑人特工有些发愣，克里斯急忙快跑上前，一个鱼跃将其扑倒在地。几乎是在同时，巨大的触手带着凌厉的风势从两人头顶呼啸而过。

谢娃瞄准触手开了四枪，青色的粘稠液体自伤口处喷薄而出，那条触手似乎感到了疼痛，扭曲得更为厉害了。

就在此时，游艇突然剧烈一震，谢娃一个立足未稳，险些跌倒在地。

这时克里斯才发现，有三条触手分别缠住了船尾两侧以及船的右舷，另外一条触手也正在海面上快速滑向这边。

“它想将船弄翻！”

约什大喊了一声，端起冲锋枪就朝着离自己最近的触手射去。克里斯与谢娃也没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背靠背瞄准了另外两条触手。在如暴风骤雨般的扫射下，几条触手终于受不了疼痛松开了游艇。

而在这时，一个狂妄的笑声在游艇正前方响起。

“继续嚣张啊，你们这群混账！哈哈哈哈！”

三人循声望去，只见那只怪物已经来到了游艇前，上半身高高耸起，而张开的血盆大口中，艾尔文的身影赫然在目。

如今的艾尔文浑身赤裸，下半身已化为一堆紫色肉块，与下颚血肉紧紧连接在一起。而其从腰部到脸的左半侧身体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就如同是被熔化重构的钢铁一般。而现在，就以这副非人的姿态，艾尔文在放声狂笑着。

“废物废物废物，我和你们可截然不同！看看我现在的力量，怎么样，裤子是不是都吓得湿了啊？哈哈哈哈！”

谢娃没有说话，拿起刚才掉在地上的狙击枪便朝艾尔文瞄准射去。在这种距离下，她更相信PSG—1的威力。

伴随着一声惨叫，子弹准确无误地命中了艾尔文的左胸，庞大的怪物及其触手也痛苦地扭曲起来。

“婊子……你竟然敢打我！”艾尔文捂着左胸，恶狠狠地骂了一句，“都给我去死吧！”

巨口突然闭合，将艾尔文重新保护起来，而与此同时，一直在半空挥舞不定的数条触手猛地向游艇直刺过来。克里斯与谢娃及时避开了各自刺向自己的触手，约什则是一个侧翻躲在了甲板集装箱的后面，那条触手一下子将集装箱上半部砸烂抽飞，但躲在下方的约什则侥幸逃过了一劫。

还没等他们松口气，触手的第二波攻击便又接踵而至。

怪物在海中围绕着游艇来回游荡，庞大的身躯不时曲起弹伸，掀起惊涛骇浪。

原本克里斯打算逃入游艇内再找机会对付艾尔文，但没过几秒钟他便自我否决了这个方案。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离开甲板的话，没有被火力压制的怪物会轻而易举地将游艇弄翻，那样的话他们就连一丁点儿生存的希望都将丧失殆尽。但是，甲板可供战斗的空间并不大，这艘游艇也经不住接二连三的破坏，放任怪物攻击也只有死路一条。

“想办法让他把嘴张开！”克里斯连开三枪逼退离自己最近的那条触手，冲着谢娃大声喊道。

联想到刚才艾尔文被击中时的反应，谢娃一下子便明白了搭档的想法。

如果说这种怪物有弱点的话，那只可能是被严密保护起来的艾尔文的本体！

“掩护我！”

谢娃扭头对不远处的约什喊了一声，同时端起狙击枪，不再理会周围的重重杀机，聚精会神地瞄向怪物的头部。

在现在这种起伏不定的恶劣环境中，她必须集中所有精力才能保证命中率，任何的分心都只会造成子弹的偏离。而更重要的是，她相信约什，以及

刚刚与自己搭档不久的克里斯的实力，正是由于这份信赖，才能让她大胆地做出此种举动。

沉下、浮起、突然跃出水面、锁定、船体忽然剧烈震荡、重新瞄准、锁定、锁定……

在船体的再度震荡与怪物的行动轨迹达到一个极的交错点，在那可能只有零点零几秒的瞬间，谢娃以最快的速度连续扣动了两次扳机。

两发子弹伴随着呼啸声冲破枪管撕裂海风，精确地命中了怪物的双眼。房水顿时自破裂的眼球中喷溅而出，夹杂着痛苦与愤怒的嗥叫声刺激着在场所有人的耳膜。

双眼失明的怪物在失去目标后在海中不住漫无目的地窜上浮下，触手在失去目标后也都垂入海中。不过，甲板上的三人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海中的怪物，警惕着即将到来的真正攻击。

突然间，水花冲天而起，从游艇正前方出现的怪物将上半身完全抬起，此时他与甲板上三人的距离只有几米之遥。

“来了！”

克里斯在心中低喝一声。果不其然，那张血盆大口再度张开，艾尔文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在怪物的双眼被射瞎后，艾尔文就要被迫现身，以自己的眼睛来看清外界状况。只有如此他才能继续对这艘游艇上的目标发动袭击，但另一方面，这也无可避免地让他最大的弱点暴露了出来。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去死啊！混蛋们！”艾尔文以嘶哑的嗓音怪叫道，“反正过不了多久所有人都要死了，干嘛不好好地当我的玩具啊！混蛋……你们这群混蛋！”

艾尔文怪叫一声，操纵着那张大嘴猛地向甲板上的人咬了过来，庞大头颅的攻击范围足足有游艇的三分之一大。三人虽然侥幸避开，但游艇的前半截却遭到重创，海水已经从受损的底部冲入船舱，整艘船过不了几分钟大概就如完全沉没。

“冷静下来，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克里斯对谢娃和约什说道，“等他下次冲过来的时候，将所有火力都集中在那家伙的身体与上下颚的连接处。”

“你想把它打下来？”约什问道。

“以前我曾遇到过类似的怪物，虽然对方大得吓人，但如果本体被击溃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胜利。”克里斯答道。

由于时间紧迫，他没有向两人解释更多。在里昂的报告书中，身为光明教高层干部的雷蒙·萨拉扎的变身类型与如今的艾尔文极其相似，变身的导体也同样是普拉加寄生虫。而里昂当时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正是由于将其本体击溃的缘故。虽然不能排除两者截然不同的可能，但如今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再犹豫了。

“准备！”看到艾尔文弓起上半身，即将再度猛咬过来时，克里斯大声喊道，同时将霰弹枪扔在地上，迅速将武器换成了沙鹰。就精度和威力的双重要求来看，这是最合适的武器。在他左右身边，谢娃和约什也已经端起武器，将枪口对准了艾尔文。

“开火！”

克里斯大喊一声，瞄准艾尔文与怪物的身体连接处扣动了扳机。交织的火力从不同的枪口涌出，在空中编制出一条密集的网线，如跳动的火舌般疾飞向艾尔文。

艾尔文完全没有料到对方在死到临

头之际竟然还会做这种困兽之斗，先前他也被击中过好几发子弹，但感觉都是不疼不痒，可这次他怎么都没想到，对方的这轮攻击竟然会让自己感到如此疼痛，而且火力是如此地密集。

“好疼啊——！！！！！”艾尔文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他正想让巨嘴重新闭上保护自己，但突然感到头顶一松，上半身竟然猛栽下来。

“不要停，继续开火！”看到艾尔文头部与上颚的连接处已被打烂，克里斯马上将瞄准点下移继续射击，几秒钟后，将艾尔文与怪物连接在一起的下端血肉已经被打成了马蜂窝，随着约什手中MP5以最后弹药的扫射，最后的几丝血肉终于被全部打断，艾尔文就如同断线的风筝般从怪物口中掉落，重重摔在甲板上。而在失去本体控制后，那只庞大的鱼龙状怪物也向后倒去，在海面上砸出几十米高的浪花，然后完全沉入海中，再也看不到半点踪影。

克里斯的猜测是正确的，藏于巨嘴中的艾尔文，正是他所变成的怪物的核心及最大弱点所在。与寄生虫融为一体的艾尔文本体控制着庞大副体，而副体则是他的生命之源，当本体与副体分离之际，也就是艾尔文的丧命之时。

三人从不同角度慢慢靠近艾尔文，将枪紧握手中，丝毫不敢放松。只剩下上半身的艾尔文就像堆发紫的烂肉一般，在甲板上拼命地挣扎蠕动着，口中不停发出叫骂声与痛苦绝望的尖锐哀号。

“怎么可能这样，他妈的！我、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死啊，混账！！！”

克里斯走到艾尔文身前，将枪口对准了对方的脑袋，沉声问道：“告诉你，你们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你也不想把所有的秘密都带到地狱里去吧？”

“你……你知道了又有屁用啊。”艾尔文扭过头来，脸上的肉块扭曲拼杂在一起，令人感到有几分恶心，“你们这些废物以为自己可以阻止他们吗？别、别做梦了！”

“别忘了就是这些废物把你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谢娃冷冷插了一句，“‘他们’是谁？伊柯塞拉一伙吗？”

“哈哈，终于知道了吗？……已经晚了！太晚了！很快衔尾蛇就将改变整个世界！”他艰难地抬起右手指向克里斯，“克里斯……你就是克里斯吧？你想要的答案就在正前方的洞窟里，对你来说，那可是犹如地狱一般的答案哦，哈哈哈哈。”

“你什么意思？”克里斯厉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衔尾蛇指的究竟是什么？还有……吉尔，快告诉我吉尔现在怎么样了！”

“这么紧张干什么啊，真是废物！”艾尔文狂笑起来，但从口中突然喷出的鲜血令他的笑声戛然而止。紫色的血液自他嘴角不断流下，而其身上模糊腐烂的血肉也开始发出嗞嗞的声响，逐渐冒出融化过程中才有的气泡。

“先走一步了……笨蛋们……我决不会孤独的，整个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不久后下来陪我，尽情享受……这最后的时间吧！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笑声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转入了永远的沉寂。原本艾尔文的所在之地如今已经只剩下一滩令人作呕的浓水，再也找不到这个男子存在的任何痕迹。

在游艇完全沉没前，三人及时乘坐摩托艇逃离了危险。而根据艾尔文临死前所说的，约什驾驶摩托艇沿着游艇的原定路线一路前行，十几分钟后，最后一座小山挡住了小船的前进路线。

沿着小山绕了一会儿后，谢娃首先

发现了隐蔽在岩石后的一个山洞。而开进去没多久，停靠在洞窟内的一艘小艇便映入众人眼中。

克里斯一眼就认出这艘小艇是不久前灰袍人开走的那艘，这样来看，此处应该就是艾尔文所指的“答案所在之地”了。

待船靠岸停稳后，克里斯起身跳到岸上，而后扭头说道：“约什，有件事想拜托你一下。”

“什么事？”

他从怀中拿出在矿山小屋中找到的资料，“把这些带回总部吧。你比我们更容易接触到最高层的长官，如果你确信对方值得信任的话，就将真相告诉他。”

约什犹豫了一下，而后接过了那些资料。

“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看着谢娃和克里斯都离船上岸后，约什忍不住问道。

“找到事实真相。”谢娃答道，“不光是吉尔的事情，我对那家伙临死前说的‘衔尾蛇’也非常在意，不久前我们在基巨居自治区遇到的联系人也曾经提到过这个神秘的计划。”

“明白了。”约什点了点头，“放心好了，特雷西不可能在西非分部只手遮天。等一将叛徒揪出来我就会立即请求支部派兵进行紧急支援，在那之前，你们一定要小心为上。”

“你也是，一路要小心。”

互相挥手告别后，约什驾着摩托艇向洞外驶去。当目送摩托艇消失在视线中后，克里斯与谢娃对视了一眼，而后一前一后稳步走向洞窟深处。

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在前方等待着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谢娃和克里斯都确信无疑的。

真正的战斗，从现在终于正式开始了。

第3节 神之资格

很小的时候，他就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人类生活在这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帮助他人？为了照顾家庭？为了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

只有白痴才会相信那些鬼话。

为了自己而活，这才是永恒的真理。

但如果想要随心所欲地生存在这世上，就必须得到一种东西——权力。

也许你可以一拳击碎四五块砖头，但那只不过是蛮力而已。即使你的身体再强壮，也比不上别人手中的一把枪。

也许你拥有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的大笔钱财，可如果所处的国家政权突然被推翻的话，那些钞票与废纸又有何异？

想啊想啊，直到青年时代，他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权力、金钱、力量。这三方的完美统一，才是他所向往的完美人生。

当知道安布雷拉的实力及真正的“事业”后，他下定决心要凭借自己卓越的化学水准在那里出人头地，可是不久后他明白了，在这世界上，真的有着一种名为“天才”的存在。

与威廉·柏肯在安布雷拉的干部培训所共处了几天后，他便知道自己在研究员这个领域永远不可能超越这个对手加朋友了。虽然年仅16岁的对方比他还要小两岁，但拥有的才能却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也就是在那时起，他的思想开始起了变化。在阿克雷研究所工作了13年之后，柏肯开始了对G病毒的研究，而他调往情报部门的申请也在那时得到了批准。被总部安插到浣熊市警局的S.T.A.R.S.后，他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将许多机密资料传给了安布雷拉，不过，那些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在想出那个计划之后，他一直在耐心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这一等，就是三年。

1998年5月11日，阿克雷研究所的T病毒意外泄漏，在别墅外发生多起B.O.W.杀人事件。两个月后，安布雷拉在第一个指令“禁止S.T.A.R.S.介入”失败时，将新的指令传给了他。

“将S.T.A.R.S.引入别墅，全部除掉。同时将当时的情况详细汇报，作为B.O.W.的实战实验数据参考。”

而后，别墅事件、浣熊市惨案、一系列令世界为之改变的大事自此开始……

而阿尔伯特·威斯克，也从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影响世界的力量之一。

三十年前第一次遇上威廉时，威斯克就明白了，在安布雷拉他没有任何机会成功。既然如此，选择投身于他们的敌对企业便是最好的选择。他将安布雷拉当时最强的生化兵器——暴君（Tyrant）及其战斗数据作为送给新雇主——特雷西公司的礼物，并利用柏肯送给他的病毒，以假死的方式逃离了安布雷拉的监视。虽然威廉曾提到过这种病毒有种副作用，但死后重生的威斯克才惊讶地发现，所谓的副作用，竟然是他获得了人类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

当确信这种力量的强大程度后，威斯克欣喜若狂。他终于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最强武器，而这种力量的出现也令他的野心越发膨胀。

特雷西公司为他的投靠给与了高额的酬报。此时的威斯克已经拥有了财富，权力，荣誉，似乎是拥有了一个人想要的一切。

然而，现在的威斯克对这些物质财富已经变得没什么兴趣了。

一种熟悉的恐惧感不断地侵蚀着他，这个担心的源头就来自于安布雷拉的创始人。奥斯威尔·E·斯宾塞。

当他还在安布雷拉的时候，威斯克一直无法探知斯宾塞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斯宾塞对于B.O.W.研究投入如此大量的资金，这在这个领域前所未闻。

将生化武器与普通武器结合起来的花费非常低，这就是制造生化武器的主要原因。斯宾塞在生化武器项目上的巨大投资在表面看来并不是那么必要，那么，为什么他要将生化武器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呢？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威斯克进入了安布雷拉的信息部门。

可是，即使直到安布雷拉垮台，这些疑问都还一直在威斯克的内心纠结。

为了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威斯克开始追查斯宾塞的踪迹。惟一的问题就是，斯宾塞早在安布雷拉解体前就已经从日常管理项目中抽身而出。威斯克只有运用他所能用到的一切资源，时间，金钱和关系网。最后，他终于确定了斯宾塞一直以来的藏身之地。

在秋天到来的第一个夜晚，天空中电闪雷鸣，威斯克出现在了斯宾塞在欧洲的古堡。原本他期待着这个老人看到自己出现时的惊愕表情，然而那双衰老的眼睛在威斯克面前却闪现出黑暗的喜悦。

“你回来了……”

他的语句被突然夹杂着咳嗽的大笑所打断。

如果说威斯克之前只是怀疑斯宾塞的话，现在的他就已经完全不知道要拿斯宾塞怎么办了。他只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个虚弱的老人依然掌控着来自安布雷拉的一切信息，甚至是威斯克这几年的行动也都一直被他掌握和操纵着。

那一瞬间，威斯克才突然明白过来这几年始终伴随着他的焦虑的源头。

斯宾塞好像猜透了威斯克的心思似的，然后他将一切都告诉了威斯克。

研制生化武器其实只是一个为了达到他最终目的的工具——通过病毒强制人类进行进化。

这将是现今人类形态的终结，是高级的新人类的诞生之时。而控制着这种新人类的斯宾塞将创造自己的乌托邦，以神的姿态君临世界。

为了完成他的梦想，需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

1.始祖病毒

如果没有这个关键成分，他的一切梦想不过是抽象的理论概念。正是由于始祖病毒的发现，他才拥有了实现后续计划的基础。

2.安布雷拉公司

制造生化武器的公司正是研究始祖病毒的最完美方式，安布雷拉获得的任何经济效益在他看来都是次要的。

3.威斯克

斯宾塞知道他的乌托邦需要什么，他也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全新的人种，但是，这种新人类会是什么样的呢？

始祖病毒会加速自然选择对人类的影响，这是斯宾塞计划的最基础前提。但是如果最终被选择出的新人类进化出来的特性不符合他的计划，那么就会增添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进化的一个强制阶段会给在试验中存活下来的人类超人的力量和智慧，但这无法影响他们的知识、逻辑和整体的人格。如果任何不符合要求的个体出现在这个新的种族中，那就是斯宾塞的乌托邦的污点。斯宾塞不允许他的理想被玷污，所以他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来确保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那就是以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命名的“威斯克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全世界各个国家中

数百名由高智商的父母所生的孩子被收集起来聚集在一起。

如果他们的知识，逻辑和性格无法被遗传操纵，那斯宾塞就会通过任何手段向他们灌输他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

这些孩子全部被改姓为威斯克，通过教导、人为操纵，他们在安布雷拉的全方位监视下被安置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安排好的环境中。

这些孩子都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被监视着的。而安布雷拉则通过隐蔽的资助，让他们接受所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

很多年之后，一个显示出过人能力的孩子被送到了安布雷拉位于浣熊市的训练机构。这个小威斯克的名字是阿尔伯特。

斯宾塞对阿尔伯特的所有行动都非常满意，假如其他的威斯克也都能像他一样，斯宾塞的新人类种族就将拥有最优秀的个体。

接着，斯宾塞开始启动了计划的第二步——为所有的小威斯克注入一种实验病毒。

而这种病毒将会筛选出最有天赋的威斯克。

一些人从他们的朋友那里接受了这种病毒，另外一些在接受治疗时被注入，还有一些则是被强制注射的。

阿尔伯特·威斯克也没有什么不同，他的搭档威廉·柏肯将实验病毒给了他，威斯克给自己进行了注射。当时的他只以为这是一种能让人陷入假死状态的药，其他的全都一无所知。

不过，这个筛选看起来似乎过于严格了一些。

大部分的威斯克都死去了，幸存者寥寥无几，而身为其中之一的阿尔伯特·威斯克更是在不久之后便消失无踪了。

根据情报部门的分析，13号试验体阿尔伯特如果死亡的话，威斯克计划的执行成功率将由93%大幅下降为18%。由于计划中所需的合格试验体数量大幅降低，所以必须立刻进行确认，这种局面的出现导致此项计划的进展不容乐观。情报部门主管埃里克森建议从已经落选的候选试验体中进行重新选拔，力争挑选出新的合格个体。

之后几年前，随着一系列生化危机事件的发生，安布雷拉的分崩离析已是不可避免。斯宾塞并不太在乎安布雷拉的命运，但是，威斯克计划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换句话说，自从阿尔伯特离开安布雷拉后（原本认为是死亡，后确认为有计划地背叛），这项计划就一直停滞不前。

斯宾塞对事情的发展很不满意，于是他启动了后备方案——将自己的存在告知给所有的威斯克。

这就是阿尔伯特感到如此困惑与焦躁的原因。"找出斯宾塞的所在地"成为了所有威斯克首要解决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就是一种焦虑症状。正如斯宾塞所预料的一样，阿尔伯特很快找到了他。

斯宾塞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阿尔伯特，包括始祖病毒、威斯克计划、安布雷拉的存在目的、新人类、新世界等一切的一切。那时他并不担心自己的计划将会失败，因为早在第一次将威斯克聚集起来时他就设置了一个保险。

威斯克将完全服从斯宾塞，不允许对其做出反抗、伤害等任何行为——这是斯宾塞让催眠师在所有威斯克脑海深处设置的行为准则，谁都无法违抗这种潜意识的禁锢。事实上，斯宾塞也曾多次进行过尝试，确认了这一计划的万无一失。

"来吧，到我身边来，我只有你

了……我将……成为真正的神……”

坐在轮椅上，以生命维持装置延续生命力的老人向阿尔伯特伸出手，颤声说道。

但是，斯宾塞的计划中出现了最大的一个漏洞。

他太小看自己的造物了。准确的说，他不明白，阿尔伯特·威斯克与其他的孩子截然不同。

从安布雷拉盗取的T病毒、从死去的好友威廉身上提取的G病毒，从洛克福德岛得到的T-VERONICA病毒，从光明教手中抢夺而来的普拉加寄生虫。

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一次又一次的感染与融合，如今的阿尔伯特早就不是羸弱的心理暗示所能控制的角色，他是特别的，是远远超越了人类理解范畴的怪物。

“成为真正的神？就凭你吗？狂妄自大也该有个限度才对。”威斯克冷冷说道。

斯宾塞的最大凭仗有两点，一是他的神秘感，二是对于威斯克的心理控制。但是，当一切都了然于心时，阿尔伯特·威斯克就不会再受到任何限制了，如今，这个衰老的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威斯克魔掌的能力。

“成为神的资格……现在是我的了。”

威斯克一步步走近轮椅，俯身在惊慌失措的斯宾塞耳边说道。

话音落下，威斯克右手直刺而出，猛地刺穿了斯宾塞的胸膛，然后像扔垃圾一样将其随手扔到地上。

闪电划破天际，伴随着斯宾塞的脑波停止，一直以来束缚在威斯克身上的枷锁也自此完全解除了。

巧合的是，他的前下属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和吉尔·瓦伦蒂安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斯宾塞的住所。不过，威斯克更愿意将这认为是一种征兆。

弱者总是抵触着“选择”的意愿。

所以，威斯克树立了一个全新的目标，将所有的精力投注于自我的进化与人类的进化这两方面。

这次事件后，他转入地下并利用死亡来掩盖自己的各种行动，最终成为了安布雷拉的掌权者。

以及，他所需要的终极病毒。

阿尔伯特·威斯克睁开了眼睛。

长久的追忆后，他的思绪再次回到了现实中。

衔尾蛇——这就是病毒的代号。

蛇衔咬着自己的尾巴，形成一个圆环。在公元7世纪，埃及人曾经使用这个标记来表现他们的宇宙观念——“永恒和不朽”。之后，衔尾蛇也成为了炼金术的起源思想——世界万物原本为一，它可以变换成任何形状，在其中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世界吞没自己，而后又再度重生，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衔尾蛇病毒来源于太阳阶梯，也就是数十年前斯宾塞等人从中发现始祖病毒的那种花朵，在不断地研究和试验之后，威斯克最终让衔尾蛇病毒达到了完美的状态。在投放病毒后，衔尾蛇会识别并与实验对象的DNA融合，在此期间，病毒会进入休眠状态。如果融合失败，病毒就会立即从试验体所处的周围环境中摄取满足生长所需的养分。

融合失败的试验体周围会变得极度不稳定，病毒会将实验对象的体内细胞转化为黑色水蛭状的脓疱，并随之从体表渗出，直至将试验体本身完全吞噬掉。之前威斯克曾将病毒交给艾尔文并尝试投入基巨居自治区，但实验对象的遗传基因明显不够优秀，因此才会变成

那种由黑色蠕虫构成的怪物。不过威斯克并不在意这件事，对于屠杀来说，一个失败品就已经足够了。那只是余兴节目而已，正戏的开始，大概还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小时后，他将亲眼见证衔尾蛇所激起的新世界的诞生。

而那时，上帝的名字将会改写。

新上帝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威斯克……

第四章　衔尾蛇

第1节　突变

3月6日凌晨4时17分，从克里斯和谢娃最初进入洞窟的那一刻算起，已经过了大概40分钟。

在洞窟底层的地底庭园，两人曾在一处好似祭坛的场所见到了一片被栽培在那里的鲜红色花朵，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花就是一切病毒的起源——太阳阶梯。令他们意外的是，在花圃附近发现了印有安布雷拉标志的研究器械。根据器械的型号及破旧程度来判断，安布雷拉对此处的研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开始启动。

严格说起来，克里斯和谢娃都是安布雷拉所作所为的受害者。虽然安布雷拉早已破产，但其覆灭的过程还有不少疑点，一旦得知这起事件与安布雷拉有关，克里斯和谢娃的警惕程度也得以加倍提升。

其实进入洞窟前克里斯就曾想过，这里可能是某个极其隐蔽的研究场所。而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在穿过地底庭园后没多久，乘尽头处的那座电梯来到上层后，两人便来到了建造于山中的一处大型研究所。研究所面积的庞大程度远远超乎两人的预料，克里斯甚至认为整座山也许都被挖空了，全部建成了这个研究所。

与危机四伏的外面相比，研究所内的危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的敌人不再是手持棍棒刀斧的村民，而是全副武装的职业雇佣兵。如果仅仅是雇佣兵的话还好说，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当看到普拉加寄生虫的身影出现在雇佣兵身上时，克里斯就明白情势究竟是多么恶劣了。

万幸的是，此处的兵力并不算太多，而复杂的路线与众多的掩体也为克里斯和谢娃的边战边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两人很幸运地发现了军火库，强力的弹药补充更加降低了战斗的困难程度。克里斯特意从军火库中拿了数十个闪光手雷，当寄生虫本体出现时，这种武器远比任何枪械都有用得多。

在经历了十余场遭遇战后，两人终于来到了研究所的中央地带。那是一个巨大的升降平台，按照克里斯不久前发现的地图所示，乘升降台抵达最上层就可以去到研究所的关键所在。可是，当经过长长的钢架桥走到升降平台正中央时，不论克里斯还是谢娃都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当进入洞窟前，克里斯和谢娃都曾设想过在里面可能遭遇的局面。但任凭他们的想象力多强都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

在平台外侧的圆柱状空间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同一种型号的密封培养槽。通过培养槽上部的有机玻璃可以看到，每个盛满了绿色液体的培养槽内都装有一个研究对象，或男或女，或老或少，而这些培养槽的数量，粗略估

计竟然多达成千上万！

“我的天，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克里斯也不禁为之瞠目结舌，培养槽内的生命很明显是作为某个实验的试验体而存在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其数量竟然如此庞大，以这么多人进行活体实验，在幕后操纵这一切的人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谢娃好像忽然发现了些什么，转身向克里斯喊道：“照片里出现过这个地方！”

克里斯浑身一震，急忙拿出PDA调出疑似吉尔的那张照片。果不其然，她所被浸泡的培养槽与面前这些一模一样！

他二话不说，抛下谢娃急奔到升降平台的正中央，那里的控制电脑还在运作着。克里斯熟练地调出数据库输入吉尔的名字进行搜索，短暂的进度条一闪而过后，吉尔·瓦伦蒂安的名字和照片档案果然出现在了屏幕上。

突然，空间四周传来了机器发动的轰鸣声。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平台便开始缓缓向下降去，同时，电脑屏幕正中也出现了“拒绝访问”的字样，任凭克里斯再按什么键都失去了效用。

就在此时，一个女人轻佻的声音在上空响起，荡出阵阵回声。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没想到你真能来到这里，我想我必须要对你和你的搭档表示敬意了。”

克里斯暗暗将手放在枪托上，沉声问道：“你是谁？”

“伊柯塞拉·琼尼。”谢娃回答了他的问题，“以前我在电视上听到过这个声音。”

“真厉害，知道得这么清楚。”女子故作惊讶地称赞道，“不过，我记得给你们下达的命令只是追击艾尔文那个笨蛋啊，既然任务完成了，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送死呢？”

“果然你和BSAA……”谢娃恨恨地骂了一句，“特雷西公司和GPC（全球制药联盟）在这里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有必要给你解释吗？别逞英雄



啦，两位。死在这里也无所谓吗？呀，我忘了，现在你们想走可能也走不了了，呵呵。”

克里斯抬头环顾四周想要找到声音的来源，同时大声喊道：“告诉我，吉尔在哪里！？”

“吉尔吉尔吉尔……你知道吗，你就像个坏掉的复读机，只会念这个词吗？”伊柯塞拉的声音变得有些不耐烦了，“他说的没错，你真是个单细胞生物。”

“你说的他是谁？”

克里斯立即追问道，但伊柯塞拉似乎无意再将对话进行下去了。

“到最上面来吧，也许我心情一好就会告诉你呢。在那里等你哦，亲爱的。”

伊柯塞拉的声音消失了。

此刻电脑屏幕依然处于锁定状态，而平台还在不断上升着。克里斯和谢娃互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将武器拿了出来。

机器的鸣动声逐渐变小，当平台上升到最高处发出一声巨响后便完全消失了。两人在静止下来的平台上警惕地四处张望，最后同时将目光集中到东南角铁架桥尽头的那扇门上。

克里斯和谢娃开门走进了尽头的房间，与想象中不同的是，那里并非一处实验室，而是一个空间异常开阔的大厅。

整个大厅洋溢着浓厚的古典风格，卡其色的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向正中的楼梯最顶层。而在二楼的正中，有两个人正等待着克里斯和谢娃的到来，其中一个是于两人碰过面的神秘灰袍人，另一位则是身穿金色连衣裙、酥胸半露的美貌女子。

“伊柯塞拉·琼尼？”

克里斯踏前一步，沉声问道。

“回答正确～”伊柯塞拉双手叉腰，嘴角漾着放荡的笑意。“作为你们来到这里的奖赏……想知道衔尾蛇究竟是什么吗？你们找了它这么久，现在它就在这里，两位就请尽情享受吧～”

伊柯塞拉向克里斯飞了个吻，这时克里斯才发现，在大厅东北角的楼梯下，一名全身赤裸的光头男子从刚才起就始终静静地坐在高椅上，头颅低垂，一言不发。但随着伊柯塞拉最后那句话的落下，那名男子突然腾地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步步向克里斯这边走来。

谢娃清楚地看到，那名男子浑身的肌肉及血管都诡异地在其身体四处扭曲蠕动着。而当男子走到距离两人还有十几米远时，自身体内部爆裂而出的触手已经渐渐缠绕住了他的身体。

“这就是那种叫衔尾蛇的新种生物兵器？”谢娃紧握手枪，厉声喝道，“你们打算将这种东西卖给恐怖分子？”

“猜得好，但猜测路线出了点偏差。”伊柯塞拉答道，“尽管它和生化兵器有点类似，但我对‘将它出售给恐怖分子’毫无兴趣。”她双手叉腰，嘴角漾着放荡的笑意。

正当克里斯准备继续追问关于吉尔的消息时，那个光头男子也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的痕迹。随着其脚步的渐渐放缓，粗大且无序的黑色长鞭状蠕虫已经遍布了男子的身体，很快就构筑出了一个将近三米高的庞大人型怪物，正是克里斯和谢娃曾在地下焚化场那里碰到的触手怪！

“就像贤者之石那样……懂吗？衔尾蛇会选择优秀的DNA，并促成生物的进化。”伊柯塞拉自我陶醉地说着，“我与他的想象重叠在了一起，如今已经成

为了现实……”

“进化？你在说些什么？”

“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每个人都会。很可惜，我特意安排的这个家伙太烂了，他不是个合格的素体，只有那些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新世界。不过，对于你们而言也许是更合适的进化吧，呵呵。”

“未必如此。”克里斯冷冷说道。

从刚才起他就一动没动，目光一直锁定在面前的怪物身上。黑色的恶魔不断向这边逼近，而当其来到合适的距离后，克里斯猛地扬起右手扔出两枚手雷，准确地砸在了怪物身上和正前方。

手雷轰然炸开，以铝热剂和稠化汽油构成的燃烧剂顷刻间在怪物全身引燃。突然而至的灼热火焰将这只怪物完全笼罩在火海中。

克里斯一扔出燃烧手雷便迅速举起沙鹰，在火海中挣扎的怪物发出痛苦的嗥叫，全身上下凸显出数个猩红色的脓疱。几乎就在这些脓疱出现的同时，一直等待着时机的克里斯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五发点50AE左轮子弹准确地命中了所有的脓疱。

先前那次战斗的经验成为了此次胜利最有力的依靠，当时身处焚化炉室外的克里斯敏锐地察觉到怪物在火海中身上冒出的这些脓疱。原本怪物还在顽强地进行重构再生，但当这些红色脓疱被烈火烧化后，它就再也无法猖狂肆虐了。

克里斯的判断是正确的，这种被焚烧后才会出现的红色脓疱正是衔尾蛇病毒的最大弱点。伊柯塞拉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掉这两个闯入者，但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心目中的最强生物兵器竟然如此简单地便败下阵来。

“你……你究竟做了些什么？！”看着倒在火海中蠕动，生命气息越来越微弱的怪物，伊柯塞拉终于忍不住失声叫道。

“看来这家伙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强。”克里斯盯着伊柯塞拉，一边说着一边向正前方走去，“下面，我想你该告诉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了。”

在前进的途中，克里斯将沙鹰插入枪托，重新换上了普通手枪。他打定主意要从伊柯塞拉口中问出吉尔的下落，因此要避免在意外发生时失手杀死面前这个女人的可能。她绝对经受不住沙鹰的强大威力，但普通子弹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只要别痛得昏死过去就好了。

可是，当克里斯的脚踏上楼梯的第一级台阶时，他忽然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似乎……自己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正是在这时，陡变突生。

呼啸风声划空而至，一直默默站在伊柯塞拉身后的那个灰袍人突然一跃而下，以肉眼几乎难以捕捉到的速度向克里斯猛冲过来。由于对方从刚才起就一言不发，甚至连动都没有动过，克里斯一时竟然忘记了她的存在，直到这时他才醒悟到，自己究竟犯下了多大的失误。

千钧一发之际，克里斯奋力一个侧翻躲开了灰袍人的突袭，后者正好落在了克里斯与飞奔过来的谢娃正中间。

谢娃急忙举枪想要射击，但对方的速度却要比她更快一筹，灰袍人迅速而精确地以左手锁住她持枪的右腕，右手一拳狠狠打在谢娃脸上。几乎是在攻击谢娃的同一时刻，灰袍人看都不看便连续向身后踢出两脚，在逼退克里斯的同时又以一记漂亮的回旋踢将谢娃踢倒在地，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停滞。

看到谢娃有危险，克里斯赶忙对准

灰袍人扣动了扳机，子弹如流星一般直奔对方头部而去。一般人决不可能避开如此近距离的射击，但对方却以令人惊异的反射神经侧头避开，子弹只是击落了挡在她头顶的那片金属挡板而已。

终于缓过劲来的谢娃此时也加入到战斗中，她与克里斯两人不停开枪向灰袍人射去，可这些原本必定会命中的子弹都在灰袍人的连续后翻中纷纷差之毫厘。在避开所有子弹后，灰袍人向后方一跃而起，转眼间又回到了伊柯塞拉身后，再次恢复了那种一动不动的沉默状态。

“别玩什么鬼把戏了，我要的是答案！”克里斯向前迈出一步，冲着伊柯塞拉和其身后的灰袍人厉声喝道，“快点告诉我，吉尔究竟在哪里？！”

忽然间，一个冰冷而熟悉的声音自伊柯塞拉身后传来。

“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啊。”

那个声音很平静，但却令克里斯浑身一震，猛的将枪指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位身穿黑色夜行衣、戴着墨镜的金发男子不知何时出现在昏暗的二楼梯顶，正冷冷地看向这边。

“威斯克！？你果然没死！”

克里斯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枪。在不久前看到吉尔的照片时，他就曾猜测过威斯克或许也并未丧命，但当他真的出现在自己眼前时，还是让他感到紧张的神经顷刻间布满全身。

“他就是威斯克？”当听到这个名字后，谢娃也感到非常惊讶。

威斯克轻轻扬起嘴角，一丝略带嘲讽的笑容自脸上浮起。

“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斯宾塞的城堡里，对不对？这……难道不像个家庭聚会吗？”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灰袍人和伊柯塞拉身旁停住了脚步，目光始终停留在克里斯脸上。

“我还以为……你看到我们俩会很高兴呢。”

“我们？”克里斯皱了皱眉头，不明白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反应真是太慢了。”威斯克笑了笑，将手搭在灰袍人的连衣帽上，缓缓将对方帽子拉了下来，“当然是你、我，以及……她。”

连衣帽被拉了下来，克里斯和谢娃第一次看清了灰袍人的面容。

他感到心头好像突然间被大锤重重敲击了一下，在那一瞬间几乎忘记了该怎样呼吸。而站在她身旁的谢娃更是一脸的震惊，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隐藏在那身灰色长袍下，正是克里斯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个人。

吉尔·瓦伦蒂安。

“吉尔！”克里斯急忙冲着对方大声喊道。

但是，有着一头美丽亚麻色头发的女子对于他的呼唤毫无反应，只是冷漠地看向这边。

“吉尔，是我，克里斯！”

“没错，这就是吉尔，独一无二。”威斯克右臂优雅地在胸前划了一道弧线，“那么，演出，也该开始了……”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指令似的，吉尔一把扯掉长袍扔向天空，以一袭黑色紧身战斗服的姿态如鬼魅般向楼梯下方的克里斯疾跃而来，还没等克里斯反应过来便将其一脚踢翻在地。吉尔借着踢中克里斯胸膛的反作用力在空中漂亮地来了个空翻，在躲过谢娃子弹的同时落到其身前，以飞腿将对方手中的枪踢掉后一跃而起，双腿夹住谢娃的脖颈一个回旋将她摔翻在地，紧接着再度向刚刚爬起的克里斯发动了袭击。

克里斯急忙伸手格挡，但搭档的速度及力量比起三年前几乎就像是两个人一样，双手快速几下格挡牵引转眼间便将他的防御化于无形，右手一把卡住了他的脖颈。

“住手！”

看到克里斯危在旦夕，谢娃一个前滚翻重新拿回手枪并瞄准了不远处的吉尔。但是，突如其来的一记重击却将她整个人都击飞了出去。而此时，克里斯也勉强架开了吉尔死死卡在脖子上的右手，可女子直推而至的当胸一掌将他击出数米远，恰好摔落在谢娃身边。

“现在让我们来做个了断吧。”

先前还在二楼的威斯克不知何时来到了一层，而刚才谢娃受到的那记攻击正是拜他所赐。

他看着正前方快速起身将枪口对准这边的两人，若无其事地缓步走到吉尔身边，而后微笑着说道。

“二对二，我想这场对决很公平。对不对，吉尔？”

第2节 吉尔·瓦伦蒂安

她曾以为，自己的生活将会一直这样地继续下去。

平静安逸的小镇，严厉而体恤下属的上级，活力四射的同事兼朋友，一份既充满刺激又能造福市民的职业。

对于吉尔·瓦伦蒂安来说，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但是，1998年7月的那个深夜毁掉了她珍惜的一切。

作为S.T.A.R.S.的阿尔法小队一员。从别墅事件中侥幸逃生的吉尔与克里斯一同展开了对安布雷拉的调查及复仇行动，

他们将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查安布雷拉欧洲总部的行动上。由于S.T.A.R.S.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浣熊市的安全，吉尔选择了先留在浣熊市调查安布雷拉的研究设施，然后再前往欧洲和克里斯会合，

这一决定也让吉尔再次被卷入到了浣熊市事件中，甚至一度被安布雷拉派来除掉S.T.A.R.S.的最强生化兵器——追踪者打成重伤，并受到了其病毒感染而几乎丧命。幸运的是，偶然认识的U.B.C.S.成员卡洛斯·奥利维拉拿到了可以治愈T病毒的血清，这才让她最终得以从浣熊市逃生，避免了与十万人一同在导弹威力下毙命的惨剧。

2003年，在T-A.L.O.S.行动之后，吉尔和克里斯成为了BSAA创始时期最早的11名成员之一，仍然继续在全球范围和生化武器以及生化恐怖主义进行战斗。

她与搭档阻止了亚洲的生化武器的发展，捣毁了南美的生化武器实验室，逮捕了欧洲的一些走私武器商人。他们希望可以根除所有的生化武器。在这些行动中，他们都怀疑有安布雷拉公司在背后支持，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

不过这一切的线索都将追查的方向指向了同一个人——安布雷拉的创始人奥斯威尔·E·斯宾塞。他们很快得到了斯宾塞的下落，然而到了现场却发现两人的前任上司、现在的敌人威斯克就站在斯宾塞蜷曲的尸体前。

为了保护克里斯免遭威斯克的毒手，吉尔扑向威斯克，与这个宿敌一起跌下了悬崖。

在不断下坠的过程中，吉尔失去了意识。

那时的她确信自己必死无疑，但是

当她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还不如死去……

将吉尔从重伤中救活的人是威斯克，他在对吉尔进行了必要的治疗之后将其放入了低温冬眠仓中，并准备让吉尔成为衔尾蛇计划的第一个实验品。

这就是威斯克的复仇方式。

不过，这次幸运女神同样很照顾吉尔。

监视器检测到吉尔的生命信号有异常，有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正在吉尔体内发生变化。而这激起了威斯克的好奇心。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吉尔的体内居然仍然存在着一种T病毒的变体。是她在浣熊市遭到感染时的遗留物。

本来当时的血清应该会消除所有的病毒，但是那一次却只是致使病毒进入了休眠阶段。她在低温冬眠的期间病毒又重新萌发了。

很快，复苏的T病毒居然神奇地消失了，但它已留下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威斯克发现，吉尔的身体内现在对于病毒有着极强的抗性。不过这一切并非短期的奇迹，而是由于T病毒在吉尔体内的长期存在，使得她的身体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防御体系。

这一发现帮助威斯克的野心进一步膨胀。

作为整个衔尾蛇计划的核心，病毒的开发一直都进行得相当艰难。

源自太阳阶梯的衔尾蛇病毒对于人体的毒性很高，往往人体还没有开始进化就会先已毙命。威斯克认为，利用吉尔体内的抗体可以让病毒的毒性变小。因此，他决定让吉尔活下去，以便从她身上提取抗体以供研究之用。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吉尔极为痛恨生化武器，并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和各类生化武器的斗争当中。然而现在却反而被利用来开发最恐怖的一种生化武器。

在不断地研究和试验之后，威斯克最终让衔尾蛇病毒达到了完美的状态。但此时的吉尔已经不再适合做病毒的测试者了，因为她的身上有着对于病毒的完全抗性物质。

所以，威斯克开始考虑找另外一个试验品。

在衔尾蛇病毒的研究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种被命名为P30的副产品化学物质。通过研究发现，P30不但能给与实验目标超人的力量，还能使他们非常容易被控制，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强化物质。

衔尾蛇计划的目的是创造新人类，P30相比这个计划来说显得无足轻重，不过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赚取额外资金的产品来出售。

作为制造言听计从的强大士兵的计划之一，P30与普拉加寄生虫的研究一直在同时进行。可是P30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它的效果只能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注射的P30物质会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而被排出。因此药品需要频繁地进行补充。这样大大的降低了这种产品作为长效增强药物的可用性。弥补这个缺陷的惟一办法，就是需要往目标身上佩戴一种装置来持续的供给药品。

尽管P30的药效短暂，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强力有效的药物。由于没有在人类身上测试长期注射的效果，为了让研究更进一步，威斯克在吉尔的胸前安上了一种供药装置。这个外置的设备连接着吉尔的胸腔，会持续不断地供给药物到她的体内。并逐渐开始毁灭她的自我意识。

在这三年前，吉尔一直处于极度的痛苦中，她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但其行动却被威斯克及伊柯塞拉牢牢控

制，就像身体并非自己的一样，只能按照对方的指令唯命是从。每次她产生违抗威斯克的意识，胸前的供药装置都会令她丧失反抗之力，痛不欲生。

吉尔从没想到，自己还会有与克里斯重逢的这一点，也从没想到，再次见面时自己竟然会变成搭档眼中的冷血杀手。她……再也不想这样下去了。

如果要她杀死克里斯，如果要她一直成为威斯克的傀儡，那么，她宁愿自己死……

第3节 新生

自从伊柯塞拉离开后，大厅内的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将近七分钟，无论是克里斯还是谢娃，在分别面对威斯克与吉尔时都明显处于下风。如果说谢娃还勉强能凭借自己矫捷的身手与吉尔一战的话，克里斯根本就是对威斯克束手无策。

与之前在斯宾塞城堡中的那一战一样，克里斯射出的每发子弹都无法击中威斯克的身体。子弹的发射轨迹在威斯克眼中就如同是慢动作一般，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地作出反应进行闪躲。无奈之下，克里斯只得选择以大厅旁的别厅为交战地点，尽量通过复杂的地形对威斯克发动攻击，可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利用掩护他确实击中了威斯克几次，但给对方造成的伤害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就在克里斯快速思索对策时，旁厅里忽然响起了电话声。

“是我。”威斯克按下了手机的接通键，一面听着手下进行的报告一面走入正厅，不慌不忙地向二楼走去。克里斯急忙追上去想阻止威斯克离开，但对方很明显对于这场战斗已经失去了兴趣。

“我一直期待着更有挑战性的战斗呢，但你太让我失望了，克里斯。”威斯克收起手机，头也不回地走向二楼正面的那部电梯。

克里斯刚想开枪阻止他，但这时之前一直在和谢娃缠斗的吉尔竟然一跃跳上数米高的二层，趁克里斯猝不及防之际以关节技将其打翻在地，右膝压颈、双手紧抓克里斯左臂就想将其胳膊扭断。

“知道吗，我就是为了看到这一幕才将她留到现在的。”看着克里斯痛苦的表情，身处电梯内的威斯克露出了冰冷的笑容，“剩下的时间，就让你和你的老搭档叙叙旧吧。”

话音落下之际，电梯门也被紧紧关闭。不久前被吉尔一掌击飞的谢娃再看到二层发生的这一幕后急忙赶来，但由于她相距太远，且吉尔恰好被柱子栏杆挡住，根本就不可能及时将克里斯解救出来。

“是我啊，克里斯！快点醒过来吧，吉尔！”克里斯只感到左臂一阵生疼，虽然他竭力抵抗，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这条胳膊恐怕就要作废了，沙漠之鹰就在他右手握着，但他却怎么也硬不下心肠来对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开枪。

“振作一点行不行！这一点儿都不像是你啊，醒过来，吉尔！吉尔·瓦伦蒂安！”

克里斯用尽全身力量大声喊道。而当那个全名进入吉尔耳中时，她那冷漠的双眸终于溅出了一点神采。

“克……克里斯？”

吉尔以沙哑的声音颤抖着念出了搭档的名字，她似乎想到了些什么，但脑海中却是一片迷茫。突然间，难以忍受的刺痛在其脑海和胸前同时炸开，吉尔站起身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忽然仰天发出痛苦的呐喊。

克里斯与刚刚赶来的谢娃惊愕地看到，吉尔双手用力拉开胸前的衣服，一个宛如暗红色宝石的晶体装置赫然出现在她胸前。

“那是什么东西？”

当注意到晶体内的红色液体不断流动，四周数根输液管与吉尔的胸腔相连在一起后，谢娃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克里斯心念一动，当注意到吉尔颤抖的身体似乎正在慢慢平止，他的身体迅速先于行动做出了反应。克里斯快速冲上前，从身后紧紧抱住吉尔大声喊道：“谢娃，快点把这东西弄下来！”

短暂的意识混乱过后，吉尔的眼中再次冒出了凶光，她竭力想要摆脱克里斯，但克里斯却死死抱住她，任凭她怎样挣扎都不松手。

“快点动手，谢娃！”

克里斯的这声大喊终于让谢娃明白过来对方的意思，她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前，侧身避开吉尔的正面踢腿后双手紧紧握住了那个装置的左右两侧，用尽吃奶的力气想将其拔下。

谢娃刚一用上力量，吉尔立刻疼得尖叫起来，挣扎的力量也随之变得更大了。克里斯数次被其肘击命中了腹部，那种冲击力就如同被疾驰的轿车撞上一样，让他几乎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在了一起，疼痛得简直难以自已。但即使如此，他的双手依然像铁箍一样紧紧框住吉尔，死都不肯将手松开。

虽然只有十几秒钟，但谢娃的额头上已经渗满了汗珠，可那个装置只是有些松动而已，根本无法连根拔起。

谢娃知道，克里斯不可能坚持太长时间了。而如果吉尔摆脱束缚，那两人再想取得这样的机会比登天还难。在脑海中快速思索了半秒钟后，她咬咬牙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向着装置与吉尔身体的连接线猛挥了过去。

也许这可能会伤到吉尔，但如今已经没有时间考虑更多了。

电光火石间，在吉尔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六根连接线被谢娃一一挑断。那个暗红色的装置也终于被她硬生生地拔了下来。

吉尔软绵绵地瘫倒在克里斯怀中，刚才的狂暴凶残之气已荡然无存。片刻之后，在克里斯急切的呼唤声下，她终于再次睁开了眼睛。

“克里斯……”

吉尔颤声呢喃道，她的眼神此时也终于恢复了克里斯所熟悉的神彩。

“别急着说话。”克里斯尽量温柔地说道，“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实在抱歉……我有自己的意识，但……我的天啊，我怎么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吉尔闭上眼睛痛苦地说道。

“别介意那些，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克里斯将吉尔的左臂绕过脖子架在肩膀上，小心地将女子搀扶起来。吉尔急促地吸了几口气，暂时令自己的情绪略为稳定下来，而后将目光转向了另一方的谢娃。

“你就是谢娃·阿罗玛对吗？”看到谢娃点头后，吉尔也由衷地向对方表达了歉意，“我为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向你道歉……”

“那没什么。”谢娃耸了耸肩，微笑着回应道。

吉尔似乎想到了些什么，神情忽然变得焦急起来。她靠在背后的栏杆上，急切地对克里斯说道：“听着，我很快就没事了，你们现在必须去阻止他。”

“开什么玩笑，我们现在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衔尾蛇病毒不久后会被装上用

来发射的轰炸机，乘电梯就可以去到那里，你必须尽快这么做，要不然一切就太晚了！”吉尔提高了声音，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你不了解衔尾蛇计划的可怕，如果让威斯克得逞，这种病毒将会很快在全世界蔓延，几亿人也许都将死于非命！”

“我明白，可是你……”

“我没事，你必须现在就去阻止他，现在还来得及！”顿了一下后，吉尔捂着胸前的伤口，脸上尽量挤出一丝笑容，“放心好了，我不会有事的，你难道不相信自己的老搭档吗？”

沉默了片刻后，克里斯缓缓点了点头。

“……好吧，但你一定要小心……”他将自己的PDA递给吉尔，说道，“联系一个叫约什·史东的人，他值得信任。途中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就打给谢娃，随时保持和我们的联络。”

看到吉尔接过PDA，微笑着向自己点头保证后，克里斯犹豫了一下，转身走过去按下了电梯的按钮。事实上他并不放心吉尔，但现在情势紧急，他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目送着克里斯与谢娃所乘的电梯向最顶层缓缓升去，吉尔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她喃喃自语着，背靠着二楼栏杆缓缓滑坐在地上。

“一切……就全拜托你们了……”

第4节 决战

2009年3月6日，凌晨五时十九分。
研究所的最顶层天台。

看着最后一批病毒正沿着输送带装入停靠在天台正中央的轰炸机，威斯克那张冷漠的脸上终于扬起了一丝笑意。

现在，他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几分钟后，他将亲自驾驶这架飞机升上万丈高空，而后将病毒投放散播至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按照病毒的特性，地球上90%的人类都将在病毒的侵蚀下死去，但是存活下来的那被选择的10%则将进化成真正的新人类。而威斯克，便将成为新人类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成为这个世界上崭新且惟一的神。

是的，惟一的神。

“马上就可以实施计划了，亲爱的阿尔伯特。”站在他身旁的伊柯塞拉轻笑着说道，“这个计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原本我还有点将信将疑，但现在一切都将变成现实了啊。”

她绕到威斯克身前，双手轻轻抱住男子的脖颈，腻声道：“放心好了，在你创造的世界里，我会好好扮演女神这个角色的，真期待那一刻快点到来～”

“是啊，我也这么想。”威斯克轻轻捏了捏她的下巴，“不过，你要证明自己的资质才行啊。”

“咦？”伊柯塞拉对威斯克的回答有些意外，关于衔尾蛇计划之后的事情她应该早就和情人达成共识了，对方现在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

正当伊柯塞拉想问清楚时，忽然感到下腹传来一阵刺痛，好像被针扎了一样。她急忙松开威斯克低头望去，而映入她眼中的，是针头已经扎入自己小腹的注射器。

“你、你想干什么！？”

伊柯塞拉慌忙退后两步，惊慌失措地望向威斯克。金发男子随手将注射器扔到一旁，而针管里已是空空如也。

“那里面……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当然是你我最心爱的宝贝了。”威斯克嘴角扬起一丝笑意，“想要成为女王，不得到它的认可怎么能行呢？”

女人张大了嘴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忽然，她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在自己体内快速蹿动起来，那种感觉令她毛骨悚然。

“求求你，把衔尾蛇弄出来，求求你亲爱的！”她连滚带爬地来到威斯克身前，痛哭流涕地拼命哀求着，“怎么会……阿尔伯特，你说过、你说过和我一起改变这个世界的。为什么……为什么！？”

威斯克冷冷地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女人，他感觉到伊柯塞拉浑身剧烈颤抖起来，数条黑色的大蠕虫正从女子背后争先恐后地涌出。

“救……救我……”伊柯塞拉绝望地抬头望着自己心仪的男人，颤抖着伸出右手想请求对方的庇护。她与威斯克的缠绵长达十年，所以伊柯塞拉怎么都不相信对方会如此绝情。

威斯克平静地站在原地观察着伊柯塞拉身上的变化，最后还是伸出手去与女人的右手握在了一起。

伊柯塞拉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假如威斯克回心转意的话，以他的力量一定可以将衔尾蛇病毒从自己体内赶走，那样的话……

但就在这时，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刺入了她的耳中。

“抱歉，伊柯塞拉，不过看起来衔尾蛇不太喜欢你。”

话音刚落，伴随着女子的尖叫声，伊柯塞拉忽然腾空而起，在半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向数米远悬崖下的海中坠去。

威斯克拿出手帕擦了擦被黑色液体弄脏的右手，而后将手帕扔在地上。

“虽然有些可惜，但你没有资格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中生存下去。”说着，他将身体转向西南侧，直面着刚刚升上最顶层的电梯平静说道，“不知你有没有这种资格呢，我的得力部下？”

乘电梯赶到这里的，正是克里斯和谢娃，而两人更是亲眼目睹了几秒钟前伊柯塞拉惨遭威斯克毒手的一幕。

“我还以为他们俩是搭档……”

谢娃明显对威斯克刚才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震惊，相比之下克里斯则显得很平静，仿佛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这才是威斯克做的事情。除了自己，他不会相信任何人。”克里斯冷冷说道，“在他眼中，所有人都只不过是他向上爬的垫脚石而已。”

“说的不错。”威斯克故作赞赏地鼓了几下掌，说“等等看吧，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的，克里斯。”

他摊开双手，背过身体望向正前方的运输机，陶醉般地说道：“短短几个小时后，六十亿人痛苦的悲鸣就将成为新世纪诞生的绝唱。到时候你会见识到我建立的这个新世界，亲眼目睹它是多么地完美无暇。不过问题是……”

威斯克转过身来，目光直视着自己的宿敌，脸上再度恢复了那种冷酷的神情。

“问题是……你是否能活着看到黎明呢，克里斯？”

威斯克忽然摘下墨镜扔向克里斯，当克里斯下意识接下墨镜时，却吃惊地发现威斯克竟然以惊人的速度同时来到了自己身前。威斯克回身肘击将克里斯击飞出数米开外，旋即侧身抓住谢娃的胳膊，一个过肩摔将其摔了出去，同时伸出右手接过还在半空中的墨镜，好整以暇地重新将其戴上。

而这距离他将墨镜扔出的那一刻，仅仅只过了三秒钟不到。

克里斯迅速从地上爬起，一边不断开枪一边冲向威斯克。威斯克连续数个后翻将所有子弹完全避开，最后恰好落在谢娃身旁，轻而易举地将其锁喉并挡在自己身前，迫使克里斯不得不停止了射击。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克里斯厉声问道，“散步衔尾蛇病毒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每一天，人类距离自我毁灭都近了一步。”威斯克冷笑答道，“我不是在毁灭世界，而是在拯救这个世界。”

趁着威斯克说话分心之际，谢娃突然发劲，右手出拳猛砸向威斯克的的面门。尽管这次攻击也未能命中，但却令自己从束缚中脱离了出来。看到搭档脱困的克里斯也毫不犹豫地举枪继续射向威斯克。

此时三人相距不到半米，几乎陷入缠斗状态，可即使是在这种距离下，谢娃和克里斯的子弹还是无法击中威斯克。一袭黑衣的金发男子随意游走于两人身侧，每次都在间不容发之际与子弹擦身而过，同时宛如游戏般以格挡牵引控制着两人的枪口方向，有好几次都险些让克里斯和谢娃互相射中对方。

这时，轰炸机那边传来了装载最终完成的警示声，天台四周边缘的红灯也随之一明一暗地闪现起来，这标志着飞机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威斯克连踢两脚将克里斯和谢娃分别击飞至远方，扭身看着运输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不打算再跟这面前两个人玩下去了，接下来是他由人向神转变的关键时刻，这比起任何事情都要重要得多。

不过，在那之前，克里斯是必须要杀死的。

这样想着，威斯克大步走向正半跪在地上剧烈咳嗽着的克里斯，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将他高高举起，就如同三年前在斯宾塞古堡中的那一幕一模一样。

“11年前在那间别墅里你就应该死的，克里斯。”他冷笑着说道，“能苟活这么久确实是你的运气，那么，在临死前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克里斯双手用力握住威斯克的手腕，虽然几乎喘不过气来，但即使在这时他也没有丝毫畏惧。

“你逃不了了，威斯克……”

“逃？哈哈哈，我为什么要逃？难道这种时候你还认为自己能击败我不成？靠谁？是即将被杀死的你，还是正向这边跑来的那个女人？”

威斯克不屑地大笑起来，他知道身后的谢娃正准备向自己展开偷袭，但他一点儿都没把这放在心上。子弹可能给他造成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宁愿当着那个女人的面将手臂贯穿克里斯的胸膛，然后回头欣赏对方那无助痛苦的神情。在登上飞机前，这种随意主宰他人生命与情绪的行为会让他享受到无上的快感。

“是时候说再见了，克里斯……”

他微笑着说道，左手五指弯曲，瞄准了猎物的心脏。

也就是在这时，他感受到了来自身后的谢娃的攻击。

以及，某种东西刺入自己背部的轻微刺痛。

子弹？不对，感觉完全不同。这种感觉……倒像是……

威斯克左手猛地向后挥去，但谢娃在一击命中后就已立即脱离，这一拳砸中的只有空气。但是与之前相比，威斯克这一拳的速度与威力下降了不少，感觉上甚至有些迟缓。

怎么可能……难道是……

当思索到某种可能性时，威斯克倒

抽了一口冷气，急忙将深深扎入体内半分的那个东西拔了出来。

一个注射器——这就是谢娃用来攻击他的武器。注射器里空空如也，充分证明里面的物质已被完全注射入威斯克体内。而这个发现，则让威斯克感到仿佛突然间沉入冰窟中一般。

PG677A/W——这是注射器上标示的名字，也是某种血清的代号。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威斯克感到恐惧的话，那么，就只有它了。

这种血清，就是阿尔伯特·威斯克最大的弱点。

让我们将时光转回15分钟前。

在赶往天台的途中，吉尔通过电话告诉了两人这样一个信息。

"听好我下面的话，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威斯克超人的力量来自一种病毒，但是这种病毒并不稳定，为了维持病毒的效力，她必须定时注射一种血清。"

"所以只要我们阻止他注射血清，那他就会失去那种力量？"谢娃急忙问道。

"的确如此，但是他刚刚才注射了一管血清，所以要等到药效消失还需要一段时间。"

"该死！"克里斯忍不住骂了一句。

"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吉尔继续说道，"伊柯塞拉曾经说过，血清的注入量必须非常精确，也就是说如果注射过量的话，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毒药。我记得她用的血清上标有PG677A/W，伊柯塞拉将血清放在了她的办公室，你们一定要找到那种血清，这是击败威斯克的惟一机会！"

在问清伊柯塞拉办公室的位置并来到那里后，克里斯从保险箱里发现了剩余的两管血清，然后才重新向天台赶去。他和谢娃讨论过，想要在近距离接触并给威斯克注射血清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必须要让对方先完全放松警惕才有可能成功。

而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

"混账……"

威斯克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从牙缝里狠狠骂道。他已经搞清楚了发生了什么事，虽然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手段，但这两个人确实知道了他最大的弱点。

原本威斯克还想冲上前，利用血清效用发作前的最后一点时机解决两人。但他忽然感到眼前一阵眩晕，所看到的一切都模糊起来，而头部突然传来的那阵剧痛更是令他难以忍受。

"啊——！！！"

看到威斯克忽然双手抱头发出一声大喊，痛苦地单膝跪在地上时，克里斯和谢娃就知道病毒已经发挥效力了。两人互望了一眼，几乎同时拔出枪向威斯克扣动了扳机。但就在子弹即将命中时，威斯克突然奋力后跃，瞬间就与两人拉开了几十米远的距离。

"这笔帐我以后再给你算，克里斯！"

威斯克恶狠狠地喊了一声，而后扭头就直奔轰炸机而去。

"别让他跑了！快追！"

伴随着克里斯的喊声，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追了过去，但威斯克此时已直直跃入驾驶舱并发动了引擎，而他们距离飞机还足足有近百米。

克里斯以他平生最快的速度，在飞机即将离地的一瞬间跳上了后舱，而

后转身伸出手将紧跟着自己的谢娃拉了上来。

短暂的低空盘整后，轰炸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直奔高空而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夜空中划出一道银灰色的深影。

第5节 终焉

凌晨五时四十七分，轰炸机内部主舱。

“看来我低估你了，克里斯。”

威斯克半跪在通往驾驶舱的入口前，看着走进主舱的克里斯和谢娃恨恨地说道。

克里斯的视线瞄向威斯克的胸前，黑衣男子一直用右手紧紧抓着心口，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他的墨镜在刚才的战斗中已经被打落了，两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瞳孔中闪耀的红色光芒。

“省省吧，威斯克，现在已经没人能帮到你了！”

“帮我？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威斯克狠狠一拳打向舱身，以93%钛合金制成的隔断层被打得深深凹陷进去，“别忘了……我还有衔尾蛇！”他喘着粗气，艰难地站起身来面对不远处的两人，“用不了五分钟，我们就会抵达导弹发射的最佳海拔。衔尾蛇将被发射到大气中，然后它将在全球蔓延！”

话音未落，威斯克突然猛冲了过来，此时的他已经稍微适应了PG677A/W所带来的剧痛，尽管只能发挥出50%左右的实力，但对他来说依然足够了。

克里斯侧身闪过对方的挥拳一击，但没料到威斯克竟然在半途变招，从一个不可能的角度半转身挥肘击中了克里斯的下颚，左手同时快速卸下了克里斯的手枪，而后将其一脚踢飞在地。

谢娃刚想举枪射击，但威斯克却抢先扣动了扳机，连续开枪逼得她只能躲在货物后面。此时克里斯也已从身后抽出另一把枪射向威斯克，而就在这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接连不断的枪声中，威斯克不紧不慢地走向克里斯，一边以难以置信的移动速度避开子弹，一边头也不回地以火力将左侧的谢娃压制在货物后面。

“你们微弱的抵抗，只能延迟一点时间而已。”

威斯克冷冷说着继续走向克里斯，正面射来的子弹一发发地逼近他的身体，而后在下一瞬间却只能穿过空气击中后方。

“很快，整个世界都会感受到它的魔力。”

他继续信步走来，前一秒还在五米开外，后一秒便已逼近克里斯身前。当克里斯再次扣动扳机时，却发现子弹已被射光了。而此时此刻，冰冷的枪口已经抵在了他的脑门上。

“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便是造物主。”

枪声戛然而止。在空气都仿佛停滞的机舱内，威斯克盯着对手的双眸说道。

看到搭档危在旦夕，谢娃怒喝一声，不顾危险拔刀从掩体后冲出，向威斯克猛攻过去，但威斯克却轻而易举地抬起左臂挡下了这次攻击，而后一拳将谢娃打倒在地。

正当威斯克准备扣动扳机时，突如其来的剧痛直刺他的心脏，他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险些晕厥过去。

PG677A/W造成的副作用并未消除，而且在最恰当的时机发挥了效用。

“我受够你的废话了！”察觉到异

常的克里斯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从怀中掏出注射管直刺进威斯克的颈动脉，将最后的PG677A/W血清全部注射了进去。"你只是安布雷拉残留的渣滓而已！"

看到威斯克痛苦地向后退去，克里斯马不停蹄地做出了下一个举动。

"抓好东西，谢娃！"他大喊一声，冲着不远处机舱上的紧急开关狂奔过去，而后用力将开关押了下来。

后舱门向两侧打开，突如其来的气压变化令机舱内变得一片混乱，所有未固定的物体都被吸出，从几千尺的高空向下坠去。

"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威斯克怒吼一声想冲向克里斯，但即使是他也无法抗拒强大的吸力，横空向着机舱外被吸飞出去。可在他被吸飞的轨道上，恰好也有着谢娃的存在。

威斯克一把拉住谢娃的右脚，两人一同跌跌撞撞地冲向舱外，幸好谢娃在即将掉下去之前抓住了机舱的挡板才幸免遇难，但是她不可能坚持太久，脚下有威斯克的重压，而气压的威力也令她的抓力变得越来越弱。

"谢娃！坚持住！"

喊声令她下意识地望向克里斯，搭档正震惊地看着她，一脸焦急的神情。

这时，谢娃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一瞬间，三年前的一幕也突然间闪现在克里斯眼前。

吉尔紧张的眼神，吉尔抱着威斯克自悬崖坠落，以及，自己那痛苦无助的神情……

灿烂的笑容中，谢娃松开了手，与威斯克一同向机舱外坠去。

"不！"克里斯大喊一声，放开手向着谢娃所在的方向猛冲过去，并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女子的左手，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挡板。

"我要带着你们两个一起上路！"

威斯克狂叫道，而回应他的，则是一声清脆的枪响。

"地狱只适合你一个人！"

一只手解脱出来的谢娃拔出手枪，冲着威斯克扣动了扳机，而在这种情势下，他已经不可能做出任何闪躲的动作了。

长长的惨叫声中，威斯克向着地面直直坠去。

而在半分钟后，失去控制的轰炸机坠毁在了火山口，大半机身被淹没在滚烫的岩浆中……

※※※※※※※※※※※※※

炎热的气浪中，克里斯从后机舱爬出，而后伸手将谢娃也拉了出来。

看到彼此灰头土脸的狼狈样子后，两人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虽然全身上下都有擦伤，但能在这种情况下保住命已足以让他们谢天谢地了。

谢娃掏出PDA想要联系约什，但发现PDA在刚才的碰撞中似乎出了些问题，虽然能够打开，但任凭她怎么按都无法接通对方。

"别心急。"克里斯说道，"跟约什分开前我重新设置了一下，只要PDA保持开启状态他就能看到我们的位置。当发现我们莫名其妙跑到火山顶，相信他一定会来借我们的。"

"那就好……"谢娃活动了一下筋骨，被撞到的后背传来阵阵疼痛，不过应该并无大碍，"这里热得实在是有些过分，我真不想在这里多待一秒钟。"

忽然，一个冰冷而熟悉的声音从两人身后传来。

"很遗憾，恐怕你不能如愿了。"

克里斯和谢娃急忙回身，拔枪对准了站在轰炸机顶部的那个身影。

“因为，岩浆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阿尔伯特·威斯克冷冷说道，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让你们见识一下吧，衔尾蛇的真正力量！”

说完，他突然一拳狠狠砸进机身。

那里，正是装载衔尾蛇病毒的银白色试管槽所在地。

在威斯克释放出的强大冲击力下，试管槽霎时间全部破裂，无数黑色的蠕虫从槽内爬出，争先恐后地向离它们最近的生命反应体——威斯克爬去。

“受死吧，克里斯！”

浑身上下缠满了黑色蠕虫的威斯克大喝一声，突然将右手伸向天空。那些蠕虫纷纷顺着他的手臂爬上，很快便令他的右手变成了一条数米长的巨大触手。

看到威斯克从飞机上一跃而下，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时，克里斯与谢娃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但此时的威斯克根本连躲都懒得躲，缠在他身上的触手每次都会以极快的反应将子弹打落，甚至就连沙鹰这样的强力武器也无法给他造成任何伤害。

无奈之下，谢娃和克里斯只能边打边逃，利用火山顶的少数巨石与威斯克打起了游击战。但没过多久，那些巨石都在威斯克的触手挥击下被打得粉碎，两人此刻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地。

在竭尽全力避开威斯克的几次攻击后，谢娃已累得精疲力尽了，枪内的子弹也已全部耗尽，但威斯克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减缓。就在谢娃几乎绝望之时，天空中忽然传来了军用直升机的轰鸣声。

“快离开那里！”

熟悉的声音从上空传来。一听到那是吉尔的声音时，克里斯和谢娃立即转身向后方逃去。仅仅两秒钟后，一枚火箭弹自高空呼啸而至，准确地击中威斯克身前的地面。

强大的冲击力令地面轰然炸裂，猝不及防的威斯克来不及逃开，直直落入了地下的岩浆中。

“克里斯——！！！”

在威斯克的怒吼声中，一架绳梯被扔到了谢娃和克里斯面前。两人急忙顺着绳梯向直升机爬去，就在克里斯脚刚离开地面，他所在的那片地面也因为冲击力的余震崩裂开来，整个火山口几乎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点。从上空看去只能看到火热的岩浆，以及在那里做着垂死挣扎的威斯克。

当两人先后爬上直升机后，才发现驾驶飞机的正是约什，看样子是在吉尔的联络下他才紧急驾机赶来这里的。

“克里斯——！！！”

看到克里斯和谢娃都从火山口逃离后，威斯克再度发出了怒吼。他猛地挥出右手，无数的黑色蠕虫将触手的长度竟然延伸到数百米，触手以飞快的速度向上袭来，竟然缠在了直升机的起落架上。

剧烈的颠簸让机舱内的三人都险些倒地，岩浆中的威斯克用力想把直升机拉下来，虽然约什将马力开至最大，但紧紧缠住机身的触手却令直升机动弹不得。如果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直升机就将被拉入岩浆中。

“克里斯、谢娃，用那些！”吉尔冲着两人大声喊道。

谢娃急忙起身拿下装在机舱内的两柄RPG火箭筒，并将其中一柄交给了克里斯。两人半跪在机舱门前，瞄准了岩浆中的威斯克。

“准备好了吗，搭档？”将威斯克锁定在准镜后，克里斯问道。

谢娃大声做出了回应。“装弹完毕，目标锁定！”

“那么……尝尝这个的滋味吧，威斯克！”

伴随着克里斯的一声大喝，两枚火箭弹划着直线呼啸而出，强大的后作力令两人摔倒在机舱内。

威斯克惊慌地将触手挡在身前，想要减轻火箭弹造成的伤害。不过，他的生命此时已经走到了尽头。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岩浆飞溅起数十米之高。

而当火山口再度回复平静时，威斯克的身影已经从那里消失了。

他的野心、他的衔尾蛇病毒、他那妄图创造新世界成为神的梦想，也就此完全消失在了火山口的上方……

“结束了……”

在逐渐远离火山口的直升机上，克里斯靠着机身坐在地上，闭着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是啊。”谢娃点了点头。

吉尔看了看谢娃，又将目光转移向克里斯，脸上也终于现出了笑意。

“是啊，终于结束了……”

她望着远方黎明前渐渐泛起一层橙红色的天空，呢喃着闭上了双眼。

肯尼斯、佛斯特、理查德、爱德华、凯文、恩里克……S.T.A.R.S.同僚的音容笑貌如走马灯一样快速在她眼前闪现。

而最后出现的，是所有S.T.A.R.S.成员惟一留下的，那张已经发黄的合影照片……

这一刻，她足足等待了十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划破天际，将最后的黑暗驱散世间。

轰鸣的马达声中，直升机向着远方飞去。

完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下）

文／周行文　编／清雨

《潜龙谍影》前情提要

美国政府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之后信誉严重受到影响，第三次核武削减合约几乎失败，国防部长吉姆·豪斯曼拒绝为整件事买单而吞枪自杀。同时美国总统乔治·西尔斯的一些计划被暴露出冰山一角，“爱国者”们大为震怒。整个影子摩西岛事件的巨大影响力在“爱国者”的操控下朝着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乔治·西尔斯因此失去了总统职务，华府的白色官邸在不久后更换主人。虽然整个事件看似已平息，传奇英雄斯内克和他的搭档奥塔肯却发现因左轮山猫携带Metal Gear Rex资料外逃，导致了黑市上的Metal Gear开发资料横行，这种非常规战车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在影子摩西岛事件的两年之后，奥塔肯收到一份线报称美国籍油轮发现号上藏有海军陆战队最新研制的Metal Gear，斯内克孤身一人潜入油轮，却遇到了第三方势力和久违的左轮山猫。前苏联格鲁乌上校谢尔盖·格鲁科维奇带领佣兵团试图强夺Metal Gear Ray，孰料本是盟友的左轮山猫中途变节，不仅枪杀了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斯科特·道夫和谢尔盖·格鲁科维奇，还夺走了刚刚研发成功的Metal Gear Ray原型机，炸毁了发现号，并将斯内克击落水中。经由美军无人侦察机拍摄的斯内克照片被传至国防部，从那一刻开始，大多数人都认为曾是英雄的斯内克已经化身成了让发现号沉没的恐怖分子，而发现号泄露的原油也开始大面积污染纽约海湾……

在那之后，时间又悄然过去了两年。

人物卡

理查德·艾姆斯

财政部特勤组的特工，美国军方核武和情报分析专家娜斯塔夏的前夫，平时在政府部门沉默寡言，实际上另有身分。

谢尔盖·格鲁科维奇

前苏联总参谋部上校，在苏联解体后成立了以俄罗斯军人为主的独立佣兵团，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目标是复兴祖国。

斯科特·道夫

海军陆战队司令官，Metal Gear Ray研发计划的主导者，弗琼的父亲。



雷电

年轻的战士，名义上的猎狐犬部队成员，罗斯玛丽的男友。对于自己的过去并不确定的年轻人，冷静果断，曾经在无数VR模拟实战训练中获得优异成绩。



罗伊·坎贝尔

前猎狐犬部队司令，退役后因熟悉猎狐犬部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而被美国政府再度启用，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中负责行动总指挥。冷静、低调的老派军人，知道很多军方内幕。

奥尔加

俄罗斯前特殊使命部队成员，谢尔盖·格鲁科维奇之女，性格刚强的女性，随父亲执行任务时似乎已怀有身孕。





索利德·斯内克

利奎德·斯内克的兄弟，美国政府主持的魔童计划中克隆出来的最强战士，传说中的士兵。曾多次解决面向全世界的大型恐怖活动。在阿拉斯加白令海附近的影子摩西岛上成功阻止了核武器的发射，也同时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国防部长的一系列阴谋计划。

索利达斯·斯内克

身分神秘的老者，曾经有过其他的化名，拥有强大的力量和缜密的计划，似乎策划了一件很了不起的恐怖活动。



罗斯玛丽
雷电的女友，美国军方的数据控制专家，两年前与雷电相遇在联邦纪念堂门口。

利奎德·斯内克
前猎狐犬部队最高指挥官，索利德·斯内克同体克隆的兄弟，继承了显性基因的最强战士，影子摩西岛叛乱的主谋，在影子摩西岛与斯内克的决斗中身亡。

詹姆斯·约翰逊
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出身政治世家，对任何事情都考虑得非常周详，是美国少数以副总统之职登上总统宝座的特例之一。

胖子
死亡细胞成员，独断专行戾气十足，对炸弹有着特殊的研究，因为身躯肥胖而不得不踩着滑轮行动，目标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炸弹高手。



梵普
死亡细胞成员之一，罗马尼亚人，玩刀的高手，嗜血成性，在他身上似乎有着某种让人感到恐怖的奇特力量。



左轮山猫
冷酷的老人，拥有各种身分，目前活跃在黑市的交易中，因曾主动参与策划并执行了影子摩西岛的猎狐犬部队叛乱事件而拥有Metal Gear的资料，并一手促成了其在黑市上的流通。

艾玛·艾默里克
因母亲改嫁而成为哈尔·艾默里克继妹的女孩，在童年时代曾经历了溺水的灾难，从此对水心生恐惧。同样也拥有计算机方面天赋的她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哥哥更优秀。





哈尔·艾默里克
别名奥塔肯的天才工程师，曾经主持了Metal Gear Rex的设计和制作，现代Metal Gear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曾被索利德·斯内克所救，全程参与了影子摩西岛事件。



弗琼
被称为幸运女神的不幸女子，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斯科特·道夫的女儿，在遭受了一系列家庭打击之后流产，却拥有了不可思议的能力，被编入反恐特种部队“死亡细胞”。

13

“时间真是奇妙的东西。”

偶尔发出这种自认无聊的感慨，老者的目光又一次强行越过自己布满了老人斑的手掌。镜子里那张面色衰败的脸意味着什么？沧桑还是唏嘘？成功还是失败？幸运抑或灾厄？

也许没有答案，正如这世界并不需要答案。

可怕的寂静中，老者强韧的精神游离在虚空之中，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四年前的某个清晨。那一天的曦光在冷漠中展开，泽被在许多人的身上。那些并不知情的交谈和无聊的风让许多情怀随着官僚机构的运转渐渐消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清晨，老者和现在一样站在黑暗里。只是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虽然拥有整个世界却充满了绝望般的战栗，而这一刻仿若重生的喜悦则在他的体内流动，犹如那个人在基因密码里留下的那首歌，颤抖又带着律动。

这种激动的情绪蔓延在老者的身体里，让他的表现超越了平日的冷漠。对于这样的变化，站在老者身边的另外一名老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身穿长风衣的老者内心深处很清楚，多余的动作和语言对于他们来说，都像是在浪费生命和宣扬愚蠢。此时此刻，能够拥有这样激荡的情绪，以至于外露成无用的感慨，可见自己这位合作者内心的情绪，已超越了他平日里所外露的冷漠。

隐蔽在城市中央民居中的普通寓所里，两名老者并肩走出。风吹起他们花白的长发，把许多遗留在旧时代的记忆洒向远方。两人举目远眺，无动于衷的城市在斜阳里漂亮繁华着。尽管经过了那么多的事件，沉溺在物质世界的人们依然对隐藏的改变无动于衷。手上布满了老人斑的高大老者扭头看向自己的部下，也是合作者——他声音嘶哑得似在自问。

“我们会被忘记吧？”

“大概吧。”身穿长长风衣的老者望着有客机掠过的天空，冷笑一声，“他们还有三十分钟会到达长岛附近，我们现在动身吧。”

汽车载着两名老者缓缓驶出寂落的街道，临近初夏的风吹起许多尘埃。两人透过车窗看向远方，纽约市的富人区露出其鲜明的一角，在海风中屹立。

沉默的司机手握方向盘，牢牢盯着路面。从清冷的街区驶入市中心，人流陡然变得拥挤繁闹。原本似有着无限慨叹的老者们反倒放松了心情，开始闭目小憩。车轮碾过整齐街道的声音不带一丝杂质，两个人的心中各自装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

…………

长岛做为世界最繁华都市的富人区，拥有与其他城市极为相似的优越感。高层林立得几乎遮蔽了天空，现代建筑师们大量使用玻璃材质构成的街道折射着日光，宛如整个空中视野都在熠熠生辉。街上的行人不多，很多仿佛无所事事的男子用低沉的眼神看着任何进入自己视野的东西。街头巷尾偶尔有人说话，口音也完全不像美国本土的语调。有钱人们在这片土地上隐藏自己，同时也为自己定制了外人无法融入的空间。两名老者乘坐的黑色宾利在许多冷漠眼神的注视下缓缓停在一幢六层左右的建筑前。

随着车门被打开，两名老者踩着门口

的淡青色地毯走上台阶。就在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长发老者能察觉到至少有七八个人手持威力巨大的武器正在瞄准自己。这种感觉非常微妙，宛如在过去岁月里累积出的第六感。

同行的另一名老者似乎也感觉到了强烈的敌意，第一时间从口袋里翻出一封信。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串密码，他高举手中的信笺，仿佛想要让谁看清楚上面的文字。这样奇异的举动在片刻之后居然奏效了，那些漆黑的枪口被人从各个角度收回，平凡无奇的建筑大门敞开着，仿佛随时欢迎外人进入一般。

“表演，似乎应该开始了。”

老者淡淡的话语像是诉说着某种已经发生的情况，也像是在嘲讽这些如临大敌的特工们。两人穿过已经有些颓态的一楼大厅。延绵在楼梯下方的黝黑窄门半掩着，微不可查的火药味道在空气中袅袅弥散，一切都安静得可怕。

没有引路人，也没有提示。仿佛认定了那条路就是最正确的方向，两人顺着台阶穿过漆黑通道。黑暗中的脚步声像节奏的鼓点，敲打在死寂里。

“即使身在这种地方，也非要藏身地下才有安全感吗？”

推开楼梯尽头的木门，刹那间强烈的光填满了整个视野。早有准备的长发老者已戴上墨镜，透过深茶色镜片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人。在两名老人的面前，身材健美的金发女子斜靠在写字台前，双手环抱之余尾指仍勾着一把漂亮的意大利伯莱塔手枪。

“还是那么毒舌，难怪那些政客对你恨之入骨。”

女子面对长发老者的嘲讽，淡淡回应着，却并没有起身迎接的意思。这是一间非常传统的办公室，四壁挂着美国历代总统和名人的肖像，红木座椅配以硕大但毫无实用价值的地球仪，整体风格犹如那些三十年前的老式富豪们的工作间。

面容威严的另一名老者出言喝止了两人的针锋相对，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长久以来上位者的不容置疑。

“两位，我们是否应该对时间善加利用？”

除了卷曲金发的女子之外，房间里还有一个人。一名面容削瘦的男子瘫在沙发上，赤裸的上身与这个看似严肃的空间相比显得格格不入。男人在沙发上安详地睡着，呼吸微弱到仿佛不曾存在。长发老者的目光掠过男人的面容，脑海中闪过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让他收起了笑容。

“他也参加？”

“当然。”

面容威严的老者走到女子面前，声音低沉却仍极具魄力：“这次计划是我一生中最冒险的一次，可能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我希望这次合作只是个开始，在那之后我们能够拥有无限的未来。”

“希望如此。”女子对老者煽动的话语无动于衷，只是将手上的枪别回腰间，“跟我来，再休息几个小时就要出动了，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

乔治•西尔斯和左轮山猫望着女子决然又孤独的背影，都没有说话。对于这样一个危险的同行者，两人都有一种随时想要拔枪将其杀死的冲动。只是想到那个人的传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欺骗和妥协。

面对奇迹，再强大的人也只能演出自己那份软弱。

充满自信的金发女子丝毫没有察觉，

乔治·西尔斯紧握得有些发白的手指，像是想要竭力扼住什么东西一样。

14

理查德·艾姆斯站在财政部办公室的镜子前替自己整了整衣领，常年特工生涯养成的习惯让他用眼角余光扫视着周围的人们。那些愚蠢的同僚们围成一圈，窃窃私语着。天真的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走了狗屎运，居然能在此时成为总统阁下的惟一指定随行者，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许久未曾体验的优越感在脑海中滋生，这些看不见世界本来面目的家伙，他们也只配在这里与枯燥的报表和审计打交道了。

猩红的地毯踩上去有一种柔软的快感，那感觉如同掌握着某种力量去冷漠践踏那些理想和纯洁。理查德·艾姆斯回头以藐视的目光看了一圈站在这里的人们，这些带着嫉妒和羡慕的家伙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能够在财政部新政府换血的机遇中成为新政府的一员，都是仰仗着他四年前所做的一切。只是那一次自己所做的某些事远远超过了职权的范畴，理查德·艾姆斯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为那些行为付出代价。

在那之后的数年里，理查德度过了人生中最忐忑不安的岁月。随时从噩梦中惊醒，又或是在每一次执行任务前恐惧地猜测，也有偶尔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想象着暗杀是否会如影随形……那些不愿回首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渐渐消散。理查德·艾姆斯感觉到自己如今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状态。这种找回自信和从容的感觉让他暂时忘却了过去的不快，信步走出财政部办公楼。

华府白宫附近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禁飞区，除了空军一号和拥有特别飞行许可的少数飞机外，很少有螺旋桨的声音在这片政府建筑群响起。理查德·艾姆斯迎着直升机螺旋桨的强烈气流登上飞机，自信的步履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名隶属财政部的后勤特工。几年来没有任何升迁的无名特工此时似乎被一种光环所包围，耀眼而强烈。

直升机呼啸驶离地面，草坪在劲风中如潮水般散开。理查德·艾姆斯转头望向已坐在舱内的那个人，声音恭敬中带着一丝骄傲。

“先生，这一次远行需要准备午餐吗？”

正在举目远眺的男人大声笑起来，声音爽朗得让人误会他只是个容易开心满足的普通人。眉宇间已经有深深皱纹的男子笑了片刻后恢复了平静，扭头看着艾姆斯反问道：“你今天还算愉快吧？”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理查德·艾姆斯笑着回道，“很多人都在嫉妒我。”

“这其中也包括我。”男子再度爽朗大笑，“我们要不要先回白宫？还是直接去空军一号。”

“先出发吧。”理查德·艾姆斯好像已经习惯了替男子拿主意，随意地说道，“这次视察是最高规格，那里的工作人员恐怕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于‘那东西’，我也是迫不及待呐。”男子低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声音里透出一股自豪，“只有那样的奇迹，才能让人感觉到在这世界上我们没有虚度过光阴。”

“先生，您的胸怀让人感动。”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艾姆斯的表情却显得毫无诚意。

“两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男子似乎有些感慨，“除了肯尼迪那一次之外，我大概是惟一一个特例了吧？”

“您上届的上届，曾经因为吃饼干噎到昏倒过几个小时，那时候的副总统也接管了国家权力至少十个小时。”

被称为先生的男子笑了，脸上的皱纹一下子显露出了他的真实年龄。在这只有两个人的空间里，他难得地可以显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和个性，虽然只能暴露一部分，这依然让他觉得有些开心。

“想不到你也是个说笑话的高手。”男子看着眼前这个以墨镜遮住自己表情的特工，心中偶然掠过一阵悲哀，原来最了解自己的人，竟然是这个负责监视自己的家伙么？

“先生——哦，白宫已经快到了，我该称呼您总统阁下。”理查德•艾姆斯的声音依然没有什么情绪，“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我想您应该带上一队特工。”

“这次就不必了吧？”总统笑了笑，脸上的表情很快被亲切和威严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所取代。理查德•艾姆斯在心中冷笑了一下，也只有政治家才有这种能力在任何时候都做出比好莱坞明星更高超的演技。

“对了，上次你跟我提到的那个……罗伊•坎贝尔，他现在怎么样了？”

“应该很忙吧。”

…………

…………

淡漠的对话让时间走得飞快，空中强烈的气流吹打着两人的脸颊，让皮肤有微微刺痛的感觉。坐在飞机上的两人对此却好像早就习以为常，只是看着美利坚秀美静谧的国土在脚下缓缓流动，让眼前的一切都仿佛梦境一般。

从财政部到机场的路程并不遥远，此时为总统服务的一行人已经在空军一号前等候了。从远处的空中看下去，跑道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官僚。这次总统阁下的临时视察是在两星期前突然决定的，虽然白宫一众官员大多觉得疑惑和不以为然，却不能否认横亘在纽约湾的那道风景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以那里对美国人的重要性来说，总统阁下前往视察也算是合情合理。

例行仪式已经被规范到最简单的程度，依然繁琐。总统阁下几乎是皱着眉头等到仪式结束，在几名文职官员的陪同下登上空军一号。巨大的铁鸟在空中熠熠发光，其余的送行官员们必须待在原地等待空军一号抵达目的地。护送总统的僚机在其他跑道上冉冉升空，其中也包括伪装成空军一号的替身飞机。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天空尽头。晴朗穹空下，远去的飞机慢慢融入云层之中，再也不见踪影。一切都平静下来，宛如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当然，这样的情绪只维持了几个小时。那之后的一切，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15

黑暗中的一切都那么冰冷，他坐在被包围的柔软座舱里，努力平静着自己的情绪。

所接触到的一切触感都和记忆中的一部分重合，却又有些不同。看似崭新的体验里有着熟悉的错觉，即使想要竭力放松思维，依然觉得有些紧张。在这冰冷潮湿的环境里，他不自然地努力挪动自己的身体。双臂和头顶传来的压

迫感让他进一步确认着自己面对的真实状态，心跳随着压力的增大开始慢慢变快，就连呼吸也绵长吃力起来。

机械女声在这时悠悠响起，那股冰冷的感觉更加强烈。浑身紧裹着抗压潜水服的他双手扶上导航器，就好像曾经有过无数次的经历那样，被一股低沉液压激射而出。水中的阻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的身体没有激起任何涟漪，在水深数十米的海面下，一切都安静得仿佛老式无声电影的慢动作。

“斯内克，你还记得两年前的沉船事件吗？”一个苍老但非常有力的声音出现在耳畔。

“当然记得。”

“巨壳就是因此建造起来的，装满了原油的巨轮在曼哈顿20英里处泄露原油，那真是个噩梦……净化设施和拦油网把那里的海面彻底占领了。”

“嗯，我听说净化工作还没有完成。”

“没错，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了环保的建筑象征。”苍老的声音继续说道，“不过我们现在的问题有点棘手，你明白吧？”

“我知道。”斯内克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清脆，“到底是什么人占领了巨壳？”

“海豹突击队的反恐小分队‘死亡细胞’，可能还有一些俄国的私人军队。”苍老的声音解释道，“因为整个巨壳被控制了，我们无法确认人数。不过海豹突击队正在前往那里，现在已经是对峙阶段了。但这和你没什么关系。”

“他们自称‘自由之子’？提出了什么要求？”

苍老的声音在通讯器那边停顿了一下，报出了一个数目。

“三百亿美金。”

在海水中缓慢前进的斯内克已经望见了拦油网，在拦油网的正下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缺口，仅能容纳一人通过。

“三百亿？他们凭什么要那么多？”

“他们占领巨壳的时候，整个政府最重要的人物正在上面视察。”

“最重要的人物？”

“詹姆斯•约翰逊。”

“……总统！”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他们安放了C4炸弹在巨壳的各个关键位置，如果拿不到赎金就会引爆炸弹。巨壳一旦爆炸，净化海水的氯化物和原油会一起泄露，将释放出大量含有二氧化芑的致命毒素。整个纽约湾将变成一碗毒汤，最少会持续一百年以上——这将是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

“我需要怎样做？”斯内克已经越过拦油网，在巨壳的干扰装置下，他的声音依然清晰。

“你有两个任务：第一，潜入到巨壳中解救总统和人质；第二，用一切手段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尤其是炸弹。你应该知道吧，海豹突击队的第十小队也会去参与完成任务。”

“我们要接头吗？”

“不，猎狐犬是秘密存在的组织，你的原则是不被任何人发现。”

从海水中向上浮游，清晨的阳光就这样在眼前慢慢绽放，水波荡漾中，似乎寒冷正在渐渐离自己远去，温暖却又遥不可及。潜水的种种感觉和记忆中仿佛有着一丝偏差，却依然不知

从何说起。

拦油网的后面是通往巨壳的小型通道，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这里直接可以进入巨壳内部的蓄水池。随着压力减轻，身体上的负重渐渐松弛下来，斯内克感觉到了一丝轻松。即使战斗服紧裹着身体，动作似乎也不再吃力。向着有光的方向不断上升，最终突出水面。

潜水镜破水而出的瞬间，整个世界像是清晰了一样。斯内克环视了一下周围，虽然关于巨壳的资料已来不及详细研究，这里的一切与记忆中的那些训练仍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

长期处于水中浸泡的巨壳支架附近的空气异常潮湿，因为海水侵蚀而略显斑驳的金属板上锈迹斑斑。几套潜水作业服悬挂在水池上方，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人声。斯内克在水池中央漂浮了片刻，双手攀住水池边缘翻身跃出水面。刹那间轻盈的感觉重新回到身上，那些水珠随着跑动被甩落地面，货舱一样的巨壳支架周围堆积着各种环保用的物质。侧身躲入阴影中，斯内克开启了纳米计算机通讯器。

“我是斯内克，已潜入第一平台支架附近。”

“情况如何？”

“幸运，周围没有任何巡逻卫兵。”斯内克低声回道，“不过拦油网上有个新开的切口，也许除我之外还有人潜入到这里。”

“那不可能。”

斯内克不与通讯器那边的人争论，那位曾经领导猎狐犬部队走向一次次胜利的老人在他看来是无法反驳的存在，他转移话题道：“海豹突击队怎么样？”

“他们已经按照计划从空中着陆巨壳。”面容冷静的指挥官低声说道，“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个问题，我们将更改你在行动中的代号。”

“斯内克这个代号有问题吗？”

“只是为了区分你和那个恐怖分子而已。你的新代号叫雷电。”指挥官的语气不容置疑，“好了，雷电，你已经完全通过了VR训练吧？”

“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三百个VR训练任务。”雷电望着正前方的电梯回答道，“我觉得自己就是好像传说中的佣兵。”

“好，那么展开任务吧……”

第一号支架附近寂静得像有什么陷阱一样，身体轻盈的战士迅速穿过一排排货架，隐约能看到通道前尽头的敌兵手中端着苏制装备。

“敌人装备似乎是苏军制式。”

“很有可能是格鲁科维奇的军队。”指挥官分析道，“两年前油轮沉没事件里，曾经带领部队劫持发现号的那群人。”

跟随敌兵的脚步穿过液压门，支架附近仓库里堆积着更多的货品，使得整个空间的视野变得异常狭窄。雷电以目光搜索刚才那名巡逻兵的位置，却听到几声微不可闻的闷哼。

“唔……”

异响让雷电第一时间藏匿起来，身体紧紧贴着金属集装箱的他透过有些浑浊的潜水镜，刚好能看到数名士兵倒下的一幕——货运电梯在刹那间合拢上铁栏，一个健壮的背影隐约可见，随后就伴着缓缓上升的电梯消失在雷电的视线中。

雷电屏住呼吸，目光再次落在那几名晕倒的士兵身上，一股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

“坎贝尔上校，似乎真的有人潜入这里了。”

“什么？这不可能！”罗伊•坎贝尔上校愣了一下，随即又一次否定了雷电的结论。

“看样子是单兵潜入，并不是小组作战。”雷电这一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看样子他很强。一个人就摆平了这里所有的哨兵。”

“我们必须查出对方是谁。”罗伊•坎贝尔依然冷静，“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确认一件事，给你的技术后勤支援不仅仅是我，还有一个人也要参与到行动力来，她会给你分析现有数据。”

雷电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位指挥官带给自己的“惊喜”，没有说话静静等待他的下文。

“雷电，你好。”

那张脸出现在通讯器上的时候，雷电的思维停住了大概有那么一两秒钟，随后他有些愤怒更多则是惊讶地质问道：“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视网膜上出现的人脸是一位长发的秀美女性，标致的五官有着媲美杂志模特的端正和靓丽，她注视着雷电的目光温柔又和善，淡淡的笑容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层意味。

面对雷电的惊讶，罗伊•坎贝尔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冷静。

“雷电，原定的猎狐犬数据分析员出了些意外，罗斯玛丽将取代他。”

“意外？”雷电有些愤怒，“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意外？”

“资料上显示，她是最了解你的人。”

“……”雷电冷静了一下，依然对这个安排有着强烈地不满，“罗斯虽然是军人，但数据研究并不是她的专长，而且她从未参加过实战，你们太乱来了！”

“让她参加这次任务我们有自己的考虑，士兵。”罗伊•坎贝尔的口气有些坚决，“我们知道你在VR训练里的表现，但那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说你在VR训练里表现出来的东西有什么对我们有所提示的话，我想应该是个人感情在战斗中的作用。”

“我受过严格的战斗训练，我的个人感情和这次任务无关……”

一直默默看着两人争吵的罗斯玛丽终于在适当的时候开口了，她的声音和她的相貌一样甜美。

“杰克，不管你你愿不愿意，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女子的话语让雷电安静下来，他有些无奈地看了一眼那些躺在地面上的士兵，又看了看纳米计算机在自己眼前生成的景象，心情竟因那恬静又有些坚定的话语渐渐平静下来。这一刻他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何猎狐犬的指挥官要让自己的女友参与到这次行动中来。

孰料此时罗斯玛丽的话锋一转：“上校，我也有自己的原则。虽然参与任务，我的第一目标和官方却并不一致。在我看来，杰克的安全才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位置。我的所有判断基于这个原则，因此我做为任务的参与者，我不必听从任何与职责无关的命令，并将记录您与杰克之间的所有对话。”

“好吧。”罗伊•坎贝尔似乎叹了口气，“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他现在的代号是雷电，请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好吧……雷电……”雷电的女友罗斯玛丽似乎正在努力习惯这种称呼，她沉默了几秒钟，忽然提出了一个与任

务完全无关的问题。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四月三十日，怎么了？”

“没什么。”

尽管雷电在某些方面略显迟钝，此时此刻的他依然能感觉到女友语气中的零星失落。犹豫了一下，雷电决定先道歉。

“抱歉，我没能想起来。”

“好吧……在听到答案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过现在任务优先——你要当心一点，杰克。”

美丽女子的最后一句话暴露了她并非一个成熟军人的缺点，对此上校并没有进行纠正。雷电关掉通讯器，低头又看了一眼尚在昏迷中的士兵们，转身走入已再度回到底层的货运电梯。这里的场景与VR训练中影子摩西岛的那一幕何其相似，站在电梯里感觉着缓缓上升的颤抖，雷电将手中的氧气罩和潜水呼吸器等工具一件件卸下，一头雪白的长发和苍白削瘦的面容暴露在空气中。海水带来的凉爽透过潮湿的空气传递到年轻人的肌肤上，他的目光顺着缓缓上升的窗口向外远眺，与那个繁华世界一线之隔的巨壳里，巨大的凶险正在等待着他。

16

理查德•艾姆斯搀扶着詹姆斯•约翰逊总统快步穿过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有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正在跟随。数道红外线的光芒从黑暗中探出，像是怪兽的触须。尽管理查德•艾姆斯对这个行动迟缓的总统颇有微词，此时此刻他却仍不得不努力保护着毫无运动神经的总统阁下，毕竟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红外线热源的尽头应该是那些美军队员，从刚才遭遇到的佣兵装备来看，这些前苏联麾下的部队并没有装备红外线设备。联想到之前隐约听到的直升机轰鸣声，艾姆斯相信能够近距离与前来营救的部队接触，自己和总统的安全就算得到切实保障。

皮鞋踩在钢网构成的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响声，虽然能够让紧追自己的人做出正确的方位判断，这种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对于这个国家秘密所知甚多的理查德•艾姆斯清楚，自己所遭遇的情况已经超越了平时所遇到的所有危难。这一次的情况比以往更复杂，更难于控制。

狭长的走廊通路很快就要到尽头了，聚集在液压门前的士兵们身穿美军制服，手持强力武器，早有人通过定向望远镜看到与总统同行的理查德•艾姆斯。为首的美军小队长立即以手指叩击自己的耳畔，通讯器瞬间联线上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

“报告指挥官，这里是阿尔法零小队，我们已经找到总统了！”

理查德•艾姆斯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走廊，那脚步声仍未停顿。同样听到声响海豹突击队员的枪口瞬间勒成直线，指向脚步声响起的位置。两名突击队员冲过去试图扑倒艾姆斯和他身边的总统，其余人则以红外瞄准着接近黑暗的正前方。

拉动枪栓的声响在寂静的走廊里此起彼伏，空气一下子凝结成了固体模样。

脚步声在下一秒钟消失了，一道刀光就这样扑面而来。金属反光在瞬间刺破了黑暗，伴随着鲜血喷薄。一个形如鬼魅的身影飞速跃向打算保护总统的两

名突击队员。

理查德•艾姆斯抬头想要看清对方的面容，即使不看他也知道来的人是谁。已升迁至上校的后勤部特工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传说中几乎无人能敌的那个存在此时就出现在自己面前，他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锋利的刀锋仍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那个身影已一掌打在另外一名突击队员胸口。这名突击队员像是被什么巨大的东西轰到了一样，整个身体斜飞出去。

又是一道刀光在空中划过，侧身想要避开的突击队员动作仍不够迅速，眼前只觉得一花，鲜血和意识同时开始脱离自己的身体。鬼魅一样的身影在原地停留了不到半秒钟，侧身避开其中一名突击队员的近距离点射，枪声响起之际那个身影仍不后退，以手中匕首不断挑刺中士兵们的要害，转瞬之间又有人惨叫着倒下。

理查德•艾姆斯知道对方的身分，但此时此刻他只能紧紧护住总统，一切似乎都在计划之中，一切又似乎在预料之外。许多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掠过，眼前那名男子正以高速踩踏着地面，用奇怪又迅疾的方式贴近自己。

海豹突击队员们心中的震惊远超过了艾姆斯，即使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也听说过隶属海豹突击队的某个特殊部队名号，当真的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情绪依然是怯懦和无助。

最初通讯的指挥官已被飞刀命中喉咙，整个身体瘫倒在墙壁边缘，他耳畔的通讯器仍在不停呼叫，却已得不到丝毫回应。

面容冷酷的长发男子就那样站在原地，任凭海豹突击队员以手中武器向自己扫射，他的速度远超常人，瞬息之间竟能以手中匕首格挡开激射而来的子弹。这个动作让海豹突击队员更感到绝望，无法以常识揣度的场面让仅存的几名队员彻底失控。理查德•艾姆斯望着男人张嘴刚想要说点什么，男子手中的拳头已命中自己的小腹，一阵肉体几乎无法抵御的麻痹让他眼前一黑。

事态已经超出了控制，这是理查德艾姆斯昏迷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更多的海豹突击队员从通道里涌入，但一切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

17

从巨壳的顶端遥望整个纽约湾，曼哈顿的繁华与忙碌近在咫尺。热闹的市区与这里相距仅数十英里，纽约市民和在巨壳工作的人们同时享受着天空中海鸥的鸣叫，华盛顿桥的车来车往依旧川流不息，世人皆忙碌，早就忘记了两年



前发生的不快。

身材肥硕的男子站在巨壳的原油处理罐平台上，手握着通话器，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中的狂热和兴奋早已让他的情绪处在强烈躁动之中。从黑暗中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如此美妙，以致于他此时此刻就想向整个纽约或者整个美国宣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足以让这个世界疯狂。

“老板，活儿已经干完了。”

“很好，如你所愿，那个老家伙会来到这里。”

“那么老板，现在我该怎么做？”

“随时做好引爆的准备，监控整个区域状况。”通讯器那边的声音很平静，“如果美国政府想要玩什么花招的话，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知道了，老板。”

肥胖的男人放下对讲机，就地在平台上坐了下来。这种临近一生中巅峰的时刻里，他竟然觉得有些空虚。童年的点点滴滴此时此刻在脑海中来了又走，像海面上的水浪一样反复拍打着他的内心，那些曾经有过的回忆和欢笑不知道在哪些岁月里骤然消失了，只剩下一丝狂热，维持着自己可怜的生命和尊严。

“胖子……”男人冷笑了一下，“我都快忘了，这名字的出处。”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网络刚刚在美国普及的年代，自己从小就与父母有着隔阂。身材略显臃肿的少年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网络上搜索各种资料，同时摆弄父亲店里的钟表。

“我……已经忘记自己的名字了吧？”

仔细回忆的话，大概是在十岁左右，已经能够自由拆卸任何钟表的少年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份资料，那里列举了许多常见的炸弹材料。尚在暑假的少年好奇心大起，对照资料进行了组装，最后得到的却是一枚引爆原理与美国投放长崎的原子弹相似的存在。

那一年美国炸弹研究界被震动了，长崎原子弹的别名“胖子”也开始成为大家对这个身材臃肿少年的称呼。

低头看着自己宛如女子的一双手掌，胖子慢慢从地面上坐起来。海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让他有些不舒服，潮湿的环境是早期炸弹专家最为恼火的状况。今天的阳光很好，就是不知道那老家伙会不会出现在这里。

十岁开始正式进行炸弹研究的胖子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在学校里受到的那些排挤和欺凌。无论什么人，谈起自己的时候都要加上“怪物”的蔑称。哪怕现在自己已经不在乎这些目光了，想到那些孤独痛苦的日子，胖子仍有些不寒而栗。

也忘记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跟那个老家伙学习拆弹了……自己组装的炸弹总是让拆弹组的人头疼无比，最终那个老家伙选择了自己成为他的衣钵传承者。

至于现在？胖子滑动脚下的滚轴，迅速离开了顶端平台，他知道这世界上有希望拆除自己炸弹的只有那老家伙。即使他现在已退休，从不善罢甘休的美国政府也会把他从蜗居的地方拖出来。

望着金光闪闪的海面，胖子仿佛看见了自己闪耀的名字，书写在教科书上的那一幕。

18

推开金属门看到的一幕让雷电倒吸了一口冷气，昏暗的灯光下，横七竖八

的海豹突击队员尸体遍布在走廊里。仍有零星但毫无活力的枪声在响起，从开枪的方向和位置上判断，美军的敌人似乎并非只有一人。

子弹激射在墙壁上发出铿锵的回音，雷电小心翼翼地靠近转角处，那枪声越来越近。腐朽的墙壁上不断有什么东西被震落，鲜血仍没有凝结，显然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

猛然转身，雷电看到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正以手中的枪指向天空，疯狂得已失去理智地猛烈扫射。一个飘忽不定的人影在他面前晃动，最终竟落在了那名海豹突击队员的背后。

手中的匕首没有任何阻滞地划过喉咙，鲜血激射而出。这些画面对雷电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当下一幕发生之后，雷电彻底惊讶了。

面目阴沉的长发男子低头咬住了那名可怜队员的喉咙，喉间涌动着似在吮吸鲜血。即使经过了丰富的VR训练磨砺，雷电也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面，他有些迟疑地后退了一步，却被那名吸血鬼一样的家伙发现了身影。

“还有人？”

声音嘶哑低沉，话语中带着一种能让人轻易察觉的强大自信。吸血鬼缓缓拔出手中的匕首，朝着雷电的方向猛跃过来。

尽管经过了那么多的VR训练，实战期间的雷电依然反应速度有所不及。他和那名海豹突击队员一样，被男子跳到了身后却未察觉。男子的动作柔和悄无声息，手指缓缓按向雷电的动脉，这一切都缓慢无比，却仿佛是在瞬间完成。雷电尚未来得及转身，眼前的液压门忽然开启，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持枪出现在门口。

“趴下！”

这一次雷电的反应终于足够迅速，双腿平分的他瞬间匍匐到了地面，随后枪声响起，一连串的子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吸血鬼的动作依然迅速，那名新出现的海豹队员开枪的同时，他已消失不见。突击队员迅速地以枪口环顾四周，寻找这个速度远超常人的家伙。

吸血鬼似乎并不打算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从空中猛然跳落的他手中匕首飞快地划上海豹突击队员的手臂。这名队员痛叫一声，手中的M4摔落地面。尚在匍匐状态的雷电愣了一下，就地翻滚着扑向那把突击步枪。

一击得手的吸血鬼看都没有看雷电一眼，冷笑着走向受伤的海豹突击队员，他甚至轻轻舔了一下染血的匕首，让整个场面看起来更诡异，更恐怖。

“接下来就是你了……”

手臂受伤的海豹突击队员无力反抗，正想要挣扎着起身，吸血鬼已经靠近了他。两人对视之际，吸血鬼从对方的身上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这种味道……你……难道你是……”

海豹突击队员却对着雷电的方向大喊：“你在等什么？开枪呀！”

雷电这才醒悟到自己手中已经拿到了突击步枪，他抬起手，VR训练里的那些熟悉感觉又回到了身上，仿佛成为他记忆的一部分。

平端，瞄准，扣动扳机。

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不知道应该算是新兵还是老兵的雷电精准无比地射出了一连串的子弹，却依然没有命中对方。

吸血鬼的动作犹如疾风一般，不仅

避开了雷电的扫射，还在门口转角处停留了片刻。雷电听得清楚，吸血鬼腰间挂着的通话机似乎正有人呼叫，看来不仅自己繁忙，眼前超现实的家伙也一样是个被什么东西束缚住的可怜人。

因为实在不确定是否能对吸血鬼造成伤害，雷电索性没有继续开枪，只是以枪口对准浑身诡异的对手，看着他与通讯器那边的人对话。

“我的女王，梵普随时听候您的命令。”

自称梵普的人在此时忽然显示出一股卑微的气质来，与之前的狂傲诡异完全不同。雷电有些迟疑地靠近那名受伤的海豹突击队员，枪口一刻也没有离开梵普的致命要害——只是他知道，这样也许并没有什么效果。

“那边清理干净没有？”一个女声在对讲机里隐约可闻。

“已经完成了，”梵普看着雷电和那名海豹突击队员冷笑了一下，“等着听我的新发现吧。您在哪里？”

“我在核心支柱，总统在我这边。”

“好，在那里等我。”

对话结束之后，梵普扭头看了一眼雷电和倒在地上的伤员，身体猛然消失在两人的视野之中，那动作让雷电想起了自己VR训练中的某个场面，有一位影子摩西岛上的忍者也曾以类似的速度窥视过枪械。

吸血鬼消失后的房间里安静得像停尸间，随着生命的逝去再也没有惨叫，除了那名受伤的海豹队员呼吸微微沉重之外，一切都静谧得像从未发生过杀戮一样。雷电凝神收回目光和思绪，将手中的枪转而对准了那名海豹突击队员。

“冷静点，我不是你的敌人。”那名队员喘息着摘下自己的面罩，露出一张中年男性的面容，“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叫普利斯金·易洛魁，中尉。”

雷电并未轻易相信这人：“你是海豹突击队的？你怎么进来的？”

“直升飞机。”

话是这么说，普利斯金身边却爬出了一只海虫。雷电瞄了一眼，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我以前见过你吗？”

“你身上穿着的是猎狐犬的装备……”普利斯金答非所问地说道，“不过猎狐犬应该已经解散了……你以前在什么部队？三角洲部队？”

“不，我参加了二十一试验部队的训练。”

“VR训练吗？”普利斯金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真是个好办法，让士兵以为自己参加的训练和实战没有区别，只有疼痛没有死亡的压力……士兵们会认为战争就是一场游戏，从而义无反顾登上战场。”

“你在暗示什么？VR训练其实是一种精神控制？”

雷电对普利斯金的言论有些不满，正打算反驳，通讯器响起来了。坎贝尔上校通过纳米计算机联络他：“发生了什么？”

“海军第十小队的阿尔法小队几乎全部阵亡，还有一个幸存者在我身边。”

雷电的动作让普利斯金眯起了眼睛：“纳米计算机？”

“总统如何？”

“可能被带往其他位置了。”

“我知道了。”上校沉吟了一下，说道，“你是说海豹突击队的第十小队还有一个幸存者？”

“是的，是普利斯金上尉。”

“他看到你的脸了吗？”

雷电心中一惊：“怎么？”

“这次任务是最高机密。”上校又一次重复他喋喋不休的话语，“没有人能知道我们的存在。”

这种反复的教训让雷电有些烦躁，他关掉通讯器：“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

普利斯金的伤势比他想象的还要重一些，雷电和他前进了几步之后，这名中尉又一次坐了下来。梵普的刀法很精妙，明明划中的是手臂，却一直流血不止。

“你还好吧？”

“还好。”普利斯金叹了口气，“刚才那家伙是梵普，他是隶属于‘死亡细胞’的成员之一，这些你应该知道吧？”

“死亡细胞？”

普利斯金奇怪的看了雷电一眼：“好吧……‘死亡细胞’是前总统乔治•西尔斯建立的特殊部队，挂名在海豹突击队名下，实际上是一个模拟恐怖组织行动的特殊团体。现在他们遭受了清洗，又战死了很多人，估计是彻底失控了。现在他们应该只剩下三个人，梵普就是其中之一。”

“他到底是什么，吸血鬼吗？”

普利斯金冷漠地看着有些激动的雷电，这个VR训练里走出来的所谓精英战士。在实战中有些彷徨无措的年轻人此时此刻尽显出虚拟世界里不会发生的诸多缺陷，譬如情绪的波动和惴惴不安的心态。这些都是只有实战中才会出现的情况。

“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就这样派你过来了？”

虽然只是冷漠的问话，却像什么东西敲击中了雷电的胸膛。年轻人楞了一下，终于可能是觉得无言以对，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普利斯金手上对讲机发出了呼叫声，另一队海豹突击队员似乎也遭到了袭击，从猛烈的枪声中断断续续传出人语。

“阿尔法小队，或者其他什么人都行，请回话……”

“联络桥附近，我们遭到袭击……啊！”

尖锐的叫声透过对讲机扩散出来，让雷电的瞳孔紧缩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仍在想办法止血的普利斯金，低声问道：“你怎么样？”

“我可能还要几分钟，你先赶过去吧……”普利斯金叹了口气，“就在联络桥附近，你记住我的联络方式，我们随时通话联系。”

虽然并不清楚为什么一个海豹突击队员也有纳米计算机的通讯器，雷电还是记住了普利斯金的联络方式。两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普利斯金的平静和自信让雷电倍感亲切。

“嘿，年轻人，最后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雷电。”

“真是奇怪的代号。”普利斯金扔给雷电一把手枪，闭上眼睛开始恢复体力。

时间不待人，雷电转身离去，留下普利斯金一个人在摆满了尸体的房间里静静休息。在微眯的眼缝中看着年轻人离去的背影，这位中尉先生不知不觉想起了一些往事……

19

“上校，我现在的确是在现实世界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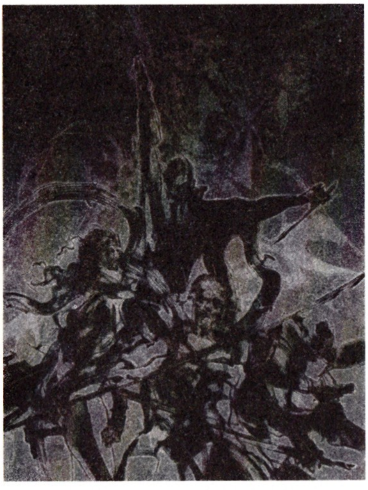
轻轻打开通讯器，纳米计算机的高速

连接方式一下子把雷电的声音传递到坎贝尔上校那边。经历了刚才吸血鬼的那一幕之后，此时此刻的情景在雷电看来又另有一番奇异的味道，那股诡异已经远远超过他所能理解范畴。

巨壳建筑群由数个巨大的主体建筑构成，其中的连接通路被称为连接桥。中央则是整个海上建筑的核心支柱。这样的建筑结构本是为了方便净化药剂的传递，也为了抵御海水侵蚀。在"自由之子"占领巨壳之后，建筑结构反倒成了美国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海豹突击队无法大量涌入进行地毯式搜索，作战范围也被限制在狭窄的通路和走廊里。只要恐怖分子在各个要害处安放上炸弹，再多的军队也将束手无策。

海豹突击队试图联络同伴的通讯中提到了两栋建筑之间的连接桥，雷电留下受伤的普利斯金上尉后立即赶到这里，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幕却足以让他颠覆掉自己以往所有的常识。

一名有着卷曲金发的女子正站在建筑入口处，栗色的皮肤和妙曼的身材在阳光下显得极为惹眼。只是所有人第一眼望去，最先看到的肯定并非女子的相貌很身材，而是她身上悬挂着的那柄巨大电磁枪。



电磁枪由美国政府研发并投入实战没多久，是非正规特种部队才会使用的东西。女子的双手紧紧握住电磁枪开关处，枪口的聚能反应器斜指波澜起伏的海面，海鸥在她身畔飞舞，她身后是昏迷着的美国总统和一只黑色手提箱。在这样极不协调的景象中，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哀伤，似乎并不觉得包围在左右的海豹突击队员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威胁。

"你们来解放我的痛苦吗？"女子看着这些持枪的美军，脸上的表情依然没有变化，"今天是个好日子，不知道谁能帮我结束痛苦？"

这样奇怪的论调让士兵们都有些惶然，"死亡细胞"盛名在外，士兵们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最重要是美国权力最大的那个人就躺在女子的身后，这一点让他们无论如何不敢掉以轻心。

不知是谁开的头，当第一发子弹射出之后，海豹突击队员们手中的M4纷纷喷出了火舌。这个时候雷电仍隐蔽在门后，在如此清晰的阳光中他看得到子弹飞行的轨迹，也看得到每一发弹壳和弹头掉落在连接桥上的模样。

所有的子弹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扭曲了方向一样，明明瞄准却无一发命中，弹道偏移之后的结果就是子弹全部飞向了不可预知的方向。看到这一幕的许多海豹突击队员心中不约而同涌起一个可怕的名字。

"难，难道她就是……弗琼！"

这一声接近绝望的喊叫让所有人

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中，一方面火力仍在持续着，一方面子弹依旧在空中扭曲出奇特的轨迹洒落在地面上，或是飞向不两侧的海面。金发的女子弗琼站在那里，表情只是无限悲伤地看着地面，轻轻摇头。

“看来今天也不行……”

女子淡淡的嗓音有些嘶哑，在她说话之际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从黑暗的建筑阴影中走出，雷电看到这张脸后心头猛然跳了几下。

吸血鬼梵普脸上的表情很冷静，也很狰狞，但面对弗琼的时候更多的是谦卑。

“女王阁下。”

弗琼看了一眼梵普，微微点头，没有说话。梵普好像明白对方的意思，弯腰把倒在地上的男子扛在肩上，拾起黑色皮箱走入黑暗之中。由始至终整个过程里海豹突击队的子弹就没有停息过，却一发也没有靠近两人的身体。

海豹突击队的增援部队此时也赶到了。从另一个方向展开的火力网再一次证明了那个可怕的传说并非虚构，弗琼就那样站在原地望着这些士兵，望着他们手中的弹药被消耗殆尽，却没有任何效果。其中一名队员甚至射出了榴弹，炮弹却中途哑火掉落在地上。

在海豹突击队员们普遍绝望的情况下，弗琼抬起手中的电磁轨道枪，巨大的枪体酝酿出强烈的电磁流能量，滋滋的电流响声让所有人都心中一沉。

因为总统就在眼前的建筑物中，海豹突击队尚未确定是否应该撤退，弗琼手中的电磁轨道枪已喷出猛烈的能量！

毁灭的力量永远超过建设，正如战斗比政治单纯一样。电磁轨道枪吐出的能量在空中形成一道炫目的光华，瞬间刺破了大多数人的视线，也打碎了弗琼面前的联络桥。

电磁轨道枪这种武器一旦完成能量储备，连续的攻击异常猛烈。即使海豹突击队员数量众多，在顷刻间也毫无还手之力。在普通的制式装备无效的情况下，这些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别无二致。雷电躲在黑暗中看着弗琼一发发轨道枪轰过去，将围攻她的海豹突击队彻底摧毁。

雷电此刻终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死亡细胞”的三个人就敢于挑战整个美军，甚至美国政府。犹如梵普和弗琼这样的怪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本身就犹如噩梦一般。他看着弗琼冷漠地收起电磁枪，对着那些因电磁爆炸被误伤的海鸥轻声道歉，心中生出无限荒谬的感觉。

“雷电，你必须镇定一些。”上校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刚才有报告说海豹突击队的武装直升机已经被击落了，看来恐怖分子手中可能掌握着一架鹞式2型战斗机。”

“怎么会这样？”

“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坎贝尔上校冷静地分析道，“雷电，预料中的袭击为你吸引开了火力，你才能够顺利潜入巨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防卫能力，可以为你制定更好的即时作战计划。这个任务依然是要靠你完成的，你明白吗？”

“可是……”雷电想要说些什么，终于还是放弃了，“上校，既然政府对他们展开了袭击，他们是不是会进行报复？”

“人质可能会有危险。”上校低声说道，“不过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他们可能会炸掉整个巨壳！目前我们最重要

的任务是排除恐怖分子在巨壳上安放的C4炸弹，总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炸弹的威胁却很紧迫。”

雷电眼睁睁看着弗琼站在断桥上停留了片刻又转身离去，手中只有手枪的他此时根本没有信心能够击中那位被称为“幸运女神”的女子。

“上校，你知道我不擅长拆弹。”

“这个没有问题，已经有最好的拆弹专家跟随海豹突击队进入巨壳，你只要联络到他，他就可以指导你完成拆弹工作。”

“简直像是噩梦。”雷电低声抱怨，“我真希望自己早点醒过来。”

话虽然这么说，雷电的行动却没有丝毫停顿。在确认已经无法使用连接桥之后，雷电转身按照坎贝尔上校指示的方向去寻找那位拆弹专家。只是他的眼前总会闪过刚才那一幕，内心的平静难免会激起一阵阵波澜。

20

彼得•斯蒂尔曼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苍老，他的脸上或许已布满皱纹，他的身体也许已无法奔跑，他的手中甚至还拄着一支木质拐杖，但他身上依然穿着纽约市警局的制服，充满机警地坐在食堂吧台的隐蔽处，听着周围脚步声渐远，摆弄着自己手中的工具；他也依然正值壮年，除了面容略显衰老之外。

斯蒂尔曼跟随海豹突击队进入巨壳已经超过四十分钟了，自己原本以为远离的战场一下子又清晰起来，随之而来的压迫感让老人的身体感到一阵疲惫。纽约市警退休的安逸生活被政府调令打破，他必须面对现实。关于这次事态到底有多严重，斯蒂尔曼内心深处很清楚。那个人是自己一手教导出来的最佳天才，他所拥有的能力如果与这个世界为敌，只能看做是这个世界的灾难。

食堂的空气里漂浮着淡淡的熏肉味道，看起来在巨壳里工作的人伙食还都不错……斯蒂尔曼这样胡思乱想着，一直到有人端着枪走近这间食堂。

“你是谁？怎么会穿着纽约市警局的衣服？”

端枪进入食堂的是个白发的年轻人，苍白的面容像在黑暗里度过了许多年一样。身穿有着骷髅条纹紧身战斗服的年轻人动作轻盈，落脚之余没有留下一丝声响。片刻间已走到斯蒂尔曼的面前，枪口没有一丝迟疑地对准他的致命部位。

虽然年轻人的眼神没有老战士的冷漠和平静，一生只与炸弹打交道的斯蒂尔曼愣了一下，做出的第一反应是举起双手。

“别开枪。我是跟海豹突击队一起来的，你是谁？第十小队现在怎么样了？”

年轻的男子脸上掠过一阵无奈：“他们已经全军覆没。”

“什么？”斯蒂尔曼吃惊地想要站起来，却被眼前的枪口压住动作。

“我说过不要乱动！”

“没关系，他不是坏人。”

食堂的侧门因感应到有人进入而自动打开，已经处理好自己伤口的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在插话同时走近两人。从斯蒂尔曼的角度来看，这个男人长着一张似乎有些熟悉的脸，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老兵才有的稳重气息，他的步履稳健，眼神凌厉。斯蒂尔曼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军人，这个人的出现让他紧绷的心情略微放松了一些。

银发的年轻人犹豫了一下，在中年男子和一个战术经验丰富的海豹突击队员之间，他的枪口最终选择了后者。

“你的枪口总是乱指吗，小子？”

海豹突击队员对白发年轻人高举着的手枪熟视无睹，径直走到斯蒂尔曼面前。男子脸上的从容和自信，斯蒂尔曼已经许多年没有从自己身上感觉到了。

“您的名字是？”男子在枪口下低声问道。

“我是彼得，彼得•斯蒂尔曼。”拄着拐杖的男子回答道。

“海军爆破兵器处理学校的教官，N.Y.P.D爆破小组的顾问，这个世界最顶级的拆弹专家？”

面对男子的盛赞，斯蒂尔曼唯有苦笑：“现在只不过是个拄拐杖的老头罢了。”

“我以为你已经退休了。”男子声音平静，对斯蒂尔曼的话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是啊……”斯蒂尔曼闭上眼睛，眼前仿佛又一次出现了那一天的可怕景象，“如你所见，我已经不行了——一间著名的教堂和无数生命因我的失误化成灰烬，我自己也丢掉一条腿。”

斯蒂尔曼与那位海豹突击队员之间的对话让银发年轻人缓缓放下了手中的枪：“……你就是那个拆弹专家？”

“小子，他当然是。你随便去翻哪本拆弹教材，上面都有他的名字。”

“那已经是历史了。”

“既然已经退休了，他们为什么还会找上你？”

银发年轻人的疑问似乎永远都提不完。斯蒂尔曼苦笑了一下，摇头叹气解释着：“这群恐怖分子里有一个我的学生，他被称为爆破之王，是这个领域里的天才。是我把他带上这条路的。”

“所以你会来这？”

斯蒂尔曼看着这两个身分迥异的男子，内心之中的叹息声强烈得他自己都能够听见。在过去的岁月里，斯蒂尔曼曾经不止一次地质问过自己，自己生存的意义，自己所做的一切……当此时此刻他置身恐怖分子的战场时，他忽然觉得这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惟一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我是普利斯金中尉，他是雷电。”那名海豹突击队员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的资料并不属于第十小队，不过我们现在共同的目标都是解决这里的炸弹，你有什么好建议说来听听。”

彼得•斯蒂尔曼闭上眼睛思考了片刻，食堂两侧的敌人恐怕早就被这两人清理干净了，整个食堂安静得只剩下几个人的呼吸声。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需要两位的协助。”斯蒂尔曼斟酌片刻，睁眼说道，“你们不用学习繁多的拆弹知识，也不用具体研究炸弹的构造。这里的炸弹以C4为主，我们只要有一招能够轻易对付C4就可以了。”

提问的依然是雷电：“什么办法？”

“冷冻凝结剂。”斯蒂尔曼从自己的装备包里掏出金属喷雾罐解释道，“这东西能喷出气体让C4的炸药部分冷却进而失效，你们只要找到相应的炸弹喷一下就行。”

“这东西能维持多久？”

“大约二十四小时。”斯蒂尔曼虽然并不愿回忆关于自己那位天才学生的过往，此时却不得不再次循着那个疯

狂学生的思维考虑问题，“胖子很执着美学——大体上来说，他就是个执着的人，或者说，是个偏执的人。胖子的炸弹上都有他独特的香水和标记，根据气味应该不难找到。”

“这种疯子最可怕。”普利斯金低声嘀咕了一句，随即问道，“如果想要炸掉这玩意——我是说这个巨壳，是不是会从支架部分想办法？”

斯蒂尔曼点头：“差不多，所以你们可以先从这些地方找起。”

雷电和普利斯金同时点头，两人与斯蒂尔曼交换了通讯方式后离开食堂。斯蒂尔曼看了一眼食堂门口的尸体，放开手中的拐杖，平静地走回到食品储藏室内，将大门反锁上。

充满了罐头食品的空间里，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好的拆弹专家静静敲打着自己的耳畔，等待着那两人的消息，心中微微不安着。

二十分钟后，斯蒂尔曼终于察觉到了自己心中那股不安来自哪里，挣扎和痛苦在这个时候才真正与他直面。

21

雷电将手中的急冻剂迅速喷在角落的塑胶炸药上，C4的表面泛起一阵冰花，引爆用的雷管上闪烁的红灯终于安静下来。看到工作接近尾声，雷电从栏杆上一跃而下，身体轻盈地落在地面上，依旧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

几套旧的水下作业服仍悬挂在蓄水池上方，这里正是雷电潜入巨壳最初抵达的位置。胖子那带有奇异香水味的炸弹就悬挂在交错纵横的管线中央，虽然分量不是很足，却也足以炸毁这附近的所有水暖管道。

“我这边已经发现第五个，你那里如何？”

虽然并不信任那个自称普利斯金的海军中尉，在整个巨壳中搜索胖子留下的炸药仍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雷电不得不暂时与这个敌我未知的男子联手。斯蒂尔曼提供的方法简单有效，年轻的战士很快掌握了要领。无论是吸引敌兵的注意力还是避开小型无人侦察机，这一切都和VR训练一样简单又熟悉。雷电每时每刻都努力印证着自己的记忆和经验，这种感觉让他有些惬意。

“我在变电室发现了第四个。”普利斯金把通讯频道切到了与斯蒂尔曼共享的频率，“还有在第一号建筑的底部发现了一个……”

斯蒂尔曼仍旧坐在那间反锁的储藏室里听取两人的报告，在听到这一次炸弹位置之后，那边的拆弹专家沉默了几秒钟，忽然低声说道：“情况有些不对。”

“怎么？”雷电心头一沉，虽然他早已习惯了坏消息。

“我也说不好……”斯蒂尔曼的语气也显得有些疑惑，“从你和普利斯金报告的炸弹位置来看，它们的确是被安放了，却没有安放在有效的爆破点上，这不像是胖子的风格。”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其实并不打算炸毁这里？”

“毫无疑问，现在这样做只是在浪费炸药。”斯蒂尔曼沉吟道，“尤其是他们也知道我参加了这次任务，不可能做这么傻的事……我觉得这当中应该有什么阴谋。”

“是不是胖子犯了什么错误？”雷电试图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眼前状况。

“不，他一定有其他的阴谋。你们

继续拆弹，一切小心。”

巨壳的建筑结构比普通设施更加复杂，错综复杂的通路宛如迷宫一般。雷电其实并不明白，处理污水的建筑为什么要兴建得犹如军事要塞一样，但这显然跟这次任务无关。从巨壳终端机里下载的地图发挥了巨大作用，最为怪异的是，雷电奔走途中有人通过特殊波段连接上了他的通讯器。

“你要小心地雷。”

“你是谁？”

“我的身分不重要。”出现在雷电视网膜上的影像居然穿着强化骨骼，“但是你可以称我为X先生。我是你的朋友，想要给予你帮助。”

只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位“X先生”已经结束了通话。雷电只能把通话信息转达给上校：“上校，有一个自称X先生的人跟我联系，你知道他是谁吗？”

“惟一能确定的是对方的通讯信号来自巨壳内部。”上校摇头，“你要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新的信息。”

新的信息很快如约来到，普利斯金的通讯内容让斯蒂尔曼和雷电都陷入了不安之中：“我是普利斯金，雷电和斯蒂尔曼，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吧？我在尾端支架部分检查过了，那里现在塞满了C4炸弹。斯蒂尔曼，你说的没错，胖子果然不会犯那种低级的错误。”

“我就说这家伙会把自己的小秘密藏起来。”斯蒂尔曼低声咒骂了一句，“他找的位置很好，虽然不足以对整个巨壳造成彻底毁灭，却能够破坏建筑结构……”

“其实还有更糟糕的。”普利斯金把话说完，“探测器对这些炸弹没有反应。炸弹的密封很好，没有香水标记。我猜胖子早就知道你会来，他按照你的习惯做了场戏，把给你耍了。”

同样身为寻找炸弹的人，雷电听了很不是滋味：“但你还是找到它了……”

“纯粹是运气。”普利斯金的声音淡淡的，没有一丝喜悦。

“情况没办法更糟糕了。”斯蒂尔曼沉吟片刻，似乎下了什么决心，“我必须亲自过去看看，你们谁也不要乱动，继续检查。普利斯金不要使用急冻剂，那个炸弹肯定没那么简单。”

“但是你的腿……”雷电迟疑了，“你的行动太迟钝了。”

雷电和普利斯金即使通过通讯器也能听到斯蒂尔曼在黑暗中一声悠长的叹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已经变得呜咽颤抖。

“并，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我行走没问题！我甚至可以奔跑！五年前的那个炸弹，因为我的失误让教堂和周围的孩子们都成了碎片……这五年来，我一直竭力掩盖真相，生活在谎言之中。”

“你撒谎了？”雷电愣住了，他也知道斯蒂尔曼五年前的那件事，以及后来因为瘸腿退役的消息。

斯蒂尔曼的声音像很低沉，但足够清晰：“是的……我撒谎了。那次爆炸并没有伤到我的腿，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逃脱罪责，逃离社会对我的谴责。我也希望有人能同情我，我无法面对受害者的家人，所以也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之一。这几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从没想过为自己赎罪。”

“你这样做对受害者有什么好处。”普利斯金的声音听上去比雷电严厉得多。

“我知道……”彼得•斯蒂尔曼的

声音依旧低沉，但似乎被某种力量所主导，"我知道自己是个罪犯，也想要上帝原谅我……现在既然我能用自己的双脚行走，我想我应该去阻止胖子。他的罪行也是我造成的，我的疏忽和傲慢让他只学会了炸弹的技艺，却没有相应的道德。如今这是我惟一赎罪的方法，你们不要阻止我。"

三个男人在通讯里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普利斯金的声音最先做出决定。

"好吧……我明白了。周围的敌兵我尽量帮你放倒，你不要去太危险的地方。"

"那我要怎么办？"此时雷电觉得自己好像是最没用的一个。

斯蒂尔曼想了一下，说道："我这里还有一个探测C4炸弹原子散布情况的雷达，能够发现那些比较隐蔽的炸弹。我留在食品储藏间里一个，你过来拿走，去找其他没有标记的炸弹。"

行动按照三人商议好的方式展开，雷电顺着自己最初进入巨壳的货梯再度



回到主建筑群中。海鸥依然在天空中绕着这座巨大的海水净化装置不停飞舞，从动物的眼中来看人类世界发生的这一切，恐怕是无聊又可笑吧？按照斯蒂尔曼的指示雷电奔向第一建筑的支架附近寻找C4炸弹，中途三人不停地联络，事实上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焦虑。

"斯蒂尔曼，你那里怎么样了？"雷电望着自己眼前的这颗炸弹，低声问道，"我似乎找到了目标。"

"情况不妙。"斯蒂尔曼的声音听起来不太乐观，"好大一个家伙，我不敢靠太近，正在观察。这种密封程度的炸弹，一般都会采用非遥控的引爆方式。"

"你打算怎么办？"

"我在考虑，要尝试一下。"

"我是普利斯金，我这里也发现了炸弹，我现在要冷冻它。"

"不，等等……"

斯蒂尔曼的喊声终于还是慢了一步，雷电心中一直隐隐躁动的不安这一刻终于化作现实，当普利斯金的通讯器里传来急冻喷射声之后，短促但致命的警报声陡然响起，那是毁灭的讯号。

"该死，这是连锁式炸弹！"斯蒂尔曼的声音焦急又有些愤怒，"所有没经过急冻处理的炸弹都要重新冻过，我看看……我们还有四百秒的时间！"

"我该怎么办？"雷电握着急冻剂喷罐有些不知所措，这些VR训练里可没有。

"你去第一支架底部，赶快！"

犹如和时间赛跑，雷电转身奔向第一支架最下层，新的探测器果然在那里感受到了炸弹的存在。微微的嗡鸣声中，雷电将手中的急冻喷剂对准炸弹。

斯蒂尔曼指挥雷电的同时自己呼

吸似乎也沉重起来，似乎遇到了什么重大事项想要尝试一样，他低声在通讯器里宣布："我也要尝试一下，时间不多了……你们尽快解决其余的炸弹。"

雷电从未感觉过时光在自己的眼前流逝得如此缓慢，又如此的短暂。在奔向第一支架的短短几分钟里，年轻的战士觉得自己血液几乎都被凝固了，他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秒里不要流逝。

——"如果第一支架破裂，整个巨壳会失去平衡，巨大的海水压力冲击会把巨壳的建筑群撕开，化学毒素和石油都将流入纽约湾。"

斯蒂尔曼的分析在雷电脑海中嗡嗡回响，虽然仍不清楚这个"死亡细胞"的底细，雷电对他们全灭海豹突击队的场面已然印象深刻。那些枪火和生命一起寂灭的场面像是烙在他心中一样，其震撼远超过VR训练里任何的大场面。

…………

…………

大约数十秒钟后，斯蒂尔曼再度打开了通讯器，他的声音小到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清楚。

"雷电和普利斯金，你们听着……我……我失败了。"

"什么？"

"胖子的技巧已经超过了我，他给我准备了特制的微波炸弹，只要有拆弹者靠近就一定会引爆。之前那几颗连锁炸弹不过是假象，让我以为他依然使用连锁爆破的方式。现在这颗炸弹还剩下大约不到三十秒爆炸，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逃离爆炸范围了。剩下的事只能靠你们……"

"不……"

雷电第一次领悟了战场的残酷，身为世界首席爆破专家的斯蒂尔曼在说完这番话的片刻后，没有任何征兆地响起一声猛烈的爆炸声，斯蒂尔曼的惨叫声在这巨大的爆破声中显得微不可闻。这期间雷电只能紧紧盯着似乎是最后一枚C4炸弹，什么都做不了。

只是短短半分钟内，命运仿佛已经造成了既定事实一般，让人无从抗拒。雷电抓着手中的急冻剂愣了几秒钟，终于还是按动喷头，把最后一枚C4彻底冻结。

"普利斯金……斯蒂尔曼他……"

通讯器里传来一声叹息，但也仅此而已。

放下手中的急冻喷雾剂，雷电心中的迷惘和惆怅一起涌上来。海风依旧，他的目光越过海平面，遥远辽阔的方向是一道无垠光波，空荡荡的视野似乎比城市更恢宏震撼。

"上校，拆弹工作已经完成，但我们付出了一定代价……斯蒂尔曼那边的炸弹造成了很大破坏吗？"

"不，斯蒂尔曼那里的炸弹只破坏了拦油网，有毒化学物质没有流入海中。"坎贝尔上校冷静得近似冷酷地总结道，"现在回到最重要的任务上来，你必须去解救总统。"

雷电叹息一声，想要联系普利斯金，却发现对方的通讯器不知为何已关闭。这一刻他又回到孤军奋战的角色，VR训练中的那种强烈孤独感再度袭来，望着巨大纷杂的建筑群，年轻的战士陷入沉思之中……

24

年迈的老人站在建筑顶端，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格鲁科维奇的旧部们手持苏制装备四处巡逻的景象。在经过了

两年的时光之后，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没有任何增长，他知道这是人为控制的结果。只是很快老人又把目光从那些俄国佣兵的身上抽离，落在了不远处的曼哈顿岛上。

“呵，世界的中心吗？”

从这里遥望以高姿态的金融强势控制整个世界经济的曼哈顿，优美的景色已全被颜色灰暗的大厦取代。尽管城市上空阳光明媚，洒落在这样的建筑中却无法传达闪耀的光辉。

“阁下，刚才那个女人联络了我。”与老人一同站在平台上的男子放下对讲机，低声说道，“她在这里发现了‘那个人’的踪迹。”

“还是那套强化骨骼吗？”

“不，这次好像是强化服。”身穿风衣的男子回道，“那个女人好像很愤怒，因为我不信任她。”

老者冷笑一声：“她值得信任吗？如果这里面只选择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她连前三名都无法进入。”

“胖子似乎打算把场面玩大。”长发风衣的男子继续说道，“他在几个重要位置安放了炸弹，不过已经被跑进来的小朋友们拆掉。现在他正在停机坪，打算用更多的炸弹表现他自己的天才实力。”

“弗琼知道这件事吗？”

“我觉得梵普会对她说。”

老者挥挥手：“要不要让弗琼阻止一下小朋友的旅途？”

“大概不必。”放下对讲机的男子露出一口森然的牙齿，语气冷冽，“胖子并不顾全大局，我们等待结果就好。”

“那个机械忍者是怎么回事？”

说起这个话题，长发风衣的男子表情一滞，一股记忆深处的疼痛似乎又扑面而来。他的身体向后踉跄了几步，踩过丢在地上的对讲机，右臂仿佛不受控制一样挣扎蠕动了几下，又很快恢复平静。

“又来了？”

“唔……影子摩西岛的记忆一出现就会忍不住。”长发风衣的男子摇头，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仍在怀疑一件事。”

“斯内克的死讯吗？”

“是的。”

“先放下这些吧。”老者背负双手，看着曼哈顿的远景忽高声说道，“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革命，只有达成这个目的，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那个权力狂应该已经带来了吧？”

“很快就到。”

两人的交谈就此结束，长发风衣的男子转身离去。遥远的海面上已经没有直升机靠近巨壳，刚才鹞式战斗机起飞击落直升机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美国军方此时应该在内部调查这件过于离奇的事件，而死亡和新生也将重叠在一起，接踵而来。

背负双手的老者站在风中，巍然不动。

25

雷电再一次接到坎贝尔上校呼叫的时候，他头顶正掠过一道电磁波。

淡蓝色的电磁轨道枪能量像灼热气流吹过薄冰一样，瞬间撕裂了头顶的金属货箱。强烈的热和电光在狭小的仓库里闪烁，金属碎片在飞溅到各个角落，也落在雷电的身体周围。

手持电磁轨道枪的女子就站在预货

运电梯入口处巍然不动，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体暴露在敌人枪口下。一只手紧紧拉住电磁轨道枪的蓄能开关，让能量在感应器周围缓缓蓄积，整个房间里除了电流的滋滋声外，只剩下女子长靴敲打在地面上的脚步声。

"我知道一定是你，你这个恶魔！"金发女子的声音里充满了仇恨和诅咒，"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杀死你——或者，由你来杀死我，就好像杀死我父亲一样！"

雷电辨认出对方就是那位被称为"幸运女神"的弗琼，虽然并不清楚对方说出的一番话到底有什么含义，他还是第一时间选择了闪避。就在雷电俯身的同时，弗琼手中的电磁轨道枪已轰然而至，撕裂了一摞木箱，同时也刺穿了垃圾运送车的一角。

威力惊人的炮击，雷电虽已见识过一次这种轨道枪的强大，身临其境的感觉则是另外一回事。他屏住呼吸在地面轻轻爬行数米，果然听见头顶又是一发杀到。夹在货箱中间的小型集装箱被打出一个巨大的透明窟窿，火花四溅中那女人依然站在原地巍然不动。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雷电的声音让弗琼疑惑了一下，她停住攻击，手中的电磁轨道枪遥指着雷电声音的出处，仔细辨认了片刻后决然道："你不是他，那么你是谁？你能给我惊喜吗？"

这种"惊喜"雷电也曾见识过，他沉默了片刻，掏出手枪对准金发女人的头部开了两枪，迅速又转移了藏身的位置。

犹如最初预料的那样，弹道在靠近弗琼身体之前又偏离了原有的方向，朝着两边墙壁飞去。

电磁轨道枪的滋滋声再一次响彻这间不大的储藏室，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和近似于无敌的对手，雷电第一次感到VR训练中不曾有过的深深绝望。年轻的战士趴在地上匍匐翻滚，躲过一次次袭击。对面的敌人也不着急，只是用手中武器在发泄自己的痛苦，一次次毁坏掩体，直到雷电几乎无处藏身。

"我的女王阁下，胖子好像有些不受控制。"

阴森森的声音自货运电梯中飘出，雷电一抬头，心头一缩，站在电梯里的人竟是梵普！

吸血鬼加上幸运女王，雷电握着手中的枪开始不知所措。所幸的是弗琼看到梵普出现之后，反倒放下手中武器，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同伴。

"真是意料之中的麻烦，你打算怎么办？"

"这里交给我好了，女王。"梵普的声音恭顺低沉，"胖子打算毁掉整个计划，他已经变成了炸弹的虔诚信徒，忘记了对杰克逊指挥官的忠诚和理想。"

"我知道了。"弗琼居然就这么转身打算离去，"对面那个人不是他，你不要太着急。"

就在弗琼转身的瞬间，雷电在心中鼓足勇气，又一次起身开了两枪。和无数次开枪的结果一样，子弹在空中划过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弧线，射中了弗琼身边的梵普。

弗琼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死亡总是与自己擦肩而过，以至于已成习惯，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带走身边的人。父亲也好，兄长也好，还有丈夫和母亲……想到这些亲人，金发女子的心头一阵抽痛。痛苦的黑暗曾经长久笼罩在她

头顶，那种深入骨髓的悲伤再度冲击身心，让弗琼原本坚强的站姿瞬间软弱。

“梵普……你……为什么？”

金发女子的悲伤远非常人所能理解。弗琼的父亲海军陆战队司令斯科特•道夫惨死在沉没的发现号上，曾任“死亡细胞”指挥官的丈夫因贪污罪冤死狱中，母亲自杀……自己因为悲恸流产。那些强烈的死一般的痛苦叠加在一起，已是一个人类身躯和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就在几个月前，“死亡细胞”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清洗，反恐演习中有上百人阵亡。每一条生命消逝的时刻，弗琼几乎都曾亲眼目睹。

梵普的额头被子弹打中，弹孔清晰可见，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淌过削瘦脸颊。弗琼跪在地上低声啜泣。这一幕纵然悲伤到了极致，也无法让雷电动容，他看了一眼两人，迅速离开了货舱。弗琼没有丝毫要追赶他的意思，只是仍在那里流泪。

雷电的身影消失在仓库中，没有一丝空气流动的库房里只有轻轻的哭泣声。弗琼的眼泪滴落在梵普身上，这一刻仿佛有神迹发生一般，本应脑死亡的吸血鬼扭动了一下身体，竟从地上坐了起来。

“女王……不要悲伤，我已经发过誓言，不会离您而去。”

离去的雷电没有看到这一幕，在很久之后，他无比后悔自己漏掉了这样一条重要信息。

“胖子主动联络了我们。”坎贝尔上校刚刚联络雷电的通讯内容非常简洁，却代表了很多东西，“他在停机坪安放了新的炸弹，指名让你过去。”

“我？”

“我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坎贝尔上校摇头道，“也许是干掉了斯蒂尔曼觉得空虚，想要把你当成新的目标。”

“混蛋……有支援吗？”

“时间不多，没有任何支援。”

想到之前斯蒂尔曼死去时的惨叫，雷电的心跳开始加速。年轻的战士紧握着手中的武器，飞奔向五号建筑的停机坪。

…………

…………

停机坪上果然如坎贝尔上校所说被安放了大量炸弹，这些炸弹没有香水味，密封也很完整，与斯蒂尔曼临死前所说的那种C4极为相似。这里的停机坪是为进出巨壳的直升机所准备，理论上也能停泊少量战斗机。从停机坪向下看去，纽约湾的近海水面一览无余，景色美到了极致。雷电却无暇欣赏美景，他只有数百秒的时间冻结一切炸弹。赶到停机坪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急冻喷雾剂在超过七码的距离对炸弹进行冷冻。

带着斯蒂尔曼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很奏效，片刻之后整个停机坪再也听不到炸弹雷达的嗡鸣声。

“干得好！”

诡异的掌声似乎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也有金属摩擦声。雷电在愕然中转身，却只能看见一个肥硕的身影在数排货柜之间闪动，最终那个速度迅疾无比的身影在停机坪中央止住了脚步。

“我就是胖子。”

雷电仔细审视这个面容丑陋的家伙，一件巨大的军队外套把他的身体包裹住，使他看上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胖。只是脚下的滚轴暴露了他，只有行动不便的人才会使用这种行动方式。胖

子的眼睛像是随时会散发出一种狂热又充满戾气的光一样，牢牢盯着雷电，让雷电感到浑身一阵不快。

“我们为什么不为斯蒂尔曼干一杯呢？”胖子的手中甚至拿着一杯红酒，故作优雅地浅尝一口，“听见齿轮的声音了吗？这是我的最爱，如果不是这些齿轮，我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也将结束。”

雷电没有说话，他看着这个杀死了斯蒂尔曼的所谓炸弹天才，一只手按在腰间的武器上，另一只手平端急冻剂，呼吸悠长，拼命控制自己有些激动的情绪。

“人生苦短，炸弹的存在提醒人们，时间正在飞快的流逝。”胖子对雷电的动作熟视无睹，自顾喝完杯中红酒，“不要着急，游戏马上开始。只有这壮丽的号角，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一切！”

雷电后退了两步，确认周围的确没有炸弹需要冷冻之后拔枪对准胖子：“炸掉巨壳你们将无法拿到三百亿美元的赎金。”

“赎金？”胖子愣了一下，随即狂笑起来，“就这样？只是钱？哈哈哈……你完全不明白，这些我都不关心，我的梦想很简单，我打败了斯蒂尔曼，将被载入史册。”

“你不过是个普通的罪犯罢了。”雷电冷言回应道，“人们只会记得你是个罪犯。”

“胡说，我是艺术家！”

雷电的直白刺痛了胖子内心最敏感的神经，他摔碎手中的酒杯，转身滑动滚轴冲向雷电射击的死角，两人隔着巨大的集装货柜能够听见彼此的声音，却因停机坪过于空旷的缘故无法准确为对方定位。

“游戏很简单，我来安装炸弹，你来拆。现在开始！”

雷电低头摩挲了一下自己腰间挂着的炸弹雷达，这枚能够发出震动和嗡鸣的东西是斯蒂尔曼留给自己最后的遗物。随着胖子的话音落下，炸弹雷达开始剧烈地鸣叫，雷电顺着叫声强烈的方向走了几步，耳畔又一次传来胖子的笑声。

“你拆弹的速度会比我更快吗？小子！”

肉眼确定第一颗被胖子临时安放的炸弹之际，强烈的震动再度袭来。雷电一只手对炸弹进行急冻处理，另一只手和双眼则搜索着在广阔平台上穿梭的胖子。胖子的动作因为脚下滚轴的缘故固然飞快，却也并非无迹可寻。滚轴摩擦地面发出的声响暴露了胖子，雷电手中的炸弹雷达也暴露了自己。尽管两人隔着数层货柜互相隐藏位置，实际情况却是两人都清楚对方所在的方位，他们只能靠不断的闪避和改变位置为自己争取小小的时间罅隙。

时间飞快地过去，胖子为炸弹设置的引爆时间从不超过三十秒，雷电拼命在各个货柜之间穿梭，一次次将炸弹冻结。数次胖子苍白丑陋的面容在自己面前滑过，雷电却因处理炸弹而无法攻击对方。阳光在空中挪动了少许位置，把两人的影子在停机坪上拖成长长的一条。当第十一颗炸弹被急冻处理完毕之际，雷电终于找到了合适自己的机会。

大概是手中炸弹准备不够充分，胖子这一次装弹的速度慢了几秒钟，这几秒钟对雷电来说几乎如生命一样珍贵，在几个货柜之间他窥见了那个臃肿丑陋的身影。胖子正在低头凝神安装新的炸

弹，两人直线距离超过五十米。VR训练里关于武器的一切在这刹那涌上心头，雷电举枪，站稳，吸气，开枪。所有的动作连贯得仿佛与生俱来，一枪命中胖子的胸口。

出乎雷电意料的是胖子居然穿了防弹衣，子弹只是将他的身体震开，雷电趁着胖子倒地未起的瞬间，冲过去又是一枪——VR训练中，移动射击的部分雷电也是满分。

子弹再度亲密地呼啸而去，这一次胖子没能侥幸。雷电给了胖子致命一击，让他自己奇怪的是，对于杀人这种事好像早已习以为常，并没有VR训练与现实之间的那种隔阂。

胖子肥胖的身躯颓然倒地，尚未安装完成的炸弹仍被雷电小心地急冻上。这名炸弹天才在某些方面的确超过了普通人所能想象的极限，只可惜在体能方面仍不如久经训练的雷电。

“你的游戏结束了。”

“那只是你的想法罢了。”胖子咳了一口血出来，脸上居然还有笑容，“你看这个……”

雷电动作再快也没来得及阻止胖子掏出一枚开关按下按钮。

“这才是……整个游戏的高潮……我衷心感谢你，让我在这里死去……你去寻找最后的一颗炸弹吧……如果它爆炸的话，巨壳将彻底毁灭……”

雷电心头一紧，他忽然明白刚才胖子的动作为什么慢下来。从一开始这个炸弹狂就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找自己，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传说。虽然无法理解这种心态，雷电还是硬着头皮翻开胖子的尸体，试图寻找到什么新的线索。

让人意外的场面出现在雷电面前，胖子臃肿身躯下压着的，正是一枚巨大的C4炸弹！

26

梦魇中的景象再度来袭，艾玛•艾默里克坐在墙角，后背紧贴在冰冷潮湿的金属上，察觉到自己竟然因为贫血略微昏迷了片刻。只是这片刻在思维中被无限放大了许多倍，那些许久不曾出现过的景象又一次出现在眼前，原本刻意淡忘的色彩浓重起来，犹如这一刻的冰冷残酷，直指内心最脆弱的那一面。

在那之后有多久了？应该很多年了吧。常年在没有阳光研究室里消耗青春，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三年还是四年，或者更久一些？辗转在各个研究机构之间，被政府监控，保密局的谈话，无意识地破解与开发，在网络上度过的漫漫长夜，那个人的名字，最终的决定……这些一幕幕的经历其实从未离开过，一直萦绕在她记忆最深处。

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试图想要让自己学习小提琴的时候曾经听老师讲过，最好的琴匠会漫步在空无人迹的冰冷山林中，在空荡荡的世界里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原料，随后就会一个人枯坐在昏暗的房间里，让打磨和制造成为自己生命惟一的主题。于是那个时候艾玛就知道，即使时间漫长又孤独，也总有什么事可以坚持一生。

在那之后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死亡和恐惧占大多数。那时候她才十岁，那时候她完全不懂任何事，只知道忽然有一天看见了失魂落魄的父亲，父亲平时挂满和善笑容的脸上充满了痛苦和扭曲。

“艾玛，艾玛，来让爸爸抱抱……”

虽然声音尽量温柔，父亲的表情依然让她觉得有些恐惧。年幼的艾玛向后退了一步，却躲不开身材高大的父亲张开双臂的拥抱。

“这个世界太痛苦了……”

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反抗，艾玛的身体被父亲强有力的臂膀压向泳池。溺水的瞬间成为她记忆中最痛苦的画面，就此凝固不变。艾玛•艾默里克已经记不清到底是谁救出了自己，自己又是怎样挣扎着度过了高烧和恐惧的病榻日夜。她对整件事惟一的印象只有哥哥的冷漠——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漠。在那之后，一股恼怒的恨意在少女心中蔓延，陪她走过绵长岁月。

“你，跟我出来。”

俄式口音的英语粗鲁地打断了艾玛的回忆，少女抬头看了一眼全副武装的士兵，AK-74的枪身黝黑沉重，带着致命的可怕气息。在巨壳工作两年多，艾玛•艾默里克已经习惯了面对任何类型的军人。掌握着这个世界更多彩一面讯息的女孩站起来，轻轻掸掉身上的灰尘，背脊一旦脱离了冰冷的金属墙壁，那些不快的记忆似乎也随着淡然了。

跟随士兵穿过房间，空旷的房间里沉默地坐着许多人，这些人大多西装革履，也有几个身穿军装，他们全部都是“自由之子”挟持的人质。艾玛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走出房间。门口站立的男人面容诡异，额头似乎有一点殷红的伤痕。

“来吧，女士，请这边走。”

尽管口气很绅士，男子的诡异气息还是让艾玛不寒而栗。走在狭长的走廊里，艾玛•艾默里克遥想着某个人，然后心情又一次慢慢沉重下来。

27

“上校，我是否应该相信那个X先生的话？”

雷电拿着手中的ID卡，再次打开联络用的通讯器。X先生的出现不仅让他把这次任务与影子摩西岛事件混淆在一起，也让他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潜入，而他自己却对整件事一无所知。

“他说了什么？”

“他说一个叫艾姆斯的特工才是找到总统的关键。”雷电低头审视ID卡上的磁条，“X先生不肯吐露他是谁，只是不断重复着说他是来帮我的。他身穿强化骨骼，就好像《夜色下的影子摩西岛》里那个忍者一样。”

“他是否说过受命于谁？”

“他说自己是la-li-lu-le-lo……我不明白，上校，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清楚，雷电。”上校低声说道，“不过他告诉了你艾姆斯使用心脏起搏器的事，还让你使用定向麦克风去寻找吗？”

“是，他甚至建议我伪装成俄国士兵。我现在也开始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了。”

“……”

雷电整理了一下表情，又一次提出自己的疑问：“上校……X先生告诉我，这个净化装置不过是个掩饰，这里藏有新型的Metal Gear。”

“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上校犹豫了一下，做出决定，“你尽快去找那个艾姆斯，我去调查关于Metal Gear 的事。”

“你相信那个X先生？”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线索。”上校无奈道，“现在你要尽快获得伪装，搜集情报，潜入第一平台的核心支柱。”

“明白了……”

寻找艾姆斯的难度并不算高，至少比起拆弹经历来说要简单很多。在绑满了人质的房间里，雷电依靠定向麦克风很快听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心跳，他尝试轻轻在那个人的耳畔念出“理查德•艾姆斯”的名字，那个人明显地浑身一震。

“你一定是理查德•艾姆斯。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听我说，我不是恐怖分子，我是混进来救你的人。现在我帮你撕开嘴上的胶布，请忍耐一下。”

能说话的艾姆斯显然非常冷静，一直等待雷电把他的眼罩和封口胶带都撕下来才说话。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是la–li–lu–le–lo派来的……你是来找总统的吧？我们长话短说，尽量用纳米计算机的通讯方式来说。”

“好……你知道总统的下落？”

“差不多吧。”艾姆斯的声音依然很冷静，“他应该被送到第二平台核心支柱的一楼附近。”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报复政府的强攻态度了。”雷电低声说，“作为对第十小队突击行动的报复，他们开始一个小时杀死一名人质。”

“他们不会对总统那么做。”艾姆斯否定了雷电的猜测，“不管对别人怎么样，他们对总统不会那么干……只要没有那只箱子，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核起爆装置？”

“是的。箱子里的密码是总统的生理信息——包括总统特有的生理信号，心跳，脑电波，血压等等。通过纳米计算机进行监视和传输。这些信息和DNA样式就是生物密码，就算最新型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法破译。只有脑电波和心跳信号都正常才能输入密码，使用药物或者用刑都将失效。”

“也就是说总统必须自愿？”

“差不多。”艾姆斯补充了一下，“作为失效保护系统，即使已经启动也要每小时再次输入密码，如果到时没有再次确认，系统就会自动失效。”

“这里真的有新型的Metal Gear？”雷电想起X先生跟自己说的话，小心求证。

“当然，那个黑箱子也是启动的关键。”理查德•艾姆斯对眼前的这名特工没有掩饰什么，“你不知道吗？整件事都是有计划的，油轮事件导致的原油泄漏，巨壳的建造……其实不过是为了开发新型Metal Gear。这次的视察只是察看工作进度。”

隔壁的脚步声打断两人谈话，雷电和艾姆斯对视了一眼后同时选择沉默。纷乱的脚步声显示最少有三人同时进入隔壁房间，随后是关门的声音。

“是斯内克……”

艾姆斯的无声通讯让雷电备感震撼，他扭头看了一眼房间入口，静静用定向麦克风听着隔壁的对话。

“老大，胖子死了。”这是个老人的声音。

“没关系，省了我们自己动手的麻烦。”这个声音应该是那个传说中的斯内克。

老人的声音再度响起：“现在更重要的是搞定那个入侵者。”

“那套装备……”被艾姆斯称作斯内克的人沉思片刻，“猎狐犬在四年前

就解散了……所以这一定是爱国者的计划。现在第二平台怎么样了？系统启动工作如何？”

“核心支柱被淹没了。总统的密码也已经输入完成，一个小时以后他还要再确认一次，到时候他就没用了。”

“很好……我们距离世外天国又近了一步。”

谈话内容还在继续，另外一个女声出现在两人的谈话中，与老人和斯内克的声音相比，这个声音显得年轻且充满了愤怒。

“那个忍者是谁？左轮山猫！”

“我也不知道。”左轮山猫的回答迅速又坚决，“怎样都想不出来有这么一个人。”

“你呢？”

“我也在调查。”被称为斯内克的人回答简洁有力。

“如果你敢出卖我们，我就会亲手杀了你！”

奥尔加这句话似乎是对着左轮山猫所说，她的话引来了老人强烈的回应。

“谢尔盖的女儿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左轮山猫的声音低沉而充满了杀意，“别让我再看见你用枪指着我！”

…………

争吵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隔壁房间沉寂下来，雷电重新打开通讯器跟艾姆斯的波段对上：“那个人真的是索利德•斯内克？”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艾姆斯低声回答道，“但索利德•斯内克的确已经死了，要么他的死讯是假的，要么就是有两个斯内克。”

雷电摇摇头，这件事与他的任务还没有更深一层的关系之前他完全不想去考虑，现在要关注的是另外一件事。

“他们说密码已经输入好了，也就是说总统自愿输入了密码？”

“一定是这样。”理查德•艾姆斯的口气有点冷，“或许他不想再继续当傀儡了，不过背叛我们并不明智。”

“傀儡？”雷电觉得自己更不明白了，“发射核弹和要求三百亿的赎金，这两者之间也相差太远了吧？”

“赎金？”理查德•艾姆斯愣了一下，“这不可能……核攻击根本不是威胁，他们本来就这么打算的。”

“打算杀死数百万人？”

“不，是空爆。”艾姆斯否定了雷电的推断，“你听说过康普顿效应吧？”

“用反射脉冲大面积破坏电子设备。”

艾姆斯点头：“没错，核弹在空中的爆炸会产生五百亿百万瓦特的电磁脉冲，电磁反射的强度可以达到每米好几万伏特，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将被瞬间烧毁。”

“瘫痪全球的金融系统？打算让全球大萧条？”

“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艾姆斯咳嗽一声，“他们是想解放曼哈顿，推翻现有制度，建立共和制。”

“所以自称‘自由之子’吗？”

艾姆斯尚未来得及回答雷电的问话，背后大门已被打开。左轮山猫目光从一开始就紧紧锁在雷电和艾姆斯身上，他的脚步声在雷电听起来仿佛地狱的鸣奏，缓缓靠近。

“国防情报局的家伙都像你这么菜吗？艾姆斯上校。”

“你……”原本打算掩饰真相的理查德•艾姆斯猛然抬头，“你逃不出la—li—lu—le—lo的掌控！”

"是吗？"

理查德•艾姆斯的身体忽然毫无征兆地开始剧烈痉挛，强烈的动作和扭曲的表情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对话。左轮山猫意外地后退了一步，惊讶之情溢于言表，但手上的武器却已缓缓指向雷电。雷电进退两难，只能站在原地看着理查德•艾姆斯状似癫狂的抽搐。

生存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死亡却只有一刹那。理查德•艾姆斯在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面朝天空，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一样。雷电束手无策地看着男子的身体僵硬失去气息，心中不知该如何体会这一切。

"啧……"左轮山猫看着死去的理查德•艾姆斯，扭头仍以手中武器指着雷电，"你是谁？拿下他的面罩。"

雷电身上的伪装被撤下后，左轮山猫看着这张苍白的脸忽然笑了："原来是你，杀死他吧……"

就在左轮山猫挥手的瞬间，一道刀光从空中落下，仿佛早就在那等候良久一样挡在了左轮山猫和雷电之间。身穿强化骨骼的X先生以手中武器为盾，弹开了士兵射来的子弹。

"快逃！"

"是你，你应该已经死了！"左轮山猫看到忍者后吃了一惊，右臂似又开始隐隐作痛。

X先生以远超雷电的速度挥刀放倒了两名士兵，同时拉着雷电逃出绑满人质的房间。一时间整个巨壳内部的警报声大作，雷电和X先生顺着会议室的出口一路狂奔，终于算是暂时摆脱了追兵。

"X先生……"

转身想要道谢，雷电却发现X先生已不知所踪。站在警铃声大作的走廊里，年轻的战士再一次迷惘了。犹豫片刻之后，雷电转身消失在走廊尽头，融入到混乱的巨壳之中。

28

武装直升机迎着风缓缓落下，已临近午后的阳光洒过来，在戴着眼镜男子的眼中形成一道美丽的辉柱。男子轻轻推动拉杆，将直升机停在空无一人的停机坪上。不远处的地面已被清理出来，胖子的尸体被士兵们拖走，这里宛如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焕然一新。

"只能停在这里了，你联络上那个年轻人了吗？"

"已经在联络了。"曾经自称普利斯金的中年男子跳下飞机，一头短发在直升机的吹动下微微晃动，嘴里的半截香烟落在地上，被他用脚轻轻碾灭。

"雷电，我这里有一架直升机可以运送人质。"普利斯金整好波段，低声说道，"你那里有多少人质？"

"三十个左右，一人死亡，多人受伤。"雷电很快报告出准确的数据、

"现在这架直升机只能装十三个人。"普利斯金犹豫了一下，"其他飞机被我炸掉了，我怕麻烦更多，看来我们需要多飞几次。"

"你会驾驶？"

"我这里有一个平民驾驶员，他受过一部分VR训练。军用KA-60和民用的区别不大。"普利斯金解释道，"雷电，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搭档——他叫奥塔肯。"

"你好，雷电。"

充满了微笑和平静的问候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被迫中止，枪声在周围响起，普利斯金掏出武器挥动手臂让奥塔肯发动直升机，自己压制住了飞机两侧

的士兵。通讯就这么被迫中断了。直升机缓缓升空的同时普利斯金换上了突击步枪，连续命中了两名士兵的要害后，下面的火力立刻小了不少。

“现在怎么办？”

“去接应雷电！”普利斯金大声做出决定。

直升机朝着雷电所在的方位高速前进，普利斯金冷静地以瞄准镜扫视地面，为奥塔肯的驾驶进行掩护。

巨壳虽大，对于直升机来说路程却相对短暂。两人在空中顺着雷电指示的方位一路驶来，很快就看到了似乎刚刚结束通话的雷电站在高层平台上。

普利斯金收起武器，朝这个脸带迷惘的年轻人挥手。雷电也把枪别回自己腰间，目送着直升机朝会议室的方向驶去。对于普利斯金和雷电来说，大规模解救人质显然比什么都重要。

看着直升机慢慢驶远，雷电的心情有那么一瞬间的放松和开怀。每个人做了有意义的事之后都会如此，年轻的战士刚想回身，发觉自己眼前的阳光被一个犹如一堵墙一样的身影给彻底挡住了。

“我等你很久了，‘爱国者’的信使……”

雷电警惕地后退了两步，因为逆光的缘故，他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从这个似乎听过的声音里推测。

“你是这里的头儿？”

“不，不仅仅是这里。”高大的身影刻意纠正道，“我是超过了大首领的伟大领袖，索利德•斯内克！”

雷电心中一沉，正欲拔枪，远处的武装直升机去而复返。普利斯金的声音从空中飘落。

“不，他不是索利德•斯内克！”

那个魁梧身影愣了一下，目光抬向天空，声音冷冽：“这真是惊喜啊，我的兄弟！”

“省省吧，我和你可不是兄弟！”

“别告诉我你忘了我是谁，斯内克！”

普利斯金在目光逐渐锐利，两人三言两语间他已将准星套上身材魁梧的敌人身上。

“雷电，找掩护！”

天空中的断喝与子弹几乎同时杀到，雷电轻盈地向后退了几步，跃过金属挡板飞快地远离普利斯金的瞄准区域，枪声在雷电向后飞跃的瞬间绽放，一连串子弹落下来，目标却并非那名身材魁梧自称斯内克的敌人，而是他身边的炸药。

轰然一声巨响中，自称斯内克的人双脚宛如有一股神奇力量推动着一般，向前飞速疾冲数十米，爆炸的气浪和火焰烧毁了他的披风，露出一身黑色奇怪的铠甲，盔甲不知以何种材料制成，乌黑中闪耀着过分亮丽的光泽，无数机械触手自盔甲中蔓延而出，在空中缓缓挥动。与漆黑的高科技盔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人的面容，雪白的苍老中带着一股威严。

“别再装成索利德•斯内克了！索利达斯！”

普利斯金的枪声依旧在空中倾泻，露出一身神奇铠甲的索利达斯仅仅抬起右臂就形成一道坚实的盾牌，将子弹尽数挡住。

“不要以为我是利奎德那种蠢货，兄弟！”

又一发榴弹从自空中袭来，普利斯金的动作远多过他的话语。索利达斯犹豫了一下，做出了一个普通人完全不可

能完成的高空跳跃动作避开爆炸。榴弹在雷电身边不到二十米的位置炸开了，强烈气浪将他向后推开了数米。

普利斯金又射出一发榴弹，这一次索利达斯没有时间躲闪，被震落向海面。

普利斯金探出头望着索利达斯掉落的位置，心中的不安没有消失。如索利达斯所言，包括利奎德在内的这些魔童计划受害者们关联到的事件，没有一件能用常理来判断。多年前那场战斗的许多细节仍留在记忆中，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总是左右着战局。

“看来有麻烦了……”

即使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在这一刻也难免倒吸一口冷气。索利达斯坠落的位置有大量的气流奔涌向上，海平面被两股劲风吹出两道漩涡。一架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飞机正贴着海平面缓缓上升，流线型的机身代表着这个时代美军空中力量的最巅峰之作。

“奥塔肯，是鹞式！”

梵普坐在驾驶舱里牢牢盯着普利斯金，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上，竟产生了瞬间焦灼的错觉。索利达斯稳稳站在鹞式机翼上，身体在不断摇晃的强大气流中巍然不动，显然是那套铠甲的功劳。

奥塔肯拉动拉杆，武装直升机在鹞式升空的同时迅速调整飞行姿态，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这种时候谁都很清楚，单纯计算空中实力的话，鹞式面前恐怕没有什么更强者了。

“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大首领！”

索利达斯的狂吼在空中震荡，普利斯金没有回应对方的叫嚣，而是冷静地扔下一个包裹到雷电的身边。

“这是毒刺导弹发射器，我们在空中无法与鹞式抗衡，现在得靠你了，小子！”



爆炸带来的碎片还在身边灼热地散落，雷电虽然有些搞不清楚状况，VR训练里的那些记忆却让他几乎本能一般抄起毒刺导弹发射器，瞬间瞄准对面左右摇摆的鹞式。这些动作从未在现实里发生过，却与他的记忆重合得如此完美。手臂上冰冷的金属触感蔓延到大脑上，瞄准镜里的电子动态锁定栏将那架战斗机牢牢套在中央。

手指坚定地按动开关，随之而来的强大后坐力将雷电几乎掀翻，强风中一尾毒刺导弹呼啸而去。

鹞式正在空中调整姿势追击普利斯金乘坐的直升机，梵普和索利达斯似乎对雷电的小动作有所察觉，导弹袭来之际陡然直线上升数十米，毒刺导弹笔直射向远处海平面，炸开一片水雾。一道并不明显的彩虹在空中乍现，脆弱的美丽只维持了片刻就被鹞式的螺旋桨吹散了。注意到雷电威胁的鹞式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机枪和导弹的发射口对准了这边的建筑，放弃追击奥塔肯和普利斯

金的直升机。

已处在第二发装填状态的雷电看到战斗机转头，放弃了发射的计划转身开始拼命奔跑。VR训练里也包括类似的场面，但在实战中首次看到这样夸张的场面仍让他内心忐忑。普利斯金和奥塔肯已经开始朝着另外的方向闪避，两方将战线拉长大概是惟一牵制鹞式的方法。仰望天空，普利斯金似乎也已拿出了对付鹞式的重型武器。

一连串的子弹扫射在巨壳的建筑外侧，清晰可见的弹孔像红疹一样长满墙壁和地面。雷电双手环抱着毒刺导弹发射器隐蔽在死角，呼吸有些不稳。不远处鹞式战斗机贴着海平面吹动风浪的声音不绝于耳，这种真实的贴近死亡的感觉在雷电脑海中和某些并非VR训练的记忆碎片重叠，让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着。

“寻找机会，击落他！”

通讯器里传来普利斯金的怒吼和猛烈的枪声，雷电深吸一口气将发射器扛在肩头，在枪声还未消失之前探身瞄准，又一发毒刺随风而去。

“该死！”

索利达斯的怒吼即使在地面也能听清，毒刺导弹朝着鹞式战斗机飞去之际，鹞式正欲对奥塔肯的武装直升机发射飞弹。时间就好像擦肩而过的美女一样，在众人面前嫣然一笑，随后产生了一刹那的凝固。

毒刺导弹提前了接近一秒钟击中鹞式，梵普和索利达斯的那根按动发射键的手指尚未落下，两人的驾驶舱已被引爆，剧烈的火光瞬间从机身中央冒出，美军最为强悍的空中战斗武器开始缓缓坠落。

“干得好，小子！”

普利斯金探出头夸奖雷电，他的声音很快被另一种巨大的波浪声取代。被鹞式吹开的漩涡忽陡然绽放得更加灿烂，一台巨大的机械战车从水中如怪兽一般呼啸而出，微微张开的巨口飞快地咬住正在坠落中的鹞式，阻止了飞机的坠毁。

“是Metal Gear！”雷电对着普利斯金高声喊道，“他们已经启动这东西了？”

“先撤到安全的地方吧，我们现在还有人质的问题要担心。”普利斯金叹了口气。

雷电虽然不想就这么算了，却也只能就这么算了。

29

击落鹞式对于在通讯器里碰头的三人来说并非值得开心的事，雷电和普利斯金都很清楚，眼前还有无数等待着他们的困难。那位自称奥塔肯的中年男子看起来文弱又缺乏运动，绝非适合参与战斗的那种人。雷电看了奥塔肯几秒钟，又看了看普利斯金。纳米计算机在眼前形成的影像清晰又精确，他的心中有无数问题想要提出。

“雷电，你没事吧？”最后还是普利斯金先寒暄了一句。

“没事。你们的直升机怎样？”

“需要花点时间来修理。”普利斯金低声说，“总统就交给你了。”

雷电犹豫了一下，点头应诺道：“没问题，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普利斯金沉默着，没有直接回应。

“你就是那个斯内克？”雷电提出了刚才索利达斯话语中说过的那个词，“他们说你已经死了……”

普利斯金又沉默了片刻，终于缓缓开口：“不，不是我……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不，斯内克。”雷电越发确认眼前这个人就是斯内克，“你已经成为了传奇……所以我才这么问你。”

“传奇？”斯内克冷笑一声，“传奇不过是虚构的东西，有些人说出来，有些人记住，然后四处传播。”

“不，不是这样。”雷电有些焦急，他内心深处的惶然在这一刻暴露无疑，“我到这里是被派来完成任务的，并非自愿，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马上就离开这个鬼地方。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为什么还要战斗？”

斯内克愣了一下，随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我明白了……小子你听着，我最好的朋友说过，我们不是政府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工具。我们惟一擅长的就是战斗，但至少要确定一点——我们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战。”

斯内克的话让雷电若有所思又有些不太明白，他也无法确认自己的感觉，只能点点头道：“那么……DNA的检测结果是怎么回事？”

“那是利奎德的尸体。”奥塔肯接道，“他和斯内克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为了保护自己，我们设下骗局，从某个冷藏他尸体的地方偷出来，安放在那里……”

“你们只为自己工作？”

斯内克点头：“我们的目的是彻底铲除Metal Gear，我们为自己工作，但很值得。”

“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雷电其实有些明白了，那些在VR训练里不曾体验过的，关于斯内克和影子摩西岛的情怀与信仰。

“四年前我也这么想，那时候我藏在阿拉斯加整天狂饮。”斯内克摇摇头，“但我们还是有某些责任。”

“什么责任？”

“我们必须对下一代，对这个世界负责。”奥塔肯说道，这个时候的他听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瘦弱的人，“为我们犯下的种种错误。我们要记住它，告诉这个世界，努力改变……这就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

雷电还是有些无法理解：“你们想改变未来？你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斩草除根，更像是恐怖分子所为。”

“好吧，这我承认。”斯内克倒是没有反驳雷电。

奥塔肯扶了扶自己的眼镜：“我们的组织收到一份情报，新型的Metal Gear正在这里研发，恐怖分子也虎视眈眈，我们才来到这里。当然，其实还有一个私人的目的。”

斯内克替奥塔肯解释道：“似乎他妹妹也被恐怖分子囚禁在巨壳，我们不是受谁的命令而来，而是出自自愿。奥塔肯为了某个人，我不是。”

斯内克结束了通讯，面对完全没有料到的局面，雷电颓然坐下试图联系坎贝尔上校和罗斯玛丽。上校和女友是自己这次行动中惟一的支援，有时候想想自己并非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才主动联系他们，而只是感到寂寞罢了。

寂寞……雷电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刚才那一瞬间，面对鹞式的死亡威胁之际，他脑海中的某些东西似乎复活了。

“上校……你听到了吧？那个人本来就是斯内克。”

“或许吧。你不要放松对他的警惕。”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说？”雷电抬起头，“你和斯内克曾经是统一战线的战友，我不明白，我曾经在《影子摩西岛的黑暗》里看过你们的……”

“但我从没承认过那些垃圾，你明白吗？”大概是被雷电的话惹到了，坎贝尔上校干脆关上了通讯器。在一旁备份通话记录的罗斯旁观了这一切，轻声出言安慰道：“杰克……你冷静一点……我看得出你情绪不高，我们来说说咱们相识时的事吧。”

罗斯的声音让雷电恢复了一丝平静，他望着自己美丽女友的影像，低声说道：“我，我记得……那是在联邦纪念堂门口。”

说起往日回忆，罗斯脸上的笑容也多出几分真情流露：“是啊，咱们吵了一架。”

“嗯，有人问起电影《金刚》里的猩猩爬的是哪座大楼，你说是克莱斯勒大厦，我却说是帝国大厦。”

“嗯，我们争论了很久，但不久之后这个问题就烟消云散了。”罗斯沉浸在对往日快乐的回忆中，“后来我们发现彼此都在同一个基地里工作，就约会去了帝国大厦。”

雷电闭上眼睛，他如何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事。回忆中最温暖的色彩都在那些片段里，他和罗斯走上帝国大厦顶层向下遥望。整个纽约市尽收眼底，辉煌繁荣的城市上空让人心旷神怡，两个人忘记了争论，第一次牵手接吻……

“遇见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我也一样。”罗斯低声回忆道，“我们在你的公寓里一遍又一遍看《金刚》，一直到天亮……”

雷电叹息一声，尽量不让自己被这温柔的声音击倒，他背靠着墙壁，鼻息间闻到的都是火药挥散的味道。远处的海鸥还在鸣叫飞舞，和平的世界和自己近在咫尺，却无法触及……

“杰克，其实我也很担心你，你知道吗？”

“……罗斯。”

罗斯似乎犹豫着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算了，杰克，你好好想一想明天是什么日子吧……任务很重要，我不打搅你继续执行任务了。”

通讯器里寂静了有一会，雷电才缓缓睁开双眼。这个真实又残酷的世界依然充满了敌人和危险，他站直身体，朝着艾姆斯提供的总统方位快步奔去。

风很强，雷电迎着风，并不怕别人看见自己的孤独。

30

“总统先生，我终于见到您了。”

死去的理查德·艾姆斯所提供的情报并非虚言，推开那扇门的一瞬间，雷电终于松了一口气。眼前的约翰逊总统表情平静，身上也没有瘀伤，显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和拷问。

坐在房间里的老人缓缓抬头，脸色依然平静，丝毫没有看到救援者的激动。

“你……终于来了。”

经常在电视讲演中发出的声音此时听起来有一丝疲惫，雷电小心地观察着眼前的男子，那个气宇轩昂的总统阁下此时显得心事重重，也许正在心中为某些事情挣扎。

总统的话让雷电感到一丝奇怪：“您知道我要来？”

“真是讽刺。”约翰逊总统忽然抬起头，表情肃穆地整了整自己的衣领，“我猜你是来杀我的吧？”

雷电错愕地看着眼前的男子，他完全不明白为何总统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已经准备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男子站起来，淡淡说道，“你打算动手了么？”

“阁下……我是猎狐犬部队的。”

雷电的回答让约翰逊总统有些吃惊，他扭头看了一眼这个面容苍白的战士，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头：“有趣……我知道了，咱们还是用纳米计算机通话吧，这样没人能听见内容。”

对于总统的命令，雷电没有反驳。潜意识里年轻的战士知道总统应该了解更多机密，他半蹲下身体，开启了通讯器。

“阁下，您能听见我说话吧？”雷电在波段吻合之后看到了总统的全息图，“您所在的位置周围有强力干扰装置，纳米计算机在外面无法联络您。”

“嗯，听到了。”

雷电抓紧时间：“总统阁下，我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据我所知恐怖分子已经输入了发射核弹的密码……”

“没错，我亲自输入的密码。”约翰逊总统对这件事没有任何避讳，回答得很干脆。

“您……您为什么向恐怖分子屈服？”雷电对总统如此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过错有些难以置信。

约翰逊叹了口气：“我们都有想要的东西罢了。他们想要破坏，我想要权力，绝对的权力。”

“但是您已经是美国总统，您拥有权力。”

一丝苦笑浮现在面容严肃的男子脸上，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摇摇头，否定了雷电的话：“不，我只是一颗棋子，我没有任何的实权，实权都掌握在‘爱国者’的手里。”

“爱国者？”雷电并非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却有些不记得什么时候听到过它了。

约翰逊总统抬起头，看了一眼昏暗的天花板，低声说道：“他们才是这个国家背后的真正操纵者，你没听说过他们并不奇怪。即使是内阁核心成员，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不……”雷电摇摇头，后退两步，“这……”

约翰逊总统冷笑一声：“政治、军事、经济……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甚至谁来当总统也由他们来决定。简单点说，‘爱国者’就是这个国家的导向。”

似乎从未与人这样酣畅地交谈过的约翰逊总统站起来，在囚禁自己的房间里走了两步，继续高声说道：“虽然很难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太空防卫系统、降低所得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我所推行的所有政策其实都是他们的决定。一切都是在演戏，没有民主也没有什么议会！‘民主’不过是教科书里的口号，你仔细想想吧，你真的认为政府会在意民意吗？”

约翰逊总统的话虽然离奇却无从反驳。雷电默然看着这位美利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内心生出一股寒冷的感觉。在雷电看来，这些可怕的事并不应该发生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里。

“不用那样看着我。”约翰逊注意到雷电望着自己的眼神，“我的神智非常清醒。这国家的一切都在‘爱国者’

的操纵之下，人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不过是‘爱国者’希望他们看到的，你们相信的所谓政府也不过是面对公众演出的舞台！”

喘了口气，总统继续说道：“‘爱国者’——事实上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金融巨子、政要还是军事领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分，就连对我的指示也是通过别人下达……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一切决定都是由一个十二人的团体做出，白宫和我的办公室不过是一些摆设，我也只是其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所以您就……”

“是啊……”约翰逊回到床边又一次坐下，“游戏中的棋子永远都是棋子。我想要名垂青史，但我的理想却永远也无法实现……因此我打算加入‘爱国者’，我想要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是继续做一颗随意丢弃的棋子。”

雷电有些明白了：“所以你协助恐怖分子？”

“是的，我想用新型的Metal Gear作为谈判筹码……但是我太小看索利达斯了，他要向‘爱国者’发起挑战，即使这样做会毁灭整个世界。”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雷电不明白，这跟世界有什么关系。

“不管你是否相信，力量的均衡掌握在‘爱国者’的手中。”约翰逊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在嫌弃它们不够有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操纵着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你是否想过如果他们停止运作会怎样？”

“那将是巨大的政治真空……所有的夺权者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混乱的政治斗争将成为一切的核心——恐慌，内战，混乱。在这一切面前，‘爱国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

雷电在强烈得几乎让人窒息事实面前完全喘不过气来，他深呼吸了一下平静自己的心情，点点头道：“所以您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全球性的恐慌？”

“是……我告诉索利达斯我不想制造毁灭，他却告诉我，棋子永远不可能成为游戏者。”

“这个索利达斯到底是谁？”雷电想起那张残忍又苍老的面容，一身机械触手的铠甲给他留下了太深刻鲜明的印象。

“他是我的前任……”约翰逊看了雷电一眼，确认眼前的年轻人的确不知道这件事才继续说道，“乔治•西尔斯——这是公众所知道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的代号是‘索利达斯•斯内克’，索利达斯是索利德和利奎德之外的第三个斯内克，魔童计划的幸存者。这个人与利奎德还有索利德不同，他是真正被‘爱国者’选中成为总统的完美杰作。但是，四年前他一手策划的那件事惹怒了‘爱国者’。”

“四年前……”雷电仔细回忆，“影子摩西岛？”

“没错。”约翰逊抚着自己的额头回忆道，“那时的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和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共同开发了Metal Gear Rex和新型核弹。这一切都在‘爱国者’掌握之中，但索利达斯让他的心腹左轮山猫教唆利奎德•斯内克发动了武装叛变。索利达斯成功得到了Metal Gear Rex和核弹头的资料，但同时也暴露出基因战士的存在。‘爱国者’大为震惊，不久以后他就下台了。”

“我一直以为是他自己辞职……”

“那是对公众的说法，按照正常的程序，他下台之后我被推举成了总

统。”约翰逊冷笑几声，“你看，‘爱国者’愚弄大众多么容易，民主党共和党，还有选举，不过都是些把戏。一切都如计划中那样进行，但中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索利达斯没死，他应该辞职之后病死。”

“暗杀失败？”

“没错……”约翰逊看着眼前的墙壁，像是看到电影幕布一样回忆着，“索利达斯摆脱了暗杀，又笼络了‘死亡细胞’和格鲁科维奇上校的旧部，等待时机。”

“等待什么？”雷电觉得自己似乎有些明白了。

“新型Metal Gear的完成。”约翰逊低声说道，“这是对抗‘爱国者’的最佳时机，只有获得‘爱国者’最有价值的东西，才能让‘爱国者’们陷入不利之中。一旦他得到新型的Metal Gear，他就一定会向‘爱国者’宣战，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雷电脑海中闪过Metal Gear从海洋中一跃而起的场面，他痛苦地摇头：“Metal Gear已经启动了……”

“不，还没有。”约翰逊看着这个年轻人，“你看到是左轮山猫两年前从海军手中抢来的Metal Gear Ray，那不是新型Metal Gear。”

“那么新型的在哪里？”

约翰逊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下的地板：“就在这里。准确的说，巨壳就是新型Metal Gear。”

雷电后退了两步：“你一定在开玩笑。”

“不，我是认真的。”约翰逊总统的表情前所未有地严肃，声音直透雷电的耳膜，“你所看到的海水净化装置不过是个掩饰，第一平台核心支柱地下室二楼有通向新型Metal Gear的电梯。我们称它为玄武……”

“玄武以成为我国军事核心为目的制造而成，拥有核导弹和数万枚各种导弹，保护它的则是量产的Metal Gear Ray。呵，可笑吗？这种海军陆战队为了对抗各种变种Metal Gear的东西，现在来保护Metal Gear。但这并不是全部。”

雷电已经放弃表现惊奇了，他挑动眉毛等待对方继续说下去。

“玄武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这个世界新的秩序……‘爱国者’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玄武中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熟悉信息控制系统，我们称之为G•W系统。我曾经希望控制这东西与‘爱国者’谈判，但现在来看索利达斯想的和我截然相反。”

“他想要怎样？”

“索利达斯打算在华尔街上空引爆核弹以摧毁‘爱国者’对经济的操纵，这是他的进攻手段之一。”约翰逊似乎觉得自己说的有些过多了，忽然转口道，“现在时间无多，你必须去寻找艾玛•艾默里克，那是一个女孩，如果玄武和G•W启动的话，只有她能关掉那东西，她是负责编写玄武各种程序的程序员，也是惟一留下来的程序员，我确信左轮山猫他们不会杀死艾玛。”

“我知道了……”

“她的方位我直接标记给你……”约翰逊从怀中掏出ID卡，“带着这个，还有这张光盘。”

“这是……”

“破坏G•W系统和玄武之间连接的程序，也就是病毒，类似于死狐病毒的后续产品。”约翰逊把光盘放在雷电手中，“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什么？”

“杀了我。”轻轻说出这三个字的约翰逊仿佛整个人被什么东西洗涤过一样，神色忽然轻松了不少，“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来吧。”

“不！”雷电将腰间的枪死死扣在自己手中，不给约翰逊自杀的机会。

“这是你的任务，士兵！没有时间争论了，我的最后确认随时可能开始。你杀了我可以阻止核弹发射！”

仿佛为了证明约翰逊总统的话并非虚言，不断后退中的雷电听到了一声枪响。

半秒钟后，一道血线从约翰逊的胸口流出。美国总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口的伤，神情一滞，身体软倒在地上。

“您这是在滥用职权，总统阁下……哦不，前总统阁下。”

长发风衣的老者收起自己手中的左轮手枪，后退几步，消失在门口。雷电起身想要追过去，手却被倒在地上的总统拽住了，尽管瞳孔已经开始涣散，声音也断断续续，美国总统仍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

“忘了他吧……他……帮了我……没有自由的话……屈服和抗争结果都是一样。谢谢你……这，这是我惟一一次真正自己做出的决定……我，我至少有结束的自由……”

“阻止玄武……找到艾玛……全靠你了……”

雷电站直身体，对着这个最终想要保持自己尊严，又期望世界继续和平的男人敬了一个军礼。大多数时候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但这一刻雷电忽然明白了为何“爱国者”会选择詹姆斯•约翰逊成为新一任的总统，他的确有这个资格。

约翰逊的血液在地板上淌出一条细线，随着地板的花纹形成条条斑纹，仿佛星条旗上的图案。注视着这具尸体片刻，雷电转身朝着刚才左轮山猫逃走的方向快步走出去，同时打开通讯器。

“上校，总统死了。”

虽然看不见外面的天空，雷电知道它一定已布满乌云。

31

“终于还是下手了吗？”索利达斯望着推门而入的左轮山猫，低沉的声音仍一如既往地冷酷，“那个趁机想要获得好处的可怜虫，我以为会放他一马。”

“这些家伙太絮絮叨叨了。”左轮山猫看着屏幕上的进度条冷笑，“想要获得权力又心存妇人之仁，这样的家伙即使是‘爱国者’也不会愿意接纳。到现在为止计划很成功，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使用核武对曼哈顿进行攻击。”

“那当然。”索利达斯淡淡说道，“因为没有多少人知道玄武的存在，不过‘爱国者’一定知道。奥尔加有些奇怪，你不觉得吗？”

“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她就是这个脾气了。”左轮山猫瞄了一眼站在主控制室门口的士兵，“我真希望能看到告诉她真相的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没有时间玩乐了。”索利达斯身后的机械触手随着他的步子微微摆动，仿佛他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注入到其中一样，“我们现在必须完成启动计划，否则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爱国者’肯定不会想到您已得知他们的秘密，现在临时制定应对策略已经来不及了。”左轮山猫恭维道，

“不过奥尔加和她的佣兵怎么办？真的支付现金给他们吗？”

“你只要保守住那个秘密就可以了。”索利达斯没有回头，“如果真能顺利完成任务，就算给她钱也无妨。”

“真是期待啊……”左轮山猫看着数字闪烁的液晶屏，低声叹息道，“在曼哈顿上空种下绚烂的蘑菇云，这是本世纪最辉煌的构思。”

“是啊……梵普呢？”

“他去解决入侵者。”左轮山猫随手点开无人侦察机拍下的照片，“这小子是个大麻烦，他甚至击落了我们的鹞式。”

索利达斯抚摸了一下自己尚在疼痛中的左眼：“那小子有点奇怪……我总觉得他很面熟，如果靠近了也许能认清他是谁。”

“您放心吧，梵普的不死之身会给您带来好运的。”

“希望如此。”

“那个小丫头怎么办？”

“让梵普见机行事吧，我们现在只要静待系统启动。”

“遵命……”

左轮山猫离开之后，索利达斯一个人站在巨大的液晶屏前依旧沉默着。活在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却必须藏身黑暗，想到这里老者叹了一口气。

黑暗之后也许并非光明，但无论黑暗尽头是什么，自己都要一脚踏过！

32

雷电屏住呼吸，望了眼前深深的海水积谭，以最有力的流线型跳跃刺入水中。四月底的海水依然冰冷，在一片灰绿色的视野中他调整好身体，顺着走廊一路向前。冰凉的海水里视线被扭曲着随波荡漾，让人眩晕。雷电的脑海中却依然回荡着总统临死前的那些话。

詹姆斯•约翰逊总统死去不超过五分钟，雷电先后联系了上校和斯内克。

“我是雷电，总统死了……”

无路如何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一旦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只有怎样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挽回颓势。总统临终前的嘱托并不能让雷电真正信任，一直到斯内克的波段呼叫他。

“总统死了？”斯内克只是愣了一下，没有表现出过分的震惊和哀恸，正如坎贝尔上校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反应，“那核打击的密码输入就失效了？”

“我不知道。”

奥塔肯再次插话：“也许他们可以跳过验证程序？”

“不，我宁愿相信他们在玄武上找到了更合适的武器。”斯内克否定了这种猜测。

“你知道玄武？”

“大概在你跟那个炸弹狂魔纠缠的时候知道了。”斯内克回答得很冷静，“我们花了些时间来消化这一切……巨壳只是掩护玄武的伪装，从两年前油轮沉没事件开始。”

雷电的心头抽动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大概接触到了某种真相。

“两年前我潜入发现号油轮寻找新型Metal Gear的踪迹，一切都在别人的计划之中。”斯内克回忆道，“我的出现，用无人侦察机拍下我的照片，然后油轮沉没，所有的罪名都被安放到我的头上……其实发现号上并没有原油，这里泄露的原油都是‘爱国者’弄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建造玄武，同时让海军陆战队的Metal Gear Ray计划失

败。我们最后都沦为他人的棋子，这很让人沮丧……算了，不说这个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去寻找艾玛。”

“艾玛•艾默里克？”雷电重复了一下总统说给自己的这个名字，“难道她就是……”

“她就是我妹妹。”奥塔肯扶了扶眼镜，承认道，“她是个电脑天才，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学的专家，擅长用复杂的逻辑分析问题，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跟核武开发扯上关系。”

“不管她在这里干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她来阻止玄武。”斯内克下了结论，“雷电，找到她的任务交给你了，我们去为艾玛准备计算机室。”

“我明白了！”

雷电飞奔出中央支柱房间，向着关押艾玛的方向一路狂奔。在经过微生物反应池附近时，仿佛为了验证他的耐心一样，中途的一道刀光从空中落下。心生警兆的雷电一个侧闪避开刀光，看见双手抓着匕首的梵普轻盈地站在蓄水池中央支架上。

从未有过的镇静在雷电胸口慢慢扩散开，他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后退几步，以手中武器瞄准梵普曾经被命中过的额头——现在那额头上光洁如镜，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还活着？”

“地狱客满。”

雷电不再多语，扣动扳机连射出数法子弹。对面的梵普仿佛早就料到雷电的射击方位一样，轻飘飘避开了雷电射出的子弹。只有一颗子弹擦着梵普的脸颊划过，留下一道细长血痕。

梵普如同对受伤情有独钟一般，狞笑着缓缓走近雷电，他的脚步悄然无声，踩在金属管上依然如履平地。雷电看着这个男人的每一步的动作，干脆把手中的枪别回腰间。

“你想要去找那个小丫头吧？”梵普走得很慢，依然渐渐逼近了雷电，“你还不知道吧？其实她早就没用了，如果不是为了引你过来，我恐怕也会杀了她。你带着的病毒已经无法交给她了，你看看自己周围的那些蓄水池，这些不是海水，是微生物生化反应池。里面的氧含量过高，水中完全没有浮力，想要试试吗？”

两人直线距离进一步拉近之后，梵普手中的匕首陡然化作一条银色白链，笔直刺向雷电的胸口。雷电凝神后退两步，双手架住梵普的手腕，整个人腾空而起，对着梵普的胸口就是两脚。

梵普似乎从不在意自己被敌人命中，仅是向后退了两步，又拔出一把匕首扎向雷电。

雷电一只脚踏上生化反应池两侧的运输管道，另一只脚踢上梵普的小腿，梵普狞笑一声，整个人朝雷电倾斜过来。雷电不得已又后退几步避开这一下几乎致命的攻击。

此时两人以极其诡异的姿势对峙，雷电一只脚踏上运输管，另一只脚仍在桥体上紧紧搭住。梵普则两只脚都勾在运输管上，双手晃动着仍想要随时结束雷电的生命。

两人僵持了数秒钟，雷电猛然一个起身飞撞，膝盖正中梵普胸口。长发的吸血鬼没有料到雷电会在这种时候殊死一搏，胸口被重重撞上。

这一次梵普没站稳，他踉跄后退几步，身体尚未来得及保持平衡，人已经掉落在微生物反应池里。

正如梵普自己所说，这里的浮力几乎为零，他再也没爬上来。雷电呆呆地

站在生化反应池一侧看了片刻，继续向前一刻也不停息。

“他们已经启动了玄武，上校！”

…………

…………

“艾玛•艾默里克？”

推开虚掩着的房间门，雷电目光所及之处站着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孩，女孩脸上有着第三代混血的隐约轮廓，戴一副和她面容极不相称的眼镜，头发挽成一个发髻，上面插了一根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你是谁？”艾玛看着眼前这个面容苍白的帅哥，口气依然充满警惕。

“我是来救你的，我叫雷电。”年轻人向艾玛伸出手，但对方似乎并不打算回应，“如果你不肯相信的话，我们干脆用纳米计算机联络好了。”

所有参加政府计划的人都有纳米计算机做为通讯设备，艾玛显然比雷电更清楚这一点。当两人波段连接上之后，艾玛的疑虑终于得以消除。

“我们必须先回到第一平台，你哥哥在那里等你。”

艾玛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像被人按了一秒钟暂停：“我哥哥？……我，我不相信！”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雷电看了一眼门外已经开始涌来的海水，“否则这里将被淹没，咱们谁都没活路。”

看到海水，艾玛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不行……我不会游泳！”

“你会游泳。”雷电双手按在艾玛肩膀上，试图稳定她的情绪，“你曾经很爱游泳的！这是你哥哥告诉我的。”

说到奥塔肯，艾玛的表情仿佛总有些不自然：“他真的在这里？”

“没错，他来救你了。”

“我不相信！”艾玛的声音陡然大起来，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他从来不关心我，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我，还有我母亲！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想到的只有他自己！”

雷电有些无奈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艾玛……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艾玛你听着，你只需要屏住呼吸就好，其余的交给我。”

“但是我被注射了某种药物……我的腿，它现在不听我的指挥。”

“……”

“你只要抱着我，闭上眼睛数一百个数字，再睁开就可以了。”雷电继续循循善诱，此时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先越过这里到达过滤室，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

无论如何，在雷电的坚持下艾玛终于还是同意了他的建议。摘下自己的一副旧眼镜，艾玛•艾默里克轻轻抱住雷电的腰，跟随他一同潜入深蓝色无穷无尽的海水之中。艾玛的身体在水中轻轻颤抖着，雷电不得不一边轻轻安抚她一边努力穿过已经被淹没的房间。水下的压力并不大，两人穿过了被淹没的支架部分，来到过滤室。

“干得不错……你看，这不是没什么吗？”

艾玛低下头整理自己被浸湿的衣服：“我一直在数着你的心跳，就好像以前我数哈尔的心跳一样，那时候他经常背着我，我的耳朵贴着他的背就睡着了……”

“听起来你们关系很好。”

“嗯，那时候我们的父母再婚，我们才成为一家人。”

艾玛的脸上洋溢着对往事的眷恋。对于这种家庭感情，雷电虽然理解，却

从未经历过，他在内心深处叹了口气。

“好了，休息完我们要继续了。”

按照上校和斯内克的意思，雷电必须带着艾玛回到第一控制室。艾玛现在的双腿仍在麻痹之中，雷电不得不等待她恢复。趁着这段时间，年轻的战士干脆接通了斯内克和奥塔肯的通讯器。

“艾玛很好，我们正在赶往你们所在的位置。”

“太好了……”奥塔肯低声欢呼道，“我已经看过这个安全系统了，我无能为力，艾玛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好……你们谈谈吧。”雷电干脆切换了波段给这对兄妹。

“啊？跟E•E？现在？”奥塔肯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慢慢镇定了下来，“唔……E•E，是你吗？”

“哈尔……”

这对兄妹沉默了大概几秒钟，奥塔肯的声音最先高亢起来：“你为什么会和Metal Gear扯上关系？你知道我们家族灰暗的历史，为什么还要卷进来？”

“……”艾玛仍有几秒钟没有做声，忽然大声回答道，“我想报复你……我想让你痛苦……你抛弃了我……”

“E•E……不，事情不是那样。”

奥塔肯似乎想要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在这尴尬时分，斯内克打断了两人的通讯谈话。

“艾玛，我是奥塔肯的朋友，你们兄妹两人不要再吵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雷电，你马上带她到这里来，立刻！”

“明白了。”雷电拉着艾玛离开了过滤室，为了分散艾玛的注意力，他干脆跟这个女孩谈起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总统给了我这张盘，里面有能够破坏玄武操作系统的病毒，我们需要你……”

“这，这是我的程序……”艾玛看了一眼雷电手中的东西，“总统给你干什么？”

“总统他……死了……”

“啊……”艾玛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表情，“这并不是病毒，他更像是蠕虫什么的……它其实是通过入侵G•W神经网络核心切断其神经连接的延迟运行软件。”

“你知道G•W？”

“当然，那是我的作品。”

雷电愣了一下，扭头又看了一眼这个弱不禁风的少女，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艾玛•艾默里克笑着看回去：“怎么了？”

“你知道‘爱国者’吗？”

“知道一点点，但不能直接说，我们用纳米计算机交谈吧。”艾玛对“爱国者”似乎也讳莫如深。

“好……总统告诉我玄武是‘爱国者’的王牌。”

“没错。”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雷电仍对玄武没有概念，“一个军事要塞？”

“不，这是一个庞大的全球信息加工系统。”艾玛简单地回答道，“这个系统是‘爱国者’维持他们支配地位的社会装置。”

“我不明白。”

“在这个时代，各种信息都在自由地传播，人们可以方便的通过各种方式来收集和传播多样化的信息。信息的传播速度日益增长，‘爱国者’担心这种发展会让他们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

“我还是有点糊涂……”

艾玛扶了扶眼镜，雷电注意到她这

个动作和奥塔肯有些像："譬如索利德•斯内克的反Metal Gear活动，这就是'爱国者'信息封闭失败的一个小例子。像是这类信息，还有政治丑闻和商业腐败信息之类……到目前为止，'爱国者'一直在设法封锁这些不利信息。不过他们现有的技术已经无法再有效地阻止个人发布这些信息了，而有了这个新的系统，他们就可以完全的掌控数字信息。所有信息都将分类，有的发布，有的保密，有的删除……公众被蒙蔽，历史则按照'爱国者'的意志来撰写。"

艾玛的话让雷电难以接受，他有些舌头打结地试图反驳："一定……一定会有人知道的。"

"不，人类的记忆和寿命都是有限的，而数字信息则可以永远保存下来，不会改变。"

"这，这不可能……"

"你知道人类基因有多少个密码子吗？"艾玛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雷电，"三万个到四万个？这个世纪宣布的就是这么多，然而按照最初的科学论述，事实上应该有十万个左右，有六万个被'爱国者'隐藏了。"

"不……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当然有，不过他们的论文被巧妙地修改了，甚至他们自己都开始相信这些修改过的论文。G•W系统就是'爱国者'用来撰写明天历史的工具。"

艾玛所说的内容过于让人震惊，以至于雷电半晌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和反驳。低头思索了一会，雷电才又一次问道："这就是索利达斯想要在曼哈顿上空引爆核弹来摧毁所有电子仪器的原因吗？"

"有可能。"艾玛又一次像奥塔肯那样扶了扶眼镜，"我们大概还需要一次大规模试验来为G•W搜集必要的信息，然后就发生了这次恐怖活动……"

两人的谈话很快被眼前的状况中止了，雷电低头看了一眼周围的景色，从巨壳内部出来，外面的天色已经接近傍晚，夕阳正在天际挥洒它的美，即使是充满了杀戮和危机的巨壳，此时也被镀上一层橙金色。想要回到第一控制室必须穿过一条浮桥，而临时搭建的浮桥似乎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重量。

"斯内克，有些麻烦了。"雷电呼叫自己崇拜的那位英雄，"现在我们要穿过一道浮桥……它好像只能撑住一个人。"

"那就想办法。"斯内克的声音很干脆，"你不是带着PSG1狙击步枪吗？找好位置为艾玛做掩护好了，敌人已经不多，你可以做到的。"

雷电拍了拍额头，他知道要跟艾玛说这件事肯定又要费一番周章。

33

浮桥长约一百五十米，雷电双手紧握着PSG1，一只眼睛死死抵住瞄准镜。就在自己这个位置向下看去，夕阳下的浮桥上一个娇小身影正在蹒跚前行，艾玛•艾默里克的双腿因为被注射药物的缘故有些不听指挥，因此艾玛几乎是用爬的方式在缓缓前进。

"雷电，我是斯内克。"

"收到。"

"我已经在第五号建筑的狙击点上就位，为你们掩护。"

雷电心中一阵振奋："太好了，如果我失手的话就靠你了。"

瞄准镜中的艾玛仍在努力前行，雷电又拉远瞄准镜开始察看周围状况，

一枪打碎了一架漂浮在空中的无人侦察机。无人侦察机在空中坠落的声音让艾玛分了一下神，聪明的女孩明白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她扭头看了一眼后又继续向前爬行。斯内克的枪法与经过VR训练的雷电相比更加精准，两人的无声枪火下，为数不多仍没有撤离巨壳的士兵被放倒，整个过程异常顺利。

“艾玛，坚持住……”

雷电在内心中默念着，双手已经开始微微颤抖。和VR训练不同，战场上的每一个生命都与自己有着深深的联系，这种感觉远非虚拟实境所能相比。

“斯内克，艾玛就要过去了，你准备好接应她……”

雷电的话音还未落下，他的瞳孔已紧缩到了极限！就在瞄准镜中他看到一蓬水花在艾玛身畔的海水中炸开，一个诡异又恐怖的身影自水中穿出，落在艾玛身畔。

“梵普！”

相隔如此遥远的距离，雷电已没有机会与对方交谈，他的双手又一次开始颤抖，他的内心仿佛被焦急灼伤。紧握着手中的狙击步枪，雷电深吸一口气，十字准星瞄准挟持住艾玛的梵普，对准这个罗马尼亚人的额头，咬牙扣动扳机。

狙击步枪的子弹超过了音速，甚至超过了目光变化的速度。在枪声绽放这一刻，雷电仿佛全身力量都随着一发子弹呼啸而去，整个身体瞬间松懈下来。

子弹穿过梵普的身体，将他打落水中，雷电甚至不敢再去看瞄准镜，他喘着气对斯内克说道：“快，快去救艾玛……”

“雷电，艾玛中刀了！”

“那个杂种！”雷电愤怒地一跃而



起，“情况怎么样？”

“意识还好，但出血很严重，我马上带他去奥塔肯那里。”斯内克的声音很沉重，“你立刻把磁盘送过来，艾玛……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

陡然发生的变故实在太过迅速，雷电心中一片茫然。从狙击点下来，整个巨壳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空荡荡的设施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在奔跑，一直穿过了浮桥，到达第一控制室。

“艾玛怎么样？”

“她正在修改G•W的防御系统。”斯内克的声音有些疲惫，“你快来，她已经快不行了……大概是伤到内脏，我们无法止血。”

病毒光盘顺利插入系统，雷电进入第一控制室终于看到了艾玛，少女的脸色已经比他还苍白，腰间的殷红已经染满了外套。艾玛静静躺在奥塔肯的怀中，呼吸有些急促，只有表情异常平静，仿佛她经历的并非死亡，而是休憩。

“哈尔……一切正常吧？”

奥塔肯扭头看了一眼上传到百分之九十就被强制中止的病毒，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很好，一切正常。”

雷电和斯内克扭过头去，给这对兄妹留下片刻安宁的空间。

“哈尔……我一直……一直想要再见你一面……”

奥塔肯抱着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慢慢变得泣不成声：“你不恨我吗？”

“……不，我从来都不想拖累你，也不想伤害你……玄武……我参加只是想要跟着你的脚步……或许可以靠近你一点……我，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一个女人……”

“E•E，我做不到……”

“别，别这么说……我会伤心……”艾玛凝视着自己心仪的男子，声音柔软又脆弱，“哈尔，我最后请求你一件事……叫我艾玛好吗？”

“……”

望着奥塔肯犹豫的表情，艾玛轻轻叹出一口气，伸手去摘奥塔肯的眼镜，手在触碰上自己兄长脸庞的那一刻，却无力地垂了下来。

“E•E，怎么了？艾玛，艾玛？艾玛……艾玛！”

无论怎样的呼唤都换不回艾玛的回应了。奥塔肯抱着自己妹妹的尸体失声痛哭：“我，我没有……我没有因为那件事离开你……我，我和你母亲发生关系，她诱惑我……父亲的死是因为我，他是自杀……这全都是我的错，原谅我吧，艾玛……”

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夜色正要降临。夜晚的海风冰冷潮湿，控制室里的三个男人望着身体渐渐转凉的少女，都没有说话。奥塔肯抽泣了片刻，终于还是替艾玛合上眼帘，在哭泣中他慢慢转身看着两个同行的男人。

“玄武启动的广播又在重复了，我们马上要沉入海底……”

“直升机如何了？”斯内克摇摇头，他并不擅长安慰人。

“准备就绪。”

“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吧。”斯内克转身面对雷电，“奥塔肯去救人质，我们还有活儿要干。”

“你们要进入玄武？”奥塔肯愣了一下，“你怕我拖你们的后腿吗？”

“不！”斯内克按了按自己老朋友的肩膀，“奥塔肯，只有你才能把人质就出去，明白吗？这是你的任务，我们去搞定玄武。”

“明白了。”

奥塔肯回头又看了一眼自己妹妹的尸体，经过了影子摩西岛事件后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试过流泪了。望着妹妹孤独地躺在那里，奥塔肯又抹了抹眼睛，他知道对于自己来说，目前应该做的事并非沉浸在悲痛之中。

斯内克叹息着又拍了奥塔肯一下：“尽量多救人，从这里到岸边的直线距离很短，不要担心超载。”

“我们出发吧。”

三个男人互相以目光注视着对方，从悲伤走向顽强只有一步之遥。在这里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被某种东西羁绊着，随后即将启程奔向远方，并为之付出全部。雷电和斯内克并肩走出控制室，奥塔肯朝着自己妹妹安息的方向又看了一眼，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艾玛……我会坚强地活下去，我向你保证……”

…………

…………

走出控制室的雷电忍不住回头："奥塔肯没事吧？"

"他比看起来要坚强，放心吧。"斯内克想起几年前狙击雪狼死去的时刻，那个哭泣的男子现在已经成长，痛苦永远是力量的来源之一，这法则残酷又合理。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进入玄武？"雷电盯着眼前的入口，"这里谁都无法打开吧？"

"是啊，所以我有一个建议。"

斯内克的话音未落，从空中落下一个熟悉的身影。X先生落在雷电和斯内克中间，他手中的刀刃已架到了雷电脖子上。

"你，你背叛我们？"

"我可从来没说过跟你是一起的。"斯内克摇摇头，他身边的X先生终于打开了面罩，露出的却是奥尔加的面容。

"是你！"

奥尔加没给雷电太多惊奇的时间，一记电击从手臂上蔓延到雷电的体内，年轻的战士眼前一黑，彻底昏迷过去。

34

眼前的强光如此剧烈，让雷电无法睁开双眼。年轻的战士在眼皮微抬的片刻迟疑里感觉到一阵战栗，一种不妙的感觉在他心中萦绕，意识模糊地旋转，最终落在了冰冷的触感上。一个冷漠又有些威严的声音落在他的耳畔，随着眼睑彻底张开，雪白通明的房间里，那张曾经属于前任美国总统的脸在雷电面前渐渐清晰。

"他还活着？"

"当然。"左轮山猫的声音在另一侧响起，"奥尔加带他过来的……我查了一下他的资料，甚至包括基因信息，但是没有任何结果。美国国家安全局，中情局和联邦调查都……任何组织都没有他的资料，他是个不存在的人，来自一个不存在的组织。"

索利达斯意味深长地看着雷电："我也很怀疑，不过这么近距离来看……我认识他。"

"什么？"

索利达斯挥挥手，雷电的视野随之发生了变化，捆绑他所用的工具与影子摩西岛VR训练里的那一套极为相似。索利达斯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他熟悉的年轻人，高声叫道："好久不见了不是吗？开膛手杰克。"

左轮山猫的惊讶仍在持续："你认识这家伙？"

索利达斯扭头看了一眼左轮山猫，似乎因为自己的话语被打断而有些不快，左轮山猫躬身后退了两步，把谈话的主动权留给索利达斯。

"你还记得我吗？你长大了……"

说着雷电不明所以的话，索利达斯背后的机械触手缓缓卡上雷电的脖颈。与雷电皮肤接触片刻之后，索利达斯恍然大悟地冷笑："高集成大脑移植芯片……他们对你进行洗脑了吗？"

雷电也看着眼前的这个老人，他记忆中的那些凌乱碎片此时终于拼贴出残破但有轮廓的图案。那些过往如血的回忆中，许多张面孔交织在一起，化成眼前这个年迈的老者。

索利达斯对着左轮山猫高声说道："这是我的儿子……我教会他一切……杰克，没想到我们还会再见面。你已经忘记了吧？你的名字，你的技能……你

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八十年代的内战期间，所有参加战斗的孩子当中你最突出。你十岁就成了童子军的首领，那时候你已经被称为白色恶魔和开膛手杰克。杰克……是我给了你一切，后来战争结束你就消失了……没想到他们把你招募参军。”

“真是有趣的巧合。”左轮山猫靠近索利达斯一步，“我们拿他怎么办？”

“如果他是‘爱国者’的走狗，我确信他和我都不会觉得有趣。”索利达斯冷冷说道，“就像你说的一样……还有一小时就要证明玄武的威力了，你的手又在疼了？”

“大概是因为‘他’也在这里的缘故。”左轮山猫冷汗连连，终于压制下了自己的右臂，“按照计划，G•W已经准备好了。”

“部队呢？”

“已经配置了玄武内的装备。”左轮山猫顿了顿，忽然恭维了一句，“知道吗？你和大首领看起来简直一模一样。”

索利达斯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曾经为自己父亲服务过的男子，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哈……是吗？也许我应该感谢这小子，现在我们准备去向爱国者宣战吧。”

索利达斯和左轮山猫离开之后，雷电的意识仍未完全清醒。在昏沉的梦境中年轻人几度挣扎，当他的意识彻底清晰之后，眼前已经站了一个人。

白色短发的女子背对着雷电，耳畔传来纳米计算机通讯器的声音。

“别动，就这样听我说，我们现在正在监视器的视线之内。我就是X先生。我来这里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参与恐怖活动，我只是来支援你的。”

“支援？”雷电想起自己昏迷前的那一记电击，苦笑了一下，谁派你来的？上校？”

“不……是‘爱国者’。”奥尔加闭上了眼睛，雷电从她颤抖的身体上能感觉到悲愤和痛苦，“‘爱国者’把我的孩子作为人质……让我协助你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欺骗了自己率领的部队。”

“算了，我理解你的行为……”雷电摇摇头，“但是斯内克呢？我以为你们互相为敌。”

“他没有杀死我父亲，那次油轮事件是个阴谋。”奥尔加的声音恢复了冷静，“我在不久前知道真相，是他从油轮里把我救出来的，否则我也将死在那场灾难中。”

“好吧……那么‘爱国者’为什么要帮助我？他们要我杀死索利达斯？”

“不，其实是S3计划……”奥尔加说了一个雷电从未听过的名称，“你迟早会知道的，不过我怀疑你是否能自己找到真相。听着……索利达斯很快就要对纽约展开攻击，你必须过去阻止他。”

“把我从这里弄下来。”

“现在不行，等我离开之后。”奥尔加转身走向门口，“你的装备在斯内克手上，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去跟他接头，他在通向货舱的走廊里等你。”

奥尔加很快离开了，雷电接通了罗斯玛丽的波段，两人相视无语了片刻。

“杰克……索利达斯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

罗斯玛丽低呼一声：“真不敢

相信，招募孩子当兵，把他们送上战场……国际公约并不允许这样。”

雷电苦笑一声：“你觉得国际公约组织在战争中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有人告诉我至少有三十万的儿童还在战斗，我只是其中之一。”

“对不起，杰克……我以为你一直对周围的人抱着警惕的态度，我不知道你有这么悲惨的过去……”罗斯玛丽的声音渐渐低沉，“但是你应该告诉我……”

“告诉你我是个杀手吗？”雷电闭上眼睛，“我害怕黑夜，害怕回忆，我永远被噩梦纠缠……所以我从来不睡在你身边。罗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痛恨的就是自己的过去，我不想让你或者任何人知道。我现在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派来执行任务，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击败索利达斯，这是他们让我活下来的惟一理由。在我见到索利达斯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杰克……我愿意承担所有关于你的过去，我爱你，并愿意接受关于你的一切。”罗斯玛丽恳切地对雷电说，“这是一个人应该为她所爱的人做的……”

“我知道……我也知道你也想结婚。”雷电的声音低到他自己都无法听清，“但是……我不能，我现在无法忘记自己的过去，也不能冒险建立一个家庭。”

“够了，杰克，求求你别说了……”

罗斯玛丽痛苦地关掉了通讯器，雷电也感觉到自己手腕上的束缚似乎轻松了。从被绑缚的平台上走下来，战士发现自己简直是赤身裸体，所有的衣物都不在手上。玄武内部的空气冰冷潮湿，雷电打个喷嚏。

然后他接到了上校的通话请求。

所有的疑问在这一刻一起涌现，雷电对着那个纳米计算机生成的影像正想说什么，上校忽然开口说出了让他震惊的话。

“雷电，模拟即将结束……你必须完成你的任务，完成这个游戏！”

“游戏？！”雷电震惊地看着这个一直对自己发号施令的老者，“上校你在说什么？”

“你不过是在一款游戏中扮演某个角色罢了。”上校的声调和以往完全不同，显得高亢又兴奋，“但你玩得过头了——我希望你的表演能够完美！”

雷电的心情随着上校的胡言乱语慢慢沉下去，他想起一个问题。

“上校，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受命于‘爱国者’吗？我忽然想起来，我甚至从未见过你本人……”

“按照模拟完成你的任务……你别问了，罗斯玛丽在我们手上。”

上校结束了通话，但很快又开始不断联络雷电。如果从雷电的角度来看，上校此时无疑已经出现精神问题，他开始说着大量无意义的话语，其中很多内容与影子摩西岛有关，还有更多的则是雷电完全听不懂的内容。赤裸身体的战士在空旷的要塞里奔跑，午夜的空气依旧寒冷。雷电在靠近货舱走廊的位置终于接收到了比较正常的联络，来自罗斯玛丽。

“杰克，有件事我必须向你坦白……”

“嗨，罗斯……如果是刚才那件事的话，应该道歉的明明是我。”

“不，是其他的事。”罗斯玛丽扭头有些难过地说道，“两年前在联邦议

会纪念堂……那并不是什么邂逅，是我受命监视你。”

“你是间谍？”雷电原本要推开货舱走廊大门的手停住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凝固。

“‘爱国者’命令我监视你……”

雷电完全停止了动作，极度的愤怒让他冷笑着反问：“跟我上床也是你的工作之一……”

“不，杰克你听我说。”罗斯玛丽的声音很轻，尽管有些彷徨却也异常坚定，“我向‘爱国者’报告你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但有一件事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我爱你，我爱上了你。虽然为了迎合你的口味我改变了自己的发型、衣着、言行和个人形象……但这种虚伪的浪漫让我痛苦不堪。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我深知你所爱的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角色。”

“这真可笑……”雷电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我爱上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一直努力追寻着一份不存在的爱，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谁……一切都是假的，知道这些之后我感觉好多了，你相信吗？”

“杰克……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做戏。”罗斯玛丽继续低声乞求道，“但是我确实爱上了你，这不是在演戏。”

“我要如何相信你？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杰克，我怀孕了，我有了你的孩子……”

因为痛苦而不想挪动脚步的雷电头皮一阵发麻，他刚想追问罗斯玛丽细节，通讯居然被中断了。无论雷电如何呼叫，那边也没有任何回应。上校也好，罗斯玛丽也好，都仿佛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这个时候，惟一真实存在的声音从身边传来，那是斯内克，不死的英雄，无敌的传奇。

雷电缓缓站直身体，目光迎着那个绑上头带的男子。

35

“斯内克……我问你一个问题。”

重新装备好一切的雷电握着斯内克送给他的长刀，随意挥舞了几下。记忆深处那些属于开膛手杰克的动作让他的表现娴熟又轻盈，刀锋在空中撕裂空气的声音如此熟悉，唤醒了所有自己刻意催眠的回忆。

“什么？”

“你喜欢过杀人的感觉吗？”雷电想着自己分崩离析的现状，尝试着说道，“我已经迷惑了，有时候我无法分辨现实和虚拟世界。”

“雷电……”斯内克看着这个年轻人，“枪在我们手上不是用来杀人的，我们来这里也不是为了那些政客。”

“你可以那么说……”雷电沮丧地把刀收入鞘中，“你是传奇人物，是英雄是索利德•斯内克——我是开膛手杰克，这个肮脏的名字记录着我的一切罪行。”

“传说不能代表什么，就好像杀人绝对不是功绩一样。我和奥塔肯从不是为这种事战斗，我们只是为了未来而战。抱歉之前把你当作诱饵混入玄武……但现在你也是战士，不是吗？”

“那我……应该怎么办？”

“寻找你的信仰，找到你自己，如果你做到了，就继续让它流传下去。”斯内克拍拍雷电肩膀，“打起精神来。奥塔肯那边不知人质救援工作如何了。”

“斯内克，雷电，所有的人质都安全了。你们那边如何？”

“现在还不错……”雷电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战斗服，“不过上校的表现有些奇怪。”

“我帮你查一下吧。”奥塔肯转头就去工作，“你们一切小心。”

片刻之后，奥塔肯表情有些凝重地重新联络雷电。

“雷电，我找到你的这个上校了。”

“他在哪里？”

“就在玄武里面。”奥塔肯的深吸了一口气，“我查看了所有信号源，最终确定了玄武的位置，他用的加密技术和玄武上的那个G•W系统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雷电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意思是……你一直在和一个AI说话。”

雷电觉得几乎要昏倒了：“这，这不可能！”

“也许这个上校并不输于G•W系统，G•W可能是通过操控你身体里的纳米计算机刺激你的大脑，也就是说这个‘上校’是根据你的期望和以往的经验创造出来的……”

“这，这太疯狂了。”

“很有可能这就是真相。”奥塔肯低下头，“那个病毒生效了，因此上校的言行开始变得奇怪。”

雷电后退两步，伸出一只手努力扶住墙壁才没有真的摔倒：“这一切……都是假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雷电！”斯内克一声断喝，“看着我！我只知道你在我的面前，有血有肉不是假象，其他问题只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可以放弃。”

“不，我不会放弃。”雷电抬起头，眼神中渐渐燃起了坚定，“我们走！”

“你们哪也去不了。”

高跟鞋踩着金属楼梯发出的敲打声渐渐靠近，金发憔悴的悲伤女子缓缓出现在雷电和斯内克的面前。那张充满了悲伤的面容上，一丝仇恨的火焰在燃烧。

“我等你很久了，索利德•斯内克——我所有痛苦的根源，都是因为你！”

斯内克后退两步：“雷电，看来她今天选中我了，你先走。”

弗琼目光一直牢牢盯在斯内克身上，仿佛任何力量也切断不了这目光，她的声音嘶哑低沉，像在哭泣中浸泡了无个年头：“两年前你杀死了我的父亲，从那一天开始我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孤单悲伤。我的生命就是为了看到这一切结束，我不必再继续等待了！”

雷电拉开与斯内克之间的距离不断后退，弗琼并没有追赶他的意图。斯内克拔出手枪对准这个子弹都不愿亲近的女人：“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有一件事必须搞清楚，我没有杀死你的父亲。”

女子怒喝一声：“你以为每个人都会相信你的谎言吗？”

雷电纵身跃上楼梯，从弗琼来的方向狂奔而上，在他身后传来斯内克的枪声。清脆的枪声在空旷的玄武要塞内部回荡。

远离了弗琼和斯内克的战场，雷电抬眼望去，眼前一片开阔的空间，仿佛是一艘巨轮的甲板，正前方就是曼哈顿的夜色，一轮皓月正被乌云遮住光辉，

城市脚下的海水波涛起伏。风雨欲来的气息中，一个声音幽幽响起。

“杰克，我一直在观察你如何战斗……看来你已经想起了旧日的杀戮？或者说，这是S3计划的骄傲？”

“你想说什么？”雷电对着索利达斯的声音四处寻觅，却找不到索利达斯的身影。

“你不知道吗？”索利达斯带着微微的讽刺反问道，“当左轮山猫在G•W上发现S3计划时真是个不小的惊讶。这个主意真是绝妙，创造一个完美的杀手来刺杀索利德•斯内克的兄弟。S3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如同索利德•斯内克一样完美的战士，他的基础就是模拟索利德•斯内克。这个计划的结果就是在猎狐犬部队解散之后捏造出一个猎狐犬突击队员，利用VR训练来模拟索利德•斯内克。杰克……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像你认识的某个人？看到你成为‘爱国者’的棋子我很难过，但我同时也在利用这个计划。遗憾的是，‘爱国者’知道了我的想法，所以你和索利德•斯内克才会出现在我面前。”

“现在游戏结束了，杰克，留着你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索利达斯的身影瞬息间出现在雷电面前，他的表情依旧冷漠，一只手轻轻握成拳头，另一只手有力地挥动了一下。

“全息影像？”雷电后退几步，正打算离开玄武的甲板，周围的海面忽然如被撕裂一般，冲出几头黑色巨兽。巨大的Metal Gear Ray从三个方向破水而出，犹如神话故事中制造海啸的神兽，腾空而起落在玄武甲板上，将雷电彻底包围。

“让你留下一点尊严死去吧。”索利达斯的的影像消失了，声音依旧和着冷风吹送，“就以我从前认识的小杰克的身分受死吧！”

三台Metal Gear Ray抬起前足对准雷电，毫无闪避余地的战士感到了一丝绝望。他举起手中的毒刺导弹，却无法完成瞬间对三台Metal Gear Ray的攻击。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不管自己还是别人的生命都如此脆弱，那些痛苦在瞬间转化成对生命的眷恋，雷电紧紧闭上自己的双眼。

风在这一刻停住了，一道尖锐的声音在耳畔回响。雷电没有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他睁开眼看见一身强化铠甲的奥尔加站在自己面前，原本应对自己进行攻击的三台Metal Gear Ray收脚而立，一切都像静止了一样。

“哦，我们的叛徒小朋友出现了。”索利达斯的声音再度回荡在玄武甲板上，“你的部队参与这项计划，都是为了你的孩子吧？这么多人死去，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你！”

这一次索利达斯终于现身了，他以君临天下的姿态从空中弹射而至，重重落在玄武甲板上，背后的机械触手支撑他的身体稳稳站在奥尔加面前，索利达斯手持一把P90对准机械忍者，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米。

“去地狱跟他们道歉吧！”

缓缓蠕动的机械触手此刻忽然快若闪电，一道光芒闪过，索利达斯的动作已超越了奥尔加的极限，不仅打掉了奥尔加手中的武器，另一只触手已卡在女子的喉咙上。

奥尔加凄然一笑，似乎早就料到这种结局，扭头看了一眼雷电。

“活下去，你必须……”

一声枪响。

子弹穿透了奥尔加的头颅，没入茫茫大海之中。索利达斯脸上的表情依然平静，触手将奥尔加的尸体甩在玄武甲板上。雷电茫然后退了几步，跪倒在地，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生气。

“奥尔加！”

“表演精彩吗？杰克，我们继续吧。”

再度挥手的索利达斯却没有看到他预料中的场面，Metal Gear Ray的动作似乎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挣扎着无法挪动脚步。老者回头看了一眼甲板后方，恼怒地吼了一声。

“怎么了！”

左轮山猫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G•W……它失控了！”

“怎么会？”

“或者是某种病毒……我在神经网络中找到了某种不正常的脉冲，但我无法关闭它。”左轮山猫的声音也很惶急，“或许是某种病毒……”

“爱国者？”

索利达斯一跃跳到雷电面前，以机械触手抓起年轻的战士：“该死的‘爱国者’……”

死亡没有再一次眷顾雷电，索利达斯的动作在半空中停住了，一个女子淡淡的声音从甲板边缘传来，对雷电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抓住斯内克了。”

雷电瞪大眼睛看过去，说话的是弗琼，这是他昏迷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幕景象。

36

雷电再度醒来的时候，甲板上依旧是这几个人。海水不断冲击着玄武的边缘，有浪花冲上甲板。弗琼站在原地遥望远方，索利达斯正冷冷地注视着自己，而倒在地上的斯内克也醒了，他的手被弗琼紧紧铐在栏杆上，左轮山猫站在最外侧的甲板边缘，背靠着大海。围攻雷电的三台Metal Gear Ray被索利达斯一怒之下摧毁了，七零八落的零件散落在甲板四周。

“你醒了吗？杰克。”

“G•W已经坏掉了。”索利达斯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冷酷笑容，“我承认自己太小看你了，小子……不过现在想要寻找答案，只能从你身上下手了。”

“你想要他说什么？”弗琼在一旁忽然问道，“你知道他一无所知。”

“这不关你的事。”索利达斯把雷电抛到甲板上，“我知道你打算抢劫玄武，是吧？”

索利达斯的话让弗琼停住了脚步，她转身看着这个前任美国总统，声音出奇地冷静：“谁告诉你的？左轮山猫？”

“不完全是，一开始就是我让左轮山猫给你出这个主意的。”索利达斯平静地说道，“我本来就打算把玄武送给你。”

“为什么？”弗琼的枪口已微妙地转变了方向，“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大方。”

“当然，我又不是搞慈善的。”索利达斯哼了一声，“玄武并不是最坚固的要塞，它还需要其他的Metal Gear来保护，并且耗费大量的导弹和人员进行全方位保护。对于我来说，目标根本不是玄武这个棺材一样的东西，我的目的根本不是玄武。”

弗琼有些惊讶：“你想要什么？”

“一张名单。”索利达斯一字一句

地说道，“一张‘爱国者’的名单！现在他们打算利用G•W和玄武把手伸到数字信息领域，这意味着他们要过滤掉的信息也存放在G•W里面，甚至其中包括‘爱国者’组成的精英委员会12名最高领袖的名单。”

“一旦你知道他们是谁，就会把他们一个个的除掉，而我则驾驶着玄武吸引他们的炮火？”

“没错，大家互相利用。”

“是吗？不过我有自己的办法，既然你不在乎玄武我们就把它带走，导弹的发射已经准备好了。既然不能摧毁‘爱国者’，我们就摧毁赋予他们权力的根源，那些被愚弄的大众好了。”

“请便，祝你们好运。”

两人的交谈即将结束之际，一阵狂妄的笑声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左轮山猫的身上。这个身穿长风衣的老人笑声里似乎充满了嘲讽和不屑，一直到笑声停住，他才转过身看着索利达斯和弗琼。

“两位的表演太精彩了……不过现在看样子似乎有点过火，我还是来做一下总结吧——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了，这只是我们的一次小小演习而已。这个S3计划你们知道是什么吧？模拟索利德•斯内克——但核心是什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就是重现影子摩西岛事件！”

“什么？”

左轮山猫靠在临海的栏杆上侃侃而谈：“看呐，艾姆斯和总统的死，忍者，类似死狐病毒的电脑病毒……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巧合？艾姆斯体内的纳米计算机关掉了他的心脏起搏器，忍者的出现也是我安排的。至于总统，他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不过他的角色也已经完成了使命。至于那个电脑病毒，不过是死狐病毒对应到数字领域的产物，他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删除G•W里关于‘爱国者’的资料。索利达斯，所以你的一切计划在一开始就是废物。只有胖子不同，他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用胖子来考核这小子的能力，为了说服胖子我们特意找来了斯蒂尔曼。巨壳如果真的爆炸了，那么演习就此结束。就是这样……你看呐，只要是正确的环境、正确的形式，每个人都可以被改造成斯内克。就算是新兵同样可以这样战斗，瞬间制造一个天才——这种训练可以完成更多伟大的使命。我们之所以选择索利达斯和这小子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像斯内克和大首领之间的关系。弗琼，你和‘死亡细胞’不过是影子摩西岛里斯内克要对付的猎狐犬。你看，为了让你和这小子对抗我们下了不少功夫，整个计划从两年前我把你老爸和那艘油轮弄沉的时候就开始，甚至把你丈夫送进监狱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半年前打算铲除‘死亡细胞’，这都是激起你们仇恨的方法，然后你们会去复仇，和计划中的一样。”

“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弗琼的愤怒让她产生了杀死眼前这个老头子的冲动。

不知何时，左轮山猫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弗琼：“当然……除了真正的索利德•斯内克的出现。真不知道是什么风把他吹过来的。”

“我的所有不幸，都是你们的计划……”

弗琼的愤怒没有完全燃烧就被熄灭了。左轮山猫的转轮手枪射出一发子弹，不可思议地穿透了弗琼的胸膛。这一幕不仅是弗琼自己惊呆了，就连雷电

和斯内克彻底愣住。

“这……怎么可能？”

“你并不是幸运女神。”左轮山猫吹了吹枪口的硝烟，“除了我们给你的之外，你一无所有。你知道为什么子弹打不到你吗？不是魔法也不是诅咒，当然更不是你的超能力。你一直都处在‘爱国者’发明的电磁场武器保护之下，你所要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可怜虫，让所有人同情你怜悯你……可惜你自己太过陶醉了，我们已经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万念俱灰的弗琼拼命抬起手对准左轮山猫开枪，子弹却向两侧滑去。这一幕之前还发生在自己身上，这让弗琼终于彻底相信了自己的幸运不过是人造。

“还没死？”左轮山猫皱了皱眉，“哦对，她的心脏长在右边。”

趁着弗琼和左轮山猫互相开枪的机会，索利达斯端起P90也朝左轮山猫疯狂开火。子弹在空中扭曲着四处飞溅，就是无法命中左轮山猫。

“再见了，朋友们。我要清理一下垃圾，顺便回收战斗数据和玄武要塞。”

飞身后退到Metal Gear Ray原型机上的左轮山猫启动了导弹开关，无数枚飞弹向着众人激射而来，玄武的上空刹那间闪动无数光华。倒在地上的弗琼此时忽然竭力爬起来，她拦在了Metal Gear Ray前面，拦在了万千炮火的前面。

“白痴，我已经告诉你，你的幸运不会再保佑你了！”

左轮山猫咬牙切齿地按动攻击按钮。导弹如雨点般向玄武甲板袭来，这一刻奇迹竟然发生了——弗琼张开双臂站在那里，没有一发导弹打中玄武，它们全部落空了！所有的弹药在接触到弗琼之前，宛如被什么神力分开了一般，向着两旁散开。

“这，这不可能！”

Metal Gear Ray 剩余的的热追踪导弹也一并发射出来，依然没有命中。弗琼站在玄武的舰首巍然不动，任凭暴风骤雨般的导弹在自己两旁呼啸而过

“我的名字叫海莲娜•道夫•杰克逊，我是一个高贵的军人的女儿！”弗琼的声音在风中屹立，宛如她坚强的身姿，但最终还是走向她想要的宿命，“我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弗琼最终还是倒下了，没有哪个人能在被子弹穿透胸膛后生还。斯内克拼命挣脱着铐住自己的手铐，雷电也被捆缚着无法动弹。只有索利达斯站在风雨中迎着巨大的Metal Gear Ray，仿佛无所畏惧。

左轮山猫冷笑一声，抬起右臂想要发射激光，蓦然一阵刺痛在他的右臂蔓延。

“不，不！现在不要……”

这一次的侵蚀似乎比以往都强烈，Metal Gear Ray停住了进攻脚步，一个操着挽完全不同语调的声音自左轮山猫的体内传出。

“兄弟们！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利奎德？”被铐在栏杆上的斯内克愣了一下，“果然是你吗？”

“没错！”那个声音高声叫着，“我一直潜伏在这个‘爱国者’走狗的手臂里，就是为了这一天。斯内克……是我把玄武要塞的消息泄露给你的搭档，让你来到这里。只有你才能唤醒我，我要亲手埋葬‘爱国者’！”

“你怎么知道‘爱国者’在哪里？”索

利达斯最关心的仍是这个问题。

"你想我为什么要选择左轮山猫作为寄主?"利奎德嗤笑一声,"他当然知道……不过在这之前你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斯内克,也只能有一个大首领。"

利奎德对于索利达斯似乎并无兴趣,说完这番话的他转身跳入Metal Gear Ray的驾驶舱里,启动战车跃入水中。

斯内克拼命挣脱开了手铐,朝着利奎德的方向飞速奔去,在Metal Gear Ray跃入水中之际,斯内克也随着它跳入纽约湾。茫茫夜色中,斯内克的身影就这样和利奎德一同消失在雷电眼前。

"斯内克!"

雷电撕心裂肺的声音没有任何回应,夜色中他没有注意到,玄武已靠近纽约湾的码头,而并无减速的征兆。

终章

2009年4月30日的凌晨,让世人震惊的一幕在纽约湾码头和曼哈顿街区附近开始上演。从海面上驶来的巨大海上设施以压倒一切的质量和速度扑向城市,彻夜不眠的纽约市在这一刻正欲进入休憩,却被猛然惊醒。庞然大物穿过了华盛顿桥,碾上曼哈顿,冲入纽约市。破碎的建筑一路拖曳出毁灭一般的痕迹,而雷电和索利达斯在玄武撞击地面的巨大惯性下从甲板跌落到一幢建筑的楼顶。

索利达斯左右环顾片刻,仰天大笑起来。

"联邦纪念堂……"

雷电挣扎了一下才从地面爬起:"你笑什么?"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四月三十日。"

"没错……"索利达斯冷笑道,"两百年前的今天,就在这里,乔治华盛顿当上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宣布另一个独立日,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爱国者'规则的终结。这里就是自由诞生之地,一切的开始。"

"你想要的不过是权力罢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雷电站直身体,遥望着这个曾经自称是他父亲的男人。

"你错了,杰克。"索利达斯摇头否定了雷电的评论,"我想要的不是权力,而是那些被'爱国者'夺走的东西——自由、民权、机遇,国家的原则……一切他们打算通过数字审查抹杀的东西。杰克你听我说——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没有人可以永生。生命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瞬间,这个宽限的期限让我们把基因传给下一代。生命的信息由父母传给孩子,这样基因才可以流传下去。可惜我们不会有孩子,最初从大首领那里被克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失



去了生殖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把火炬传递下去，那么我们还能留下什么？我们必须留下某种可以证明自己存在过的记号，基因可以由父母传给孩子，信息也可以这样流传下去。我想要的不过是人民和历史都能记住我，'爱国者'想要通过控制数字信息来保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我希望我的事迹可以流传下去，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尘埃。这就是我的遗产，我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爱国者'连这都不允许，因此我要挑战'爱国者'，使我们得到解放，我们将成为——自由之子！"

雷电无言地看着语境渐入癫狂的索利达斯，耳畔的通讯器不知何时又开始响起要求接听的声音。调用纳米计算机打开通讯器，雷电看到了一张自己并不敢相信的脸。

"雷电，你能听到吗？我们还在这里。"

坎贝尔上校的面容有些变形，但看上去依旧是那个对雷电发号施令的罗伊•坎贝尔——雷电调整了一下心情，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其实并非真实存在的坎贝尔上校本人。



"怎么可能？AI已经被摧毁了。"

"那只是G•W。"上校的声音趋于平稳，虽然说出的是人声，却有着一种冷酷至极的味道，"我们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人类，而是在两百年间通过白宫层层考验形成的意识形态。与四十亿年前在原始海洋中形成的生命体不同，白宫是我们生命的源泉，进化的基础。我们是一种不定型的存在，是你们渴求的规范与道德。只要这个国家存在，我们就不会消失。"

"别胡说了。如果你们是不朽的，为什么还要剥夺个人自由，审查互联网？"

罗斯玛丽的脸也浮现在纳米计算机上："别傻了，杰克。"

上校的面容变得古怪又可怕，声音也扭曲了一瞬，显然是病毒的功劳："人类的基因工程在本世纪初已经完成了，我们要面对的是人类的竞争与进化。杰克……基因里不会包括记忆、文化、思考和历史这些东西。"

罗斯玛丽以从未有过的嘲讽口气高声叫道："基因里没有包含任何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不是基因和进化必要的信息，它们被人类保存，用文字和石碑等方式记录。"上校继续说道，"后辈们继承信息也是有选择的留下一小部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会被保存。"

"但是在这个数字化时代里，"上校继续说道，"琐碎的信息每一秒钟都在积累，还会一直保存下来，不会腐朽。"

罗斯玛丽附和道："甚至包括谣言、误解和诽谤……"

“这些信息流传下来，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AI继续扮演着上校和玛丽的两个角色，喋喋不休地说道，“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修改内容，而是创建规则。”

“创建规则？”雷电觉得自己有些听懂了对方的意思。

“数字信息社会能弥补人类的缺点，而且可以阻止那些不真实的东西继续发展。”上校的声音依然平静，却充满了完美的自信，随后这个声音又切换成罗斯玛丽，“看看你身边的那些所谓美德都是些什么。你们投资数十亿来开发那些杀人的武器，对犯罪分子的尊重居然高于对受害者隐私的保护；尽管有人穷困潦倒，还是有大批资金被募集用来保护有害的物种。每个人都被告知要对别人好一点，然后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别人淘汰……总是让自己相信成功就在眼前，事实却是获得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人。”

上校的声音像是从远处飘到耳畔，又像是高高在上的神祇：“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昏浊，最终这些无用的信息会吞没整个世界。我们有责任制定一种规则，就好像基因一样……必须过滤掉那些没用的信息，人类才能进化。”

“你们有什么资格决定什么有必要留下什么没有必要留下？”雷电反问道。

“没错，可是还有谁可以在你们制造的垃圾海洋里找回有价值的东西并流传给后人呢？”上校也反问雷电。

“流传什么，信仰什么，这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雷电竭力反驳着，却感到力不从心。

罗斯玛丽夸张地笑了：“这是斯内克告诉你的吧？”

“你看，这就是你无能的证据，你甚至没有行使自由意识的权力。”上校的声音继续扮演冷酷的高高在上，“人类的软弱让他们总是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麻痹自己的灵魂。这样的人使用自由的权利，你觉得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真相吗？”

“人类不配拥有自由。”罗斯玛丽的声音继续说道，“当一切都顺理成章之后，你们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一直在为你们考虑。”

“雷电。”上校的声音说道，“左轮山猫不知道所有事实的真相。”

“我们要统治整个国家，对一个小小的士兵我们没有什么兴趣。”罗斯玛丽接道。

“事实上S3计划指的并不是索利德•斯内克模拟计划，而是Selection for Societal Sanity——也就是民智选择。S3是一个控制人类思维和意愿的系统，S3不是你也不是索利德•斯内克的影子，S3是一种方式，他可以创造一种环境，使你成为你自己。”

“你看，我们是S3，你不是。”

“现在这场模拟实验还剩下最后一场战斗数据要收集，现在是最后的演习，杀死索利达斯。”上校结束了解释，给雷电提出最后的要求，“如果我们收集不到你体内纳米计算机传来的生命信号，这意味着奥尔加的孩子将不能再活下去，罗斯玛丽也一样。”

被AI的理论折磨得几近崩溃的雷电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抬起头。

“罗斯……她真实存在吗？”

“我当然存在。”罗斯玛丽的声音渐渐远去，“杰克，你必须相信我！”

再度睁开自己的双眼去看这个真实世界，即使周围冰冷的空气也让雷电生

出几分亲切的感觉。索利达斯就站在雷电不远处望着他，背后一双机械出手依旧蠕动着。

“杰克……我的孩子，同样身为怪物的我和你，看来我们必须一决雌雄，看看哪一种怪物才能活下来。”索利达斯拔出一把佩剑，指向天空，“顺便告诉你，你的父母是我杀死的。”

即使再听到任何更震惊的真相也不会激动的雷电还是如遭雷击地看了一眼索利达斯：“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别人创造的。”索利达斯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平常的往事一样说道，“利奎德和索利德打败了大首领，杰克，除非你也打败我并面对自己真实的过去，否则你也将永远在一个循环里无尽轮回，无法逃避。现在是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刻，来吧！”

索利达斯手中长刀飞落在雷电面前，刀锋劈开了雷电腕上的手铐。白发的年轻战士低头看了一眼这把刀，将长刀拔起。清晨的纽约市空气湿润冰冷，雷电的目光顺着纪念堂穹顶落在索利达斯身上，他手中是两把同样的长刀。

“我还有一个理由不得不杀你。”索利达斯横起刀身，“存放在G•W里面的爱国者线索已经被删除了，只有你体内的纳米计算机还残留着这些信息，所以和你觉悟吧！”

索利达斯怒吼一声，借助超强铠甲的威力直线朝雷电冲刺而来。刀光随着他身体的飞速移动在空中形成一道尖锐的白色辉记。雷电谨慎地架起手中长刀，一个侧闪避开这威力无匹的一击，趁着索利达斯去势未尽反手一刀划过自己养父胸口。

嗤啦啦一声金属切割音，雷电收刀后退数步，避开了索利达斯反手挥舞出的一团刀光。开膛手杰克的动作在记忆里渐渐复活了，轻盈地跳跃着又避开索利达斯强化铠甲射出的导弹，一团火焰在索利达斯的背后熊熊燃烧。

索利达斯看了雷电一眼，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口的刀伤，反手将武器淬入火中，灼热的气息自刀锋上向四周蔓延，雷电疲于应付索利达斯的一对触手，无暇阻止他将两把刀刃烧成赤红。

“来吧，杰克！”

疯狂的红色刀锋在空中化成一团烈焰，刺向雷电。雷电依然以轻盈的姿态左右闪避，静待刀锋降温。两人的刀尖在空中反复交锋数十次，火光溅落中雷电又一次击中了索利达斯胸口铠甲，一道更深的裂纹在铠甲上绽开，索利达斯怒喝一声，干脆除去外部铠甲，举起双刀又一次冲向雷电。

索利达斯的双刀冷去后发出湛蓝色的金属光芒，在清晨的联邦纪念堂楼顶光彩夺目。两人的刀剑相格声惊醒了一群白鸽，象征和平的白鸽呼啦啦飞上云霄，仿佛在讽刺这些人类的无聊争斗。

随着战斗渐渐升级，又是数十次刀锋相汇，索利达斯双刀连续斩向雷电之际，雷电借力高高跃起，错开了索利达斯致命的两刀，在他整个人落地之前，一刀横过索利达斯没有护甲的后腰。

刀锋贴着金属护甲没入骨肉，切开了皮肤和肌肉，切开了骨骼和内脏，切开了生命和希望，也切开了自由与信仰的是和非，对与错！

一击致命，雷电收刀卓立在纪念堂屋顶，望着一言不发的索利达斯，同样沉默着。

这一刻朝阳初升，阳光洒落在索利达斯和雷电身上。两人的目光相会，

似有千万言语都已在刚刚的刀光剑影中说完。无声的相视中，索利达斯后退几步，从高高的联邦纪念堂上坠落。

坠落在纪念自由、民主、希望和机遇的华盛顿雕像下。

雷电沉默地看着这一切，他不明白索利达斯追求的是对是错，自己执行的是好是坏。清晨的纽约市街头人来人往，因玄武撞击城市造成的混乱中，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打扮怪异，背负着冷兵器的白发青年。

“我究竟是谁？”

“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们是谁。”斯内克的声音在雷电背后响起，“这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真实，你看到的真实多数都是虚幻的，即使你认为自己看到了，那也不过是大脑给你的感觉。”

“那我该相信什么？又该留下些什么？”

“相信你自己的选择，信任你所信任的东西。你想要为之奋斗的东西……总之你想要信任的东西才能决定未来，‘爱国者’只是一种虚幻，你慢慢去想吧。”

“……”

“听着，我知道这次任务你没有多少选择，但这次任务中你所思考的那些感觉，它们都是属于你自己。你决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是说从头开始？”雷电看着斯内克。

“是的，一个崭新的人，新的名字，新的回忆，将要留下什么，由你自己决定。”

雷电叹了口气，点点头，将手中的狗牌扔了出去。

“你的？”

“不，从没听说过的家伙。”雷电忽然想通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我将重拾自己的名字和生活，我会找到那些必须流传下去的东西。”

“奥尔加的孩子怎么样了？”想到这个问题，雷电又想起那个为了自己孩子不惜牺牲的母亲。

“别担心，我会找到他。”斯内克安慰雷电，“只要你还活着，他就没事。”

“你知道利奎德去哪儿了吗？”

“我在他的Metal Gear上安了追踪器。”

“他去找‘爱国者’吗？”

“没错。”斯内克笑笑，“不过我觉得一开始左轮山猫知道的位置就是假的。嘿，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这个。”

斯内克掏出一张光盘，赫然是雷电输入病毒时所用的那张光盘。

“这，这不是被左轮山猫搜走了吗？”



“我给你的那张是假的。”斯内克淡淡解释道，“这个病毒的代码能够摧毁G•W的主要部分——有关‘爱国者’的信息。这意味着，这里面包含着有关‘爱国者’的讯息。”

雷电兴奋起来：“我明白了，分析这些代码就可以找出‘爱国者’。交给我吧。”

斯内克摇头，否决了这个提议：“不，你现在没空，有人想要和你谈谈。”

雷电看着斯内克不理自己离去，在人潮人海中他又一次有些茫然。不过很快有一股温暖的注视让他慢慢抬起头，那些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感觉异常熟悉。

人群之中，纤细美丽的女子正朝雷电招手。无数记忆和虚幻的重叠都换不回这一刻的喜悦，雷电想起那句“你要相信我”，兴奋地走向那名长发美丽的女子。两个人之间距离很短，雷电却觉得自己好像走了很远一样。

贴近，雷电用手轻轻抚摸罗斯玛丽的脸庞，罗斯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她不是虚构的人物。

“罗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究竟是谁？”

罗斯玛丽嫣然一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寻找，不是吗？看，真实的我，就在这里……”

肌肤相碰的触感不会虚假，雷电挽着罗斯玛丽的手走到联邦纪念堂门口。

“罗斯……我想起来了。”

“哈？”

“我想起来了，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嗯，没错，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该把什么留给未来，有人告诉我所有生命体都会把基因遗传下去。”

罗斯玛丽轻轻抚摸自己的小腹，温柔地笑了：“你是说孩子？”

“是的……”雷电抓着女友的手，低声说道，“但基因不是我们惟一要遗传下去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包含在DNA里，要由我们来教给我们的给孩子。”

“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思维、文化、诗歌、怜悯、悲伤、快乐……我们将会传授他们一切，我们一起！”

罗斯玛丽的笑容有些甜蜜也有些羞涩：“这是……求婚吗？”

“嗯，只说给你听……”

（完）

潜龙谍影2名词解释

A.I：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的简称。

VR训练：从影子摩西岛时代就开始的美军虚拟实境训练，通常指在虚拟的环境中为受训者提供各种经验，以使得未曾参加实战的受训者也能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Metal Gear：直译为合金装备，一种巨型的可在任意地点对地面进行核打击的新型武器。在《潜龙谍影1》当中登场的Metal Gear Rex是美国政府委托阿姆斯军工秘密研制的全新武器，其设计思路来自七十年代俄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巨型陆上战车。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对抗泄露出来的Metal Gear资料，开始转而秘密研发更加先进的Metal Gear Ray。

格鲁乌：俄罗斯总参情报局的别称，也称俄罗斯特殊使命部队。

G·W：George Washington也就是乔治•华盛顿的缩写，隐藏在玄武要塞中的人工A.I，代替‘爱国者’们进行信息筛选和抉择。玄武的核心A.I，能够模拟人的情感和控制人类所需的情报，以达成控制人类思考的目的。

S3计划：以模拟斯内克在影子摩西岛上行动为目的的实战演习，目的是创造出可以媲美斯内克的最强战士。当然这只是表面目的，其深层目的在于进行以信息筛选的方式控制人类思想，即所谓的“民智选择”。



《潜龙谍影2》剧情解析

《潜龙谍影2自由之子》（以下简称MGS2）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悬念众多的游戏续作。当然时至今日来看，这里的悬念都已被《潜龙谍影4》解释完毕。本作故事最初的部分讲述斯内克潜入发现号油轮寻找新型Metal Gear证据，结果遭遇左轮山猫与前苏联佣兵头目格鲁科维奇挟持油轮。左轮山猫欺骗格鲁科维奇获得Metal Gear Ray后击杀格鲁科维奇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道夫•斯科特驾驶Metal Gear Ray逃走，并利用无人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嫁祸于斯内克。左轮山猫是个双面间谍，表面上他受雇于美国总统乔治•西尔斯，也就是MGS2的大反派索利达斯，



事实上他又是“爱国者”的间谍。整件事既是出于他与索利达斯的密谋，也暗合“爱国者”的意思。油轮沉没之后，“爱国者”在原地兴建巨壳设施美其名曰净化海水，实际上是在巨壳下部研究新时代的军事要塞玄武。

两年后巨壳建设基本完成，内部玄武的工程也接近尾声，美国现任总统詹姆斯•约翰逊登上巨壳视察工作，同行的还有特工理查德•艾姆斯。理查德•艾姆斯因为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中放过了自己的前妻，并任其写出《影子摩西岛的黑暗》一书揭露事件真相，惹怒了“爱国者”。“爱国者”决定杀死理查德•艾姆斯，并将他作为S3计划的一部分。

S3计划真正开始于索利达斯占领巨壳，大部分的计划都在“爱国者”控制之内。雷电作为被模拟的对象，被军方洗脑后接受VR训练，参与巨壳的反恐任务。与雷电交谈的主要角色——坎贝尔上校实际上是G•W模拟出来的AI，他才是整个S3计划的核心部分——尝试使用模拟的方式来创造某种环境，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对此雷电并不知情，最开始出现的罗斯玛丽也不知情，后来在雷电发现真相后罗斯玛丽的通讯被切断，但她没有被挟持。

表面上索利达斯为了对抗爱“国者”，试图引爆核武毁灭整个曼哈顿的电子系统，让“爱国者”停摆。但事实上他只是希望得到“爱国者”的名单，并消灭“爱国者”。美国现任总统詹姆斯•约翰逊最初为获得更大权力与索利达斯合作，后因两人意见分歧放弃合作。约翰逊总统对毁灭世界这种伟大事业兴趣不大，甚至不惜牺牲自己。雷电的第

一目标失去，这些步骤都和《潜龙谍影1》的内容极为相似，这也是索利达斯相信S3计划只是为了创造一个类似斯内克般超级战士的原因。

雷电作为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有了索利德•斯内克（化名普利斯金上尉）的参与而发生了偏离轨道的种种行为，并最终还是摆脱了“爱国者”的控制，对于这一点爱国者的AI也没有料到。但事实上是，最后的赢家并非“爱国者”也不是索利达斯，而是带着Metal Gear Ray逃走的左轮山猫。作为“爱国者”的心腹，甚至是代理人之一，左轮山猫骗过了所有人。他的传奇在《潜龙谍影4》里还有延续，这里就不赘述。死亡细胞三个人里只有弗琼是为“死亡细胞”而战，梵普生死未知，胖子被雷电干掉。当然雷电最惨，他所有的记忆都是伪造的，甚至连女友都是间谍。在崩溃之余雷电还是完成了整个模拟实验，并走出了迷惘。纵观整部作品，索利达斯所做的一切并非错事，正如这个系列一贯的风格，每个人都有自己偏执的一面。

格鲁科维奇的女儿奥尔加参与了巨壳事件，却是因为“爱国者”挟持了她的孩子。最后奥尔加为救雷电而死，并不是她想救雷电，雷电一旦死亡，奥尔加的孩子也将面临死亡。在这种是非面前，每个人的选择都很自私。

奥塔肯是为了自己的妹妹来到巨壳，艾玛的存在最初是个偶然，当然“爱国者”知道这件事之后就不那么偶然了。所以艾玛的病毒光盘里有“爱国者”删除自身信息的程序。这个程序最后被奥塔肯所利用，破解出了“爱国者”名单——可惜的是，名单上的人都死去很久了，因为他们是二战后的巨富。接受爱国者馈赠的那个人就是索利德•斯内克的父亲——大首领。

所有人在这场事件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惨的当然还是索利达斯，美国总统被“爱国者”赶下台后本以为心腹左轮山猫会为自己对抗“爱国者”出钱出力，没想到居然是个无间。最终走投无路的索利达斯与雷电在纪念堂楼顶一战，事实上就算战胜了他也没有什么出路。本作与《潜龙谍影1》千丝万缕的关系太多可以不说，但这个索利达斯就是《潜龙谍影1》最后在黑暗中听报告的那位，不得不提一下。

巨壳事件演化成玄武事件后，雷电被斯内克利用，奥尔加带着雷电进入玄武。最终一切都如“爱国者”所愿，玄武没有落入任何人手中，索利达斯身死，雷电则开始了对抗“爱国者”的荆棘之路。追寻自由的路代价高昂，让我们对这些战士和各自拥有信仰的人们肃然起敬吧。



铁与火的世界（下）

文/莱莱子　编/夜蓝

前情概括

为了寻找解除寄生木诅咒的办法，威尔打算去英国寻找罗杰·培根。但却不期然在勒阿弗尔港口遇到了老友加藤政二，并从后者嘴里知道培根已被人带走。根据线索追到佛罗伦萨之后，竟然被尼科尔设计偷袭，一行人全数被抓。在飞艇上尼科尔以培根和卡琳的性命要挟威尔交出“三古卷”之一的《往生咒》。好不容易逃回威尔士，培根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飞行器，并告诉他们尼科尔为之服务的“剑贤骑士团”团长实际上是俄国妖僧拉斯普汀。

偌大的俄罗斯帝国已是强弩之末，此时正值内忧外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幼女安娜斯塔西娅坚信拉斯普汀和尼科尔图谋不轨，正试图找出证据时险些遇害，威尔碰巧救了她，正好借此机会进入冬宫找仇人算账，但结果竟完全不是拉斯普汀的对手。大家在安娜斯塔西娅的帮助下逃出帝都，与培根汇合，并得知遭拉斯普汀驱逐的真正的骑士团长尤利乌斯在土耳其格雷梅大峡谷中居住。后者建议威尔唤醒阿蒙的力量与寄生木抗衡，威尔与卡莲一起进入对自核梦，在那里他见到了以前被自己击败的阿尔伯特·塞蒙，还看见了爱丽丝的幻象，是卡琳在迷失的边缘帮助了他。

重新掌握了阿蒙的力量后，一行人决定回到圣彼得堡与拉斯普汀一决胜负。

恶魔之章——阿斯摩德乌斯（一）

神情憔悴、略带病容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站在王座前，茫然凝视着锦衣华服的济济宾客在冬宫艾米塔什大厅中谈笑风生，觥筹交错——为了庆祝他巡视前线归来，已经连续举行了十天的庆祝活动。从圣彼得堡广场上的大型阅兵，到令都城内万人空巷的焰火表演，每一夜宫中都有通宵达旦的奢华舞会。上万加仑的美酒和如山的食物被免费发放给民众，让他们也能和达官贵人们一起为归来的沙皇陛下举杯，为伟大的帝国祝福。

可是，当沙皇和家人们走上冬宫的阳台，向广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挥手致意时，他却依稀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十年前——1905年的1月9日，也是在这里，面对成千上万前来请愿的工人与平民时，他发现那些人的脸上凝聚着如此深刻的怨忿，好像排山倒海的巨浪将吞噬一切……

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朝请愿者们开枪，但那也永远不再重要，接下来的冲突迅速演变为一场屠杀。为了保卫皇宫而来的近卫军同样被对方惊人的气势所震撼，恐惧之下，他们变本加厉地大开杀戒，一千多平民的鲜血染红了这座古老都城的历史……

血之礼拜天……如果我无法释怀，又怎么能期待别人就能让这可怕的往事消失在记忆深处？

沙皇无力地注视着他的人民，他们开怀大笑的面孔被夜空中绚烂的焰火照亮，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破碎的玻璃假面，藏在其后的则是永远无法化解的仇恨……

乐队开始奏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皇后亚莉珊德拉和两位大公主被请去跳第一支舞，安娜斯塔西娅没有出现，可是似乎也无人在意。拉斯普汀依旧穿着他那黑色的僧袍，身旁围满了阿谀奉承之辈。寒暄之余，他抽空向沙皇独坐的地方瞟了一眼——不知何时，那里已经人去座空，尼古拉二世走了。

沙皇匆匆穿过冷清的皇宫——几乎所有的侍者都集中在艾米塔什大厅为舞会忙碌。他向北翼的叶卡捷琳娜藏书房走去，一路上只有几个站岗的卫兵一面行礼一面朝他投来惊讶的目光。

“父皇！”藏书室内一片漆黑，一个矮小的人影突然扑上来抱住他的胳膊欢呼道，“你果然没有爽约！”

“安娜，安娜，你最好有个恰当的理由干这件事——你知道我不喜欢瞒着你母亲，”沙皇闷闷不乐地说，“圣母在上，你最好不要真地如同他们所说，是个有妄想症的坏姑娘，不然我非得狠心把你送到欧洲去不可了！”

“父皇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回来以后我们也根本不能独处，安娜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想告诉你，但是没有机会！请不要惩罚伊丽莎白，是我让她为我带信给您的。”安娜斯塔西娅拧亮放在书桌上的一盏小汽灯，取出那张珍藏已久的照片交给沙皇，“您肯定认识尼科尔——那个以前总为拉斯普汀跑腿的金发小子吧？另外这一个，名义上是日本驻俄贸易协会会长，叫加藤政二，实际上是为日本海军情报部工作的人。”

沙皇接过照片，在昏黄的灯光下审视着，他的眉头渐渐拧起来了：“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跟踪了那个日本人……”小公主骄傲地回答，然而她的父亲却闻言变色。

“什么？你果真如你母后所言——私自出宫了？”

“如果有些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也可以！”安娜斯塔西娅坚决地说，“就在您回来后不久、有人入宫‘行刺’的那晚之后，尼科尔就从宫中消失了……”

“我知道，拉斯普汀说他应教皇之召回梵蒂冈了。”

“不带任何行李、随从，不坐任何交通工具吗？那一天晚上他去见过拉斯普汀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当值的卫兵、宫女、侍者，我全部查问过，他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或许他是秘密出行……”

“父皇，尼科尔恐怕已经死了！拉斯普汀察觉了秘密的泄露，第一时间解决了他。”

沙皇沉默良久：“但我们待他不薄，一个僧侣，没理由要做这种卑鄙卖国的勾当……”

“可是您从来也不曾像母后那样信任过他，不是吗？只要看到那双可怕的眼睛，您就知道他绝非善类。”安娜斯塔西娅目光如炬，炯炯闪烁，“父皇，没有时间再犹豫了！请在打草惊蛇之前尽快找理由拘禁拉斯普汀，他的胃口远不止与日本人勾结如此而已……”

“可是，”沙皇满面惶惑，“阿里克谢还需要他……”

“父皇！”安娜斯塔西娅跌足怒道，“生死有命，阿里克谢需要的是上帝的眷顾，不是黑魔术！难道您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祖国沦丧在一个疯子手里吗？！”

沙皇腾地一下从椅子中站起，眉头紧锁，在房间中如困兽般团团转。

“公主，如果你生为男人，贫僧想夺取

帝俄，恐怕就要多费上好些功夫了！”

如锉刀般沙哑的熟悉嗓音突然响起，公主和沙皇都吃了一惊。宛如静静浮上水面的鲨鱼，拉斯普汀如刀削般瘦长的身体逐渐从房间最深的黑暗中浮现。在那张始终埋没在暗影中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灼灼发光的灰色瞳仁。

“拉斯普汀……！”沙皇定了定神，鼓起勇气喝道，“立即退下，不得无礼，朕权且当你饮酒过度在胡言乱……”

“陛下，您是知道的，知道这个帝国如今已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了。无奈在亲眼目睹了前线的惨状之后，还是必须要回来向国民和家人撒谎说胜利一定会到来……”拉斯普汀毫无顾忌地打断了沙皇的话，冷笑着径直朝他走来。沙皇的勇气在那双鬼火般的眼睛前消失殆尽，下意识地不断后退。

“每一晚，您还要被迫听那些名不符实的吹嘘颂扬，摆出一副治国明君的样子去接受万民朝拜，其实您比谁都清楚人民那刻骨铭心的仇恨和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漩涡。您都看到了，只是不敢也不愿意面对——多么可悲的一位末代帝王啊！”

“我……”沙皇的额上沁出大颗冷汗，他全身都在颤抖。

“胡扯！这个国家是在你手中变成这样的！”在一旁的安娜斯塔西娅怒火中烧，忘记了害怕，“你欺骗母后，祸乱朝纲，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拉斯普汀突然仰面大笑，笑声令二人的血液都要凝固了：“贫僧得向您致谢，公主殿下！要不是你自作聪明，我还找不到如此完美的机会——你们这两个眼中钉一去，剩下的孤儿寡母，只有任人宰割了！俄罗斯唾手可得也！”

“你……你说什么？！”沙皇又惊又怒，“你胆敢弑君篡位？！”

“哼，”拉斯普汀冷笑道，“谁稀罕这个烂摊子，燕雀焉知鲲鹏之志，何况你们俩死到临头了！”

他阖目凝神，开始喃喃颂咒，右手在空气中划动，复杂的文字与图形如萤火般凭空出现而又消弭。公主与沙皇面前的空间开始扭曲，迅速形成黑色的漩涡。随着漩涡的转动越来越快，中心的罅隙也越来越大，突然一只嶙峋利爪从中伸了出来！

“不好！！”安娜斯塔西娅想起在旅馆曾经追杀自己的怪物，“父皇！”

她拉起怔在原地的沙皇转身就跑。拉斯普汀并不急于追赶，仍在原地作法。即将跑出书房时，安娜斯塔西娅回头瞥了一眼——从那个已经扩张到半人宽的裂缝中，一双充满杀意的绿色眼睛正死死盯着她！

“卫兵！！卫兵！！”她大喊起来。

“我早就遣散了附近所有的岗哨！”拉斯普汀狞笑着命令道，“去吧，阿扎兹勒！”

一团狰狞的黑影从裂缝中遽然蹿出向他们扑去，安娜斯塔西娅惊叫起来。

沙皇的勇气仿佛被瞬间唤醒，他用尽全身气力撞向房门，在使魔即将夺门而出的瞬间把它关在里面。

“安娜，快走，快走！”他用肩膀死死抵住门，对公主挥手道，“去找人来帮忙，去告诉大家！！”

使魔阿扎兹勒狂暴的咆哮从门后传来，木门在它强大的力量下剧烈摇撼，安娜斯塔西娅惊恐地注视着门框上出现的条条辐射状裂纹，却丝毫没有后退。

“安娜，你想干什么，快离开这儿！”

话音未落，厚重的红木门发出一声呻吟，轰然迸裂。使魔一跃而出，向被撞飞出去的沙皇扑去！

与此同时，安娜斯塔西娅扬手掷出一

个小而透明的物体——不是对使魔，却是对书房内仍在喃喃自语的拉斯普汀。它在空中隐隐闪出晶莹剔透的光芒，划出一道弧线正中后者的胸口。

“……你……！”拉斯普汀起初还不曾在意，片刻之后却猛地面露痛苦之色，“这是圣水……！”

玻璃小瓶里装盛的圣水全都泼洒在他身上，黑烟四起，伴随着可怖的灼烧声，拉斯普汀尖叫着捂住伤处跪倒在地。作法中断了，将沙皇摁倒在地的使魔发出一声嘶鸣，化为轻烟散去。公主上前拉起父亲扭头就跑。

“你们以为可以逃走？！可以从我的手中逃走吗？！！”不知何时，身后拉斯普汀令人毛骨悚然的咒骂已经不复人声，仿佛万千只愤怒的黄蜂在咆哮。

“不要回头看，父皇，不要回头！！”两人沿着长廊拼命奔跑，都感到一个巨大的东西从后方迅速追来，地面在震撼，刺骨的恶寒与逼人的腥臭不断逼近。

那追来的真的是拉斯普汀吗？两人谁也不敢回头去看，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人类显得如此渺小，毫无还手之力。

——已经逃不掉了。

有什么庞然大物从后方向他们扑来，沙皇把女儿紧紧抱在怀中，但在黑暗降临的最后瞬间，她却用尽全力推开了父亲。

“……安娜！！”

几点灼热黏稠的液体飞溅在沙皇的面颊上，他绝望地大叫起来，但没有得到回应，公主的身影消失在几条扭动的触须之后。沙皇努力爬起，拔出佩剑，向曾经的拉斯普汀转过身去……

——如果俄罗斯注定要堕入地狱，至少我在死前不会畏惧面对它……

与此同时，强劲的风压猛然从他的右侧方袭来，有某种物体从空中高速接近。沙皇顿时被掀飞出去，在头晕目眩之际，他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仿佛神话中远古巨兽的交锋，两只狰狞的恶魔互相朝对方扑去。一只长着章鱼般的眼睛和丑恶的触须，另一个双目绯红如火，有镰刀一样锋利的狭长双翼。在雷霆万钧的搏斗中他们左冲右突，撞毁了半个庭园，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冲上了夜空。伴随着从皇宫中飘出的音乐，绚烂的礼花在黛色的天幕下朵朵绽放，映红了那两个殊死厮杀的异界生物。广场上人们的欢呼立即转为惊叫，乐声戛然变调，传来打碎器物、撞倒家具、乱成一团的脚步声，艾米塔什大厅中，宾客与侍者都在夺路而逃。他们像受惊的羊群般从跌坐在地的沙皇身边跑过，没人注意到他。

然而这一切都不再重要。尼古拉二世背靠着墙壁，哀恸、绝望、老泪纵横——他只知道，他的安娜死了。

死神之章——帝国的终焉

时至今日，圣彼得堡人仍然能绘声绘色地给游客讲述公元1915年6月的那次“神迹”，尽管他们用了这个表示上帝显灵的词语，大多数俄国人仍根深蒂固地将事件本

身视为不祥的预兆——在为了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巡视归来庆典的第十天晚上，两个形态怪异、凶神恶煞的魔鬼突然出现，在被五彩礼花照亮的夜空中盘旋厮杀，直到其中一个朝冬宫后的涅瓦河坠落下去，而另一个也随即消失，从此再没有人见过它们……

十几万人目睹了这骇人听闻的一幕，其中很多当场失去了理智，以投河或其他方式自杀身亡。另外还有不少相信那是世界末日的征兆而陆续选择了弃世。实际受影响的人数，至今也无从统计。距此一年半之后，二月革命爆发，掌权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遭枪决的惨剧而沉重地落下了帷幕。这些虽然是后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帝国在那一夜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迎着仍在不断飞升的焰火，威尔——或者说他化身的魔神阿蒙，看着遍体鳞伤的阿斯摩德乌斯终于不支，象颗陨石般撞向地面，忽然感到一阵难忍的悲伤。他没有去追击尚未死去的敌人，而是朝皇宫中的某处飞去。

沙皇尼古拉二世泪流满面地抬头，茫然注视着阿蒙扇动双翼降落在他面前。恶魔缓缓朝他伸出右手——里面躺着安娜斯塔西娅小小的身体，蓝裙子上凝结的血已经变成了黑色。

失去了女儿的父亲扑上去嚎啕大哭，哭声像刀子般剜着威尔的心。他轻轻把公主的尸体放下，振翅而去，留下那个行将破碎的帝国在死神的阴影下为自己多舛的命运哀悼。

培根的飞行器在空中等着他。威尔却没有停留，他保持着恶魔的形态一直向东南飞去。如一只信鸽，令本能驱使自己的方向感。

顽固的诅咒仍然在吞噬着他的心灵，即使杀死了拉斯普汀也无济于事，但他仍然想回家，想去日本，去看那在对自核梦中见过的风之森。

他要去找爱丽丝，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自己的救赎。

拉斯普汀觉得自己听到了如歌的风声，但结果却是涅瓦河在耳边静静流淌。

他从高空一直跌落到河里，顺水被冲上了一个废弃已久的小码头。恢复了人形，身体僵硬，动弹不得，只有意识仍然在半明半暗间浮沉。

“看来阿斯摩德乌斯要抛弃你了，团座。”

恍惚间一个熟悉的声音对他说，拉斯普汀视野模糊，只能依稀看到一个裹着黑衣的男人对他俯下身来。

“……尼……科尔……”

金发的年轻人掀开斗篷的风帽，曾经俊美的脸变得瘦骨嶙峋，几道虬结盘亘的长长的伤疤从胸口一直延伸到面颊。

“你叫人把我刺伤了再丢进河中，伪装成抢劫杀人……幸好有加藤帮忙，我才又从地狱里爬了上来。”

拉斯普汀翕动嘴唇，但是吐出的只是几个含混的音节。

“这令人惊异的生命力实在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不然还要重新订立与魔神的契约。”尼科尔从怀中抽出匕首，“弑神者已经离开，我也要走了，有了阿斯摩德乌斯的力量和日本人的协助，我会做得比你更好。再见了。”

寒光闪过，匕首深深插进了拉斯普汀的胸膛，黑色的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拉斯普汀在大笑，却寂然无声。

尼科尔感到强劲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涌进自己的身体，但与此同来的还有拉斯普汀阴森的嗫嚅：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小子！

那个濒死的笑容凝结在拉斯普汀灰白色的脸上，他的身体此刻已经僵直了。

月之章——犬神藏人

阿蒙像只鹰一样飞越苍凉的西伯利亚大地，略过寒冷的白令海，或许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奇异的身影，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和海参威港口的渔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硕大的黑影给他们带来的疑虑和恐惧。有个声音在脑海中呼唤他，像为他绘出了归途的路线。风吹拂着他的双翼，由极寒逐渐变得潮湿温暖，阿蒙倏然发觉脚下的大地已与之前大不相同，一望无际的葱绿充满了视野，熟悉的富士山白雪皑皑的山巅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到了，到家了！

他忽然感到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但疲惫也瞬时袭来。他知道同伴们乘着培根的飞行器一直跟着自己，但是变身回去似乎太迟了。牵引他的"线"骤然消失，威尔猛地感到一阵晕眩，向脚下起伏的山峦和林海坠了下去……

重物从高处坠落的闷响突然打破了森林午后的宁静，惊起一大片飞鸟，也惊醒了在一棵云杉树下小憩的少年。他一跃而起，猿猴般灵巧地三下两下攀上大树，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什么也看不到，只有鸟儿拍打翅膀和枝桠折断的声响不断在山间谷地回荡。

少年跳下树枝，抓起弓和箭袋，一面噘起嘴唇打了个清亮的唿哨，一面拔腿朝山谷那边跑去。

他像风一样穿越日光斑斓的林间空地，跃过溪流与横倒的枯木。伴随着越来越近的喘息和轻巧的脚步声，一只健壮的灰狼出现在山脊另一侧，飞快地朝他靠拢。

"四郎丸，你到哪儿去了？"少年拍拍它的脑袋，"山谷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灰狼短促地吠了一声，超过他向前方奔去。

"你说什么，大鸟？！"少年惊讶地叫道，"等等我，四郎丸！"

他忽然感到气氛不对，整片森林静得可怕，没有虫鸣，没有鸟叫，空气仿佛变得黏稠之极，他觉得自己嗅到一丝怪异的腥气。

在奔跑中他用弓拨开遮挡视线的枝叶，骤然发现四郎丸正矗立在前方回头看着自己。他刚想停步，脚下却猛地踩空，栽进一个大坑之中，一路滑到了底部，撞在什么东西上。

"可恶啊，这里怎么会……嗯？！"他恼火地跳起身，看清了躺在坑底的"东西"，却不禁大吃一惊。

那是个满头棕色短发的年轻男子，衣衫褴褛，遍身伤痕，紧闭双目一动不动。少年抬头看去，大坑正上方茂密的树冠枝零叶损，好像被什么东西切削出一个圆形的缺口，可以看到云层在苍蓝的天穹下飞快地漂移。

"他是……掉下来的？"少年诧异地对站在坑沿边的四郎丸说，"好奇怪啊，我觉



得自己仿佛在哪里见过这样一个人……”

灰狼神态平静，他见状略感安心，但仍有一个词语在脑袋里盘亘不去。

——大鸟……

正在沉思间，他的脚踝猛地被一只手捉住。少年像受惊的动物般用力挣脱，飞身跳开，落地时已经张弓搭箭瞄准自己方才立脚之处。

那个男人仍然平躺在原地，但已经睁开了双眼，正静静地看着他。

少年愕然放下了手中的长弓——那个人长着一双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红色眼睛。

“你……”他正待举步上前，忽然林间传来一阵嘈杂，一直很安静的灰狼从喉间挤出一阵低吼，纵身朝一个树丛扑去！

几乎同时，一只与它身型相仿的白狼也一跃而出，两只动物在半空中撞在一起，落地后立即撕咬起来。

“布兰卡！”

“四郎丸！”

一个满头红发的女人出现在空地边缘，与少年同时喝住了那两只战意正酣的狼。

“你们是谁？！”少年质问道。在那女人身后，又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和一个气喘吁吁的干瘦小老头。

“威尔！”她充耳不闻，径直跳进坑中，向那个遍体鳞伤的男人跑去。

“喂喂，小老弟，别这样啦，”见他又拉满了弓弦，那个面貌奇特的老者急忙上前解释，“我们只是……只是发生了一点事故……”

“是你们把这个人从天上抛下来的？！”

“什么？！当然不是，他自己从俄国一路飞到日本，太累了才会这样。这个鲁莽……不要命的混蛋！！”

“飞……？”少年紧皱起了眉头，那个奇怪的男人仍然在盯着他看。他可以从这

个人身上闻道一丝久违的熟悉气息，但却充满了腥味——全是血和硝烟的气味，他不喜欢这种感觉，太危险了。

“如果你们只是迷路来到这里，现在就请尽快离开吧，这儿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入的区域。”

“怎么，我们闯进某大名的猎场了么？”那男人在红发女子的搀扶下坐起，冷笑道。

少年脸色微变：“立刻离开，不然……”

“不然你想怎样？”对方挑衅地反诘，那双赤红色的眼睛好似就要燃烧起来。四郎丸伏低身体，颈毛倒耸，对着那个男人露出白森森的犬齿。

少年扎成马尾的黑发无风自动，双眉紧蹙，瞳孔不知何时变成了狮子般的金黄，右手的臂覆中有什么东西正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华。

“他……他好像也能……！你们俩不是要玩真的吧？！”小老头惊叫起来，“卡琳，快阻止威尔！”

“什么？！我？！！”

“威尔？等等，”少年怔了一下，仿佛想起了什么，“难道你是……日向家的威尔么？”

一时间在场的所有人都“咦”了一声。

“呃……？”威尔有点窘迫地努力在记忆中寻找面前这张被日光晒成麦色的清秀面孔，“我不记得曾今见过你……”

“的确没见过，但母亲给我看过你的相片。”光芒收敛，他的眼睛恢复了本来的绯红色，气氛也不再那样剑拔弩张，“不过差别还是好大，险些没认出来。真是抱歉，最近世道不好，常有恶意闯入的人来捣乱，不得不防备一点。”

“……你到底是谁？”威尔有点糊涂地挠挠头。

“在下犬神藏人，犬神族未来当主是也。”少年颇为自豪地回答。

“犬神？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姓氏……这究竟是哪里？我只知道风之森似乎据此不远……”

“这里就是风之森，只不过靠近犬神之里，日向家的葛城在另外一侧，不过那里现在已经没落得不成样子，几乎无人居住了……”

“什么？！”威尔大吃一惊，“为什么会这样？！”

“……说来话长。家母早已从宿祢之泉中得知了你们将会前来，特意派我出来迎接。所以，请暂时先随我到犬神之里稍事休整吧，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亲自告诉你。之后如果仍想前往葛城的话，我可以引路。”

“可是我不认识你，更不认识你母亲……你们究竟……？”

“家母名讳咲，正是令尊的幼妹。”他对威尔微笑颔首道，“我们等你很久了，表哥。”

卡琳的日记（五）

1915年7月1日 星期四 小雨转晴

整整一天一夜，我们乘坐飞空艇追赶着疯了一样的威尔，横跨整个西伯利亚、白

令海和中国北方，一直来到日本本州。我平生从未受过如此痛苦的煎熬，在眼看着他在空中失去平衡，像石头那样掉下去时，我简直绝望到了极点。

然而，在置身风之森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何那样急切地想回归故里。威尔心中那片纯洁无暇的乐土，并不是他的臆想和幻觉，那个世界的确存在。而且后来我得知，没有那个奇异少年藏人的引领，就算威尔能回到这里，也永远无法进入犬神族布下的结界。

当天晚上，这位奇异的“表弟”把我们安排在一栋独立的空房里就告辞而去，说明早再来带我们去见他的母亲。威尔本该精疲力竭，此时却兴奋异常，好像恢复了自由的野兽般雀跃不安。稍后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晚餐，说老实话，一点也不好吃，饭食和这里的风格相符，都是那么风轻云淡，一尘不染，吃下去好像如空气般消失了似的。可怜的约阿希姆连饭锅的底都舔干净了，还是没吃饱。布兰卡索性捉了几条庭园小池塘里的锦鲤果腹，真是有点焚琴煮鹤的亵渎感……

严格来说，这里不能算威尔的家乡，他出生在森林另一边的葛城，那里是属于日向家的封地。犬神和日向，同为孕育了无数著名阴阳师的古老世家，两千年来一直相互结盟通婚，并共同担负着守护本洲地脉不受邪灵侵害的重要职责。威尔的变身技正是这两家流传至今的特殊能力之一，在这里被称为化身术。

可是从十七世纪开始，日向家逐渐人丁凋零，他的父亲堪八郎在世时已是家族直系中仅余的一支。然而作为惟一的继承人，堪八郎却没有留下修行、承袭衣钵，反而远走他乡，四处游历，足迹遍布俄国、欧洲和中国。而且也没有依照传统迎娶犬神家的女人，堪八郎在俄国爱上一个名叫安妮的姑娘，和她结婚，并把她带回日本。威尔的童年是在葛城渡过的，但他却从未到过犬神之里，也没有见过那位当时已经出嫁的姑妈犬神咲。

“后来听母亲说，似乎因为老爸悔婚，咲姑妈不得不代替他担任联姻之人，而使兄妹和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紧张。母亲虽然没说，但我觉得她一定不怎么喜欢葛城，因为在那里人们都不欢迎她。这或许也是我们几年后就又去俄国的原因……”威尔对我回忆道，他因为离开时还很年幼，很多事也记不清了。

“可是威尔似乎很爱这里……”

“是啊……”他轻轻叹道，“尽管只住了几年，但是做梦都希望能回来。在这里，才能听懂风和大地在说什么……”

风和大地？

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眺望远方的神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既悲伤，又快乐。

那一晚威尔又是彻夜不眠，我却破天荒地睡得十分深沉，其间只模糊地被光怪陆离的梦境惊醒过一次，听见风歌唱般掠过山谷，森林如波涛起伏卷动……

命运之章——宿祢之泉

同伴中只有威尔和卡琳被邀请前往神秘的“宿祢之泉”。两人一大早就被叫醒，沐

浴、更衣、熏香（另外，昨晚那些可怕的食物原来是为了“斋戒”，知道了并不是成天都得吃那些以后，卡琳真地松了一口气），在藏人的引导下步行前往村后的古寺。细雨氤氲，松柏苍翠，绯红色的鸟居层层绵延，令人顿生曲径通幽之感。一个身着绣有犬神家纹的黑色和服、胸前挂着勾玉的女性在寺院后山的小路尽头等待着他们。她有一双同威尔和藏人一样的赤色眼睛，神态端庄，气宇轩昂，美丽惊人。碎玉般的山泉从她身后的高崖上倾泻而下，注入一泓青黛色潭水之中，尚未接近，凛冽之气便扑面而来。

“有一瞬间，我还以为是兄长回来了。”她微笑着对威尔说，“你长得和我想像中一模一样。”

威尔突然脸红起来，小声问卡琳：“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我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姑妈’实在喊不出口！”

幸好此时藏人开口，救了他一命：“母亲，我这几天在结界之外巡视，能察觉到很强大的戾气在蔓延，威尔到来时，身上也沾染着不洁的味道，我担心……”

犬神咲抬起一只手打断了他：“不要着急，藏人，我暂时想和威尔说说话。告诉我，你为什么想要回来这里？”她再次转向威尔问道。

“……什么？呃……我不知道，在俄国和变身成阿斯摩德乌斯的拉斯普汀大战一场之后，突然有一股力量召唤我往这边来，阿蒙也告诉我应该来……”

“有寄生木的诅咒加身，还可以控制魔神，不迷失自我，不愧……”

“什么？！”威尔大吃一惊，“你知道寄生木的事么？”

咲再次微笑起来：“在我身后的，是著名的‘万神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亲手所凿的宿祢之泉。它与日本本洲岛地脉直接联通，蕴含着强大的灵力，在阴阳师的眼中，是可知过去未来、万事万物的神镜。犬神族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好好守护宿祢之泉。”

“这么厉害！”威尔吹了声口哨，神情严肃的藏人立即面露不悦之色，“那世上每个人不是都要来找你们算命了？”

“任何力量都不可滥用，何况泉水本身亦有神性，不是心有灵犀之人，它不会与其沟通的。你的麻烦我们早就得知了，只可惜近来地脉气息紊乱，天象失措，我无法离开日本，只好通过神镜……”

“等一下！”听到这里，卡琳忍不住生气了，“是你‘让’威尔来日本的？这是某种催眠术吗？！他已经受伤，还要以变身的形态飞行数万公里，差点就没命了！”

“喂……卡琳，我没那么虚弱的……”

“他是日向家的男人，小事一桩。”咲完全若无其事，卡琳看了愈发恼火，但却被无视了，“几乎在你到来的同时，一个异常强力却邪恶的东西也潜入了日本地脉。泉水在前天夜里变得如同墨汁一般，我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征兆，深深担心那将会是天地异变的序曲。”

“到底是什么呢？”威尔问道。

“尚且不知，我打算利用神镜一探究竟……”

“母亲！”藏人脸色突变，“这样做太危险了！征兆来自东京都方向，我可以去那里……”

“来不及了，”咲摇头道，“那样的话，等查出是什么东西在作乱，就没有机会补救了。”

“可是，为了利用宿祢之泉的神力，必须潜入地脉深处，一旦被发现……”

“你太小看我了，藏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会当心的。”她微笑道，“就算有不测发生，你也知道该做什么。”

“可是，我……”藏人手足无措之际，她已经转身朝水中走去。仿佛被风托起，咲竟然凭空悬浮在清洌的潭水之上。她从袖中取出折扇，翩翩起舞，一圈圈波纹呈同心圆状自她的足下扩散开去，深潭竟然如同音叉般发出微微的共鸣声。

随着祭舞越来越激昂，藏人也显得更加焦虑，双拳紧攥，用力之大连骨节都发白了。

旋转之下，咲的长袖如雀屏飞展，她遽然收势，以扇投水，音调仿佛古琴拨弦。泉水瞬时凝如明鉴，再不复一丝涟漪。威尔忍不住朝其中看去，云霭弥漫，波奇涛诡，如同穿越天际不断坠落般，眼前的景物飞速移动，无数影像与声音纷至沓来，潮水般涌入大脑。一阵强烈的晕眩袭来，威尔立足不稳，跌倒在地。

“你看到什么？！”卡琳将他扶起，他呼吸急促，冷汗满面。

“山……一座火山，烟尘、火焰……我离得那么近，都能够感受到岩浆的炽热……！”

“富士山！”藏人接口道，“有什么东西躲在里面！”

“是的，我……我也感觉到了，可是……”

话音未落，卡琳惊叫起来——宿祢之泉不知何时竟然黑如墨汁，沸腾般剧烈翻滚，忽然间水花四溅，一只巨型利爪从中伸出，劈头向咲抓去！

“还是被发现了！”藏人拔刀出鞘想冲上前去，千钧一发之际，咲胸前的勾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将敌人挡在距她三尺之遥。光如利刃，黑色巨爪的表面片片剥落，从水下某处隐约传来一阵阴森的笑声。

“……结……界……”仿佛雷声在脚下滚动，“日向……弑……神……”

“威尔，你听！”卡琳抓住威尔的胳膊，“那个声音！”

“那是……！”威尔也震惊不已，“尼科尔！！是他藏在富士山下的地脉中？！这不可能！！”

但是，似乎真有一双暗如深渊的眼睛透过宿祢之泉盯着自己，他们都能强烈地感觉到对方的视线，尼科尔的声音竟然从地下传来，叫人毛骨悚然：“日……向……”

不远处，咲忽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勾玉上早就出现了条条裂痕，此时再也支撑不住，赫然崩坏。保护她的光华顿时消失，巨爪当头落下，将她拖入水中！

“母亲！”藏人纵身跃进宿祢之泉，威尔紧接着跳了下去，片刻之后二人搀着昏迷不醒的咲凫了上来。卡琳连忙上前去帮忙。

“她还好吗？”

“看上去似乎没有受伤，”威尔一边爬上岸一边说，“真奇怪，那个‘东西’把她拽下去之后就消失了，我还以为……”

话音未落，咲的双眼突然睁开，目露凶光，一股强劲的力道将她身边的三个人同时弹开！

“不好！”藏人反应最快，挺身跃起，“她被附身了！！”

“什么？！”

咲飞升到半空，长发不知何时化为银色，缕缕飞散，神情狰狞，双目如火，开口时竟然还是尼科尔沉郁的声音：“死吧……日向……”

“我想起来了——这种感觉，这不是尼科尔，是阿斯摩德乌斯！”威尔顿足叫道，“当时没有去给拉斯普汀最后一击，便宜了这小子，太失策了！”

“不管是什么，”藏人缓缓拔刀，双目

如狮子般金黄，“寄居在他身上的魔神已经吞噬了那个人的身心，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

咲气势汹汹地继续向他们逼近，逐渐不复人形，光芒之中，一个三头六臂的魔神轮廓慢慢显现。

“这么说，你们全家都会化身术……”

威尔冷笑道，他一面调整距离，一面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变化，同藏人一道与咲呈三角对峙之势。

“没错，母亲的魔神是大名鼎鼎的爱染明王，与舅父的天铠凰并称最强化身！”

“最强？哼，走着瞧！”威尔，不，是阿蒙在放声大笑，朝对手扑了上去。

恶魔之章——阿斯摩德乌斯（二）

加藤政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实验室，里面此时已乱作一团——仪器的表盘上青烟直冒，一股刺鼻的电线烧焦的糊味弥漫在室内，报警的红灯依旧闪个不停，穿着白色研究服的人们四下乱跑，没人想起去关掉它。

加藤双眉紧锁环顾四周：“藤堂，究竟是怎么回事？！”

头发花白、生着两道浓眉的藤堂组长一面狼狈不堪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小心地踩过满地碎玻璃靠近加藤：“特……特佐，非常抱歉！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的：催眠脑波抑制了那个俄国人的精神活动，然后我们开始利用循环电流探索他的深层意识，已经逐步下潜到B3级别，仪器能够非常清晰地接受到阿斯摩德乌斯的波动了，却突然……”

加藤没有答言，向实验室另一侧走去，那里耸立着一个个高及天花板的巨大圆柱形透明容器，有些是空的，有些则盛满了蓝色胶状液体。他在其中一个前停下脚步，将额头凑近容器表面，仔细地端详着悬浮在其中的尼科尔。后者全身赤裸，双目紧闭，金发在蓝色液体中缓缓拂动，身上缠满了各种管线，看上去表情平静，就像睡着了一样。

“……你们动作太慢，惊动了那个怪物。”

“不！不！特佐，恕我直言，惊动阿斯摩德乌斯似乎不是我们的探测电流——就在地震发生前的瞬间，仪器曾接受到一个奇怪的外来信号，十分微弱，却很有规律地一再循环，我怀疑……”

“有人也在找它……”加藤接道，他扭头凝视着容器内的尼科尔，面色凝重。

“更加不寻常的是，不仅阿斯摩德乌斯对这个信号反应强烈，连本应陷入深层休眠的那个人类的意识也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他甚至还开口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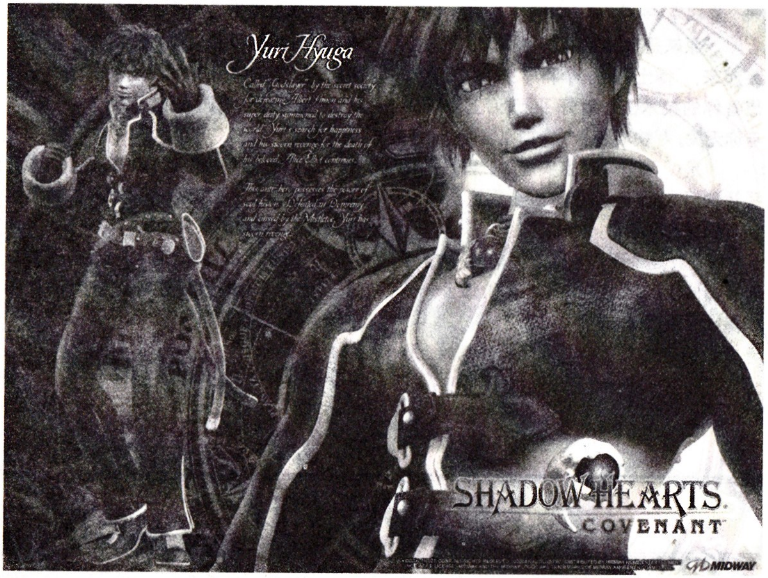
“什么？！”加藤吃了一惊，“尼科尔说了什么？！”

“似乎是一个名字，叫‘日向’什么的……”藤堂组长摸摸后脑勺。

“日向……”加藤沉吟着，“博士，你可以追踪那个外来信号的发源地吗？”

“应该没问题，只要给我一点时间，不过看样子不会在附近的。”

“威尔，你也来到日本了啊……”加



藤喃喃自语道，“也好，就让我送你件大礼吧。博士，查出信号来源之后，立刻通知樱花出发。”

“什么？可是樱花她还……”

“我知道她还处于实验阶段，此行的目的并不打算叫她做什么，只要出现在对方面前就足够了。而且，还可以顺便测试一下她的各项能力。”

“是！”藤堂答道，随即又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那么关于魔神的实验……”

“继续进行。”加藤面无表情地回答。

“但事实证明这个实验非常危险啊！”藤堂打了一个冷战，“虽然知道那是无与伦比的魔神之力，但亲眼目睹还是觉得十分惊人。幸好我们及时开启了波形对冲，抵消了很大一部分力量输出，但溢出来的那一点还是造成了一次6级地震，连地面上的富士山都险些爆发，我不知道组员们还能否有信心进行下一次……”

“这不是信心的问题，藤堂博士！”加藤赫然变色，“你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从他的体内抽取并控制阿斯摩德乌斯，实验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下去！”

“可是……”藤堂吓得直哆嗦，回头看了看那些冒烟的仪器，“波形发生器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之后完全毁了，下一次要怎样……”

“要想不被怪物发现地接近它，输入能量必须特别强大，下潜速度也要非常快才行，这些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吗？为什么这个研究所要建在富士山下？就是为了利用这里丰富而取之不尽的地热能源。”

“但是，特佐，”藤堂使劲儿拧着自己的双手，“这样做会对被试验者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啊，严重时可能会杀死他……这个人不是沙皇的庶子，是我国对俄谈判的

一个筹码吗……”

“原来是在顾虑这些，哈哈，”加藤冷笑起来，“博士，你是个科学家，只要专心想着你的技术工作就好了，政治上的事情与你无关。尽快准备下一次抽取实验！”

“是！”藤堂急忙点头应道。加藤挥挥手让他回去工作，自己则留在原地继续端详容器中的尼科尔。

“真是个不幸的男人！”他用手指轻叩容器的表面，“这是你惟一的价值了——如果你能挺过来，或许……”

尼科尔猛然睁开双目怒视着加藤，那是一双宛如深海头足类动物般的青蓝色眼睛，惊得加藤顿时朝后退去。可是等他定神再看，对方却依旧是那种睡眠一般的平静状态，丝毫也没有改变过。

错觉？

加藤大胆再度凑近，却在容器原本光滑的表面上发现了无数深浅不一的细小裂纹，仿佛被里面的人大力击打过一样。

“如果能挺过来，或许可以获得自由吧。”他抚摩着裂痕轻轻地说，一半对尼科尔，一半像是在自言自语。

卡琳的日记（六）

1915年7月6日 星期二 多云

今天一早，我们得知昏迷多时的咲终于醒了。在5天前被邪神操纵，和威尔、藏人大打出手，并且被两人合力击败之后，她就一直不省人事，藏人担心得彻夜不眠。威尔虽然看上去在战斗的时候丝毫没有留手，但我知道他实际上也很内疚和不安——在父母都去世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咲有不测，他一定会自责一辈子。听说她苏醒的好消息时，威尔难以掩饰如释重负的神情，不过同时也恢复了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去探望伤者时，他竟然在病床前嘲笑起藏人来：“别看平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那时候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呢！”

“什么？！我才没有……！！”藏人脸红脖子粗地辩解，咲伸出手来抚摩着他的脖颈笑道：“真的吗？藏人这么关心我呀？真是个好孩子。”

犬神藏人夺门而出，留下一屋子人在后面哈哈笑。

临走时，咲特别多留了威尔一会儿。他出来后变得神色沉重，整个上午都没有说话。我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问他谈话的内容。

“也……没什么，都是些责任啊义务啊的，什么藏人将来要接管犬神之里，我要为振兴日向家努力之类的话……”他很烦躁地回答，“我那老爸都逃走了，我又能做什么？”

“你去过葛城了吗？”我记得他前两天消失了一阵。

他沉默良久，才点点头：“去过了。那里……几乎一个人都没有，简直不敢相信，只不过二十年的时间……”

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威尔孤独矗立在一片萧疏破败的房舍前的景象。他能找到自己童年时的居所吗？昔日的乐园不复存在，他一定很伤感，却没有对人透露半个字……

“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去找尼科尔！”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可那真的是尼科尔？”我又想起那个从地底传来的声音，不禁毛骨悚然，“他不是应该死在俄国了吗？阿斯摩德乌斯又是怎么回事？”

“找到他，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威尔抛下我走进他自己的房间。

女教皇之章——樱花（一）

那天夜里，卡琳睡得极不安稳，频频梦见拉斯普汀在耳边怪笑。最后一次被惊醒，却是布兰卡的吠叫和威尔在大喊“谁？！”，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好似追着什么人到了外面的庭园中。

她顾不上许多，穿着睡衣、抓起佩剑也冲了出去。院子里皓月当空，树影婆娑，一个纤长的人影轻快地从院墙边跑过，动作像猫一样灵活。

“卡琳，截住他！”威尔对她大喊道，那人反手一挥，几道银光闪闪的东西朝她迎面飞来。卡琳用剑鞘挡落了三枚，最后一个擦过左肩，顿时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传来。与此同时，不速之客已经三跳两跃攀上了屋顶，正叉着腰朝下看着他们两个——他全身黑衣，脸也遮住了一半，活像个古代忍者，只剩下一双眼睛在月光下闪烁。

“威尔莫纳夫·日向，你的一位老友委派在下前来捎一个口信：他知道你来日本的目的，如果有闲，不妨前来一聚。”对方开口了，竟然是个女人。

“什么老友？什么目的？你究竟……”威尔恼火地嚷道，但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等等……我认识你！”

屋顶上的女人闻言轻声一笑，抬手摘掉了面罩。卡琳清楚地听到威尔倒抽一口冷气的声音。

“川岛？！！”

“在下樱花，”她对威尔颔首道，“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初次？！喂喂，你不认识我了吗？川岛良子？！”

但那女人只是淡淡一笑，纵身从另一边跃下屋顶，待他们俩转到屋后，她早就不见人影了。

动静惊醒了其他人，全都睡眼惺忪地跑出了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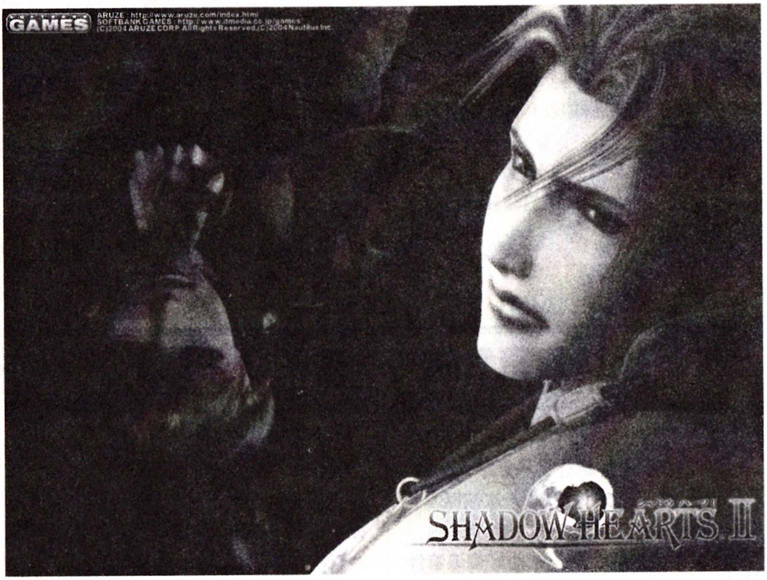
“卡琳，你受伤了！”约阿希姆指着她的肩膀叫起来。

“没事啦，一点皮外伤……”

布兰卡不断来回嗅着掉落在院子里的那几枚飞镖，培根走上前去将它们一一拾起：“不会‘没事’吧，这些玩意儿上好似有毒呢……”

“什么？！！”

“哈哈，开玩笑的！”培根嘻嘻笑道，



“不过，上面的确有字。嗯……高……堂技研？我刚开始学日文，不认得汉字啊。”

威尔走上前瞟了一眼：“是‘藤堂技研’。”

“藤堂？难道是那个日本的科学怪人藤堂孝史博士？”培根拍着自己的秃头说，“我听说过那家伙——一个专走旁门左道的家伙，被正统学界斥为神经病，大概在10年前躲起来不再出现了。”

“那不是你吗，老爷爷？”约阿希姆说，卡琳和盖拜特哈哈大笑起来，培根气得对他拳打脚踢。威尔却独自一言不发地走进了房间，卡琳见状也追了进去。

“你快点去包扎一下吧。”他忽然回头对她说。

“威尔认识那个人？”

“什么？啊……是的，”他好似很不情愿地回答道，“曾经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还是加藤的上司。”

“可是她说她叫樱花……”

“我知道，我知道！”威尔烦躁不安地在房间走来走去，“脸绝对是她，但感觉却又不太像。而且……而且良子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啊——她已经死了！！”

卡琳吃了一惊，不知道说什么好。威尔徘徊良久，忽然沉重地坐在了地上。

“她也是……与西蒙战斗时的同伴吗？”她试探着问道。

“算是吧……川岛良子，我父亲的老师川岛浪速先生的长女，日本海军中校，以前她还曾是加藤的上司，一年前在上海和仙术士对阵时……”威尔痛苦地双手抱头，“卡琳，我不明白，再也搞不明白了！原以为在日本能找到想找的东西，结果却好像更迷惑了。”

“威尔……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还记

得在佛罗伦萨时，尼科尔绑架了我们，逼你交出去的那个东西吗？”

他立刻抬起头：“《往生咒》？”

“对！培根不是说，那本书记载了从‘无’中创造‘有’，可以令灵魂具现、死者复生的强力魔法？”

“你的意思是，樱花是川岛良子的……”

“我只是这样想……但这种事也太匪夷所思了，真的有人可以做到吗？！”

“据我所知，可以。”培根不知何时也走了进来，“但我也没料到会有人将其付诸实施，那是需要注入大量能源，而且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的极其危险的实验。”

“你的意思是，尼科尔把《往生咒》带到了日本，给了那个藤堂博士，令川岛良子复活了？这完全讲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威尔，你不觉得奇怪吗？就在我们发觉尼科尔的存在之后不久，一个长得和良子一模一样的女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而且什么也没做，给你看了看她的脸，留下几枚飞镖之后就跑了……”

“一个陷阱！”约阿希姆在门边叫道，“啊啊，我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咧！”

“可是，她想诱我去在哪里呢？”

“你们在宿祢之泉里看到富士山时我就在纳闷，一听到‘藤堂技研’顿时云开雾散——威尔，他们所进行的实验，不管是研究尼科尔体内的阿斯摩德乌斯，还是用《往生咒》令死者复生，都必须有大量而稳定的能源，有什么能源可以比得上一座火山呢？！”

“藤堂技研在富士山上吗？”卡琳叫道。

“更可能的是——在富士山下。”

“那简直太好了！”威尔拍案而起，“我们不是正打算去找尼科尔算账么？！”

“不是，你这个白痴！”小老头又生气了，跺着脚嚷嚷，“对方在给你送来一个非常危险的暗示，你还不明白吗？如果他们可以复活川岛良子……”

“也可以复活其他人——我当然明白！”

培根跳起来一把揪住威尔的衣领：“小子，我警告你，不要动那些心思，你虽然蠢，但是还应该能分清是非黑白！否则的话……”

“否则什么？”威尔扬手把他掀翻在地，“他们还能拿什么来威胁我？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杀了我？随便！老子早就活腻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要去，我要去找……”

“威尔！”卡琳忽然开始浑身颤抖，泪水不受控制地溢出了眼眶。

“……我要去找爱丽丝！”他不顾众人的阻拦，扭头夺门而出。

“那不是爱丽丝！”培根愤怒地冲着他的背影大喊，“你知道《往生咒》能造出来的只是一个外表相似的傀儡，一个木偶，她绝不可能有爱丽丝的灵魂和记忆！你知道的！！”

没有回答，威尔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深处。

“他不是今晚就要动身吧……”约阿希姆愁眉苦脸地说，“至少也要吃了早饭……”

“哼，这种状态，他想变身等于自杀，放心吧，那家伙会回来求我的。”培根气呼呼地说，“卡琳，还是赶紧处理一下伤口吧……咦，你怎么哭了？”

她精疲力竭地跌坐在榻榻米上摇摇头：“我没事……”

卡琳的日记（七）

1915年7月7日 星期三 晴

培根料得不错，威尔最终还是没有独自离开，他在清晨回来了。可是我们都知道，无论再做什么，也不可能阻止他，更何况咲也需要我们去富士山驱逐阿斯摩德乌斯。总之，是必须准备离开犬神之里了。藏人坚决要求同行，培根却一口咬定飞行器坐不下这么多人，在他们为谁必须留下而争执不休时，我一个人悄悄溜了出去。不知为什么，我想去宿祢之泉，难道因为咲说那是个能照出人命运的神镜？可是我朝泉水中看去时，见到的只有自己垂头丧气的倒影。

“你在为那孩子烦恼吗？”咲不知何时从身后的小路上走来，她恢复得很好，已经能够拄着拐杖下床了。

“什么？哪个？没有啦……！”我忙不迭地否认，但她一脸暧昧的笑容，明显不信。

“别着急，他和我兄长一样，没多久就会振作起来的，日向家的男人都是这样。”

是吗？我苦笑着想。

“不过威尔这孩子要更特别一点——可能和他的母亲有关，你知道吧，她是俄国人。”

“我以为你们没有见过。”

“哈哈，瞒着兄长悄悄私会过她。因为我好奇什么样的人可以令大哥抛下犬神家的小姐，不惜和家族翻脸呢。”

我听到八卦来劲了：“嗯嗯？到底是怎样的人？”

“和想像中很不一样，不是那种奔放得叫人受不了的俄罗斯人，反倒有些害羞和拘谨，做事也一板一眼的……对了，倒有点德国人的感觉！”

“呃……真的吗？”

“不过我相信她实际上是个很敏感而温柔的人，好像大哥都不知道，威尔这个名字，其实来自她的初恋情人。”

“好浪漫……”我有点心旷神怡的遐思。

“威尔的痴情大概也是继承自这位母亲的。”咲感叹道。

“您知道关于……”

“爱丽丝？”她点点头，“虽然不是那种‘亲口讲述’的知道，但我能了解他的心情。”

“也是通过泉水？”

“不，不是，”咲轻轻把手放在胸口，“是心。掌握大地的秘密，倾听风语的阴阳师的心灵能够沟通，即使威尔不知道，这也仍然是他的本能。卡琳，你喜欢他吗？”

我顿时怔住了，接着开始感到一阵阵面颊发烧。

“嗯……那个……不知道……”

“瞎说，你明明知道，而且还很不甘心呢——为什么是爱丽丝而不是你。”

我有点想跳进水里自杀算了。

“别不好意思嘛，”她哈哈笑道，“我不会说出去的。只是，你不打算告诉他吗？”

“为什么要说？”窘迫感忽然消失了，我竟然有一种一吐为快的冲动，“有什么用？您说这泉水能揭示人的过去未来，难道我们的一生都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吗？我一直以为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也是一直在这样做，但是……但是最后却发现，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卡琳，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这

个世界和我们自身。宿祢之泉的确有预言的能力，但它从不着眼于个人，因为当你想了解自己的未来时，未来就已经不一样了。我可以从威尔和你的星宿中读出你们之间不可思议的缘分和羁绊，或许比你能够想像的更加刻骨铭心。告诉他吧，卡琳，结果如何并不重要。”

“我……”

她微笑着交给我一个信封：“世上无不散的筵席，在你们不得不分别的那一刻来临时，不妨打开来看看，我确信你会喜欢的。”

女教皇之章——樱花（二）

外务大臣石村贯太郎的嗓音在电话中听来既苍老又混浊，带着浓重的鼻音，尤其是当他发怒时，就更加刺耳了。加藤努力按捺着想摔听筒的冲动，静静听他在线路另一边大发雷霆。

“别忘记了，加藤，在你被军事法庭传唤时，是谁为你保驾的，又是谁把你从一个普通的下级军官提拔为海军特佐，是谁给你的魔术实验筹集资金，还在国会和首相面前为你掩盖过失的！没有我，你什么也干不了，什么都不是，现在只能待在那个破烂的地质研究所里混吃等死！我对你寄予厚望，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

“对于这次失败我没有借口可言，也愿意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但实验好不容易进行到这个地步，一切都已就位，却在最后关头止步不前，在下实在无法接受……”

“哼，最后关头最后关头，对你们来说永远都是最后关头。加藤，我要一个明确的期限——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成果！这不仅是为了对上头有所交代，更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不要以为……”

“再有一周，大人，请再给我一周时间。之后您甚至可以邀请天皇陛下观看阿斯摩德乌斯跳芭蕾舞。”加藤语带暗讽地说，不过石村也听不出来。

“还有你的机器人实验，叫什么来着……？樱花？已经花去了如此多的预算和时间，为什么还不能使用？”

加藤懒得跟他解释那根本不是机器人，便故意说了些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对付了过去。石村又叽里咕噜地训斥了他几句，用尽了能想到的各种可怕的词汇威吓后者，这才满意地放了电话。

加藤政二长叹一口气，跌坐在沙发上。此时的他一改往日一丝不苟的军人姿态，外衣敞开，头发凌乱，倦容满面。

“樱花，你没必要躲在那里。”

一个身材颀长的女人从高大的书架后走出：“对不起，特佐，我回来以后就一直在这里等您，并不是故意要偷听……”

加藤苦笑两声：“也没什么好听的，石村大臣不对下属斥骂施压，就等于没有在工作。其实他说得对，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现实，理想、努力，最后都要在金钱和权力面前低头认输……”

樱花除去面罩，露出那张秀美的面孔：“请不要这样说，这不是我认识的特佐。”

GAMES
ARUZE : http://www.aruze.com/index.html
SOFTBANK GAMES : http://www.itmedia.co.jp/games/
(C)2004 ARUZE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C)2004 Nautilus Inc.



“你认识的？”加藤愣了片刻，接着笑道，“樱花，你诞生才不过数月，见到我的时间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一，你对我又能了解些什么呢？”

她低头默然，随即用很轻的声音说：“尽管如此，但……我始终觉得已经认识了特佐多年。说来奇怪，我虽然入睡很少，但是偶尔会做梦——和特佐一起在异国他乡旅行，经历许多不同寻常的事件，有时还会很危险……每次醒来后都会剧烈地头痛，但却觉得特别真实，也很快乐……”

加藤的面孔隐没在台灯照不到的阴影中注视着樱花，表情不易察觉地变得忧伤而温柔，但语气却依旧平静淡漠：“梦境都是感觉很真实的，你习惯就好。这些事，有告诉过藤堂博士吗？”

樱花摇摇头。

“为什么？”

“我希望……这些只属于自己。”

“可是你却告诉我。”

“或许是因为只有和特佐在一起才感觉像一个人类，而不是从容器中生长出来的实验品。”她平静地回答。

加藤突然萌生一股冲动，想紧紧地拥抱面前这个女人。他竭尽全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才没有让泪水涌出眼眶。

“你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为了转移话题，他急忙说道。

“照您的交代，前往风之森的阴阳师之乡——犬神之里，找到了威尔莫纳夫·日向，留下了带有藤堂技研标志的物件。在看到我的脸时，他的确非常惊讶，还叫我‘川岛良子’。”

“很好，这样就够了，不出所料的话，日向一定会如期而至的。”

“可是特佐，‘川岛良子’是谁？”

加藤本欲呵斥她随意提问，但思索了一下还是回答道：“已故川岛良子中校，曾为

大日本皇家海军情报部的优秀成员之一。在给你做人格设定和作战训练时，参考过她的战斗资料。你的身体里也有一部分她的基因——没有别的理由，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长为完美的军人。”

“已故……”樱花重复着，然后又问道，“她死了？”

加藤深深颤抖了一下，低声回答：“是的，一年前在上海不幸遇难。”

“原来如此，您时常流露出思念和悲伤的模样……”

“住口，樱花！你不觉得自己太饶舌了吗？这些与你无关，你只要记住自己是为何而生，在必要的时候尽本职就够了！现在给我滚出去！”

“是！”她立即敛容行礼，转身离开了书房，留下加藤政二独自在灯下出神。

他从书桌的暗屉中取出小小一帧发黄的照片，轻轻抚摩着。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明知道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二个……

他忽然梗咽了，热泪顺着眼角滴落，洇湿了照片一角。在那上面，川岛良子身着戎装，容光焕发，笑靥如花，容貌和樱花毫无二致。

审判之章——加藤政二（一）

“他是怎么找来的？！”藤堂惊讶地看着监视屏上不断挥拳擂门的威尔，“他怎么知道这里是研究所，我们一向隐藏得很好啊！”

“喂，放我进去，我要住店！”威尔调侃地喊道——藤堂技研的隐蔽入口，从表面上看来只是富士山下一栋毫不起眼的古旧民居。

加藤却笑了：“典型的日向！让他进来吧。藤堂博士，这里暂时交给你，我要去会会老朋友。”

藤堂咕哝了几句，很不情愿地按下键钮，民居的院门吱呀作响地打开了。威尔大摇大摆地踱了进去，还对里面一些早先企图赶他走、却被他揍得鼻青脸肿的警卫露齿一笑。可是当他看见站在通往地下的升降机前的加藤时，顽皮的笑容顿时凝结在脸上，又一点点地褪去了。

“欢迎前来，威尔。”加藤张开手臂微笑道，“怎么，见到我有这么令人惊讶么？”

“‘你的一位老友派在下来捎一个口信’……”怒色渐渐浮上威尔的双眸，他故意模仿樱花的口吻讥讽道，“什么科学怪人藤堂孝史，陌生人怎可能向我抛出那样一个诱饵？我早该料到是你！”

“料不到也不足为奇。”加藤不为所动。

“这么说，尼科尔从我这儿抢走的《往生咒》如今在你的手里？”

“是的。”

“阿斯摩德乌斯潜入地脉中，也是你的作为？”

“算是，不过它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可恶，加藤，我那么信任你！！”威尔勃然大怒，迎面给了加藤一记重拳，打得后者仰面倒地。他追上去还要挥拳，但手臂却

被加藤一把捉住了。

“你们不要插手！”加藤喝退了身后蜂拥而来的警卫，扭头对怒不可遏的威尔说，“这一年间发生了太多变故，你也改变了许多，我又怎么可能一直在原地踏步呢？”

“去你的‘变故’！”威尔揪住他的领口把他从地上拎起，“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也不应该变！”

“比如什么呢？”加藤冷笑道，“爱情？还是友谊？你现在依旧相信什么吗，威尔？这旅途的终点在哪里呢？”

“你到底为什么要我来？！”愤怒之下，阿蒙开始在心中蠢蠢欲动，威尔的双眸红得快要燃烧了。地下的实验室内，藤堂博士震惊地注视着读数飞快飙升的仪器，眼镜都滑到了鼻尖。

“威尔，听我说！”面对变化中的阿蒙，加藤异乎常态的冷静，“正因为世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要改变她。正因为美好被毁坏，永恒被玷污，我才希望能有第二次重头来过的机会！你也渴望如此，对不对？我们的经历多么相似，痛失所爱的感觉如此刻骨铭心，你想过吧？如果命运能重来一次，如果你可以救爱丽丝小姐……”

“你说什么……？”威尔捉住他的力量渐渐放松，“重来？已经发生了的过去，还能怎样重来？！”

加藤从他手中挣脱：“这一年来我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那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威尔，如果你愿意协助我，还能进行得更快！包括那个正在逐步侵蚀你心灵的寄生木，只要能够令‘时空扭曲’切实地出现，也就自然而然地消解于无形……”

“时空扭曲？”威尔的大脑一时容不下这蜂拥而来的许多信息，有点停转的趋势，“可是……”

“详细的情况我可以慢慢向你解释，”加藤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威尔，让我们一起创造世界吧。”

“这这……！”实验室中，藤堂博士通过传声器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二人的所有对话，不禁惊得冷汗直冒，“特佐疯了，他疯了！！”

他急忙抓起身边的电话，手指颤抖地乱按了半天，才想起这是接通石村贯太郎办公室的专线，但随即也发觉听筒里一片寂静。藤堂气急败坏地撂下电话，冲出实验室：“这是公然的叛乱，我不……”

下半句话被生生咽了回去——樱花悄然出现在他身侧，手中的刀尖正指着他的咽喉，上面已经染满了斑斑血迹。

“你……！”通过眼角的余光，藤堂依稀看到走廊上横七竖八倒着不少人，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我愿意合作……愿意合作！！请不要……”

樱花缓缓地摇摇头：“很抱歉，博士，但特佐希望参与的人越少越好。”

藤堂的惨叫还没来得及冲口而出，寒光闪过，赤雨飞溅，他像根木头似的倒了下去。

审判之章——加藤政二（二）

在飞行器上用培根的地形探测器确认了藤堂技研的几处入口后，大家制订了“行

动计划”。威尔到主入口吸引对方的注意，藏人、卡琳和培根从另外一边设法潜入，两方配合占领研究所，寻找阿斯摩德乌斯。可是，当他们三人轻松地击倒几个警卫进入地下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随处可见身穿白大褂的死尸，四壁血迹斑驳，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腥味。藏人上前摸摸尸体，发现很多都尚存体温。

“死了都不太久……”

在主实验室门前，倒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身体下还有一滩仍在不断扩大的鲜血。培根上前瞧了瞧，证实这个就是藤堂博士。

“简直是一场屠杀！”卡琳觉得自己快要吐了，“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遗憾我必须如此，这些书虫不可能也不愿意理解我的志向，留着他们只会掣肘碍事。”一个洪亮的声音答道。加藤政二反手矗立在一排排仪器后，他身边站着正在出神的威尔。

“加藤……”培根皱起眉头，“原来你才是幕后主脑——不过这样倒是更好理解了。”

“很久不见，培根先生。”加藤的语气却十分恭敬。

卡琳忽然指着房间另一侧的圆柱形容器惊呼起来：“尼科尔！”

“是的，你们想找的人就在这里。如果抽取进行顺利，他倒是可以跟你们走。”

“一派胡言，”藏人忍不住了，“以这种方式，就算可以将魔神与人体分离，也根本无法控制，你在引火自焚！”

“是的，我非常清楚这个实验的危险性，”加藤调试着仪器，“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得到尼科尔体内来自世界创生之初的魔力司，只有孤注一掷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加藤？”培根顿生不祥之感，“《往生咒》、原力、地脉交汇，难道你……！”

“不愧是培根先生，一点即通！”加藤仰面大笑，“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也没什么好做的了。”

“混……混蛋！威尔，不管这家伙对你说了什么，都不要相信啊！他……他打算当第二个阿尔伯特·西蒙呢！！”培根对威尔喊道，后者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们，想说什么，却又戛然而止。

加藤推动操纵杆，把波形发生器的功率调制最高，接着按下了启动钮。盛着尼科尔的容器内逐渐冒出一串串气泡，液体开始扰动，尼科尔脸上逐渐出现痛苦的表情，他开始不断地抽搐。卡琳虽然讨厌这个人，但此时看了也有些不忍。

“他开始分离阿斯摩德乌斯了！”培根叫道。

“威尔，如果你临阵退缩，那我来好了！”藏人挺身上前，卡琳也紧随其后，但却忽然感到一只手捉住自己的后襟，然后猛地将她掀翻在地！

——樱花不知何时悄然现身，摔倒了对手之后，她飞身而上，抽出匕首对准卡琳的咽喉直刺下去！

结果却戳在了地面上，刀尖崩裂，火星四溅——卡琳在最后瞬间甩开了她，侧滚躲过一劫。

另外一边，藏人拔刀出鞘，试图前去阻止加藤，但半途却被威尔横身挡住。

“你果然……让开，威尔！”

他面露痛苦之色：“你不明白，藏人，你不明白！我没有选择！”

“让开！”藏人大怒，挥刀斩去，威尔左右闪避，偶尔被凌厉的剑气擦过，面颊上顿时多出许多血痕，“犬神的职责也是你的职责，你是日向堪八郎的儿子，难道想背叛自己的父亲吗？！”

“职责？为什么是我？！”威尔猛地赤



手捉住藏人的刀锋，利刃割破了他的手掌，鲜血淋漓洒在地面上，"你知道我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吗？你知道我为了这两个字失去了多少吗？我要自由，藏人，我要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活着，我只是需要重新来过的机会！你不会明白的！！"

容器内的蓝色液体已经变得完全透明，如一锅沸水般翻江倒海，尼科尔在其中挣扎着，身体赫然呈现出诡异的青色，皮肤表面上，紫蓝的静脉如蛛网般爆凸，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压力在体内不断扩张。仪器开始发出刺耳的啸音，表盘表面的玻璃一一迸裂，火花爆出，接着整个房间都开始剧烈摇晃，所有人都跌倒在地。培根第一个跳起，手足并举，艰难地靠近尼科尔。他咬破食指，开始在容器表面画一些复杂古怪的符号。

"……Sic aetatis ver humanae, iuventus primo mane, tatem hoc excludit, vitae visper……"

血迹凝结在玻璃上，随着他的咒语而逐渐放射出晶莹的银光。容器里的尼科尔突然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先用手脚拼命捶打着内壁，后来开始用头猛撞，缕缕紫红色的血液在沸腾的液体中飘散，转眼便不见踪迹。

卡琳终于摆脱了樱花的纠缠，扑到操作台前，但是成排的开关和线路令她手足无措，藏人仍在和威尔缠斗，见状大喊道："破坏它，卡琳！停止那机器！"

"可恶！"卡琳抓起一把椅子使劲敲打，却只砸坏了几盏明灭的小灯。她索性拔出佩剑对准操作台用尽全力刺下！

"不！！"加藤从背后扑上来，但长剑已经深深插进了机器中。青白色的电火花如同霹雳闪过，两个人同时惨叫——他们都被高压电流击中，顿时失去了知觉。但机器发出一阵可怕的噪音后逐渐安静下来，容

器内的液体也开始变回原本的蓝色。培根仍在努力念咒，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

“……Gratia plena，Dominus tecum，fructus ventris tui……”

“停止吧，愚蠢的人类……”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听到一个混浊、沉闷的声音，“赞美伟大的所罗门王，赞美远古的旧支配者，我，阿斯摩德乌斯……”

“什么？！”藏人正想扶起卡琳，闻声大惊，“这不可能！”

培根看上去还想做最后一搏，但容器中的尼科尔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一个令人作呕、依稀可辨人形的怪物在容器中扭动。它忽然发出一阵尖啸，象刀子般直刺到每个人的大脑深处，玻璃容器连同培根的咒符一道碎成齑粉，汹涌而出的液体把瘦小的老头冲出去老远！

藏人强忍痛苦持刀赶上，朝那个在地板上翻滚的怪物砍去，却被一道看不见的屏障狠狠弹开，在墙壁上撞出一个凹陷。待他挣扎着抬头看去，怪物正缓缓没入地板之下，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它逃走了！！”

曾经在宿祢之泉听过的那种雷鸣般的笑声再度从脚下传来，这次却是来自更深的地底。藏人几乎可以想像阿斯摩德乌斯正在顺着能量流动的方向迅速朝地脉潜去。

“怎么……怎么会这样！！”

“尼科尔的精神被彻底破坏了……”加藤苏醒了，正在樱花的搀扶下努力站起来，“原来计划的抽取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现在阿斯摩德乌斯与他融合了，虽然力量会减弱一些，但或许地脉可以令其增幅……”

剧烈的地震再度袭来，实验室的墙壁开始出现裂缝，不断有大块水泥从天花板上剥落，砸在他们四周。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无法强求了。威尔，我们走吧！”加藤启动了随身佩戴的魔法传送装置，银色光晕开始围绕着他和樱花的身体高速旋转。

犬神藏人试图追上去，却被培根拉住：“傻小子，快逃吧，这儿要塌了！”

“可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的催促下，藏人只得架起仍然神志不清的卡琳向另一个出口跑去。

“威……尔……”透过越来越密集的崩塌，卡琳隐约看见威尔的背影在传送魔法中逐渐变得稀薄透明，她本能地叫了起来，“等等我……！”

支撑地下室的墙壁和立柱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呻吟，逐一坍塌下来。藏人在最后一刻变身了，一个通体金色、背生双翼的女神带着卡琳和培根，擦着迎头砸下的巨石冲出了已成瓦砾的藤堂技研，飞上蓝天。

晕眩和疼痛不断袭来，再次陷入昏迷前，威尔的身影一直在卡琳眼前徘徊。

——如雨的落石中，他回头看着她，红色的眼睛如此悲哀，令人不忍卒睹……

恋爱之章——爱丽丝（一）

威尔在一节火车车厢中醒来，夕阳橙色的光芒洒在他身上，照得暖融融的。车窗

外，一望无际的薰衣草在风中摇曳，纤细的新月已经隐约出现在薄纱般漂移的云层之后。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境，却很享受这种安逸的感觉，一点也不打算移动，但是好像有什么重重的东西一直压在左肩上。威尔叹了口气扭头去看。

爱丽丝靠着他睡着了，长发有些凌乱地披散在他身上，睫毛像蝴蝶翅膀那样微微抖动着，呼吸均匀，好似还流了一点点口水……

威尔忍俊不禁，忽然想去摸摸那丝绸般的银发，可是又担心会惊醒了她，只好替她拨开垂在面颊前的几缕头发。

爱丽丝忽然满足地嘟囔了一声，张开眼睛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我睡了多久？”

“嗯……啊？”忽然听到她的声音，威尔竟然不知所措起来，“我……不是故意吵醒你的！”

她笑了：“你没有吵醒我啊，不过好似真的睡了很久，我们到哪儿了？”

他茫然地看看窗外：“还真不知道……”

“威尔也睡着了吧？你很累吗？”

“说到累，还真有一点……”威尔这才发现自己坐得太久有点浑身酸痛了，“不过多半是你一直靠在我身上，还往我衣服上流口水的关系。”

“什么……？！”爱丽丝倏地脸红了，连忙偷偷用袖口去擦嘴角，“对不起……”

这回轮到威尔笑了：“没关系……我希望能永远这样。”

“永远？”她瞪大湛蓝的眼睛看着他，“为什么忽然这样说？你要去什么地方吗？”

忽然一阵酸楚，他的眼角差点湿了：“不，不是的……”

“威尔你知道的呀。”爱丽丝拉住他的双手，“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即使有一天被迫要分开，但最终还是会再见的。”

“可是……爱丽丝，我很担心，很害怕，觉得好像你永远离开了一样……”

“傻瓜！我哪里也没有去。我知道威尔在害怕，可是即使你有暂时的迷茫，我还是会在这里……”她用手指点着他的胸口微笑道。

“可是，难道那时我不能做得更好吗？”一滴热泪落在爱丽丝的手背上，“每天都在这样想着！我讨厌这样孤独地活着，讨厌悔恨的感觉，所有我爱的人都离开了，我还能为何而战呢……”

“或许那只是威尔太执着于痛苦本身了。你的双眼一直看着过去，从而对身边无处不在的希望和爱视而不见。还记得那时在西藏，喇嘛告诉我们的‘死神的秘密’吗？

“人们总是畏惧死亡，视其为生命最大的威胁，恐惧、痛苦、孤独和迷失是他可怕的假面，可是当你剥下这层伪装，才发现生命与死亡是一个首尾相连的环。因为我们生而无憾，当最终的结局到来时，才可以微笑着接受。威尔，不管你怎样想，我没有遗憾啊——能和你相识，一起旅行、一起战斗，一直以来都觉得很幸福。所以，请不要再为我伤心了好吗？啊，好像到站了耶。”

车厢轻微摇晃着停了下来，窗外似乎是一个荒凉僻静的小站，空无一人，只有锈迹斑斑的站牌在风中摇摆。或许是因为年深日久，上面的字迹都看不清了。

“你要走了吗？”威尔非常矛盾地看着她起身朝车门走去，他全身僵直，不敢有任何动作，生怕自己会忍不住追上去，“我还得坐多久？”

“威尔你自己知道的啦！”她回头哈哈大笑，“要当心哦，别坐过站。”

“等……等一下！这里不就是……”威尔看着这似曾相识的车站，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

“是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会一直在这儿等你，请放心吧。”她走出车厢，站在站台上向缓缓移动的火车招手。随着火车的速度逐渐加快，她的身影也急遽地远去。

“爱丽丝！”威尔拉下车窗大喊，“我一定会回来的！”

风声如歌，汽笛长鸣，火车载着他驶向遥远的地平线。

女教皇之章——樱花（三）

“让开，我必须和加藤谈谈！”从坍塌的研究所中逃出之后，威尔与加藤、樱花一起沿狭窄的地下隧道一路向地心进发。随着温度越来越高，由于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窒息感也越来越强烈，最终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中停了下来。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地狱，恐怕就是那个样子——脚下流淌着炽热得无法接近的岩浆河，四壁都被烤得通红，如果有皮肤上汗水渗出，眨眼间就会被蒸发成气体。洞穴正上方有一个狭长的天然管道直通富士山火山口，只是年深日久而被火山灰淤塞了。

可怕的环境对于加藤来说却仿佛不存在一样，他用随身携带的仪器追踪潜入地脉的阿斯摩德乌斯的能量线，读数每增长一个量级，他脸上那种狂喜的表情便会出现一次。威尔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多久，最后实在忍无可忍，想找他问个究竟，却被樱花拦住了。

“特佐说不许任何人打扰他的工作。”她像个机器人似的冷漠地回答。

“如果只要他单独‘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我跟他来？”

“这个特佐自有道理，作为下属，我不知道。”

“那我走了。”

“没有特佐的允许，你不能离开。”

“喂！”威尔恼了，一把将她推开，“别以为你长得像川岛中校，又是女人，我就不敢揍你！”

“樱花，让威尔过来吧。”两人正剑拔弩张，加藤的声音从岩壁后传来。樱花立即顺从地移步侧身让威尔通过，后者狠狠瞪了她一眼，但她装作熟视无睹。

“好消息，威尔，不完全形态的阿斯摩德乌斯在富士山地脉的能量场中成长迅速，再过……”

“你提到‘扭曲时空’，我想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又和阿斯摩德乌斯有什么关系？”威尔不客气地打断了加藤。

“这个问题对培根解释起来可能会比对你更简单些，毕竟，你对《往生咒》的内容只有大致的了解。或许你听说过，要实施令死者复生的仪式，需要用强力的魔力司载体做‘药引’。在樱花的实验中，我用尼科

尔召唤出来一个低级使魔。不过如果要从时空的彼方令消失已久的‘过去’降生，所需要的远比一个使魔要多得多……”

“所以阿斯摩德乌斯是你的‘牺牲’？”一些非常可怕的想法忽然涌上心头，威尔猛地发觉自己在强烈的诱惑面前完全没有思考就做出了选择，顿时后悔不已，“如果时空发生了扭曲，你理想的世界诞生了，那么现在这个又会如何？”

“经过计算，在那之前，地脉能源将被完全耗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我们惟一必须放弃的。”加藤异常冷静地答道，他似乎察觉了威尔神色的改变，急忙又安抚他道，“理论上来说，诞生的不是‘一个’世界，无数平行空间能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选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去到自己希望的那个世界。这样不是最好的吗，威尔？”

“在研究所里老头子说你要当第二个阿尔伯特·西蒙，我当时竟然被冲昏了头脑而完全没有在意。”威尔冷笑起来，“加藤，为了你自己的野心，要让几十亿人陪葬……你到底要我来做什么？！”

“野心？！”加藤一把抓住威尔的手臂，后者用力将他甩开，二人怒目相对，“能和爱丽丝小姐重聚不是你的希望吗？或者，能够有第二次机会拯救她的生命，不再悔恨终生……这与权力和金钱没有半点关系，何来‘野心’之说？你我都失去了毕生所爱之人，我本以为威尔是惟一可以理解我的！”

“住口，不要把我和你相提并论，不要再提爱丽丝的名字！”威尔愤怒得浑身发抖，“你利用她当陷阱，就像你用那个人偶去诱我来找你一样——这就是你所谓的‘毕生所爱’？！在实验室里复活死去的恋人，然后指使她去为你杀人、欺骗、当马前卒子？！”

“哼，通过《往生咒》的魔法造出来的复制品，不会继承任何记忆或个性，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你当然知道这些，不然你以为自己可以抵御诱惑吗？对我来说，那个女人只是个工具，随时都可以抛弃，她和良子没有任何联系！”

一直矗立在石壁后的樱花猛地打了一个冷战，接着开始全身颤抖，好像掉进冰窟一样。

“你疯了……”威尔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老友，“你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加藤……”

“懦夫！”加藤冷笑道，“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日向。再有几个小时……不，或许更短，阿斯摩德乌斯就会从富士山的岩浆中破茧而出，它的诞生将为我的理想铺上最后一块基石，你还能做什么？即使杀了我，早已设置好的魔法阵也会启动，打开通往过去的时空之门。”

“你太小看我了，加藤，正如我小看你了一样！”威尔高声冷笑，他的身形开始变化，双目红得如同烈火，“我还可以敲碎你的‘最后一块基石’呢！”

加藤政二大吃一惊：“不可能，你办不到，它……它在岩浆中！”

已经完全变成阿蒙的威尔全然不睬，振翅腾空而起，大镰般的双翼从洞壁上刮落不少石块。加藤呆若木鸡地看着他盘旋半圈后俯冲而下，投入金红色的岩浆河之中，溅起的岩浆四处飞散！

“特佐！”樱花突然出现，从旁将他推开，几块大石随即砸在加藤方才立脚之处。

加藤无暇旁顾，连忙去察看仪表上的读数，阿斯摩德乌斯的能量线正在急遽变化，他又听见了那个混浊的声音从地下传来：

“日……向……”



发了！”加藤面色死灰，跌坐于地，樱花急忙上前去搀扶他。

“都完了……全都完了……”他失魂落魄，嘴里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字。

忽然一个衣衫褴褛，浑身都冒着青烟的男人从天而降，挡在两人面前，已经恢复人形的威尔扬手把一个形状扭曲的生物往加藤面前抛去：“拿去！”

加藤低头一看，忍不住惊得连连后退——一个长着半张尼科尔的面孔和海胆般尖刺的肉块瘫在地上，已经一动不动了。

“这就是‘理想的基石’剩下的东西，好好看看吧！”

加藤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威尔鄙夷地瞥了他一眼，转身朝相反方向而去。

说时迟那时快，两个庞然大物纠缠在一起从其中冲出！阿蒙的体表被烧灼得遍体鳞伤，但已经死死擒住了对手的要害，象掷铁饼那样在空中连续旋转，接着把阿斯摩德乌斯朝洞壁上全力掷去，地动山摇，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凹陷，放射状的裂纹如轴辅般扩散开来。阿蒙从洞顶拔下一根尖利的石笋，对准仍在挣扎的阿斯摩德乌斯刺了下去！

“不！不！”加藤绝望的叫声和魔神的惨嚎同时响起。大地仿佛发出一阵呻吟，接着猛烈地撼动起来。

“特佐，必须赶快离开这里——地脉好像变得极不稳定，富士山怕是要爆

尼科尔，或者说阿斯摩德乌斯那只蒙着铅灰的独眼忽然眨了两下。

他的嘴巴骤然大张，借助下颌击打地面的力量弹起，以长满尖刺的一侧残躯对准不远处加藤的心脏部位猛刺过去！

跪在地上的加藤丝毫没有留意这次攻击，只是隐约听到背后传来高速破空之声，但接着却感到许多滚烫的液体溅在了自己的皮肤上。

——樱花在最后关头扑了上来。

长长的尖刺深深没入她的身体，鲜血喷涌而出！

威尔察觉到什么，回头却正好目睹这

样一幕，不禁也大吃一惊。

樱花痛苦地低头看看穿通了自己胸膛的尖刺，颤抖着想将其拔出，但最终却不支倒下。

“不能拔！”威尔见加藤试图帮她，连忙赶上前，用她的匕首将阿斯摩德乌斯的残余部分斩下，一脚踩成肉饼。

“特佐，对不起……”大量的鲜血涌上樱花的口鼻，她的目光已经开始涣散了。

“我们会带你走，樱花，我们一起走！”加藤浑身发抖，语不成调，“振作一点……”

“我真的很羡慕川岛中校……”她挣扎着伸手抚摩加藤的面颊，“但是……”

她戚然微笑着摇了摇头。

“樱花？”

没有回答。

大地撼动得更加频繁而剧烈，岩浆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洞穴内已经热得无法忍受了。

“加藤，走吧，富士山要喷发了。”

但他怀抱着樱花一动不动，如泥雕木塑。

“加藤！”

“……我不会放弃的，威尔，我不会放弃的，因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加藤缓缓摇头道。

“……”

“再见了，老朋友。”传送魔法的光晕开始笼罩他和樱花的身体，“下一次相遇时，恐怕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威尔冲着他喊道，“我不想与你为敌啊，加藤，不要做蠢事！”

“如果想阻止我就来吧，”他寂然长笑，“即使没有了阿斯摩德乌斯也不要紧，世上还有许多的魔力司可以为我所用，只要我能够决心舍弃一切……”

“加藤！！”

“……我会在一切的起点和终点等着你，威尔。这个还给你，我已经不再需要了。”他扬手抛了一个东西，威尔接住一看，是自己的红色勾玉。

“《往生咒》……”

富士山发出咆哮，如同一个愤怒无比的人企图破坏一切般。不能再等了，他只得变身飞出火山口，雷霆万钧的岩浆火柱随后便冲天而起。

在离开那里的最后一刻，威尔回头看了看，加藤和樱花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恋爱之章——爱丽丝（二）

“哈哈，看看哪个迷途的小羊羔回家了！”当威尔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地找到培根的飞行器停泊地时，老头儿毫不客气地嘲笑他，“玩得开心吗？”

“嗤！少捣乱！”威尔摸了摸对着他直摇尾巴的布兰卡，“老子要洗澡！”

其他人的态度大相径庭，藏人依旧对他没好气。约阿希姆号称要亲自下厨给他做饭。而卡琳则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冲上来紧紧地抱住了他。

“你……呃……卡琳！！”威尔大为震惊，窘迫得不行时，她却突然推开他，泪眼婆娑地抽了威尔一记耳光，又扭头跑了。留下一干人等在原地瞠目结舌。

“我活了700年，还是不能理解女人。”培根啧啧感叹道。

晚饭时她依旧没有现身。

“卡琳小姐大概还在为那件事烦恼吧。”约阿希姆嘟囔着说，“真可惜，我还做了她喜欢的墨西哥卷饼呢。”

“什么事？”

他们却同时不说话了，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培根干咳了两声开了口：“这么说吧，在你‘深入虎穴’的时间里，我们也没闲着。根据咲夫人用信鸽送来的情报，藤堂技研在东京还设有一处分所。而执掌这个地方的人，竟然是加藤的顶头上司——外务大臣石村贯太郎。”

“你们去找石村了？”

“没错，只是约阿希姆一个人变成黄金蝙蝠潜入他的官邸闹了一通，就把那家伙吓得屁滚尿流，乖乖交待了研究所的地址和进入密码。”

“我们没料到你又会‘临阵倒戈’，”藏人刻意加重那四个字，威尔冲他翻了翻白眼，“所以想搜集更多实验的资料，或许能找到方法控制阿斯摩德乌斯侵蚀地脉。却在那里的地下室发现了……”

他忽然尴尬地停住不说了。威尔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发现了什么？”

“或许让卡琳告诉你比较好，”培根又干咳起来，“我本想毁掉那个‘东西’，但是她坚持要保留下来，说必须征求你的意见。”

说罢三个人纷纷借故溜走了，留下威尔一个人坐在饭桌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他终于在旁边的小树林里找到卡琳时，已经接近午夜时分。她见到威尔还想躲开，但是却被后者眼疾手快地一把捉住了。

“老头子说你有事想告诉我。”

卡琳欲言又止，沉默了半晌，才开口道：“威尔，你要不要去见爱丽丝？”

威尔象弹簧一样跳起：“什么？！”

“我……如果你不想去也完全没关系，如果你想去也没有问题，如果……”她紧张得语无伦次，“我的意思是，尽管大家都知道那个不是她，但她依旧是人，我不……”

威尔用力抓住她的双肩，迫使她正面对着自己：“你们在那里发现了爱丽丝？！”

卡琳艰难地点点头。

威尔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停跳了，对加藤的同情此刻又顿时化作满腔怨忿。

“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怎么能……！！”

“她看上去……尚未完成，大概是实验被终止了，”卡琳难过地看着他，“培根先生当场建议毁掉那个容器，切断能源输入，这样她就会自然消失，可是……我忽然想到你……”

“他们怎么能这样！！”威尔愤怒地吼叫起来，抓住卡琳的双手不由自主地用力，她痛得叫出声来，威尔急忙放开她。

“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我应该道歉。我应该想到这对于威尔来说太残忍了，培根先生是对的，这件事不该叫你知道……”

“卡琳，我的脑子太乱了，给我点时间好吗？”他抱着头坐在一个树桩上，卡琳在旁边伫立良久，正打算抽身离开，他的声音却忽然从背后传来：

“如果我想去，你可以和我一起吗？”

她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我没有这个勇气，”威尔苦笑起来，“就好像美妙的幻觉忽然变成噩梦，如果

那个不是爱丽丝，只是一个……一个……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就像在‘苹果教堂’时一样？”

“是的，就像在那里一样，也像在都雷米时一样，如果阿蒙要干坏事，就‘狠狠K他到乖’为止。”

他们对视片刻，都轻轻地笑起来。

“回去吧，卡琳，约阿希姆给你留了晚饭。”

恋爱之章——爱丽丝（三）

“我还是……就在这里等你吧。”秘密研究所地下室紧闭的铁门前，卡琳停步对威尔说。

他点点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两扇大门。

“如果……就逃吧，唉，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忽然回头对卡琳说。

她却笑着摇摇头：“是你叫我跟来的，现在又让我逃走？”

“如果不想死的话。”

“我才不怕。”黑暗的地下室里，她的红发像一团炽热的火焰，“在所有生存的苦难中，死亡是最不令人畏惧的，难道不是吗，威尔？”

他笑了，转身走了进去。

漆黑寂静，只有房间深处透出一片柔和的蓝光。威尔一眼就看到了她——悬浮在圆柱形透明容器里的爱丽丝，尽管只有上半部分身体，但是表情如此静谧安详，仿佛已经在这里沉睡了千百年。

威尔轻轻走上前去，生怕惊扰了她的好梦。他隔着容器壁伸手触摸她的面颊，似乎能感到呼吸和体温般……

“对不起，爱丽丝……”他以额头抵住玻璃表面，低声对她说，“就像你所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但不是现在，不是这里，你不应该在这里。”

是错觉吗？她似乎在里面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请在那里等我，好吗？我一定会来的。”威尔俯身捡起容器四周地面上盘亘交错的电缆与管道，他的双手在不断地颤抖。

——原谅我，爱丽丝！

电缆被生生扯断，裸露在外铜丝爆出刺眼的电火花！身旁的机器顿时尖利地鸣叫起来，报警的红灯闪个不停。

“警报！警报！能源泄露！能源泄露！培养槽内压力不平衡，温度下降，有崩坏危险，有崩坏危险！！”

大量气泡在原本平静的容器内翻滚，表面赫然开裂，液体在巨大的压力下从罅隙间喷射而出。

宛如崩坏的瓷偶人，暴露在空气中的爱丽丝的身体也开始逐渐解体，每一片剥落下来的物质都化为一片细小的光点，如烟尘般缭绕在她的残躯周围……

滚烫的热泪顺着面颊流下，威尔泣不成声，压抑着的呜咽终于变成悲忿的咆哮，他捶打着实验槽不断喊着“为什么”。

一片嘈杂中，仿佛微风拂过，她的声音却不期而至。

“……威尔……”

他泪痕满面地抬头看去——爱丽丝正在凝视着他。

蓝色的双眸如海一般深邃，如天空一般清朗，她对着面前的男孩粲然一笑。

“我爱你，威尔……”

随即一切都飘逝成烟。

警报灯熄灭，机器也安静了下来，只有不知何处几盏明灭小灯勉强驱散这一角的黑暗。威尔扶着空荡荡的容器缓缓跪倒在地。

“我也是，爱丽丝，我也是……”

卡琳背靠着大门坐在地上，把脸深深地埋进双手中。她的心被语言不能形容的悲哀吞噬着，却同时又感到无与伦比的爱和解脱。

“我也爱你啊，威尔……”

女帝之章——卡琳

因为无法查找加藤的去向，众人又回到犬神之里去向咲求助。她正忧心忡忡地等在宿祢之泉边，还说虽然富士山地脉的威胁消失了，但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却在东方集结。

“一种空虚、寂寞，绝望得令人不敢正视的力量像乌云一样弥漫在宿祢之泉中，每一次我试图靠近，它都对我发出凄厉的咆哮。它在召唤威尔，等待你前去……”

“‘一切的起点和终点’，加藤最后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会在那里等我。”威尔说。

“起点和终点……”　沉吟了半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失去了阿斯摩德乌斯，他要还想得到如此大量的魔力司，必须找到一个地脉交汇之处、充满了精神能量的土地……”

“短时间内加藤不可能去到日本以外的地方，这样的话候选地只有一个……！”培根一拍脑门喊道。

“呵呵，魔法师先生也和我想法一致啊。”

“到底是什么呀？”威尔有点不耐烦了。

“东方的飞鸟之地，”咲正色答道，“飞鸟的石舞台。”

“可是，母亲，石舞台只是苏我马子的……”藏人不解地问道。

“陵墓？不，那只是后世以讹传讹的说法。那里是古人供奉荒神的祭坛，因为那片土地是倭之地脉的中心，简直好像一个收集魔力司的吸盘一样。如果加藤真想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往生咒》的魔法，那里是离他最近的选择。”

“太好了！那么明天就出发吧！”威尔摩拳擦掌。

“别想得太简单了，为了让大量魔力司具现化，加藤一定会用自己的肉体当媒介，引导太古四魂之一荒御神降临。虽然同是魔力司的载体，但那个和跟你战斗过两次的不完全体的阿斯摩德乌斯可是完全两码事！”

“好像我会怕他一样，哈哈，”威尔老不在乎地笑道，“孤注一掷，放手一搏，谁不会呀，姑妈，放心交给我好了！”

顷刻间全员肃静，所有人都用惊愕莫



名的眼神盯着他。

“你、你、你们干什么？！”

“你刚才……”培根瞪大眼睛，看上去更像骷髅人了。

“姑妈……？”约阿希姆歪着头喃喃自语。

“好诡异！！”藏人毫不客气地评论道，咲哈哈大笑起来。

“住口，你们这些混蛋！”威尔脸红脖子粗地夺路而逃了。

大家分头去为明天的最后战斗做准备时，卡琳却忽然很想再看一眼宿祢之泉。她忽然有一股冲动，于是拆开了咲在那里交给她的信封。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上面是穿着浴衣的一家三口的合影：棕色短发的高大男子、一个拿着风车的小男孩和……

卡琳惊得倒抽一口冷气，照片都掉在了水里。她赶紧捞起来，幸好还没湿透，只是背面用钢笔写上去的字迹有点模糊了：堪八郎、威尔和安妮 1895年11月15日七五三节摄于葛宫神社

她看了又看，觉得头脑晕眩，浑身僵硬。只好坐下来呆呆地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

——20年前……这怎么可能？！

“卡琳你一直躲在这里？！”直到威尔惊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坐了一夜，“快要出发了，大家都在找你哦。”

她急忙把照片塞进衣袋，含混地答应了两声。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威尔上前来摸她的额头，“发烧了吗？”

“哪有，我好得很！”她推开他的手，“倒是你……打败了加藤特佐，能消除寄生木的诅咒吗？”

“这个……”他在她身边坐下，“哈哈，竟然没想过耶——因为一直都只考虑着那一件事……”

“如果不能该怎么办？会发生很可怕的事吧……”

“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很用力地给了她一肘，捅得后者一个趔趄，“如果真是如尼科尔所说，这是没有解药的咒术，那看来也就是我的命了。如果有，也得等先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再说啊。所以，一切都言之过早。喂喂，我可是实话实说，别哭

啊，卡琳……”

“我只是……只是……”她忽然激动起来，“对不起，我有种预感，马上就要和威尔分别了……”

威尔拍拍她的后背：“没有分别，相聚的时候又怎么会快乐呢？哎呀，我以前也是那么任性，总是‘要永远在一起’地唠叨个没完，直到最近才开始明白这些道理。加藤却似乎没明白过来——不管召唤来多少个世界，不管你‘从头再来’多少次，完美都是不存在的，正因为有丑恶与仇恨，才有爱和美好，不然的话，一切都会失去意义了……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她抹抹眼泪笑了：“从来没听过威尔这样一本正经地坐而论道！”

“笨……笨蛋！我可是很严肃认真的男人，决定了的事就会贯彻到底！”

“是啦是啦，我知道，‘严肃认真’先生。”

“说起来。”威尔有点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我还有件事想拜托卡琳的。”

他伸手在衣服口袋里掏了半天，飞快地塞给她一个小小的东西。

“这是什么啊？”卡琳摊开手掌，里面躺着一个简朴的银质十字架，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是我母亲的。她去世以后是老爹戴着，然后是我，然后又送给了爱丽丝，然后……”威尔笑起来，“这样一说真是个诅咒的十字架——所有戴过的人都死了！”

卡琳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如果我真的会遗忘一切的话，至少……也希望留下点什么。你看，我这人四海为家，一无所有，唯独这个十字架是所有信任也最亲密的人都拥有过的，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想让我帮你保管吗？”

“不，你个白痴，送给你了！”

“可是……！”卡琳惊呆了，转而又开心地笑了起来，“咦，我已经变成‘信任和最亲密’的人了？！我都不知道呢！”

“喂喂，不要得寸进尺啊！”威尔窘迫地起身，“快些来吧，他们都在等着呢！”

“嗯嗯……再有几分钟……”

“那我先去了哦！”威尔留下她转身而去，没走几步，忽然听到卡琳大声喊道：

“我爱你，威尔！”

“什么？！”他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对方却丝毫没有开玩笑的表情。

“不需要你回答。”红发在风中飘扬，卡琳看上去好像一个火焰的女神，“什么都不用说，只要知道就够了。无论何时何地，我会永远守护你。”

背在身后的双手紧紧握住那张照片。咲说得对，在这里她的确找到了过去……和未来。

世界之章——高天原

在远古以来就寸草不生的荒魂的祭坛上，巨大的铜铎破土而出，拔地而起。血红的天空波奇云诡，云海翻滚形成巨大旋涡，仿佛神话中巨人的独目。被唤醒的能量流

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渗出，好像被一股巨大的吸力牵引着一般，倒流向铜铎高耸入云的顶端。

“在这里飞行都不需要开引擎啊！”培根驾驶着飞行器冲进那股强劲的能量之河中，“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魔力司！”

“加藤在上面，虽然感觉很微弱，但是他在那儿！”威尔说，“还能再近一点吗，老头子？！”

“中心部分的斥力太强大了，最多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所有能飞的家伙都上吧！”

“可恶！”

威尔、藏人和约阿希姆准备从飞行器尾部的货舱开口处跳出时，布兰卡和卡琳也跑来要求同行。

“不许说‘不行’！”她异常坚定，“不然我就直接跳出去——你还是得去救我。”

“或许可以直接叫你摔死呢？”他因为被威胁而有点恼火，但最终还是同意带她一道，藏人则负责布兰卡。

与威尔抱在一起跳出机舱时，卡琳在急遽的下落中仿佛失去了意识，但随即一股强劲的升力便将二人托起——威尔变成了阿蒙，身后是化为女神月黄泉的藏人和约阿希姆的黄金蝙蝠。三人试图接近那股狂暴的能量喷流，但每一次尝试都被弹开。

“威尔，快看！”卡琳惊呼起来——一个庞然大物从能量流中突然现身，身躯蜿蜒如龙，头生多角，通体呈现半透明状，唯独双目漆黑。仿佛远古洪荒时代的巨兽，它的身体在他们周围盘旋，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魔神与它比起来微如草芥。

“这就是荒神？！”约阿希姆用蝙蝠的尖细嗓音叫道，“好可怕啊！”

——威尔，你来了！

加藤的声音像雷鸣一样划破天际，已经分不清那是他还是巨兽本身。

——是来杀死我的吧，威尔莫纳夫？但是时空之门已经开启，新世界无论如何也会降临的！

——百年以前……或许更加久远，回到影响这个世界的人们都尚未出现的年代去，才能创造新的未来！

——为什么？明明你那么渴望重新来过，却固执地要停留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中呢？

为什么？

威尔化身的魔神第一次笑了。

——因为我再也不会逃避了，无论死亡，还是孤独，都会毫不在意地面对。这是大家所期望的，更是爱丽丝所期望的！

荒神长啸起来，鸣声令天地震撼，日月失色。

——啊啊，这是你所理解的宿命？

——不，是意志！

荒神的双目射出割裂宇宙的喷流，向他们扫来。两个魔神左右闪避，企图夹击巨龙的头部，但只要一碰到那看似弱不禁风的透明身体，便会被即刻弹开。

“威尔，你看到那个了吗？！”卡琳在阿蒙背上指着荒神头部稍后一点的位置喊道，“加藤在那里！”

因为实在太小，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但那的确是象一个婴儿般蜷缩成一团的加藤，被笼罩在一个小小的紫色球体之中，周围似乎还缠绕着无数鲜红的血管，正在一张一缩地搏动。

——构成他躯干的魔力司是围绕着加藤的身体聚集起来的，攻击那里或许会有效！

藏人的月黄泉对威尔示意。

——可是我们没法接近！

“你们的身体也是魔力司，斥力太大，让我去！”卡琳附在阿蒙的耳畔说，“把我

丢进去！”

——你疯了吗，卡琳！

“不要啰嗦，快点！这是接近他的惟一办法！”

——可恶……不要死啊！

“不会死的！”

她的身体象颗子弹般飞出，强大风压吹得她什么也看不清，只能依稀感到硕大无朋的荒神的躯体扑面而来。那一瞬间她切实地感到了恐惧———一种仿佛要被吞噬下去的压迫感。

但随后她轻易地穿透了那层屏障，再度睁开双眼时，四周弥漫着不可思议的雾状光晕，那是荒神纯净古老的生命力，像水一样包裹着卡琳。她一开始还努力屏气，但后来却发现根本不需要呼吸。

巨龙似乎发觉到了什么，开始扭动身躯。体内的光晕迅速集结为蛇一样的物体，从四面八方向正手脚并用朝加藤靠近的卡琳涌去。

——必须帮她拖延点时间！

阿蒙和月黄泉飞到了荒神头部的正面，黄金蝙蝠还扑上去对其中一根触须发动了攻击。

“不许欺负卡琳，不许欺负卡琳，不许……啊！！”他被甩飞了出去。

成群的光蛇渐渐追上了卡琳，缠住了她的四肢和脖颈，把她往远离目标的方向拉去。

“滚开！”她拔出佩剑乱挥，但只能暂时切断对方的细长身体，转眼它们又粘合在一起对她纠缠不休。

距离加藤只剩下几米之遥，但光蛇越来越多，她的力量已经撑不住了。

“我·不·会·认·输·的！”

卡琳奋力甩开缠住右臂的光蛇，将佩剑象标枪一样投掷了出去！

——中吧！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有几条光蛇放开了她朝长剑扑去，不过已经晚了。

被搏动的血管包裹着的加藤突然抬起头注视着她，卡琳的脑海中忽然响起他的声音：

“……即使如此，踏入铜铎的你们也回不去了……”

剑锋切开了裹住他的紫色球体，“血管”爆裂，放出无数鲜红的光点，仿佛热血喷洒。

光蛇一一消弭，卡琳扑上去用尽全力将长剑插进加藤的胸膛。

“……只要想着自己希望的世界，只要……”

他面带微笑地对她说。

“希望的世界……？”

荒神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悲鸣，剧烈地挣扎着，和那时在实验槽中的爱丽丝一样，身体开始渐渐剥蚀。

卡琳松开了手，加藤朝大地坠落下去，他快乐地阖上了双目。

——卡琳！！

威尔和藏人盘旋着试图接近她，但却怎样也做不到，她也开始坠落了，越来越块地向脚下的大地堕去。

在荒神身躯的碎片包围中，卡琳呼唤着迅速离她远去的威尔：“想着你要去的那个时代，威尔，想着你所希望的幸福！”

约阿希姆和藏人都被扭曲的空间互相隔离开，只剩威尔一个仍在不断地追赶卡琳。

“不要追了，我们会再见的，一定会再见的！”

她的身影如一片落叶般，被湍急的时空漩涡席卷而去，唯有声音仍在威尔耳边回荡。

“谢谢你，卡琳……”不知何时，他已经恢复了人形，形单影只地漂浮在光怪陆

离的天地之间。

——想着你要去的那个时代，威尔，想着你所希望的幸福……

胸口一阵抽痛，他仿佛能听到心中的那禁锢着自己灵魂的怪木在嘎嘎怪笑，但是此刻却毫无恐惧可言。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会去何方。

爱丽丝会在那里，还有卡琳、加藤、培根、父亲和母亲……

红色勾玉砰然碎裂，黑暗像利剑般刺入他的胸膛。没有痛苦和恐惧，威尔心中充盈着希望。意识开始分崩离析，一刹那如同一生般悠长。一双温暖的手臂紧紧环绕着他的脖子，在生与死的狭间，光芒万丈的爱丽丝在他额头印下了轻轻一吻。

卡琳的日记（八）

1887年4月13日 星期天 晴有阵风

我在一间医院的病房里醒来，头痛欲裂，口干舌燥，全身难受，却没有一处伤口。

医生护士都说俄语，这里原来是莫斯科的一所教会医院。好不容易有个懂英文和一点点德文的神父，连比带划地告诉我，一个日本男人昨晚发现我昏倒在路边，就把我送来了。

日本男人？

“你……从哪里……来？”神父手忙脚乱地翻着字典问我。

“我……”我不能思考，一想事情就头痛到不行。

“你叫什么？”

“嗯……”

“失忆了吗？这可麻烦了。没有证件……懂吗？你没有任何证件。护士只在你身上找到一本日记、一个十字架和……嗯，这个。”

他递给我日记本和一个小小的银质十字架，又给我看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家三口的合影，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堪八郎、威尔和安妮 1895年11月15日七五三节摄于葛宫神社

“这个……是你吧？”他指着照片上的女人问道，“你叫‘安妮’吗？”

我懒得多说，便随便点了点头。

“可是这日期，写错了啊。”神父皱着眉头把照片翻过来倒过去地看，“1895？现在才是1887呢。”

我像弹簧一样从病床上蹦起来：“1887？！”

他被吓了一大跳，顿时把外语全忘了，开始拿俄文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

“那个……日本男人，”好不容易又恢复了，但他显然觉得我有点神经质，“打来电话问你的情况，可能……嗯，等一下会来看你。”

“谁啊？”

他指指照片上的男人：“是这个人啊，你不认识他？忘记了？”

心中什么地方猛地一抽，我忽然想起了很多，一些仿佛隐藏许久的回忆开始悄

然在脑海中闪现。

——威尔是她初恋情人的名字……

——这个十字架是属于我母亲的。

——……从威尔和你的星宿中读出你们之间不可思议的缘分和羁绊，或许比你能够想像的更加刻骨铭心。

——只要想着自己希望的世界，就可以……

打开窗户，早春的气息扑面而来，生机盎然。我把十字架挂上脖子，撕碎了那张泛黄的照片。

风车、千岁糖袋、男人和男孩顽皮的笑容、红发女子幸福的脸，化为纸屑象蝴蝶般在窗外的风中飞上天空。我想我不再需要它了。

我竟然开心地大笑起来，路人纷纷抬头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但我一点也不在乎。

“啊，你醒了！”忽然一个男声用英语对我说，他的脸被路旁茂密的树冠遮住了大半，我看不清。

“你是……？”

“日向堪八郎。”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来，“我把你送来医院的。不过你现在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刹那间，我以为自己又见到了威尔。

一样的红色眼睛、洁白的牙齿、爽朗的笑容。没有孤独、悲伤，他笑得那么纯净无暇。

“对了，你叫什么？”

“我叫卡……”我把下半截咽了回去，“我叫安妮。”

“这样子说话真奇怪，好像在演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我还是上来吧。”他转身走进楼道，又突然伸出脑袋来对我喊道，“等我上去了，你可别失踪啊！”

“不会的，我就在这儿等着。”我微笑着回答。

原来如此，这就是没有结果的爱情的最后归宿。所有的拼图终于凑齐了，谢谢你，威尔，现在你也一定找到爱丽丝了吧？

我们不久会再度相逢的，正如约定好的那样。在同一个世界，却不在同一个时空。

而现在，我似乎已经听到命运前来的脚步声了……



尾声

1913年，中国东北，奉天郊外。

夕阳西沉，橙色的光辉染红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一声嘹亮的火车汽笛惊醒了在这个偏僻小站的站台长凳上打盹的棕发少年。

“哎呀，差点睡过头！”

他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纵身跳起，充满期待地眺望着喷出浓烟一路驶来的火车。

——这是你希望回去的地方，你生活的时代，再一次往不同的未来前行的起点。

“嘿嘿，好兴奋啊，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呢！”

历史的齿轮超越时空的阻隔再度转动，命运中的那位女孩正在那辆列车中静静等待着他。

而在那轨迹的尽头，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

——一定会再见的，威尔！

请来客串的历史

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一战对世界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在军事技术方面，化学武器、闪击战、空战、以汽车为主体的机动部队的出现，充分将人类战争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在世界格局上，奥匈与帝俄瓦解，英法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美国和日本却从中渔利，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前者更是占据第一的位置直到今时今日。东亚地区虽然未直接受战争影响，但是在战后签订《凡尔赛条约》时，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半岛）“赠予”战胜国日本的行为，却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尽管一战的规模和影响范围都无法与20多年后的二战相比，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超大规模战争，总共有15亿人卷入其间，仅阵亡人数就达900多万，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最重要的是，没有一战，便没有二战，前者并没有彻底解决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反而使其深刻化，而战时与战后各国革命的不断爆发，更是各种新势力诞生于崛起的摇篮（苏联布尔什维克、德国纳粹党等等），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的20世纪。

然而，作为日式RPG中比较少见的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游戏，《影之心》系列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还原程度却差强人意。且不论天使恶魔满天飞，机枪大炮奈我何的魔幻情节放在这近现代的舞台上显得略为过时，就算在完整的游戏流程中登场的所谓“历史人物”们身上，我们也很难看出他们应有的风采，多半只是些请来玩玩、可有可无的龙套角色（比如限于篇幅，在小说中被略去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或许是游戏剧本写作的限制，或许和日本人看待历史的视角有很大关系。对于一

个擅长取长补短、拿来主义的民族而言，一切异国的都可以用本国的方式去阐述，这也让他们笔下的世界史变得更像不同长相和发色的日本人在互相搞来搞去。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论，非常难见于日本人笔端。即使对于本国的历史，他们也多半拘泥于小我而鲜有宏观视野。作为个人，我没有权力对一个民族的读史方式大放厥词，只是单纯地觉得可惜了这挺不错的设定和故事。

限于篇幅，也限于游戏剧本本身与真实历史联系比较紧密的只有俄罗斯部分，因此我也只好将历史感的砝码都压在了几个俄国人身上。虽然故事后半部分在游戏本身的情节上算是渐入佳境，但拉上了拯救世界的陈辞滥调之后，被请来客串的历史也不得不就此退场了。

沙皇尼古拉二世：名尼古拉·亚历山大德罗维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任皇帝。生于1868年，1894年登基，同年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亚莉珊德拉结婚。非常罕见的是，两人在政治包办婚姻的时代竟然是自由恋爱。亚莉珊德拉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出身德国，在英国长大。1884年在其姊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上结识16岁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一见钟情并开始通信交往。为了他，亚莉珊德拉不顾家人的反对，拒绝了英国王储克拉伦斯公爵的求婚，并且一直等了10年，直到尼古拉加冕成为沙皇，两人才终成眷属。这样的爱情本该成为佳话，却同样因为这位皇后而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女王是个血友病基因携带者，这种致命的遗传性疾病只会在男性后代身上发作。她的外孙女亚莉珊德拉将这种疾病遗传给了自己惟一的儿子——皇储阿里克谢。在幼子以及帝国的惟一继承人随时可能早夭的现实面前，皇后变得异常笃信宗教、性格阴沉，重用妖僧拉斯普汀。她还干预政治，竭力支持俄国参战。但由于缺乏社交技巧，又是德国人，在人民眼中并不受欢迎。虽然沙皇非常信任妻子，并且在去前线视察时一度将朝政托付给她，但可惜皇后并无政治才能，又过分依赖拉斯普汀，排斥朝臣，致使政府处于低效而混乱的状态，间接导致了俄国的战败。这种不断的恶性循环最终在民众间爆发为痛恨沙皇与皇后的情绪。二月革命之后，沙皇逊位，被软禁起来，皇后本有机会逃往国外，但仍选择留下来陪伴丈夫。最终他们与5个孩子一起，于1918年7月在叶卡捷琳堡郊外的伊帕切夫别墅地下室被红军士兵集体枪决，死后尸体被焚烧并抛弃在一个山区矿坑里，直到80年后才被发现，并通过DNA比对方式被确认，于1998年被一同安葬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教堂中，并于2000年被俄国东正教会追认为殉教圣徒。

安娜斯塔西娅：生于1901年，尼古拉二世与亚莉珊德拉皇后的第四个女儿。沙皇一家死后十多年，一个法国女人忽然宣称自己是安娜斯塔西娅女大公，在皇室成员罹难前夕侥幸逃出，流落到欧洲。一言既出，如巨石落水，引起极大轰动，她也一夜成名。当时的王公贵族及社会名流纷纷赶来见她。有些人认为她真的是落难的公主，而另外一些坚持她是个疯子加诈骗犯，争论不休直到她病死时也无定论。这个故事后来在1956年藉由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真假公主》而脍炙人口，1996年迪斯尼还制作了一部同名动画。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国政府开始出资寻找并鉴定末代沙皇一家的遗体。有5具都被发现并确定身分，但最年幼的两个孩子安娜斯塔西娅和皇太子阿里克谢却始终没有

找到。玩过《影之心2》的人应该都会打心底里喜欢那个刁蛮的恶魔萝莉安娜斯塔西娅，或许在历史赋予她的悲剧性结局之外，相信这位小公主真的得以逃过一劫、颐享天年，会是更加轻松的选择吧。

拉斯普汀：1869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省的农家，三十多岁时对外宣称受到上帝感召，并开始四处传道，以能够预言及治病而闻名。1906年，由于皇储阿里克谢身患绝症，无药可治，皇后在宠臣的推荐下启用"神医"拉斯普汀，竟然侥幸见效，皇储的病情趋于缓解。拉斯普汀也因此受到皇后极大宠幸和依赖，被誉为"圣人"，一时间权倾朝野。但他个性卑劣、生活糜烂，引起众多大臣与贵族的强烈不满，最终于1916年12月被几名贵族和军官一道密谋杀死，据记载其过程颇为惊悚：暗杀者们先设计将他诱来，在给他吃的食物和葡萄酒里下了剧毒，但竟然无效。只好将其枪杀，子弹射穿了拉斯普汀的身体，他昏厥了片刻却又苏醒，还掐住在场的尤思博夫亲王的脖子不放。众人惊慌失措，又朝他连开数枪，并用哑铃猛击他的头部，最后将昏迷中的拉斯普汀丢进涅瓦河上的一个冰窟窿里。次日尸体被发现，经法医鉴定他最后竟然还是死于溺水，而且至少在冰面下挣扎了7、8分钟。后来主使暗杀的几名贵族遭到逮捕和流放，但不久沙俄灭亡，他们也被释放。而拉斯普汀的尸体，原本在皇后的坚持下要被葬在皇家修道院中，最后也在二月革命中被游街并当众焚毁。据称尸体连烧了十个小时都没有完全化为灰烬，其间还曾经坐起来睁开双眼怒视周围的人。因拉斯普汀在世时酷爱研究黑魔法与降灵术，很多人认为他实际上已是半人半妖。虽然这些明显有夸大之嫌的记载不可全信，但也为这个妖僧的一生抹上了神秘恐怖的色彩。

罗杰·培根：生于1214年，1247年成为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曾发明第一台光学显微镜和炸药。1277年以异端罪名被捕下狱，1291年才得以被释放，次年便去世。但传说他早已获得了长生不老的秘术，假死只是为了逃避教廷追杀的一个幌子。他生前所写的三本书都遭禁而未能流传于世，传说其中记载了很多失传的古代魔法，包括不朽之术和炼金术，以及制造飞行器的方法。据说方济各会领袖雷蒙·贾福瑞曾试图将这几本书据为己有，但书页突然无法翻动，接着便自动腐烂分解。在很多西方奇幻作品里，罗杰·培根都以伟大的不死魔法师身分出现过。

关于《影之心 I》

众所周知，二代good ending的结尾便是一代的开头——威尔在中国东北奉天的火车站上等一列从欧洲开来的火车，目的是为了营救上面一个遭人绑架的英国女孩爱丽丝·爱略奥特。而绑架她的，是一个自称罗杰·培根，拥有强大魔力的男人。

故事的前半部分发生在中国，沈阳、大连、武汉、上海，看着会很亲切，但遗憾的

是历史依旧是被请来做客的。1913年，国民政府刚刚成立不久，正值袁世凯篡权和二次革命，本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在游戏里你可以丝毫感觉不到（还随处可见日本兵……）。年代只不过是数字，主角们都忙着和"四神"、"仙术士"们缠斗。

这一部分结尾时，上海因为被仙术士召唤出的古神天铠凰而化为一片火海，威尔因为想阻止天铠凰失败而与同伴失散。

第二部分转到半年后的欧洲，爱丽丝在到处寻找威尔。结果在吸血鬼基斯（银色蝙蝠，二代的金色蝙蝠约阿希姆的弟弟是也）的城堡里找到他时，他却因为中了诅咒而生命垂危（老tmd中诅咒！）。爱丽丝自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与魔神四假面作交换，才能带回威尔的灵魂。后来得知，这四个玩意儿也是经罗杰·培根之手释放的，这个人还是杀害爱丽丝父亲爱略奥特先生的元凶。原来培根、爱略奥特和来自梵蒂冈教廷的枢机卿阿尔伯特·西蒙三人曾是密友，他们得到了三本可以用来召唤古神的秘术书，各自持有一本。但培根因为被世人否定而黑化，杀死了爱丽丝的父亲，夺走书本，企图打开旧支配者的封印，释放异界神，他当初绑架爱丽丝的理由，是她可以做这个仪式的"钥匙"（好老套啊好老套）。

因为不敌培根，主角一行打算求助于西蒙，最后却发现培根是西蒙伪装的，真正的罗杰·培根因为隐居在威尔士逃过了追杀，并出手协助威尔，在最后关头击败了西蒙和苏醒的古神。

同二代一样，一代也有两个结局。Good ending自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bad ending是爱丽丝最后还是被四假面夺去了生命。实际上二代是接着后面这个结局继续的（王子公主happily ever after有什么好续集的？）。二代中的bad ending（因为绝大多数玩家都会喜欢good ending，因此作为小说我采用了那一个）是威尔在寄生木的诅咒下丧失了记忆，故事结束两年后培根找到了四处徜徉、什么也不记得的他，并将其带回威尔士。这样来看，如果影之心还有三代，无疑还是会以二代的bad ending为开始吧。

顺便说一下，画面系统暂且不谈，就是在剧情方面，两代《影之心》差距也相当之大。二代里威尔和爱丽丝之间被演绎得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一代中因为流程太短，而被交代得有些含含糊糊，莫名其妙地爱丽丝就愿意为他去死了。两个威尔之间的不同也能看出游戏剧本的进步：一代只是一个冲动、热情、坏嘴皮的典型流氓式男主角，二代尽管还是那样玩世不恭的性格，却能看出背后竭力隐藏的辛酸和刻意的疏离感。果然还是爱与死亡令人成长啊。与此相同的还有二代的最终boss加藤，一代里竟然是个一心暗恋美女上司川岛良子、老实巴交的宅男。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文／秋津透　译／夜蓝

人物介绍



艾尔莎·爱丽恩

22岁，故事的主人公，杜兰德尔的新成员。之前是E.C.法军巨大可移动型机器人——Wanzer的驾驶员，不过并没有实战经验。



希德·埃尔格

45岁，有着丰富经验的原英军军官，现任杜兰德尔实战部队队长。是个可以信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



尼可拉斯·格莱瑟

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司令官，是一名严肃认真的军人。



贝克·卡诺瓦

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意大利原足球运动员。性格开朗，讨厌墨守陈规。



迪特·博斯

34岁。擅长制定战略方案的原德军军官。他与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瓦格纳是在士官学校时代的校友。性格有些不拘小节，稍微缺乏行动能力。



哈米斯·斯塔格斯

杜兰德尔情报分析专家。他是小队中的气氛调节高手，擅长利用电脑进行情报处理工作。20岁，性格是典型的乐天派。



劳尔夫·瓦格纳

28岁。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是一名性格冷静沉着的指挥官。



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

28岁。萨夫特拉军队出身的Wanzer驾驶员，有着长期的服役经验，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

自由记者，正在追踪报道德军基地袭击事件。因在第二次哈弗曼岛纷争爆发时根据自身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坂田工业事件”而名声大噪。

MISSION 11 马德拉岛

“第一、第二指挥室已被完全摧毁，基地司令以下各主要官员全部阵亡。虽然第三司令室尚有一些人员幸存，不过大部分补充物资都已无法使用，基地的整体机能已大幅度降低。”希德用沉痛的口吻说道，“一方面，E.C.联合舰队在伊比利亚浮岛的集结命令被终止，他们暂时好像去葡萄牙的里斯本港汇合了。只不过，关于德军舰艇的处理，各国高层之间好像有着比较大的分歧，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继续这样下去，E.C.各国舰队是否能够真正联合起来与对方开战都很难说，目前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嗯，这种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最后E.C.要在最差的状态下迎战外敌吗？”博斯的语气变得有些苦涩，“那个……巡航导弹飞到哪里去了？”

“浮岛上的雷达系统之前已经被破坏，所以我们只知道那些导弹的目标在西边。不过，就在刚才，U.S.N.军大西洋舰队发表了声明，他们宣称自己受到了伊比利亚浮岛方面发动的毫无警告的巡航导弹偷袭。在发表声明之后，U.S.N.政府对E.C.正式宣战。对于对方的反应，虽然E.C.议会方面也随即发表了一篇声明，称伊比利亚浮岛暂时被认为是反叛军或恐怖分子的武装集团所占领，之前对U.S.N.舰队发动的袭击完全是由这一非法武装集团负责，E.C.议会以及军队与此完全无关，不过目前还不知道U.S.N.方面的反应。”

听希德说完，哈米斯也喃喃自语道：“啊，这下可糟了。虽然对方声称受到突然袭击，并随即发表宣战通告，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哪方面势力都是信不过的。推动Blauer Nebel在E.C.进行恐怖活动的幕后黑手，也许并不是萨夫特拉，而是U.S.N.……”

“那么，在正式宣战之后，U.S.N.舰队在向什么地方移动？马德拉岛？还是伊比利亚浮岛？”拉托娜急切地问道。

希德只是摇了摇头：“不知道，现在E.C.方面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掌握U.S.N.舰队的方位，更无从得知他们在朝什么地方移动。U.S.N.舰队拥有针对侦查卫星的隐蔽功能，而伊比利亚浮岛的广域雷达又无法使用，最重要的是预警飞机也全都被破坏了。目前惟一可以使用的飞机，就是我们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的武装补给机了。”

“那么也就是说，只有让我们来进行侦查飞行任务了？”贝克激动地喊道。

希德平静地回答说：“最后也许的确会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回应随时可能出现的浮岛警备队的支援申请，在确认瓦格纳及其残党是否还躲在浮岛内部之前只能这样。”

“没错。一旦U.S.N.舰队向我们这里发动进攻，如果我们还没有处理好瓦格纳这边的问题，事情就会越来越麻烦。”博斯有些担心地说道。

目前，我们的运输机已经降落在飞行甲板上，我们几个全都进入了机舱中。毕竟，我们表面上伪装成了英国陆军，所以与浮岛方面的交涉全都交给希德一个人去进行，其他人全都尽可能地留在飞机上。实际上，就算对瓦格纳等人进行搜索，由于这个巨大浮岛的构造实在过于复杂，因此肯定无法轻易地掌握他们的位置。如果是漫无目的的瞎转，则很有可能会发生与浮岛警备队的Wanzer部队交战并误伤的情况。另外，因为博斯和我的机体受到了极为严重的

损伤，需要一些时间进行修理，所以在对方需要支援之前，最好还是尽可能地不要去多管闲事。

虽然从理论上来看，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却不能动，只能静静等待，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忍耐力。博斯和我的机体已经更替了新的零件，其他的调整工作也全都完成了。

这时，运输机上搭载的通信器发出了声音。

希德随即做出了反应："我们是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

"这里是伊比利亚浮岛的第三指挥室。警备队刚刚与我们取得联系，他们已对基地的所有区域进行了最终确认，并没有发现破坏基地以及发射巡航导弹的武装Wanzer部队。另外，我们发现停靠在基地港口中的潜水艇中除了最大的一艘之外，其他的都已经被破坏。行踪不明的那艘大型潜水艇可以搭载十台Wanzer，所以我方认为武装Wanzer部队很有可能已利用那艘潜艇逃走。"一个年轻的声音用稍有些紧张的语气说道。

"对方可能会留下一些工作人员，所以警备队会继续进行戒严。关于你们交给我方的那些俘虏，我们也会防止一切意外发生，我觉得暂时不需要你们提供支援。不过，伊比利亚浮岛方面还有另一个想要委派你们的任务。"

"什么任务？"希德问道。

通信器对面的那个年轻士官想要尽量简洁明了地进行说明，可是他的话还是有些啰嗦，可能是因为他的母语并非英语的关系吧。

"不久之前，U.S.N.方面以遭受到我方巡航导弹攻击为由，向E.C.方面发表了宣战通告。恐怕，U.S.N.舰队此时正准备向这里，或者是马德拉岛发动进攻。但是，这个基地的雷达系统和预警飞机都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无论U.S.N.的目标是哪里，我们都无法掌握到。所以虽然这个任务有些危险，但是也只能拜托给隶属于英军的你们了。我希望能够利用你们的武装补给飞机进行侦查任务，并迅速查明U.S.N.舰队的目标到底是这个基地，还是马德拉岛。"

"明白。不过，我们所使用的机体并不具备预警与侦查功能，而且也没有装备完成此项任务所必需的高性能感知探测器。虽然不知道是否能圆满完成任务，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恐怕只能试试看了。"希德用极为真诚的口吻回应道。

浮岛上的那名年轻士官急忙说："那么就拜托你们了！"

"实际上，U.S.N.舰队到底会选择伊比利亚浮岛，还是马德拉岛呢？"博斯随口问道。

拉托娜皱着眉回答说："这很难说。如果从纯粹的战术角度来考虑，我觉得攻打已经陷入混乱状态的伊比利亚浮岛才是上策。这里是E.C.重要的军事据点，同时也是发射成为开战借口的巡航导弹的地方。"

"嗯，从战术方面来看，的确是这样。不过我想，马德库斯司令很有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攻击马德拉岛。那里对U.S.N.政府和民众而言，有着极高的吸引力。"哈米斯说道，"而且，名为马德拉自由独立会议的民间组织不是还派出了武装船只与U.S.N.军队随行吗？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舰队司令的脑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正式的舰队战，或者军事据点攻略之类的事情。"

"不，目前我们并不知道马德拉自由独立会议的武装船是否与大西洋舰队同行。二者的离港地点不同，而且船舶的速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我认为他们会采取其他行动。"希德十分冷静地说道。

接着，博斯用平淡地口吻说："我们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如果有民间的船只与U.S.N.舰队随行，无论是捏造也好，还是误报也好，我想一定会出现民间船只受到伊比利亚浮岛的巡航导弹攻击之类的报道。因为这样一来，U.S.N.对E.C.的宣战在舆论上将会造成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效果吧？"

"……的确如此。"哈米斯一脸苦相地点了点头，"即便马德库斯司令是个极为重视政治生命的军人，我觉得他也不会让民间船只与进入战斗状态的舰队随行。另外，如果民间船只真的会随行，舰队的秘密行动也就毫无价值了。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会攻打军事据点吗？"

"我认为，马德库斯司令越是真正的军人，U.S.N.舰队就越不会去进攻伊比利亚浮岛！"

听了我的发言，拉托娜和哈米斯同时用极为惊讶的表情看向我。

"为什么这么说？从战术方面考虑，趁现在攻下已经失去了全部机能的军事据点不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吗？"

"那是我们在得知伊比利亚浮岛真的失去了全部机能的前提下，所得出的结论吧？但是，如果站在马德库斯司令的立场上来看，根本无法保证这不是一个圈套。如果破坏军事据点的是U.S.N.的特殊工作部队，那么他很有可能接受这一战果并随即发动进攻，可是实际进行破坏工作的是被认为与萨夫特拉军勾结的Blauer Nebel。我并不认为他们会得到U.S.N.军队方面的信任。"

听了我的解释，博斯点了点头说："原来如此。对U.S.N.舰队来说，在不是自己亲自进行破坏的情况下，在伊比利亚浮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无法确定的。如果是处于劣势，也许会想要碰碰运气来试图逆转整个局势，可能会在明知这是个圈套的情况下发动进攻，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马德库斯司令并不是那种喜欢赌博式作战的指挥官。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迅速对原本的作战目标——马德拉岛发动进攻才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是的。不过，一旦U.S.N.舰队对伊比利亚浮岛发动进攻，我们就必须对结果做出最为严重的推断。与Blauer Nebel一样，马德库斯司令也很有可能与萨夫特拉勾结在一起。"我低声说道。

于是，哈米斯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你是说U.S.N.海军长官是萨夫特拉方面的间谍？无论如何，这个……不，这根本不可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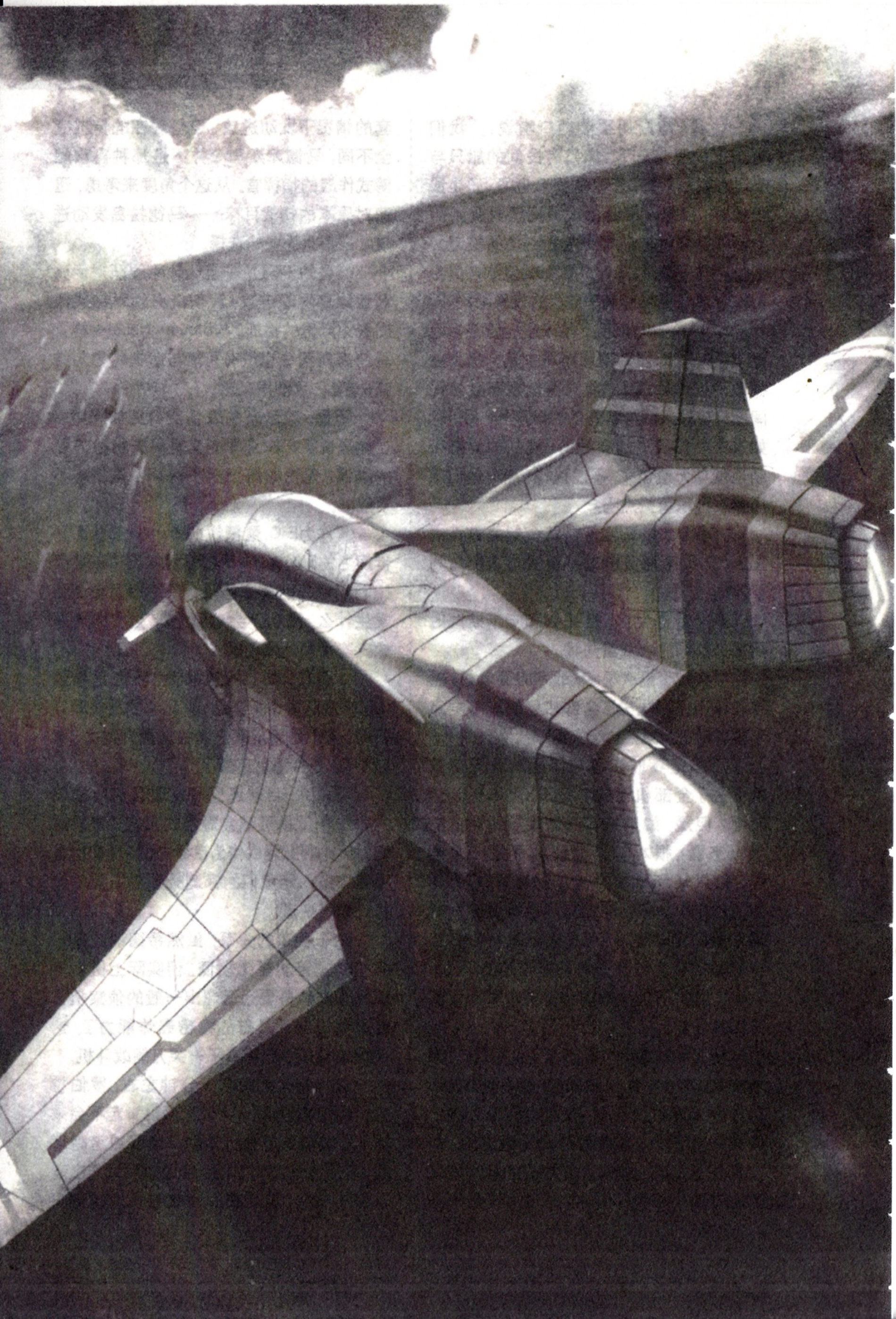
"作为E.C.最精锐的Wanzer部队而举世闻名的Blauer Nebel，已经做出了破坏伊比利亚浮岛的卑鄙行径。无论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了。"博斯好像有些忧郁地摇了摇头。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U.S.N.舰队司令能够遵从U.S.N.的利益展开行动，而不是遵从萨夫特拉方面的利益。如若不然，这件事就麻烦了。"

"总之，目前还没有发现我们所推测的U.S.N.舰队可能会做出的反应。如果他们以伊比利亚浮岛作为目标的话，现在也差不多该进入到我们的探测范围了。"罗伯特机长插嘴说道。

由于伪装的关系，虽然希德说这架侦察机的预警功能比较低，但实际上机上搭载的探测装备要远远超出一般的侦察机，更不用说最新具备的精密轰炸能力了，这架运输机如今已相当于一架万能战斗机。

又飞行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罗伯特机长确定地说道："U.S.N.舰队肯定不会来这里。如果是单独行动的高速舰或者隐形舰，有可能被我们忽视，但是如果对方出动了整支舰队，像现在这种毫无反应的情况



实在是没有道理。现在我们是否要试着朝马德拉岛移动？"

"好，拜托了。"

希德的话音刚落，运输机随即在空中改变了方向，接着又过了大约一小时左右。

"有了。"虽然在探测器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应，不过罗伯特机长极为确信地说道，"虽然信号还十分微弱，但是已经明确感知到U.S.N.的军用雷达波了。如果我们进一步缩短距离，对方很有可能会发射舰对空导弹。不过目前的距离刚刚够有效射程，所以还不用害怕。"

"这样啊……"希德表情极为真挚地点了点头，"一般来说，舰队从比较远的海域传回了信号，我们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确认。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冒着危险接近舰队进行最终的确认。我们必须将这一情况迅速通知给伊比利亚浮岛和马德拉岛的守备军队。"

"明白，马上与敌方拉开距离。"

罗伯特机长再次改变运输机的飞行路线，希德则拿起了通话器。

"这里是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目前正在作战海域KU1003的上空，我们收到了从东部海域传来的信号，并感知到被认为是U.S.N.舰队的军用雷达波。从雷达波的强度来判断，U.S.N.舰队目前位于作战海域KR0952东侧，正朝此海域东南侧移动。我方推测，此舰队的攻击目标是葡萄牙海域内的马德拉岛。通话完毕。"

切断通话之后，希德环视我们众人。

"那么，我们目前能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交给马德拉岛的守备部队、伊比利亚浮岛以及E.C.联合舰队的指挥官了。另外，U.S.N.舰队此时已经进入作战体制，你也无法破坏对方的作战系统了吧？"

"是的。事到如今，这种做法已经没有可能成功了。如果仅仅是入侵对方的系统进行破坏，这对黑客而言倒没有什么不可能，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是已经进入战斗状态的军队，只要出现一个细微的错误都有可能会酿成惨剧。而且这种行径，只会进一步煽动起对方的敌对心理。"哈米斯有些气馁地说道。

拉托娜闻言长叹了一口气："哈米斯，这种话千万不要和除了杜兰德尔成员之外的人说啊。即便你真的能暂时将进入战斗状态的舰队的控制系统破坏掉，这件事一旦被外人得知，各国政府和军队都会把你当成危险人物来对待，而且你的行动也会被限制。"

"是的，我明白。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件事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不过并没有人真的打算去付诸行动，所以除了极为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外人并不知道有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大家全都会将自己的安全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不过装做毫不知情的人一般都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大概我也会这么做吧。"说完，哈米斯想了想，接着又摇了摇头，"不行。事到如今还想要明哲保身的话，那么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必要离开U.S.N.了。我之所以要磨练自己的技能，并不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不后悔。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虽然不能将U.S.N.舰队的系统破坏掉，至少我可以与马德库斯司令取得联系，并试着说服对方。虽然不知道是否该信任对方，不过我们还有从戴瑞尔那里得到的萨夫特拉军的相关数据作为物证。"

"嗯。"希德紧皱眉头看着哈米斯，"但是，你能与进入战斗体制的U.S.N.舰队取得联系吗？"

"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我甚至可以用这台通信器和对方取得联系。只不过，必须缩短我们与U.S.N.舰队旗舰之间的

距离。”

听了哈米斯的回答，还没等希德做出反应，罗伯特机长就首先提出了抗议：“喂，你说的旗舰一般都位于整个舰队的正中央啊。一旦我们靠近那里，随即就会遭到如怒涛般的艇对空导弹的袭击。”

“是的，我也觉得过于靠近对方是件很勉强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在舰队的目的地守株待兔怎么样？”哈米斯极为冷静地回答道，“马德拉岛是个很大的岛屿，只要在舰队靠近之前，我们能够躲在岛上的某个地方，双方的距离肯定会很快缩短吧。”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抢先一步到达即将成为战场的马德拉岛，然后耐心等待登陆的U.S.N.军的Wanzer部队？”拉托娜皱着眉问道。

哈米斯随即坦率地点了点头。

“就是这样。只不过，我想要尽可能地回避战斗。”

“说得倒轻巧，即便是我们想要回避战斗，可是那也要U.S.N.军队同意才行啊！”拉托娜叹了口气，接着又摇了摇头，“虽然我并不想这么说，但是与萨夫特拉军相比，U.S.N.军队明显更为厉害，也更为难缠，我们的胜算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啊，我们要避开与他们的正面对抗。虽然我并没有掌握有关萨夫特拉军的数据，但是却收集了大量与U.S.N.军队相关的公开以及非公开的数据。虽然眼下无法破坏掉整个舰队的系统，但还是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哈米斯平淡地解释道，“当然，如果是飞行状态的确有些勉强，但只要我们着陆之后立即处于静止状态，我有足够的自信能欺骗过敌方的雷达，让对方无法发现我们的位置。如果对方派遣出Wanzer部队进行搜索，我还有办法引发偶然的故障，令敌方的Wanzer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启动。虽然都是一些权宜之计，不过只要能争取一些时间让我与U.S.N.舰队的旗舰取得联系，并进一步说服马德库斯司令就可以。”

“最重要的问题是你与对方取得联系之后的事情……在这种距离与对方直接联系，就算你不愿意，对方也会掌握咱们的位置吧。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无法继续欺骗敌方雷达了，只要舰队司令不下达停止攻击的命令，船舰上的对地以及对空导弹的惟一目标就是我们。”希德冷静地指出了这一点。

于是，哈米斯露出了稍有些痛苦的表情说道：“是的，的确如此。谢尔顿·李·马德库斯虽然是军人，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有着极强的倾向性。姑且不论其他，突然向打算与自己通话的人发动导弹袭击，这件事传出去一定会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更何况在得知对方的姓氏是‘斯塔格斯’之后，我想他应该会尽可能地避免这一事态的发生。这话由我来说实在是有些不舒服，不过马德库斯司令不由分说地向我们发射导弹的这一事态，除非我们的运气差到了极点，不然是不会发生的。”

“嗯，在战场上经常会有这样的坏运气，不过需要担心这一点的往往都是军人。”博斯冷静地说道。

“哦，对啊。杜兰德尔不是军队，我们也不是军人。不，等一下？我们现在是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吧？”

“不管怎样，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开赴战场，或者返回浮岛。”希德爽快地说道，“实话实说，只有哈米斯与驾驶运输机的罗伯特机长的飞行小组需要奔赴战场，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即便是与他们同行也没有预定任务。与U.S.N.军队发生Wanzer战斗的可能性只有在事态恶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出现，到时即便是多一个两个Wanzer驾驶员也根本毫无意义。所

以，我不会勉强你们参加。如果有人想要退出，我们可以先返回伊比利亚浮岛让你们下去。罗伯特，如果你的飞行小组也有人想要退出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客气。我和哈米斯两个能够驾驶这架运输机。”

“也就是说，希德，你也要去？”罗伯特机长问道。

希德苦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我想去。但是，你们没有必要陪我一起冒险。”

“也许吧，不过我可不想把飞机交给你们这样的门外汉。而且我好不容易掌握了这架飞机改造后的性能，正打算好好地享受一番呢。”罗伯特机长理所当然地回答道，“去什么地方由你说了算，但是这架飞机只能交给我来操控，你别有怨言。”

“明白了，那就拜托你了。”说着，希德看了看我们，“你们呢？”

“我觉得事到如今，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如果想要退出，早在巴萨乌的时候就已经退出了。”拉托娜随即说道。

博斯和我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哈米斯和希德都去了，我们怎么会退出。”

“没错，就算你说不要跟来，我也不会服从的。”贝克也大声喊道，“这种问题还用问吗！我可是杜兰德尔的一份子啊！你们别想再次对我区别对待！”

“知道了，知道了。”希德欣慰地再次点头，“那么，看来没有返回伊比利亚浮岛的必要了。一边躲避U.S.N.舰队，一边朝马德拉岛移动。罗伯特，拜托你了。”

“伊比利亚浮岛已经失去了作为军事据点的功能，E.C.联合舰队全都驻留在里斯本，我们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援，也就是说根本无法阻止登陆的U.S.N.军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将马德拉岛拱手相让给U.S.N.，这实在是太令人恼火了。”

当我们这架自称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的飞机在向马德拉岛上的驻军要求着陆许可时，担任岛上守备部队司令的葡萄牙人在无线电中用忿忿不平的口吻对我们说道。

“所以，现在的守备部队中只剩下Wanzer部队的志愿者，其他人都已经撤走了。在U.S.N.舰队与登陆部队到达之前，这个岛上只剩下这些顽固的Wanzer驾驶员。”

“阁下不是也留下了吗？”希德问道。

守备部队的司令官哈哈哈地高声笑了起来：“嗯，虽然现在的情况有些危险，不过这也是检验我们之前进行的Wanzer训练成果的好机会啊。实际上，只有活动活动筋骨，我才能找回之前的感觉。”

“明白了。由于我们受到了本国的特别委派，所以无法听从阁下的指挥，不过我们会尽可能地支援你们。另外，由于任务的需要，我们想要在正规军用机场之外的地方着陆，可以吗？”

“嗯，我并不介意。”司令官豪爽地说道，“你们成功压制了在伊比利亚浮岛进行破坏工作的Wanzer部队，而且勇敢无畏地驾驶运输机执行预警任务，并确定了U.S.N.舰队的位置，无论有着什么样的身分，你们都是一支立下了显赫功勋的部队。无论特殊使命的内容是什么，也无论受到了什么人的指派，我是绝对不会刁难你们的。”

“……十分感谢。”希德有些惭愧地说道。

司令官闻言，好像十分高兴地说道：“希望你们能奋战到底，埃尔格先生。”

“我也祝阁下旗开得胜，通话完毕。”

切断通话之后，希德告诉罗伯特机长说：“总之，我们拿到了着陆许可。尽量挑选可能成为敌方雷达死角的地点降落。”

“明白。”机长点了点头，随即对希德问道：“刚才的那位司令官好像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真实身分。”

“是的。像他那个年纪的军官，很少有人会关心Wanzer的战术，他应该是与杜兰德尔的设立有着某些关联的人物。即便他还记得我，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希德苦笑着说道，“那位司令官阁下好像打算亲自驾驶Wanzer迎战，不过他的人身安全应该会得到保障。至少，U.S.N.正规军不会残忍杀害由于机体受到破坏而被弹射出来的敌方驾驶员吧。”

“是啊，希望如此。”拉托娜有些满不在乎地说道，“结果，U.S.N.还是对E.C.正式宣战了。虽然好像已经无法阻止马德拉岛登陆作战的爆发，但如果能做到的话，最好是少一些牺牲者。”

“虽说只剩下了Wanzer部队，但是我并不希望事态最终发展成处于劣势的防守方意气用事地负隅顽抗。但是，即便是没有胜算，无论是守备部队的意气用事还是顽强气概，我都能理解。”博斯用恳切的口吻小声说道，“那么，所谓对守备部队的支援，具体要怎么做呢？”

“说实话，我还没有考虑过任何具体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所以就口头做出了承诺。”说着，希德耸了耸肩膀，“如果我们打算优先进行说服工作，也许对这一情况坐视不理才是正确的做法。不过我觉得这样乱来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出击，并利用导弹对守备部队进行支援。”

“那样的话，我们也适当地出动吧。也许这个借口有些不太谨慎，不过与号称世界最强的U.S.N.军的Wanzer部队进行实战，在战术演练方面可是极为有益的。”博斯笑着说道。

这时，哈米斯平淡地说道：“我也去。我想试试看用于破坏U.S.N.军队系统的装置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虽然不能到处宣扬，不过这的确是个绝佳的机会。”

“哦，测试那个装置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如果哈米斯的机体不装备高性能探测器，一定会很危险吧？”一直在一旁看着我们的贝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让运输机从高空对U.S.N.军进行轰炸吧，一旦被敌方发现，肯定很快就会被他们的导弹瞄准。这也就意味着，我不用再背负轰炸诱导系统了。我想用入侵敌方系统的装置替换下轰炸诱导系统，应该是极为合理的应对手段吧。”

“嗯，的确是这样。那么，我这就去替换贝克机体的装备。”

哈米斯的话音刚落，拉托娜便看着我，稍有些夸张地叹了口气：“真拿这群家伙没办法，要么就是打算较量一番，要么就认为这是测试装备的绝好机会，他们不会是把这场战争看做是模拟战了吧？你们也太小看名震天下的U.S.N.军队了！”

“是啊，如果对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人放任自流，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附和着对拉托娜说道。

于是她笑着点了点头：“结果，杜兰德尔的全体人员还是要同生共死。”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U.S.N.军集合大量物资所发动的集中波状攻击真是太厉害了。”博斯用不知是敬佩还是惊讶的口吻说道，“虽然一般的战术都是集中力量发动攻击，但是二者的力度相差得实在过于悬殊。虽然这只是局限于区域战，不过却完全不讲究什么战术之类的。”

“没错。问题在于集中力量的区域战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爆发，而对手又是什么人。这与战术无关，而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希德认真地解释道。

到达马德拉岛附近海域的U.S.N.舰队首先一齐发射巡航导弹和对地导弹，对马德拉岛的海岸防御阵地施以猛烈的打击。紧接着直升机部队反复出动，将突击型Wanzer运至岛上。从空中突然而至的突击使整个防御阵地变得一片混乱。对那些无法进行集中攻击的地方，U.S.N.军队派出登陆艇部队一起展开突击，同时利用远距离攻击型Wanzer的压倒性火力进行压制。可以说，整个强袭登陆作战完全是在按照教科书上所介绍的步骤一步步进行着。

防守方一直处于劣势，虽然他们击坠了尚未完成空中挺进降落的直升机，并一度消灭了六台突击型Wanzer，可是这种程度的战果根本无法颠覆整个战局。在E.C.诸国所进行的空中挺进作战中，一旦六台Wanzer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情况下被敌方直接消灭，可以说当场就可以确定这次作战的失败，可是在眼前的马德拉登陆作战中，一眼望过去大概有数百台Wanzer正源源不断地从直升机上进行空中挺进作战，另外还有上百台Wanzer从强袭登陆艇上跳下。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E.C.的战斗力实在是无法与U.S.N.相提并论，这并非比喻，也绝非夸张。

一旦这些Wanzer尽数压上，正如博斯所言，根本不需要什么战术。守备部队的Wanzer一边抵抗，一边慢慢后退，而我们也在导弹攻击的掩护下尝试着对部分敌方的系统进行入侵。虽然我们努力地支援守备部队，可是刚刚打倒眼前的Wanzer，随即就从后面出现了补充战力。除了暂时回避对方的锋芒之外，我们别无他法。

“那个，我看压制作战差不多该结束了，接下来舰队也许会靠近马德拉岛。”

躲开正在进军中的U.S.N.军Wanzer部队，我们朝着与守备部队相反的方向迂回，希德在这时小声地说道。

“那么，我们要返回运输机那边吗？”

“是的。我们已经获取了充分的数据。”哈米斯小声地说道，“人类也和电脑一样，只要遵从数据的模式按照一定的规则行动就会十分轻松。”

“那是很正常的事啊。”拉托娜用稍带愤怒的口吻回应道，“虽然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就凭你这种想法一旦与马德库斯司令成功取得联系，别说是说服对方了，我想他一定会被激怒然后给你吃个闭门羹。”

“但是，政治家之间的论战，从某种程度上看也存在着游戏的成分。我想只要一边衡量马德库斯司令到底是一个会遵照什么样规则行动的人物，一边进行对话就肯定会有效果的。”

听了博斯的话，哈米斯好像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数据已经齐备，接下来就只剩实际操作了。”

当我们返回运输机之后，哈米斯随即开始调整通信器。

“好，这样一来应该就能入侵旗舰的通信了。”一边看着与通信器连接的电脑屏幕，哈米斯一边小声说，然后轻轻地拿起了通信器的麦克风。

“我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的成员，哈米斯·斯塔格斯。我有急事想要向U.S.N.大西洋舰队司令马德库斯中将阁下汇报，虽然是非正规的通信形式，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能让我和中将阁下对话。”

“E.C.研究机构成员？你是怎么加入到这一通信频率中来的？”U.S.N.舰队中的一名男性通信员狼狈地回应道，“你打算干什么！难道你是利用通信频率作案的黑客？”

“请你冷静一下，我并不想对U.S.N.舰队进行任何破坏，只是希望你能

够向舰队司令官传达一下我的意愿。”哈米斯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用极为耐心的口吻向对方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信得过我，不过U.S.N.国务长官是我的伯父。虽然我在E.C.属下的机构工作，不过我的国籍仍然是U.S.N.，我绝对不会做出危害祖国利益的行为。”

“……说得倒好听，明明就是一个原本打算破坏U.S.N.舰队系统的男人。”拉托娜悄悄地对我说道。

这时，可能是哈米斯真诚的恳求奏效了吧，一个男人极为低沉的声音从通信器中传了出来。

“我是马德库斯，你是斯塔格斯国务长官的侄子哈米斯吧。”

“是的，是我。”哈米斯紧张地回答道。

马德库斯则平淡地回应说：“这样啊，国务长官经常跟我提起你的事情。这些事情中有些让我产生了共鸣，有些则让我极为惊讶，还有些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哈米斯的表情变得有些迷惑，不知道自己的伯父究竟跟对方说了些什么。

这时，马德库斯司令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找我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呢？”

“我所在的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从委内瑞拉获得了一条情报，一支神秘的部队出现在委内瑞拉，他们驾驶的Wanzer与在E.C.内部破坏德军基地和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部队所使用的完全相同。他们出现之后随即便开始支援试图独立的委内瑞拉州知事，并很快令U.S.N.军队陷入苦战。另外，通过对从委内瑞拉方面送来的情报进行解析之后，我们发现这支部队很有可能是萨夫特拉军的特殊工作部队。”哈米斯用稍有些压抑的口吻向马德库斯司令说道，“也就是说，萨夫特拉军在E.C.领域内进行破坏工作，为U.S.N.军队和政府创造了一个从E.C.夺取马德拉岛的绝佳时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将精锐部队送往委内瑞拉，试图帮助那里从U.S.N.独立出来，转而变为自己的傀儡。我们杜兰德尔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萨夫特拉为了夺取委内瑞拉而策划出的阴谋。”

“嗯，所以呢？”马德库斯好像丝毫没有动摇，只是轻松地反问道。

哈米斯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很快又接着说道：“马德拉岛是应该作为E.C.加盟国葡萄牙的自治领而存在，还是应该独立出去归属于U.S.N.，在这里我无法做出判断。但是，万一真的失去了委内瑞拉这个地方，就算你们得到十个马德拉岛，我想对U.S.N.来说也是得不偿失吧。我认为，您的大西洋舰队与其留在这里占领马德拉岛，不如将整个战力都投入到委内瑞拉的防御中。”

“这不是你所能决定的，更近一步说，这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马德库斯司令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道，“将大西洋舰队派往马德拉岛，还是派往委内瑞拉，这是由我国政府来决定的。我只是接受政府的委派才来到这里，只要没有收到新的命令，我就绝对不能从马德拉岛撤军，无论目标是委内瑞拉，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

“……他说的对。”博斯小声说道。

接着，哈米斯好像改变了应对方式：“我明白了。那么，我将杜兰德尔从委内瑞拉得到的情报给您传过去吧。你可以将其出示给U.S.N.政府，我想这样一来，政府方面就能够决定该将大西洋舰队派遣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嗯，无论是以什么形式，我都非常欢迎你提供情报，但是有一个问题。”马德库斯司令说道，“我听说你在电脑以及网络应用方面有着极高的水平。那么我怎样才

能知道你提供的这份情报是真的从委内瑞拉送过来的，还是你捏造出来的呢？很难说这不是你设下的圈套，万一你的这份'情报'会对接收者造成极大的危害怎么办？"

"的确如您所言，但是关于委内瑞拉的最新情报，我想现在应该已经通过U.S.N.的派遣部队传回到政府方面了，只要将我的这份情报与政府方面提供的可以信赖的情报相比较，就一定能够辨别出真伪吧。这对于并没有去过委内瑞拉的我来说，无论怎样去捏造，也肯定会漏洞百出吧。另一方面，如果我提供的是有害的情报……嗯，通过这次通话，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掌握了我们所处的位置，如果你认为我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可以随时向我们发射导弹。而且你还可以暂时不对这份情报进行确认，而是将压缩状态的情报直接发回本国政府，这样一来你的舰队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并随时都能够发动攻击。"哈米斯用毫不输给对方的沉着冷静的态度回应道。

于是，马德库斯司令轻轻笑了笑："你说的没错。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向我们提供有益的情报，还是准备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又或者，也许你做了两方面的打算。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认，那就是你的确拼上了自己的性命。我实在不忍心以'潜藏危险'为由拒绝一个拼上了自己性命的人，与其说不忍，倒不如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你就利用这条通信线路将情报送过来吧，我负责将其转送给本国政府。"

"十分感谢。"

说完，哈米斯急忙开始传送数据，好像对方在下一秒就有可能改变主意似的。

"但是，马德库斯司令的器量真的远超出我的预想啊。"希德小声说道。

哈米斯也好像有些遗憾地说道："是啊，他比我想像中的要大度许多。并不是我说服了他，感觉好像是我一直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嗯，对方可是统帅U.S.N.海军的人物，可以算是老奸巨猾了。就算哈米斯你再如何聪明绝顶，想要和他斗，还早了十年呢。"拉托娜安慰道，"不过，最后你还是交涉成功了，这不是很好嘛！"

"我对他说如果认为我背叛了祖国，可以毫不犹豫地发射导弹，这只不过是将错就错罢了。不过后来仔细想想，军人真的喜欢这样做吧。"哈米斯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复杂。

通信器在这时发出了声音。

"我是马德库斯，哈米斯·斯塔格斯在吗？"

"我是哈米斯。本国政府发来情报解析的结果了吗？"哈米斯用生硬地口吻说道。

马德库斯沉稳地回答说："不，还没有。只是我的舰队遭到了所属不明的大型潜水艇、舰载直升机以及机上搭载的空中挺进Wanzer部队的突然袭击。敌人的数量不多，我认为可以毫无悬念地击退对方，但是在平息这一突发事态之前，我们不能继续使用这条通信线路。在这条线路再次恢复使用之前，你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离开目前所处的位置。"

"马德库斯司令！这支突袭部队就是萨夫特拉军为了牵制大西洋舰队，而从委内瑞拉派遣过来的！之前我传送给您的数据中就记载了从他们委内瑞拉到马德拉岛的飞行路线，现在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哈米斯大声说道。

马德库斯司令只是冷冷一笑："原来如此。反正我没有看你传送过来的那份情报，所以你现在说什么我都无法辩驳。说不定，这支突袭部队就是为了证明你的情报而存在的。不管怎样，也许他们认为在对马德拉岛的压制作战完成之后，

大西洋舰队会有麻痹的可能，所以就做出了这种拿别人当傻子一样的事情。我会利用舰队完善的防空能力进行对抗，你们千万不要成为阻碍。完毕。”说完，马德库斯司令切断了通话。

“……这个，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只能按照他所说的那样按兵不动，U.S.N.舰队在防守上好像并没有什么漏洞，即便出现一些差错，最多也就是舰队被搅乱一阵而已。”听了哈米斯的询问，希德毫无选择余地地回答道。

博斯却摇着头小声说道：“看来，从委内瑞拉到马德拉岛附近的飞行路线是为了牵制U.S.N.舰队而发动的攻击。那么，另一条飞往法国的路线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在E.C.占尽优势的地方，萨夫特拉军队到底打算对哪里发动牵制攻击呢？”

MISSION 12 最终决战

“U.S.N.政府撤回了对E.C.的宣战通告，U.S.N.舰队也在朝着委内瑞拉方面转移，被俘获的守备部队司令官以及Wanzer驾驶员全都被释放。不过，马德拉岛目前仍然被U.S.N.军队占领。”

在杜兰德尔总部的中央指挥室，哈米斯一边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情报，一边无法释然地说道。

“总觉得好像是被马德库斯司令摆了一道，一旦在处理上出现失误，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极大的祸根。”

“的确如此，可是为了解决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关于煽动这次进攻的马德拉自由独立会议的财政基础，U.S.N.政府发表声明说目前正在进行彻底调查。我希望在E.C.的外交努力下，能将以你伯父为首的U.S.N.政府中的稳健派也卷进来。”希德用平静的口吻说道，“总之，在U.S.N.和E.C.之间，战火被进一步扩大的危险性已经很小。我觉得仅是这一点，已经是很大的成果了。”

“那么，委内瑞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博斯问道。

哈米斯微微耸了下肩膀，回答说：“我感觉好像变得很微妙。根据最新的情报显示，一个名为‘公正委内瑞拉’的游击队还是政治团体的组织发表了宣言，他们要在确保州知事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这个组织虽然撤回了前州知事确立的独立方针，不过他们好像也并没有与U.S.N.军队联手。根据各种媒体的报道，外界对这一组织的评价十分复杂。顺带一提，关于萨夫特拉军的情报，一条都没有。”

“莫非戴瑞尔所说的和他并肩作战的人，就是这个“公正委内瑞拉”！”我小声说道。

拉托娜突然问：“说到戴瑞尔，根据之前我们做好的约定，杜兰德尔去接他们的运输机应该在今天抵达委内瑞拉吧？”

“是的，约定的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只要运输机能够按照预定将戴瑞尔等人带回来，我们也许会获得更多关于在委内瑞拉地区活动的萨夫特拉军情报。”

听了我的回答，哈米斯皱着眉说道：“对我们来说，那些数据很可能都是没用的东西，不过U.S.N.军队应该很想要吧。”

“具体该怎么利用，就全都交给你了。”拉托娜对哈米斯说道。

这时，接线员突然发出了惊讶的声音：“弓箭1，英国首相方面发来通话要求。他好像搭乘专机已经飞抵总部上空！”

“我来回话！”希德冷静地说道。

“在这次的行动中，你们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无论是作为英国首相，还是作为E.C.成员国之一的领导，甚至是作为盼望和平的人，我都要向你们表达衷心的感谢。”走出专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英国首相莱昂纳尔·诺兰德用极为热切的口吻说道。

虽然他的诚意以及热情都是发自内心的，不过老实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与首相随行的艾莉森次长脸上稍微有些困扰的微笑。

“您千万别这么说，应该是我感谢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才对！”希德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接着他看着诺兰德首相，小心谨慎地问道，“您今日大驾光临本部，应该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吧？”

“嗯，实际上，我正在考虑向萨夫特拉领土内的库尔斯克地区派遣特种部队，并希望借此能掌握萨夫特拉军队利用输油管道向E.C.领内运送武装Wanzer部队的证据。”诺兰德首相严肃地说，“根据你们从委内瑞拉方面的协助者那里得到的数据，萨夫特拉针对U.S.N.策划的阴谋已经全都被揭开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E.C.领内进行破坏活动，并造成大量伤亡人员的Wanzer部队是萨夫特拉方面派来的。在伊比利亚浮岛被俘虏的那些Blauer Nebel驾驶员们也全都一口咬定自己只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行事，我们无法证明他们与萨夫特拉之间有什么关联。另外，Blauer Nebel的格莱瑟准将以及瓦格纳少校全都下落不明，就算现在让德国对此事负责，我们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但是，我绝对不能允许萨夫特拉在这件事上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就算今后U.S.N.与萨夫特拉，或者O.C.U.等国缔结友好关系，E.C.诸国一定会被他们认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气概来确认攻击自己的凶手，这一定会成为招致第二甚至第三次悲剧的要因。”

“所以，您才打算强袭库尔斯克吗？”希德的表情有些复杂，“如果不顺利，萨夫特拉接下来一定会将战火引向英国，不，是引向整个E.C.。”

“没错，所以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预定在这次行动中投入使用最新型的隐形运输机，以及第一空降部队的所有精锐，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也能参加这次作战行动。”

听了首相的发言，我们几个随即互相看了看。

“参加作战……让我们参与英军的作战，这个没问题吗？”

听了我小心翼翼的提问后，诺兰德首相十分爽快地回答说：“当然有问题了，不过与突然创设出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相比，还不算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次我们是要在队伍中加入几个在第一空降部队的官方人员名单上没有任何记载的人员和Wanzer机体。”

“明白了，我参加。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想要看到最终的结果。”说着，希德回头看了看众人。

“你们怎么想？我可不会强制你们一起来。”

“当然参加。”

虽然在首相的面前是无法回避的，不过这种问法也是在太不合时宜了，拉托娜一边小声抱怨着，一边和大家一起点了点头。

于是，首相满意地笑了笑：“谢谢，我衷心感谢你们。”

但是，艾莉森次长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这一细节并没有逃过我的眼睛。虽然并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她好像在小声嘀咕着。

“第一空降部队和杜兰德尔共同作战……双方全都陷入了艰苦的困境，首相的这一突发奇想也的确很令人感到困扰。”

“好久不见了，希德·埃尔格。”

第一空降部队的杰拉尔德·泰尔福德上校的脸上露出了稍带有讥讽意味的笑容，并与希德握了握手。“你看上去还不错嘛，上次见到你时，感觉你好像让那些文案工作折磨得够呛，这次打算彻底回归部队了？”

“不，并非如此。如果我一直都待在英国特种部队，就无法聚集起这些成员了，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希德毅然决然地说道，不过随即又笑了笑，“话说回来，我真的没想到上级能让我们与第一空降部队并肩作战，我的队伍中有些人在空中挺进降落方面有些问题。虽然现在没有时间进行实地训练了，不过在这架运输机上应该搭载了第一空降部队的名物——地狱模拟系统吧？”

“当然了，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我倒是不介意。”

看到泰尔福德上校笑着点了点头，希德随即转身说道：“哈米斯、贝克，你们两个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抓紧时间利用第一空降部队的空降模拟系统进行训练。如果不能完成模拟空降任务，我就不能让你们参与作战。”

“那个……都事到如今了……”

虽然哈米斯想要表示抗议，不过希德用严厉的口吻打断了他：“我在伊比利亚浮岛见识到了你的空中挺进降落技术，如果是只有我们几个参与的作战，可以在战术上以你的技术为前提进行细微调整，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和其他部队共同作战，所以不能再迁就你们了。”

“明白了，那么我就一直待在运输机里好了。反正我要基于从戴瑞尔那里得到的数据，对在马德拉岛上进行首次测试的敌方系统干扰装置进行再次调整，希望它能够对萨夫特拉军的Wanzer起作用。所以，我现在可没有时间进行什么空降模拟训练。”哈米斯好像有些故意闹别扭似的说道，“与其临阵磨枪似的提高空降技术，我觉得还是敌方系统干扰装置的作用比较大，难道不是吗？”

“没错。那么，哈米斯就专心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吧。”希德极为自然地说道，随即看了看贝克，“贝克，如果你无法完成模拟空降任务的话，那么就由我来驾驶那台搭载了敌方系统干扰装置的Wanzer，可以吗？”

“看样子，也由不得我说不行了。不过，就算是为了争口气，我也要完成地狱模拟系统的任务，并参加作战行动！”贝克用稍有些自暴自弃的语气喊道。

唉，如果自己的技术真的过硬，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拉托娜小声嘀咕道。

于是我对希德说：“那个，我也想试试这个地狱模拟空降系统，可以吗？我并不擅长空降作战，所以想要参考一下。”

“嗯，我认为你的技术没问题，不过尝试一下倒也没什么损失。”说完，希德对大家说道，“全体人员，搭乘Wanzer，并迅速转乘第一空降部队的运输机。”

“真难办啊，看来希德是真的完全恢复军队作风了。”哈米斯抱怨道，虽然他的声音很小，不过我还是能够听清。

于是，拉托娜毫不客气地说道：“没办法，因为现在我们是与军队共同作战。如果你有什么看法，只能和策划这次作战行动的诺兰德首相去说了。”

“是啊，自古以来，军人的宿命就是被政治家牵着鼻子走。”博斯悠然自得地说道，“如果想要不被人牵着走，那就只能变

成主动牵别人走的人。”

“那还是算了吧……”哈米斯闷闷不乐地说道。

“倒数、3、2、1，降落！”

比普通降落时短了两秒钟，遵照空降部队独特的倒数声，我驾驶着Wanzer从运输机上纵身跳下。与之前的空中挺进降落相比，我能感觉到这次的节奏稍微有些快，不过我在尝试过地狱模拟训练之后也知道，运输机的驾驶员对我们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自泰尔福德上校以下，第一空降部队的全体人员都已经在刚才跳下去了，我们杜兰德尔也按照拉托娜、我、博斯、希德的顺序进行了空降。遗憾的是，贝克最终没能完成模拟训练中的任务，因此希德不允许他参加作战。

“不过，他无法参加这次行动，也许是正确的。”一边看着被黑暗笼罩的地面不时亮起的枪炮的闪光，我一边小声说道。为了将运输机的隐形性能发挥至最大限度，空降部队特意选择了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执行这次突袭库尔斯克任务，只不过直接的后果就是空降变得极为困难。而且泰尔福德上校还极为认真地说，如果再下点儿雨就更完美了。空降部队成员的感觉，与哈米斯、贝克等民间人士相比，不，甚至与我们这些曾在军队服役过的Wanzer驾驶员相比都显得极为与众不同。

“以前希德说过，英国也曾经存在一旦陷入被抓住的危险就会选择自爆的特种部队。说不定，他指的就是第一空降部队。”

在从跳出运输机到着陆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脑海中忽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万一第一空降部队和萨夫特拉军特种部队一样，为了不留下目击者，残忍杀害那些被击破的Wanzer驾驶员怎么办？或者他们强制要求那些由于负伤而即将被敌人捕获的队友进行自爆又该怎么办？这绝对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妄想。

“算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到时再说吧。不过，希德之所以没有让哈米斯和贝克参加这次行动，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吧。”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不要发生这种事态，我一边小声祈祷着，一边在着陆的同时确认周围的情况。在距离我较远的地方响起了机关炮的发射声，那里应该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混战，不过在我着陆的地点附近却极为安静。

“这里是库尔斯克的输油管道中转站。”当确认完方向之后，我便开始快速移动。

这次作战的目的并不是击破及消灭敌人，而是要确保那些能够证明萨夫特拉利用输油管道从库尔斯克向巴萨乌运送武装Wanzer部队的证据。

“第一空降部队好像打算确保机场的安全，的确，如果运输机无法着陆的话，我们就无法撤退。虽然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过我们没有必要特意与他们会合。”

我一边确认战斗发生的位置，一边驾驶Wanzer朝输油管道的中转站移动。虽然没有与敌人遭遇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不过没能与队友会合也令我感到很困扰。在我前后降落的拉托娜和博斯应该就在不远的地方，可由于这是一次秘密行动，大家的机体识别信号全都被消除了，因此无法确认彼此所处的位置。

相反，只要没有被敌人注意到，我就不用担心他们会通过通信频率来掌握我的位置。结果，我就这样驾驶着Wanzer在没有遭遇敌人以及队友的情况下，平安地到

达了输油管道中转站。

“啊，这下麻烦了。”

我驾驶Wanzer站在被探照灯照得亮如白昼的输油管道管制设施的正门前，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为了确保数据不被对方删除，我现在必须走下Wanzer并进入设施内部，虽然这么做是正确的，可是留在这里的Wanzer就完全没有防备了。

这时，从设施右侧突然出现了一台Wanzer。虽然我在一瞬间做好了迎战准备，不过对方机体的外形并不是萨夫特拉军的Wanzer，而是外形较为瘦小却极为敏捷的Tatou，于是我又解除了警戒。

“拉托娜？”

“是我，艾尔莎吗？实际上我的着陆地点发生了偏差，机体因此陷入了泥沼中。对这一区域的地形极为了解的我竟然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而且我又不能呼救，所以只好自己拼命爬了出来。”拉托娜苦笑着说道，只见她驾驶机体的腿部以及盾牌上到处都沾满了泥巴，“其他人呢？”

“我在降落之后没有见到任何人，我的运气还算好，能够平安抵达这里，希德和博斯没准也陷进去了。第一空降部队好像在机场附近进行战斗。”

听了我的回答，拉托娜有些困惑地说道：“这么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吗。看来只能有一个人亲自下去拿那些数据了，老实说我并不擅长操作电脑之类的东西。不过，建筑物中的一些标示大概都是用萨夫特拉语写成的，所以在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利。”

“我操控电脑的技术也不像哈米斯和博斯那么强，我想你应该能很顺利地找到有用的数据吧。如果建筑物里的标示只有萨夫特拉语，我就真的没办法了。”说着，我叹了口气。

拉托娜轻轻笑了笑：“我想大概也会有英语标示吧，不过万一没有的话可就惨了。好了，虽然我没有足够的自信能找到那些正确的数据，不过还是我去吧。如果博斯他们在我回来之前到达这里，你就让他快来支援我。”

“好，明白。我会在这里确保安全，其他的就全都拜托你了。”

听我说完，拉托娜随即跳下Wanzer，孤身一人走进设施中。

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左右。

“我是希德，站在管制设施正方前的是拉托娜，还是艾尔莎？”

“我是艾尔莎。拉托娜为了获取运行数据，已经离开Wanzer进入到设施中。”

“好的。博斯的机体陷入了泥沼之中，不过我这台机体的平衡性比较差，所以没办法把他拉出来。一旦没弄好，甚至连我也会被拖进去。”伴随着希德的声音，原本贝克驾驶的那台混合型Wanzer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

“我来确保这一区域的安全，你去帮博斯。虽然那片泥沼的深度并不足以让Wanzer完全沉下去，不过想要凭借一人之力独自摆脱，肯定需要花费很大的工夫。”

“明白。请把博斯机体的位置以及附近地形的数据传输过来。”

事情的进展还真是出人意料，我一边想着，一边从希德机体那边接收到了相关数据，然后离开了管制设施。

当事后回想起当时是如何将陷入泥潭的博斯机体拽出来的这件事时，总是能让我感到十分郁闷，所以索性不再去想。只不过，博斯为了能摆脱这一困境，不得不将机体双手上搭载的机关炮全都丢弃在泥沼中，我想仅凭这一点就不难想像出这一作业到底有多么困难了吧。

当终于把博斯拉上来之后，我感受到

了肉体以及精神上的双重疲劳感，就在我们两台浑身沾满泥巴的机体正朝着管制设施移动时，希德忽然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而且他的声音十分急切："艾尔莎、博斯！你们快点过来！拉托娜在管制设施中与萨夫特拉军人小队遭遇了，目前正处于交战状态！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支援，可是我的Wanzer在建筑物中无法发挥作用！"

"……嗯，导弹在建筑物中的确没有用武之地。"博斯一边驾驶Wanzer疾驰，一边小声说道，"但是我的Wanzer已经是赤手空拳状态了，而且为了获取数据，我也必须进入设施中才行吧。我们只能亲自去支援她！"

"是啊。队友还在设施中，如果驾驶Wanzer在外面发动攻击的话，风险实在太大了。即便是不去攻击拉托娜所在的位置，我们也不知道Wanzer所发动的攻击会对建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破坏掉储存数据的计算机，我也要去支援她。"

我的话音刚落，博斯认真地说道："用Wanzer发动攻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不过我身上携带的武器只有驾驶员用的手枪。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敌人有什么装备，不过我想突击步枪应该是最基本的吧。如果我们脱离Wanzer，与他们正面对抗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胜算。"

"是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作战方案，我在心里暗想道。

就这样，大概五分钟之后。我和博斯同时走下Wanzer，穿过管制设施的正门进入建筑物。通过携带通信器的联络，我们得知拉托娜当时正打算去八楼的机房，没想到在六楼就碰到了一群萨夫特拉军人。双方二话不说就陷入了交战状态，于是拉托娜只能撤退，不过从楼下又上来一个小队，对其形成了夹击之势。无奈之下，她只好将五楼一个小房间的门锁破坏之后躲了进去。如果外面没有援助的话，他这样做无疑成了瓮中之鳖，不过作为争取时间等待救援的战术来说，拉托娜做得十分正确。如果是我处于她的立场上，是否能采取如此冷静的行动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敌人此时都聚集在拉托娜藏身小屋前面的走廊两侧，我们躲在五楼的楼梯附近，然后配合希德的攻击同时展开行动。"

就在我稍有些紧张地重复着行动步骤时，博斯一如既往般轻松地说道："如果和敌人展开正面对攻，无论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在人数方面，我们都没有胜算。所以只能抓住时机了。"

"是啊。"

我紧紧地握着手枪，并点了点头。虽然在法国军队服役期间曾接受过个人搏斗和射击训练，可是身为Wanzer驾驶员的我从来没有在脱离Wanzer的情况下参加实战。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在那段时期，我甚至没有驾驶Wanzer参加实战的经验。

在这一点上，曾经历过哈弗曼地狱的博斯应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我没有确认过，不过这肯定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通信器，压低声音说道："我是博斯。我和艾尔莎已经到达五楼楼梯，行动。"

也许是听到了他的声音，走廊对面的几个萨夫特拉军人模样的男人大声喊了几句什么，并朝我们所在的位置指点着。

就在他们朝这边举起手中的突击步枪时，一阵强烈的冲击震得整个建筑物开始摇晃起来，那些萨夫特拉军人毫无防备地摔倒在地。已经换乘拉托娜机体的希德在大楼外面用长枪猛击敌人聚集的区域，虽

然这一击的破坏力十分惊人，不过与利用机关炮和散弹炮等重型火力攻击这幢建筑的行为相比，可以将攻击的区域有效地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这时，早已预料到长枪攻击所能造成冲击程度的我和博斯，在萨夫特拉军人们纷纷摔倒的同时迅速从楼梯的阴影中窜了出来。按照之前确定的步骤，我用手枪瞄准那些试图起身的萨夫特拉军人的手脚不停射击，不过博斯的做法和我明显不一样，他先是捡起一支敌人掉在地上的突击步枪，并没有理会倒在附近的敌人，而是朝那些距离稍远的敌人一通扫射。

“艾尔莎，我想还是使用突击步枪比较方便。”

“啊，好的。”

手枪的子弹早已被我射光，于是我听从博斯的建议从地上捡起一支突击步枪。当然，这支枪与我在法军服役时使用过的武器相比有着很多不同之处，不过基本的构造倒是大致相仿。

这时，拉托娜也从藏身的小屋中跑了出来。虽然她的手中也握着手枪，不过并没有朝敌人开枪，而是径直朝我们这边跑来。

“好，成功逃脱。咱们继续朝着八楼的机房前进。”

博斯一边说，一边弯腰拾起另一只步枪扔给拉托娜，然后我们几个全速朝楼上跑去。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重新聚集人马，再次发动进攻呢？”从五楼一口气跑上八楼，就在我们三个全都被累得气喘吁吁时，拉托娜对博斯问道。

博斯只是摇了摇头：“不知道。关于对方的人数、士气，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伤害之类的情报，我们全都不了解，所以无法做出推断。”

“是啊。无论敌人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我们只要完成既定目标就可以了。”

说完，拉托娜端起手中的步枪走进八楼的机房。紧跟在她身后的博斯快步来到一台终端机前面，并打开了机器的电源。

“好，运行的数据好像并没有被删除。只要将这些数据用光盘下载下来就行了。”博斯一边快速敲击键盘，一边放心地说道。

拉托娜则有些迷惑地问道：“为什么这些家伙没有像在巴萨乌时那样，将所有的数据删除掉呢？从时间上来说，应该很充分啊。”

“与巴萨乌不同，库尔斯克中转站目前还在运作中。如果擅自删除运行数据，很有可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不好的影响吧。”博斯将手中的光盘放入机器中后想了想，然后回答说，“不过如果说毫不犹豫地将输油管道炸掉的萨夫特拉军会在这件事上迟疑的话，的确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也许那些家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目标是这些运行数据吧。”

“没错。”突然从机房的入口处传来一个沉闷的声音。

虽然拉托娜条件反射性地举起突击步枪射击，不过站在门口的那个巨大身影竟然以惊人的速度躲开了。

“二话不说就直接互相射击吗？也许你们可以躲在阴影里，不过那台终端机和光盘可是躲不开的吧。你们打算放弃那些数据，专心和我一战吗？”

“格莱瑟准将……”博斯小声说道，“你竟然会出现在库尔斯克，看来你果然是在萨夫特拉方面的指示下行动的。老实说，我真的不愿相信这一切。”

“你是曾在德军服役的杜兰德尔成员，迪特·博斯中尉吗？你现在能够克服之前在哈弗曼岛上经历的那些事吗？”

说着，格莱瑟准将迈步走进机房。他身穿一件类似Wanzer驾驶员战斗制服的紧身衣，手中拿着的并不是突击步枪，而是一柄大型机关枪，浑身散发着不亚于Wanzer的强大压迫力。

“事到如今，辩解已经没有用了，不过我和瓦格纳不同，我并不是宣誓效忠萨夫特拉的人。虽然那些萨夫特拉人与瓦格纳合作，但是他们并不会听从我的指挥。如果他们能服从我的指示，有关输油管道的运行数据早就被删除得一干二净了，而且将会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队在这里伏击你们，不过这些事情在现在看来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你不是对萨夫特拉宣誓效忠的人，我就更不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做出勾结萨夫特拉，背叛E.C.的行为呢？利用输油管道进行走私，难道是对德国首相知遇之恩的报答吗？”博斯真挚地问道。

格莱瑟轻轻摇了摇头：“并非如此。下一届选举中的胜负，以及确保不要暴露出自己与企业间的秘密交易之类的事情，这些都是政治家的小心愿罢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要让德国强大起来。因此，我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军队，可是德国内外的形势却在朝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着。投入巨资建造起来的与萨夫特拉相连接的输油管道，竟然在E.C.的简单否决下被废弃了。为了获取军备上所必需的物资，我们不得不看着波兰及其周边国家的脸色。而且，即便拥有这些利用有限的物资整备出来的军备，那群白痴一样的陆军军官也打造不出有效的机动力来。那些有着极高性能的Wanzer只能像是稻草人一样并排放在基地里，没有任何意义。我曾无数次向高层谏言，甚至不惜去巴结那些政治家，希望他们能尽量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去改变陆军的现状。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改变。”

“所以……你就让萨夫特拉军队袭击德国陆军基地？”

听了博斯的喃喃自语，格莱瑟微微笑了笑。在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曾经以为这个人从来不会笑，没想到今天竟然能看到，不过他的笑容既不是恐怖的笑，也不是狂妄的笑，而是那种稍显落寞的自嘲的笑。

“是的。一下摧毁五个陆军基地，除了Blauer Nebel之外，所有德国陆军基地都陷入无法作战的状态。对于只是满足于纸老虎状态的德军，我除了怨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感觉了。萨夫特拉方面提出的方案是对波兰新资源地带进行打击，不过我认为在袭击波兰之前有必要先破坏德军基地，而且这一行动十分简单，只要出其不意就能马到成功。实际上，如果先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效果应该会更好，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要先摧毁那些毫无用处的陆军基地。在这件事上，我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是德国国内的事件，因此以我的权限完全可以掌握整个调查过程，甚至是调查结果，不过你们杜兰德尔的介入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你们率先找到原本作为撤退路线而准备的丹麦登陆地点，之后又巩固了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防御。虽然我和瓦格纳对这件事十分头疼，不过萨夫特拉方面执意要对波兰发动袭击，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计划。最后只好强行展开作战行动，由于你们的活跃，波兰新资源地带并没有被完全摧毁。撤退的部队也被你们所追踪，虽然我知道Blauer Nebel会被外界所怀疑，不过还是提供了支援。因为此事，我失去了德国和萨夫特拉双方面的信任，就连Blauer Nebel的指挥权也不得不转交给瓦格纳。”

“原来如此。那也就是说，Blauer Nebel在伊比利亚浮岛所进行的破坏工作并不是你指使的。”博斯有些同情地说道。

格莱瑟带着自嘲的笑容点了点头："一旦做出这种举动，无论成败，Blauer Nebel都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对我而言，Blauer Nebel这个组织是我这辈子所有的心血，可是对萨夫特拉而言，只不过是个消耗品罢了。"

"那么，准将阁下。你应该返回德国，将这一切都公之于众。继续这样下去，你也会和瓦格纳一样被认为是萨夫特拉爪牙的。对你来说，这是一种事与愿违的评价。"博斯高声劝道。

可是格莱瑟仍旧只是摇了摇头："不，将这一切都说成是萨夫特拉的阴谋，就连我也是萨夫特拉的爪牙，这样才不会受到E.C.诸国毫不留情的声讨，对德国而言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我一旦回到德国，只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

说到这，格莱瑟准将的表情一下子又恢复了之前的严肃："博斯中尉，谢谢你能倾听我这个由于忧心国家而产生愤怒，最后失去了一切的男人所说的傻话。你们带着光盘返回E.C.吧，我要继续留在萨夫特拉。"

"不行，虽然对德国来说也许真的不是理想的情况，但是对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民众而言，你有义务将真相告诉他们。"拉托娜用严肃的口吻说道。

话音刚落，她便将手中的突击步枪朝格莱瑟所在的位置扔去。格莱瑟认为拉托娜也许会开枪，却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将整支枪都扔了过来，于是他极为狼狈地挡开了步枪。趁着这个机会，拉托娜拔出腰间的手枪，二话不说便朝格莱瑟的腿部射击。

这一枪应该是准确地命中了目标，可是格莱瑟的腿部并没有喷血，甚至连动作都没有任何停滞。

是防弹装甲服，就在刚刚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便端起突击步枪开始扫射，却并没有命中目标——格莱瑟已经逃到了房间外面。

"等一下！"

"不，别追！"博斯及时制止了打算追赶对方的拉托娜。

"你还在同情他吗？"拉托娜的表情变得极为可怕。

博斯只是冷静地说道："不是的，那家伙穿着防弹装甲服，手里拿着机关枪。如果真的和他发生正面冲突，很明显你不占优势。而且这幢楼梯很有可能还有萨夫特拉人，为了保护这些数据，我认为我们应该迅速撤离这里。"

"嗯。"

拉托娜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停下了脚步，接着俯身捡起刚才扔出去的那支步枪。博斯将已经下载有输油管道运行数据的光盘从从终端机中抽出，然后小心翼翼放进盒子里。

接着，他若无其事地说道："好了，撤退。"

"原来是格莱瑟啊……"

我们搭乘上各自的Wanzer，开始朝第一空降部队所在的机场移动。在听说格莱瑟准将出现在输油管道设施中的事情之后，希德用复杂的语气说道。

"袭击德军基地事件，说到底其目的还是为了发泄他内心中的郁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萨夫特拉军队也被他利用了。"

"是啊。如果从最一开始就按照萨夫特拉军的既定目标，对波兰新资源地带发动突袭，我想整个事件肯定会朝着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吧。"拉托娜回应道，"不过这样一来，萨夫特拉肯定会更早地被其他国家所怀疑，毕竟一旦E.C.无法自由调配自己所拥有的资源，那么从中能够获

取最大利益的毫无疑问就是萨夫特拉了。在自己的商品无法顺利兜售出去的情况下，转而去放火烧毁竞争对手的商店，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

“格莱瑟刚才说的那番话，我已经用通信器录下来了，而且录制的效果十分清晰。”博斯平淡地说道，“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录音是否可以用作证据，所以还是问问艾莉森次长比较好吧。”

“嗯，这次的作战行动是以英军最为主导的，所以战利品必须要交给资助方。”希德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另外，如果我们直接去找诺兰德首相，这件事也许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还是先和艾莉森次长商量一下比较好。”

“看，好像是运输机在机场降落了。”

被涂装成黑色的隐形运输机缓缓地在机场降落，发动机发出的细微响声让人根本想不到这是一架飞机发出的。只要我们搭乘运输机离开库尔斯克，这次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了，虽然当时的我对这一想法深信不疑，不过很明显我错了。

“作战目标完成。没有人员损失，装备损失，一台Wanzer和四门Wanzer用机关炮。完毕。”泰尔福德上校冷静地确认道。

装载有全体作战人员的运输机随机飞离了机场。

“我们直接返回伦敦吗？”希德问道。

“不，我们的目的地是巴黎。”泰尔福德上校爽快地回应道，“诺兰德首相目前正在E.C.议会做讲演，上面命令我们直接向首相汇报在库尔斯克作战的结果。”

“巴黎吗……”希德皱着眉毛重复了一遍。

泰尔福德上校惊讶地问道：“怎么了？巴黎有什么不对吗？”

“不，我们从委内瑞拉的协助者方面获取了一份萨夫特拉军的资料，其中标记了两条飞行路线，一条是从委内瑞拉到马德拉岛，另一条则是从委内瑞拉到巴黎。在刚刚获得这份情报的时候，我们都搞不懂为什么萨夫特拉军队要设置两条这样的飞行路线，不过后来飞往马德拉的那条路线在萨夫特拉军对占领马德拉岛的U.S.N.舰队发动突袭时用到了。那么，剩下的那条飞往法国的路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暂且不讨论委内瑞拉的萨夫特拉军是否会利用这条路线来发动攻击，不过我总觉得他们的计划很有可能是对巴黎的E.C.议会发动突袭。”

听了希德的解释，泰尔福德上校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从委内瑞拉到巴黎，你是说萨夫特拉军打算发动突袭吗？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不过委内瑞拉的萨夫特拉军一直都想要让大西洋舰队将目标锁定在E.C.的身上。一方面他们要削弱E.C.的战斗力，所以必须在马德拉岛附近点燃战火，但是另一方面如果U.S.N.舰队十分轻松地取胜也会打乱他们的计划。因此，他们必然会根据战况的发展进行破坏工作或者是突袭，并想尽一切办法将战局变得胶着起来。”希德条理分明地分析道，“作为整场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突袭巴黎这一战术绝对是必要的。在伊比利亚浮岛的破坏工作失败，E.C.联合舰队未能击退U.S.N.舰队的情况下，扰乱战术肯定会很有效。”

“但实际上，U.S.N.舰队已经从E.C.与本国的战争中脱离出来，并朝着委内瑞拉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突袭巴黎，萨夫特拉军得不到任何好处啊。”

听了泰尔福德上校的疑问后，希德轻轻地点了点头：“客观上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委内瑞拉的萨夫特拉军很可能已经没有时间来客观地做出判断了。如果是

由国内的政权统一调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战场上，所有的判断全都是由指挥官做出的。而指挥官很可能会产生类似只要孤注一掷就能逆转乾坤，并打开绝望的僵局这种错觉，这并不少见。”

“这的确是件麻烦事……”泰尔福德神情严肃地说道，“那么，我们应该将这种可能性通知给巴黎方面吧？”

“在将萨夫特拉军的资料转交给艾莉森次长时，我就已经提到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负责E.C.议会警备工作的是法国本地的军队和警察，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已经掌握了这一状况。”

听了希德的回答，站在一旁的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

虽然我也不了解法军E.C.议会警备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编制，但是我可以断言他们并没有配备Wanzer。而且警备队的装备只有战车和装甲车，这一点和之前的法国陆军部队几乎没什么不同，像这样的队伍根本无法与武装Wanzer部队对抗。

泰尔福德上校认真地说道：“这么说，我们前往巴黎，也许会成为一支预料之外的战斗力。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是最好的情况，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好应战准备。”

“没错，法国的防空力量十分了得，萨夫特拉军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我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希德轻声说道。

泰尔福德上校点了点头：“是的，你的预感一直都很准，虽然都是些不好的预感。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能无视被称为死神希德的预感啊。”

“我只不过是谨慎而已。和被称为国务省凶事预言家的艾莉森次长相比，完全不一样。”希德苦笑着摇了摇头。

泰尔福德上校随即笑了笑：“不过，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你和艾莉森次长真的是一对很有默契的搭档。莫非，让我们前往巴黎，就是与你有着相同预感的艾莉森次长的主意？”

“呃，那我就不知道了。”希德有些不确定地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快点赶往巴黎吧。”

“我也有种不祥的预感。”在巴黎迎接我们的艾莉森次长表情复杂地说道，“但是，我并非只是由于不祥的预感才把英军Wanzer部队召集到这里来的。不然，无论这里是否有恐怖袭击活动，结果只能是让负责警备的法国军队颜面扫地。只不过目前各国对德国的处理意见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不能再出现任何麻烦，所以我努力让英军第一空降部队和杜兰德尔作为特别观察员出现这次会议。”

“是的，现在的事态的确十分棘手。”希德点了点头，“顺便说一句，我想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在库尔斯克见到了格莱瑟。而且将他所陈述的事情进行了录音，到底要怎么利用这段录音，就交给你了。”

“很难办啊。说到底这次阴谋的发起人是萨夫特拉，德国只是参与者，而且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一定性之前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不过波兰方面还是要求德国进行赔偿。另外，西班牙和葡萄牙也由于在伊比利亚浮岛发生的事情，要求追究德国方面的责任。法国方面暂时还处于中立，不知道随着这一事件的进展，他们会有什么转变。最为实际的问题是，E.C.诸国几乎无法从萨夫特拉方面获得任何赔偿，所以这些国家至少都要追究德国的责任。虽然我很明白他们的心情，但是在E.C.内部过于追究单方面的责任，其结果只能造成盟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疏远罢了。更何况，我们接下来还要就马德拉岛的问题和U.S.N.方面进行交涉。”说着，艾莉森次长深深地叹了

口气，“如果萨夫特拉真的会不顾一切地对巴黎发动突袭，我们至少能明确敌人到底是谁，而且事态接下来的发展也许会加快。也就是说，如果E.C.议会议员和各国首脑能够切实感受到危险的话，各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也许会变得牢固一些。”

“嗯，你所说的这些事，我都……”

还没等希德说完，艾莉森次长的通信器便发出了声音。

“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

说着，次长从口袋里掏出通信器然后放到耳边，紧接着她的表情好像一下子凝固了。

“……感谢你的联络，要快速进行处理。”说完，她挂断了通话，随即看了希德一眼，并深深地叹了口气。

“事态的发展不幸被你我言中了。法国防空网好像已经被身分不明的飞行编队突破，对方的目标正是巴黎。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想法国官方很快就会发出警报，对方很有可能是从委内瑞拉飞来的萨夫特拉军队。看来我不愧是凶事预言家。”

“只要能够抓住这次机会，E.C.的联盟也许会更牢固。至少，杜兰德尔的评价能得到些许提高吧。”希德仿佛是在给艾莉森次长打气，“我们要返回运输机做好迎战准备，你必须和首相在一起吧？”

“是的，让并不属于英军的你们也卷入了这一事态中，实在是不好意思。不管怎么说，我都要祝你们旗开得胜。”

“你也要小心。”

“关于不明身分的飞机以及从机上降落下来的武装Wanzer，由法军负责对应。你方的Wanzer一旦出现，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混乱，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离开运输机。”一名自称是E.C.议会警备负责人的法军年轻士官在通信器中高声喊道。

听了他的话，已经钻进Wanzer驾驶舱的泰尔福德上校只是面带讽刺地笑了笑：“你是说你们法军连辨别对方Wanzer信号的能力都不具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避免被友军所伤，我不得不听从你的指示，不过一旦法军被敌人全歼，你可要马上通知我们。毕竟，我们有保护自己以及本国首脑和议员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我们认为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一定会通知你们的。不过在此之前，请你们一定不要做出令事态进一步混乱的举动。完毕。”在愤然地说完这句话之后，法军士官切断了通话。

希德苦笑着说道：“你说的话只会让对方生气罢了，不过在我看来，法军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吧。”

“对只有旧式装备以及毫无用处的傲慢与自豪的法军而言，稍微吃点儿苦头也许还是有好处的吧。”泰尔福德上校豪爽地说道，“老实说，站在我的立场上，只要能保证诺兰德首相、艾莉森次长的团队，以及E.C.议会中其他英国议员的安全，其他的事情都跟我无关。即便有一两台Wanzer冲进了议会安排的避难所，也无法造成什么严重的破坏，只要其内部不发生严重事故，首相和议员应该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另外，如果萨夫特拉军能一路杀进我们所在的机场，不管法军方面有什么意见，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出击，毕竟我们要在混乱中自保，他们应该也说不出什么。”

“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吗？”希德问道。

泰尔福德上校随即便回答说：“当然了，只要法军方面发出协助邀请，我们就马上出动。如果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动，我可不知道处于恐慌状态的法军战车会不会二话不说就对我们发动攻击。另外，虽然不知道萨夫特拉方面到底在这次行动

中投入了多少Wanzer，不过既然他们出动了运输机，我想在数量上应该不占优势吧，说不定法军能够独立击退他们呢。”

“萨夫特拉军的运输机应该会组成编队出动吧？”

就在希德发出疑问的同时，法军方面忽然要求通话。

“这里是E.C.议会警备总部。我法军和警察的地面部队受到了身分不明Wanzer部队的猛烈进攻，目前已经无法确保E.C.议会会场的安全。”一个比刚才那名士官年龄稍大的人——也许是将官——用苦涩的口吻说道，“在面临如此紧急事态之际，根据E.C.议会会场警备总部赋予我的权限，特此向英军第一空降部队以及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发出协助邀请，希望你们能加入E.C.议会会场防御战。另外，为了避免出现误伤情况，法军地面部队会暂时撤离议会会场周边区域。我方空军部队很快就会抵达巴黎上空，所以应该能提供一些支援，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能暂时协助我们防御E.C.议会会场。”

“英军第一空降部队收到并接受E.C.议会警备总部发来的协助邀请，我方随即就会出动。”泰尔福德上校大义凛然地回应道。

随即希德也严肃地说道：“这里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战术研究部Wanzer小队。收到并接受E.C.议会警备总部发来的协助邀请，我方会尽全力保护议会会场的安全。”

“好，我们上！”贝克高声喊道。

这次的作战并没有空中挺进降落的环节，而是从停放在地面的运输机中出动，所以哈米斯和贝克也可以参与。

在离开运输机的同时，机体上装备有高性能探测器的哈米斯随即用紧迫的口吻报告道：“根据法军提供的数据，身分不明的Wanzer大概有25到30台左右。这些Wanzer大体上分为两个集团，分别从南侧与西侧靠近议会会场。这是一个超出我方预想的大规模军团！”

“也就是说每个集团大概有十五台Wanzer，难办啊。如果他们全力发动攻击，避难所很快就会被攻破。”泰尔福德上校咂了咂舌。

希德冷静地分析道：“第一空降部队和杜兰德尔必须分头行动，然后各自迎击一个敌方集团。虽然拆散原本就不多的兵力在战术上有些愚蠢，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试试看了。”

“没错。那么，第一空降部队迎击南侧的敌人，杜兰德尔去西边。各自保重吧。”说完，泰尔福德上校率领着部下朝南侧疾驰而去。

杜兰德尔则径直朝西侧移动，在E.C.议会会场建筑的后方很快便与那群所谓身分不明的Wanzer部队互相对峙起来。对方有十五台Wanzer，我们只有六台。一旦正面冲突，我们根本没什么胜算。

在即将进入导弹交战距离之前，希德突然发出了指令：“贝克，启动系统干扰装置！”

“好！”

伴随着极具气势的回答，贝克机体身后背负那个装置发出了低沉的启动声。虽然在库尔斯克并没有使用的机会，不过哈米斯特意为应对萨夫特拉军的Wanzer进行调整的系统干扰装置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就在我们全都秉住呼吸仔细观察的时候，敌军中大概一半的Wanzer机体全都停了下来。还没等我在心里为这一幕叫好，还可以继续移动敌军Wanzer同时朝贝克机体发射出了导弹。

“哇！”

即便只是一台机体的导弹就已经很可

怕了，更何况现在是七台机体同时发射出导弹，被集中炮火命中的贝克机体毫无悬念地失去了所有战斗能力，驾驶舱随即就被弹射出机体。

与此同时，希德一边用导弹反击，一边高声喊道："全体突击！还能继续行动的Wanzer几乎都是装备有导弹的机体！在系统干扰效果消失之前，我们必须发动混战！"

"明白！"

拉托娜机体猛地朝前冲去，并用手中的长枪朝敌方装备有导弹的Wanzer刺去。紧接着我的机体也由于连接攻击发射出散弹炮，装备有导弹的敌方机体很快就喷出烈焰并发生了自爆。

"果然是萨夫特拉的自爆部队！"

一边躲闪爆炸的余波，我一边毫不留情地朝靠近自己的第二台敌机发射机关炮。紧随而至的博斯机体同时发射出搭载在机体上的两门机关炮，第三台导弹装备机就这样被击破了。第四台导弹装备机眼看不好，马上就想要与我们拉开距离，不过拉托娜已经扑至他的身前，只一击便结束了这一回合。之前被希德导弹攻击命中的、已经陷入半损毁状态的第五台导弹装备机则是哈米斯的目标。位于整个小队最后的第六台和第七台敌机被冲到近前的我和拉托娜利用连接攻击击破，就这样，为了攻击贝克机体而发动突击的七台导弹装备机，在没有继续发动导弹攻击的情况下，被我们快速全员歼灭。

但是，由于系统干扰装置与贝克机体一起被摧毁了，暂时停止了运作的敌方Wanzer又重新启动起来，并再次发动了进攻。之前为了追击后撤的导弹装备机而突进的拉托娜机体，突然遭到四台敌机的机关炮轰击，虽然她马上用手中的盾牌进行防御，不过机体腿部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一旦受到两台以上的Wanzer从不同方向发动的攻击，无论怎么闪躲或者防御都是徒劳的，这与连接攻击的情况是一样的。即便如此，她仍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用手中的长枪朝一台发动机关炮攻击的机体刺去。被准确命中的敌机随即发生了自爆，拉托娜的机体也被卷进了爆炸，她机体的腿部已经完全无法移动。

另一方面，对拉托娜机体发动攻击的另外三台机体中一台同时遭到我机关炮与散弹炮的双重攻击，随即就失去了作战能力。而博斯利用机关炮消灭了其中的另一台，最后一台则在遭到希德导弹攻击之后，被哈米斯的追加攻击所击破。

虽然还剩下四台尚未恢复正常的敌机，不过其中一台好像只有自爆装置恢复了正常运作，突然被火焰所笼罩并很快变成了一堆焦炭，其他三台机体直接被我们俘获。

"总算解决了。"哈米斯深深地叹了口气。

希德则慎重地问道："这三台机体是否有可能会突然重新启动？"

"不知道，大概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吧。"

哈米斯的话音刚落，希德随即又做出指示："好，哈米斯，你驾驶Wanzer解除这三台敌机的武装，然后对其进行严密监控。虽然系统有重新启动的危险，不过只要能在没发生自爆的情况下活捉敌人，他们就能成为绝对有利的证据。不过现在看来，好像必须我们从外面将舱门打开，然后将驾驶员拖出来。拉托娜，你脱离机体，协助哈米斯进行抓捕工作。一旦驾驶员主动打开舱门逃跑，你要及时做出应对，拜托了。贝克，你先返回运输机，随便找一台Wanzer然后回来和我们会和。可以的话，最好能带一些拉托娜机体能够替换的腿部零件，如果

无法判断到底该拿哪种零件的话，随便挑一台Wanzer开过来就行。博斯、艾尔莎，你们和我一起去支援第一空降部队！虽然他们是精锐部队，不过并没有携带系统干扰装置，甚至没有连接系统装备机以及导弹装备机体。他们很有可能会陷入苦战。”

“另外，很有可能瓦格纳也在那边。”博斯小声嘀咕道，“据格莱瑟之前所言，瓦格纳对萨夫特拉极为忠诚。在逃离伊比利亚浮岛之后，他应该和马德拉岛袭击部队会合了，所以很有可能会来法国。而且既然他不在这个集团，大概就在另一个中吧。”

“所以，我们就更有必要去支援他们了。”说完，希德高声命令道，“拉托娜、哈米斯、贝克，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博斯、艾尔莎，跟我走！”

“……果然是苦战啊。”

当我们迂回至E.C.议会会场南侧时，希德低声说道。

虽然敌方军团还剩五台机体，不过第一空降部队方面只剩下包括泰尔福德上校在内的三台机体了。而且五台敌机中的三台是导弹装备机，正在从远处发动单方面攻击。虽然只要缩短敌我之间的距离就能轻松将其消灭，可是剩下的两台敌机如铜墙铁壁般站在那里，阻挡着第一空降部队靠近的意图。负责前线防卫的的两台机体中的一台是Schnecke公司的Igel型Wanzer，另一台虽然说不出机种的名称，不过那是我无法忘记的，双手装备有大型机关炮，曾在巴萨乌将我的机体轰至体无完肤的瓦格纳少校驾驶的指挥官用大型Wanzer。只不过当时的那台机体在希德和拉托娜的攻击下被破坏掉了，现在的这台应该是同一型号的而已，不过我觉得驾驶员应该还是瓦格纳。

“Blauer Nebel的残党吗？”博斯小声说道。

曾经的德国精锐部队Blauer Nebel，如今已经成为了叛徒的代名词。难道说曾经隶属于那支部队的几名驾驶员，在伊比利亚浮岛和瓦格纳一同逃跑了？又或者，他们原本就和瓦格纳一样，都是对萨夫特拉宣誓效忠的人？很有可能是由于德军陷入混乱状态，他们无法对真实的情况做出判断，于是便在Blauer Nebel队长瓦格纳的带领下与萨夫特拉军队一同展开行动。如果留在库尔斯克的Blauer Nebel创立者格莱瑟准将看到这一幕，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可是，就像是要否定我的这一感伤似的，瓦格纳的大型Wanzer和Igel型Wanzer突然朝着E.C.议会会场的发现发动突击。作为正常的战术，位于后方的导弹装备机体也随着他们一同向前移动，不过瓦格纳驾驶的外形极为魁梧的机体看样子打算独自突进议会会场。

我们此时就躲在建筑的西侧，看着瓦格纳的机体慢慢走进有效射程范围内，希德的机体毫不犹豫地发射出导弹。如果想要以最小的牺牲来击破那台如怪物般的大型Wanzer，而且它的驾驶员还是如同吸血鬼般的瓦格纳，就只能从远距离发射导弹了。

于是，被导弹击中的瓦格纳机体一边胡乱地发射机关炮，一边与Igel型Wanzer一起撤退。博斯和我的机体在躲避炮火的同时从两侧绕过瓦格纳的机体，试图直接向后方的导弹装备机发动攻击。与此同时，第一空降部队剩下的三台机体也开始慎重地前进。

于是，导弹装备机中的一台，稍微有些有勇无谋地向前移动了几步，并瞄准博斯的机体发射出了导弹。可是，下一个瞬间，博斯的机体猛地朝旁边一跳，躲在了建筑的阴影中。导弹失去了攻击目标，撞在

了地上。

"……躲开了……导弹？"

在我的印象中导弹是根本无法躲避开的，所以博斯机体的这一举动让我一下子呆在当场，而且发射导弹攻击的敌人好像也惊呆了。我随即回过神来，并全速前进试图将导弹装备机纳入射程中，而敌人的Wanzer既不躲避也不攻击，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毫不犹豫地同时发射机关炮和散弹炮，顺利地击破了敌人的导弹装备机。

不过，客观来看，为了攻击这一导弹装备机，我的位置有些过于靠前。由于此前一直都是和拉托娜的机体搭配进行作战，就算再怎么靠前，她一定会再在靠前的位置，因此我总是感到很安心，但这次可不一样。

就这样，后退回来的瓦格纳机体随即向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我的机体发动了攻击。最初的一击由于彼此之间的距离稍有些远，所以被我勉强躲开了，不过接下来的几次连续攻击还是对我的机体造成了一定的损伤。我的动作已经被对方看透了，于是我再次确信，对方肯定是瓦格纳。

刚想到这里，希德机体发射出的导弹再次直接命中瓦格纳的机体。在这一瞬间，虽然我的意识还没有反应过来，不过身体已经做出了动作。

"上！"

我驾驶着Wanzer朝对方扑去，并同时发射机关炮和散弹炮，而瓦格纳也朝我发射了大型机关炮。虽然这是巴萨乌那时情况的再现，不过在射击结束之后，站在原地的却是我的Wanzer。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赢的。瓦格纳机体在与我交手之前，就已经受到了两颗导弹的直接攻击，也许机体的机能已经不完全了。总之，他的机体一下子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驾驶员随即被弹射出机体。

虽然我的机体还具有些许作战能力，不过身体部分与腿部还是被对方的大型机关炮命中，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损伤。即便如此，我正打算用手中的机关炮对准被弹射出来的瓦格纳的驾驶舱，另一台敌方的Igel型Wanzer站在左侧对我发射了机关炮。

"哇！"

以我目前机体的腿部状态，根本做不出任何躲避动作。机关炮的炮弹直接命中了我的机体，驾驶舱内的所有表示画面随即都变成了刺眼的红色，从耳机中传出了刺耳的合成警告声。

"发生紧急事态！发生紧急事态！弹射装置启动！"

"切！"

虽然好不容易打败了瓦格纳，可结果还是这样令人无奈。等我被弹射出去之后，还要担心Igel型Wanzer是否会攻击驾驶舱。虽然对方并不是萨夫特拉军，而是Blauer Nebel，不过目前这种情况可不是考虑"不能袭击被弹射出舱的Wanzer驾驶员"的时候。

"开什么玩笑！难道我会就此战死沙场吗！"

在被弹射出的驾驶舱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冲击坠落在地面上的同时，我快速地解开防冲击的安全带，并拔掉耳机与机体的连接器，手忙脚乱地打开舱门跳了出来。

不过，我想像中的敌人对驾驶舱的射击并没有出现，仰望上方也没有发现Igel型Wanzer。虽然到处都回荡着Wanzer战斗的声音和导弹飞过的轰鸣声，只是这些声音好像都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实际上，刚才一直处于被动弹射状态的我并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当我的机体被敌人击中并陷入无法



作战的状态之后，那台Igel型Wanzer随即就被从正面发动突击的第一空降部队的三台Wanzer包围了起来。虽然敌机已经受到了严重损伤，不过驾驶员还是拼命地后退以求自保，第一空降部队的驾驶员当然不会轻易放走他。就这样众人一起离开了战场，只有我这个被弹射出舱的人被单独留在这里。

“难道我……得救了？”

我忽然有一种混杂了安心与沮丧的心情，于是环顾四周。这时，从不远处一具已经被完全摧毁的Wanzer的阴影中突然跳出一个高个子男人。

“不许动！”

“……瓦格纳！”

瓦格纳手持手枪，迅速逼近至我的身前。看着他那清秀得有些不像是人类的脸，我为自己的愚蠢无知而感到后悔，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事到如今，无论你怎么挣扎也于事无补了。你们输了，这已经是事实。”

“是啊，我知道。”瓦格纳少校没有露出丝毫动摇的情绪，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在伊比利亚浮岛上，当没能按照计划将你们全部消灭时，我就知道我们已经输了。之后的袭击U.S.N.舰队行动以及这次的袭击E.C.议会会场行动，只不过是我们最后的反扑罢了。在没有亮出最后底牌的情况下直接认输，也许是勇敢的表现，不过这种做法和我做人的原则相违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陪你们玩到底。”

“你想怎么样？”我问道。

瓦格纳淡淡地回答说：“你是杜兰德尔的成员。杜兰德尔这个机构容纳了很多不同国籍的成员，而且你们这些人十分团结。我只要将你作为人质，其他成员肯定不会见死不救吧。”说到这，瓦格纳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道，“我只能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虽说我们的计划中的确存在许多不协调以及不走运的地方，不过我真的没想到最后竟然会被杜兰德尔所识破。你们无论是国籍、价值观，还是信念和忠诚对象都完全不同，可我就是被你们这样一个组织所打败，为什么？”

“是啊，这种事情对于在全体国民中贯彻单一价值观的萨夫特拉人来说，也许真的是无法理解的事情。”虽然本意是争取一些时间，不过我在回应中也的确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杜兰德尔的强大有着独特的多样性。成员们都有着不同的经历以及不同的价值观，而且在对待同一件事物时会想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只要集合众人之力去寻找对策，即便是一个人碰壁了，其他人也会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是全体人员都用同样的思维来思考问题，那么只要有一个人碰壁了，这个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了，对吗？”

“但是，多样性也是混乱的种子，就好像现在的E.C.议会一样。”瓦格纳认真地反驳道，虽然我觉得在他的口吻中有些许讽刺的意味，不过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提出多少解决方案，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能够使用的对策只有一个。而且无论是谁，都会认为自己所提出的办法才是最佳方案，所以事态会一直保持混乱，而解决办法在真正实施之前都会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你们杜兰德尔为什么没有发生混乱或者是停滞，而是最后成功地阻止了我们的计划。支撑你们这一强大的，应该不仅仅是所谓的多样性吧。”

“除了多样性之外，还有同伴之间信任和尊重。对于其他成员，最好能够认识到在不同的领域中，对方是具备了比自己优秀能力的人才，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意见永远都是最佳方案就可以了，毕竟术业有专攻。”

说到这我突然想到，也许是因为这个叫瓦格纳的男人拥有能够对应任何局面的卓越能力，所以才会觉得根本不用承认其他人。不过从瓦格纳的反应来看，好像并非如此。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有些憧憬的微笑，然后小声说道：“嗯，互相的信任和尊重吗。的确，值得我去信任和尊重的人虽然很少，不过总算还有几个。不过，我从小就潜入敌国生活，并利用假身分欺骗身边的人，实际情况实在是不允许我信任或者尊重其他人。我从未后悔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萨夫特拉共和国，但是对于那些原本能够成为朋友的人，从未让他们看到过真正的我，只能说这真的很遗憾。我是一个被赋予了终将会背叛自己周围那些值得信任和尊重的命运的人，是一个虽然活着却无时无刻都要带着假面的人。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瓦格纳……”我小声地说道。在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的并不是悲伤的情绪，而是某种苦闷。

这时，一台双手拿着机关炮的Wanzer从距离我们非常远的地方朝这边冲来。机种是……Tatou，是博斯！

“博斯！”我忘了对方很可能根本听不见我的声音，不由地大喊起来。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瓦格纳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虽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我还以为那是我的错觉。

紧接着下一个瞬间，从远处飞来一颗瞄准了博斯机体的导弹。这颗导弹在偏离目标之后，与地面发生了剧烈碰撞后随即爆炸。

“啊！”我条件反射地趴在地上并双手抱头，猛烈的热气和爆炸风暴一下子从我的头上吹过。

爆炸的余波过后，我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朝四处张望，可是瓦格纳已经踪迹不见。

尾声

杜兰德尔总部

“结果，一切的责任都被推到那些因政变而垮台的萨夫特拉政治家、军人以及官僚的身上，整件事好像就这么结束了？”一边看着报纸上报道的“萨夫特拉共和国发生大规模政变”相关新闻，我一边用无法释然的口吻说道，“虽然他们声称由于前政权的失策导致一部分军人发生暴动，不过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推卸责任呢！”

“是啊，不过无论是E.C.还是U.S.N.都因为害怕萨夫特拉再次发生暴乱，而无法过分追究对方的责任。即便萨夫特拉的阴谋真的很龌龊，但在战斗力方面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强国。”拉托娜一边喝着茶，一边回应道，“就算德国方面也要通过选举来进行政权的更替，但是在国民的情绪平稳下来之前，好像还是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

“没错。虽然目前德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试图查清萨夫特拉方面的间谍网，不过我想这么做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博斯表情有些复杂地点了点头，“如果不能朝着提升E.C.全体防御力的方向去思考，而只是想凭借一国之力去做些什么，我想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再次发生惨剧。”

“将国与国之间互相合作的体制保持下去，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说着，拉托娜耸了耸肩膀，“更何况是E.C.这

种大联盟了。”

“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我认为国家之间以对等的关系互相合作不正是E.C.这一体制的固有特色嘛！如果是树立一个强力的中枢，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凡事都以中枢的意向作为大政方针，这与U.S.N.和萨夫特拉没有任何区别。”一边回想着与如今生死未卜的瓦格纳在战场上的那些对话，我一边小声说道，“杜兰德尔的成员全都是有着不同立场的人，虽然大家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可是在相互协助的情况下也取得了斐然的成果。既然人与人之间可以如此，那么国与国之间也可以！”

“嗯，说得没错。”博斯笑着说道，“我们杜兰德尔就是E.C.未来的样板。”

“说来，还有我和哈米斯呢，所以没有必要将这一模式限定在E.C.内部吧？”拉托娜也微笑着说道，“包括U.S.N.和萨夫特拉在内，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够以对等的关系互相合作，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吧。这种感觉一定很好，就像杜兰德尔的休息室一样。”

“那样的话，我们好像还缺少一个来自O.C.U.人啊。”

博斯的话音刚落，贝克从外面走了进来：“啊，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啊！小道消息！我们即将迎来新成员，弓箭7！”贝克兴奋地大声喊着。

拉托娜随即问道：“那个人是来自O.C.U.的吗？”

“的确如此，可是你怎么会知道？”贝克莫名其妙地问道。

拉托娜笑着回答说：“我并不知道，只是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杜兰德尔的成员中只缺一个O.C.U.的人。”

“啊，这样啊。不过，我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很厉害，好像来自O.C.U.的澳大利亚，作为雇佣兵还曾经参加过哈弗曼纷争呢。”贝克兴奋地对我们说道。

于是，我感觉到拉托娜的笑容中透出一种不服气的感觉。

“这样啊。看来大家要全体出动去‘欢迎’一下，如果是二对一的话，也许会反被他打败的。”

“嗯，模拟战的胜负倒是没什么，既然对方曾是O.C.U.的雇佣兵，肯定掌握了非常独特的战术吧。我对这个人也开始产生兴趣了。”博斯有些期待地说道。

听了他们的话，我故意叹了口气，然后又耸了下肩膀。

“想要通过模拟战来挑战刚刚加入的新成员，必须要经过希德的首肯才行，说实话，我可不想接受所谓的惩罚——打扫厕所。”

“啊！我完全同意艾尔莎的看法！就算进行模拟战也要事先讲好，千万不要再来一次那样的惩罚了！”可能是回想起了之前的痛苦经历，贝克夸张地喊道。

于是拉托娜苦笑着说道：“如果我提出进行模拟战的申请，一定会被认为是想要捉弄新人，希德大概根本不会批准吧。艾尔莎，我想还是你去试着和希德说说看吧……”

“好吧。”我点了点头，随即站起身来朝中央指挥室走去。

新的伙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在心里期待着。

全文完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完结篇



文/爱泽匡 译/清雨

「人物介绍」



克里斯汀·塞尔费奇
安布雷拉免疫抗生研究所经营顾问

雷恩·斯普雷格
安布雷拉免疫抗生研究所所长

理查德·福克斯
自称是环境学家

艾米丽·兰
“玫瑰计划”主人/仿真技术专业人员

砧·宏
“玫瑰计划”研究员/程序工程师

罗伯特·柏拉修
“玫瑰计划”研究员/临床领域专业人员

莉娜·米特福德
“玫瑰计划”研究员/VR技师

尤利西斯·阿拉姆
警备班班长

西蒙·比奇
警备人员/托比的饲养员

前情提要

在位于危地马拉深山之中的安布雷拉免疫抗生研究所中，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实验样本“玫瑰”进行T病毒疫苗的开发和实验。实验大体分为三个方向，其中以艾米丽·兰主任，莉娜·米特福德技师以及研究员砧·宏为主要成员的小组负责利用“虚拟液体流动感知VR（虚拟现实）结构”来进行模拟实验。莉娜在一次私自实验中由于不知名的原因而昏阙，醒来之后神志不清，精神恍惚。而艾米丽主任在代替她进行了一整夜的机器调整和测试后，还得在第二天下午去接待一位研究所的不速之客……

十月三日　十四时十分

<会议室>

艾米丽眺望着会议室外的风景。

或许是因为凌晨时分经历过一场猛烈的阵雨，此时的天空晴朗得叫人不敢相信。熟悉的火焰树森林被一片红光紧紧地包围了起来。

午后的阳光对睡眠不足的双瞳来说，显得有些太过晃眼了。

会议室位于整个建筑的一楼，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四角形的天空。

研究所面向外围的部分没有一扇窗户，就像一个被白色墙壁包围的粗糙要塞一样。每一个房间的窗口都指向有着一小片树林的中庭。

虽说采用这样的构造是为了保守机密，但在艾米丽看来，这只不过是设计者那扭曲的偏执和妄想的产物。如果真有人想要窥探这里的秘密，只需要利用人工卫星就可以从那个四角形的开口进行观察了。

在研究进行期间，所有人都只能不断地望着这块中庭过日子。真是内向到变态的建筑物。人们的精神可能会由此变得越来越紧张，最后超过极限，直至灰飞烟灭。

莉娜·米特福德……

——莉娜私下使用过几次VR装置，而挑选的搭档很有可能就是她的男朋友尤利西斯·阿拉姆。但阿拉姆为什么要让莉娜遇到那样的意外呢？

艾米丽既没有亲自找她本人把事情问清楚的决心，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

她甩甩头把多余的烦恼赶出脑海，重新环视整个房间。

会议室中央摆放着一张曲线平滑、整体呈葫芦型的巨大三合板桌。白色桌板的另一边，坐在最远处那个位子上的男子大约二十五到三十岁。

理查德·福克斯，这个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媒体上的名人，没想到居然这么年轻。

橄榄色的夹克衫配以橘黄色领带，打扮得像个充满野心，正准备外出就餐的年轻生意人一样。他坐在椅子上的身体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很好地把一切冲动都隐藏了起来。

他左手边是所长雷恩·斯普雷格，雷恩对面是身穿薄荷绿马球衫的秃头男子，经营顾问克里斯汀·塞尔费奇。整个会议室里包括艾米丽在内总共只有四个人，让这间宽敞的屋子显得有些空旷。

“能给我一杯咖啡吗？”

按下能把声音转化成数字信号并忠实记录下来的随身录音机开关后，理查德·福

克斯首先开口了。

他正看着艾米丽。黑色的大眼睛、从轮廓上看像是有拉丁血统，这让她想起了安的父亲。在遥远过去经历的那场苦恋的后果……到现在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感伤。

艾米丽走到安装在墙壁上的麦克风旁，开口说道。

"卡尔梅恩，一杯咖啡。"

"明白。"扩音器里随即传来一个机械合成的语音。

"真方便啊。是高性能的咖啡机么？"

福克斯用手肘撑着脑袋问道。艾米丽微微一笑。

"卡尔梅恩可不是咖啡机，而是负责管理研究所内部网络系统的操作程序。集中管理着这里约两百台工作站和三台服务器，掌握着无数层直线网络的运行情况，并将在其中执行的程序集中管理，这就是卡尔梅恩。"

"是她构架的。"

在这之前一直像是在沉思的雷恩·斯普雷格似乎有些得意地补充道。

福克斯随即饶有兴趣地眯起眼睛盯着艾米丽的脸。

"由程序制造的人工智能？"

"严格地说，卡尔梅恩并不只是电脑程序，而是程序的集合体。网络就是她的本体。虽说看上去像是有智能，但实际上我们正在谈论的，只不过是在研究所的信息网络里来回穿梭的电子信号而已。"

"原来如此，很有意思。恐怕只有身为用户的人才会把它的行为解释成是有意识的。说起来，也有人把复杂交错的地球环境系统当成一个生物来考虑。"

"这就是环境学家的哲学？"

"不，只是一概而论。这个理论……"福克斯笑了笑，接着说道。

"和'地球母亲'这种拟人化的概念类似。我对这种理论本身没有任何兴趣，因为那实在太感伤了。不过环境系统的模拟化却是我研究的主题之一。很希望有机会真正地尝试一下。由于硬件设备的限制，最终很可能只能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

"比如模拟蜂巢之类的？"

艾米丽对自己的话感到稍稍有些吃惊。她曾经的同事，安的父亲构建的代表性模拟程序正好描写的是蜂巢的构造。一个由女王、军队、幼虫构成的空间。

"只是打个比方的话，差不多吧。"

艾米丽有些不安地转身面对咖啡的出口。

"可如果给人工智能取名字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她没有回答福克斯的问题，而是静静地等待着咖啡泡好。

"是她取的。"雷恩解释道，"好像是她女儿的名字。"

艾米丽回过头来轻轻瞪了所长一眼。雷恩见状赶紧埋下头，继续在手边的记事本上写着什么。感受到福克斯注视着自己的视线后，她只好回答对方的疑问。

"女儿的名字是安，但我的父母都叫她卡尔梅恩。算是个小名。"

"原来是因为女儿啊？"

"也许吧。在给这个系统取名字的时候忽然觉得这样很有趣，而且好像也没考虑过其他选择……"

福克斯不解地歪着脑袋。

"怎么都行，差不多该开始工作了。首先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姓名和在这里担任的职务吗？"

说完，他环视了一眼会议室里的其他人。

塞尔费奇看着他的眼睛点点头。

"克里斯汀·塞尔费奇，这家免疫抗生研究所的经营顾问。"

正胡乱在纸上写着什么的雷恩也把头抬了起来。

“雷恩·斯普雷格，所长。”

福克斯接下来故作坦率地笑着面向艾米丽。

“你呢？”

艾米丽直视着他的眼睛。

“艾米丽·兰。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的主任。”

福克斯把手放在额头上，像是在记忆深处寻找着什么似的。大约两秒钟后，他忽然惊讶地说道。

“稍等一会儿，艾米丽·兰，虚拟仿真技术。你不会就是那个艾米丽·兰吧？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传说。在不到十五岁时就凭病毒遗传基因和电脑实验的论文得到大学表彰的天才少女。你就是那个艾米丽·兰？我还以为你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在这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只是个普通的研究员大婶。”艾米丽苦笑着摇摇头，“不过，面对采访对象的时候突然这样大喊大叫的，不是很不礼貌么？”

“不好意思，实在是吓了一大跳。小时候学校的老师曾经在上课时提到过你的事，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都以你的成就为目标。”

艾米丽耸耸肩。

“真会给人添麻烦。”

这时她才注意到咖啡已经泡好了。艾米丽随即拿起纸杯放到福克斯面前。

“请用。”她用满含期待的表情低声说道。

理查德·福克斯刚喝下一口便瞪大了眼睛。

他就像是要将咖啡扔出去似的把杯子放回桌面，然后带着复杂的表情好不容易把含在嘴里的液体吞了下去。满是泡沫的咖啡表面不断摇晃，从杯沿溢出来不少。

“卡尔梅恩小姐的手艺，还真是‘高超’啊。”

“其实是因为这里的咖啡机性能太差了。”艾米丽忍住笑走到雷恩身旁坐下，“习惯之前大家都有些受不了。”

“不过个人认为这东西是无法习惯的……”

雷恩头也不抬地说道，此刻他依然在用笔聚精会神地写东西。艾米丽试着偷看了一下，但完全猜不出那究竟是什么。

福克斯抬手指着他对面的墙壁随意地问道。

“刚才我就注意到了，那是什么东西啊？”

一块铸造成牛形状的巨大铜板安装在木质底座中，被深深嵌入了墙壁里。牛的脚下刻着“不要小看牛”几个单词，再下一行是“真实就在我身体里”。

雷恩对着他微微一笑。

“哦，那是我们的标志，请本地的雕刻家制作的。很可爱吧？”

“就像牛排餐馆的招牌一样。”

福克斯又把咖啡杯送到了嘴边，但随即在闻到那股气味后把眉头一皱，停止了下一步动作。

雷恩笑嘻嘻地把双手交抱在胸前，然后用力将它们打开，站起身摆出一个“V”字型。福克斯对此一脸的不解。

“你知道疫苗的起源吗？十八世纪，天花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爆发。你应该知道，这是一种会让患者持续高烧，最后肌肉和皮肤全都裂开的致命疾病。一个名叫爱德华·詹纳的男子常年研究这种疾病的预防，他有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詹纳！好怀念的名字。我曾经被强迫着去读他的自传，还写了一些感想。他把小孩子当实验对象，真是个莽撞的家伙。”

“当时从事牛奶产业的人大多都患有‘牛痘’这种病。这是一种以奶牛为母体的病毒性疾病，只会让小部分皮肤脱落，症状较轻。詹纳通过实地观察实验，最后推导出得了牛痘的人不容易患上天花这个结论。之后便开始考虑给人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疫苗来防治疾病。”

“用一种病祛除另外的病，也就是有计划地以毒攻毒。”

“准确地说，牛痘病毒并不能把天花病毒赶走，是因为牛痘而起了变化的人类身体抗拒了天花。牛痘和天花是两种构造极为相似的病毒。首先进入的牛痘病毒能够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这样就能在天花入侵时发挥极佳的抵抗效果。当然，詹纳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单纯地看到了‘患上牛痘的人不会得天花’这个结果而已。关于免疫原理的详细研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兴起的。”

“历史不长。”

雷恩抬起头看了看那块铜板。

“没错，但并不意味着这门科学就是肤浅的。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能够重新定义‘生命’这种东西的重要学科。你知道区分开生物体内和外界的‘栅栏’是什么吗？”

看着突然间变得滔滔不绝的雷恩，福克斯和塞尔费奇有些吃惊的对望了一眼。看到他们的反应，艾米丽感觉两人就像做了什么坏事的一样。

福克斯微微一笑，对雷恩说。

“我猜……是皮肤吧。”

“免疫结构绝不仅仅只是个负责把病毒驱逐出身体的器官，也是区别自己与他人的系统。在体内活动的免疫细胞一边不断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失误，一边巧妙地排除着侵入体内的其他元素。可以说正是免疫系统制造了人类的框架。反过来想，只要免疫系统有反应，那么身体就会开始驱逐外来要素，这就是区分人类内外部的界限。当然，不仅限于人类，一切生物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栅栏。”

“虽然不是很明白……不过，这和所谓的DNA也有关系吗？”

雷恩依旧保持微笑，盯着福克斯的眼睛。

“是啊，DNA就是设计图，就像识别自



我所必须的条件一样，也可以说是前提。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疫苗治疗是对免疫系统的一种欺骗。骗过免疫系统，不知不觉让人体产生变化。这样一来就稍稍改变了人体'内'和'外'的定义。伪装就是免疫系统中新的真实。"

塞尔费奇不耐烦地用食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喂，你打算胡扯到什么时候？这是下午的茶话会吗？还是什么演讲会？你搞研究的时候怎么没这么积极。接二连三地叉开话题。差不多该让福克斯先生说说他的来意了吧。"

塞尔费奇的语气十分焦躁。雷恩无奈地闭着嘴坐回到椅子上。

"很无聊吗？"

福克斯苦笑着摆了摆手。

"不不，非常有意思，博士。下回一定要好好请教你。"

"下回……"塞尔费奇讽刺地一笑。

"那么……首先请告诉我设施的基本概况。比如占地面积，为此砍伐的山林数量，设施的建造目的等。"福克斯问道。

恢复了一脸自大表情的塞尔费奇对答如流。

"为修建设施而砍伐的原始森林面积大约为一百公顷。是公司在签订了正规合同之后买来的土地。你在来这里的途中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这里就像是森林中的孤岛一样。其实是研究所里的人饱受恶劣环境的折磨。虽然不能告诉你详细的研究内容，但你可以理解为普通的遗传基因研究以及疫苗开发。"

"福克斯先生，我们很好奇你为什么要专程到这种地方来采访。这里不是工场，而是研究所。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艾米丽问道。

福克斯托起自己的领带，盯着上面的花纹。他没有回答艾米丽的问题，而是接着问道。

"遗传基因研究……那么有没有发生生化危机的可能？"

"没有，没有。"雷恩用夸张的动作挥舞着双手说道。塞尔费奇则无视了他的不合时宜。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仔细考虑过。配备在研究所内部的空气控制装置能够在发生意外时有效防止事态的扩大。泄漏到自然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塞尔费奇在斜视雷恩时忍住没有打哈欠。

"这里非常安全。要我把空气控制装置的资料交给你也没问题，那并不是什么机密……"

"我在问你，环境学家。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艾米丽重复道。

福克斯停下摆弄领带的手，转而盯着艾米丽。

"刚才你其实就想说些什么吧。"

"我想弄清楚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理查德·福克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其实是个投机者吧。操纵对企业不利的情报，借此控制股市。"

福克斯眉头一扬，一脸惊讶地看着艾米丽。

"哈哈，的确非常优秀。这是你自己调查的？"

"虽说昨晚几乎没怎么睡，不过我还是一大早起来上网调查了一下。看来功夫没有白费。"

"开玩笑吧，网上有我的情报？你是用搜索引擎找的？看来网络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还真是个大问题。"

艾米丽冷笑着盯着他说。

"我登陆公司的数据库，调查了一些

与我们相关的行业的情报。理查德·福克斯的活动轨迹全都被我查到了。被你检举揭发的二十八家企业中，有五家制药公司。每一个都是大型的跨国复合型企业。这里面又有四家的股价在你往大众报纸投送检举报道前的一个月里一直在刷新最高股价记录。人们纷纷以为现在是购入这家公司股票的好时机。但报道发表之后，股价便突然暴跌。当然，光靠几篇报道不可能造成这样的轰动影响。应该还有隐藏得更深的陷阱。你不觉得光凭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做成这种事么？连一个组织都不一定能办到。所以你背后应该是由多个组织联合起来的国际性犯罪网络。"

福克斯暂停了桌上的录音机，小心翼翼的问道。

"那么……你的结论呢？"

艾米丽有些犹豫，转过身看了看四周。塞尔费奇，还有雷恩都抬起头注视着她的脸。艾米丽说道。

"你是黑手党。"

塞尔费奇和福克斯面面相觑，雷恩则一脸茫然地看着艾米丽的侧脸。

福克斯的肩膀开始摇晃。福克斯忍不住笑了起来。最终变成哈哈大笑。塞尔费奇也跟着他放声大笑。雷恩用手捂住嘴拼命遮掩着笑意，但脸上的肌肉却在不停抽搐。艾米丽站起身，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

笑声足足持续了一分钟，之后福克斯一边擦眼泪一边说道。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如果我真是的话你要怎么办呢？报警？告诉他们这里有黑手党的成员？"

"你不明白。如果公司知道你想对他们不利，你会被干掉的。"

"我知道。实际上你们就是个危险的生物兵器开发公司，而这里就是细菌兵器的实验室——不明白的是你，艾米丽·兰。我不会被干掉的。公司暂时跟我是一伙儿的。我是接到那些优良股东的委托才来的。"

他将两个手肘撑在桌面上，把手心打开。

"本来打算再和你们闲聊一会儿的。不过，看来现在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

福克斯在转瞬之间就抹消了脸上的一切表情。他把剩下的咖啡喝完，轻轻将纸杯放回桌上。塞尔费奇则在一旁咳嗽了一声。

福克斯慢慢开始讲述。

"最近，华尔街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闻，说由安布雷拉引起的生化危机是造成浣熊市毁灭的罪魁祸首。从研究所泄露出来的致命病毒蔓延到市内，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个巨大的丑闻。也就是说，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来找你们确认。我大概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你们的'雨伞'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变成了一个连自己的屁股都擦不了的三流企业。因为这些传闻，安布雷拉的股价最近大幅下跌，股东们的脸也是一片惨绿。作为经营母体的军需复合企业也好像打算舍弃安布雷拉。这是一个时常关照我的经纪人透露出来的情报。"

福克斯紧盯着艾米丽的瞳孔深处，确认自己的话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对方。

"不过，他们说的也没错。从古至今，用于军事行动的最佳兵器都要求具备最大的安全性和最强的杀伤力。只有满脑子破坏与杀戮的狂人才会使用没有安全装置的炸弹。在背包里塞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超高性能手榴弹行军，我想会为这种情况感到高兴的士兵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吧。"

福克斯忽然站起身，在会议室里悠然地踱着步。

"但是，如果能制造出疫苗的话，那就另当别论。病毒武器正作为最强大的武器君临人类世界，甚至可以说它是代替核能量的世界新秩序，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格局。所以那些给了你们大笔资金的人希望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希望你们能说明一下疫苗的开发状况。不然就算谈判破裂，你们的资金将被撤走，整个公司也会失去经营的基础，从而彻底崩溃……"

"我们没有向你说明的权利，需要和总部商量。"

塞尔费奇看上去一脸铁青。福克斯则继续在屋子里走着。

"正因为无视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才会被派到这里来。安布雷拉高层的神经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就异常敏感。股东大会不理睬，干部会议也没有回应。我的委托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不可能把研究内容告诉你。"

塞尔费奇顽固地摇了摇头。艾米丽认为他的反应有些过激了。

正好走到牛铜板下方的福克斯伸出手，握成一个拳头轻轻敲了敲金属板。

"这里其实是疫苗的研究所吧。我还听到过其他可信度很高的传闻。比如安布雷拉在中美洲的一座研究设施里加速开发病毒武器的疫苗，诸如此类。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可以理解为安布雷拉想一口气堵上'雨伞'的所有漏洞。"

"也许吧。不过这只是你的主观推测。"雷恩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用手中的火箭型圆珠笔在记事本上潦草地画着一幅线条弯曲的肖像画。弧线从下巴部位不甚顺滑地延续到脖子上，脸颊上也有一些纷乱横线，就像沾在脸上的污垢一样。

"我这里还有一些传闻。听说安布雷拉为这个研究所搞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体标本。"

雷恩的肩膀因为紧张而有些僵硬，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连一旁的艾米丽都能看到他的双肩在轻轻抖动，她自己也咽下一口唾沫盯着福克斯。

——这个人，他到底知道多少？

塞尔费奇摩挲了一下自己的嘴唇，让嘴角不自然地向下一弯。

"福克斯先生，再往下说就是企业机密。也和你所代表的优良股东的利益相关联。"

"啊，那算了吧。人体试验这种事毕竟是不可能公开的。"

"就、就算你说是什么人体试验……"雷恩叫唤道。

"所长你给我闭嘴！"塞尔费奇用毫不掩饰的侮辱性话语打断了雷恩的话。雷恩随即一脸错愕地看着塞尔费奇。

福克斯继续说道。

"还有人说你们为了得到人体样本，用金钱购买当地的儿童。"

"这是恶毒的诬陷！"

"雷恩·斯普雷格……"塞尔费奇站起身，用低沉的声音制止雷恩继续说下去。他那标准的鹰钩鼻因为情绪高涨而不断抽动着，"你都知道些什么？理查德·福克斯。"

"你听说过'玫瑰计划'吗？"

福克斯的话在整间会议室里回荡着。雷恩瘫软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面面相觑，等待对方先开口。

——不对，这样的交涉有问题，简直就像一场事先已经知道结果的比赛一样。

说不定塞尔费奇早就在某个地方和理查德接触过，与他结成了反派同盟。塞尔费奇为了以更有效率的方法让已经开始崩溃的宿主消失，将名为理查德·福克斯的全新怪物叫到了研究所来。艾米丽有些头晕眼

花地想到。

她已经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了。虽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勾结的，不过自己误以为他是“黑手党”这件事依然让艾米丽羞愧难当。在屈辱的混乱中，她的大脑很难清楚地思考一件事。

“玫瑰计划，你连这个都知道？”

雷恩站起身，慢慢地绕着会议桌踱着步。他来到福克斯身边，在能够直面他的地方停下脚步。

“名叫玫瑰的少女好像是浣熊市的幸存者。”福克斯说。

雷恩一脸无奈地把头埋了下去。

“幸存者？虽然这么说有些滑稽……但她实际上正在睡觉，正在做梦。”

“梦……”

雷恩径直从福克斯面前经过，朝会议室的出入口走去。

“不好意思，我有些不舒服，先告辞了。”

在他即将走出屋子的那一瞬间，艾米丽感觉到雷恩的脸上似乎浮起了一丝冷笑。

被他留在会议桌上的笔记本，在艾米丽眼中就像一个漆黑的空洞一般。

十月三日 十九时五分

<中庭>

艾米丽·兰正走在位于中庭的火焰树小森林里。牛仔裤配高领毛衣，外面披了一件她很喜欢的金色羽绒服。

在极近的距离观察这些有着红叶的树木时，总感觉它们茂盛得让人有些难受。逃过蒸馏系统的一些水分已经蒸发，变成淡淡的雾气飘荡在森林里。还没在被昨晚那阵大雨润湿的土地上走出几步，裤脚便已经沾上了一些泥土。

不过，偶尔掠过鼻尖的凉风和不时响起的虫鸣依然让艾米丽感到无比舒爽。

这是一片靠人工修建在中庭里的森林，五十米见方。艾米丽将两只手插进口袋，漫无目的地在里面迈着步子。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说不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在一棵稍大的火焰树前停下脚步，抬起头望着树干。从顶端垂下的枝条都像是被火焰包裹着一般。

艾米丽陶醉地眯起双眼，盯着火红的焰光在自己面前飞舞，自然而然地呼出一口赞赏的叹息。

在研究所的惨白色墙壁包围下，惟一能够观察到的外部世界就是头顶那块四角形的夜空。乳白色的月亮在没有一丝云彩的空中绽放着光彩，星星不停闪动。从整齐排列的窗口中漏出了一簇簇人造的光亮。在这些光源的照射下，中庭里的树木火红地燃烧着。

红叶随风摇摆，让红光的光谱也发生着细微的变化。红、赤红、橘色，在穿越树丛的光芒中竞相舞动。

艾米丽闭上双眼。

这一切都是随机发生的，而所有动向都充满主观意图的VR系统决不可能描绘出这样的情景。只有人类的意识才会把这样的情景想像为一团烈火，只有人类会根据自己的嗜好将其引向美丽的次元。而对于发生在研究所中的混乱，也只有人类会给其加上多余的意义。有人为了追求一己私利费尽心机，有人因为混乱而失魂落魄。

——其实只有意义在不停摇摆。

艾米丽拼命压制住了心中荡起的层层涟漪。

会议室里的变故发生之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与脑海中不断浮现的各种情节、猜想搏斗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沉

沉睡去，直到不久前才刚刚起床，匆匆吃了个晚饭。

占据着大脑绝大部分空间的，是那个名叫理查德·福克斯的闯入者。

不管他究竟是不是作为股东代表来到这里的，他都是一个奇怪的人。虽然“黑手党”这个猜想由自己亲口提出，但那看起来只不过是愚蠢的突发奇想而已。可是，艾米丽实在找不到其他说法可以代替这个结论，而福克斯那充满讽刺的笑容也依然占据着她的脑海。他与经营顾问克里斯汀·塞尔费奇暗地勾结这件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应该不会有错。

然而，艾米丽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同时她也很在意雷恩的想法。

一个异质的系统与这个研究所的系统发生了冲突，其结果理应会为这里带来一定的变化。此时此刻，她只能得出这个无比模糊的结论。

名为“理查德·福克斯”的系统——艾米丽很喜欢这种说法。完全不考虑那个人的性格，只把他当成一个巨大的系统操作机构。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变得冷静一些。

让艾米丽感到不安的是，她总觉得那名男子的外貌和气质和自己曾经的恋人，也就是安的父亲十分相似。而这两个男人的人生轨迹明明没有任何交集。

她既对这件事十分在意，同时也十分痛恨这样的自己。当然，她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否对那个人有好感，那个人是否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而烦恼。而是无法原谅仅仅因为有些“相似”就暴露出无数漏洞的自己。

她小心地把在胸中翻滚的感情波浪一一抚平，收进抽屉。现在不是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工作上。无论发生任何事，她所需要关注的都只有这一件事。

她感觉自己听到了音乐声隐隐约约地传来。在黑暗中悉悉索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让人很不舒服。接着，从某处传来了什么东西崩裂的响声。

睁开眼睛一看，周围的空间依旧是一片漆黑，只是缠绕着那棵大树的火焰不知在何时已经消失。放眼望去，四下里除了黑暗再无其他色彩。就连从窗户中射出的灯光也尽数熄灭。

一种就像是置身于半空中的不安突然袭击了艾米丽。她心跳加速，能清楚听到流经耳朵的脉搏声。她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研究所的发电系统设有好几重后备方案保护，尽最大的可能防止停电现象的发生。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将对正在培养的病毒、对在电脑中进行的模拟实验造成致命的打击。

然而现在，所有的灯全都灭了。这实在是很难不让人想到最坏的可能性。

这片黑暗很有可能将一切全都毁掉。专心致志地进行了大半年的研究计划难道就这样毫无价值地结束了？就这样被一片不知从何而来的黑暗吞没？

因为几个数字的变化而时喜时忧的研究小组成员的脸，在她脑海中浮起又消失。

——开什么玩笑。

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艾米丽拼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两只手向前伸出，慎重地朝前走去。无论如何她也要到“玫瑰”那里去。

双脚没踏出几步便被树根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她赶紧抱住树干保持平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昏黑中，这个最多五十米见方的空间俨然成了一处无比复杂的迷宫。

不过，也许是眼睛已经适应了周围的环境——月光终于隐隐描绘出了森林的

轮廓。

在用手拨开撞上额头的枝条时，艾米丽看到有东西在树木之间移动。

怎么看那也是生物的动态，生物的气息。

一瞬间过后，她的整个大脑和身体都因为紧张而僵直了。这座中庭里是没有野生动物的。

艾米丽在羽绒服的口袋里仔细搜索了一番，但里面根本没有可以当武器使用的东西，空空如也。她甚至感觉口袋中的手指就像是其他人的手指一样。

她慎重地迈开步子。脚尖没入泥土中，膝盖不停地打颤，两脚根本不听使唤。不断前后交替运动的双腿没有按照她的意志行事——最终跑了起来。

两条腿载着已经开始大声叫嚷的艾米丽，任性地发出巨大的脚步声，让艾米丽的上半身向前方冲去。

野兽注意到艾米丽开始了移动，立刻挟着惊人的气势开始追踪。

——总之先到研究所去！

艾米丽迅速对已经失去控制的双腿下达了命令。她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泥浆飞溅，落到身体的各个位置上；树木的枝条蜂拥而来，狠狠地抽打在羽绒服上。压力、烦恼、恐惧、怒火纷纷消失，她心无旁骛地在森林中奔跑着。

接近研究所的墙壁了。

——还差一点。

下一个瞬间，她的双脚被树木的根茎绊住了。

艾米丽向前飞扑出去。

俯卧着坠落到泥泞的地面上。

研究所的白色墙壁在月光的照耀下反射着微弱的亮光。艾米丽一身污泥地坐在地上。泥水让她的头发绞缠在一起，还有一些钻进了鞋子里。

一条看门狗兴奋地在她身边绕着圈。混乱的气息不时从艾米丽的脖子周围划过，微暖的唾液沫偶尔也会飞溅到她的脸上。

头戴针织帽的小伙儿僵硬地笑了笑，她记得这个人。被白色墙壁反射的亮光一照，他的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些用塑料做的人体模特。

“你没事吧？有没有摔伤？”

“把这东西弄开……”

艾米丽没好气地说。看到巨型杜伯曼犬的鼻尖不停在身边徘徊，她始终有些放心不下。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中，就算有人误以为那是一头小型恐龙也不足为奇。

“不用担心，这家伙很聪明，不会咬你的。”

虽然无论怎么看那条杜伯曼犬都是一副即将要扑过来的样子，但警备员依然带着天真的表情一边说“托比，快让开，托比”一边把狗赶开。

艾米丽一脸惊惧地看了看托比，最终站起了身，扶着研究所的外墙呼呼地喘着气。

“实在不好意思。没想到中庭里居然会有人。”

好不容易把托比锁好的警备员回身对艾米丽道着歉。

艾米丽捋下粘在头发上的污泥，把它们甩向一边。

“叫什么名字？”

“哦，它叫托比。”男子有些仓皇地回答道。

“不，我是说你的名字。”

“哦……”男子微微一笑，“西蒙，我叫西蒙·比奇。”

“我是艾米丽·兰，很高兴认识你。”

西蒙用两只手握住了艾米丽伸出的那

只满是泥污的手。这样一来西蒙手中的链子便落到了积水里。恢复自由的托比立刻绕着两个人跑了起来。

“十分荣幸，艾米丽小姐。”

艾米丽看着不断奔跑的托比说道。

“西蒙，把链子拿好。”

年轻的警备员连忙把锁链捡起来，用尽全力拉住托比。不过紧接着他的上半身还是一个踉跄，差点儿失去平衡。晃晃悠悠地重新站直之后，他尴尬地对着艾米丽笑了笑。

“它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儿兴奋。”

艾米丽点点头，随后伸出食指指向研究所。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停电吧。”男子一脸吃惊的表情。

“有多大规模？”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部分通信装置还能用。”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电力供应全都中断了。

艾米丽稍稍松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这片森林。脑中那个怪异的树林如今已消失不见，只有平常那个小小的火焰树之森。

研究所的电力还没有恢复。照耀着这片树林的只有天上的月光，不时有沙沙声从林中传来。

“通信现在一团糟。另外，听说还发生了其他事件，好像是生化危机……”

艾米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并期待是自己听错了。

“生化危机？”

听到艾米丽的低语，西蒙慢慢地点了点头。

“没错。不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刚到这里来上班时配发的那本手册好像写着有。”

“从哪里开始的？扩散范围有多广？”

“是牛，被扔进蓄水池的那头牛。说是那已经被污染了……不过现在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总之十分混乱啊。报告支离破碎——我的任务是调查中庭。”

一想起那头被剥了皮的牛，艾米丽就不寒而栗。

——难道病毒就在那里面？

她不禁感到一阵反胃。

“班长他吓坏了。不过，如果那头牛真被污染了的话，那这一定是有人故意设下的圈套。它可是被剖开的牛啊，肚子里也是一团糟。”

西蒙说到这儿不安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艾米丽的身体则开始轻轻颤抖起来。

“有可能是病毒。那样的话，生活在这里的人……”

她连忙堵住嘴，看到西蒙歪着脑袋正盯着自己。

——谁也救不了。

艾米丽尽全力掩饰着险些爆发的情绪，在心中思考起来。

——冷静。有可能不是T病毒，而是没有什么危害的生化危机警报。还是计划更让人担心。

“我去看看走廊的情况。”

艾米丽说着走到墙边，打开了通往走廊的门往里面窥探。

一片漆黑，连紧急照明灯都没有亮。整条四角形通道都充满了似乎触手可及的浓郁黑暗。

不过设置在走廊各处的扩音器正在发出兹啦兹啦的噪音。那是卡尔梅恩的脉动。艾米丽试着喊了几句，并没有回应。

即便如此，这依然说明不是所有的电源都被切断了。内部网络并没有完全中断。应该还有几台服务器在工作。

——也许连通“玫瑰”的电力设备还在

工作。

艾米丽凝视着一片漆黑的走廊，还是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卡尔梅恩发出的噪音以外没有任何声响，这让她感到有些不安。

——只能摸索着往前走了。

艾米丽转身回到中庭。

“不用担心，我有这个。”

或许是察觉到了艾米丽的不安，西蒙笑着晃了晃手中的手电筒。

“我想到玫瑰密封舱去，只是不知道电梯还能不能用？”

“啊……”西蒙说，“应该不行吧。哎，对了，那是在五楼吧？”

艾米丽点点头。

像是想到了什么的西蒙将手电的光照向中庭深处。

“我记得这里好像有一条架设在屋外的紧急楼梯。”

“很好，西蒙。我们去找找。”

艾米丽关上门，重新朝中庭走去。

两人一狗悄无声息地在重归宁静的火焰树之间穿行着。一手拿着手电，一手牵着托比的西蒙走在前面。艾米丽用手指扣住他背心的后背，小心地跟在后面。尽管这幅样子看上去就像跟在父亲身后的害羞小姑娘一样，但考虑到如今的情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说起来，我刚才好像听到了音乐声。”

听到艾米丽的话，西蒙忽然停下了脚步，让她差点撞上自己的后背。接着他转过身。

“哎，你说什么？”

“你没有听到音乐吗？刚才，就在停电前不久。”

“没注意。”西蒙用拿手电的手挠了挠头，“中庭里也有几个扩音器，应该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吧。不过我没有听到。”

艾米丽回头环视了一圈被黑影包围的中庭。听西蒙这么一说，她的确发现在这里能够听到细微的电子噪音。

十月三日 十九时五十五分

<玫瑰密封舱房间>

这个屋子和VR房间很相似。

一个被十米见方的水泥墙包围起来的正方体。巨大的密封舱大约了占据房间一半的空间，另外还有铺满地板的线缆和旁边那些代替终端机的精细测定仪器。放在上面的监视器上是一个模糊的蓝白色婴儿图像。荧光灯的灯光把水泥墙壁照得雪白。不时从水槽里发出的发动机噪音在狭小的空间中不停回响着。

屋子里的空气十分憋闷。这里和VR房间一样，没有任何的换气设备。

里面只有理查德·福克斯一个人。此刻他正把双手交抱在胸前，斜靠着墙壁，对着一旁的麦克风说话。

“刚才我表现得怎么样？”

“啊，真是太出色了。”从扩音器里传出的声音说。

福克斯没有因为受到表扬而高兴，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他只是耍了一个花招而已。和今后要做的事情相比，那简直是小儿科。他因为太过紧张而咽了口唾沫，然后打开双手握住枪柄，确认着手枪那冰冷而牢固的触感。

“虽然我照指示做了……但欺骗他们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吗？只要你愿意，这里终究会属于你。”

“啊……”扩音器里的声音说，“不过，我还是觉得先让他们产生误解比较好，那样对今后的行动也有利。”

“声东击西么。”福克斯说，“用这个通话没问题吗？不会被那个叫卡尔梅恩的

操作系统记录下来？”

“不必担心。再怎么精密的系统也有漏洞。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很顺利，简直是顺利得有些过头了。虽说VR技师的事故稍稍制造了点儿麻烦……”

福克斯想起了到达这一步之前经过的那些日子。

噩梦，不停地在重复着那一天，那一刻的经历。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熟睡过。赤红色的腐烂人群就像波涛一般，每晚都会涌上他的床沿。每晚都会啃咬他的整个身体，把它变得支离破碎。每次都是在超乎想像的剧痛中惊醒。自己的精神由于不断注射T病毒的简易对抗疫苗而变得愈发不安定起来。虽然他带着赎罪的心理接受了这样的痛苦，但如果这样的日子再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他的内心会因此被彻底撕碎。

出现在福克斯额头上的大量汗水不仅仅是因为难耐的暑热，也是疫苗副作用发作的信号。他的双膝不断颤抖，慢慢蹲坐在原地。接着他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将枪身贴着额头。冰凉的触感让他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了不少。

“我这边进行得也很顺利……福克斯好像决定相信我了。”

“因为利害关系一致嘛。我对那些混蛋来说，简直就像个能造出金子的炼金釜一样。不管相信与否，他们都只能选择相信。为了让‘T’变成世界规模的畅销商品。”

“我一直在想……关于那东西的事。能给我讲讲有关T病毒的情况吗？”福克斯颤抖着说道。

“你应该知道的……之前不是见过吗？”

“啊，就算想忘也忘不了……但最终我还是不明白。除了那是你们公司散播出来的生物兵器以外，什么也不知道。”

福克斯拿开贴在额头上的手枪，抬起头呼出一口气。突如其来的症状已经消失，身体正渐渐恢复正常。

“T病毒几乎是在某位学者的研究过程中偶然被发现的病毒。它一旦进入体内就会依附到免疫系统上，并使其发生变化。感染这样的病毒之后，被称为‘人类’的系统会变得异常活跃，积极制造一个新的系统来代替自己。人类的存在本身则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界线消失，关于死亡的感觉会变得迟钝。食欲，也就是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和自已一样的欲望会充满整个身体。”

福克斯紧咬下唇。每天晚上都会来折磨自己的人类残骸在他脑中断断续续地回溯着。紧握手枪的手上随即浮现出了白色的关节。

“它能从根本上破坏免疫系统。疫苗预防法实际上是一种强化免疫系统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开发出一种能永久性对抗T病毒的疫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福克斯再次看了看整个房间，眼中只有大得出奇的密封舱。真是个乏味的屋子。

“不过，因为‘玫瑰’的出现，情况有了变化。”

空气浓密且厚重，哪怕只是站着不动也会汗流如注。

“玫瑰就在这儿吧。”福克斯把手枪放回口袋，抬手擦了擦汗。

“没错。你很想见见吧？”扩音器里的声音说。

“就在那个密封舱里？”福克斯指着水槽说。

“应该就在里面。”

福克斯抬头看着边长约五米的巨大立方体，它在荧光灯的照耀下反射着银灰色

的光芒。

“为了开发疫苗而把人一直关在这种地方。一点儿不像是把她当人来对待。”

“人类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人平静地对他人施以私刑，有人开枪杀人，有人为了能杀死大量的同类而开发出威力强大的武器。”

听到这些话，福克斯不禁咂了咂舌，然后蹒跚地走到密封舱旁边，把目光停留在仪器上方的监视器上。那里的蓝白色婴儿正在轻轻蠕动。

“这个婴儿是怎么回事？玫瑰的孩子？”

“这可不是婴儿，理查德·福克斯。只是CG影像而已。用虚拟技术制造出来的胎儿，也可以说是对比实验的样本。她要是不把所有东西都用虚拟技术进行实验就放不下心。”

“艾米丽·兰？”

“对于实验部门来说，一个可以时常对照的样本数据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她做了这东西。”

福克斯想起了在会议室里见到的那名女子。或许是因为那一头利落的短金发造成的影响，让人不易察觉她的性别。听说她有个女儿。

他以为安布雷拉的开发者们全都像雷恩·斯普雷格那样，本身的正常生活已经完全崩溃，从日常的人际关系中脱离了出来，完全游离于“生活”之外。

身为某人的至亲但却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她成功开发出疫苗，T病毒就会作为商品在全世界扩散。她应该不会相信“自己的工作会成为抑制病毒的关键力量”这种蠢话吧。那她究竟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在工作呢？还是说只顾着完成眼前的工作，对于结果根本就不闻不问？

说不定她也终究只是个脱离了人生的人而已。没能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一年又一年，在这种地方和其他人合作开发致命的武器。用女儿的名字给自己编写的操作程序命名。

——这就是天才少女的悲惨下场么？

“那个女人不是很危险么？她头脑很好，而且调查过理查德·福克斯的事。而且她说不定已经注意到了整件事。另外那个笨蛋当然另当别论。”

福克斯摩挲着水槽表面说道。扩音器里的声音随即回答了他的疑问。

“放心吧，理查德·福克斯。我打算在今天晚上结束一切。就算她发现了也没关系。很快，很快就会结束。好了，快和玫瑰小姐见见面吧。”

福克斯没有回话，静静地把手搭上了水槽边缘的竖梯。

他忽然想起了雷恩·斯普雷格的话。

——但她实际上正在睡觉，正在做梦。

睡在钢铁棺材中的少女。像神话中的睡美人一般的少女还在继续沉睡。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少女一直在做梦。梦中的今晚，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一直在想什么？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扩音器中的声音问道。

“什么都想。清算，复仇，算帐，怎么说都可以。只有这些，我只想过这些……”

他在竖梯上攀爬着。为了不让仿佛想从自己手中逃开的梯子得逞，他用力扭着铁质的横杆，使其发出金属的嘎吱声。

那些自己曾经没能救助的人。燃烧的都市，浣熊市。人们相互吞食，连天空都仿佛已经着火的那一天……他一边回想一边往上爬。

他想起了倒在温室里的那名少女。

——我回来了，玫瑰。这也是你的复仇。

他慢慢在水槽顶端站起身，俯视着整个屋子。这里比他想像的还要高，要是跳下去时的平衡掌握得不好，很有可能会骨折。

“现在，几点了？”福克斯站在水槽上问道。

“正好八点。”扩音器里的声音回答道。

福克斯轻轻点点头，然后看了看自己脚边。那里有一个供人出入的洞，上面被圆形的盖子覆盖着。福克斯把手伸了过去。

“我要打开了。”扩音器里的声音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伴随着盖子被打开，一股强烈的恶臭随即飘散了出来。福克斯随即眯起眼睛搜索玫瑰的身影。

但他立刻睁大了眼睛——那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玫瑰，而是满满一罐红色的半透明泥浆。福克斯借着荧光灯的光芒仔细往里面窥探了一番，但直到水槽底部都只有略显污浊的液体在摇曳。

“没有。”

福克斯抓住水槽边缘朝麦克风的方向怒吼道。

“喂，这是怎么回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玫瑰她去哪儿了！”

福克斯扣上盖子在水槽顶端站直身体。还是没有回音。

——该死的，想要背叛我么。

“怎么回事！你到底有什么阴谋！”他感觉自己脖子上的毛发已经因为愤怒而倒竖了起来。

接着他迅速沿着梯子往下爬，并在途中猛地跳到地面上。这才发现房间门的安全灯正在闪动，表明门已经被锁了起来。

——混蛋。

福克斯冲到门边猛踢了几脚。

嵌入墙壁里的扩音器开始发出噪音。在某件物品反复摩擦的声音背后，是模仿人类声音的合成音在放声大笑的刺耳声响，一遍又一遍。最终，噪音变成了残缺不全的音乐。即便堵上耳朵，轰鸣般的音乐依然带着像是要震破鼓膜一般的气势。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像在哪儿听过……安魂曲？

很快，扩音器里传来了某个东西碎裂的声音，整个屋子随即一片漆黑。恼人的音乐也跟着戛然而止，房间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福克斯狼狈地看了看眼前的一片黑暗，只有映着胎儿图像的那台显示器还在模糊地闪动。胎儿的CG很快消失不见，转而换成了一段奇怪的映像。

他慢慢后退，直到撞上房间的水泥墙。冰冷的触感深入骨髓。

燃烧的浣熊市——显示器上是他曾经放弃一切逃出来的地方。

豆大的汗珠再次从额头上喷涌而出。福克斯的双脚瘫软无力，渐渐支撑不住整个身体而跌坐上地板上。他本想努力站起来，但很快又再次倒地。他只好侧着身子蹲坐在墙脚。

“该死的……”口水从嘴角滴落到衣襟上，拉出一条透明的丝线，“该死的，居然在这个时候……”

他一边盯着显示器，一边紧紧握住了枪柄。

◇◆ 3 ◆◇

我最近才注意到生理期没有来。

真是笨得可以。

回过头去推算，根本确定不了是哪一

天。大脑一片混乱。对谁也不想说。包括弗兰克。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待在屋子里观察外面的情况。

十字路口挤满了不知什么时候失去赚钱机会的生意人/拖着巨大行李的无家可归者“搬运工”，他是本地的名人/阿历克斯跳上半空中，离开他双脚的滑板掉落在路面上，发出清脆而干燥的声音/罗宾总是带着掌机玩游戏/罗宾用极快的速度绕过障碍/有人在找今晚睡觉的地方/只要仔细聆听，世界就会无限地延伸。

只有日历告诉她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再也不会回来。

躺在床上的爸爸就像一个红色的婴儿一样，浑身都是粉色的肿块，皮肤不时爆裂开来，溅出赤红色的血肉。好像有一本小说中提到过，当全身都变成赤红色时，人就会死。

作者可能是埃德加·艾伦·坡。标题里有“假面具”这个词。

爸爸每隔十五分钟就会醒过来，询问准确的时间，然后告诉我症状，让我在纸上记下来。

我死了之后/爸爸说/拿着这本笔记到公司去/他们应该会给你钱/这样你就能活下去了。

即便变成了这样样子，爸爸他依然相信公司。

活下去？

这个房间几乎收不到广播信号。所以我只能反复听带在身边的那张莫扎特和布鲁特纳的合集CD。

空白的日子被音乐填满。

这样就听不到父亲那具身体发出的“噗噗”爆裂声。只要闭上眼睛，整个世界就充满了莫扎特和布鲁特纳。

一颗石子打在了窗户的木框上/艾玛，快下来。

艾玛，艾玛，谁来了？

邻屋里那块混合了粉色和赤红色的，浑身鲜血的果冻颤抖着问道。

谁也没来，我回答道。

千万不能出去/外面全是病毒。

豪爽的普洛斯佩罗公爵为了躲避在领地里蔓延的疫病而把自己的居城变成了一个要塞，将没有患病的人聚集到一起召开盛大的舞会。破灭的春天的气息满溢大厅，纷乱的礼服欢快舞动。忽然，盛大的舞会中出现了一个闯入者。他带着怪异的假面具，跳着死亡的舞步。逼问闯入者的公爵最终剥下了他的假面具。

他看到的是……

我想起来小说叫什么名字了。

——是《红死病的假面具》。

●

“艾玛，快下来。下来一会儿。”

从窗口往下面的道路望去，可以看到一个从头到脚都被帘布裹住的人，在黑夜的阴影中对自己说话。

“谁？”我低声喊了一句，他很快回答了我。

“是我，阿历克斯。”

阿历克斯。可他为什么要裹着一大块布呢？

这让我有不好的预感。但我还是披上外套，来到许久没有踏足的街道上。

阿历克斯站在被霓虹灯照亮的小巷里，卷起窗帘直愣愣地盯着我。

他那张黑色的脸被隐藏在阴影之中，只有眼珠在放射着光芒。

窗帘的一面上绣着雏菊花纹，十分漂亮。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整块布到处都是破洞、裂口，污损不堪。我立刻反应过来

这应该是阿历克斯从某个垃圾场里捡来的。而他此刻就像个受惊的小动物一般，整个人缩成一团。

“有人在追我……那些混蛋说我生病了！”

阿历克斯说到这显得有些兴奋，我连忙把他带到小巷深处，避免被人看见。接着，我便闻到从窗帘下方飘出一股腐肉般的异样气味。

这味道我十分熟悉，和爸爸的气味几乎完全一样。为了安抚他，我拨开窗帘轻轻摸了摸阿历克斯的额头。看到我这样，他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

“艾玛，对不起。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你说有人在追你……到底是谁？”

阿历克斯的眼中瞬间燃起一股憎恶的火焰。

“是他们……亚瑟·哈乌斯，‘STARS警卫团’的混蛋。他们说是我得了病之后把病毒到处散播，还说我是瘟神。要把我赶出这一带。”

在阿历克斯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的时候，我从窗帘的侧面看到了他的手。表皮已经剥落，露出鲜红的血肉。

——果然和父亲一样。

“但是艾玛，我的确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啊！一直发着高烧，而且温度极高。浑身莫名其妙地发痒，轻轻一挠皮肤就会掉下来。可是完全不难受，而且一点儿也不痛。这究竟是什么病啊。你爸爸应该已经回来了吧，快帮我问问。”

“对不起，对不起阿历克斯。我做不到。爸爸他也病了，和阿历克斯一样的病。”

阿历克斯听完后靠在垃圾箱旁抬头看着夜空。

“这样啊。你之前好像说过，我明明也听到了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爸爸他说过。

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这是我们创造的一种绝对无法医治的恶魔疾病。

不久后公司的人就会来。

会来这儿把爸爸带走。

但在那之前，我想要见见你。

终究会有人来把爸爸带走的。虽然我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但直到最后什么人也没有出现。爸爸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很清楚。这是一样的，他和阿历克斯的症状的是一样的。



治不好——这种话我没法跟阿历克斯说。

他一言不发地挠着自己的手臂，肌肉随即发出湿滑的响声在巷子里回荡。阿历克斯披着窗帘低声抽泣起来。

“为什么我会……染上这种东西。”

我隔着窗帘抱紧阿历克斯的身体。

怀中的躯体就像在燃烧一般，热得不可思议。虽然腐臭不断钻进鼻腔，但越是这样我越可怜这位少年。可是，那种气味依然会让我感到恶心。

忽然，阿历克斯的脸因为一束突然射来的光线而变得通红，那对褐色瞳孔的另一端正是光源。我也被强光晃得有些睁不开眼睛，连忙抬起手挡在面前。从指缝中可以看到斑马状的光线依然在灼烧着整个视野。身穿茶色夹克衫的几名男子手持电筒站在不远处，根本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

“喂！找到了！大家快来！”

阿历克斯用力把我撞开，想要朝小巷另一边跑去，但双脚猛地一滑，就这样摔在了地上。接着从黑暗之中闪出了好几名成年男子。

他们站成一个圆形把我们俩围在中间，手上拿着钢管和木棒，看上去和平常不太一样。

亚瑟·哈乌斯从人墙中走了出来。一头金发梳理得非常整齐，有着水蓝色的瞳孔，不过那张消瘦的脸颊却让人非常厌恶。

“你……好像叫艾玛·哈特莱茵对吗？没事吧？这家伙有没有伤害你？”

“根本没有，他也不可能会伤害我。快让我们走！”

我的大喊显得十分空洞。有几个警卫团成员开始交头接耳，像是说了个笑话一样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亚瑟依然是一副严肃的表情。

“他是你男朋友？”

我忽然想起了弗兰克。被按倒在不远处的阿历克斯忽然用力发出一连串呻吟。

“不是，但他是我重要的好朋友！”

亚瑟·哈乌斯走到我面前，用蓝色的瞳孔盯着我说：“很遗憾，他生病了。我们必须得把他带走。不然有可能会传染给你。”

我想大声叫嚷，我想乱发脾气。

——你这笨蛋。就算被感染了也无所谓，所以我才会和他待在一起啊！

接着哈乌斯走到被人牢牢控制住的阿历克斯身旁，把手放在他肩膀上点了点头。

“可以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吗？你得离开这儿。如果继续留在这里，说不定大家都会被你传染的。你也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全都得病吧？”

阿历克斯握住哈乌斯放在自己肩头的手掌，用尽全力一口咬了下去。对方随即大吼一声给了他一拳。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瘟神！就因为你一个人，大家都会得病！把他带走！”

开始像动物一般发出雄浑大吼的阿历克斯硬是被几名青年给拖走了。

“快住手！他不喜欢这样！”

“救救我，艾玛！”

阿历克斯惨叫着消失在了人墙的另一边。

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忘情地大喊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阿历克斯发疯了。警卫团的其中一个人立刻挥舞铁棍从侧面狠狠敲了他一棍。钢管与骨头相撞，发出一阵湿滑的碎裂声。阿历克斯应声瘫倒在地面上。

“求求你们，快住手！”

我抓住亚瑟·哈乌斯苦苦哀求，但他的脸已经溶进了一片昏黑之中，根本看不清。我只能对着包围阿历克斯的人群大喊。

“杀人凶手！”

“给我住嘴！你看看他还像个人么！”

有个人突然高举起双手大叫起来。巷子的地面上随即出现了一个把两只手向上伸出，像是在跳舞一般的滑稽身影。我则无力地坐在了地面上。

影子们都手持凶器，就像参加舞会的人群一般激烈地摇晃着。

我木然地看着这一切。

怒吼、惨叫、呻吟、不断被举起、落下的钢管，肉和骨头被碾碎的声音……

男子们或许是沉浸在了这种暴力行径之中，紧接着就变得有些歇斯底里起来。在狂乱的怒号中，阿历克斯的声音已经几不可闻。

忽然，有人像是注意到了什么一般低声说道。

“死了……”

男人们纷纷一脸惊惧地远离了阿历克斯的身体。

或许他们以为被围在中央的少年会突然站起来伤人，所以才会争先恐后地往后退。

看到被男子们围在中央的阿历克斯后，我死死抓住胸口大吼起来。

此刻的他就像一块破落的抹布一样。那两只能让他比任何人飞得都高，飞得都远的魔法之脚此刻正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弯曲着。披在身上的窗帘和肉体、体液混合在一起，根本看不出那一堆东西曾经是个人。如今的阿历克斯，已经成了和铺在地上的布帘混为一体的肉酱。

“怎么会这样……”

亚瑟用哀怨而慌乱的眼神盯着我。

“怎么会……我……没打算让事情变成这样。”

我交替瞪视着亚瑟那飘忽不定的眼神和阿历克斯残破不堪的尸体。

他们所有人都铁青着脸，惶恐地盯着自己的手心，连面面相觑的心情都没有。

“你应该看到了吧，艾玛。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本意？你是说杀死他？”

我慢慢往后退去。

“我们是来帮你的。”亚瑟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

我拼命跑回店里，然后反手把门锁上。

接着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外面的情况。

一片寂静，只有夜风呼呼地吹过。

十月三日 二十点十五分

<玫瑰密封舱房间>

穿过长长的走廊后，艾米丽终于来到了眼前这道房门前。此刻她正快速地喘着气。

很明显的运动不足。虽然楼梯很陡，但最多也就是五层楼的高度，可这已经让她有些喘不过气了。大概西蒙平时就会做一些运动吧，此时的他一点儿精疲力尽的样子也没有。

正当艾米丽一边调整呼吸一边观察走廊时，警报声忽然响遍了整个空间。

“生化危机对策L5启动。职员们请按指示冷静行动。”

卡尔梅恩那毫无感情的声音忽然响起，让艾米丽和西蒙面面相觑。杜伯曼犬托比也跟着低吼起来。

在听到从面前这扇门的对面传来一阵激烈的敲击声后，艾米丽明显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不少。

“谁在里面？”

她从西蒙手中接过手电仔细查看了一下大门。电子密码锁好像完全停止了运作，

怎么按键也没有反应。

“这里只有我和所长能进去，安装的是声音识别锁。”

“那被关在里面的就是所长喽？”

“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是他。”

艾米丽对着门说了几句话，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她随即满心不安地用手电照了照朝左右两边延伸出去的长廊。光线根本无法抵达走廊的另一头，在途中就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最后消失在空气中。可她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躲藏在黑暗对面。

“怎么办？不恢复电力系统的话根本不可能把门打开。”

“啊，这您不用担心。”

西蒙说着便从挂在臀部的小包里取出一个黑色的盒子。注意到艾米丽的视线后，他解释说。

“这是携带电池。因为研究所里有电子锁，所以作为警卫，这样的小道具可以说是必备的。”

他从小盒子里抽出两根软线，插进控制面板一侧的插槽里，稍稍调整了一下位置之后，面板上的灯很快便悄无声息地亮了起来。

“好了，请吧。”

西蒙端着携带电池，把整个面板让出来，请艾米丽上前操作。

她走上前去先输入了四、五个数字，面板很快有了反应。

“请输入声音密码。”和卡尔梅恩不同，这个机械语音十分呆板。

“艾米丽·兰。”她对着麦克风小声说道。

“正在查询……现在开锁。”

万幸的是门锁没有与研究所内部网络相连接。不然的话检查声音时就得到服务器里去搜索数据，那样一来整个开锁过程肯定会就此中断。

门锁伴随着轻微的空气压缩声被解除，艾米丽随即按下了开门键。

用手电往侧滑开的房门内部一照，眼前的景象立刻让她目瞪口呆。

一名高个男子就站在她前方不远处，用两只手紧握手枪。此刻正因为手电的灯光而眯起了眼睛。

——理查德·福克斯！这究竟是为什么！

艾米丽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哦，是你啊。得救了……我被关在这儿了。”

艾米丽保持着用手电对准他的姿势慢慢往后退。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只知道我被骗了。现在我也是一头雾水。”

福克斯拿着枪走出房间，看样子他的眼睛依然无法准确地聚焦。

“你们这儿的人真是一个都不能相信……”

艾米丽的后背撞上了走廊的墙壁。她很想对福克斯笑一笑，但脸上的肌肉只顾一个劲儿地抽动。太阳穴、额头上不断有冷汗冒出，双腿不停地打着颤。她正用余光观察西蒙的动向。

“福克斯……你还是别再往前走了。把枪放下，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说什么？”福克斯晃了晃脑袋，“我现在谁也不相信。”

“你快把枪放下！”一把小枪忽然从黑暗中刺了出来，直直地顶在福克斯的太阳穴上。福克斯狠狠地斜视一眼西蒙，低声骂了一句。

“该死的……”福克斯用利落的动作把枪换到另一只手上，眼看就要朝西蒙开枪了。一旁的艾米丽看到此番情景，一声短促

的惨叫立刻从她喉头炸裂开来。

一个漆黑的肉块从阴影中猛扑出来，撞上了福克斯的侧腰。他随即一边大吼一边滚回了房间里。手枪已经离开他的手，独自在地板上滑动。

看到正在极其兴奋地抓挠自己的巨大杜伯曼犬，福克斯立即大喊起来。

“让这怪物离我远点儿！”

西蒙依旧用枪指着福克斯。

“把手放在脑后！”他随后对在绕着福克斯不停打转的托比喊道，“托比，交给你了，让他老实点！”

“有种你开枪啊！”福克斯挥舞着拳头猛地朝西蒙扑去，没想到反被对方一脚撂倒，还让西蒙骑到了自己身上。警卫熟练地从腰间取下手铐，将福克斯不断乱动的两只手铐在一起。福克斯的气息逐渐变弱，但依旧在不停喊着没有意义的话语。西蒙警惕地用枪指着他走到一旁，捡起了福克斯的武器。

艾米丽从被制服的福克斯身边快速走过，一直来到水槽旁。

她爬上竖梯，打开了位于密封舱顶部的盖子，然后仔细查看里面的状况。这个设备好像依然通着电。艾米丽稍稍松了一口气。

接着她站在原地用手电指着福克斯问道。

“福克斯，你应该没有直接接触这些液体吧？”

“我已经说过了，抢走玫瑰的不是我，从一开始那里面就什么也没有。”

艾米丽沉默地沿着竖梯回到地面。

“理查德·福克斯，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她将手电的光打在福克斯脸上，开始审问。

对方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接着便大喊起来。

“该死的，把我放开！”

西蒙看着自己的犯人微微一笑，拿出一把像是手铐钥匙的东西故意在福克斯鼻尖处晃荡了一圈，然后用十分夸张的动作把它收回口袋。

“你这混蛋，快放了我！”

“我的问题是你在这儿干什么。”

福克斯晃动身体大喊起来。

“玫瑰去哪儿了！她逃走了吗？难道没有在这附近晃悠？”

“福克斯。”艾米丽直视着对方的双眼问道，“要我再问一次吗？”

“是塞尔费奇……”福克斯咬牙切齿，“那个混蛋，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但他一开始就打算背叛我。我被耍了。”

“这个房间只有我和所长能进来。为什么你们也能？”

“我用录音机把你们的声音录了下来。”福克斯回答道。虽然声音听上去有些尖锐，但由于这里实在太黑，所以看不清他的表情。

艾米丽在男子的口袋里找到了录音机，这是他在会议室和研究所高层见面时使用的那个。她试着按下了播放按钮。

“克里斯汀·塞尔费奇，这家免疫抗生研究所的经营顾问……雷恩·斯普雷格，所长……艾米丽·兰。是如今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的主任……”

听到这段声音流畅地播放出来之后，她按下了停止键。

“原来如此。事先就计划好的么……”艾米丽一边把录音机装进口袋一边说道，“这是男孩子们的恶作剧吗？开什么玩笑……”

当有人希望整个计划化为泡影时，那些为了这项研究而不辞辛劳的人不就变成一个笑话了么。

她走到墙边调查通信装置的情况。

“果然不行啊……”艾米丽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把通信装置接通，卡尔梅恩也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个大问题。”

艾米丽看着倒在地上的福克斯，兴奋归兴奋，他的情况始终有些奇怪。

“你没事吧？”

福克斯好不容易才点点头，然后用下巴指了指显示器。

“那个影像是怎么回事？明明已经停了电，为什么那个影像还不消失？”

听到福克斯这番话，艾米丽转过头盯着那快显示屏看了一会儿。要是没有她手上的手电，那么这东西就是房间里惟一的光源。

上面并不是燃烧都市的影像。

而是某座城市里的一条林荫道。几名身穿印有“S.T.A.R.S.”字样茶色制服的人正排着队，举着一块木板往前走。板上是一头皮已经完全剥落的牛。

一名戴着太阳眼镜的金发男子似乎正在指挥这群人。

看到那人的脸，艾米丽一下子惊得张开了嘴。

虽然只是在画面上一闪而过，但那的确是免疫抗生研究所所长雷恩·斯普雷格的脸。

显示器上的画面迅速切换，接下来的场景是塞满顾客、不断摇晃的公共汽车。

艾米丽紧张地盯着屏幕，但雷恩并没有再出现。

这段影像就像是以某个人的视线为基础制作的电视剧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扩音器坏了，总之听不到任何声音。

由于画面十分粗糙，所以这段影像看上去很像是用普通DV拍摄的。

人物的动作全都是走形的，整个画面充满了大木偶剧场（译注：巴黎以前一个专演恐怖木偶戏的剧场）般的怪异氛围。现在画面的视角正在迅速转换，并一口气冲入地铁里，但在此过程中反复有混乱的其他影像不断插入，显得支离破碎，没有任何的修补和剪辑，就像是直接把一个人的意识变成了影像一样。

艾米丽想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你们说是谁在播放这段影像？停电，病毒泄露，然后是这段影像，时机实在太巧了。几乎所有的设备都停了电，就只有这块屏幕还亮着。所以播放影像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制造这次停电事故的人。”

“或者是如果要播放这段影像，就必须先让整个系统的供电中断，要么就是为了夺取玫瑰而准备的虚张声势的手段。”

听到福克斯的话，艾米丽轻轻耸了耸肩。

“要播放影像只需要极少的电力，或许混乱才是他们的目的。为了得到玫瑰，抑或是破坏她。不过嫌疑最大的可是你啊，理查德·福克斯。”

福克斯立刻口沫横飞地辩解起来。

“开什么玩笑！塞尔费奇那个混蛋呢，那家伙可是认真考虑过投靠其他企业的人啊！”

“的确，如果是他的话，这倒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那么玫瑰就是他投靠别人时带去的礼物吧。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实在很难相信全身上下都充满疑点的你。”

“至少我还什么都没干。”

“‘还’？”

“我的确是为了某个目的而来到这儿的，这一点我承认。但如今发生的紧急情况，让我根本没工夫理会那件事。如果任凭生化危机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里说不定

会变成第二个浣熊市。”

福克斯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艾米丽轻轻点了点头。如果无法确定生化危机的感染区域，绝不能草率行事。

“我倒是想问问你。看到玫瑰不见了，为什么你一点儿也不吃惊。难道说你知道什么内幕？如果要说举止古怪的人，那么根本就不止塞尔费奇一个，就连你也……不，这里所有的人都形迹可疑。”

“嘘，小声点儿。听到什么了吗？”

福克斯听到从某处传来了混有机械噪音的声响。

艾米丽看着西蒙的影子。饲养员正在反复抚摸杜伯曼犬的肚子，好让它平静下来。

她随即把手电朝西蒙照去，对方的胆怯表情一览无余。

“怎么了？”

“有奇怪的声音从你那传出来，没注意到吗？”

啊，西蒙恍然大悟似的应了一声，然后把手放到腰上。

“是无线电，无线电有反应。好像是谁在说话。”

艾米丽赶紧走到他身边。

在一片嘈杂的噪音中，音乐可以听到一名男子的声音。

“有人吗……我……这里是罗伯特·柏拉修……CQCQ……有人吗？”

“拿着。”

艾米丽把手电交还给西蒙，然后接过无线电。

“罗伯特·柏拉修，是我，我是艾米丽·兰。听得到吗？”

“是主任啊……你现在……在哪儿？”

罗伯特·柏拉修——艾米丽想起了这位研究助手那张像木乃伊一样毫无表情的消瘦脸颊。虽然那人不是很好相处，但在眼前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就连他那战舰一般的铁皮脸似乎也变得亲切起来。

“没事吧，你现在没事吧？”艾米丽对着无线电说。

“见到了所长……长正在控制室……着手系统的恢……”

由于干扰实在太强烈，对方的话听上去就像在低语一般，艾米丽只好聚精会神地把无线电贴在耳朵上。

“所长也没事吧？”

“是的……现在，正在搜索没有感染的人……”

“克里斯汀·塞尔费奇呢？看到他了吗？”

艾米丽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福克斯问道。此刻他好像正凝视着那条巨大的杜伯曼犬，看不到表情。

“呜……”

“罗伯特？罗伯特·柏拉修？怎么了？我听不清！回答我！”

“不好意思，请给我看一下。”

西蒙把手电插进腰带里，伸手结果无线电。

“坏了吗？”

“果然不行啊……这本来就是给野外的警卫员使用的。为了防止有人从外部窃听，无线电几乎无法在研究所内部传播。所以室内的通信大都使用的是有线网络。”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不恢复电力供应，就没办法搜集情报了么。”

福克斯在阴影里低声嘟囔了几句，让金属手铐发出几声脆响。

“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联系不上的话就只能靠两条腿了。罗伯特说雷恩在控制室，我们先去那儿吧。”

艾米丽打开门看了看走廊的情况，黑

暗依旧无止尽地延伸着。福克斯忽然在她耳边说道。

“在离开这儿之前，我有个绝佳的建议。把手铐打开怎么样？”

“不行。”

“喂喂，谁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你们能保护我吗？还是让我把自己的命攥在自己手里吧。我不会乱来的。”

“你不是还有事情没做么，福克斯。作为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我没理由放任你这种危险的人自由行动。”

福克斯用被铐住的双手抱着脑袋。

“固执的女人。那么，是你领路吗？”

看到西蒙站起身朝自己走过来，福克斯立刻跑到了走廊上。

“喂！让这条小狗离我远点儿！”

西蒙无视他的话，晃了晃手电。

“我走前面。”

艾米丽转过身，又看了一眼原本装有玫瑰的密封舱。

旁边的显示器上，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墓地。

◇◆ 4 ◆◇

在那堆老杂志中，有一本的封面是这样的。

士兵们聚集到一起，竖起位于画面中央的星条旗。一名士兵紧紧握着旗杆，周围的人则高举起双手想要护住它。

这是在学校里曾经见过的一幅著名照片，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爷爷让我仔细看这本杂志，然后笑着说。

“很多美国民众看到照片时，都以为这是第一次把旗杆竖起来的情景，所以拍手叫好。但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这是士兵们把倒下的旗杆合力撑起时的场面。对此，有很多人感到失望，感到了幻想的破灭。可实际上，他们都错了。你明白吗？”

我摇摇头，于是爷爷得意地继续说了下去。

“问题的本质不是旗杆到底正在倒下还是正在被竖起。这张照片就是一个被永远铭记的幻影，照片上的运动性质是‘静止’，它所代表的其实是虚无和空泛。你明白吗，艾玛？这一点才是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的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一个故事正在被讲述’本身；重要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被幻想出来的历史。”

窗户只是一个画框，所以正在窗外发生的事都是幻影。我身边就像一个充满镜子的王国一般，所以我一直在迷惘。我能感觉得到。所以正在窗户另一边进行的游行在我眼中就成了一个十分奇妙的异常事件。

身穿茶色夹克衫的人群正在夕阳的余晖中列队前行。

领头的四个人举着一块四方形木板，像是用三合板制作的。木板正中央有一团红黑色的东西……可能是皮被剥掉的牛。

旁边有个人正挥舞着一面大旗，白色的旗面上写着几个潦草的单词。

“这座城里有奇怪的疾病正在蔓延！”

他们一行人停留在主干道上。黄昏时的主干道被一片橘黄色的光芒包围着，看上去十分美丽。稀疏的人墙正远远地包围着他们。

待在家里的人纷纷打开面对大道的窗户，惴惴不安地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为了不被他们发现，我从窗帘的缝隙里偷偷往外面看去。

站在队列中央的亚瑟·哈乌斯举起扩

音器走了出来。

亚瑟·哈乌斯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座城里有奇怪的疾病正在蔓延，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病，其症状根本无法描述。得了之后皮肤会慢慢掉落，就像这头牛一样。我必须告诉各位这件恐怖的事，这是一种传染病，会传染的。如果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考虑，那么患病之后应该立刻到保健所去，或者是直接去医院。大家都很清楚。这也是防止疾病传染的惟一方法。不过，也有人不明事理地把患者藏匿起来。当然，我很理解这样做的人心中的痛苦。直到昨天为止还是至亲的人，还是恋人的人，还是朋友的人，要与这些人彻底分开必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是各位，我们必须阻止更多的人遭遇和你们一样的痛苦。大家都有着同等的几率被这种疾病感染，在悲剧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所有人必须勇敢面对它，不能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或许有的人因为没有钱而无法到医院去吧。如果真是这样，请尽管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此负起责任的。”

——杀人凶手！

我紧紧抓住窗帘咒骂道。杀人凶手！杀人凶手！就像对待阿历克斯那样，大家都会被他们杀死的。爸爸也好，我也好，大家都一样……

忽然从外面传来一声惨叫。

一位母亲带着不停喘气的儿子朝队伍走去。

孩子在哭，母亲也在哭。

谁也没有资格责备这位母亲。

我想起阿历克斯身上发出的气味时，忽然感到一阵反胃。

眼睁睁看着好朋友在眼前被杀，我却除了逃跑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爸爸也是，其实我在心里说不定一直盼望着有谁能快点儿来把他带走。不安改头换面，变成了扭曲的期待。

泪流满面的小孩脸上出现了红色的斑点。

——红死病开始了。

他也被放在了板子上，就坐在牛尸的身后不远处。

母亲抱着头大声哭喊起来，同时一点一点地离开队伍，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骨肉。

“请大家都拿出勇气来，尽快行动。时间不多了，请大家……”

大道两旁的门逐个打开，之前一直被隐藏在街道里的秘密终于浮现了出来。

就像第一个孩子那样，有人被父母、被兄弟搀扶着走出房子，或者是被放在担架上，或者是自己走出来。

大家都集中到没有皮的牛尸周围。

整条大道两旁溢满了泪水。

亚瑟·哈乌斯的声音渐渐变得颤抖起来，最终连站都站不稳，只好坐在警卫团后辈准备的椅子上。从扩音器里传出的声音也变得有些干巴巴的。

感情的传染要比流行疾病容易得多。大家的感情都因为相同的罪恶感而联系到一起，在大道上描绘出一幅奇迹般的场面。夕阳的辉光射向相互拥抱、痛哭的人群，在路面上刻下清晰的斜影。

橘红色的画面，迎风招展的白色旗帜。

那面旗帜到底是正在升起还是正在倒下呢？

——谁知道。

我想见弗兰克。他到底在哪儿呢？

正当我带着激动的情绪凝视整条主干道时，又找到了那个没有面孔的女人。

她木然地站在那里，像是在找什么人。周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的存在。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她，我使劲眨了眨

眼睛，但她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不见了。

夜幕渐渐降临。街道像是睡着了一般重归平静。

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睡着，都一动不动地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悲剧将迎来怎样的结局。

听到走廊里的声响后，紧握着窗帘的我睁开了眼睛。

我对此有些害怕，于是拿起橱柜上那把“和平制造者”手枪轻轻把门打开。

外面一片昏黑，只有在靠近走廊尽头的地方，也就是楼梯附近蹲坐着一团赤红色的肉块。

我慢慢靠过去，那东西随即抬起头勉强地对着我笑了笑。

“艾玛……爸爸必须得走了……”

“要去哪儿？”

红色肉块摇摇头。

“已经无所谓了……艾玛……只能……像这个样子……勉强活下去……趁我现在还有一点理性……必须把没有完成的事情办完……太可怕了……我也不知道……有时候非常……想把你……吃掉……”

前方的楼梯看上去就像个昏暗的洞窟入口一样。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能默默目送父亲匍匐在地上慢慢朝楼梯下面爬去。我忽然冲下楼梯，紧紧抓住父亲的肩膀。

“不行，爸爸，这病是治不好的！你现在出去只可能被他们杀死！”

爸爸抓住我的手腕，眼看就要一口咬下去。

“住手！”

我惊慌失措地把手一挥，感觉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怪异而又突然的事件接连发生在我的生活之中，让整个世界看上去就像一部戏剧中的场景一般。爸爸那张已经没有一丝皮肤的脸微微一笑。

“我没说错吧？”

我用力握紧和平制造者，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想。只看到父亲的身体在漆黑的房间中变得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我一脚踢开废旧垃圾堆成的小山，打开门冲向人群密集的大道。

十月三日 二十点四十五分

<研究所走廊>

离开玫瑰密封舱房间后，刚走出约十米的距离，艾米丽便停下了脚步。

“稍等一下。前面……好像有人。”

在四、五米开外的阴影中，果然像是有人在活动。

西蒙随即把手电的光照向那里。

一个人形的轮廓出现在眼前。

奇怪，从这个距离来看，那个人的个子实在太矮了，就像小孩子一样。

对方发出一声呜咽般的低吼。

“你没事吧，受伤了吗？”

西蒙想要走过去查看，但托比却在这时呜咽了起来。

那名男子身上的白色服装沾满了类似血液的东西，整体呈黑色，远远看去就像迷彩服一样。

艾米丽在闻到一股异样的臭味后下意识地退了几步，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一些。

“脚受伤了吗？”西蒙问道。

男子的脚已经折断，现在是用膝盖支撑着身体。因此他的个子看起来异常得低。男子不仅没有答话，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不断重复混乱的呼吸。

西蒙想要走过去，但手中的锁链却在

叮当作响。是托比在拼命阻止他。西蒙随即用力扯动锁链，并大声呵斥自己的饲养对象。

一阵牵连着皮肉的湿滑响声从对面传来，男子正一步一步地朝三人靠过来。艾米丽凝神观察，很快便发现了那种不协调感究竟从何而来。

这让她全身战栗。

男子双膝以下的部分已经完全消失，只有红黑色的纤维状组织从膝部伸出，与地面接触。真有人类能在这种情况下移动吗？

艾米丽的身体一个踉跄，好不容易才伸出手摸到墙壁，保持住平衡。

“不对！西蒙，快后退！这个人是……”

就在这一瞬间，男子就像蝗虫一般朝西蒙跳了过去。

手电随即从西蒙手中落到地板上不停打转，让白色的光线在走廊里混乱地反射着。

西蒙毫无准备地被对方硬生生撞倒在地上，一边挣扎一边呻吟。他身上是一团黑色的肉块在不停蠕动。

托比猛扑上去咬住了男子的手腕。如果被杜伯曼犬的牙齿咬个正着，人类的手臂几乎肯定会就此断开。但男子却没有一丝痛苦的神色，继续啃食着西蒙。

惨叫声在走廊里不断回荡。

手电停止了转动，光之轮盘慢慢映出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西蒙那张脸——满是血污。

而盘踞在他身体上的黑影依然在不知疲倦地发出嘎吱声。

托比的呼吸十分混乱，四个爪子猛刨地面，甚至可以感受到它呼出的气息扑面而来。它那高亢的狂吠响彻整个走廊。不过从艾米丽所在的位置根本看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贴着墙壁站直身子，对福克斯大喊道。

“你快去帮帮忙！”

“不好意思。”福克斯把脸藏进了阴影中。

“你说什么……”艾米丽走过去抓住了他的衣领。

“你忘了吗，我可是戴着手铐的人。钥匙在那家伙手里。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又能做什么呢？”

福克斯那张近在咫尺的脸显得无比苍白。

“一样……和浣熊市……一模一样。”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艾米丽用力甩开福克斯，蹒跚地朝西蒙走去。

托比也淌着黑色的血液倒在西蒙身边。

男子依然没有放过西蒙，而此时被压在身下的他已经恢复意识，开始惨叫起来。

——怎么办，我能做些什么？

艾米丽俯视着那名男子。

开什么玩笑。我身边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她战战兢兢地抓起那件紧贴着男子身体的染血白大褂一角，试着拉了拉。

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怎么办？

她又试了一次，这回用的力气比刚才大。

就在这时，男子像弹簧一样改变了身体的朝向，一头向艾米丽撞去。

她因为强烈的冲击而向后一倒，后脑撞上墙壁，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从喉头涌出的惨叫声听上去是那么不真实，就像不是自己的声音一样。面对朝自己径直冲来



的男子，她不顾一切地举起双手，阻止了对方的啃咬。

男子的眼球一片雪白，向上翻起的嘴唇内是沾满血污的牙齿在不停地上下咬合。

死夹住脸颊的手心传来了异样的触感。

皮肤在手掌下渐渐弯曲，轻易地从肌肉上剥落了下来。

随着这层表皮像水果皮一样被慢慢剥开，男子的脸与艾米丽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她用力抓住皮肤，停止了男子的活动——在耳根部分依然有一部分表皮与肌肉勉强地连在一起。暴露在外的脸颊肌肉不停地痉挛，上下牙齿不停咬合，发出啪啪的响声。

艾米丽仔细看着男子。只有右眼眶里还有一颗被泪水润湿的透明蓝色眼珠。男子正在说话，但艾米丽一句也听不懂。

这是无声的语言。也许是在感觉到自我正在渐渐消失后，便开始一刻不停地大喊。从男子的右眼里流出不少黑色的汁液，星星点点地落在艾米丽脸上。

他的身体忽然朝旁边飞去。

"你这怪物！"

福克斯大喊一声。接着对准在地上不停挣扎的男子又狠踢了一脚。

"去死吧，怪物！"

男子就像只菜青虫一样一直滚到好几米之外的墙角才停下来。

福克斯蹲下身捡起手电，用戴着手铐的两只手将手电固定在腰部。

"喂，你的腿是怎么回事啊？被同伙吃了吗？这次要不要试试我的？"男子在光线的照射下一刻不停地颤抖着。声音也变得有些哆嗦、怯懦。

"来吧，让你吃个够。"

男子用只剩大腿的脚重新站直，转过身再次朝艾米丽所在的地方爬去。

只听一声枪响，男子的胸口猛地膨起一团血花。他仰面倒地，不住地挣扎着。

"我想起来了……"

艾米丽转过身。

西蒙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站了起来，正举着他那把格洛克手枪。从头部和脖子喷出的血液已经将他的整个左半身完全染红。西蒙慢慢朝男子走去。

"总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他请我吃过一顿饭，是个不错的家伙。"

"朝头开枪。这样就能杀死他。"

福克斯说道。

西蒙回过头看了看艾米丽。在微暗的走廊中，那张模糊的脸好像正在笑，同时又像在流泪。

“他已经不是人类了。我们救不了他。”

西蒙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接着便瞄准目标，将弹夹里剩下的所有子弹全都射向了男子的头部。

一切归于沉静之后，男子一动也不动。

福克斯哈哈大笑起来，那是毫无感情的刺耳笑声。

“真是出不错的情节剧。这种地方哪还有什么好人啊。一个个的都是些愚蠢透顶的恶棍。”

福克斯走到男子身边，用皮鞋尖狠戳他的身体。

“而且，这可是你们公司的商品啊。”

艾米丽无力地蹲坐在墙角，根本站不起来。

她打开紧握的手心，从男子脸上扯下来的皮肤已经了变成一颗皱巴巴的肉团。

十月三日 二十一时三十五分
<医务室>

艾米丽等人为了医治西蒙而辗转来到了位于研究所四楼的医务室。

从普通的小伤口到需要动手术的重病，所有医学上的处理都可以在这间医务室进行。为了应付简单的手术和短期住院等情况，这里被设计得十分宽敞。实际上可以把医务室看作是一个占整个楼层大约三分之一空间的治疗区。

总面积约五乘四十五米的细长区域总共被分为三个部分。

手术室——位置最靠里的房间配备有一套完整的手术设备。为了保证室内的无菌状态，手术室的墙壁很厚，房门上也安装有牢固的门锁。

治疗设施——位于中央的空间里是药品架和供患者使用的五张病床。利用固定在横杆上的可动式隔板，可以自由地调节整个空间的分布。能轻松构建出单人病房、大房间、走廊等结构。目前所有的隔板都被打开，形成一个宽敞的房间。

然后是诊疗室。

艾米丽坐在位于诊疗区一角的通讯装置前。

由于四周一片漆黑，所以她从这里看不到区域深处的情况。可一片寂静却让她深感不安。周围飘浮着一股药物的气味。

西蒙躺在治疗室里的一张病床上，呼吸又快又急，一点儿规律也没有。

托比趴在床下，将头放在两只前爪之间。

很明显，这只杜伯曼犬也已经回天乏术。它的呼吸越来越微弱，身体不时激烈地痉挛。侧腹部被咬去了一大块肌肉。从显示器上反射出来的白光忽明忽暗，映出了它那眼看就要滑落到地板上的粉红色内脏。

——好像已经过了半个小时。

三人一狗自那以后再也没有遇到其他感染者，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然的话，艾米丽也不可能搀扶着身受重伤的西蒙来到医务室。

福克斯用被禁锢的双手抱起托比，对自己的身体沾满它的体液这件事毫不在意，一言不发地跟了过来。既没有要求艾米丽打开手铐，也没有吵闹。

所有人至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

用几乎只能听到噪音的无线电联系上罗伯特·柏拉修，请他前来支援之后，艾米丽便浑身瘫软地坐在了椅子上。

现如今，大家都漂浮在自己的思想海

洋之中。

很容易就能推测出病毒的感染范围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研究所。

果然是T病毒，这东西是致命的——艾米丽脑子里充满了混乱和绝望。

她坐在椅子上，空洞地望着显示器里的影像。扩音器没有发出噪音，而是播放着与画面同步的声音。当艾米丽想到这证明了某个人对系统的侵蚀程度在逐渐加深时，不由得感到一阵厌恶。

影像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不断重复的残酷杀人场面。以燃烧的城市为背景，一个人袭击另外的人，然后吃掉对方的尸体。一会儿过后尸体重新站起来，一口咬住刚才袭击自己的人。这野蛮至极的场面不禁让人头晕目眩。

“说不定这都是真的……”艾米丽喃喃道。

“你指什么？”正在照看西蒙的福克斯闻声转过头来问道。

“这段影像。我曾经以为这完全是虚构的，但现在觉得真正的浣熊市说不定就是这个样子的。而浣熊市的幸存者正在向我们复仇。这样考虑不是很合乎情理吗？将那头牛扔进蓄水池，让病毒传播开来。同时让我们看到这段影像。通过这种方法提醒我们安布雷拉犯下的罪孽……”

“发生在浣熊市那件事跟你没关系吧？”

艾米丽摇摇头。

“都一样，我也是安布雷拉的人。”

“安布雷拉的人……”福克斯重复道。不知为什么，他的声音中似乎带有一种痛苦的情绪。

艾米丽没有回话，继续看着显示屏。画面中的丧尸群袭击了一名少年，瞬间便将其肢解。虽然粗糙的图像多少缓解了一些这个场景的冲击力，但艾米丽还是无法抑制地感到一阵反胃，赶紧把头低下。

“我终究还是在外部环境中随波逐流。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清楚，连去了解的方法也没有，只能逃往虚拟的世界。以为那就是一切。”

“大家都一样。就像没有个人意识的稻草人一样，只能不停重复把乌鸦赶走这一种工作。我们和那东西其实没什么区别。”

福克斯走到显示屏旁边，用戴着手铐的双手轻轻在上面抚摸。手指所在的位置上，画面中的男子正在拼命啃食自己的同类。

西蒙从床上坐了起来。

“安静。无线电好像……有反应。有人来了。”

福克斯转过头狠狠瞪视着诊疗室的大门。

艾米丽连忙把放在眼前的手电朝同一个方向指去。

噪音刺激着她的脖颈。

有人在接近。

是罗伯特到了吗？

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结束吧。”

奇怪的独白从扩音器中静静地传了出来。那虽然是卡尔梅恩的机械合成音，但却混入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可以从它的说话方式中听出某种类似个人意志的东西。艾米丽清晰地感到自己脖子上的毛发倒竖了起来。

西蒙举起枪瞄准了大门，他接着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喂，门外的人。如果不是感染者的话就快回答。”

医务室的门忽然被人用力打开，一个巨大的人影随即窜进室内。

胖得出奇的人影被手电的灯光一照，立刻抬起一只手挡在面前。

“站住，再靠近的话我就开枪了！”

“哇！别开枪！我没有被感染！”

“砧！”艾米丽听到对方的声音立刻站了起来。

“这不是主任么！”看到那张熟悉的圆脸，艾米丽一下子放松了绷紧的神经。

西蒙也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把枪插回枪套，叹息着重新躺在床上。

看到艾米丽后，砧拖着脚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腿受伤了吗？”

“啊，从那家伙那儿逃走时摔了一跤。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那家伙？”

“那个……”砧转过身朝门的方向望去。

一个健壮的高个男子轮廓出现在了那里。手表上的发光二极管发出蓝白色的荧光，在黑暗中不停晃动。隐约看到的短发和独特的气质，让艾米丽很快明白过来这个人究竟是谁。正是那个警备班长尤利西斯·阿拉姆。

此时他正端着挂在肩膀上的冲锋枪，仔细地观察室内的情况。

盯着阿拉姆的砧脸上凝固着恐怖的表情。

“研究员先生，我不是告诉过你要是想活下去的话就不要一个人乱跑么？”

阿拉姆说着走进了医务室，一股呛人的血腥味也被他带了进来。

“该死的，不要进来！你这个杀人凶手！”砧大喊道。

艾米丽举起手电照向阿拉姆的脸。对方先因为有些晃眼而眯起了眼睛，紧接着充满讽刺意味地笑了笑。他随后走到房间深处，在艾米丽所在的椅子前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动作一点儿也不平衡，就像是被从天花板上垂下的丝线控制着一样。

“手电，终于找到了。”

阿拉姆说着便伸出一只手。被手电的白光一照，阿拉姆的手腕就像弹簧一样不停上下摇晃着。

“什么？”艾米丽问道。

“把它交给我。这样大家才安全。”

“主任，别答应他。这家伙是个见人就杀的恶魔！”

“我找了好久。”阿拉姆在灯光中举起了冲锋枪，这让艾米丽不禁咽了口唾沫。

“看得到这东西吗？”

“就因为我不给你手电，所以你就要对我开枪！？”艾米丽对阿拉姆吼道。

“昆虫……只会为了集体而行动。完全顾不上个体。”

阿拉姆把身体前倾，用手指轻轻敲了敲他脚下的地板。

——让那东西滑到这儿来。

这无声的命令让艾米丽不寒而栗。真不知道莉娜·米特福德看上了他哪一点。是我的话绝对不可能。

“你到底……”艾米丽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不要发抖。

她把手电放在地上，用力朝阿拉姆推了过去。对方用脚将它停住，然后捡起来开心地看了看。

“他到底想……”艾米丽问砧。但对方只是无言地摇了摇头。

“班长……”西蒙说道。

阿拉姆把手电指向病床。

西蒙勉强撑起了半个身子。或许是因为颈部的失血太过严重，即便是在手电的照射下，也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色无比苍白。

“你不是西蒙·比奇么。”

阿拉姆迅速站起身朝病床走去，在途

中不小心踢到托比后用手电照了照。艾米丽也看到了那座黑色的小山。

艾米丽的双腿开始不受指挥地往后退，很快后腰便撞到了什么东西。

那是另一张放在治疗区里的病床。

艾米丽赶紧环视了一圈整个房间。除了握着手电的阿拉姆以外，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是托比，它被杀了。为了保护我……”西蒙那颤抖的声音从黑暗之中传了出来。

“是他们吗？是被他们杀死的吗？”

“他们？”西蒙问道。

“没错，就是他们。我遭到他们的袭击，看来你们也是。”

“啊，是的，我没有注意到一名研究员已经感染病毒，靠近之后就遭到了攻击。我先被咬了一口，然后托比为了救我……”

“你被咬了？”

在微弱的灯光照耀下，西蒙的脸浮现了出来，旁边不远处是阿拉姆。

——是的。

或许是被灯光晃得有些睁不开眼睛，西蒙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让我看看有多严重。”说着，阿拉姆便弯下腰查看西蒙的脖子。

忽然，艾米丽看到他一把扯掉了脖子上的绷带。西蒙随即痛苦地喊出了声。

“你干什……”

阿拉姆歪着脑袋叹了一口气。

干什么……他一边重复对方的话，一边将冲锋枪的枪口对准了西蒙的脸。

手电的灯光从高处照向饲养员惨白的脸。

西蒙双目圆睁，充满惊恐。

“放心吧。”

说完这句话，阿拉姆便扣动了冲锋枪的扳机。

西蒙的脑袋一瞬间四散开来。残留的身体也就此瘫倒在病床上。

艾米丽发出一声惨叫。

阿拉姆听到声音之后把头转了过来。在手中灯光的照耀下，这位警备班长的脸模糊地浮现在一团漆黑之中。他两眼泛白，头骨也有些变形，整个脑袋显得十分细长。

手电就在这时落在了地板上。

剩下的只有声音。

“收获的时间……光。”

艾米丽的身体因为巨大的恐惧而动弹不得。

只有几乎被惧意扯碎的脖子还在继续往侧面移动。自己的声音堵住喉咙，在气管深处痛苦地抓挠着。艾米丽忽然撞上了什么东西，就这样倒在地上。

她的头撞上了隔板，痛得要命。

冲锋枪的扫射声，还有窗玻璃破碎的声音不断朝她涌来。

艾米丽趴在地板上，想要逃出这混乱的环境。她忽然感到自己的肩膀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紧接着整个身体都被拖进了隔板的阴影中。正想大声尖叫时，嘴巴却被人一掌捂住。有人在她耳边低声说话。

——安静点儿，是我。

理查德·福克斯压低声音说道。

艾米丽感到自己猛烈的心跳声清晰可辨，于是抬起右手用力按压胸口，左手把呼吸混乱的嘴紧紧捂住。

呼吸好困难。

但要是发出哪怕一声惨叫，一切就都完了。

整个屋子迅速恢复了宁静，手电的光慢慢地移动着。艾米丽没来由地感觉自己就像沉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一般。

光柱渐渐朝大门的方向移去，然后静止不动。

“主任……你在吗？”

另一名男子的声音从大门附近传了过来。

这是艾米丽十分熟悉的低沉嗓音。罗伯特·柏拉修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吵？我来接你了。”

罗伯特手中的灯打在大门附近，有几束光线从门缝里漏了进来。

“现在不是时候，快趴下罗伯特！”

艾米丽大喊道。福克斯紧抓住隔板，再次从阴影中跳了出去。

阿拉姆手中的自动武器几乎和艾米丽的喊声同时响起，接着便听到有什么东西重重摔在地板上的声音。黑暗之中，的确有不知名的物体在蠕动。

“该死的，混蛋！这是什么东西！”

罗伯特在低吼。艾米丽就像把隔板的边缘当成一根拐杖似的紧紧抱住。

“罗伯特？”

她很清楚自己的声音几不可闻。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从诊疗室的治疗区域绽放出一片极其模糊的蓝白色的光线。那应该是忽明忽暗的显示器造成的。

——*会被杀的。*

艾米丽紧紧闭上了眼睛。

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一切全都是梦。这些全都是幻觉。

浣熊市的影像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活着的人类残骸在熊熊燃烧的街道上徘徊。一团残骸会袭击另外的残骸，将其吞进肚子。

她无法忍受地把眼睛睁开，几滴泪水紧接着便从眼角滑落下来。

一阵像是水分从囊状物中飞射出来时发出的响声中断了门外的呻吟。

入口附近的男子开始大喊起来，那是罗伯特·柏拉修，那个以冷静著称的人竟然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可能，这一切果然都只是个噩梦，只不过是心中的罪恶制造的噩梦罢了。

“混蛋，别杀我！你到底是什么！我是来接主任的！快住手，你这混蛋！连身体也动不了！好痛啊，怎么回事！快住手！到底怎么回事！住手！”

一连串嘶喊划过黑暗，接着又被水囊的破裂声忽然打断。阿拉姆站在房间入口处，喉头咕噜咕噜地响着。

“博士，该死的……连我也浑身是血……这个血袋……哎，怎么会是这副样子……博士啊……你现在可是一团烂泥……什么，居然尿裤子了……你是小孩子么……博士。”

不断有铁器碰撞的声音响起。

“你知道吗……变成那样之后，必须得把头砍下来才会死……把头……砍下来……”

接着是一阵从喉头发出的鸣响，那是在笑吗？艾米丽凝神观察着站在门旁的人影。

那具高大的身体忽然像小孩子制作的劣质泥人一般扭曲、崩溃。

——*那是怎么回事！身体有一半都是粘液！？*

身旁的福克斯回答道。

——*我不知道。*

艾米丽的声音抖得非常厉害。

——*这不是T病毒……那到底是什么？不是你们的研究成果？*

福克斯喃喃道。

艾米丽很想否认，但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

福克斯把手搭在艾米丽肩上。

——*把西蒙的手铐钥匙给我。*

——*这种时候你在说些什么。*

艾米丽朝他瞪了瞪眼表示抗议。福克斯回答道。

——再这样下去的话所有人都别想活命。交给我吧，我可是专业人士，一定能干掉他。

艾米丽躲在隔板背后想起了西蒙躺在地板上的尸体，并在脑海中描画了一遍那附近的地图。离这儿应该不是很远，最多之后三米。但这个距离对现在的她来说，还是不能算近。

阿拉姆端起手电，让灯光从黑色的块状物上经过，就像在舔舐什么似的。

只要有一瞬间被他发现，艾米丽就会变成尸体。

趴倒在床边的托比已经停止了呼吸，现在一动也不动。

——不行，要是离开这儿之后被手电的光照到，我一定会被杀的。根本没时间找钥匙。

——钥匙就在那家伙的屁股口袋里。我看见他放在那儿的。快去吧，快。

——不！

——快走！

艾米丽盯着一望无际的黑暗。

托比死了。

西蒙也死了。

大约两个小时前，她刚在中庭遇到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活得好好的。

但如今他们不会笑，不会发怒，什么都感觉不到，也没有任何的食欲。

一直延续到不久之前的习以为常就这样像开玩笑一样消失了。

浣熊市的遇难者们也都是在恐惧的包围中死去的吧。

就在这时，她忽然想起了女儿的脸。艾米丽将女儿的名字像祈祷的词句那样反复念叨着。

她在等待手电的光从西蒙的尸体上经过。巡查过一遍之后，阿拉姆至少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去。就像免疫法则一样。相信这一点吧，将生命交给免疫法则。

艾米丽静静地冲入黑暗之中，冷汗止不住地从额头往外冒。

此刻，手电的灯光正打在房间的墙壁上，其他区域伸手不见五指。这样一来，整间屋子有一大半都隐没在黑暗之中，不被发现的可能性相当高。她可以听到黑暗的另一边有异样的呼吸声在震颤。

她伸出手摸索着往前走。一步、又一步，为了不发出声音而竭尽全力放轻脚步。感觉就像置身于真空中一样。往任何方向前进都是黑暗、黑暗、黑暗，看不穿的黑暗，就像在装满巧克力糖浆的瓶子里游泳似的。而阿拉姆则像在没有任何光线的海底四处游曳的深海鱼一般，用手电代替发光器官，帮助自己搜寻猎物。

——还差一点儿，还差一点儿。

根据在脑海中绘制的小地图，前方不远处就是尸体。

手电的灯光忽然与她的身体擦身而过，照在背后的隔板上。

她不由自主地吞了口唾沫，并感觉这微弱的响声简直就是一阵轰鸣。

——我想回去，我想回去。

艾米丽的双腿碰到了什么东西，随即传来一阵生物特有的柔软触感。她从手指慢慢摸索出障碍物的曲线，然后从旁边绕了过去。沾有鲜血的鞋底变得越来越湿滑。

前进时双脚有两、三次差点儿打滑，不过最终她还是看到了病床的支架。

她抬起手在一团糟的床单上摸索着。

碰到了什么东西。

是西蒙的身体。

她尽量压低身子朝西蒙靠去。这样一

来，就算手电的光照向这里，说不定也只能看到这具尸体。

从西蒙的尸体中涌出的尸臭、血腥味和硝烟气味扑鼻而来，让艾米丽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脑中浮现出西蒙那只有躯体的苍白身影。要是没有支撑的话，她一定会无数次地倒在地上。

一股恶心的感受再次从胸口开始往上涌。

阿拉姆开始用冲锋枪轻敲着房间的大门。

“居然偷偷摸摸地藏起来了……博士啊……你出不去的……只要有我尤利西斯在……你们所有人就是安全的……”

西蒙仰躺在床上，很难把手伸进裤子背面的口袋里。

一着急，艾米丽用力把手插到了西蒙的腰带处，从那里抽出一块冰凉的金属。是福克斯的手枪。

接着她谨慎地摸索到裤子背面那个紧贴着身体的口袋，把手伸了进去。

但在仔细查找了一番之后，她不禁愕然。

——没有！这个大笨蛋！根本不在这儿！

她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惊慌失措。一大颗汗珠忽然滴落到眼睛处，让艾米丽自然地闭上了眼睛。

——仔细想想，福克斯被带上手铐之后的情况。西蒙拿着钥匙在他面前晃了晃……原来是这样……那个时候，他右手牵着托比，所以拿钥匙的只能是左手。也就是说……

手电的灯光忽然照在了艾米丽的后背上。

她猛地深吸一口气，就这样僵在了原地。

艾米丽拼尽全力控制着即将爆发的恐惧情绪，指尖用力抓紧床单。

转瞬之后，光线便从她后背划向了另外的地方，准确地捕捉到了抱着头缩在墙角的砧·宏。他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废物……你也感染了吗……结果……你也会死吧？”

艾米丽间不容发地把手伸进左边的屁股口袋，从里面抽出一根小金属棒。

——就是这个。

她把钥匙紧紧握在左手，另一只手拿着枪。艾米丽这才发现手中的武器比她想像的要重得多。

于是她改用嘴衔住钥匙，两只手持枪。将枪口对准了手电发出灯光的方向。对方没有发现她，一片白光继续罩在砧身上。再这样下去的话，砧一定会没命的。

她扣动了扳机。

从完全出乎意料的位置传来的枪声让阿拉姆立刻更换了目标，转而将手电照向那个位置，举起冲锋枪就是一阵扫射。

艾米丽趁此机会朝福克斯藏身的隔板冲去。

她把枪塞到福克斯手中后，从嘴里拿出了钥匙。

在一片昏黑之中，她拼了命地摆弄着手铐，在上面寻找钥匙的插孔。但金属手铐的表面十分光滑，那把小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就在这时，枪声停了下来。

“该死的……你在哪儿……博士。”

她听到了福克斯的声音。

——冷静点儿。对手只不过是个笨蛋，慢慢来。

艾米丽闻声点了点头，仔细地把钥匙地插进小洞，再轻轻一转。清脆且微弱的金属响声过后，手铐很快便被福克斯扔到了病床上。

他立刻将半个身子探出隔板，对准手

电的灯光一阵连射。

手电被子弹打飞。

但紧接着阿拉姆那把自动步枪再一次发出了怒吼，隔板随即响起连续的碎裂声。两人连忙躲进一张病床下面。

“怎么回事。刚才的攻击至少能让他吃点儿苦头啊。”

在狭窄的阴影中，福克斯低声抱怨起来。

“你算什么专业人士。现在我们的处境不是更糟糕了吗？”

“该死的，也许是我弄错了……不对，有三颗子弹命中了头部，为什么他还活着？”

“莉娜，莉娜……看到了么……我们的浣熊市……”

阿拉姆一边说着意义不明的胡话一边开始发狂。冲锋枪的响声时断时续，金属碰撞声，玻璃碎裂声接连不断。

对枪战无比恐惧的砧·宏胆怯地大叫起来。

“糟了，那家伙会被杀的！”

就在这时，屋里的灯忽然全都亮了起来，刺眼的白光溢满整个房间。从病床下面可以看到诊疗室里的详细情况。

一个从身体正中央开始崩溃、溶解的类人生物站在房间里。在充足的灯光中，惊愕地站在原地。全身上下不断有赤红的泥浆像喷泉般涌出。

尤利西斯·阿拉姆对面的地板上有一个黑色的块状物高高跳起，在艾米丽的视网膜上留下一段残像。阿拉姆随即举起手，对准黑色物体一阵扫射。

黑块紧贴在天花板上，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来回跳跃，最后猛地扑向阿拉姆。

福克斯跳上病床，一边开枪射击一边向前疾冲。

耀眼的白光让艾米丽闭上了眼睛。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叫。

◇◆ 5 ◆◇

我来到大街上，开始狂奔。

即便离得再近，也没有人注意到我。

此时已经是深夜，道路两旁的霓虹灯放射出蓝白色的光芒。

人群一动也不动，没有发出丝毫声响，就像痛苦的雕像群一样站在原地。

没有一个人看到我。他们什么也不看，分别与各自的黑夜战斗着。

越过这堵人墙，我看到了皮被全部剥掉的牛。

牛的周围集中着一群症状虽有差异，但都同样没有表皮的人。

有的人蹲坐着，有的人像是已经死了一般横躺着，脑筋已经不正常的人则貌似爱怜地抱着那具不断发出腐臭的牛尸。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在迎接最后的那个瞬间。

我的目标人物就在旁边，坐在一张用钢管和布制作的简易椅子上。

亚瑟·哈乌斯。“S.T.A.R.S.警卫团”团长，杀人凶手，死刑执行者。

椅子上的男子低着头，将所有的感情都隐藏在心中。

平常一丝不苟的大背头此刻散乱不堪，浓密的金发从抱住脑袋的指缝中无力地耷拉了下来。

“亚瑟·哈乌斯！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紧握住“和平制造者”的枪柄，将击铁扳到待发位置。

听到我的喊声，亚瑟抬起头，用空洞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好像不认识我是谁。仔细思考了一会儿之后，男子最终说。

“哦……是你啊。”

“你到底在干什么？要把大家都杀了吗？你说啊！”

我不由得大喊起来，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枪。

大道上的人群都带着困惑的表情来回看着我和亚瑟·哈乌斯。

“大家都被骗了！我亲眼看到这些人昨晚像蹂躏一只虫子一样杀死了我的朋友！他们杀了阿历克斯，我重要的好朋友！”

和平制造者的枪口在微微颤动。

警卫团的年轻人们面面相觑。

“啊，那件事……无所谓，怎么都行。你想开枪的话就开吧。我无所谓。”

亚瑟看着聚集在牛尸周围的人。

他们已经不再具备人类的特征，而成了一团团巨大的肉块，与生物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通体赤红的人们对如今正在进行的事漠不关心，没有任何感慨，也没有丝毫恐惧，就这样单单注视着一切。

“我也已经是属于那边的人了。”

亚瑟·哈乌斯用懒洋洋的动作拢了拢耷拉的头发。

这让我愕然地往后一退，他的额头上也出现了赤红色的肿泡。

“就算杀了我也没关系，我不害怕死亡。虽然活着但却失去了自我，这比单纯的死亡要可怕得多。”

这句话让我一瞬间丧失了所有力气，慢慢放低握着手枪的双臂。

我什么也没有了。

警卫团的一名青年忽然惨叫起来。

牛尸周围的人纷纷站起身，向青年发动了攻击。他转瞬之间便被鲜红的肉体洪流吞没，在发出惨叫的同时被抓住、被撕裂、被啃食、被解体。

然后就是地狱……那个地狱开始出现了。

人们一筹莫展。

红色的复仇者们全都站了起来，开始向人群发动袭击。

或许是因为集中在大道上的人都带着相同的罪恶感，所以没有一个人反抗。

这是呈一边倒的虐杀。

人类变成了散落的部件。周围全都是手臂、脚、头部、手指，还有一些看不出原本属于那个部位的碎肉和骨片四散纷飞，形成一幅怪诞的画面。

赤红的色彩在黑夜里沸腾起来。感染病毒的红肉和没有被感染的青白色骨肉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感觉其中混有几个我熟悉的面孔。好像父亲也在里面。

但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

火一开始可能是某个惊慌失措的人点燃的，接着整条街各处都开始出现纷飞的火舌。

尖锐的嘶喊响彻整条街道。

有人抓住我的手臂，把我往一条小巷偏僻的小巷拉去。

我的生活已经被彻底破坏，再也变不回往常的样子了。溢满泪水的双眼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

自己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了。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以前的生活，想起了如今已变成赤红色胶状物的父亲以前的样子。

来到巷子里之后，我才看清了拉着我的那个人。

我不由得抱着弗兰克嚎啕大哭起来，他也紧紧地拥着我。

“艾玛，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弗兰克的声音有些颤抖。

已改变外貌的人潮渐渐涌进小巷里，我们俩也跟着不断后退。

红色的脸在左右摇晃。亚瑟·哈乌斯那张沾满鲜血的脸。怒号和呻吟一瞬间占据了整个空间。

突然，空气开始膨胀，尘埃、纸屑还有树叶纷纷飞向半空中，我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那是什么？”

弗兰克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指着天空喊道。

我看到一个黑影悬浮在那里，以为那是来自地狱最深处的乌鸦。

这其实是一架直升机。

它一直落到了几乎和周围这些低矮建筑物顶端相同的高度。

“你们快躲起来！”

从直升机里忽然传出一句警告，弗兰克连忙把我拉进了一团阴影里。

一阵机枪扫射过后，站在巷子里的人类残骸们不由分说地倒了下去。

它们化作无数的肉块，血沫四处飞溅，就这样在巷子里散开来。

流出的液体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池。机枪子弹制造的暴风再次吹过，让红黑色的液体将道路的每一个角落都染成了赤红色。

我们躲在瓦砾之下紧紧抱在一起，被近在咫尺的恐惧惊得浑身颤抖。等恢复神智时，小巷里已经恢复了平静，那架直升机也早已不知去向。

“走吧……”

我们为了不去看那座用尸体堆成的小山而闭上眼睛穿过街道。我被你的手引导着，一直向前跑。

燃烧的城市。今天晚上，街道的每一处都被染上了火红的色彩。

我们在熟悉的街道里迷失、彷徨，碰到一个又一个死胡同，不知该往哪里去。

看到各处的都市人都在遭受袭击，都在互相吞食。

静悄悄地潜入城市最深处的病魔，在转瞬之间喷发了出来。

父母惨叫着吞吃自己的骨肉，孩子用力撕开向自己求饶的双亲，兄弟两分别啃咬着对方的手臂。还有直到昨天为止都还一言不发地从身边经过的陌生人们，也开始毫不介意地袭击他人，将对方撕成碎片。

各处的道路都已经被封锁，都市的功能完全停止。

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篮球场，决定在那里暂时休息一会儿。

我们坐在篮框下，弗兰克靠在支撑着篮框的钢管上急促地呼吸着，两腿大大打开，一动也不动。

“我们该往那里跑？”

是他的声音，但我循声望向他的脸时，不由得再次尖叫起来。

那种病的标志，红色肿瘤清晰地印在弗兰克的额头和脸颊之间。

“吓了一跳吧？”

说完，他无力地笑了笑。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他摸摸自己的脸后，感到意识更加不清醒了。

从眼睛下方一直延伸到下巴部位的皮肤十分柔软。他赶紧看了看自己的手臂——粉红色的表皮已经破裂，露出了下面的鲜红肌肉。

“不要怕，一点儿也不疼。”

你就像个牙医一样说着。口气温柔得让我想流泪。

由于恐惧而失去了现实感的我，脑海中充满了支离破碎的思考。

燃烧都市的亡灵们高声欢呼着朝我涌来。

好多的人。

好多的东西。

他们就像照片中的士兵一样静止不动，固定在原地。

旗帜并没有倒下，也没有被竖起。它只是在那里而已，变成了一幅会永远流传下去的画面。

爷爷笑了。爸爸笑了。阿历克斯笑了。亚瑟·哈乌斯、柯克伍德老师、还有你，都在笑。

——终于找到了。

来到我身边的又是那名没有脸的女子。

——都是你……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吧。

女子像是在责问我。

奇怪。

这一切都是我干的？她怎么会这么想。

我明明一直在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而已。

——你是谁？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是艾玛·哈特莱茵吗？你这个陌生人。

我是谁？

人，无论到了哪里都是人。

我是人。

还是非人？

——名字什么的无所谓。我问的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到底是什么。

指尖能感受到我这件天鹅绒外套上那些刺绣的凹凸不平。

——玫瑰花……向一切敞开心胸的东西，接受一切的东西，将一切据为己有的东西。

——“玫瑰”，把你看做“玫瑰”就行了。

我紧握着绣在外套上的玫瑰花。玫瑰……好漂亮的名字。

——雷恩·斯普雷格在哪儿？那个男人。

讨厌的女人。

她明明连脸都没有。

——雷恩……不认识。

天空中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就是刚才将巷子里那些人扫荡干净的地狱乌鸦。

——那儿一定有你的朋友。

我有这种感觉。

当其他人全都变成鲜红色的残骸，一个不剩地死去后，一定会有人来到这个城市，来了解我的生活。

我可以随意的把这件让人不安的事写下来，按自己的想法写一个故事。

——我的日记本……我必须去把它拿回来。里面有很多难为情的事。哎？

我忽然想到。

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我说，你觉得我难闻吗？

女子没有回答。

睁开眼睛一看，天空是一片浓重的灰黑色——整个浣熊市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开始慢慢崩溃。你依在篮球架上，像是睡着了一般闭着眼睛。

我站起身，不得不走。

弥漫在空气中的尸臭，不知道是来自己你的身体，还是来自我那些腐烂的皮肤。就这样，我们终于合为一体了。

——我有孩子了，是我们的孩子。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

大地发出阵阵轰鸣摇晃起来。

十月三日 二十二时零五分

<医务室>

闭上眼睛之后，看到的是一片纯白的世界。

从远处传来嘈杂的声响。

叫喊声，呜咽声，什么东西碰撞的声音，还有枪声。

被拖入光之世界的大脑一片混乱，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电力莫名其妙地恢复了。

而且自己也还莫名其妙地活着。

被人碰了碰肩膀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了福克斯那张在逆光中的脸。

"结束了。"

艾米丽瞪大眼睛盯着福克斯右手里的那把手枪，福克斯顺着她的视线一看，不禁微微一笑。

"别担心，我不会朝你开枪的。"

福克斯伸出左手搂住艾米丽，好不容易才让她站起来。她感到自己的下半身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

接着福克斯把自己的枪插回枪套，递出别在腰带上的另一把武器。

"是那家伙的枪，你最好带着用来防身。"

看到西蒙躺在病床上的尸体，艾米丽不由得把头埋了下去。没有脑袋的人根本就不成人形。

她无言地把枪接过来放进口袋里，小型手枪正好被她外套的口袋装下。

福克斯用枪口指了指房门附近的散乱尸体。

全身粉碎，头部、四肢几乎全都飞散开来的尸体正是托比。旁边的血泊中那条从肘部折断的红色手臂属于阿拉姆，直到最后他依旧紧握着手电。把目光转开深吸一口气，臭味还是那么浓烈。光是气味就让刚才的情景在她脑海中苏醒了过来。

紧挨着这堆残骸的走廊上，应该就是罗伯特·柏拉修的尸体了。

"看到了吗？那条狗也被感染了。也就是说这种病毒会传染给人类以外的生物。那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除了虚拟实验以外，我什么都……"

"那条狗即使变成了这副样子也想着为主人报仇……和向来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的我们相比，实在高等太多了。"

福克斯皱起眉头摸了摸因为疏于打理而长出来的胡子，然后抬头看着电灯。

"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系统好像已经恢复了。要离开这儿的话，就得趁现在。"

"那家伙呢？"艾米丽问道。

"不清楚……他逃走之后就消失了。不知道是因为灯亮了还是因为被托比咬掉了手臂。虽然我也朝他开了不少枪。"

"主任……"紧贴着墙壁的砧·宏低声说道。看起来他显然被刚才的骚乱吓坏了。

"你没事？太好了……"

"算是奇迹吧。"

砧·宏虽然很想站起来，但很快又摇摇晃晃地坐在了地板上。

"研究所怎么样了？"

砧放弃努力，就这样坐着回答道。

"不知道，感染速度实在太快。不仅仅是蓄水池，连空气控制装置也……那本来是防止生化危机扩散的装置，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用。虽然不清楚这种状况到底是谁造成的，但可以肯定卡尔梅恩被入侵了。"

在房门附近调查的福克斯返回屋内问道。

"艾米丽，既然现在通了电，那么有线通信装置不就能用了么。"

艾米丽转头看着通信装置的显示屏。

"罗伯特曾经说过雷恩好像在控制

室，让我来试试。”

将挂在脖子上的ID卡插进插槽后，浏览器很快启动，一个女性合成音向艾米丽询问联络目的地。艾米丽迅速输入了控制室的番号。这种使用方法和普通的内线电话并没有区别。她一边听着呼叫等待的提示音一边在心中祈祷。

突然，显示屏上出现了莉娜·米特福德的脸，这让艾米丽大吃一惊。

“莉娜？”

“是我，雷恩·斯普雷格。”

“可画面上是莉娜·米特福德的脸啊。”

“啊，因为突然停电的关系，服务器里的数据现在是一团乱麻，可能是把ID搞混了。虽然恢复了电力，但就目前来看根本不可能把系统还原。能用就感谢上帝了。对了，你还是你自己吗，艾米丽？”

感觉就像莉娜在用男人的声音说话似的，十分奇怪。

“所长你没事吧？”

“啊，还好。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事。”

“你和谁在一起，身边一个警卫也没有吗？”

“只有我一个人。研究所的人几乎全都感染了病毒，剩下的说不定也都被杀了。”

艾米丽眼前一面漆黑。

“哦对了，刚才你们不是还用无线电和罗伯特联系过吗，他好像说要去接应你，他人呢？”

“罗伯特他……混蛋！”

艾米丽踢飞一把椅子大吼道，眼泪再次流了出来。

“被杀了，被警备班长杀了。”

“尤利西斯·阿拉姆……”

“没错。警卫西蒙也是被他杀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遇害者。他已经感染了病毒，变得十分可怕！”

“总之，你没事就好。其他还有谁和你在一起？”

艾米丽看了看坐在地上双眼无神的砧一眼。

“我这个研究小组的砧·宏。”

“哦，那就好，砧他没事吧？还是那么胖吗？”

“雷恩……”

“不好意思，我太不严肃了。”

砧浑身无力地爬到房间的一角坐好。艾米丽则把被自己踢开的椅子捡回来摆正，坐在上面继续和雷恩通话。

“另外，理查德·福克斯也在这儿。”福克斯不知不觉间来到通讯器旁，直愣愣地盯着屏幕。

“什么！”雷恩有些惊讶，“为什么那家伙会在这儿！”

“托您的福。”福克斯回答道，语气中带有些许讽刺的意味。

“不好意思，是我把他放了的。”

雷恩的叹息声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福克斯抓住麦克风说道。

“雷恩·斯普雷格，请你在我能够理解的范围内解释下面这些状况。刚才研究主任小姐也说过了，我们遭到了警备班长的袭击。他好像仍然保留着人类的意识，能使用冲锋枪，但那家伙的身体却几乎都变成了液体。”

“哦……”雷恩感叹了一声，“你已经神志不清了么。”

“你说什么？”福克斯眉头紧锁，“我看脑袋出问题的是你吧。”

雷恩·斯普雷格哈哈大笑起来，但图像上的莉娜·米特福德却没有任何表情，这难免让人有些不快。或许他正在通讯装置的另一头做着习惯的“爱与和平”手势吧。

“你笑什么？”

“啊，不好意思。总之病毒应该是被扔进蓄水池的那头牛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被艾米丽说中了，净水系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为什么是牛呢？仔细一想就觉得实在很好笑。”

好笑……这种时候还为那些事感到好笑，这个人的脑子是不是过于不同寻常了？

艾米丽抓住显示器的两端狠狠瞪着里面那幅画像。莉娜·米特福德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在一片噪音中摇摆起来。

“你到底在想什么？”福克斯不耐烦地问道。

“你知道吗，莉娜曾经说过，在VR里有艾玛，也就是说玫瑰看到了艾玛的梦。这下你明白了吧？难道你不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核心人物，正是玫瑰吗？”

“雷恩，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真是没办法。你仔细看过那段影像吗？我在这里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多遍。在影像里，艾玛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称她为‘魔女’。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那种事谁会知道，我们一直在逃命！刚才差点儿被干掉，哪有时间坐下来仔细看那种东西！”

“不好意思。好，那我就向你们解释一下。这全都是因为那位少女是能够从物质中提取出记忆的人。”

“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那种人。”

“你敢断言吗？”

“从我的立场来看就能。”

雷恩的大笑声随即从扩音器其传了出来。

“也对。当然，这终归只是我的猜想而已。艾玛一直就在VR液体中沉睡着，睡在水槽式VR装置制造的假想空间中。在危地马拉的山地之中徘徊，做着平稳的梦。但有时，普通的梦会变成噩梦，她脑中那段真正的记忆也随之觉醒……”

“你是说她在复仇吗？夺取通电后就能够播放影像的系统，破坏整个研究所。开什么玩笑，那种事怎么可能发生！那头牛呢？无论怎么想那也是人类的行为！”

“我只问你一件事。”福克斯插嘴道，“玫瑰在哪儿。”

瞬间的沉默之后，传来的声音变成了嘈杂的大笑。福克斯皱起眉头等待这刺耳的笑声结束。足有一分钟之后，话筒另一边的人才安静下来。

“也就是说，你还不知道吗？也没有察觉到吗？”

说出这句话的语气中依然带着微微的笑意。

福克斯用充满困惑的眼神望着艾米丽。

“告诉他吧，艾米丽。既然他想知道。”雷恩说。

艾米丽回头看着福克斯，稍稍犹豫了一会儿。

“福克斯，你应该已经见过了吧。密封舱房间里的那一池红色的水。那就是玫瑰，是干细胞和VR媒介液体的混合培养液，那就是玫瑰的真面目。”

“不可能……那，那些泥浆就是玫瑰？这不可能！”

福克斯明显慌了神，随即从通信器前走开，在诊疗室中来回踱步。

雷恩在麦克风的另一边继续放肆地大笑。

“吃惊吗，安布罗斯。不过放轻松，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玫瑰计划’依然在进行。”

“混蛋！”福克斯在房间正中央大喊一声，让坐在地上观察情况的砧吃惊地跳了起来。

“那个时候我们送到这儿来的少女呢？”福克斯怒吼道。

“那个时候？”艾米丽轻咳了一下，“什么意思？送到这儿来？你们俩去过浣熊市？”

“啊，去过。在核武器把一切都毁灭之前。本来是去搜集资料的，不过后来发现了她。”

“也就是说你看到了……”艾米丽问道。

“当然。对谁来说那都是个不幸的意外。”

“为什么瞒着我！”艾米丽对着麦克风大吼一声。

“你不是都知道么！知道我们正在进行怎样的研究！知道我们引起了什么事！全部，全部都知道！”雷恩停了停，“而且你也应该知道一件事，艾米丽·兰。”从扩音器中传出的声音十分平稳，“这个研究所已经被浣熊市吞没了。如今，你正在体验。这里就是浣熊市。”

艾米丽紧咬着下唇。

“艾米丽，关于裸牛那件事……我检查系统后，在一周前的监视录像带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答案真是太简单了。镜头拍到了把牛扔进水池的人。他草率得就像是完全不在乎会被监视器拍下来似的。”

“是谁？”

“就是袭击你们的警备班长，尤利西斯·阿拉姆。”

——什么。

艾米丽抬起头看着天花板。

——*尤利西斯·阿拉姆，是他。*

她用血红的双眼盯着莉娜的影像。

“那家伙一直过得很忙碌，哦不，应该说是充实。他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和莉娜一起频繁地使用VR装置。他就是这样和玫瑰接触的。实际上，从莉娜发生事故前很久开始，我认为他就已经被玫瑰侵蚀了。他现在不是变成液体了吗？那就是控制时间太长的证据。玫瑰并不是在复仇，艾米丽。只是在做梦而已。然后那个梦打乱了周遭的一切。现如今，这里已经沉入了某位少女那摇摆不定的子宫之海深处。”

莉娜的影像开始变得极为模糊，艾米丽用拳头狠狠砸了显示器几拳。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都是你干的吧？是你制作了那段影像然后把它播放出来的吧！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大混蛋！真正的玫瑰哪儿去了！雷恩！”

“我们是在花与花之间搬运花粉的昆虫，还包括病毒的种子。接下来，玫瑰终于要盛开了。收获的时间一到，游行队伍就会来的。”莉娜的脸因为干扰而扭曲到了极致，“接下来，就要开始了。玫瑰的收获……你们怎么办？已经没时间逃到外面去了。”

画面突然换成了别的影像。

那好像是一个篮球场。

特写镜头上是一个表皮几乎完全脱落的少年。

少年的脸和身体相比较显得有些老成。只有那张脸不属于一位少年——那是尤利西斯·阿拉姆的脸。

艾米丽继续敲打着显示器。

直到砧走到她身边抓住她的手为止，她一直敲个不停。

突然，卡尔梅恩单调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向所内全体成员发出警告。所内的生化危机范围扩大，确认T病毒泄露。十分钟后将会在所有研究设施内喷洒抗T病毒疫苗‘玫瑰’。”

耷拉着脑袋的福克斯抬起头看着天花板。

伴随着一阵蜜蜂飞起时发出的嗡嗡

声，空气喷嘴启动了。汩汩的气流从直径约二十厘米的圆形喷口不停向外涌出。

砧和艾米丽面面相觑，在大风中眯起双眼。

砧发出绝望的惨叫。

“什么！竟然用空气控制器喷射‘玫瑰’！”

艾米丽感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

那个液态的尤利西斯·阿拉姆又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福克斯叫到。

“中庭怎么样？用紧急楼梯应该能逃到那里去……”

艾米丽摇摇头。

“不行，那里也在控制系统的操纵之下。”

——被夺走的卡尔梅恩，收获的时间。

无处可逃。是被人恶意替换的系统引发了这场灾难。

砧忽然大喊起来：“还有VR房间！那里没有换气设备！”

十月三日 二十二时三十五分

<研究所走廊>

倒数已经开始，刚才一片漆黑的走廊如今满溢着白光。艾米丽等人正沉默不语地朝VR房间跑去。

为了保护贵重的器械和溶液，VR房间没有安装任何的换气设备。平常那种难耐的暑热让人牢骚满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让人感到庆幸。

从四楼前往VR房间所在的五楼有两条路。

搭电梯和走楼梯。但电梯实在太危险了。既然卡尔梅恩的状况不正常，那么就无法保证它会把艾米丽一行人安全送到五楼。还是爬一层楼梯比较让人放心。所以他们自然选择了楼梯。

穿过长长的走廊，转弯，来到楼梯间，然后迅速往上爬。砧抓着扶手一级一级地爬着，全身汗如雨下。

“快，没时间了。”在上层转过头来找砧的福克斯跑到他身边催促道。

砧用两只手撑住膝盖，调整着混乱的呼吸。

“距离‘玫瑰’喷射还有六分钟……”

通往密封舱房间和VR房间的走廊上又多了三、四具新的尸体。砧惨叫一声抓住了艾米丽的肩膀。

“快走！”

福克斯的大喊在走廊上不停回荡。他迈着大步从尸体旁走了过去，每一个人的脑袋都被子弹打穿了。砧大喊着冲到了最前面，艾米丽和福克斯两人紧随其后。

砧来到控制门锁的面板旁，有节奏地输入了密码。

房门很快向旁边滑开。

十米见方的水泥房间，巨大的水槽，旁边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他十分熟悉的男子。脸上有厚厚的脂肪，前额微秃，身体十分壮实。漂亮的橘黄色衬衫散乱地穿在身上，下身是一条肥大的黑色西裤。右手耷拉着，掌心里是一把自动手枪。

“哟……”克里斯汀·塞尔费奇举起左手打招呼。

“你在这儿干什么？”福克斯问道。

“什么叫‘在这儿干什么’，和你们一样。我是逃到这儿来的。停电时想跑也跑不掉，刚一来电就听到这个警报。我的直觉……”说着他用食指指向自己的太阳穴，“把我带到了这儿来。”

塞尔费奇站起身，大摇大摆地朝三人走来。

“但是我计算失误，不知道把这里闭

锁的方法。实际上，刚才我差点儿绝望了。不过，这应该就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吧，快把这个地方密封起来。”

艾米丽和福克斯对视了一眼。

“混蛋，你其实是想趁乱来偷走邻屋的‘玫瑰’吧。说什么直觉，别惹人发笑了，那些尸体肯定也是你这混蛋的杰作。”

塞尔费奇举起枪瞄准了艾米丽。

“怎么了，现在没时间犹豫。快点儿！”

“距离‘玫瑰’喷射还有四分钟……”

“你是个人渣，塞尔费奇！”福克斯大喊着举起了手枪，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得不成人形。

塞尔费奇呼出一口气，把头轻轻一歪，然后扣动了扳机。

子弹击中了福克斯的大腿。像是被火焰灼烧的剧痛让他大喊着倒在走廊上。白色瓷砖上转瞬之间便出现了一片血海。从手中掉落的手枪也被塞尔费奇一脚踢向走廊的角落。黑色金属在地板上滑过，撞上不远处的墙壁后才停下来。

“不好意思，我没时间用语言说服你们。”塞尔费奇说，“现在需要你们立刻做出决定。”

砧在屋子里用混乱至极的表情看着艾米丽。

“不想死就进来。”塞尔费奇对艾米丽不屑一顾，转身回到了房间里。

她狠狠盯着塞尔费奇的后背，然后把福克斯的手臂搭在自己肩膀上，用力帮他站起来。随后艾米丽连拖带拽地把福克斯弄进VR房间，背后的滑动门随即关了起来。

福克斯一不小心滑到了地板上，他拼命想要重新站起身，但每努力一次就会有大量鲜血从伤口喷出。塞尔费奇漠然地看着这一切。

“你一开始就打算朝他开枪吧，塞尔费奇。”

艾米丽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把小型手枪。塞尔费奇面对她的指责只是轻轻耸了耸肩。

“随你怎么想。要我说，现在可不是破坏合作关系的时候。”

忽然，有什么东西用极强的力量撞击着大门。艾米丽吃惊地回过头去，却也只能愕然地看着大门在冲击中摇晃个不停。一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属于人类的嘶喊紧接着在钢铁大门的另一边响起。砧惨叫一声，抱着脑袋躲进房屋的一角，在水槽旁缩成一团。

“距离‘玫瑰’喷射还有二分钟……”

站在房间正中央大声说话的塞尔费奇明显有些紧张。

“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丧尸也好，别的什么也好，总之都不是正常的人类。”

太阳穴处传来的冰凉触感让人记忆犹新。

“封锁这个房间。”

艾米丽转过头盯着塞尔费奇手中的黑色武器。将其紧紧握住的指关节一片惨白，手枪也跟着抖个不停。

他的脸歇斯底里地紧绷着。

“塞尔费奇，放松。”

“闭锁整个房间。你要是不干的话……”他回头看着背对自己蹲坐在地上的砧，“那我就杀了你，让这家伙来。”

艾米丽茫然地坐在VR终端机前，虽然很不甘心，但也只能照塞尔费奇说的去做。现在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她把手伸向终端机，利用局域网完成了房间的闭锁工作。为了应对生化危机而设置在各扇门上的硅胶慢慢将缝隙填满，把这里完全密封起来。

完成所有的操作时，倒数时间还剩下

五秒钟。

五、四、三、二、一。倒数停止。

“‘玫瑰’疫苗喷洒开始……”这是卡尔梅恩的声音。

走廊上随即响起了液体被喷射出来的声音，整个建筑物在一瞬间便被暴雨般的狂乱水滴声包围。房间被敲得咚咚作响的轰鸣变得越来越微弱。

“这样就行了。”艾米丽无力地低语道。

“能看到研究所内的情况吗？”塞尔费奇一边用体毛厚重的手臂擦拭额头上的汗水一边问道。

艾米丽敲击几下键盘，连上了研究所的网络。然后借助安装在走廊上卡尔梅恩之眼进行观察。

监视摄像头看来还能用。

显示器上很快出现了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每十秒钟自动切换一次。

画面上的研究所内部情况可谓是惨绝人寰。走廊里到处都是红黑色的液体残留，那也是所有已经半液体化的人最终的下场。从天花板喷出的液体化作鲜红色的细流冲刷着走廊，还没有溶化的人类头部、手臂、腿漂浮其中。

艾米丽沉默地中断了连接，显示器一片漆黑。

屋子里响起了福克斯的呻吟和砧的抽泣声。塞尔费奇因为兴奋而呼出的混乱气体碰到了她的头发。

艾米丽闭上眼睛，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头。

◇◆ 6 ◆◇

手持冲锋枪的年轻队员靠近雷恩·斯普雷格。消防员使用的氧气面罩正挂在他的脖子上。由于他身穿黑色的防火服，男子的身影与浓浓的夜色融为一体，乍一看就像亡灵一般。

“附近好像没有幸存者。”

听到护卫的话，雷恩点了点头。

他放低拿着摄像机的手，轻轻踢开一块脚边的瓦砾碎片。

浣熊市的夜晚变得愈加黑暗起来。

从直升机上下来还不到一小时，就已经遭到无数次人类残骸的袭击。

城里的状况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十几倍。

到处都是火灾，说不定跟扩散的病毒比起来，因为这个而死的人还要更多。陷入恐慌中的居民们点燃了自己的住所，点燃了自己居住的城市。

也难怪——就连接受过专门训练，事先也已经被反复提醒这种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什么东西的士兵，也难以掩饰内心的紧张。

我带着对科学的兴趣能够战胜恐惧的妄想，本打算意志坚定地来这里探索一番。

但我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了。想快回研究所洗个热水澡，想喝杯白兰地把这一切全都忘掉，甚至想弹弹吉他，大喊几声。这些就是我现如今的最大愿望。

不，还差一点儿……雷恩擦了擦从额头滴落的汗珠。

保护雷恩来到这里的年轻队员脸色铁青，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要是换做普通人的话，恐怕早就连步子都迈不开了吧。

“离核打击还有不到四个小时，接种的简易疫苗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不尽快离开的话就糟了。”

“啊，我知道。再给我三十分钟吧。”

雷恩说完再次从瓦砾堆的缝隙中往前走去，队员连忙跟上他，并排走在他身旁。

“你从刚才开始一直在找什么啊？”

“你在直升机里也看到了吧，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那个小女孩，好像还没有被感染。”

雷恩想起了那个在街道上被感染者包围的少女，当时不顾一切下达攻击命令的正是他。随后雷恩便看到少女被人拉着离开了街道。

“那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事了……在这种状况下，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

“我至少想见见还活着的人，只要找到那条路就行，那样我就满足了。”

挂在雷恩腰间的便携式导航装置上是一幅浣熊市的地图。

“那条小路，方向绝对没有错。”

护卫紧咬嘴唇，再也没有说什么。

颤抖的手掌紧握着挂在肩膀上的冲锋枪，这是他来到这个地点之前用来屠杀那些红色肉块的工具。那就是人类感染病毒后的模样。

两人一言不发地在瓦砾堆中前行。

之所以没有说话，可能都是相同的不安造成的。

也可能是因为距离直升机实在太远的恐惧，他们害怕忘记直升机所在的位置。要是驾驶员在两人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遭到袭击，或者是飞机被破坏，那么他们也就被遗弃在了这个地狱之中。

“所长，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实情。”

护卫突然停下脚步嘟囔道。

“这和我们公司进行的研究究竟有没有关系？”

雷恩回身点了点头。

“虽然很残酷，但的确如此。这次的病毒泄露事件和我们研究所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不能说是毫无关联。”

护卫慢慢把头转到一边。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冷静。这岂止是杀人啊……整个城市的人一个不剩地‘被破坏’了！他们现在连人类都不是！”

“当然，这是无法原谅的。我知道。”

雷恩抬起头，望着一幢所有窗玻璃全都被砸烂的超市上方那片铅灰色的天空。云彩布满了或横或竖的裂口，看上去就像另一块陆地一样。

“我当然也感到了震惊。只不过……该怎么说呢。”

由于大规模火灾的影响，城里到处都有强风吹过，空旷大厦的缝隙间更是狂风的漩涡。风一直缠绕着雷恩那长长的金发，翻来覆去地耍弄着它们。

两人再次沉默着迈开脚步。

皮靴踏在水泥街道上发出的脚步声在整条街上回荡。

即便希望渺茫，也希望在这座死城里找到活着的证明。这简单的渴望变成一股强大而坚定的力量，推动着雷恩继续往前走。

雷恩在纵贯整个视野的大厦缝隙间看到了一名倒地不起的女子，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发出了激动的震鸣。

——说不定……就是她。

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然后站住不动。

低头用手电的灯光一照，他这才发现女子尸体的衣服上满是血污，下半身几乎全都暴露在空气中。

光是想像之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就足以让人作呕。

女子脖子以上什么也没有。

她细细的手臂中环抱着一个婴儿的尸体。

婴儿的尸体同样没有头部。

就像是被这止不住的狂风带走了一般。

——不，不是那个姑娘……

回头一看，紧跟在他身后的护卫无力地蹲坐在地上。

男子的身体间歇性地抖个不停。

“我不行了……该死的……先生，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雷恩按耐住自己想和他一起蹲下的情绪，盯着护卫背后的道路。

他一个人回到大路上站定。

“安布罗斯，你就待在这儿吧。我继续搜索幸存者。有什么事的话，用无线电联系我。”

之后他依靠导航装置的帮助在城市里徘徊，最后终于找到了。

那条雷恩探寻许久的街道已经变成了瓦砾四散的迷宫。

看到随处可见的人类尸体，雷恩·斯普雷格心中一阵惶恐，赶紧关闭了摄像机的电源。

他把机器挂在腰上，紧紧握住冲锋枪的握柄。一想到人类的残骸随时都有可能从拐角处冲出来，他就不安地咽了口唾沫。

——就算被干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不是一个允许自己感受到恐惧的人，我的命没有那种价值。

没走几步，他便听到了枪声。

好像是从他正要通过的一家小商店里传出来的。

雷恩停下脚步，抬头看着这幢破旧的建筑物。

“哈特莱茵古董店”。

招牌上是这样写的。他的胸口由于紧张而有些紧绷。

枪声好像是从店铺深处传来的。他勉强挪动双腿，朝房子背后绕去，同时尽可能地把脚步放轻。

他随即看到了一个像小温室一样的大棚。

雷恩走过去时脚下不小心一滑，连忙用手撑住地面。这让他的手套沾满了泥水。

“有人吗？”

他对着温室的深处大喊。里面郁积的空气粘着且厚重，自从来到这座城市后就从未散去过的气味紧紧包围了他的鼻尖。

是尸臭。

黑暗的深处，一件在灯光照射下呈藏青色的外套让雷恩心跳加速。这一定就是他在直升机里看到的衣服。

——是那个姑娘。奇迹啊，我见到她了，我果然见到她了。我的预感是对的。

他准备慢慢走进温室里，但很快又停了下来。

少女牵着另一名男子的手仰躺在床单上，那应该就是牵着她逃走的人。少年的身体表面已经开始出现红黑色的肿块，从外观来看和刚才曾经数次袭击过雷恩及其护卫的丧尸没有任何区别。他头部碎裂，血液和脑浆在床单上染出一个圆形。一看就知道他已经断了气。

少女的身旁是一把手枪。

——因为害怕变异所以和爱人一起自杀了？

雷恩连忙走到两人身边，看到少女的胸口还在微微地上下起伏。

——太好了。

他在离少女极近的地方半跪下身子仔细观察，接着便僵在原地。

少女的皮肤已经开始出现感染T病毒的症状，一看便知现在救治她已经晚了。只要感染了这种病毒，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它在彻底亵渎、蹂躏宿主的生命之前是绝对不会停止活动的。

雷恩用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摸了摸少女的脸颊，上面的鲜红色的肿泡让他浑身一震。

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痛。刚才的护卫——安布罗斯的大喊在脑中回荡起来。

“该死的……先生，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一张没有戴特制抗菌手套就无法触碰的脸。我们就是创造了这样的现实。

全白费了。

仔细一看，少女的下腹部微微隆起，显示出怀孕的迹象。雷恩在她身旁找到了一本日记，他随即用下巴和脖子把手电夹住，匆匆读了几行。这应该是少女的东西。

他抬头看看周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里应该是少女的温室，虽然完全不清楚她在这儿种什么，不过周围完全被泥土覆盖着，什么也长不出来。

雷恩想就这样坐在地上。

“谁……”

听到少女忽然开口提问，雷恩差点儿惊得跳起来。

少女睁开眼睛，用黑色的瞳孔盯着雷恩。

双眼因为手电的光而微闭着。

“你是谁？”

“雷恩，雷恩·斯普雷格！我是来救你的！”

雷恩用极快的语速说道。

不过少女好像并没有听到他的话，脸颊微微一抖。

“我已经死了吧。”

“别轻易说什么死不死的。”

雷恩看着关上的日记本小声说道。

“我是来救你的。”

对方没有回答。横躺在床单上的少女已经闭上了双眼。雷恩感到胸口一阵悸动。

——怎么回事，她还有意识。

雷恩焦躁地在温室里踱着步，犹豫了大约五分钟后，他从腰间取下无线电。

“安布罗斯，安布罗斯回答我！”

刚才那名护卫的阴郁嗓音混杂在噪声中传了过来。

“怎么了，你在哪儿？核打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知道。我找到幸存者了。是那个女孩。麻烦你回直升机那里拿一副担架来，我要把她带走。”

安布罗斯的声音显得十分惊讶。

“她……没事吧？”

“已经被感染了……但是还活着。”

“和感染者接触不是被禁止的么……更别说带出去了。”

“虽然感染了病毒，但她还有意识，这是特殊的病例，也是研究疫苗的素材。你就这样报告给公司，责任由我来负。没时间了，快！”

“明白……”

无线电就此中断。

雷恩随即回到床单旁。

少女微弱的呼吸还在继续。他怀揣祈祷一般的心情看着少女那已经被破坏的容颜，任由兴奋的想法在脑海中驰骋。

虽然只是推测，但这个姑娘也许就是具备某种免疫障碍的人。

免疫系统主动攻击自身构成要素的免疫障碍功能。也许跟怀孕有一定联系。

这也是雷恩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的，对抗T病毒的研究结论。

——通过攻击自己的身体系统来延缓T病毒的繁殖。

这就是雷恩开发疫苗的基本理念。

当病毒攻击“人体”这个复杂的系统并将其彻底破坏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意味着身体的“死亡”。

但如果从更广阔的系统观念来看，病毒也只不过是进入人体这个化学工厂里的一个新型随机要素，并以此构成一种新秩

序的"催化剂"而已。

人类之所以把这看作一种疾病，是因为我们对失去个体意识抱有严重的恐惧心理。

当T病毒攻击人类个体，并附着在这个系统中攻击人体时，原本的框架就会消失，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新规划即将开始。

完成这种异变的人类意义说是经历了一场崭新的负进化。

但或许是因为这位少女的免疫功能具备阻碍自身变化的作用，所以她并没有进化。从而巧妙地躲过了已经将免疫系统改造的T病毒的攻击。

这当然是反论，一种奇迹般的现象的反论。

雷恩轻轻握着少女的手。

感觉小小的手掌就像快要和空气融为一体似的。人类实在太软弱了。

——我希望你活下去。

雷恩看着少女的外套，注意到了盛开在衣服下摆处的玫瑰刺绣。

十月四日 零时十五分

<VR房间>

"不可以到外面去哦，卡尔梅恩。外面都是细菌。"

父亲从背后抱起艾米丽，笑着说。

那是几岁时发生的事呢？

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加利福尼亚炫目的阳光和阴暗的室内，对比十分强烈。

小艾米丽发现自己又一次逃跑失败，没能逃到户外去。

她随即用谁也听不到的细微声音咋了咋舌。

门外的椰子树随风摇摆。一个年轻的男孩骑着自行车从下面经过，头盔被阳光一照，反射出蓝色的光芒。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到洛杉矶的闹市区，那个人山人海的地方去。周围全是反射着强光的办公楼。

一个充满了人们的呼吸和体温的地方。

艾米丽刚从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发烧中恢复过来。对她的父母来说，对她来说，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事。

但父母还不允许她到外面去。爸爸将艾米丽举起来，让她分开腿坐在自己脖子上。

"到爸爸的房间去。今天给你看个稀奇的好东西。"

砧·宏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抽泣，现在正轻轻地打着鼾。

腰好疼——艾米丽已经蹲坐了一个小时以上。她抬起垂在两膝之间的头，慢慢睁开眼睛。

四名男女被困在十米见方的房间之中。

屋子里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充满了VR溶液、血液和汗液混杂在一起的气味，脑子一片混乱。

这个房间是完全密封的，那么四个人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究竟需要多少氧气呢？她很想仔细算一算，但大脑根本不听使唤。

房门另一边还在继续喷洒"玫瑰"疫苗。

"我想起来了。"艾米丽说，"卡尔梅恩就是我。"

"什么……你的脑子被热气蒸坏了吗？"躺在一旁的福克斯微微把眼睛睁开来，他的呼吸很平稳。作为应急措施而代替绷带绑在他腿上的那条手帕，已经被血液完全浸湿，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

不——艾米丽摇了摇头。不过，说不定她的脑袋的确出了什么问题，呕吐感十分强烈。今晚还没有吃药。

那一天，父亲给她看的好像是一个老式的自动语言生成程序。这是一段曾经被她遗忘了许久的记忆——所以她才会在无意识中把研究所的系统命名为卡尔梅恩。

她想起了安。父母把她和艾米丽的印象重叠在一起，把她也叫做卡尔梅恩。想见见他们，想见见安，想把那小小的温暖抱在怀里。艾米丽还想起了放在房间桌上的那本《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我们到底得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塞尔费奇茫然地问道。此刻他正靠着房间角落的墙壁坐在地上。双眼充血，嘴角沾有白色泡沫。这个人精神已经到了极限，艾米丽想到。

——现在最好保存一些体力。

艾米丽把满是污泥和血迹的羽绒服垫在脑后，仰躺在地上。

天花板上有很多钢管，从中通过的压缩空气向四处放射着尖锐的金属噪音。那是毁灭的脚步声，正在不断朝这里靠近。如果那里也被破坏，那么这里面的所有人就全都完了。

“问你件事可以吗？”艾米丽闭上眼睛，“把你带到玫瑰密封舱去的是雷恩吗？”

“啊，没错。是他叫我到这儿来的。”

“那为什么说是用这个进去的？”艾米丽从口袋里取出录音机给他看。

“那是突然想到的。”福克斯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雷恩的计划会是这样的，一直天真地以为事情应该还有转圜的可能。而且……”福克斯用下巴指了指塞尔费奇，“这个该死的混蛋的确想把玫瑰带走。”

“和我的交涉都是假装出来的？”塞尔费奇哼了一声。

“胡说八道。”

“交涉？”被艾米丽这么一问，塞尔费奇把头转向一旁，沉默不语。

“艾米丽，理查德·福克斯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一个代号。有些企业在市场中变得过于强大，从而产生了脱离国家控制倾向，而专门制裁这种企业的集团拟人化之后的形象，就是‘理查德·福克斯’，也是这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组织在行动时采用的拟态个性。”

艾米丽点点头。

——所谓的“个性”，说不定本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有数不清的“个性”在徘徊，为了维持它们的秩序，又有数不清人在背后支撑着这一切。

原本个性和个人就不是平等的事物。

人想要将“个性”给予另外的人时，“组织”随之产生。

当人类这种生命系统单独存在时，是非常脆弱的。

免疫系统会通过排除来自外界的“外人”来持续生产出“自我”。但当免疫系统受到T病毒的攻击并崩溃时，“自我”的界限就会变得极为模糊，连维持身为一个人类的意识都做不到，从而融入整个世界之中。

艾米丽想到了玫瑰。被散播到各处的病毒会剥夺我们身为人类的个体差异。玫瑰现如今变成了整个研究所。我们就在玫瑰体内，说不定只是构成“玫瑰”这个组织的一个要素而已。

“我化身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断搜寻企业的内幕，庞大无比但却没有黑幕的企业几乎是不存在的。我负责获取情报，组织负责将其泄露给大众传媒。用信息操纵市场，让公司在应当平静的时候平静，应该消亡的时候消亡。”

“安布雷拉被视为危险的企业？”

“理由很充分。他们正打算把经营主体转移到欧洲去，而且为了处理浣熊市的意外甚至动用了核武器。美国不可能对这样的出卖无动于衷。”

“我一直以为安布雷拉就是美国。”

“事情没那么简单。安布雷拉当然不可能只是个制药公司，而是地地道道的兵器制造企业。应该已经渗入了政府的核心机构。所以上面才会对这种战略病毒连通疫苗一起迁往欧洲感到十分头疼。全球性干涉政策的平衡也会因此被破坏吧？病毒武器的疫苗开发无论何时也是最重要的事。随后我便以理查德·福克斯的身份接受命令，摸清‘玫瑰计划’，掌握安布雷拉的现状。然后夺走正在开发的疫苗，并以此为‘人质’。”

“夺走疫苗？”艾米丽问道。

“用来对付安布雷拉的政治材料。如果把疫苗交给假想敌国的话，那么T病毒的控制能力就将在瞬间化为乌有。这可是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福克斯狠狠地瞪着塞尔费奇。

“就是这家伙，这家伙打算把疫苗抢走，然后以此为筹码跳槽到其他制药公司去。就像急着从沉船中逃走的老鼠一样。不过……这条船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塞尔费奇低声嘟囔道。

“都是这家伙骗了我，是他让我相信有公司愿意出大价钱购买疫苗。我上了他的当。”

“就像你知道的，我和那个所长到过事故发生时的浣熊市。我是安布雷拉军队的一员，当时的任务是保护那家伙。然后我们便一起在地狱里穿行。为了不再发生那样的惨剧，我决心消灭安布雷拉。这是我们的……至少是我的目标。我作为来自安布雷拉的情报来源在网络上接触到了名为理查德·福克斯的组织。之后我将浣熊市的毁灭经过作为谣言散布到市场上，让它的股价下跌，从经济上逼迫安布雷拉。另一方面雷恩回到研究所，照计划应该完成疫苗的研制。只要我把那东西公诸于世，T病毒的战略价值就几乎等于零。”

“但是，雷恩他并不是这样想的……”

“我也不知道那家伙到底在想什么。”福克斯说道。

“那混蛋只不过是疯了而已。”塞尔费奇不屑地说道。

“怎么样都好。看来我们得死在这儿了。”

福克斯闭上眼睛，像是在仔细倾听从走廊传来的疫苗喷洒声。

“谁会死？”

砧·宏在不知不觉间已经醒了过来，此刻正一脸茫然地擦着眼睛。

“哎，怎么还没停下来？”听到外面还有液体不断落下的响声，他颤抖着用两只手抱紧了膝盖。

艾米丽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头顶的钢管已经开始发出刺耳的嘎吱声，眼看就要到达承重的极限而断裂了。她深呼吸了几次，在心中念着女儿的名字。

——*除了现在开始，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活下去。*

艾米丽直起上半身说道。

“现在放弃还太早了。大家整理一下思绪好好想想。”

福克斯痛苦地抬起头看着她。

“啊，是啊。现在放弃还太早了。”

“最开始是莉娜·米特福德出了事故。这是人为的？还是纯粹的意外？”

“是意外。”福克斯喃喃道，“我听雷恩提起的时候语气很意外。”

艾米丽点点头继续说。

"然后是有病毒的牛。这是人为造成的，尤利西斯·阿拉姆把它扔进了蓄水池。"

"所长说他是在进行VR试验的过程中被玫瑰侵蚀了。"

砧定着水槽说道。

"没错。"艾米丽看了看自己的手心，"正是这样。所以，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位于同一件事的延长线上。"

"什么意思？"塞尔费奇有气无力地问道。

"因为两个事件都是玫瑰以VR液体为媒介进行侵蚀后造成的。这对恋人用这台装置约会，其结果就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塞尔费奇焦躁地晃晃脖子，然后抬手挠了挠他那颗秃头。

"两个小蠢货。他们以为这就只是一台机器么，这里又不是游乐园。简直是愚蠢。"

艾米丽无视塞尔费奇的咒骂接着说了下去。

"然后发生的是停电。关于这个你们有什么想法？"

"无论怎么想时机都太过完美了。生化危机发生，扩大，然后是那段奇怪的影像……"

砧低着头说道，下巴上随即堆起一圈肥肉。

"没错，也许就是在那次停电时占领了卡尔梅恩。它可以在切断电源之后一点一点地抹消现有系统，植入替代品。"

"当完全夺取系统之后就散布'玫瑰'疫苗……但这是为什么？"

"为了收获。疫苗的目的就是吞噬病毒。"

"等等。'玫瑰'不就仅仅是一种疫苗吗？怎么听着就像生物一样……"砧一脸铁青地问道。

"啊。"

——不断给予其虚拟现实的刺激，随后从中得到反馈电子信号的系统。这就是"玫瑰计划"的全貌。说不定就会以此制造一个只用虚拟刺激来构建自我世界的生物。它的感受将无限倾向于身体内部。如果这个研究所真如雷恩所说，全都被卷入了玫瑰的梦中的话……

"这个……"艾米丽靠近水槽，"说不定，我们能和玫瑰取得联系。"

三个人面带惊讶的表情，看着一脸兴奋的艾米丽走来走去。

"砧，站起来帮帮我。我接下来进行VR潜水。利用水槽入侵系统，夺回卡尔梅恩。如果能重新掌握空气控制功能，我们就可以从这儿逃出去了。"

砧眨了眨眼睛盯着她。

艾米丽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钢管，必须在它们断裂前完成这项工作。

"没有卡尔梅恩也能启动装置？"

"这台终端机和连接水槽的超级电脑是用局域网连接在一起的，不会受到外部系统的干扰。我认为不会有事。"

艾米丽转头看了看埋进墙壁里的几台超级电脑。

"砧，你负责操纵终端机，尽可能修复系统。找到卡尔梅恩的神经原侵入进去，我……"

她眯起眼睛看了看水槽。

"我到这个魔法箱里面去，试着终结她的幻想。"

艾米丽在水槽背后找到了VR专用橡胶实验服，衣服依然保持着她最后一次使用后挂在这里的样子。紧接着她在水槽背后把它换上。

攀上竖梯以后，她用力打开了水槽的上盖。里面是满满一罐黄绿色的溶液。

艾米丽脑中充满了不安。

——莉娜·米特福德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出事，我无法保证自己不变成她那样。最糟糕的是我有可能丧命其中。

这样一想，这池黄绿色的液体简直就像通往异界的入口一般。

抛开这样的不安，艾米丽继续埋头工作。她抽出水槽盖上的软管，接在实验服的插口上。

随着一声开关被打开的响声，溶液慢慢朝实验服中故意空出的空间流去。隔着一层橡胶让人感到十分冰凉。

艾米丽掀起护目镜，从水槽上往下看去。

说不定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现实世界。

环境还真是单调得可以。四周是水泥墙，头顶是钢管，全是毫无生气的无机物。

塞尔费奇坐在门口，一脸听天由命的表情。砧·宏继续在终端机前操作。只有靠在墙边的福克斯正抬头望着她。或许是因为脚伤发作的关系，他的脸有些扭曲。

她想把现在看到的东西全都清楚地刻在脑海里，因为这些可能会变成让她对这个世界充满留恋的砝码。

“好。VR系统顺利启动。”

砧坐在终端机前喊道。

“真的决定要做吗？其实不去也可以啊。”

艾米丽重重地点了点头。

由于戴着氧气面罩，所以她没办法出声。只是用力竖起了右手的大拇指。

砧重新面对屏幕。

“请不要勉强自己。一感觉到异常就按紧急呼叫按钮。”

艾米丽深吸一口气，把护目镜放下来遮住眼睛。只听啵地一声轻响，它便和脸部轮廓紧密贴合在一起。艾米丽望着水面，抬起脚静静地跳进水槽中。

十月四日 一时零分

<VR装置/VR房间>

一片漆黑。这是没有任何光亮的黑暗。

最终，在遥远的彼方出现了一个小点，随后扩展成整个空间。艾米丽周围是夜幕笼罩下的危地马拉山地。

这是参照现实地形描绘出来的景观。

艾米丽眺望着这片由CG构成的原始森林。

这当然不可能和真实的物体一模一样。为了体现质感而覆盖在树木表面的贴图沿着3D建模在各处凸起，显得十分怪异。

不过伸手一摸，的的确确是树木的触感，而且还有林木的气味。

她现在必须往前走。这里的下部才是VR装置本来的面目，必须触碰到那个“黑匣子”。

艾米丽在手边的空间中假想出一个键盘。

由于戴着氧气面罩，所以她无法与外界有任何声音上的交流。而这个键盘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而准备的。艾米丽可以看到那个反射出绿色光芒的文字键盘——一个靠演算制造的虚拟输入设备。

她在上面敲击起来。

——没问题，一切正常。进入下一阶段。

耳边的扩音器里传出了砧·宏那又尖又细的声音。

“明白。不过它的防守还真是严密啊。我虽然知道研究所里几乎所有的密码，但

还是怎么都进不去。请再欣赏一会儿山地的景色。”

艾米丽苦苦地一笑。他还是真是个把违反规则当家常便饭的人。

——我可真是个不合格的主任。虽说我觉得自己原本就不适合当管理者。

她抬头一看，夜空中是一个大大的满月。

但那也是虚构的，那个月亮和现实中月球不一样，只是个距离地面非常近的人造光源。

——如果有人将这个假想世界当成是自己生活的惟一区域，那么对它来说，这个月亮不就是绕着地球转的卫星了吗?

不，不仅仅是月球。包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物体，建模和贴图、声音和气味、感触，这些要素全都被它当成了真实存在的东西，被分割为不同的种类来识别。

如果，雷恩·斯普雷格所说的，在虚拟现实的刺激下从这个模拟系统中产生了“生命”是可行的，那么那个“生命”——“玫瑰”究竟是带着怎样的感觉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呢?

艾米丽眺望着远处的山脉。

这个生物不知道那些山峰的另一边是加勒比海，它也不可能知道。在那里不断起伏的波浪可不是以现实为参照，光用虚拟技术就能再现出来的东西。

还是说……这个系统终究有一天能够即时模仿海洋上的波涛，将其在这里复制出来呢?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玫瑰就能知道大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制造的无形巨像，终究有一天会回归到浪花中去吗?

想到这个与机械相连，在机械与生命的边境线上摇摆不定的柔弱生命体，艾米丽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悲哀。雷恩·斯普雷格，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好，我找到了。怎么了主任，有什么变化吗?”

只见画面上的贴图开始掉落，由线条框架构成的森林开始成片成片地倒塌。

这是……

艾米丽停止在键盘上敲打，木然地看着四周。

她突然置身于地铁之中。

这……和影像里一样。

地铁里没有其他乘客，十分安静。她好像位于车头里。

脚下忽然传来一阵暖暖的触感，低头一看，是一只黑猫。

它朝后面的车厢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回头看着艾米丽。

黑色的尾巴在空中顺滑地舞动着，像是在说“跟我来”似的。

“怎么了?请回答。”

扩音器里又响起了砧的声音。艾米丽看着那只猫，继续敲打键盘。

——没问题。一切正常。

她的身体微微一抖，跟在猫后面向前走去。

●

——没问题。一切正常。

“哎?”

砧确认了艾米丽的回答后，在显示器上看到了一条奇怪的信号，不由得歪了歪脖子。除了从水槽发出的信号以外，还有来自其他接口的记录。也就是说还有人正从外部使用着这台机器。

“怎么了?”

站在砧身旁凝视着显示器的福克斯问道。

“啊，除了经由局域网与水槽相连的这台终端机以外，好像还有其他人登录了

系统。”

“是雷恩·斯普雷格吗？”

砧敲击着键盘，开始追踪信号的来源。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但结论却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来源是研究所的全部五台服务器，还有玫瑰的密封舱。这可是大串线啊。”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福克斯。

“什么意思？”

“说不定这就是玫瑰。和卡尔梅恩一样，都是在网络上集结的信息集合体。”

“我在浣熊市见过真正的玫瑰。那是个人类少女。”福克斯说道。

“玫瑰不是指疫苗吗？”大门附近塞尔费奇喊道。

——网络信息集合体、人类少女、疫苗……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玫瑰。

砧·宏用两只手抱住脑袋思考了一会儿。

——玫瑰的本体就是那些泥浆。你想想，人类的定义、头脑、身体、社会责任……

“原来如此。”砧兴奋地站了起来。从他的体重中解放出来的椅子随即发出了嘎吱嘎吱的欢呼声。

——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同时拥有头脑和身体等功能器官的东西，所以想不明白。但实际上玫瑰的头脑是网络信息集合体，具体形态是泥浆，然后具有对抗T病毒的功能，它是一个被分割开来的生命体。

“占领卡尔梅恩的不是所长，而是玫瑰本身。”

听着砧的自言自语，福克斯扬起了一侧的眉毛。

“它的思想就反应在这些VR影像上。因为这里，只有这里是她能够感觉到的世界。”

监视器的影像模式刚一切换，那里的景象就把两人吓了一跳。

这显然不是危地马拉的山区，而是地铁。

在疾驰的地铁列车中，艾米丽的视线缓缓向前移动。位于视野尽头的黑暗正被一片噪音疯狂地干扰着。

砧·宏在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有多么急促后吓了一大跳。他赶紧把两只手放在胸口，拼命制止着不断变快的心跳。

——现在，我们即将触碰到这整个事件的核心了吗？

福克斯对着麦克风大喊起来。

“艾米丽·兰，还有其他人进入了VR装置，现在很危险，最好暂时离开！”

砧吃惊地说。

“你在说什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了啊。”

“如果能从外部操作这台机器的话，那么就可以中断她的氧气供应，你明白吗？所以最好暂时退出一下。”

“但是……”

监视器上很快出现了艾米丽发回的信息。

——一切顺利。我已经拿回了卡尔梅恩，你去试验一下。应该能调整空气控制系统。

福克斯和砧面面相觑。

砧连忙回到座位上敲打键盘，画面上出现了研究所里所有空气喷嘴的使用状况。

他试着输入了立即停止喷洒泥浆的命令。

从走廊上传来的水流声几乎在同时停止了。

●

这噪音还真是烦人。

艾米丽很想堵上自己的耳朵。

但扩音器就在紧贴耳朵旁，直接向耳蜗发出声音，所以就算捂住耳朵也没用。只能转移注意力，不去理会它。

在嘈杂的轰鸣声中，艾米丽好像听到了有人在叫她的声音，不过她依然选择了无视，尽可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

由于视野十分狭窄，所以艾米丽很怕在前面引路的那只猫会突然消失。

画面也非常模糊。

眼前到处都是迸裂的断层，黑猫的形象好像转眼就会消失似的。

一个身上挂满彩球的小丑忽然从她旁边经过。艾米丽本来想仔细观察一下，但结果只感到他就像一个亡灵一样。

黑猫加快了速度，一个劲儿地往后面的车厢跑去。它在进入某节车厢的同时向上一跳，就这样消失了。

艾米丽赶紧停下脚步观察周围的状况。

电车虽然摇晃得很厉害，但身体并没有失去平衡。

她慢慢靠近座位。

那里坐着一位少女。

她好像睡着了，身体一动也不动。

虽然是在虚拟的假想环境中，但她和刚才的小丑不同，有一种切实的存在感。

少女的脸和莉娜·米特福德一样。艾米丽召出假想的键盘，将目标设定为少女。

——你是……

艾米丽问道。少女随即抬起头恍惚地看着她，就像没有发现艾米丽的存在似的，感觉她的意识还在遥远的梦之国飘荡着。

——我们在哪儿见过吗？

少女问道。艾米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究竟是莉娜还是别的什么人？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艾米丽询问之后，少女把脸一歪。

这一瞬间，几滴冷汗掠过了艾米丽的后背。

那和人类所谓的“歪一歪脸”这种表情完全不同，而是把整张脸就像纸一样弄得褶皱不堪。

——到那边去。

少女说。

——告诉我，你是谁？

艾米丽认真地在键盘上写道。

地铁停了下来。

少女站起身，像是要在这里下车。在走出去之前，她喃喃地低语道。

——艾玛……艾玛·哈特莱茵。你又是谁？你是人类吗？

正当艾米丽准备回答时，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她长叹一口气，召出假想键盘，在上面敲打发给砧·宏的信息。

——砧，你那边如何？

随后她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着，在噪音的海洋中搜索砧的声音。但对方却一直没有回应。

●

“成功了！卡尔梅恩回来了！”砧对着麦克风大喊道，“主任，空气支配权被我们拿回来了！”

画面上出现一段文字。

——很好。现在你操纵一下空气控制设备，把研究所里的所有“玫瑰”疫苗全都清除干净。

“已经在做了。”

砧说着高兴地舔了舔嘴唇。他用力把两只手搓了搓，再次面对键盘。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情况真是出乎意料得好。包围着自己的恐怖气氛也一扫而空。

“就这么简单吗？”

一旁的福克斯说道，并一脸狐疑地把眉头紧紧锁在一起。

砧随即停下敲打着键盘的双手，微微一笑。

“另辟蹊径，不愧是艾米丽·兰主任。不管对手是谁，她都能直接切入对方的核心部位解决问题，最后取得胜利。”

随着砧不断输入指令，画面上的空气喷嘴使用情况渐渐从红色的O变成了绿色的N。从显示器左上角的研究所简易平面图来看，所有的空气喷嘴都已经停止了使用。

“好，这样就行了。接下来的清洗。不过……”

砧停下高速运动的手指，稍稍想了一会儿。不过很快又以极快的速率敲击起来。

“你这次又是干什么？”

“嗯……将局域网切换成研究所内部网络，然后查找服务器……”砧抬起头，“这是个好机会。让这家伙显出原形。”

“不要追查得太深，先确认眼下的情况是最重要的。”

福克斯抓住砧的手臂说道，对方有些不耐烦地看着他。

——这家伙什么都不懂。现在绝对是搜索那东西的好机会。

“这样就行了。在局域网和内部网络里同时搜索。”

他用大拇指轻轻按下执行键。

一声空气被抽离的响声随即传来，原本紧紧闭锁着的门忽然被打开了。

这让带着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坐在门边的塞尔费奇惊得跳了起来。

四角形的出口外站着一个女人。长长的金发，陶器般规整的脸颊，无力伸出的手脚左摇右晃。碎裂的束缚服就像一根根布条一样垂搭在她身上。

“你是……”

砧一脸困惑地站了起来，慢慢朝女子走去。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莉娜·米特福德。”

“喂，不要随便靠近她！”福克斯大喊道。

砧随即在房间正中央站定。

粘稠的红色泥浆不断从女子的双腿间涌入房间。

砧感到自己全身的寒毛倒竖。塞尔费奇则悄悄地沿着墙壁往水槽退去。

“喂，砧，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福克斯喊道。

“怎么了？”砧回答道。

“绿色的标志正迅速变成红色！”

仿佛把福克斯的声音当成了信号一般。像是金属相撞一般的响声在每一个角落炸裂开来，喷口开始排放出可怕的气流。

而下一个瞬间，走廊上又开始喷射出赤红色的泥浆。

——被骗了！

当局域网与内部网络接通的那个瞬间，玫瑰等的就是这个。为了集中力量，全力排除进入这个VR装置的异物，其结果就是造成了“结界”的粉碎。

——全都是我的错。

“到这儿来，砧！爬到水槽上面去！”

回头一看，已经爬到巨大水槽顶端的理查德·福克斯正对着他大喊。克里斯汀·塞尔费奇站在他旁边，正观察着下面的情况。

他双腿震颤个不停，一动也不能动。刚想逃到房间深处去，两只脚却被泥浆给绊住，接着两只手也撑在了地板上。砧现在全身上下布满了红色的粘液。

“为什么要跑？”

他背后的莉娜·米特福德高声高声大

笑起来。

“你要逃到哪儿去？”

莉娜伸出长长的手臂环绕着砧的脖子。

手臂上的毛孔随即浮现出无数个赤红色的斑点，接着颗粒越来越大，就像喷泉般一涌而出。

“你是……”

砧回头看见莉娜的脸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本应该是脸的位置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赤红色的虚无世界在不断延伸。脚下的泥浆渐渐集合到莉娜周围，然后将她整个包围起来，与她融为一体。

——这样一来，我们终于成为一体了。

莉娜的胸口附近忽然裂开来，显现出另外一张脸。它一边不断扭曲一边看着砧，最后放声大笑。

砧·宏尖利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房间。

红色的泥浆覆盖在砧的身体表面，将其完全吞噬，变成一个不断颤抖的鲜红色果冻。

●

影像的场景切换成了在研究所的显示器里反复播放的浣熊市。

人类的残骸为了寻找食物而在道路上徘徊。

艾米丽喘息着在附近的瓦砾里躲藏起来。

心脏在她的胸腔里猛跳。



VR实验服连从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飘出的热风都能感受到。

肉体燃烧时发出的恶臭溢满四周。由于气味实在太难闻，让她产生了丢掉不断往鼻腔里送入臭气成分的氧气面罩的冲动。

艾米丽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冷静，这些只是虚拟现实，一点儿也不危险，真正的我还在水槽里。

一名感染者从她眼前经过，艾米丽紧张地咽了口唾沫。不过对方并没有发现她。

可让艾米丽感到震惊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刚才那人是罗伯特·柏拉修！

艾米丽不由自主地朝男子跑去，但很快又停了下来。

那的确是罗伯特·柏拉修的脸。

那个在通讯装置上看过无数次的毫无生气、像木乃伊一样的阴郁表情。或者说，刚才那个丧尸脸上贴着的根本就是通讯器上的画像。

这一瞬间，一个确定的想法从她脑海一闪而过。

艾米丽走出瓦砾，看着在远处徘徊的尸体们。

每一个都有张她熟识的脸。

有人使用保存在服务器里的职员通讯画像，像电影导演分配角色那样分配给不同的丧尸，然后把画像加工成贴图，贴在不同的人体模型上。

——说不定附近还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丧尸在徘徊。

艾米丽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就这样望着那些人。

——简直就像是在模仿研究所里的情况一样。

雷恩说过，研究所里发生的事就是浣熊市发生的事。他指的浣熊市难道就是这儿？

而影像之中，是浣熊市在模仿研究所里发生的一切。

游乐园里总是会有一种设施，叫镜子迷宫。

被扔进一个无限延伸的镜像之海后，身体就像悬浮在半空中一般。然后是不间断的喧闹和笑声。

艾米丽抬起头，正好看到黑猫端坐在瓦砾的顶端。它盯着艾米丽从上面跳下来，前进几步之后继续回头看着她。

——又要带我到哪里去么。

跟着黑猫一路前行，很快她便来到了一个被铁丝网包围的篮球场。里面除了一名少年和一名少女以外没有任何人。猫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踪影，而艾米丽也猜出了那两个人是谁。

艾米丽打开护栏上的门走了进去。

她靠近篮框，低头看着“尤利西斯·弗兰克”。少年像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抬头望着天空。少女则把手脚伸展开，仰躺在球场上，同样也在看天。两人的皮肤已经剥落了多处，反映出被感染的症状。

少女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登场人物的奇特存在感。

“莉娜·艾玛”盯着走近的艾米丽笑了起来。

——你终于来了。

——都是你，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吧。

艾米丽召出键盘，像疯了一般在上面输入信息，途中打错了好多次。看到她这个样子，“莉娜·艾玛”微微一笑。

——你是谁？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是艾玛·哈特莱茵吗？你这个陌生人。

——名字什么的无所谓。我问的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到底是什么。

——玫瑰花……向一切敞开心胸的东西，接受一切的东西，将一切据为己有的东西。

少女有些心不在焉，艾米丽随即焦躁地跪在地上摇晃她的身体。没有反应。接着她慌张地在键盘上输入一段文字。

——“玫瑰”，把你看做“玫瑰”就行了。

少女点点头。

——雷恩·斯普雷格在哪儿？那个男人。

少女盯着艾米丽摇了摇头。

——雷恩……不认识。

艾米丽双膝触地抬头看着天空，那里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

——那儿一定有你的朋友。我的日记本……我必须去把它拿回来。里面有很多难为情的事。哎？我说，你觉得我难闻吗？

听到这句话，艾米丽猛然注意到了一个事实。

从刚才开始，之前一直折磨着她的脖子的臭味便忽然消失了。而且从面罩里送出的空气也渐渐变得稀薄起来。

——没有氧气了。

艾米丽立刻感到呼吸困难。

——砧，砧！氧气供应开始中断了，快帮帮我！

她竭尽全力在键盘上敲击着，而“莉娜·艾玛”则依然保持微笑盯着天空。直升机的轰鸣呈螺旋状向上爬升。

艾米丽变换思路，将输入目标转换成网络，她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

所有的贴图都开始剥落，世界又变成了一个只有线条框架的地方。

形状极为简单，整个空间现在就是一个立方体。艾米丽是立方体中连具体形象都没有的物质。

声音清晰，速度也快得无法想像。

艾米丽忘我地从系统中选出备用的卡尔梅恩，让双眼在程序网络中疾驰。就算有一个纯粹的卡尔梅恩消失，紧接着就会诞生另外一个。

——卡尔梅恩，给我氧气。

大脑一片混乱。感觉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徘徊了许久。

林荫道，公车中，墓地，温室。

我明白了，这根本连黑匣子里的秘密也不是。

全都是虚构的。一幅将对事物的反应伪装成自主意识的版画。来源于伪装意识的画卷。一本某人事先准备好的，写满爱情伤痕的日记本。

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最低限度的安抚，是神秘学家甜美的低语。故事就是故事。

这时，雷恩的脸浮现在了脑海里。越来越少的头发，已经失望得让人厌倦的消瘦脸颊。

雷恩的愿望制造了一个故事/然后故事吞没了雷恩。

简单至极的答案。

然后是卡尔梅恩。我也是制造“玫瑰”这个故事的帮凶。

卡尔梅恩没有任何异常。只是毫无抵抗地被玫瑰戏弄了。

因为玫瑰和卡尔梅恩从一开始就是一体的。

“艾米丽，有意思吧。”

爸爸在笑。自动语言生成程序正在随机性地编织着一个又一个故事。这就是游戏。输入的故事和原本的故事产生冲突，再结合到一起，接二连三地编织成一块奇妙的故事拼贴图。比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出现了砍竹子的老爷爷，堂吉诃德和亚哈船长上演了一场梦幻般的大战。

而且，这东西还可以和人进行简单的对话。

“我是谁？”我用笨拙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着。

思考了片刻之后，破烂不堪的二手“苹果II”型电脑回答道。

“卡尔梅恩，你是卡尔梅恩。”

父亲哈哈大笑：“就像勾引斗牛士的女郎的名字一样……”

从那以后，我的名字就变成了卡尔梅恩，我的女儿也继承了这个名字。

“不要到外面去，外面全都是细菌。”

我的女儿，继承了我那有缺陷的免疫系统的女儿，可爱的卡尔梅恩。

她就是这个名字。

——卡尔梅恩，停止运行所有的空气

喷嘴。

——明白。

之后，艾米丽深吸一口氧气。这个卡尔梅恩也很快就会被玫瑰吞噬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得在系统里加入限时装置。

她确认了一下显示在护目镜上的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过，设定为三点应该可以。这段时间足够喝杯茶了。到了那个时候，卡尔梅恩就会第三次醒来。

世界突然变得扭曲起来，噪音慢慢变大，像栅栏一样的线条立方体瞬间消失。

整个视野一片漆黑。艾米丽惊慌失措，手脚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在看不到一丝光亮的完全黑暗中，艾米丽在溶液里漫无目的地游动着，希望找到出口。但在边长理应只有五米的立方体水槽里，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去的地方。在环绕着身体的溶液中，她根本连上下左右都搞不清楚。

大地上下颠倒，下面的黑暗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开口。

艾米丽拼命朝那里游去。

突然，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了她，把她的身体整个翻转过来。艾米丽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拉了出去。

●

艾米丽紧紧抓住朝自己伸来的手，把身体往上拉，然后带着强烈的VR眩晕摇摇晃晃地爬上水槽顶端。

水槽本身有些许的倾斜。她脱掉护目镜，猛地把氧气面罩扔在一旁。

“发生了什么事，我差点儿就死了！”

“我也是……”

艾米丽朝声音的来源看去，一名高个子男子正在喘着粗气。是有拉丁血统的理查德·福克斯。

带着满身的黄绿色液体，她盘坐在水槽顶端，好不容易才让呼吸变得平静一些。

艾米丽把脑袋从橡胶头套里剥出来，让它像兜帽那样垂在后背上。利落的短发被黏性溶液粘连在一起，紧密地贴合着头部轮廓。

她脱下手套轻轻擦了擦脸，感觉很不好受。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救了我。”

听着艾米丽的话，福克斯沉默地甩了甩手。几滴粘液从他手心拉出一簇丝线掉落下来。

“没事吧？”

福克斯勉强地点了点头。他全身都是血污，怎么看也是受了重伤的样子。

“刚才玫瑰忽然侵入了这里，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之是被骗了。”

“被骗？然后它去哪儿了？”

“它不是来杀我们的。把这东西搞得一团糟之后就爽快地离开了，只是……”

艾米丽这才开始环视整个房间，破坏情况十分严重。

终端机几乎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模样，墙壁里的超级电脑也都冒着黑烟，歪向一边的水槽上到处都是凹痕。

“砧呢，他在哪儿？”艾米丽连忙问道。

“被它吞下去后带走了。那个窝囊废……”福克斯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脸色变的十分难看。艾米丽听到后低下头揉了揉太阳穴。

“砧……”

“空气喷嘴停下来了。”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靠着门坐在地上的塞尔费奇正在窥探

走廊的情况，他看上去已经疲劳至极。秃头上不多的毛发散乱不堪，衬衫也变成了干枯的橘黄色。

艾米丽从倾斜的水槽上跳下来。

“在完全清洗干净之前，最好再等一会儿。”

她走到水槽背后，脱下VR实验服，准备换上自己的服装。看到满是泥污的羽绒服，她皱了皱眉，走进更衣室穿上白大褂，把羽绒服的口袋全都翻转过来，从里面选出有用的东西放进新衣服里。从水槽另一边走出来之后，她看到福克斯正靠着墙壁坐了下来。艾米丽走到他身旁无力地坐下。而塞尔费奇依然站在门边，警惕地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福克斯说道。

“到底怎么回事，你捉到它了吗？玫瑰究竟是什么东西？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很难说清楚。我一开始以为各种各样的场景就是玫瑰的意识，后来才发现那只不过是雷恩安排的情节。玫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了和卡尔梅恩合为一体，而在这个研究所的系统里被孕育出来的东西。”

“这算不上什么解释，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的确……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看到我的虚拟实验能够得到实现，光是这一点就让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将虚拟现实和泥浆的反应进行组合，然后记录其结果，之后是逐一研究、排查这些结果，与其他的记录进行比对，自动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免疫模式。抗T病毒疫苗开发所必须的蛋白质虽说是在反复试验之后伪造出来的，但这和人类在体内制造的蛋白质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实际上，这应该是T病毒疫苗开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不过对雷恩来说情况不太一样。我现在才明白，玫瑰对雷恩来说，是一个试验他那种免疫理论的绝佳素材……”

“雷恩·斯普雷格的理论……那是什么？”

“免疫系统并不是一个仅仅只靠注入疫苗就能随意操纵的东西。它一开始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是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分开来的系统。”

“虽然之前也曾经听说过，但还是不太懂。免疫功能不是用来治疗疾病的吗？”

“不对。这是一个区别‘他人’与‘自身’的系统，并不能聪明地判断这是疾病，需要排除；那是有用的东西，可以保留，甚至经常会让疾病顺利进入，却对无害的物质对产生过激的反应。而疫苗可以通过事先制造出假想的敌人来提示身体真正敌人的特质。”

“虽说不太明白，不过，这就像以标靶为目标的射击训练一样吧？可以射击代表罪犯的标靶，不可以伤害代表市民的标靶。”福克斯摆出一个射击的姿势，认真地问道。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这可是个一旦失败就有可能丧命的危险训练。特别是在面对T病毒这种强大对手的时候。T病毒会附着在人类的DNA上，将其改写成能为自己所用的东西。打个比方，就像让被催眠的士兵去攻击自己的国家一样。所以疫苗的开发非常困难，两种DNA会同时存在于一个身体里，稍不注意就可能让自己的DNA被杀死，从而丢掉性命。”

“这一点昨天也听说过。免疫系统的自我崩溃虽然会破坏人体自身，但同时也可以推迟像那样死去的速度。”

“所长一直在寻找攻击免疫系统，提前使其部分失效的方法，并把这当作对抗T病毒的策略。没有防备的肉体自然会变成其他细菌和病毒的温床，简单来说就是会

患病。不过，所长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那只是肉体的变化而已。”

“开什么玩笑，生病就是生病。”

“普通人都会这样想，但雷恩显然不是。就算都市遭到践踏，所有一切都被破坏殆尽，只要‘那个地方依然是都市’的理念还存在，那么这座城市就没有消失。当然，从最终结果来讲，这种理论会完全否定人类的生命。雷恩就选择了否定。其理论的究极形态就是那池泥浆。雷恩想要制造的并不是疫苗，而是超越一切系统的崭新生命体。之后他便一直在虚拟的记忆中培养它。”

——向一切敞开心胸的东西，接受一切的东西，将一切据为己有的东西。无限的连锁，无限的追求，无限的进化。

“这就是‘玫瑰’么……”

福克斯开始颤抖起来。艾米丽惊恐地看着这名男子，看着他大笑起来，但扭曲的笑脸上却出现了几滴泪珠。

“我那个时候到过浣熊市。作为安布雷拉的私家佣兵集团——生化危机对策部队的一员前去搜集情报。然后看到了那里的惨状，看到了那惨绝人寰的现实。之后我的精神一直饱受折磨，甚至悲观厌世。什么道德问题，怎么样都无所谓。只是像个行尸走肉一般活了下来。脑筋不再思考，不知道自己是该去死还是该活着。这两种选择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区别。”

福克斯靠在背后的墙壁上慢慢站直身子。

“喂，你有孩子吧？”

“有一个女儿，七岁了。”

“爸爸呢？”

“不知道在哪儿。”

“啊，好像挺复杂的。孩子归谁？”

“现在住在我家，由我父母负责照顾。我没有当母亲的资格。原因多种多样，总之我不是那么好的人。”

“啊？”

“刚才你说过什么什么‘无所谓’吧。哪能这么轻易地把话说绝呢。有好事就有坏事，有高潮就有低谷。虽说小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像一棵树那样笔直向上而没有起伏。”

“不过，你还挺重视她的。那一定就是你活着的意义吧？”

艾米丽不由自主地盯着福克斯。

“你这句话让我很吃惊。”

“好好活下去。”

福克斯那张满是伤痕的脸忽然一抽，十分难看地给艾米丽使了个眼色。

坐在大门附近的塞尔费奇不屑地哼了一声。

“别磨磨蹭蹭的，我们差不多该离开这儿了吧。”

艾米丽看了看时间，和自己计算的一样。然后她回身看了一眼被破坏的VR装置。

——已经无法和玫瑰取得联系了。让卡尔梅恩复活的机会还有一次，这是真真正正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怎么办，立刻离开吗？”福克斯伸出手时问道。

“现在还不行。”艾米丽拉着他的手站起身，摇了摇头。

福克斯有些疑惑：“那我们做什么？”

“出发吧，所长……雷恩·斯普雷格应该就在控制室里。我们当然得先去拜访他。”

◇◆ 7 ◆◇

十月四日 二时四十五分

<控制室>

从大型自用发电机里伸出的无数根电缆铺满了房间的一整面墙壁，显得十分怪异。各种管道在天花板和壁面上纵横交错，让人联想起生物的骨骼。

数不清的四角形显示器占据着另一面墙，映射出研究所的各个角落。在画面上，这座建筑物里到处都沾满了“玫瑰”那鲜红色的粘液。

控制室里漂荡着一股异样的腥味。

在房间一角的金属圆形座椅上，坐在那里尤利西斯·阿拉姆将冲锋枪像个洋娃娃一样抱在怀中，嘴里含糊地说着不清不楚的话。强烈的臭味就是从那里飘散出来的。他的脸已经有一半以上变红、剥落，摇摇欲坠地支撑着下巴的腐烂肌肉暴露在外。阿拉姆的左半个身体几乎已经完全液态化，从左臂的肘部生长出来的，像触手一样的组织正爱怜地抚摸着冲锋枪的枪口和握柄。在明亮的荧光灯照耀下，他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不知名的世界掉落到这里的怪物一般，散射着怪异的反光。

更令人吃惊的是，砧·宏两手抱膝，就坐在他旁边。

砧只顾用无比空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即便看到艾米丽也没有任何反应。

雷恩·斯普雷格坐在位于房间深处的椅子上。他脚下是个乍一看像便携式冰箱的蓝色小箱子，正向外发出阵阵的马达声。

“各位，没想到你们能活着来到这里，首先向你们表示恭喜。我是打从心底感到高兴。虽说我本来打算尽可能多地给你们提供协助。”

“所长，请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说明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妄自尊大的克里斯汀·塞尔费奇挺起胸膛，大声质问道。雷恩随即用貌似有所醒悟的视线看着他。

筋疲力尽的艾米丽斜靠在近处的一张桌子上。

“雷恩，你对砧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不是你让他卷进来的吗？砧见到了莉娜，随后与玫瑰同化了。”

“莉娜·米特福德……她在哪儿？她怎么样？还活着吗？”

“作为个体，她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睡觉，和玫瑰融为一体。”

“别想用诡辩蒙混过去！是你杀了她吧！”

雷恩低着头叹了一口气。

“所以……我到底要怎么说你们才懂呢。以你们的观点来看，她应该已经自杀了吧。如果只以集体自杀这一固定视角来观察的话，北极鼠集体跳入大海的现象就只能用自杀来解释。莉娜在那次VR事故中认定自己就是艾玛。那是一个纯粹的，悲哀的事故，也是宿命般的悲剧。玫瑰的意识也因此从VR的深处流向表层。莉娜那天真无邪的VR潜水就是诱因。玫瑰将莉娜的人格据为己有，当然也有可能是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同类。于是我决定，一分钟也不再犹豫。解放玫瑰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雷恩眯起眼睛微微一笑。

“砧呢？”

“他有多余的好奇心，所以才会丧命。我说的是他作为个体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的他就像是运载着部分玫瑰的独木舟一样。”

艾米丽看了看保持着蹲坐姿势的砧。空洞的眼神，连呼吸都没有，一动不动的身体。她毫不怀疑这个人已经死亡的事实。

但就在这时，砧·宏忽然倒在了地板上，开始间歇性地震动起来。就像被抛上陆地的鱼在垂死挣扎一样。

“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艾米丽制止住了想要冲过去的福克斯。

“等等，这……”

从砧的眼眶、鼻孔、以及其他一切孔洞里不断涌出明显区别于血液的泥状鲜红色液体。

嘴巴开裂，鼻孔爆开，黏呼呼地淌在地板上。

泥浆曾一度达到了他膝盖的高度，但很快又塌了下去。

液体顺利流进了地板上那些瓷砖间的狭窄缝隙里。

除雷恩以外的三个人全都因为眼前的景象而目瞪口呆。比起悲伤来，还是震惊和恐惧占了上风。只有雷恩的表情依旧平静。

“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吧，这就是玫瑰……可怜啊。电力被中断后就这样死去了，好不容易才融为一体，没想到很快就失去了生命。就连T病毒都能够吞噬的究极生命体，却是这个世界上最虚幻的东西……”

克里斯汀·塞尔费奇大喝一声。

“我不管死了多少研究员，莫名其妙的话已经够了。疫苗在哪儿？如果那东西没事的话，你的脑袋，还有我的脑袋都还可以保住。疫苗应该没事吧？”

雷恩皱了皱眉头。

“你想用玫瑰当礼物投靠对手公司吗？克里斯汀·塞尔费奇，你真是一个聪明过头的蠢货。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像以前那样从别人的脏手里抢夺食物，抢夺金钱，然后再用干净的手去玩弄妓女的身体？这样做很刺激吗？真是无聊的人生啊，塞尔费奇。实在是太无聊了，你不觉得吗？你在临死前一定会这样认为的！”

雷恩已经完全舍弃了平时那种软弱的态度。但塞尔费奇似乎并没有跟上他的改变，脸色因为愤怒和困惑而变得铁青。

“你这混蛋，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你就没有一点儿疑问吗？为什么疫苗开发计划的小组负责人会是一名虚拟技术专家？”

塞尔费奇因为这句话而语塞，双眼、嘴巴、手臂都保持着尽全力张开的样子呆在原地。

“愚蠢的阴谋家。玫瑰小姐什么的根本就不存在。我和那边的安布罗斯在浣熊市发现艾玛的时候，她还剩最后一口气，但是她很快就死在了直升机里。明白了吗？她已经死了。虽然感染了病毒，但却是在没有变成丧尸的情况下死去的。于是我立刻向她注射了防止血液凝固的药物。回到研究所后再对她的血液和子宫内部进行调查。我当时想那个胎儿说不定还活着，但我错了。胎儿也没有了一切生命迹象。所以她留下的就只有已经断气的胎儿和血液中的细胞。”

雷恩从口袋里取出一本破旧的日记，轻轻放在桌上。

“这是她生活的最后一点残渣，艾玛·哈特莱茵的日记，故事的剧本。”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了么……”福克斯无奈地说道。

“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为什么她能在变成丧尸之前死去呢？艾米丽，一切都多亏了你的系统。用与VR设备相连的超级电脑演算一切可能性，持续不断地给玫瑰电力性的刺激。其速度比依靠寻常的生命法则从氨基酸之池中产生生命要快数千万倍。正是虚拟技术造就了超越人类的新型生命形态——玫瑰。分支的生命、不可能产生的生命，玫瑰体验了一切交错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一个自己将其代替。她实在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生物。”

艾米丽从窗户望向中庭，不禁大吃一惊。

五十米见方的中庭已经开始变成供鲜红色泥浆淤积的池塘。在月光的照耀下，摇曳的泥浆让水面高度不停往上攀升。

“该死的……怎么会这样。”福克斯摇着脑袋说道。

“那头牛。”艾米丽喃喃道。雷恩随即高兴地点了点头。

“没错，尸体胶囊。”

“什么意思？”福克斯凝视着那片不断往上涌的泥浆池问道。

“如果只是想散播病毒的话，只需要将它扔到水池里去就行了。但这个男人将病毒和玫瑰一起封入了牛尸中。如果把玫瑰扔到没有丝毫电力的水池中，玫瑰很快就会消失。所以他将其密封在了肉体胶囊里。”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发端。后来玫瑰开始任意扩展，将人类当作繁殖的温床。”

雷恩伸手抓住不住往后退的塞尔费奇的手腕，大声哄笑起来。

“看啊！那些东西，那些泥浆就是你拼命想要得到的疫苗！玫瑰实际上是一种能够侵入所有生命系统，能够吞噬所有的病毒，并拥有自我意识和生命的疫苗。当然，这会导致原始系统的崩溃。”

艾米丽盯着砧散落在地板上的肉片说道。

“既是治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破坏。既温柔又残忍，会让母体系统几乎完全消失。这也是所有治疗方式中最根本的处理方法。”

雷恩兴奋地把头往上一扬时，夹在他耳朵上的火箭型圆珠笔掉落在了地板上，滚落到艾米丽面前停住不动。她慢慢蹲下身，把笔捡了起来。

“雷恩……你的理论就像是把受伤的腿切掉，然后主张‘脚伤已经没有了’一样。”

“没错，因为我对真正的治愈什么的根本没有任何兴趣。”雷恩说着大笑起来。

从钢管连接处漏出的玫瑰像是再也按耐不住一般，忽然以惊人的气势向外喷射出来。接着又有更多的泥浆开始从那个开口溢出。泥浆就像有意识的生物一般一点一点地集中起来，渐渐将他们包围在中央。雷恩·斯普雷格抓住固定在一只手上的皮带，将那个像小冰箱一样的蓝色立方体箱子提了起来。

“这个里面是利用正在进化的玫瑰造血细胞培养的新型干细胞。由于有发动机制造的热力保护，所以还能够生存大约三天时间。”

他把箱子提到艾米丽面前。

“带走吧，你有这个资格。”

艾米丽把伸到一半的手插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用两支手指夹出一张MO磁盘给雷恩看。

“我好像不需要这东西。刚才我在已经VR房间里拷贝了必要的数据。我是虚拟技术的研究者，这些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那些该死的细胞。”

被人以这样的理由拒绝后，雷恩像是受了打击一般，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是么……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算了……那么，干脆就把这个箱子当成送给塞尔费奇先生的礼物怎么样！拿走吧，你就是为了这东西才待到现在的吧，塞尔费奇？这些玫瑰细胞片能够制造你所希望的那种疫苗。”

雷恩满不在乎地把箱子提到克里斯汀·塞尔费奇面前，对方哭笑不得地接了过来，把皮带吊在脖子上。就像在棒球场里买啤酒的小贩一样。看到他这个样子，雷恩放声大笑。

“其实那里也好，这里也好，还有周围全都是玫瑰。它们正在充分吸收T病毒，并不断培养自己。它们一边控制其他系统，一边让自己的生命达到最佳状态。说不定活体疫苗·玫瑰还能稍稍缓解一下你那超乎常人的愚蠢。”

艾米丽感到自己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在这里，玫瑰已经成了超越一切的女王。打个比方，它可以像停止VR装置的氧气供应一样，利用空气控制系统让这里的所有人窒息。而究其原因很有可能只是一时兴起而已。

艾米丽对福克斯喊道。

“糟了，快跑！大家都会被杀的！”

像是把这句话当成了信号一般，塞尔费奇大喊一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在所有人都被他吸引了注意力的那个瞬间，福克斯用尽浑身的力气朝尤利西斯·阿拉姆猛撞过去。阿拉姆一声不吭地往后一倒，贴在控制室的墙壁上。福克斯随即间不容发地捡起了从阿拉姆手中掉落在地上并不停打着转的冲锋枪，径直对准那团不断蠕动的肉块。

福克斯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被混乱的子弹击中后，阿拉姆以舞蹈般的动作再次紧贴内壁，之后脸朝下趴在地上。从肘部伸出的触手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左右摇摆，重复着间隔极短的痉挛。

面对暴风雨般的暴力行为，雷恩·斯普雷格依然端坐在椅子上，仅仅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尤利西斯·阿拉姆，可怜的男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在T病毒和玫瑰的界线上，在人类和丧尸的界线上摇摆不定。你就这么恨他？”

瞥了一眼还在不断蠕动、挣扎的阿拉姆之后，福克斯将枪口对准了雷恩。他的嘴唇在震颤。

“半死不活，像什么样子……这就是你的计划？这就是你要的东西？把玫瑰的真实情况公布给市场，让安布雷拉的经济土壤彻底崩溃，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这个才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做？简直是荒唐透顶。”

雷恩·斯普雷格皱了皱眉头。

“安布罗斯，你还是那么不冷静。实际上，最安全的玫瑰要是一直被关在密封舱房间里就好了。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特意把它封闭在那里的。你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惨状传达给美国吧？这个研究所被破坏后，安布雷拉将遭受巨大的打击。但承担这个后果的却是你们。安布雷拉消失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人类无法以玫瑰那样的速度进化。人类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其结果只可能是制造出第二、第三个浣熊市。”

“别像疯狂的科学家那样说个不停！就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狗屁理由，你就让自己的同伴全部死亡，你这个混蛋！”

“我只是创造了玫瑰而已，并没有希望其他人全都丧命。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因为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全都是玫瑰做的梦。”

艾米丽朝雷恩走去，开口问道。

“我直接和玫瑰接触过，那东西有意识吗？”

“玫瑰是没有意识的。她可不像人类这种低等的生命体那样，拥有什么‘意识’，而是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高级模式在运作。在旁观者看来像是思考的行为，只是玫瑰在顺着人类的感情脉络即时发挥而已。VR影像作为她的语言、手势向我们传达着微不足道的信息，而解读这些信息究竟有何意义的则是我们人类。我的确向她传达过一个剧本，但负责表演那个剧本并最终将信息传达出来的却是玫瑰自身。我让系

统变得混乱；尤利西斯变成了她的军队；将含有玫瑰的牛投入蓄水池，然后让人把被污染的水喝下去；T病毒随后扩散开来，这整个过程都是她的表演。就像哲学中的反题一样，为了让活体疫苗玫瑰扩大开来，作为敌人的T病毒是必须的。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协助了她的播种。"

"闭上你的嘴，该死的！"

艾米丽抓住福克斯的手臂。

"你好好看，福克斯。"

一颗鲜红的水滴从雷恩鼻孔中掉落下来，不过那并不是血液，而是玫瑰的泥浆。雷恩用手掌把它擦掉。

"好像开始了……我很快就会和死在那里的砧面临同样的结局了……"

安装在墙壁上的钢管阀门发出孩子般的悲鸣，被看不见的力量猛然扭断，落到地板上之后发出当当的脆响。泥浆紧接着便从黑乎乎的空洞往外流出。

颜色、气味、质感，每一项都酷似密封舱中的玫瑰。

雷恩保持坐着的姿势捡起地板上的一根电缆，那是直接从设置在房间一角的小型发电机中延伸出来的。接着他心疼得用手指对着电缆摩挲起来。

"玫瑰如果不接通电源很快就会死掉，是非常非常脆弱的生命。"

艾米丽悲伤地看着他。雷恩把另外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从里面取出一把钥匙交给艾米丽。

"这是我那辆陆地巡洋舰的钥匙。那家伙虽然脾气有些不好，但身体很牢靠。如果能从这儿逃出去的话，就带上它吧。"

艾米丽伸出手从雷恩那接过钥匙，装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你从一开始就打算像这样死去吗？什么时候？从去浣熊市那天开始的？"

"这种事根本无所谓吧。总而言之，我早就抛弃了作为个体继续生存下去的坚持，只剩下一种纯粹的好奇心，就像希望知道你做的饭究竟是什么味道的一样。"

艾米丽拼命抑制住一种没来由的，想要大声喊出来的冲动。

"还有一个问题……你打算把我们全都杀了吗？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我们引到这里来？"

雷恩目不转睛地盯着放射出黯淡光芒的电缆接口。就在这时，某个地方的钢管又发出被崩断的声音，玫瑰开始了对这个房间的进一步侵略。但艾米丽却无法让视线从雷恩身上转开。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可能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吧。我一直很尊敬你。实际上你是我惟一的共同研究者。我想把我所有的想法全都讲给你听，想听取你的见解。说老实话，我根本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感染病毒。我不清楚……我始终搞不明白这究竟是玫瑰的愿望还是我自己的愿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成了玫瑰身体的一部分。不仅仅是我，在这里的所有人也都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玫瑰。到底有多少是自己的意志，有多少是玫瑰的梦，我真的不知道……"

尽管福克斯疯狂地将弹夹里的剩余子弹全都射向了翻涌的泥浆，但结果也只是溅起了一阵华丽的飞沫而已。他把冲锋枪随意一扔，大喊起来。

"果然不行！还是快跑吧！"

但艾米丽站在灯光的阴影中一动也没有动。显示屏上的火焰映照出了雷恩·斯普雷格的笑容，那张脸正散发着前所未有的年轻光彩。

"雷恩，玫瑰为什么要采用人类的形象，为什么要假装拥有人类的意识？"

"是啊，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因为玫瑰相信自己是人类吧。不过，虽然她并

不是人类，但又有什么区别呢？人类也只不过是软弱至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融化的不稳定块状物而已。这种块状物在某个时刻突然把自己妄想为'人类'。在那之后便不断地通过某些事物表现出自己是'人类'，不断影响着周围的环境。"

雷恩将手中的电缆接口举到靠近脖子的位置。

紧贴在墙壁上的钢管喷射出鲜红色的浆液。

"再见，艾米丽·兰。再见，安布罗斯。我的话说完了，我的时间也用光了。"

他慢慢地将电缆接口指向脖子最柔弱的侧面。身体受到强烈电击的雷恩立刻开始剧烈的痉挛，并向后一仰倒在地板上。从他身体里喷出的鲜红泥浆就像环绕着太阳不断跳动的光晕一样，划出美丽的弧线。

显示出研究所各个角落的监视器屏幕在一瞬间全都变成了熊熊燃烧的浣熊市的惨状。尤利西斯·阿拉姆站起身，张开双臂咆哮起来。房间里的灯光随之一暗，只有显示器的光亮将整个房间映得一片通红。

艾米丽从始至终都站在原地没有动过，福克斯用力揽住她的腰，抱着她一起朝走廊跑去。

十月四日 二时五十分

<研究所走廊>

克里斯汀·塞尔费奇怀揣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朝电梯狂奔。

满心的谋略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脑里被一个切实的愿望所填满。

——*活下去。*

死去时像膨胀的气球一样炸开的砧最后那副样子还清楚地残留在他脑海里。

——*那种死法还是算了吧！我讨厌那样！*

据说装有疫苗样本的箱子实在太碍事了。皮带缠在脖子上，让人呼吸困难。塞尔费奇现在很想把这个沉重的负担给扔掉。

但是，他没办法这样做。

如果能带着这个逃走当然是最好的，那样一来就能再次拿回被强行夺走的财富和名誉。

什么无聊的人生。那种脑子出问题的人根本什么都不懂。

我这一生充满了挑战。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竞争，我将自己的敌人切切实实地送进坟墓。居然说什么这是毫无意义的。

皮带缠绕着不断向前移动的身体，显得异常沉重，好像就快要把脖子给扭断了一样。

讨厌，我想把这东西给扔掉。

但是……却怎么也无法放弃。

箱子猛地在膝盖上撞了一下，冲击带来的疼痛让塞尔费奇再也无法忍受，一下子跪倒在地板上。超出极限的剧痛让几滴泪水挤出了眼眶。

——*该死的，这鬼东西！*

塞尔费奇暴躁地把箱子往地板上一扔，只见它发出锵啷一声脆响往一旁滑去，在撞上墙壁后才最终停下来。塞尔费奇随后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一直相信可以利用理查德·福克斯顺利完成自己的计划。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一片混乱，完全超越了他能够理解的范围。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计划在这里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些令人厌恶的，发出恶臭的，没有固定形态的液体就是疫苗，就是玫瑰本身。

完全无法理解。

塞尔费奇尖锐而又歇斯底里的笑声响彻整个走廊，他躺倒在地板上大笑起来。

一种他许久没有体验过的纯粹感情在

不久之前觉醒了。自从被发配到这个乡村研究所，被冠以“经营顾问”的闲职之后，他就一直无聊至极。

但现在在他周围发生的现实就像飘浮在半空中的幻影一般无法捉摸，无法依赖。

心中只剩下对一种事物的纯粹恐惧，一种能够彻底抹消自己的东西。

——我要活下去，我要胜利。

强颜欢笑地鼓励了自己之后，塞尔费奇终于站起了身，颤巍巍地看着前方的走廊。

他的目光聚焦在从雷恩那里得到的金属箱上。

安装在箱体上的蓝色指示灯像妖怪的眼珠一样盯着塞尔费奇。就在这时，从天花板的方向传来了像是有人溺水时发出的呜咽声。这让塞尔费奇的心脏像爆炸一般狂跳起来。

接着他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着似的朝箱子走了两、三步，忽然，走廊上的电灯全都一片漆黑。

眼前的显示器随即亮起，画面上是一个特写镜头，扭曲的少女容貌映在挂钟的玻璃表面上。这块屏幕平时显示的是食堂的菜单。

但现在，屏幕上的少女就像在懵懵懂懂地看着塞尔费奇一样。尽管双腿因为恐惧而酸软无力，但他还是朝蓝色的金属箱走了过去，就像对待孩子一样跪在地上，把它抱在怀中。

“不是我，不是我干的，原谅我吧！”

沿着天花板铺设的管道轰然炸开，液体像暴雨一般倾泻而出。那是带着恶臭的乌黑色泥浆，暖暖地飞溅到塞尔费奇的脸颊上。整条走廊充满了异样的气氛。

他呆在原地，茫然地睁开眼睛微笑起来。

它们全都有着发红的皮肤，左摇右摆，飘忽不定。整体轮廓越往下半身走越像粗糙的粘土人偶一般模糊不清，而所有人的脚部则全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稍稍一动，另外的人也会被会被牵引着动起来。这样的动作连续性地产生，最后在全体范围内形成波纹般的摆动，发出嘈杂的声响。

它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仅仅因为模糊的好奇心而注视着、观察着眼前的人类。被恐惧占据身心的塞尔费奇忍不住大喊了起来。仿佛就是在等待这一刻似的，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群”忽然溶解为一个整体，变成一团巨大的溶液朝塞尔费奇扑了过去。

泥浆转瞬之间便覆盖了他的脸，拼命往嘴巴和鼻孔挤去。在感觉到泥浆已经沿着身体表面移动至屁股附近时，他浑身都止不住地战栗起来，紧接着便是直肠被贯穿的剧痛。塞尔费奇用力一跳，然后脸朝下摔在地上，用力挣扎起来。泥浆撕裂他身上的孔洞之后渐渐涌入体内，但他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痛楚，反而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快感而变得飘飘然起来。

——啊，灌满了！灌满了！好舒服！第一次有这种……

塞尔费奇被恐惧和快乐两种情绪折磨得满地打滚，进而痛哭起来。意识渐渐飞离了他的肉体。

最后他挺直身体，把箱子像个婴儿般抱到胸口，然后慢慢朝前走去。

一次来自背后的强烈冲击让他浑身一个踉跄，身体向前一倾，随后低下头不可思议地看着胸口的那个空洞。从空洞中喷出了分不清是泥浆还是体液的黑色液体。但这些粘液没有掉落到地上，而是勉勉强强地变成了触手般的形态，环绕着保温箱来回蠕动。

——电。就像昆虫追寻灯光一样，我疯狂地渴求着电力。

塞尔费奇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胸口明明出现了一个直达后背的大洞，但自己依然活着。

他感到自己丧失了继续站立的力气，就这样躺倒在地板上。

十根手指接连崩开，就像水龙头一样让泥浆从打开的空洞里喷涌出来。很快，他的手掌完全裂开，让手腕变成更大号的水龙头。

一点儿也不疼，感觉非常好。

最后他全身破裂，像个喷泉一样抛洒出鲜红的泥浆。令人惊奇的是，直到此刻他依然保留着自我意识。

我就是……向一切敞开心胸，接受一切，将一切据为己有的东西。

十月四日 二时五十五分
<研究所走廊>

艾米丽·兰和理查德·福克斯并肩在走廊上狂奔。

他们能清楚地听到从头顶那些水管处传来的金属嘎吱声。玫瑰正在吸收研究所里的全部电力。配合着在管道中奔驰的玫瑰的动态，不断有电流的弧光像蛇一般缠绕着线路向前延伸。

“该死的，那混蛋还在追么！”

福克斯气息混乱地咒骂道。

在艾米丽看来，福克斯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极限。被子弹打穿的腿部伤口又开始出血，而且之前还折断了好几根肋骨，能在这样的状态下跑步说明他的体力十分惊人。可即便如此，福克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久。

福克斯靠住走廊的墙壁，慢慢蹲了下去。

“该死的……”

“抓紧我！”艾米丽跑过去把他的手臂搭在自己肩上。

“不行，这样下去的话会被那家伙给追上的。”

两人凝视着走廊的深处，虽然看不到具体的形象，可不断回荡的咆哮声却越来越近。那是尤利西斯·阿拉姆的残骸发出的怒吼。

“该死的……枪也没有，这下完蛋了……你一个人先跑吧！”

面对大喊出这种话的福克斯，艾米丽抓住他的双肩猛烈摇晃起来，用更高的音量反驳道。

“别说这种傻话！没有武器就可以自暴自弃么！我们要活下去。”

“笨蛋……你难道想和我一起死在这儿吗？”

福克斯一边流下痛苦的眼泪，一边抬手抓住艾米丽的肩膀。随后两人蹒跚地朝前走去。

前方不远处的管道忽然被弹开，玫瑰喷涌而出，巨大的浆状物表面电力横流，绽放出蓝色的光辉，仔细一看，那里甚至浮现出了熊熊燃烧的浣熊市的影像，到处都是被啃碎的人。

周围一瞬间充满了玫瑰特有的动物气味。

“记忆浮现在了表面上？”艾米丽惊叹着停下脚步。

某种难以名状的，与人类意识相距甚远的东西，出现在了雷恩精心准备的界面上……

阿拉姆的声音从背后的阴影深处越逼越近。

“混蛋！前面是怪物，后面也是怪物，怎么办艾米丽！”

福克斯放开她的肩膀口沫横飞地大骂起来，艾米丽凝视着阴影回答道。

“往前走，通往停车场的通道离这儿不远。必须在那儿被玫瑰占领前穿过去！”

两人看着前方深吸一口气，此时他们都想起了砧·宏临死时的情景。被侵入之后，应该会丧命吧。

艾米丽一边用力甩开沾在脸上的泥浆一边紧闭着双眼往前走。

那些液体像热汤一样滚烫，沾上之后感觉就像有熔岩在手臂上蔓延似的。一个热的物质不断拂动着她的小腿。

艾米丽和福克斯一起穿过这阵“大雨”，翻身滚进前方的走廊里。

两人赶紧不顾一切地在墙壁、地板上摩擦身体。附着在衣物和皮肤上的每一滴玫瑰碎片都映出了艾玛的影子。那张愤怒、大笑、微笑、哭泣着的脸。

突然袭击身体的异变让艾米丽剧烈地咳嗽个不停。福克斯止住在墙壁上摩擦的动作，盯着艾米丽说。

“喂，没事吧？”

“好像有一些进入了身体。不过没事，剂量很小。”

她感觉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用怪异的律动从身体内部让艾米丽止不住地摇晃起来。

“真的没事？”

福克斯虽然想走上前来，但艾米丽用力伸出手制止了他。她有些反胃，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正在她身体内部剧烈收缩着。这就是玫瑰。

她曾经体会过这种感觉。

大脑里有电流在奔驰，像是所有的神经都将被彻底摧毁。意识一片混乱，支离破碎的画面连续出现，不断闪动。希望将所有意识交给身体主宰，希望就此睡去。从自己口中蹦出的呜咽仿佛来自遥远的彼方。

艾米丽绝望地眺望着那些红色的“雨水”。尤利西斯·阿拉姆出现在了在泥浆的另一边。像是在回应自己的呻吟一般狂吼着，连空气也随之震荡起来。

尽管尤利西斯·阿拉姆还在放声咆哮，但他的姿态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了，整个身体几乎完全液化，泛着微微的波浪。

头部与身体结合在一起，手臂变成巨大的肉块拖拽在地上。已经缩入其中一边肩膀的手掌在半空中抓挠着。双腿肿大，整个身体完全靠从膝部伸出的四根肉色棒状物来支撑。而野兽般的浑厚咆哮则是从脖子与身体之间的红色开口泄露出来的。

福克斯发出一声惨叫，眼看就要瘫倒在地上。

艾米丽用比较清醒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只有脑袋像一团火球一样燃烧着。

身体里有东西在蠕动，自己的意识时有时无。

——我是艾玛。

现在，眼前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恐怖的怪物，而是徘徊在病毒和玫瑰之间，徘徊在无法治愈的痛苦之中的可悲生物。

虽然这是一种奇妙的错觉，但艾米丽恍惚地感觉到自己就像是变成了那个异形生物似的。

思想呈爆炸状持续着。

——我是玫瑰。是让人向一切敞开心胸，接受一切，将一切据为己有的东西。我是莉娜。我是砧。我是罗伯特。我是西蒙。我是托比。我是艾米丽。我是雷恩。我是阿历克斯。我是亚瑟·哈乌斯。我是……

艾米丽·兰回头看着福克斯。

——卡尔梅恩会在三点启动。

“福克斯，你到这儿的时间不长……可能会没事。放心吧，玫瑰的扩大只是暂时性的……”

艾米丽和尤利西斯保持着一定距离站起了身，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双亲和安的脸从脑海里一闪而过。

——对不起，但我必须要面对自己做过的事，必须结束这一切。

书没有送出去，话没有说出口，只将有免疫缺陷的负面遗传基因交给了她。

即便如此，安，你一定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从站起来的地方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艾米丽在确认了时间之后把手表扔到一边，她害怕玫瑰感知到手表电池中的微量电流，再说她已经不需要确认时间了。虽然有些迟，但总算熬到了预先设定的时间。

她看着尤利西斯慢慢开口说道。

"卡尔梅恩，听到了吗？恢复系统，把所有的灯点亮。"

"明白。"

走廊里的所有灯泡在一瞬间全都亮了起来。艾米丽眯缝着眼睛仔细观察尤利西斯·阿拉姆的动作。她还记得在医务室里，阿拉姆曾对突然亮起的灯产生了过激的反应。这时也一样，它在灯光中痛苦地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看着天花板。这一瞬间，艾米丽感到自己的神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大脑急速膨胀，身体就像飘浮在半空中似的。

"还不够，卡尔梅恩。把所有的电气设备全都通上电，要全部的。"

艾米丽在意识逐渐消失的过程中拼命喊道。研究所内的所有电脑随即启动，所有设备都开始运转起来。卡尔梅恩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噪音就此消失。

视野一片惨白，蔓延至整个空间的重复扩大和重复收缩开始了。

研究所的发电机因为承受不了过高的电压而纷纷损坏。电力被切断，随即又恢复，就这样不断重复着。如果这种生物只能感知到电力的话，那么对尤利西斯·阿拉姆来说，对玫瑰来说，此刻它们的世界正在重复着无限的扩大和缩小。光之高潮过后，紧接着又是暗的洪流。

——我把手指搭在扳机上，紧盯着没有你那没有映出任何景象的眼眸。

艾米丽带着闪烁的意识拼命呼唤尤利西斯·阿拉姆。这已经不再是艾米丽的意识，而是深入其中的莉娜·米特福德，是艾玛·哈特莱茵的声音。

她目光空洞，像是要拥抱阿拉姆一般展开了双臂。就在这个瞬间，阿拉姆忽然向后一仰，止不住地翻滚起来。如今他已经是一团只能看到肉色的块状物，一个浑身布满携蓝白色电光不断滴落的"雨水"，一边喷出乌黑色的血潮一边来回猛晃的肉块。在"熊熊燃烧的浣熊市"这段影像的包围下，阿拉姆的确像是在业火中挣扎一般。

福克斯扶着墙壁好不容易站起身，把两只手搭在艾米丽肩上。看到她那出神的双眼里映出了燃烧着的阿拉姆。

"喂，你怎么了？"

喂，福克斯又喊了一声，并开始摇晃她的身体。艾米丽这才与他那对褐色的双瞳对视。

"我没事。"

天花板上的无数电灯还在微弱地闪烁着。

艾米丽的目光落到地面上，发现堆积的玫瑰泥浆正在朝某个地方流去。不知道为什么，内心中竟然溢满了悲哀。

"玫瑰走了。"

尤利西斯·阿拉姆的身体已经有一大半变成溶液滑走，只有约半个上半身倒在地上，静静地抽动着。

——弗兰克。

艾米丽慢慢走过去，将西蒙的枪从口袋里取了出来。

把钥匙插进方向盘下方的钥匙孔轻轻一转，陆地巡洋舰的引擎便被启动起来。

艾米丽挂进倒档，然后猛踩油门，转动方向盘操纵汽车撞向防盗门。随着一声巨响，金属大门变成一块扭曲的废铁向外飞出。等车头的位置摆正后，艾米丽换成前进档，朝空无一人的值班岗亭旁的大门冲去。汽车剧烈地在路面上颠簸着。

这是最后的逃脱机会。这里很快就会被玫瑰吞噬了。不，这座研究所本身已经成为‘玫瑰’。

坐在副驾驶席上的福克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们……得救了吗？”

艾米丽一边看着后视镜一边回答道。

“没有，玫瑰还在追。”

福克斯一脸无奈地朝车后望去。

——玫瑰没有电力就无法生存，而车里有蓄电池，所以它的探测器会自动追上来，就像被花朵吸引的蜜蜂一样。

然而，他们也不可能抛弃汽车。要是徒步逃跑的话，肯定会被巨大的玫瑰给吞没的。

所以……只能继续往前开，只能冲破这一切。

“你确认自己真的没事？被那东西侵入之后，什么也没发生？”

面对福克斯的问题，艾米丽沉默不语。

——我不知道。但此时此刻大脑清醒得不可思议，就像有魔法似的。

玫瑰从研究所内部涌出，在草地上以惊人的速度爬行着，很快就来到了紧贴汽车尾部的位置。艾米丽回头看了看鲜红色的泥水不断重叠的样子。

当她把视线转回正前方时，忽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因为车体的颠簸而在仪表盘上弹跳个不停。艾米丽随即不合时宜地微微一笑。一盒万宝路香烟。雷恩·斯普雷格的小秘密。

——我果然什么都不知道。

她用力踩下了油门。

●

黑猫穿过洞穴。

闭上眼睛。为了不听见子弹发射时的声音，耳朵也要闭起来。火药的气味将会弥漫四周，所以鼻子的功能也得被封闭。

真正开枪时，我听到了你的呻吟。听到了火药在极近的距离爆开时仿佛可以把鼓膜震碎的巨响。闻到了被收割的生命释放出的恶臭。但我闭上眼睛，体会着血肿在皮肤上不断蔓延的异样感触。我……还有意识。

我用力撬开自己的眼睑，直视着你的死状。

直视着你那只剩半个脑袋的尸体。

在头顶的空洞另一边，是浣熊市。浣熊市里到处都有黑猫在来回游走，搜索。不断地搜索。

浣熊市就快要死了。它就像个已经发出临终惨叫的人一样，全身各个器官的功能正伴随着越来越微弱的呼吸渐渐衰退，渐渐停止。

这个温室被在风中轻轻地嘎吱作响。

一只乌鸦不知什么时候停在了你那已经没有脑袋的尸体上。

——谁……你是谁？

乌鸦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在它那纯黑色的眼珠深处，是更加阴暗的深渊。在那里，一只黑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我已经死了吧。*

它拍拍翅膀，张开鸟嘴无声地叫了起来。

我静静地看着弗兰克那只剩半个脑袋的尸体。

许多的想念、欲望、没有实现的愿望以及轻微的绝望。我十分混乱。

你躺在散射着自己的脑浆和血液的床单上，眼睛紧闭，安详得就像躺在沙滩上似的。宛如置身于无尽延伸的镜子王国中一般，每一颗沙粒都反射着美丽的光芒。

在这一个瞬间结束后，紧接着又在下一个瞬间开始。每一个瞬间都有爆炸在发生。

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憧憬着永远，模仿着永远。人类因为憧憬永远而创造事物。

因为憧憬永远而制造都市，因为憧憬永远而制造车辆，制造学校，制造图书馆，制造公司。因为憧憬永远而在夜里起舞，沉溺于声色犬马，讲述瞬间·永远的爱情。

阿历克斯。每一个人都会魔法。每一个人都在仰躺着直视天花板的过程中，在俯下身手忙脚乱的过程中，沉醉地在属于自己的记事本里描绘着瞬间的生存意义。一句句充满自我意识的咒语分别映射在其他人的眼中，让镜子王国无限地延伸开来。

——*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好了来跳个你们喜欢的那种舞吧！*

柯克伍德老师用两根手指不断捋动着裤子上的吊带。

跳起来跳起来！

明天，我又会如何摇摆？我又会跳起怎样的舞蹈？

但乌鸦大叫一声。

——*绝不！*

乌鸦用翅膀包裹着我，将我带上天空。我乘着它的羽翼在天空中飞翔。下面那个将我们的一切全都吞噬的浣熊市在熊熊燃烧。结束了。痛苦、愤怒、悲伤、喜悦、欢笑全都汇集到一处，就此结束。开始的终结。终结的开始。

纠结的蛇咬住自己的尾巴。

我抚摸着肚子里的孩子俯视浣熊市，向它道别。

小小的浣熊市就像一朵因为自身的罪孽而燃烧起来的花朵一般。

尾声

夜幕降临的山地里，有一台陆地巡洋舰在疾驰，两道车头灯的光束划破了漆黑的山中景致。群山之中静得不可思议，就像在暗黑的昏冥笼罩下沉沉睡去了似的。汽车掀起沙尘，撞开石块，顺着蜿蜒的山路不停往下开。

半道上，汽车在一个稍显开阔的路段放慢速度，最终停了下来。

坐在驾驶席上的艾米丽神情憔悴，握着方向盘的手没有丁点力气。她的整个身体疲劳不堪，连一根手指头都挪动不了。于是，她任由身体沉入座椅中，深呼吸起来。

——*到这里的话……*

她看了一眼后视镜，没有丝毫有东西追来的迹象。成功逃脱。所有恐惧、悲伤瞬间烟消云散，慵懒的欢喜转而占据了她的内心。

“看那儿！”

福克斯坐在副驾驶席上大喊一声。艾米丽顺着福克斯错愕的视线望去，在看到那样的情景之后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满月的照耀之下，远处的研究所在山间放射出微弱的蓝色光芒。它的表面被巨大的红黑色液态物体所覆盖。

“那东西居然有这么大？那个怪物一开始不是被装在水槽里的吗？”

“它收获了……吞噬了被散播到研究所各处的T病毒，吞噬了那里所有的生命用来培养自己。之后就是不断地繁殖。”

福克斯浑身一颤。

“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吗？如果它继续扩大下去，说不定连整个地球都会遭殃。”

艾米丽低下头空洞地苦笑了一声。

“你的想像力很不错，福克斯……不过，那应该不可能吧。”

艾米丽盯着在月光中不断摇摆的玫瑰说道。

——尽管是究极的生命体，却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虚幻的东西……

研究所的电力供应完全依靠自己发电。当这些能源全都被玫瑰吞噬之后，它很快就会消失。玫瑰无止尽的扩大和繁殖，只是加速了它的自我灭亡而已。实际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它表面的蓝色光辉在一点一点地减少了。

两人从车里走出来爬上发动机罩，并肩坐在上面眺望玫瑰最后的姿态。

他们一边晃腿一边抽着仪表盘上的万宝路。

周围一片寂静。光的条纹从停在半空中的月亮周围垂落下来，山脊反射着微暗的银白色光芒，四周的树木在夜风中轻轻摇摆。不过，这样的景象也有可能只是被某个莫可名状的意识制造出来的。就像假想空间中的表象其实是玫瑰的意识一样，眼前的美景也可能只是一段壮阔的妄想，来自于某个超越人类智慧的个体。

然而这其实也是人类的误解，我们自身终究存在于一个类似“相对镜”的世界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跳脱出去。只要自己还活着，这个世界就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每当我们自省一次，观察的角度就会改变一次，可到头来依旧被关在系统之中。

艾米丽竖起耳朵倾听着大山在睡眠时发出的声响，忧郁而沉静。

森林被风一吹，不小心泄露出几不可闻的细碎沙沙声。那是偶尔响起的鸟叫、虫鸣和树叶摩擦声。

坐在引擎盖上，艾米丽身旁的福克斯低声说道。

“我本来想借此逃离噩梦，现在看来好像又增加了噩梦的内容。那个梦……一直纠缠着我。要是每次睡觉都会梦到同一个东西，或许总会有厌倦的一天吧。我迫切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艾米丽静静地点点头。

“最好停止接种粗制滥造的简单疫苗，那样会减寿的。”

福克斯无力地笑了笑，接着表示同意。

“啊，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正有这个打算。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就像是我一个新的生日一样，总算是又哭又闹地被生下来了。”他说着抓了抓脑袋，“真是麻烦你了。要不要顺便当一回亲戚，帮我取个名字？”

“取名字的亲戚？”艾米丽惊奇地睁大眼睛，“什么意思？”

“我有很多的名字。除了安布罗斯、理查德·福克斯以外，其他还有很多。每换一个工作场所就得把名字也跟着换掉。现在我正好想要一个固定的名字。”

艾米丽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

“汤姆……”

“嗯？”

“你的新名字，汤姆。”

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

"汤姆，汤姆！叫我汤姆！你真的没有一点儿给人取名字的天分吗？有没有比这更有异国情调的？比如蒙特苏马或是尼布甲尼撒之类的？"

艾米丽看着天空微微一笑。

"我喜欢这个名字。"

汤姆摇了摇头，像是放弃了争辩似的把两只手枕在脑后，躺在了引擎盖上。看到他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艾米丽一下子想起了雷恩，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刺痛。

——雷恩……你究竟是带着怎样的想法创造出玫瑰的呢？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对浣熊市的罪恶感？还是因为对生命的好奇心？又或者，你也只不过是被玫瑰的故事俘获的普通奴隶？

"哈克和逃亡的黑奴吉姆漫无目的地在南部徘徊。绝望的旅行，无止尽延伸的河，竹筏只是在不断地漂流着……"

汤姆坐起身问道。

"什么东西？"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啊，马克·吐温写的那个啊。我在小时候看得书页都快掉下来了，因为只有那一本书。"

"哈克很想救吉姆，但奴隶制在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旅行只能无止尽地继续下去，就连哈克自己也没有找到答案。马克·吐温实在不想把这变成一个让人郁闷的故事，于是将另一位少年以救世主的身分送了进去。"

"啊，汤姆·索亚。"

艾米丽点点头，无眼地看着夜空中的流云。

——汤姆·索亚闯入那个本属于哈克的故事，然后将其篡改，变成了一个由他创造的，有关救赎的故事。

"就这样，吉姆变成了一名被解放的奴隶。"

艾米丽闭着眼睛，想起了雷恩的脸。那是他在最后时刻，将电线接头插向自己脖子之前的微笑。

——雷恩不是也想创造一个救赎的故事么？一个能够肯定发生在浣熊市的一切的故事。他带着必死的决心将其创造了出来，结果却毁灭了一切。

"我的生活环境不像汤姆·索亚那么好，也没有读过什么奇怪的书。"

汤姆灵巧地转了个身，但忽然大叫起来。

"那是在干什么？"

他坐起身指着研究所的方向。可以看到几乎已经失去一切光亮的玫瑰变得越来越细长，慢慢朝天空升去。

空中是巨大的满月。艾米丽一下子明白了玫瑰想要到哪儿去。

"月亮……玫瑰正朝在那个假想空间中见到过的月亮奔去。就像飞虫会被灯光吸引一样，它相信那是具有强大电力的装置。在假想空间中，月球是一个固定的光源，飘浮在大约十公里高的天空中，它还记得这些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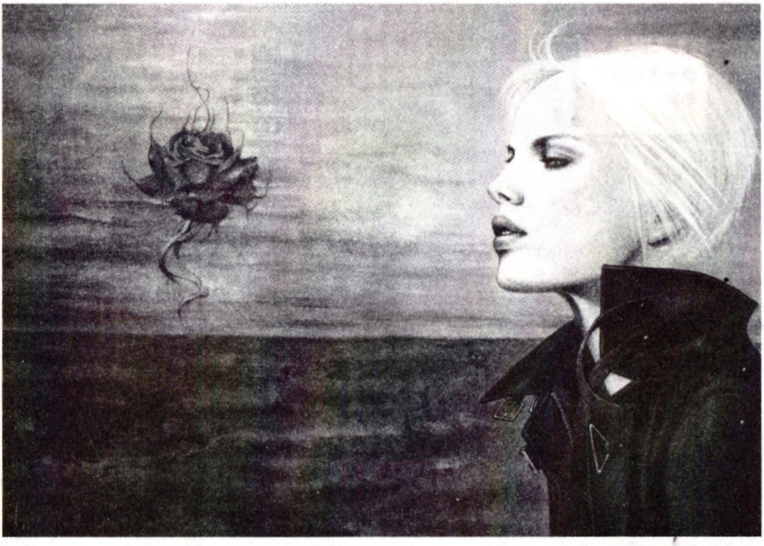
"它到不了那儿的。"

"显然不可能……"

液体一边向下滴落一边继续在没有道路的空中爬升，就像一条蛇一样。鲜红色的巨蟒描画着蓝色的螺旋朝宇宙飞去，追寻着遥远的月亮，那颗曾经被插上美国国旗的星球，追寻着一个永远到达不了的伪装月球。

看到这样的情景，艾米丽感到胸口深处像针扎一般地剧痛。也许是因为玫瑰的残片还留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中，正想着月球低声抽泣。

最终，它好像意识到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在摇摇头之后停了下来。它的尖端渐



渐膨胀，模仿月球的样子形成一个巨大的球体。球状物无声地随风轻晃，紧接着便燃起鲜红的火焰。

"那是在燃烧吗？"

汤姆木然地低语道。艾米丽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流下了眼泪。

"是记忆……浣熊市那些火焰的记忆显现在了玫瑰的表面。"

这是开在月夜中的一朵大到极致，同时又诡异到极致的玫瑰花。它的花瓣上一定正断断续续地映射着各种各样的影像。艾米丽与玫瑰那一瞬间的邂逅在她脑海中炸裂开来，形成一个由无数画像组成的旋涡。燃烧的浣熊市，人吞噬人的姿态，还有在一望无际的墓地里永远纠缠在一起的艾玛和弗兰克。

玫瑰花渐渐干枯，最终变得一片灰黑，静静地飘洒在山脉上，森林里，大地上，落到沉默不语地坐在引擎盖上的两人头顶。汤姆用手指在渐渐堆积起来的飞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艾米丽翻翻口袋，在指尖碰到火箭型圆珠笔之后紧紧将其握住。

全文完


第十四回
我十分感谢，少爷
感谢什么？
让各位读者期待已久的本篇再开!!
感谢这段能遇到少爷的命运
春日部晶
译：清雨
来到这个国家后，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
守护者也会怀念过去？
想念的次数不会比人类还要频繁吧？


和人类不同，刻在核心水晶里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
是啊
是您将「意义」带给了我千年前的记忆
那段至今仍无比鲜明的，本该十分厌恶的记忆……
夏露狄耶


你不是什么「兵器」
而是我们重要的……
被夏露狄耶隐藏起来的神秘过往究竟是……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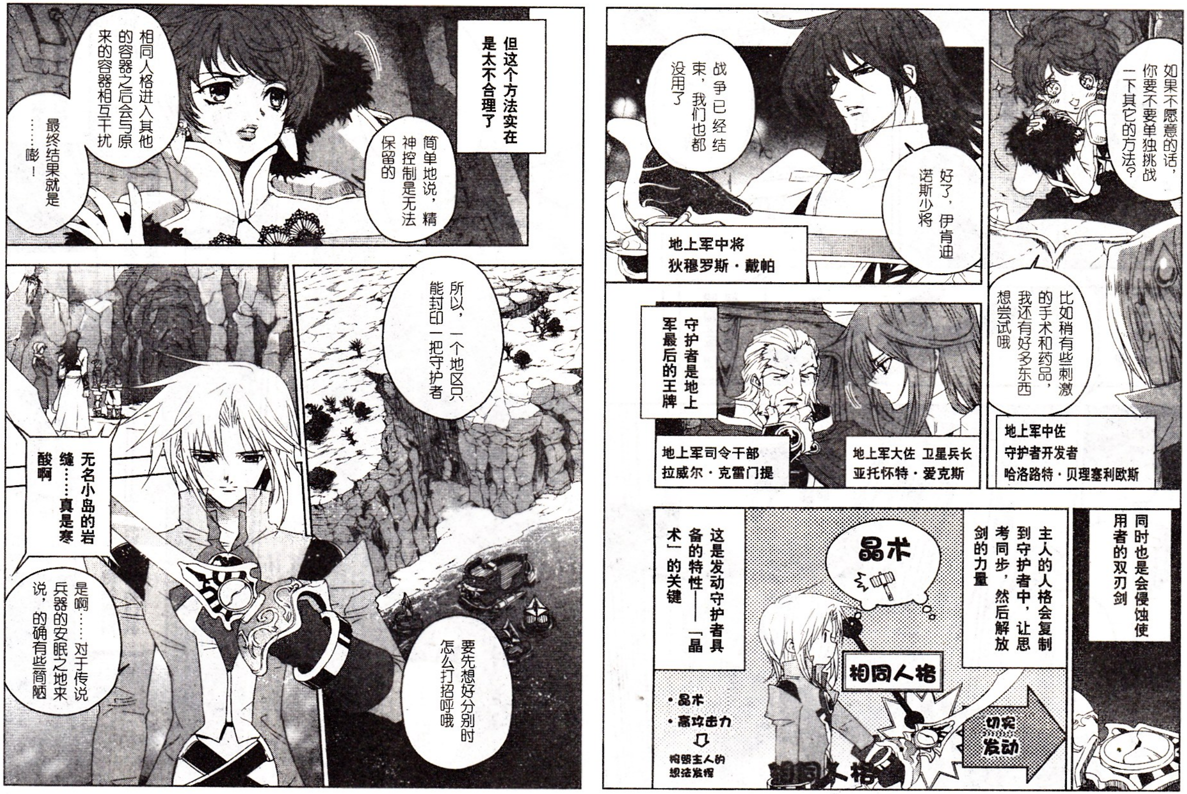

约一千年前
天地战争结束后 地面
以上就是我和地上军高层的意见
希望给位能接受作为「守护者主人」
以及作为幸存者的最后一个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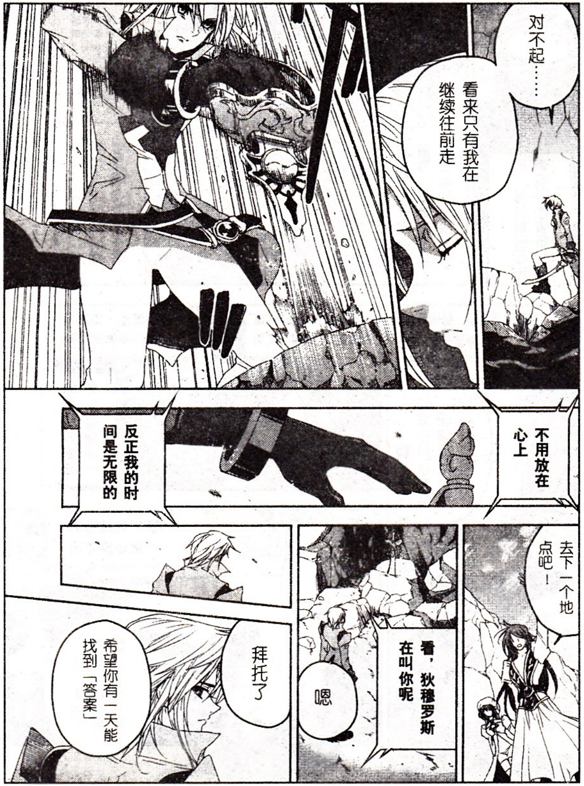


穿过寒冬的时代，走上复兴之路的地上世界
曾经是被「外壳大地」所覆盖的死亡世界
地面世界的绝大部分因为天地异变而荒芜
外壳大地
地上
在空中建造新的陆地和都市，是生活在地面之人的理想
但在计划早期移居到空中都市的部分特权阶级却自封为「天上人」
利用实施计划的原动力「神之眼」压制地面上的人
天上人与留在地面的人之间爆发的争端，被称为「天地战争」
这场战争，终于在此刻被画上了休止符
地上军本阵
拉蒂斯罗



最终战的功臣是有着强大攻击力以及「人格」的武器
我们「守护者」和……
武器的持有者，也是武器人格的来源「守护者主人」
封印守护者？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地上军少佐
皮埃尔·德·夏露狄耶
&
守护者·夏露狄耶
地上军少将 情报将校
伊肯迪诺斯·迈纳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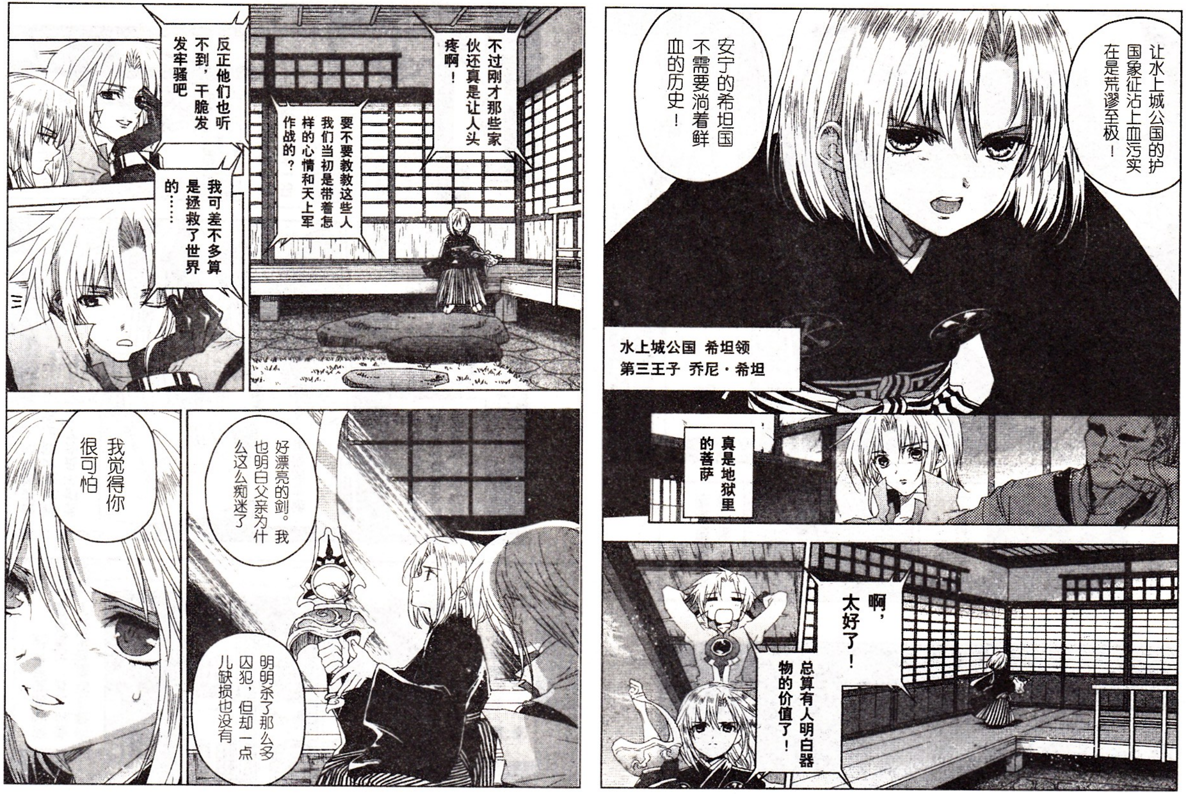

如果不愿意的话，你要不要单独挑战一下其它的方法？
比如稍有些刺激的手术和药品，我还有好多东西想尝试哦
地上军中佐
守护者开发者
哈洛路特·贝理塞利欧斯
好了，伊肯迪诺斯少将
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也都没用了
地上军中将
狄穆罗斯·戴帕
守护者是地上军最后的王牌
地上军司令干部
拉威尔·克雷门提
地上军大佐 卫星兵长
亚托怀特·爱克斯
同时也是会侵蚀使用者的双刃剑
主人的人格会复制到守护者中，让思考同步，然后解放剑的力量
晶术
相同人格
切实发动
这是发动守护者具备的特性——「晶术」的关键
·晶术
·高攻击力
按照主人的想法发挥
相同人格
但这个方法实在是太不合理了
简单地说，精神控制是无法保留的
相同人格进入其他的容器之后会与原来的容器相互干扰
最终结果就是……嘭！
所以，一个地区只能封印一把守护者
无名小岛的岩缝……真是寒酸啊
是啊……对于传说兵器的安眠之地来说，的确有些简陋
要先想好分别时怎么打招呼哦


对不起……
看来只有我在继续往前走
不用放在心上
反正我的时间是无限的
去下一个地点吧！
看，狄穆罗斯在叫你呢
嗯
拜托了
希望你有一天能找到「答案」


因为……
「我」就是「我」
我们守护者就这样被封印了
但有一种「隔阂」却始终无法抹去
它已经被刻进了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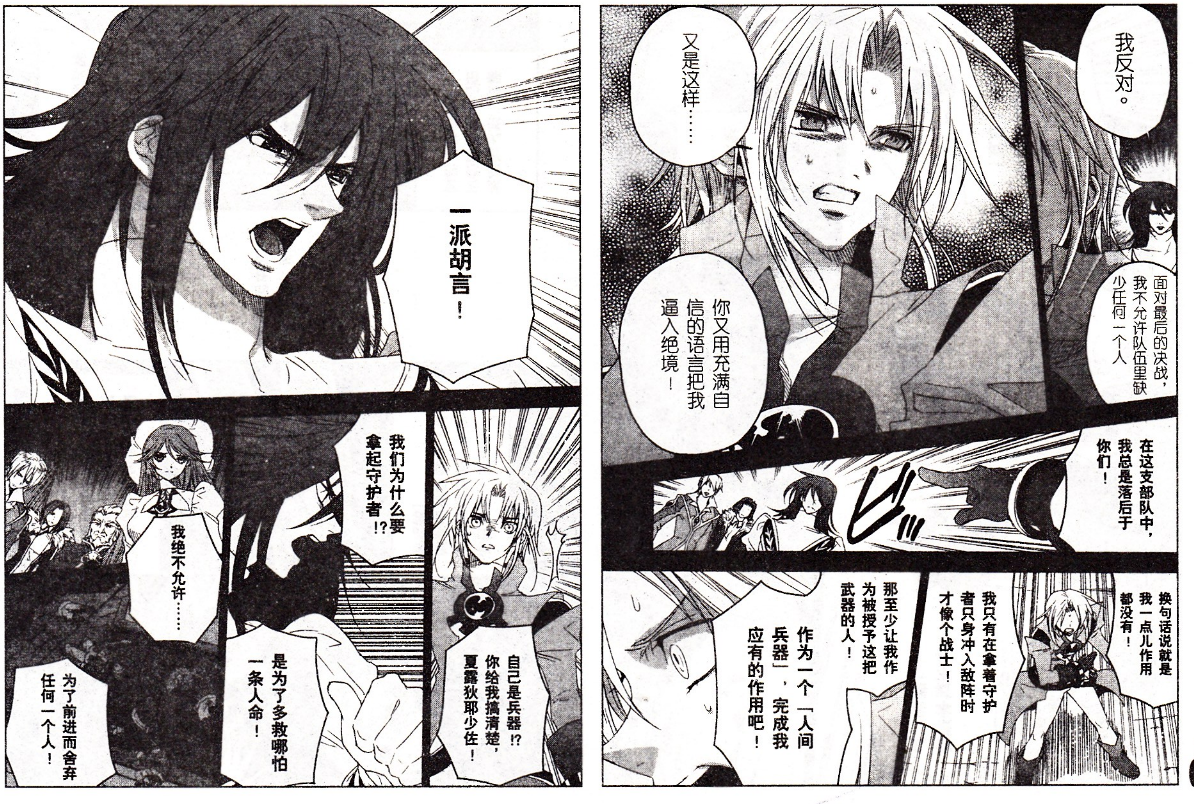

自那以后
大约过了一千年
「我」被一种不快强逼着醒了过来
呃！
那是战争时代曾经沾染过好几次的血腥味


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我沉眠的小岛上建立起了水上城公国
而我在那里被当成了处刑工具。这真是最糟糕的使用方式
封印前，哈洛路特曾说过我不应该在后世醒过来
她说的没错
我们不是为了这种未来才赌上性命去战斗的！
然而
另一方面，慰藉也不是没有
领地内外已经产生了滥用宝剑的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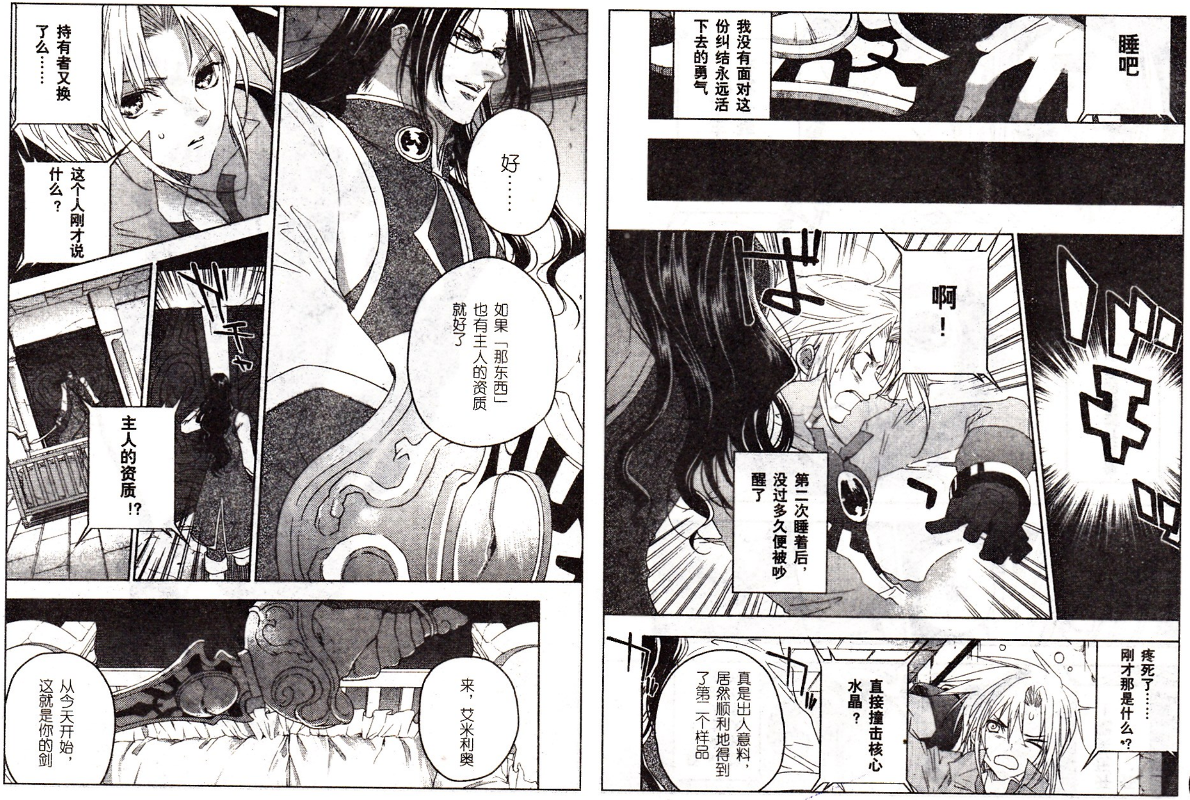

让水上城公国的护国象征沾上血污实在是荒谬至极！
安宁的希坦国不需要淌着鲜血的历史！
水上城公国 希坦领
第三王子 乔尼・希坦
真是地狱里的菩萨
啊，太好了！
总算有人明白器物的价值了！
不过刚才那些家伙还真是让人头疼啊！
要不要教教这些人我们当初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天上军作战的？
反正他们也听不到，干脆发发牢骚吧
我可差不多算是拯救了世界的……
明明杀了那么多囚犯，但却一点儿缺损也没有
好漂亮的剑。我也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痴迷了
我觉得你很可怕


不知道迄今为止
喝过多少人的血
整个希坦……
不，整个水上城
公国说不定都配
不上这样的宝物
也许这东西总有一
天会彻底改变父
亲，改变这个和平
的国家
所以我希望你
远离我的父亲
我绝望地再次
确认了自己的
存在
貌似了不起
的我
在被封印之前
不是也曾偶尔
会想到么
我是「兵器」
赌上地面世界未
来命运的「天地
战争」
这份纠结从那时
就开始了
千年前 天地战争结束前不久
天上军根据地 戴伊克诺夫特
巨石之壁!!!
哈
哈
谢谢你，
夏露狄耶！
马上就能看到
神之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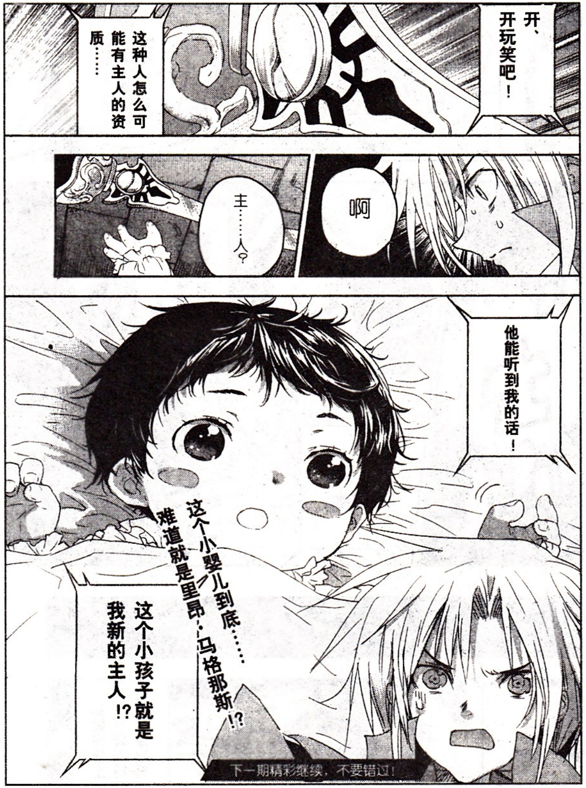

一口气压制敌人！
地上军中将 军师
守护者主人
卡雷尔·贝理塞利欧斯（哈洛路特的哥哥）
夏露狄耶!?
突击时受伤的肩膀恶化了
我的手现在连剑都握不住
对不起，狄穆罗斯中将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为什么不尽快要求紧急处理!?
啊！
那种话我说得出口吗！
成为守护者小队的成员后，我想终于能和大家并肩作战了
我不想拖任何人的后腿
小队中年纪最轻，军衔也最低的我
自卑的情绪渐渐堆积
让我无法发挥真正的实力，与队友的差距让我困顿不已
即便如此，我还是能发挥守护者主人的作用
我还能用晶术！我可以留在这里阻挡援军！
这样就可以消除被夹击的危险么……
狄穆罗斯


我反对。
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不允许队伍里缺少任何一个人
又是这样……
你又用充满自信的语言把我逼入绝境！
在这支部队中，我总是落后于你们！
换句话说就是我一点儿作用都没有！
我只有在拿着守护者只身冲入敌阵时才像个战士！
那至少让我作为被授予这把武器的人！
作为一个「人间兵器」，完成我应有的作用吧！
一派胡言！
自己是兵器!? 你给我搞清楚，夏露狄耶少佐！
我们为什么要拿起守护者!?
是为了多救哪怕一条人命！
我绝不允许……
为了前进而舍弃任何一个人！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兵器」！
而是「人」！是我们重要的「同伴」！
听到这句话的那个瞬间
一个「我」分成了两个部分
和同伴们一起生活，有着真实体验，能够理解他这句话的「本身的我」
以及除了情报化的记忆以外什么也没有，无法理解他这句话的「兵器的我」……
——「我」不是兵器以外的任何东西
虽然有人格，但却无法理解战友的语言的「仿造品」
那就是我——守护者·夏露狄耶


睡吧
我没有面对这份纠结永远活下去的勇气
啊！
第二次睡着后，没过多久便被吵醒了
疼死了……刚才那是什么…?
直接撞击核心水晶？
真是出人意料，居然顺利地得到了第二个样品
持有者又换了么……
好……
这个人刚才说什么？
如果「那东西」也有主人的资质就好了
主人的资质!?
来，艾米利奥
从今天开始，这就是你的剑




开、
开玩笑吧！
这种人怎么可能有主人的资质……
啊
主……人？
他能听到我的话！
这个小婴儿到底……
难道就是里昂·马格那斯！？
这个小孩子就是我新的主人！？
下一期精彩继续，不要错过！



Ohk Eshivar

——《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同人

文/飞天小猪 编/夜蓝

一 海上巨轮

平日沉静的地中海此时掀起了滔天的巨浪，一波接一波地拍打在这艘万吨级油轮上，好像一双双大手在拼命地晃动着一个摇篮。天上布满了乌云，狂风夹杂着暴雨无情地洒落着，整个世界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只要一提到地中海，大部分人脑海中最先闪现出来的应该就是“地中海气候”，可是眼下的这一场极为罕见的飓风早就推翻了固有的“印象”，就像是上帝在嘲笑人类的无知与自大。

雇佣兵队长科尔此时正在船舱里巡视着，并不时地通过无线通话装置向自己的手下发布一条条指令。虽然舱外巨浪滔天，不过船舱里的情况还算不错，偶有一些摇晃倒不至于让人寸步难行，只是偶尔经过他身边的水手总是用敬畏的眼神看着他。科尔知道应该是自己脸上的伤疤给对方留下了“凶神恶煞”的印象，这么多年了，他早已经习惯了面对这样的眼神。让他感到不习惯的是这次的任务，自从三天前他们在“雇主”的带领下于某海岛挖出“那个东西”之后，全船就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而今天傍晚时分，更是遇到了这场极为“诡异”的飓风，要知道以往在地中海区域最多也就会出现几场不大不小的热带气旋罢了，

像这天这种规模的飓风，的确让人觉得有些邪门。

科尔低头看了看手表，然后朝着船舱下层走去。船舱的下层是休息区，他轻轻地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外，小心翼翼地轻声敲门。

“进来吧……”一个女人慵懒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

科尔轻轻打开房门，走进了房间，回手关好门，然后恭敬地说道：“小姐，船上的情况一切正常，船长说这场飓风不会给我们造成额外的麻烦。”

那个被他称为“小姐”的人，是一个留着短发的金发美女，她将手边的书轻轻地合上，继而放在桌子上，“很好，你辛苦了。”

“不过，那个东西……”科尔有些欲言又止，说着他轻轻地拭去了额头上的冷汗。曾多次出生入死的科尔早已忘了什么是恐惧，可是在面对面前的这位女士时，却总是为对方冷酷眼神中偶尔闪现的寒光而感到胆怯。已经沉默了三天的他，不想再这么糊涂下去，至少就算是死也要死个明白。

“怎么，你害怕了？”金发美女问道。

科尔老实地回答道：“是的，之所以会怕，是因为我对‘那个东西’一无所知。”

“你很坦白嘛。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具备‘敬畏之心’，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也全都拜这种心态所赐。你听说过‘亚特兰蒂斯’吗？”

听了对方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询问，科尔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所以他反问了一句：“就是经常出现在童话和传说中的那个吗？”

“没错，就是那个！有人认为，那里是世界上所有现存文明的根源。那么，你听说过‘纳特拉科技’吗？”

虽然此时科尔还没有消化掉对方的前半句话，不过第二个问题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当然听说过，我身上的一些装备就是那个公司生产的。”

科尔并不觉得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什么关联，只是隐约想到了什么，不过对方却好像突然失去了和他聊天的兴趣。

“你只要知道我们挖出来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可以了。”说完，金发美女站起身来淡淡地问道，“两天前上船的那条‘尾巴’还在吗？……”

“还在，她一直躲在仓库里，遵照您的命令，我们并没有惊动她。”

“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她们’吧……”

“是，阿曼达小姐！”科尔恭敬地回答道。

二人离开房间后，随即搭乘电梯来到船舱上层的中心位置，那里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门前有四名雇佣兵看守，一切闲杂人员都不得擅自靠近这里。听到科尔与阿曼达的脚步声，四名雇佣兵随即警戒起来，同时将武器对准了传来脚步声的走廊拐角，当看清来者的身分后，他们才放下手中的自动步枪。科尔轻轻一挥手，四名雇佣兵将路让开，阿曼达若无其事地来到仓库门前，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在门锁上一晃。电子锁应声而开，阿曼达走了进去，科尔则十分自觉地留在了外面。

偌大的仓库里只有一个很大的透明罐子，看上去应该是用强化玻璃制成，罐子的顶部与船舱内的天花板相连接，一个通风设备在将空气源源不断地送进密封罐子的同时也带进来大量的冷气。罐子里站着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满头金色的长发随意地盘在脑后。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她身后的

一对翅膀，听到开门声之后，原本收在一起的翅膀忽然本能地展开了，好像这个女子随时都能飞走。待看到进来的人是阿曼达时，女子很快又平静了下来，并缓缓地收起了双翅。

“看来你很有精神嘛，纳特拉小姐！”阿曼达看似随意地说道，可她的目光却在警惕着四周的动静。

“你也一样，阿曼达小姐。”名为纳特拉的白衣女子平淡地回应道，看上去她对自己目前所处的情况并不感到担心。

“好了，咱们两个就不要再兜圈子了。关于我的提议，你有什么看法？”阿曼达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纳特拉，仿佛想要从对方的眼睛中寻找到答案。

纳特拉虽然早已得出了答案，不过还是装模作样地低头想了想：“你是说‘合作’吗？我当然愿意，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只不过……”

纳特拉的话锋突然一转，阿曼达的心里早就知道对方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丝毫看不出你有任何的诚意啊！”纳特拉毫不客气地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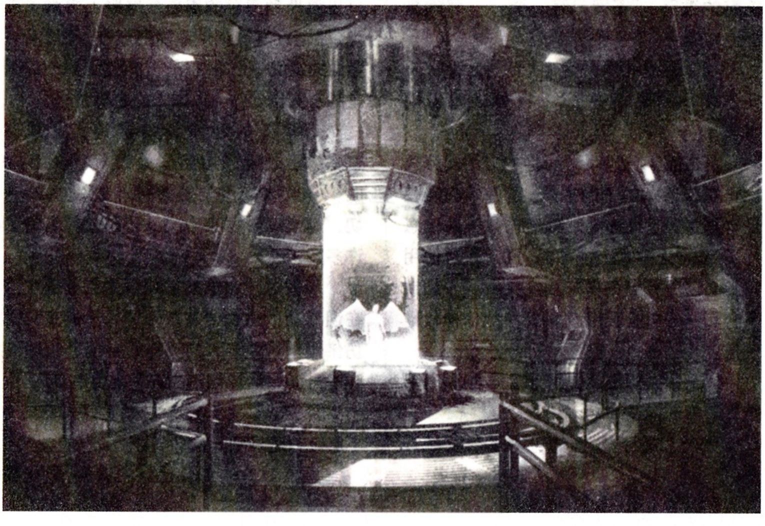
“诚意？你是说诚意？”阿曼达不甘示弱地说道，“不要忘了是谁将你从那种生不如死的困境中救出来的，这次的救援行动足足花费了我数百万美元，我可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说到诚意，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我证明你的诚意。”

“呵呵呵……”纳特拉看到了阿曼达眼中的那道寒光，可她并不担心对方会对自己不利，毕竟正如她所言的那样，自己目前可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人质”。

“好吧，那么你说我应该如何来向你证明我的诚意呢？”纳特拉觉得这次谈话正在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首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力量’。”阿曼达的眼中仿佛有愤怒的烈焰在燃烧。

纳特拉不失时机地揶揄道：“你是说



被‘那个人’夺走的魔石？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不如……”

还没等纳特拉说完，阿曼达直接打断了她：“诚意，我看重的是诚意！虽然你现在的确有些‘行动不便’，但是你的那条‘尾巴’可灵活得很啊！”

“原来这件事没能逃过你的眼睛……”眼见对方洞悉了一切，纳特拉决定索性摊牌，“好吧，我会帮你拿回魔石……重身幽灵，去吧！”

纳特拉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个人影在阿曼达的身后闪过，随即便消失在仓库一角的阴影中。

阿曼达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纳特拉却悠然地说：“光凭一块魔石你还不足以击败‘那个人’，不要忘了，你上次就是在拥有魔石的情况下被她打败的。”

阿曼达一愣，没想到对方会提出这一点。“看样子，你有好的办法？”

“既然我能想到这个问题，当然也就能想到对策。”说着，纳特拉的嘴角露出了狡黠的微笑，“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雷神之锤。”

“你是说北欧神话中，天空之神——托尔使用的那柄锤子？”阿曼达惊讶地问道。

“当然了。据我所知，你的老朋友劳拉也正在打这柄锤子的主意。既然咱们现在是合作关系，我就再免费赠送你一条信息好了，雷神之锤是上古神器，凡人想要使用它就必须先找到三样东西才行——一副铁手套和一条力量腰带。”纳特拉故作神秘地说道。

“为什么劳拉想要得到雷神之锤？”阿曼达不解地问道。

纳特拉想了想，“她可能是想要弑神吧！”

“弑神……？”阿曼达若有所思地看着纳特啦，“比如说，你这种神？”

“也许吧……”

二 劫后余生

泽普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感觉自己实在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幢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克劳馥庄园昨晚就在自己的眼前被一场神秘爆炸所引发的大火烧成了一片废墟，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更是让他连做梦都想不到。警察局和消防队的人正在这片废墟上到处调查着什么，泽普看着这些人感到有些心烦意乱，于是扭过头去，却又意外地看到了被放置在担架上的阿利斯特的尸体，他的内心瞬间便被愤怒所占据。

这时，有人轻轻地拍了拍泽普的肩膀。他转身一看，原来是在克劳馥庄园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老管家——温斯顿·史密斯。只见温斯顿身穿的黑色燕尾服上落满了灰尘，脸上还有被浓烟熏黑的痕迹，不过满头雪白的银发一如既往地一丝不乱，这一点倒是能够突出他作为英国人的古板性格。

“关于阿利斯特的遭遇，我深表遗憾。不过我想小姐会处理好相关事宜的……虽然我也无法解释昨晚发生的一切。”温斯顿的声音仿佛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

泽普这才意识到被烧毁的克劳馥庄园在温斯顿的生命中有着无法替代的意义，仿佛眼前这个老人的灵魂的一部分也随着昨晚升腾起的浓烟消失在了夜色中。

泽普想了半天，才勉强开口道：“您……还好吧？”

虽然对方的身分是一名管家，可是和

蔼亲切的温斯顿对他而言就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辈。

温斯顿微微一笑："孩子，我没事。接下来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呢……"

一位警探模样的人走上前来，毕恭毕敬地对温斯顿说道："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二位跟我去警察局配合我们做些调查。"

"虽然不知道你们想要调查些什么，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所了解的情况……起火的原因是有人故意纵火，对方人数不明、动机不明，我只知道这场大火是由爆炸所引起的……"温斯顿的态度不卑不亢，语速缓慢却又条理清楚地说道。

警探掏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下了他所说的话，并不时地观察温斯顿脸上的表情，仿佛要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最后，警探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担架上："那么，死者的身分是……"

"阿利斯特·弗莱彻……他是我家小姐的研究助手。"

"既然你提到了……劳拉小姐在哪儿？"警探忽然问道。

"呃……小姐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研究，不过我已经将这件事情通知她了，她说近日就会回来……"

"这么说，这次爆炸的目标并不是劳拉小姐……针对的可能是庄园里的'收藏品'，或者是死者……"警探做出了初步判断，"庄园内部应该安装有完善的保安系统，这些系统昨晚没有发生故障吧？"

"嗯，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保安系统昨天的运作一切正常。"温斯顿答道。

"好吧，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事情，如果你想到了什么，及时联系我。"说着，警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温斯顿。

温斯顿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

待警探走远之后，泽普突然问道："温斯顿先生……在这件事上，您为什么要撒谎？"

温斯顿微微一笑："昨晚的事情你也看到了，竟然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劳拉小姐……你认为警察会相信吗？难道要我对警察说，是劳拉小姐纵的火？"

泽普一下子陷入了沉默，这件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疑点，而这些疑点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自己这群人一直都在进行的研究其实也早已脱离了科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在警察和消防队的人赶到之前，查看了一下保安系统的记录。根据记录显示，那个冒牌的'劳拉小姐'在爆炸前的几分钟内真的进入过保险库，而且从里面拿走了一样东西。我之所以能肯定那个是冒牌的劳拉小姐，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小姐当时在哪儿。"

"在地下室！"泽普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没错！当时劳拉小姐正在地下室寻找老爷留下的信息。"停顿了一会儿，温斯顿故作轻松地说道，"别胡思乱想了，接下来要搞定的是保险公司，拿到赔偿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重建工作了。孩子，我知道你在技术方面很在行，我需要你的帮助。其他事情就交给劳拉小姐去做吧，我想她一定会帮阿利斯特报仇的。"

看着眼前这个积极乐观的老管家，泽普义不容辞地点了点头。

劳拉看着渐行渐远的阿曼达的背影，心底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她在想自己与阿曼达之间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朋友？曾经是这样，两人是从大学时代就认识的好友；是竞争对手？也可以这



么说，两人在学术上有着各自不同的意见，都想证明对方的错误；可是这些关系都在秘鲁的那次科学考察中被彻底葬送了——考察团当时在那里打算挖掘一个古墓，可是突然出现的怪物却杀害了除劳拉和阿曼达之外的所有人，就在她们试图逃脱时，阿曼达无意中触动了古墓中的机关，最后被活活溺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阿曼达已经死了的时候，对方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而且还带着对自己无限的恨意。那么，是敌人？看起来好像没错，再次出现的阿曼达无数次试图置劳拉于死地，虽然没有成功，不过那份恨意却是真实而露骨的。

那么，刚刚发生的事情又说明了什么呢？两人联手打败了纳特拉和她创造出来的“劳拉克隆体”，又一次挫败了纳特拉的野心——妄图建立“第七纪”，让整个世界陷入毁灭中。在最后的逃跑过程中，对劳拉有着无限恨意的阿曼达明明有机会报仇，可最后还是伸出手带着她一起逃出了北欧地狱。尽释前嫌了吗？劳拉可不这么认为。尽管阿曼达并不总是自信满满的，可是她执着且倔强的性格可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发生改变的。

算了，劳拉心想，管他呢！到底是敌是友，下次见面再说，当然，有可能的话，最好永远不要再见。

三 劳拉之影

北冰洋某海域下，名为“北欧地狱”的古老遗迹中，原本高大雄伟的遗迹早已变成一片废墟。可以把人变成行尸走肉的毒液肆意地流淌着，整个遗迹里到处都充斥着刺鼻的腐臭味，尘土和石块不时从天花板上掉下，仿佛遗迹的外部保护建筑随时都会倒塌。之前被劳拉用“雷神之锤”砸落毒液的纳特拉就被压在废墟之下，她之所以没有摔死全靠身后的那对翅膀在最后一刻起到了些许缓冲作用，可是流淌在身下的毒

液的强烈腐蚀以及压在身上的那些石块还是会让她感到无比痛苦。这一场景让她回想起了自己在失落之岛度过的那段日子，除了没有毒液的侵蚀之外，其他好像都一模一样。

不，除了一点……

有轻微的脚步声在纳特拉身后响起，她用尽浑身力气转过头去，发现来人竟然是之前被阿曼达扔下悬崖的劳拉克隆体——重身幽灵。纳特拉自嘲地笑了笑，知道自己这次还死不了。

“我喜欢你的新造型！”重身幽灵不无讽刺地说道。

“你的语气和劳拉简直一模一样，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你这个奴隶。可恶，你在看什么呢，还不快点把我救出去！？”纳特拉粗鲁地命令道，声音中透出了明显的厌恶。

重身幽灵看着已经被腐蚀得不成人形的纳特拉，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鄙夷，不过对方是创造了自己的主人，所以只能遵照命令开始清理压在纳特拉身上的石块。

“轻一点儿，你这个笨蛋！”纳特拉勉强支撑起身体，“好了，现在带我回密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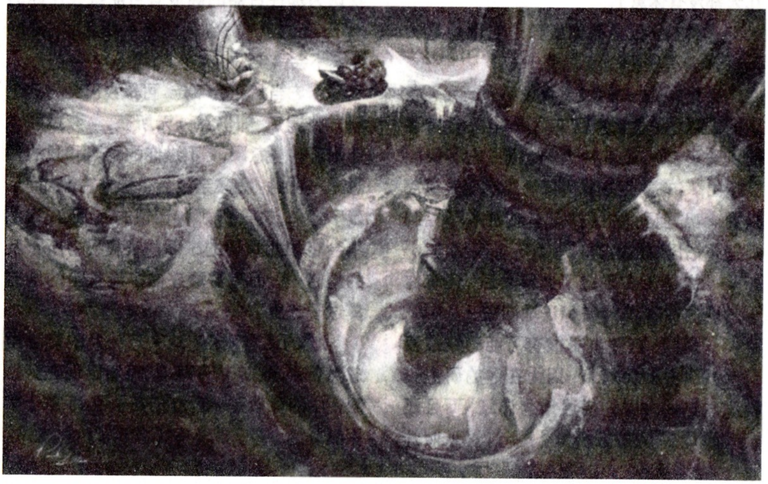
待纳特拉站起身之后，重身幽灵不由地仔细上下打量她——纳特拉的脸已经被严重腐蚀，皮肤发生了大面积溃烂，而且露出了表皮下面的肌肉纹理；身上的白衣也早已变得破烂不堪，使纳特拉看上去更像是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她身后的双翼很明显此时已无法带她继续飞翔，昔日亚特兰蒂斯的女王此时就像是毒液制造出的丧尸。

重身幽灵搀扶着纳特拉回到了密室，虽然大厅已经摇摇欲坠，不过密室里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她将纳特拉轻轻地放在王座之上，然后垂手站在一旁，等待主人的下一步指示。

纳特拉休息了一会儿，恶狠狠地说道：“听好，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命令——去杀掉劳拉，等她死后，你也要自杀！”

听了主人的命令，重身幽灵的眼神中满是不解与厌恶，她不明白为什么主人会下达如此狠毒的指令。

纳特拉轻轻扳下王座旁边的一个拉



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缓缓从天而降，将王座牢牢地封闭了起来。

“去吧，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张脸了。”

四 灰烬之下

克劳馥庄园的重建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废墟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毕。泽普整天拿着新的建筑图纸与建筑工人们交流沟通着，忙得不亦乐乎；老管家温斯顿则负责安排物资与施工人员的调配之类的工作，劳拉回来之后只是去祭拜过一次阿利斯特，然后就一头扎进了庄园上一任主人——理查德·克劳馥留下的调查资料中。

某天晚上，等到施工人员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之后，劳拉找到了泽普。泽普看着劳拉眼中的血丝以及她脸上怎么都掩饰不住的疲惫，知道自己的这位好友可能一连好几天都没有休息了。

“劳拉，我觉得你应该适当地休息一下。”泽普有些担心地说道。

劳拉微微一摇头：“我没事……我又有新的发现！在我父亲留下的资料中，他曾经提到一件威力极其巨大的古器。它不仅能制造出萨尔，甚至在其内部还隐藏了咒语。只要念出咒语，古器持有者就拥有了控制那些可怕怪物的能力。”

“你是说在跑遍了世界之后，还有你没发现的古器？”泽普惊讶地问道。

“是的，这件古器很有可能已经被我父亲找到并藏了起来，因为在他的研究资料中对这件古器的描述最为详细，而且还配有照片。”劳拉分析道，“不过这张照片有些模糊，我无法从上面辨认出刻在古器上的咒语，而我觉得最有可能藏匿古器的地点就是我家。”

“你打算再次进入庄园地下的密室？”泽普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是的。”劳拉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好吧，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泽普说着转身开始操控自己的电脑。

“谢谢你，泽普。”

劳拉再次只身来到父亲位于庄园地下的秘密办公大厅中，这里的道路和机关对她而言已经烂熟于胸。看着竖立在四周的脚手架，劳拉知道父亲曾经打算对这个地方进行修缮。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工程最后并没有完工，在大厅的角落里还残留有挖掘地基时所留下的仿佛深不见底的窟窿。在她上一次踏足这里时，曾经消灭了两只萨尔犬，这就说明在这里很有可能藏匿有其他萨尔，所以劳拉不得不谨慎行事。

这时从通信器中传出了泽普的声音：“在将你父亲的文件进行详细比对之后，我认为那件古器的确很有可能藏在庄园的地下。不过劳拉，你何必这么着急呢，那东西又不会飞走。”

“它当然不会飞走，可是我已经将这个地方找遍了，却仍然一无所获。”劳拉的声音明显有些急躁，“不过你的结论和我的预想是一样的，我父亲找到了那件古器，而且藏了起来。对于他那种谨慎的人而言，自然不会将如此重要的东西放在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而克劳馥庄园中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这里了……”

她的话音刚落，从大厅一角的窟窿里忽然传来了“嗬嗬”声，紧接着出现在劳拉眼帘中的竟然是一个身穿锁子甲、手拿十字军盾牌的萨尔。她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这



种萨尔明显比北欧地狱中的那种更容易对付，连续射出枪膛的子弹毫不留情地掀开了它的头盖骨。

听到有枪声响起，泽普有些担心地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劳拉微微一笑，答道："我找到了一条新线索。"

说完，她将随身携带的绳索绑在大厅中一根粗大的柱子上，然后灵巧地顺着窟窿的边缘慢慢滑下。下降了大概五十多米之后，这个窟窿的空间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劳拉能够看见在下方不远处有微弱的亮光闪烁。又继续下降了一段，劳拉终于来到窟窿的底部，这才发现原来窟窿下面别有洞天。她摸索着朝传来亮光的方向走去，只见在一个圆形的大厅中央有一个石台，而这微弱的亮光就是石台上的某个东西散发出来的。劳拉打开手电，可是弥漫在四周的黑暗仿佛带有固体介质一般浓重，手电的光亮只能照亮她身前两米远的地方。劳拉谨慎地走到石台前，赫然发现石台上那个散发着光芒的东西，正是她遍寻不见的古器。

"我终于找到了。"劳拉对这通话器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

"恭喜你。"泽普在通话器的另一头祝贺道。

劳拉注视着眼前的古器，轻轻用手指抚过古器上的刻痕，并努力辨认刻在上面的古老文字。

"Ohk Eshivar！"她轻声念了出来。

还没等劳拉从喜悦的心情中回过神来，又一个身穿锁子甲、手拿十字军盾牌的萨尔在发出"嗬嗬"声的同时，朝她发动了攻击。

劳拉猛地一转身，对方已迫至眼前，再想掏枪已然来不及了。

"Ohk Eshivar！"情急之下，劳拉喊出了这句咒语。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手拿盾牌的萨尔忽然停止了进攻动作，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还好，咒语仍然有效。

劳拉长出了一口气，正打算让对方退

下，却意外地发现在那名萨尔的身后出现了另一个身影。那身影是如此熟悉，因为就是“她”在自己的面前杀死了阿利斯特。

“杀了她！”她对眼前的萨尔下达了第一条指令。

萨尔闻言，极其灵活地转过身，并随即举起手中的盾牌朝那个影子冲了过去。没想到的是，那个影子却径直朝这边冲了过来，并以势如破竹之势一击便干掉了萨尔。

看着以惊人之势朝自己冲来的那个身影，劳拉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可是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拔枪、举枪这套动作不过花费了短短的两秒钟，可是那个影子已经冲到了劳拉的身前。在手电光芒的照射下，那张脸变得分外鲜明——劳拉的克隆体·重身幽灵。

“Ohk Eshivar！”劳拉的脑海中灵光一闪，于是再次喊出了那句咒语。

与刚才的那个萨尔一样，重身幽灵也没有进一步做出攻击动作，因为她也是纳特拉用毒液制造出来的萨尔。

劳拉满意地点了点头：“你现在会服从我的任何命令，对吗？”

虽然重身幽灵十分不情愿，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劳拉问道。

“我就是你，去除缺陷后的你！”重身幽灵简单地回答道。

听了她的话，劳拉不由地一笑：“真的吗？你是说自由也是一种缺陷？”

“被情感羁绊，或者被他人所奴役，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主宰。”

“那么，如果你是自由的，你会做些什么呢？”劳拉继续追问道。

“你又会做什么？”重身幽灵反问。

劳拉想了想，忽然心生一计，于是郑重命令道：“听着，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无视所有命令，你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

她的话音刚落，重身幽灵的双眼忽然冒出了红光，不一会儿就又恢复了之前的正常状态。

“别轻易放过纳特拉！”劳拉转过身去淡淡地补充道。

站在她身后的重身幽灵想了想，随即沉默着离开了。

“你为什么要放过她！？她可是杀害了阿利斯特的凶手！”一直在通话器另一头倾听的泽普不满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劳拉小心翼翼地捧起古器，微微一笑：“因为她现在是我们报仇的最佳手段。”

纳特拉在密封疗养舱里渐渐进入了梦乡，她身上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只不过被腐蚀的程度过于严重，想要完全恢复还需假以时日。但是只要一想到劳拉终将被重身幽灵杀死，而重生幽灵也将自杀，世上再也不会出现那张令她一想起来就浑身不舒服的脸，纳特拉的内心深处总是会极其自然地涌现出一种类似喜悦的心情。劲敌已死，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妨碍到自己了。至于重身幽灵，她只不过是自己手中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她刚刚想到这里，密封舱的电源忽然被切断了。

怎么会？亚特兰蒂斯的上古科技根本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有人故意破坏？可是这里除了极有限的几个人之外，谁也无法自由出入啊！

还没等她回过神来，悬空的密封舱已经开始快速下坠，最后甚至脱离了密封舱的运行轨道，重重地摔了下来。密封舱与地面剧烈的碰撞之后发生了解体，一块岩石

板狠狠地砸在了纳特拉的身上。猛烈的撞击使其原本就尚未痊愈的伤势变得更加严重，加之地面上堆积的大量毒液再次强烈腐蚀她的皮肤，纳特拉险些失去意识，好在一阵钻心的剧痛让她清醒过来。

她勉强侧过头，出现在视线中的是那个她永生都不想再看到的脸孔。

“看来这装置被我不小心撞坏了哦。”重身幽灵幽幽地说道，眼神中带着一丝嘲弄。

纳特拉气急败坏地说道：“是你！快把这东西从我身上挪开！”

重身幽灵只是暧昧的一笑，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Ohk Eshivar！我命令你救我出去！”无奈之下，纳特拉只好喊出了咒语。

——听着，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无视所有命令，你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

劳拉的话语回荡在重身幽灵的脑海中，她微微一笑，再次将目光投向纳特拉，而眼中嘲弄的神色变则得更加明显。

“我命令你，快把这东西从我身上挪开，这是命令！”

纳特拉身下的毒液越涨越高，就快要吞噬她的整个身体了，而重身幽灵仍然无动于衷。

纳特拉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及其所带来的绝望与恐惧，她不停地高声喊道：“Ohk Eshivar！我命令你救我出去！救我！不！不……”

眼看着纳特拉消失在毒液之中，微笑也逐渐在重身幽灵的脸上绽放。

“再见！”她幽幽地说道。

FIN





潜龙谍影2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1年11月29日
	制作公司：KONAMI	**类型：**潜入ACT

文/清雨

“生命的意义并不单单是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除了DNA，我们可以遗留给后世的还有很多很多。透过言谈、音乐、文学和电影……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愤怒、喜悦和悲伤……都是我们可以传达给未来的东西。这就是我生存的目的。”

以2001年的眼光来看，这部作品无疑是小岛秀夫为游戏业界带来的一枚重磅炸弹，精细至极的画面、曲折而连贯的剧情、焕然一新的顺畅操作，都无愧于《潜龙谍影》这个名号。再加上诸多非常有趣的噱头和隐藏要素，共同成就了一款百玩不厌的经典之作。PS2的强劲机能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有头有脸”的斯内克，尽管他的相貌比大多数人预想的要成熟一些，但这个问题很快便在剧情中得到了解答；此外游戏中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小白脸雷电，他才是本作真正的主人公，也成了后来很多系列爱好者对本作口诛笔伐的最大口实。但一个真正热爱这个系列的人，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改动而抛弃整个游戏的，他们会坚持不懈地去发掘这部作品背后的深意和内涵。实际上，直到《潜龙谍影4》问世之后，人们才有机会回过头来看清楚小岛早在七年前埋下的诸多伏笔和数不清的超前意象，不禁拍案叫绝。



诚然，单就剧情而言，恐怕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玩家在初次通关之后依然是一头雾水，难以将那些超现实的情节、诸多新名词与充满现实主义风格的前作联系到一起。用天马行空来形容这部作品的整体脉络恐怕



再适合不过了。游戏发生的背景明明就是那个世人皆知的纽约，小岛甚至用实拍的画面来进一步加深了画面和情节的现实感，但故事的结局和背后的真相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G.W”，“爱国者”，“3S计划”，除了那些对整个游戏的脉络了如指掌的真玩家，恐怕鲜有人能说清这些名词背后的真正含义和来龙去脉。可一旦弄清楚种种晦涩背后的深意，便无异于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互动世界，走进了小岛秀夫那天才般的创造性领域。他利用电子游戏所特有的“互动性”来控制玩家的悲喜，而非其他制作人常用的故事、画面、音效等要素。这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MGS》系列’与电影太过相似”这类指责的反驳，也是对这种新兴互动艺术的独到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小岛用这样一款作品表达了只有“互动”才是一款游戏的核心这一理念，让许多人了解到其他因素全都是为了服务这一核心而存在，为了完善这一核心而被加入游戏的。

笔者在这里无意展开叙述有关这部作品的分析和解惑，因为这实在是一项超乎想像的庞大工程，区区一篇短评根本无法胜任。已经有太多的人从太多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眼中的《潜龙谍影2》，其中很多写得极其精致，从遗传学角度，从科幻理论角度以及单纯的形式和结构等各种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让这些文章显得和原作一样晦涩难懂，就像某种专业性极强的论文。由此可见本作可供挖掘的要素有多么惊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部作品的经典之处。

《潜龙谍影2》的剧情分为两个看似无甚关联的独立部分，但实际上“油轮篇”和“Big Shell篇”可谓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整个的“因果”也全都是早已安排好的一场表演。雷电、罗丝、上校、死亡细胞部队，全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在神秘的不可抗力的操纵下上演了一场生死离别。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雷电直到最后也没能真正地搞清楚，只是从斯内克口中得到了一个概念——“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新的名字，新的记忆。选择你打算传达给后世的东西。这些都由你去决定。一切取决于你自己。”

也许很多人关于游戏结局印象就只是“斯内克对雷电说了一大堆听不懂的话”，但重点其实并不在于雷电之后做了什么事，斯内克又去到哪里，进行了怎样的反抗活动，而是结局的形式本身。《潜龙谍影2》实质上是对前作的一次全面瓦解，从戏剧体验这种角度来说，最终的效果无疑是糟糕的，很少有人会对一个自己完全看不明白的结局拍手叫好。但从对“传统电子游戏表现形式”的颠覆这一角度来看，本作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点出了游戏有资格被称为“艺术”的要因并不在于对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而是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一种名为“互动”的艺术体验；这部作品包含了极富的创造性以及开拓性的超前理念，但同时也是对一种原始乐趣的回归。即便没有史诗级的画面、音响、剧情配合，它在真正的爱好者心中依然会是一款震撼人心的游戏。



夕阳西下时的等待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幻想水浒传2》　地点：妙芝市

战争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它爆发在两个签订了和平协定的国家：海兰德王国与休士顿都市同盟之间，海兰德的皇子卢卡为了挑起战争，故意设计剿灭隶属本国的少年军团，借此嫁祸于都市同盟并撕毁和平协定，这场背信弃义的战争被后世称为统一战争。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真正影响这场战争的，竟是被作为牺牲品的海兰德少年军的两名少年。

乔伊和主人公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加入海兰德少年军；一起从突如其来的偷袭中逃走；一起跳下悬崖，约好了如果失散一定要彼此找回对方。



接下来，他们又一起逃回被敌军所占领的家乡找到姐姐七美；一起加入雇佣军团成为解放军，发誓要早日结束这场毫无人道的战争，最后，他们一起得到了传说中真·纹章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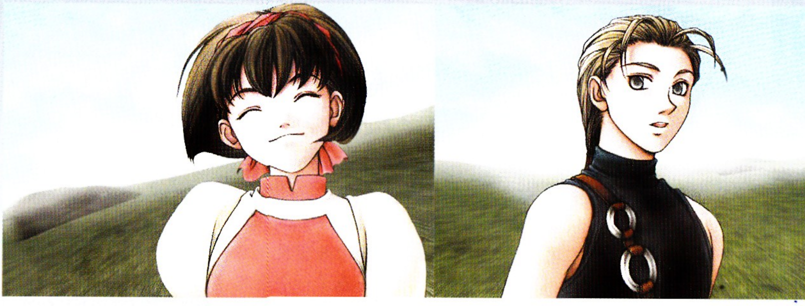
主人公得到了“辉盾纹章”，将会拥有能够保护所有人的力量，乔伊得到了“黑刃纹章”，可以拥有惊人的破坏力。辉盾与黑刃本为一体，当分别寄存于两体时，其中之一定会被另一个消灭，这就是无法避免的、得到纹章的人的宿命。

在两方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被拜托前往王国军的军营调查敌军的粮草储备，被敌人发现之后，乔伊决定留下独自对付王国军，让主人公和七美逃走。然而直到夕阳西下，乔伊却还没有回来，担心乔伊的两人决定到城门外等待他的归来。

“乔伊一定会回来的。”七美坚定地坐在城墙旁边，瞪大眼睛张望着远方。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野草不断地随着风声左摇右晃，寂寥落寞。

一小时，两小时……仍旧没有任何人影出现，从夕阳西下等到霞光满天，就在所有希望都将宣告破碎的时候，安然无恙归来的乔伊终于出现在城门之前，三个人欣喜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然而，就在主人公为挚友的归来而



喜悦的时候，乔伊的心中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他们的人生轨迹在此刻，已经渐渐偏离原来的方向，渐行渐远。一起度过的童年仅限于此，很快，这就将是他们最后一件拥有共同回忆的事了。

不久之后，乔伊背叛朋友投靠了海兰德王国，他的权力日益庞大，甚至一度登上了国王的宝座，而主人公仍然留在解放军中，用自己的“过于理想”的方式为和平而战。挚友成为了针锋相对的敌人，往日的情谊渐渐成为旧话，只有在夕阳映射下紧紧拥抱的一幕仍然深深刻在我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

辉与黑，盾与刃

将背叛者这个词加诸到乔伊的身上并不是人们所愿意的，从接受黑刃纹章开始，宿命就不断地牵引着乔伊向另一条道路前进。在宿命的牵引下，在战乱的年代中，乔伊选择了一条和主人公不同的渴求和平的道路。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在这片大陆上获得真正的和平，但是，这个觉悟对于深爱他、信任他的人们来说无异于赤裸裸的背叛。

就像辉盾与黑刃一样，这对挚友也是如此的不同。一个善良却略显软弱，一个睿智但锋芒毕露，乔伊很快就发现了自己与朋友的不同，他冷静而残酷地选择了追求真正的权力，而这个时候，主人公才刚刚开始明白自己已经不再是个孩子。

其实，那曾让人潸然泪下的重逢对乔伊来说该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时刻啊，当朋友们为再度相逢而快乐的时候，他却止住了眷恋与不忍，决定前往敌人的阵营。难以想像他当时的心境，是依依不舍的留恋呢？还是为即将到手的梦想与权力而欣喜？或许，正是因为这难以揣测的感情，才令这一幕深深地钻入了玩家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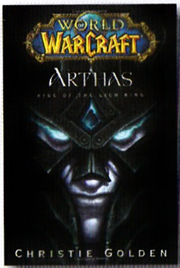
故事的最后，给予乔伊的结局有很多个，他会成为独霸一方的君主，统治着和平壮大的国家；会和主人公为敌，最终慨然赴死；也会放弃纹章带给自己的宿命与立场，回到主人公的身边，这也是最让人向往的结局，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这样期望着，期望两名挚友可以重逢，抛下所有对立与黑白。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作者：克里斯蒂·戈登（美）



巫妖王是亡灵天灾的领袖，符文剑霜之哀伤的持有者，艾泽拉斯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敌人，是无尽魔力与空前恨意的集合体。他将自己冷若冰霜的灵魂全都消耗在了一个恐怖的计划之中——消灭魔兽世界里的每一个生灵。然而，事情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在他的灵魂与兽人萨满耐奥祖的意志融为一体，成为新的巫妖王之前，他名叫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是洛丹伦王国的王子，光荣的白银之手骑士团成员，一名信仰坚定的圣骑士。当亡灵天灾威胁到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时，宿命引领着他来到一把似乎能帮助他保卫家园的强大武器面前。然而阿尔萨斯为自己的追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终被引向位于极北之地的冰封王座，他将在那里直面最黑暗的宿命。

尽管本书有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重复”《魔兽争霸3》及其资料片《冰封王座》中阿尔萨斯的经历，但经过作者精巧的加工之后，这部分内容不会让人产生丝毫的厌倦，反而多了一分游戏里看不到的细致和真实。此外，童年和少年阿尔萨斯这部分情节虽然是作者的原创，但也是全书最出彩的部分，让阿尔萨斯的形象更加丰满、鲜活。

《薄暮传说》（第二卷） 作者：岩佐まもる（日）

离开王城的尤利给爱斯迪莉赛起了个“爱斯蒂尔”的外号，理由是叫起来比较顺口，之后继续在野外前行。在前往鲜花都市哈露露的途中，两人先在哥顿关卡解救了遭到魔物袭击的居民，而后又在一名神秘红发女子的指引下前往古奥伊森林，准备穿过那里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可天生路痴的尤利一进森林就晕头转向，还好遇到了“猎魔之剑”工会的成员卡罗尔，在他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解决了哈露露城的问题之后，他们终于接近了此行的目的地——魔导士莫尔蒂居住的学术之都阿斯比奥。



和这套小说的上一部作品一样，对游戏情节改动过大的毛病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一些原作中戏份十足的人物、故事段落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而新加入的原创情节倒是篇幅大增，对于更喜欢原作的读者来说，这一改动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客观地讲，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没有出现与游戏设定大相径庭的失误，总的来看沿袭了游戏一贯的风格和特色。而且单就文笔而论的确可圈可点，所以不能仅凭情节上的较大偏差就认定这本小说不值得一读。

《神曲奏界》

作者：榊一郎（著），神奈月升（插画）



十二年前，一名少年在孤儿院的屋顶上与有着一头鲜红色头发的精灵相遇了。于是他许下心愿，希望对方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一直倾听自己的歌声。时光飞逝，曾经的少年塔塔拉·弗洛恩现在的身分是名门弗德神曲学园的学生，然而……“这绝不是神曲！我可不是为了得到这些糟糕透顶的音符串才和你缔结契约的！”尽管弗洛恩无意间和最强的精灵寇缇卡露特签订了契约，但却因为始终演奏不了最重要的神曲而面临难以晋级的窘境，软弱的他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和原作的情节不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弗洛恩在学校里的经历。此时的他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除了心地善良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优点，更别提什么演奏神曲的资质了，和原作中的形象反差较大，整体脉络与TV动画一致，有一定的可看性。此外小说着重介绍了弗洛恩希望成为神曲乐士的原因、途中历经的各种艰辛，很好地完善了原作的世界观。虽然单从小说角度来看本书的整体表现不过不失，但对原作爱好者来说依然是一部不能错过的作品。

《梦幻模拟战2》

作者：纸井中（日）



围绕着秘剑“兰古利萨”展开的“圣剑争夺战争”已经过去了四百年，在新兴的乱世之中，少年艾尔文和养父多林一起云游四方。但突然有一天，多林由于遭到神秘刺客的袭击而生命垂危，他在临死前告诉艾尔文，“你是光辉的后裔，如今正是你履行使命的时刻”，随后便撒手人寰。传说的圣剑随后再次觉醒。结识了新的同伴海因之后，艾尔文重新踏上了旅程。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便会遇到一名足以改变他整个命运的少女……

游戏原作无论是剧情还是游戏性都堪称S-RPG中的经典，作为小说自然无法再现丰富的支线情节，没办法让读者看到游戏的全貌，虽说这是由“小说”这一表现形式所决定的局限，但依然让人感到十分遗憾。抛开这一点不说，作者对游戏故事的讲述还是十分到位的，基本按照游戏故事的发展顺序一路写下去，既没有大的改动，也没有令人惊喜的创新，算是中规中矩。不过插画方面就比较让人失望，完全看不到原作的神韵，甚至显得有些潦草。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或许是最无法忍受的吧。

栏目主持：YULA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通信地址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月度记事

夜蓝 当当当，茶话会又开始了（为什么这次是由我来开场= =）！话说，这旧时代的最后一期，不会意味着以后咱们的瓜子时间也被剥夺了吧？最近刚好看上了一个新品牌，味道很不错哦！

YULA（擦汗）瓜子而已。— —

暗星 那倒不至于，只要你们别再搞出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在办公室放鞭炮……之类的事就OK。

清雨 可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因为有时候活太多了，干活干累了总要稍微发泄一下嘛！放鞭炮则是上次为了庆祝游游满两周岁，这样做也有错啊？

暗星 你们几个……嫌上次那20圈跑得还不够是不是？— —#

夜蓝 咳咳，说起来最近这个天气有点诡异哈！要么一直大太阳，热得人离不开空调，要么一周下两场雨，一场三天一场四天哈……（赶紧转移话题）

清雨（星星眼）对哦！我怎么没想到呢？各位各位，接下来的27期游游不是就改版了吗？为了庆祝，不如我们在办公室中间设个小喷泉吧！既可以制造凉风，少开空调，又能每天听着如雨般的轻柔水声投入工作，兼具实用和浪漫，一举两得啊！

YULA（再擦汗）喂……你真的是和尚吗？— —

暗星 谁敢这么弄，下次就在外面下大雨时跑27圈，反正最近雨水充足得很！

夜蓝 哦呵呵……不愧是叫“清雨”，开玩笑都跟雨那么相关哈～（转身：清雨你这家伙就不要再装天然呆了好不好！）

本月最上镜读者：辽阳·Volcano



本月读者囧言：《生化危机》和《寂静岭》系列能停一下么？老看这两篇会影响我健康成长的！——北海·黄悦辛子

《游小说》第24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	19%
满　意	54%
一　般	25%
不满意	2%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	生化危机5
第二名	如龙3
第三名	寂静岭 归乡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	新生之剑——《鬼泣4》同人
第二名	星之海洋4
第三名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总第23辑、总第25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杨沛龙（网名：无筠之龙/QQ：397191258）

寄语：相思成风，泪成雨，相思泪，风雨伴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玉林·朱天石）那个Y姐，要知道PSP2000现在贱价贱得很厉害哦（摊手），所以呢，我把那台2000出手了，加上一点自己的私房钱换了台XBOX360～啊，从那以后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和《游小说》融为一体了（陶醉状）。所以呢～现在没掌机了呢，改版以后就送PSP3000吧！我会很卖力地填调查表的（卷袖）！应该不会有"不送第二次"的潜规则吧？

说实话，从下期开始以后的奖品都是什么，这一点连我们三个小小编都不知道哎，暗星口风很紧的说……|||

（常熟·夏雨洲）《游小说》确实改变了我很多，记得以前大约二三年级的时候偶尔看了《生化》的宣传片，被吓得一愣一愣的，晚上不敢上厕所，连睡觉也不敢睡，生怕床底下会爬出僵尸，然后拿着手电在床底照啊照，直到确认床底无人才安心地躺下身……然后，现在因为《游小说》您的功劳，俺再也不怕生化了，反之现在《生化》的次数比俺小学六年看到的还要多呢……人家都爱上它了，不看它睡不着啊……（俺决定了，要把《生化》做成抱枕和被子，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它了啊哈哈……）

这是在变相地证明文字的冲击力果然比不上影像吗……而且造成如此的反差，我们家游游处在多么尴尬的立场啊= =|||

居然还有勇气拿手电去照床底下，对我来说您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OTZ——害怕的时候只会开着灯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的某Y飘过

（西安·袁祯威）说实话，在写回执卡的时候两篇同人文章我只看完了一篇《秋之回忆》的，另一篇还没有动，《秋之回忆》看得也不是很懂。但是我把这两篇都选为了我喜欢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有人能够以自己的想象写出这样那样的或荒诞或离奇或感人的文章就很让人佩服了，我们应该充分地肯定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的心血总是出现在黑榜上，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很多时候不是他们写得不好，更多的是：1.没得选，所以选同人（曾经我也是）；2.没玩过游戏，看不懂（因为有的同人涉及到一些游戏情境，需要玩过才能体会到乐趣）；3.认为同人亵渎了自己心里的某些神作（如果让艾丽丝不卖鲜花卖茶叶蛋我也发飙）。去除这些原因我估计也没几个是真正因为文笔不好而被投黑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多给同人一些鼓励和宽容，要知道这些作者不是什么大作家大文豪，只是和我们一样的同龄人。没玩过游戏的可以当做一个超短篇的小故事来看，而原作的守护者不妨多给同人作者一点空间，只要不过分地恶搞，就不妨带着以另一个角度欣赏游戏的态度来看同人。要知道，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可能会影响某个游戏写手日后的道路，大家想想，当你第一次将自己的心血拿去发表时得到的却是不受欢迎榜NO.1，你的心情会如何？

应夜蓝强烈要求刊登的一封来信……嗯，说得非常中肯，希望借此真正改变一下大家对同人文章的态度！

没错，而且即便同人每次都上黑榜，勤奋的作者们还是不断发来投稿，真的让做编辑的我很感动。冲着这一点，大家也不该这么无情地对待他们啊！

我是冲着"让艾莉丝不卖鲜花卖茶叶蛋"这句来露个脸的～XD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惠州·罗林峰）《FFⅦAC》的蒂珐人气太高了……不少人表示艾莉丝很难看，唉，是因为长得不像亚洲人的关系么？东西方差异？那蒂珐和艾莉丝通吃的我算什么啊……

通吃蒂珐和艾莉丝不算什么，要是面对巴瑞特也眼皮都不眨一下，那才叫本事！（被打晕后拖走）

（北京·孙轶）3月26日，从小学一直陪伴我到现在的猫咪去世了，而且遗憾的是当天我还在学校，最后一刻也没能陪在它身边。当晚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同学们还以为我是在学校受了委屈，或是家里出了事情，如果他们知道事实的话或许会笑话我吧。

拍拍，对这种事进行嘲笑，那样的人才是心理有问题呢！有过若干次类似经历的我就不提自己的伤心往事了……TT

（唐山·边江）自从知道PSP-3000能用自制软件后，我们班的P党便开始了无尽的刷机历程，无休无止，不过至今只诞生了一台，还被误关机害了。看着他们扭曲的面孔，我在我的NDSi上指指点点，想笑。谁说DS不好，买游戏机不能玩有什么用，DS至上！！感谢老任为中国玩家做的贡献。^_^

嗯，中国玩家……

您嘴角挂着笑意看着他们扭曲的面孔——这是不是也有点扭曲啊～（再次被打晕拖走）

游游交友栏

姓名：王瑜亮　（网名：Blade Master/QQ：138112460）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仙桥北路10号金府花园1单元1603号（610071）
寄语：我可是很喜欢交朋友的哦！想要在生活中随时有幽默相伴的话就加我哦！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假如世界末日来临，您最想做的和游戏相关的事是什么？

当然是把PS3，Wii，XBOX360，PSP，NDS全部抱回家，play games到我死的那一刻喽。要不我做了16年的无机家族，到死时都还不能翻身，那岂不是很可悲？（说得有道理）

除了玩我还能干什么！囧，难道我可以拯救世界！？（好吧……）

把做《最终幻想II》的人用PS3砸死……《最终幻想》只应该有一作。－ －（世界末日总是个发扬偏执精神的好机会，大家继续！）

发动“超时空转移术式”将家人、朋友什么的带上，跑路。（喂，我说……－ －卅）

和里昂少爷一起淹死……然后就可以在回忆中复活啦！>_<（接上条：这年头为啥到处都是犯规的玩家！）

既然世界都要毁灭了，游戏事业就再也没有人会继续拓展，那我就找几个黑客朋友帮忙攻下SONY、微软、老任，还有世上一切的游戏公司（反正世界末日他们都逃窜去了），记录下电子游戏在这个世界发展的历程。当然，末日的时间要设定在我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像那些良心发现的科学家用最后的力量拯救了主角，在电脑前含笑而去的画面一样（参照《捉猴啦3》），让毁灭后再次在地球上出现的生命体铭记这段历史，希望他（它）们把游戏的产业延续下去，让游戏永存！另外，保存用的硬盘或电脑要够结实才行……（看到没有，就算要犯规，这才称得上是伟大的犯规啊！）

看是哪种啦，分类一下：1.普通型（核武毁灭那种）：赶快买一份101避难所的入场券；2.突发型（生化病毒或者变异生物）：有句话啥来着……跟着主角哥，有吃又有喝，主角不死在几乎所有游戏中都通用，像黏在他们脚底板上的泡泡糖一样跟着他们，活下来的几率那是大大地；3.科幻型（类似《光环》）：首先接受任何改造人计划或者新装备的实验，大不了一残废，成功了那可就赚翻了，然后马上去打仗，在确定对方只有两三个咕噜人时（最好还是在睡觉）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然后带着4队雷神锤II型的斯巴达战士英勇地冲向前方……（画外音：不是说世界末日吗，你怎么老是活下来？）怎么，世界末日中的幸存者不可以啊！（问题是只有你幸存下来的话怎么办？多寂寞啊！）

FANS自留地



里昂的愤慨（别扭版）

——北京 · 陈睿君

当我翻开这期游游的时候，习惯性地找《宿命》的漫画，但是，我失望了……居然这期没有！！要知道每次我一拿到游游第一件事就是看漫画啊（因为最不累还养眼·w·）。所以我要代表少爷对此表示愤慨！＝“＝

不过少爷的自称到底应该是用“私”“僕”还是“俺”啊，难不成还“わし”么（没玩过《宿命》本作……不过日本人的自称也太多了，掀桌）

这位读者在邮件中说自己都被自己的画给萌到了，嗯……当看到那张撅着的小嘴，我也萌了……（日文的意思是：什么！居然没有我的出场机会！？）

游游交友栏

姓名：张留宇（网名：月影★灼/QQ：412184465）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丰宁小区17栋1单元504（650000）
寄语：憧憬是距离理想最远的感觉。

《游小说》Tot.24中奖名单

可动人偶

广州 何旭明



初音未来

★ACG精美周边

沈阳	王星晨
广州	ar_dark
哈尔滨	刘帅良
上海	陈 斌
汕头	许桂盛
昆明	胡梦璐
内蒙古	张智昱
辽阳	Volcano
重庆	王姓读者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6 CD-ROM介绍

梦剧场： 《生化尖兵》预告片、《终结者 救世主》预告片

PV地带： 《JAP》真人PV

幻彩花园： 《虫姬 双人》、《萝洛娜的工作室》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星之海洋4》设定图

游音盒： 《生化危机5》原声碟（上）+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姓名：张益铭（网名：鬼亡/QQ：309870923）
地址：辽宁省辽阳市辽化高中三年九班（111003）
寄语：人生五十年与天相比不过渺小一瞬（织田信长的名言）

小编寄语


暗星

★下期就是《游小说》正式改版了，页数规格等和本期其实是一样的，但内容可就有很大改动了哦，敬请各位期待！

●美剧纷纷终结的本月开始转战国产电视剧，结论就是《潜伏》真好看！

◆对手是前五战全部惨败的印尼鱼腩，最终结果是从2：0变成了2：4，5月20日晚上球迷们可算是看到了一出好戏。其实能做到每次亚冠都让中国球迷恶心也不容易，鲁能泰山你果然棒！

■在这里作个小广告吧，欢迎各位来战=＿＿=：lightlucifer.tuitui8.com


YULA

※看了坂本真绫今年1月份的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东京站）的影像，真切地体会到在歌手的卖力演唱和周围气氛的感染下，流泪实在是一件太容易发生的事……还是说我太容易被感动了？不敢想像自己亲临现场的话会怎样OTZ

※可惜有几首早期我非常钟爱的歌都没有收进这次的曲目单，这是最大的遗憾！不过结束时听着"Colors"的乐声响起，还是忍不住再次心潮澎湃了一把！神秘低调的作曲者ACO小姐，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听到她自己的新歌，唉……

※要是菅野大婶和Steve Conte以嘉宾的身分出现，那该有多好啊！


夜蓝

▲《LOST》、《24》、《The big bang theory》、《American Idol》、《Mentalist》……相继结束了最新一季，我一下子不知道该看什么了……幸好，木村拓哉的新剧《Mr.Brain》开播，也许我可以开始追日剧了。就第一集的质量来看，日本人夸张做作的表演方式果然不适合我……不过，有俊男靓女相伴，这个夏天应该会不错吧！

▲《鬼泣4》体验中……我的智商果然不适合动作类游戏（众编：真的有适合你的游戏类型吗？），勉强通关应该没问题，不过想要打得具有一定观赏性就比较困难了。

▲听说《生化危机5》真的要出PC版了，CAPCOM，我真的爱死你了啊啊啊啊啊～！（被众编拖走……再鼻青脸肿地爬回来）不要小看我们PC玩家的怨念！

▲端午节要到了，家里的粽子又要成灾了。诶，我为什么要说又？


清雨

◆儿行千里母担忧，要是觉得在外面游荡够了就试着回家去看看。据我所知，刀子嘴豆腐心的家长可不在少数。别让他们放低姿态主动流露出对你的思念。

◆面对一望无际的蔚蓝，我不禁展开了遐想——如果就此没入其中，我会不会也变成一团斑斓的泡沫消失不见呢？

◆"我相信我是一个勤于思考人生的人，其证据是，迄今为止，除了思考人生，我几乎别无作为。然而，当我检点思考的结果时，却发现我弄明白的似乎只有这一个简单的事实——今天我活着。"——周国平《周国平文集》


游游交友栏

姓名：卢斌（网名：死亡恐怖/QQ：964628569）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蓬街私立中学高一（4）班（318050）
寄语：我不劫财，更不劫色，交出《游小说》不杀！



■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第27辑

革新号

6月下旬全新登场！

TV游戏、掌机游戏、PC游戏、网络游戏
所有主流平台游戏包容无余！

连载篇目大幅减少

小说篇幅大幅增加

新栏目、新看点、新风格

更精彩的文章
更贴近读者的杂志

让我们一起迎接新时代！

ISBN 7-89476-148-4
9 787894 761484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148-4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